四庫禁燬書叢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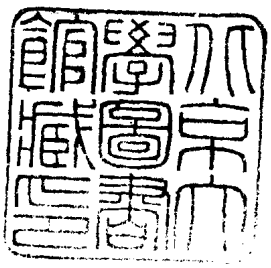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二二册目次

籌兵三畧三卷　〔明〕曹飛輯　清鈔本……一
經武勝畧正集十九卷　〔明〕莊應會輯　明末刻本……一三七

籌兵三畧三卷

〔明〕曹飛輯

清鈔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筹兵三畧序

太沙 李維楨

曾長卿尊人憲使公與先大夫同城進士得稱年家兄弟長卿為諸生具掄魁才顧數不得志于有司吏其名曰飛蓋有趙子柔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之意肄習騎射討論韜鈐來于鄉隸大司馬府會游直指幕兵江淮薦其有將帥材所著筹兵三畧吳廷尉郭魏兩兵使稱善相屬其一略曰陣圖一曰火攻則倣法而變通之者也其一曰兵机百款則拙今之時故參以古法而用之者也著人以知古不知今為陸沉知今不知古為盲瞽長卿揔攬古今若是曾不得與揚威白虎合騎之校叩囊底智取賊第當即護密號即有利劍空一日三摩安若處女耳豈李廣數奇力不揣命即抑時多霍嫖姚不學兵法竽瑟相左耶雖然劉伯猷嘗崔峻胸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畏服劉晝言使我數十卷書行于後世不易兩景之千駟海內大矣有知長卿如前四公以其三略比于圯上老人授張留侯者長卿足自雄矣

火攻陣法序

顧國家承平日久武備弛極矣余承乏西臺時輒非疏請挽回世風鼓舞將士以為恢復疆土計雖然痼疾終難平療余小支曾子死其先大夫以憲制備兵天津為瞿君愛壻諸生時有声江漢間晚年秘談孫吳胸富甲兵以武科膺薦辟余旨錄用犹然處幕府中悲其遇又奇其才急召見面與語劇談移日相與論說陣法火攻未有以難也遂令淮揚將士俱執贄祈學余未幾遷廷尉去曾子咨留淮揚疏理神武參謀退而作陣法火攻二書大約申明諸葛秘諦蓋加詳明陣圖鐫行揚州守火攻鐫行潁道曾子身自督造火器籌畫剪妖幸功成當事將薦之明廷給俸归徒跣過西陵持火攻諸說就正并請余叙余亦出所著相印可曾子恂恂若處子然胆氣可當數萬雄兵學識懋度為當世隆中有才如此所不急獻當宁慶聖天子焚卜俾早得登坛建樓鼓太平何時覩耶余既不敢謬附詞章而不能為長卿者搦管余敢自擲筆相之譏淮陰請以質之他日可乎 西陵主人吳之鱗題

曹生火攻書序

蘇眉山謂光黃間多異人異人者扃戶讀書則枯蟬抱樹搦管為文則素蠶競巧提刀模類則怒兕出山驚蛟騰海彼其人自不可以齷齪窠臼相目也予所善黃梅曹長卿久營祭酒也垂髫用鉛槧屢試輒詘其係係俛首破萬卷為詩文時流見之皆酣易意亦不可一世獨時從其物翁聘君罹先生遊釣校發墨守之痼褒衣登大將之壇沙覽蓬山水之助乃屢蹶風簷怨發憤去故業非兼固超之所長而通之所短就武試一舉得售一時直指知俠烈疏上之得旨錄用除一銜在文武之間自刻陣法一書勇從石中丞江司馬歷行九邊周旋於部勒得用火法最精遂并火攻書余雅慕長卿今年值妖江徐穎戒嚴長卿忽見客余視其議論方畧象米借筆固不減渙陽老將自陰符素書而下直叩胸中所能以佐其舌端一似揚雄羽獵賦而談時事刻中机宜令人鼻尖出火真光黃間異人也余觀五火之用以火助攻者所以水助攻者強問今妖所謂惟吾烈焰霆擊當之者虜中之者碎然讀漢晁錯所列兵事中國之長技何以不此及也豈後之人更番新製天所以資中國與顧邊境之害晉唐以來僉烈於漢其於又何也曰孤子之火攻篇自可繹也曰助有主之者矣道者今民與上同意雖其熾而色變問故而墜車中機火具知股栗神勇者幾人陣法火攻皆其助也長卿所製火具奇妙良裨實用於此特其婆心一葉耳姑漫語以識之

竟陵秘士前譔　公安鄒得魯刻

吳游兩直指先生選刻陣圖紀要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illegible]鐸

巡按登萊監軍御史游士任 選刻

兩淮都轉運同知譚天相校刻

陣法總叙

參謀楚黃曾 元集

陣法本於天象積卒伏羲八卦黃帝井田維時黃帝征蚩尤命其臣風后建極奇八陣窮觀極机經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四正四奇十九字為陣法之祖其後太公增演五百餘字至孔明傳受異人亦本太公風后而演述詳明其中衡軸衝遊奇門分合之義極精至李靖合唐太宗亦殊未了了並方圓曲直說因地布圍粗為得法歷覽諸家惟餘奇極机始五經八人持異議迄後世狗孤及李荃張燁裴緒諸人別演八陣冗雜難窮趙本學辨之甚悉並李衛公本諸葛諸葛本極奇三家為陣營正宗天約星災制陣之理與河圖洛書相為表裏八卦九章相為經緯運之以陰陽表裏奇正分合而綜之以三十五行十干十二支二十四氣六十四卦八十八數總之整飭車徒部分營壘或先據要害或先扼咽喉蛇蟠月偃中權後勁因山川形勢之宜講步騎雜合之要不囂不溢按地而陣之在熟便簡要不宜頭緒太繁惟伍法一明八陣迭運推之多多蓋善無往不利矣兵法行則為陣止則為營營陣之設蓋所以無步伍整行列便更番壯軍士之膽而備金鼓旌旗号令以一人耳目收人心志者也何為無步伍每人站立縱廣各二步又兵法五人為伍故曰步伍步伍一無進退自由暫刺無礙庶不至比肩接踵蹂躪雜遝何為整行列地有巖阻原谷形有高下曲直十人為列十列為隊隊間容隊曲間容曲此行列之法前禦其前後禦其後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魚貫立必雁行長以參短短以參長回軍轉陣以後為前以前為後進無速奔退無遷走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數衝其中兩頭俱救此教習之法也何為便更番凡陣以一分之三為奇伏正陣如身奇伏如足三者合為一体迭相救援戰則互為進退循環無已凡戰須更番一戰一食一憩前軍戰疲後軍更進左軍戰疲右軍更進以逸待勞何戰

不克何為壯軍士之胆行兵若不扒陣毋論三軍擾乱如麻前無遮蔽望風披靡陣前有車車前有牌人前有拒馬拒馬前木圍竹圍繩圍蒺藜種種不一軍不久駐止立車牌鎗挺之類軍若久駐則用掘營木柵羊馬城摇墻宅整伏隘地雷如此能強數當前我兵胆氣自壯不至抱頭鼠竄矣陣中金以金鼓指揮為号鳴一鼓本里投如為曲陣鳴二鼓舉赤旗如為銳陣鳴三鼓舉青旗如為直陣鳴四鼓舉白旗如為方陣鳴五鼓舉黄旗如為圓陣余軍中如天鵝声号笛鎖吶喇叭指揮中如旗令心边号帶高招等項不可不細辨也五股陣別主於臨敵取勝是又在大將灵化若夫軍中号令最秘須倣古陰書陰符密定數十字惟令本軍將官頭目知之即露封劵牌通知可也余幼裝笑素長略師訓蓋自弱冠時即從師罹先生读習兵略中年屢歐文場遊學边庭居陽和塗少保幕府又時從遵江司馬于雲中山海之间從石大中丞密授机玲成于拔武第以直指游先生若踈素者録同時公五再而出当事共憐余邪智拳曲貌投贊

五燕都閒街待以賓師之礼後予直指吴先生召居幕府指示陣法退而搜索诸書先檢閱古今圖陣列為一卷仰凤后诸葛孝衛公三家共詳載圖説餘具大畧于前目中以備参考次於匣中藏陣書搜理演圖明其攻法破法彙為一卷而以水營車營附載焉又其次以所传友人之圖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合之為五十有五之説周旋運行演為二十餘圖而末以營陣攻守各説序其大概以候採擇者称善師不陣善陣不戰此言紫謀制变先声攻实軍志素定奪數人之心不待接壘之相磨兵矢之相接而勝負之劵預決于前若使人读兵书不先講陣法如兵無紀律安能取勝耶余無扛鼎之力穿楊之技五一切六五大乙奇課無演禽數学粗供占卜惟火攻一節採習略具載别圖苟有用我书惟是五行八卦營陣最易而不難最簡而不煩雖陰之驅市人告忠武之野戰或饒為之何憂強數何畏保林我疆丝天地安注意於天下先注意於将有如大將以人賞罰最明号令三軍相与以死彰賞胆法何奚舟有死之心

無生之氣有不戰戰必克矣若徒借行兵為寄徑視陣練為優戲殆有百萬祖成績耶已

歷考古今陣法

八卦陣

伏羲先天圓陣

井田陣

奇極陣

黃帝目風后所演則伏羲河圖為圓陣以表其正衰為奇以東西南北東南西南東北西北分位分正奇故借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別之並其實乳為天天位乎上坤為地地位乎下巽為風風附于天艮為雲雲附于地前朱雀為鳥應離火後玄武為蛇應坎水左青龍應震木右白虎應兌金中心大將極之四方八面皆取準焉四頭八尾韵變為首數冲其中兩頭俱救數起于五北四正加中心象五行終於八北加四奇少中心象八卦且陣數至八而簡尽過此則頓矣

奇極方陣 奇極之方圓曲直銳一所而千變萬化演圖不難

五陣之變必相於方方陣為天衝重列圖西方主金殺氣也其形方兵主殺故相方金魁木故方可

以破直

拯奇圜陣

圜陣為天圜不動圜用方变為圜圜為中央屬土

土尅水故圜可以破曲

拯奇曲陣

曲陣為天居兩端圜由圜变為曲曲為北方屬水

水尅火故曲可以破說

拯奇直陣

直陣為從布天一圜由曲变為直直為東方屬木

木尅土故直可以破圜

拯奇銳陣

銳陣為地方布圜由直变為銳銳為南方屬火火

尅金故銳可以破方銳復变而為方

河洛体用營陣

陣法以百人為率河圜五十有五洛書四十有五

体用合一總之不離河洛而起分數河圜之於數

一二三四五為奇六七八九十為正一与六同宗

居北二与七為朋居南三与八同道居東四与九

為友居西五与十相守居中五奇居內五正居外

各一正包一奇黃帝之陣天也衝也風也雲也各

居外地也衝也軸也各居內亦各以一奇而包一

正洛書之數二四六八十為奇一三五七九為正

一居北六居西北隅以宗之七居西而二居西南

隅以共之九居南而四居南之東隅以共之三居

東而八居東之北隅以友之四隅為正四方為奇

各一奇間一正諸葛之陣亦四隅為正四方為奇

亦各一正間一奇与聖賢制陣之理與河圜洛書

一相為表裏與八卦九章相為經緯

周礼立表圜

周礼大司馬四時數整旅茇舍治兵大閱及表而

止遂以狩田

周礼卒伍圜

周礼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三後世束伍法

始此

太公五行陣

周太公閱方數閱作五行為準

太公三才陣

周太公增五行为三才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位乎中

魚麗陣

鄭大夫子元所作鄭為大周其賦三軍一軍五偏一偏五隊一隊五車五偏五方而立为方陣以偏居前以伍承偏之後如魚隊之附故魚名麗鄭不称師而称偏一師各当其一面也

諸葛八陣圖

八陣之制始於風后已有天地風雲於虎鳥蛇曰正四奇之說諸葛得授異人術因風后八陣而演之始得詳明令傳握机文魚腹石碣是也其法以六十四为正軍二十四为遊軍六十四陣为隊則三十二也三十二隊其二陰陽則十有六也六陣之妙在乎四奇四奇之法存乎二变二变者一之用也其曰天衝上下不動為衝地軸而端不動為軸前衝後衝卯酉相当為衝風附天雲附地天地前衝为虎翼風为蛇蟠天地後衝为龍飛雲为鳥翔逐天文氣候山川向背利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此相傳太公所作以演風后奇握之義而武侯又不遇得太公真傳耳諸葛与風后名同实異風后則伏羲先天圖周諸葛則文王後天方圖風后不本六甲諸葛則取遁甲如休生傷杜景死驚開为八门以休生間为得门乙丙丁为得奇凡出軍必遇奇與门合为吉其每方八陣合八方为八八六十四陣蓋一方八個位而非以八人為伍也後世相傳司馬以五人为伍孔明以八人为伍陝之誤矣其曰数起于五而終於八考有云四正加中心为五加四奇去中心为八考不知兵法伍人为伍古通通行蓋数起于伍法而終于八陣也其後有李筌陟烽裴緒曾公亮輩因風字義而逞臆說雖稍有合然終不免于牽合附會焉

六花陣

唐衛公李靖間國所作本孔明八陣而变之其中心一二層十有六点為中軍此不易者惟以外三四層四十八点鈎連而有六陣左右偽管各二陣

左右虞候各二陣各皆八点相從所謂八陣為六
孔明之舊法即此圖也李靖因之內方環之為圓
外直畫之為方疏而開之其形六出故名之六花
中一如花心外六為花瓣云六花中一廂前二廂
後二廂左右各一廂中外凡七軍杜佑通典因述
為七軍陣乃六花別名也教究恒用三萬人分左
右六廂一廂為營法五方為方圓曲直銳之形安
營布陣以六花為正中軍為奇五陣之制由衛公
所演孔明八陣每方八個伍合之為八八六十四
個伍李靖六陣每方八個伍合之六八四十八個
伍非八人為伍之說也

十二辰陣

李衛公演十二辰各有所司以破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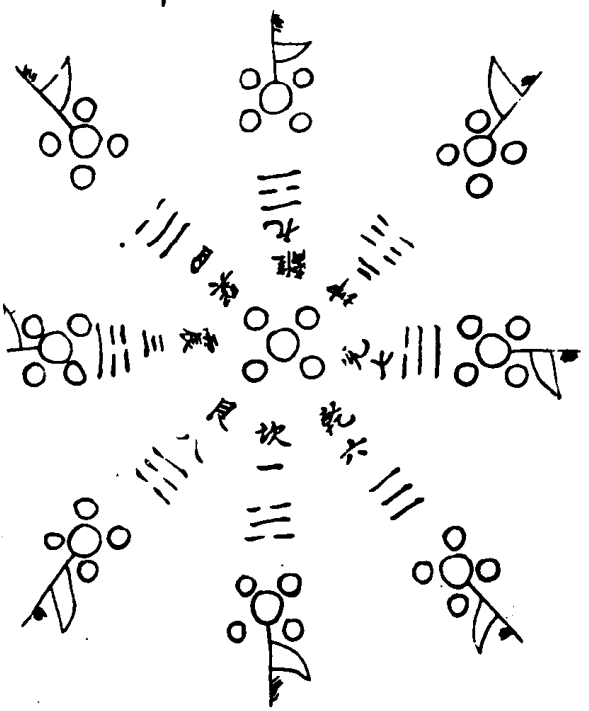
偃月營陣

李衛公所演地帶半陰作此陣

四門斗底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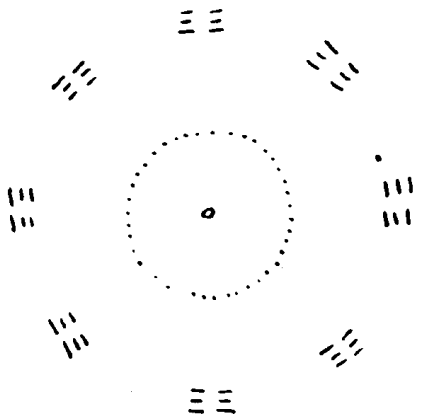
李衛公所演凡軍行逢賊分作四分令四角相接
結成方陣緩急遇賊即戰賊遠則行陣而行常令
輜重併近前頭戰鋒隊相去十步下一隊則戰鋒
常裹輜重每一軍三萬人五十人為一隊六各分
為四分引行止舍一以為則焉

伏羲八卦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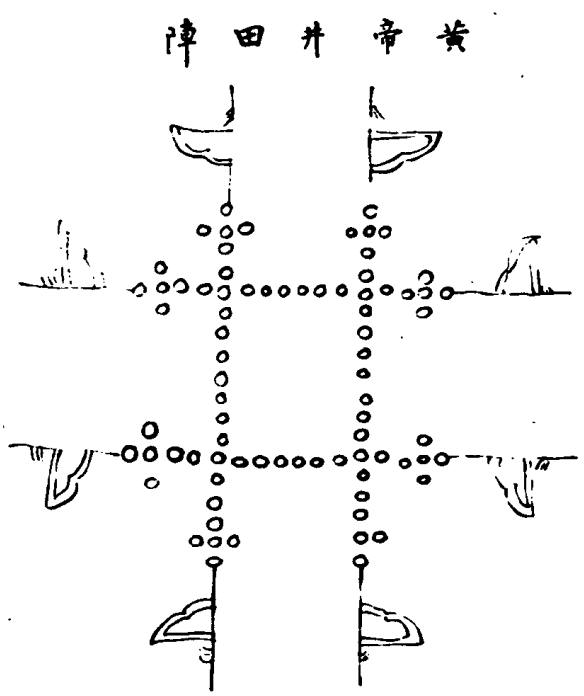
按八卦乃伏羲先天圖圖河中於馬負圖而演河圖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虛中以為大將所居此陣法之祖不拘數萬旋到八卦中象太極旂号各按卦象一旅銳手立前以待敵中一層排弓箭手三伏奇兵若沖乾而坎兌应之沖巽而離震应之奇正相合攻擊得勝

伏羲師卦陣圖



按師卦陣伏羲氏仰观積宿而得五營九軍之數乃以一卦当一星十二星而布十二卦布四坎于中以為貞布八坤于外以為悔聚八方坤坎之相涵營在其中矣对待交互其交六十有四又八坤四坎積爻三十有二拆陰畫之偶其畫亦六十有四陣在其中矣坤北順也靜也坎北陰也不可測也或靜或不可測奇正在其中矣一陽居中而用事內外三十二陰皆為所率將在其中矣南為先鋒北為後遊東為左翼西為右翼東南為前軍西南為右軍東北為左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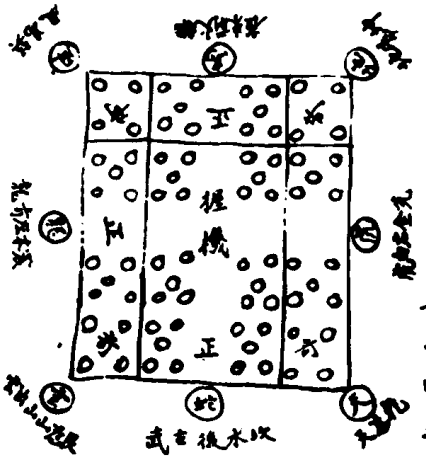
西北為後軍隊在其中矣初文為殿二文為中三文為我四文為驻五文為前六文為先鋒卒在其中矣內外相維大小相包四面如一觸處為首節制在其中矣故名其卦曰師有陣之象也文王係卦辭重順義而貴退將也周公係文辭當進退而察動靜也孔子係象傳務養民以得其心也以伏羲之陣兼三聖之辭則師為直指為明兵為和陣為武仁義節制兩者備矣



按此陣之祖本于象天之積卒畫中公田為中軍大將所居之處八家私田分四正東西南北四軍前左右翼後左右翼後八卦八陣皆本于此

伏羲先天之圓圖也黃帝則之是為圓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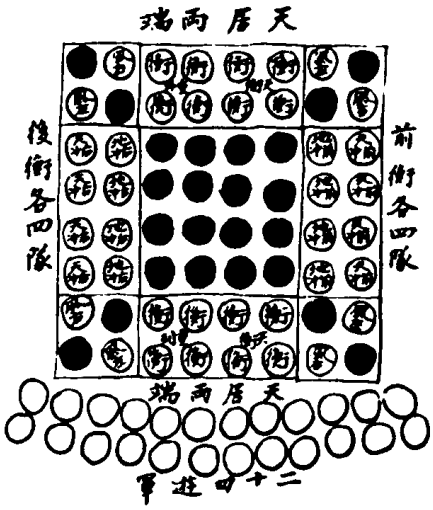
黃帝握奇陣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按此陣蓋黃帝臣風后所作其握机經古文云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机此十九字為萬世兵法之祖孔明八陣全祖于此先出遊軍定而端天有衝地有軸前後有衝巽為風風附于天艮為雲雲附于地前離火鳥為朱雀後坎水蛇為玄武左震木為青龍右兌金為白虎中之所握倍于四正四正之兵倍于四奇居重取輕之勢也　陣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以後為前以前為後進無遠奔退無遠走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教衝其中兩頭俱救數起于五終于八　此唐太宗李靖問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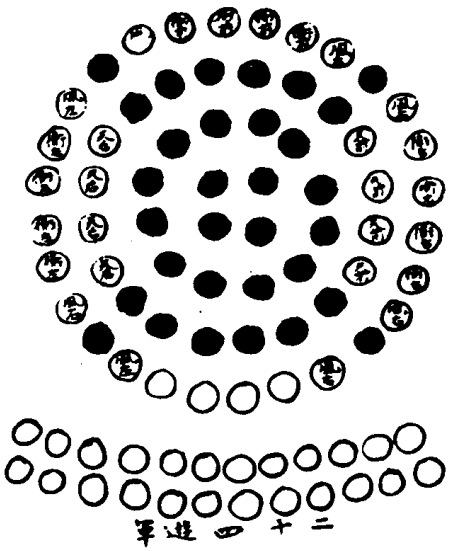
握奇方陣



按此即方陣為天衛重列閉上下天衛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衛各四隊風居四維故以圓地軸單列各三隊前後之衛各三隊雲居四角故以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從為八陣計陰陽各三十二合之為六十四卦二十四遊軍所以象二十四氣也西方生金殺氣也其形方其色白故陣法皆起于方方陣即從圓可用以守方者所以弛張也高平利方方利變五陣之變必始于方卷而藏之則為方陣圓陣而握机之數在軍中舒而張之則為曲直鉤而握机之數在陣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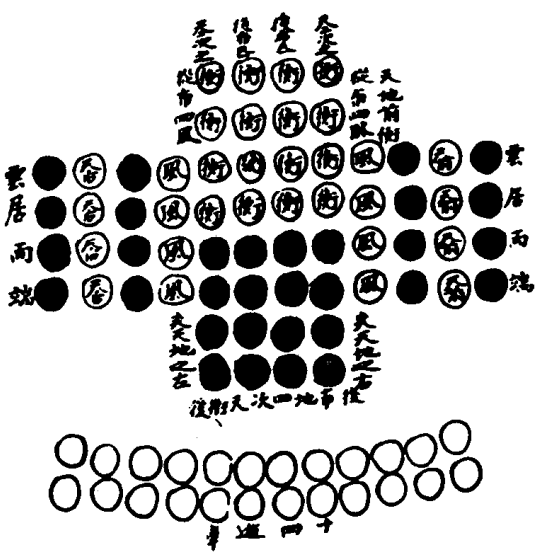
方陣可以破直金之剋木也金剋木故方可以破直風右制陣天地居前後天衛居兩端風雲居四隅地軸居中央正兵主守不動為義故名衛軸奇兵主戰變動為義故名風雲衛。

圓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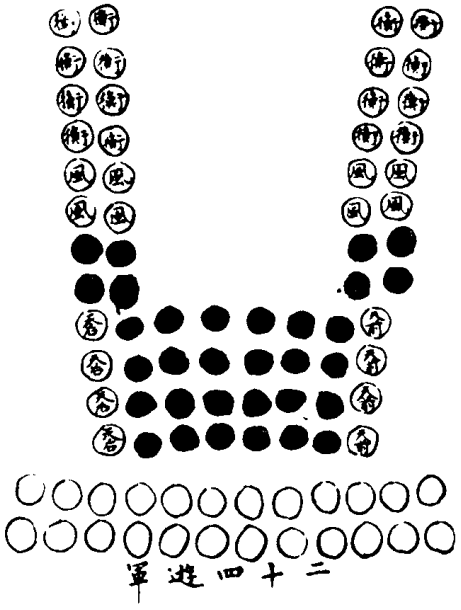
按此即圓陣為天圓不動圓由方變而為圓陣中央土為圓天或圓而不動地軸居中前為右後為左天地四望之屬也圓陣者以方陣規而圓之八面皆对敵圓融而無空缺者也被圓用之土尅水故圓可以破曲

直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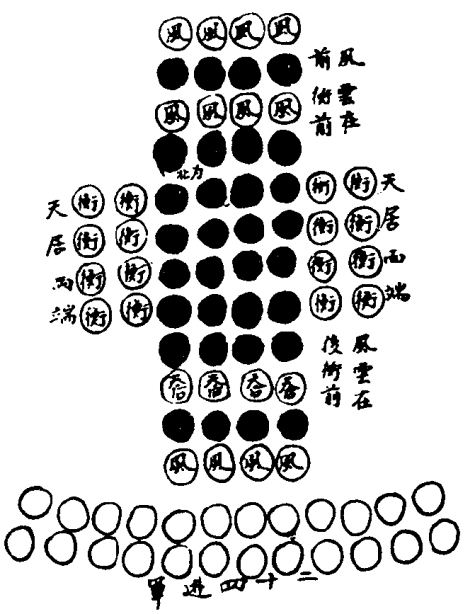
按此即直陣為從布天一圓由此變而為直東方之木為直從布天一天二次之從布地四次于天衝後從布四風夾天地之左布天地前衝居其右後衝居其左雲居兩端虛實二壘是也直陣者前軍居中右軍居右左軍居左箭到而戰也凡对敵用之木尅土故直陣可以破圓

曲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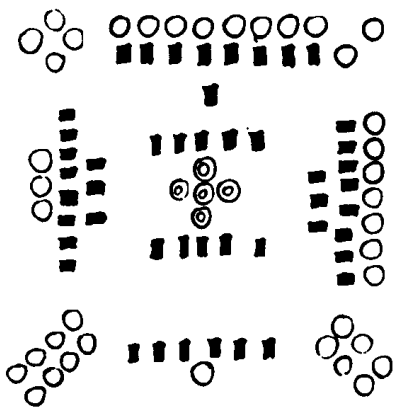
按此即曲陣為天居兩端到由圓變而為曲此方之水為曲陣天右兩端其次風其次雲左右相向是也曲陣者右軍在前軍前之右左軍在前軍之左前張兩翼以進也擒敵用之水剋火故曲可以破銳

銳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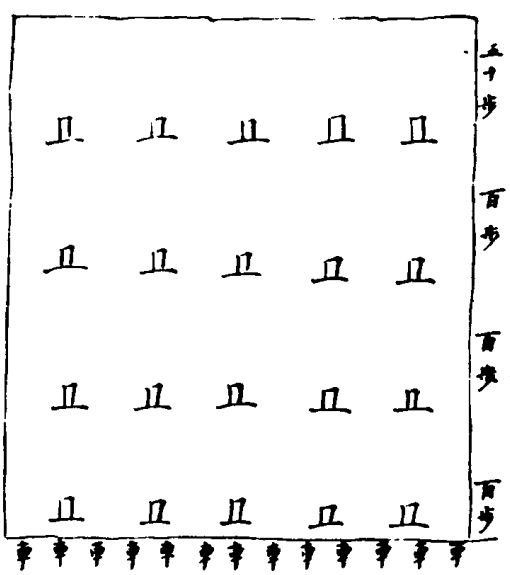
按此即銳陣為地方布圓由直變為方銳復變為方南方之火為銳陣地方布風雲各在前後衛之前天居兩端其次地居中間為地為北是也銳陣者右軍在前軍後之右左軍在前軍後之左如鳥喙矣銳之進也種敵用之火銳金故銳可以破方

河洛體用營陣奇正圖



按此陣法以百人為率河圖五十五洛書四十五河圖為体洛書為用合用為体河洛皆体合体為用河洛為用存体發用退藏宥密正即軍營靜也山峙出則軍行動也雷奮南北東西忽向忽背八方如環斗天斗地引伸觸類千之萬之總之不離何洛而起分數光儒謂孫子足權謀而天机雜魏武習權謀而天机淺均于河洛不知也

周禮大閱五表圖



周礼大司馬中（音仲）春教振旅（振整其衆）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陣（一字平列以為陣）如戰之陣辨鼓鐸鐲鐃之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草正之也）如振旅之陣群更撰車徒（撰擇兵車步卒）讀書（述事為書）契（合驗為契）辨號名之用帥（軍將以下）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号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良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而蒐之法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陣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日月為常）諸侯載旂（交孔為旂）軍吏載旗（熊虎為旗）師都（謂孤卿之位）載旜（通帛為旜）鄉遂載

物雜帛為物郊野載旐龜蛇為旐百官載旗鳥隼為旗各書其事與其号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而蒐田之注中冬教大閱大閱兵而習戰前期光大閱之期羣吏渭御即以下戒衆庶修戰法虞人山澤之虞萊所田之野為表除去田草立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第一表也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致之大司馬質明天正明昇仆也旗誅後至者仆旗而後至者誅之乃陳陳列車兵車徒出卒如戰之陣皆坐使坐聽誓羣吏聽誓于陣前斬牲以左右狥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鞏令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植所仆者車徒皆作起也鼓行鳴鐸車徒皆行及表第一表乃止三鼓摝鐸掩其自而振之羣吏弊旗又仆其旗車徒皆生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鐸車驟驟足而進徒趨及表第三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決固而去徒走速也及表第四表乃止鼓戒三閱鼓以三為節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退至第一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

卒為人百

兩為人五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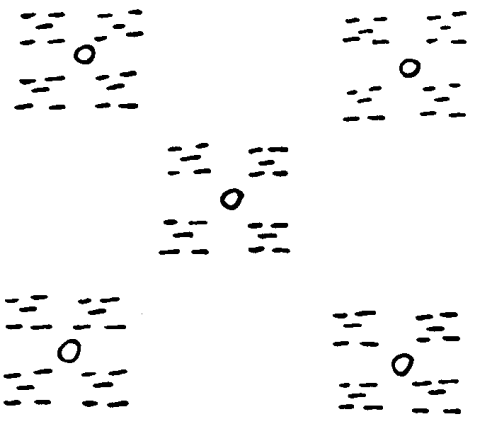
伍為人五

人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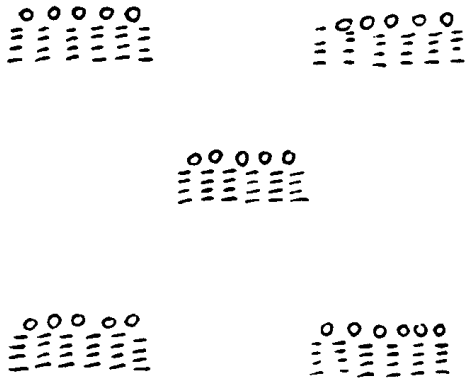
人

人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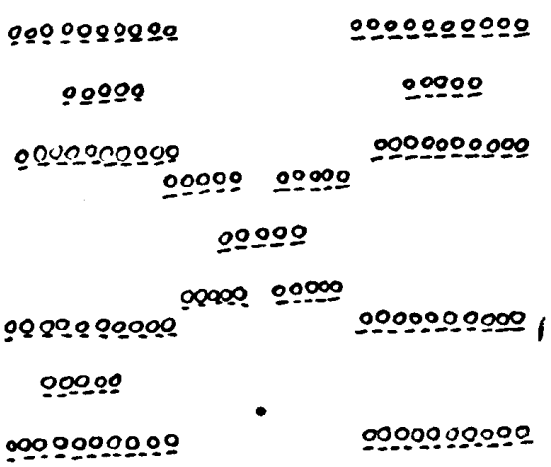
五百人為旅



二千五百人為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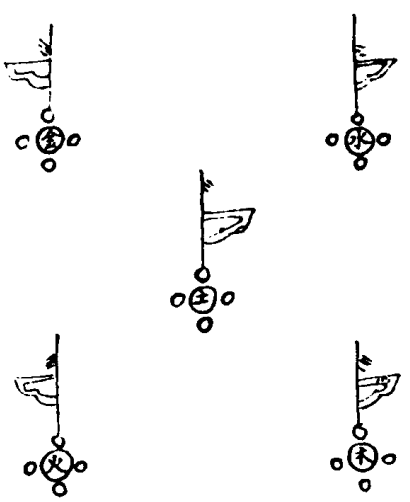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



按周礼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両四両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家二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一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与追胥竭作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三六軍大國三軍次国二軍小国一軍軍将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

旅師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九人為
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
六史胥十人徒百人從之六軍皆起於東伍伍兩之
法明兩陣可布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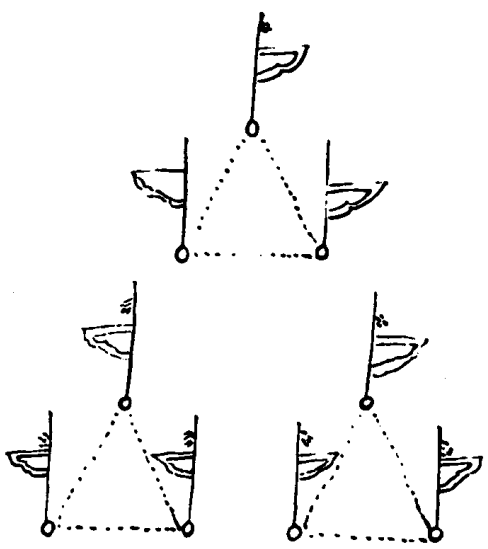
太公閒方教閱五行陣圖



按五行陣周太公呂望閒國所作軒轅制陣始于五
方終于八向五方者教閱之用其半也八向者戰陣
之用其全也太公前商乃傳其法閒方一于二百步
每部口地二十步之方横五步立一人縱四步立一
人凡二千五百人分五方布于中央四隅以為陣法
前後左右四區立東其中以為閱他教閱之所蓋天
地之數水位西北火位東南金位西南木位東北土
位中央五陣依五方而布故以五行為名至于陳師
野外與數交鋒五方五軍為正各安其所五步六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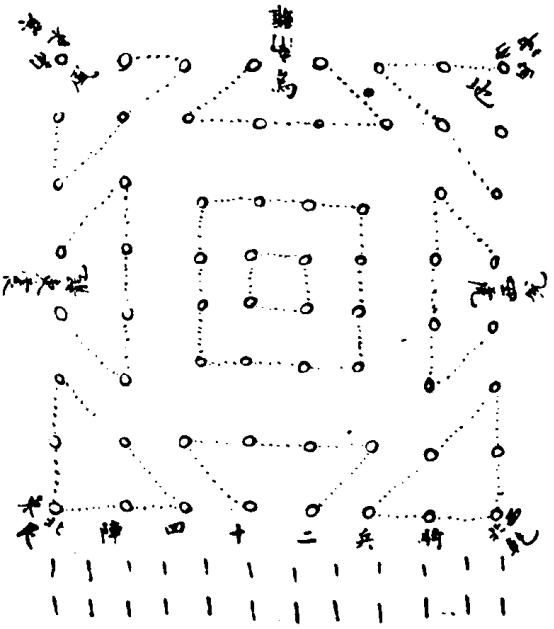
一止有五伐六伐一止有者也或謂五行黃帝所作又謂方圓曲直銳之形為五行誤矣

太公增五行為三才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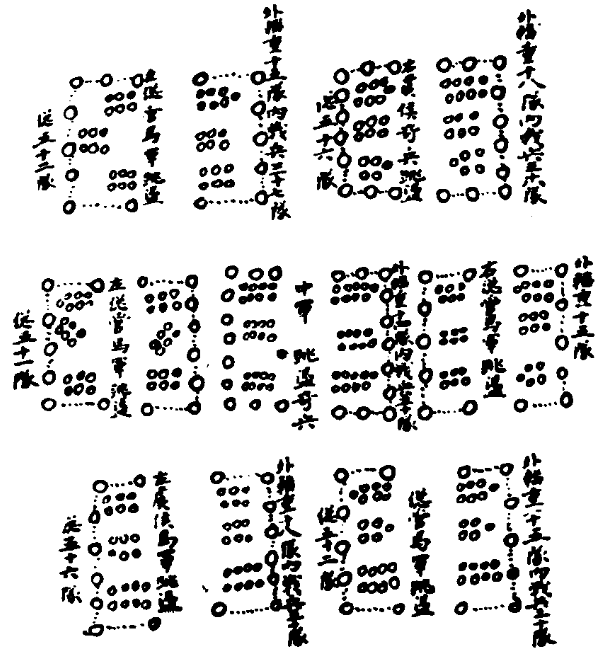
按此法乃太公所制也布為天地人三陣其法不行駐俱要三陣不離假如敵兵擊天陣地人二相救應循環不數雖然名陣不可失節制衝擊俱同若變作一字長蛇陣橫迫敵人也如正戰地字居正人天三陣為奇從傍攻也奇兵以前為上以後為下以左右為中二傳而出之故以三才為名有謂日月星辰斗柄指背為天才山川陰陽兵陵草木為地才將帥士卒為用之資為人才則謬矣

武侯魚腹八門陣



按八陣之陣漢丞相諸葛亮經畧中原之所作也疊石為之其迹在夔州魚腹灘自古相傳乘之六十四陣而已易卦為之宗握奇為之原其孰能推之哉孔明乃則河圖之圖而分為四層則洛書之方而分為九軍則井田公私之制而分為中外之營則文王後天卦位而定四奇四正之名西北乾卦也曰天陣西南坤卦也曰地陣東南巽卦也曰風陣東北艮卦也曰雲陣取艮為霧也東方青龍之獸也曰龍陣西方白虎之獸也曰虎陣南方朱鳥之獸也曰鳥陣北方玄武之獸也曰蛇陣中為中軍太極之位也中軍四象為正四獸為奇四象四獸各以六陣相從或四象七陣四獸五陣中軍大將所居中中四陣為餘奇大將所握別為遊騎二十四陣以繫八陣之後陣有八門開闔出入以為變化南正手北正足中正身前騎首後奇尾左右奇翼游騎爪牙首尾伸縮以為節也兩翼翕張以為權也爪牙往來以為勢也身体手足鶉立鼇挺以為主也氤氳變化為方為圓為曲為直為銳其變無窮不外八陣分合而已黃帝圖陣分表裏孔明方陣定八向圓陣裏為正表為奇方陣四隅為正四方為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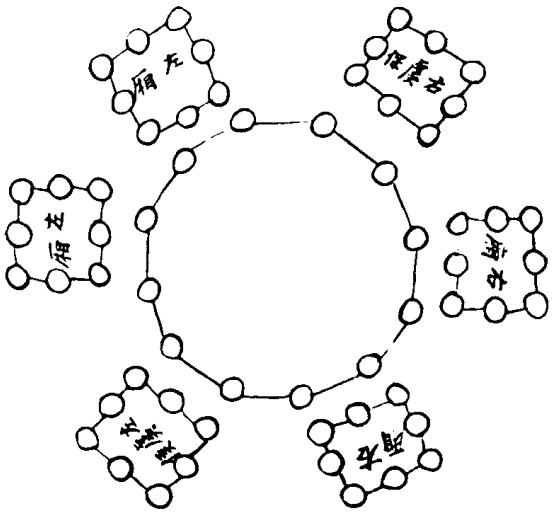
李衛公六花七軍方營陣



按此陣諸蓬平原廣澤丘陵可恃即作方營兵既有
二萬人分為七軍四十人左右四軍各二千八百人
右右軍及左右虞候軍別三營六軍都當十八營中
軍作一大營如其不在賊境田土寬平每營中間使
容一營 地狹不拘中軍在中六軍總會在四畔象六
出之花軍出右虞候引其前營在中央右廂内向
左虞候押後在中央後左廂近北借角與右虞候相當
狀同日月若左虞候在前即右虞(保)在後諸軍並卸
轄其左右兩廂營在四面各令依本營車幕得相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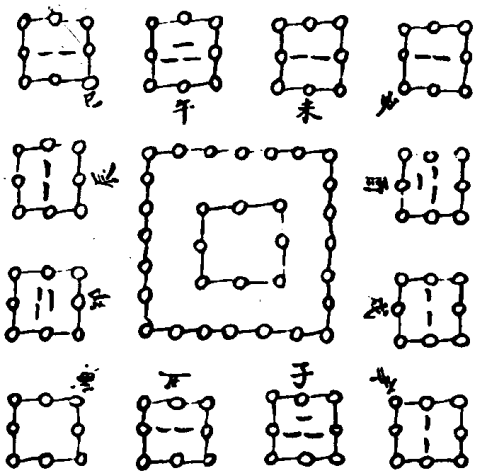
攝息後須相救援若欲得放馬其外營幕即挾長布
列務取營中寬廣營外仍置拓隊

李靖內環之圓外畫之方變為六花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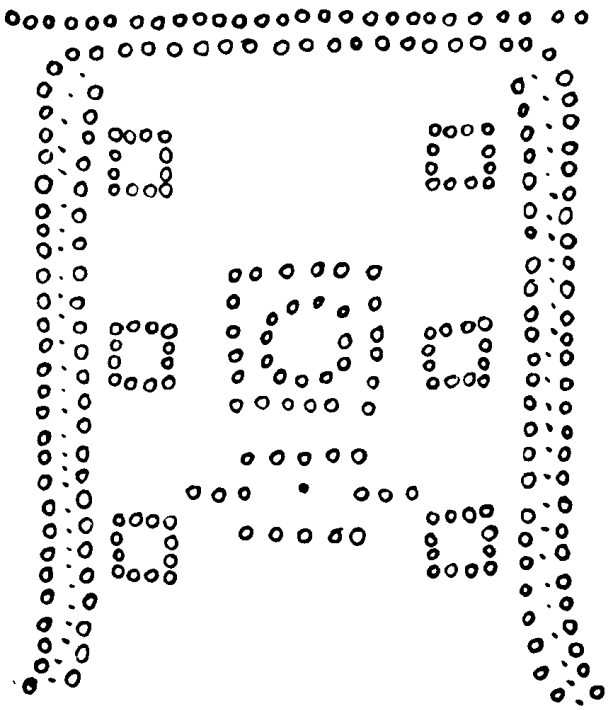
六花之陣唐衛公李靖所圖之所作也本孔明八陣圖而變之其中心一二層十有六点為中軍此不易者惟以外三四層二十八点鉤連而有六陣左右從管各二陣左右虞侯各一陣各皆八点以相從所謂八陣為六孔明之旧法即此圖也李靖因之內方環之為圖外真畫之為方疏而間之其形六出故号之六花中一如花心外六為花瓣云其隊數參用古法步騎與軍三者相兼而間立步隊百人為率騎隊二十五人為率車隊七十五人為率車同駐隊步曰戰鋒隊為正居前騎曰戰隊曰跳蕩隊為奇居後中外凡七軍杜佑通典因之為七軍陣正六花之別名也其教閱恒用三萬人分左右六廂一廂為營法五廂為方圓曲直銳之形安營布陣以六花為正中軍為奇

李衛公十二辰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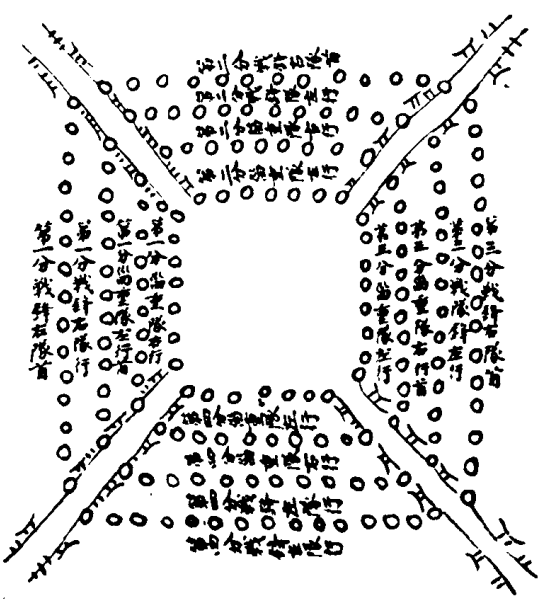
供此陣中為中黃陣騎兵三千人並長鎗短刀已為前衝亥為後衝寅為左突巾為右擊酉為白虎卯為青龍午為大赤子為大黑辰為摧克戌為決勝未為先鋒丑為破敵十二陣各步千八百人為十二隊而為小方陣騎兵各二百人長鎗短刀伏於陣中隨使衝擊惟子午卯酉四衝之地更加騎兵一百人凡都馬步軍萬八百人成一大陣游奕八百人在于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各抽奇兵一百人充之以挑戰亂兵引敵如兵少即于隊中減人多兵即于隊中加數必要存其陣隊止則為營動則為陣進有緊急鼓聲一發陣則立成不在勞煩指布此則應變之法出入如神攻敵皆勝其小陣皆有四頭每頭配勇將一人用戰鼓一面中央立二大旗有賊攻一面即諸陣相應同時而救騎戰只持步卒騎兵不移每陣相去廣狹一步伏如衝陣法作挑戰引之令入則他陣皆突出弓弩騎射長鎗左右挾擊前收其胸後接其尾

李衛公偃月營陣



按此陣凡地帶半險須作偃月營其營軍列面平背險而兩翅向陰如月知生每營相去踈密及安置隊伍與前法同其門則時計之若兵馬多少幕次所說此火內也如有警急畜牧並于營後安置二說安置之法共圍陣相侔每一大營有四十千營營各四十幕為一部共一千營皆空其內八間開三逕十二旗十六鼓左矛右戰前楯後弩旗鼓中央大將之所餘法準上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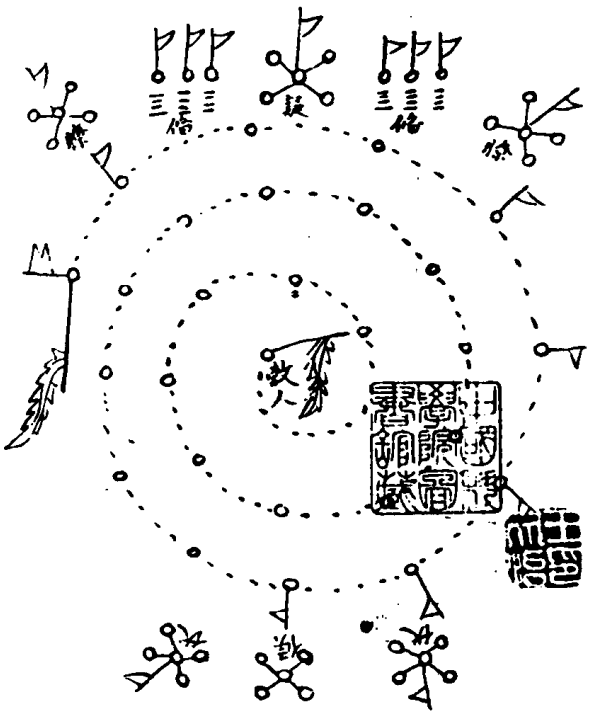
李靖四門斗底陣圖



李靖法凡軍行既逢賊即抽第一分中兩行輜重橫列在內為兩重其兩行戰鋒隊橫列在外兩重為陣前面第二分中兩行輜重即進前居陣內右偏直列為兩重其兩行戰鋒隊進前亦直列為兩重居右偏輜重外為陣右面其第三分戰逢輜重依第二分法轉為陣左面第四分戰鋒輜重依第一分法轉為陣後面令四角相接信成方陣後急遇賊即戰賊遠則成陣而行常令輜重併近前頭戰鋒隊相去十步下一隊則戰鋒常累輜重若逢川陸平坦用之尤便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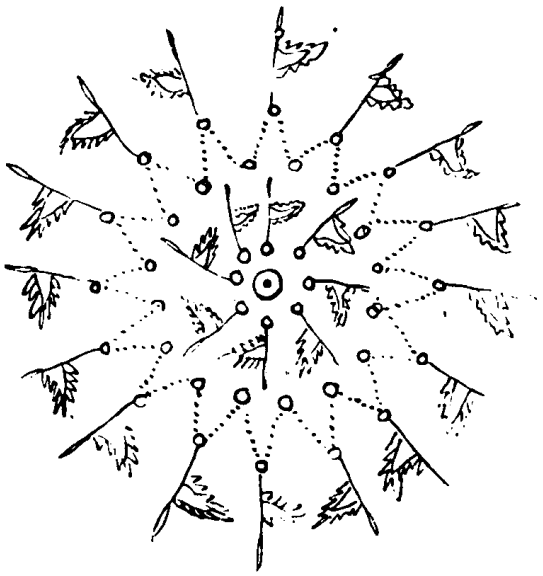
在前行隊縱橫相当布到使均也

混元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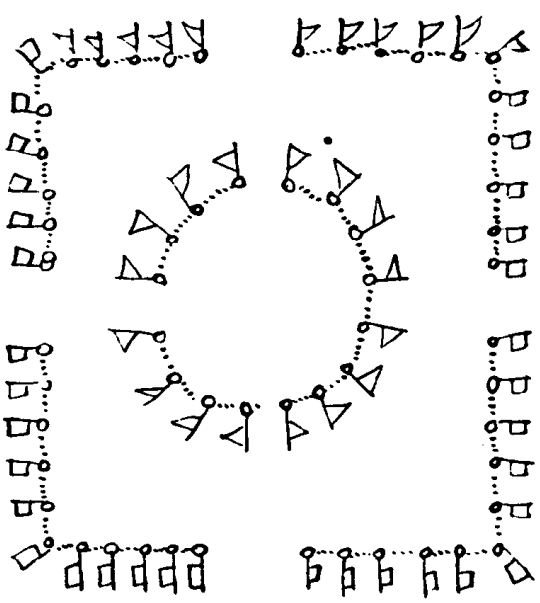
混元陣勢猶如混沌未分混如一圓給伝不散如混天象中內外星位未分盤迭旋風如長蛇形勢其散不乱猶似太極已分二十八宿各屬一方東西南北頭尾鼻枕其形隊伍一共不錯進如風雨退似山移善礼于山善利險戰必須開習識哨自然號令觀旗幟望灯火知進退妙分合遇敵取勝須運用一心逢戰四顧遇險出奇值峻設伏曠野以疑凡攻圍戰守法大陣法變化可堪備戰者矣

都天火輪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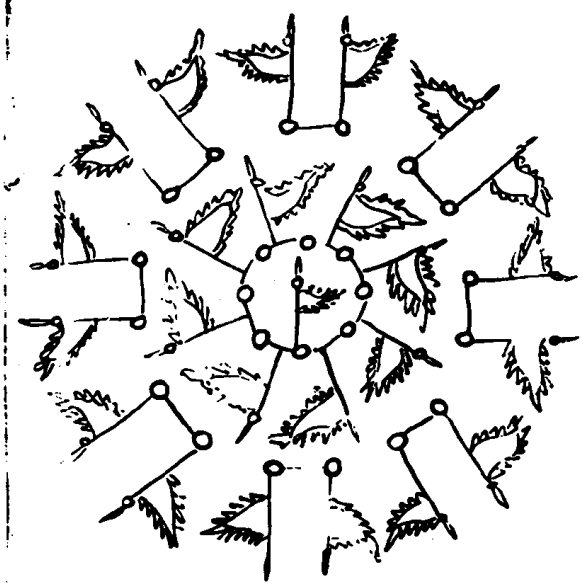
按其法中央圓形奇兵八隊圍住外面奇兵十六隊正兵十六隊一出一縮圓圓成形進出不測倘敵人攻破那一方主將撥內面奇兵救其破陣之處若用伏將外面奇兵八面埋伏正兵誘回主將領奇兵應之放鞭炮內外攻擊可勝如要破此陣令八隊奇兵分八面攻進大將統正兵從中進破其陣也

天圓地方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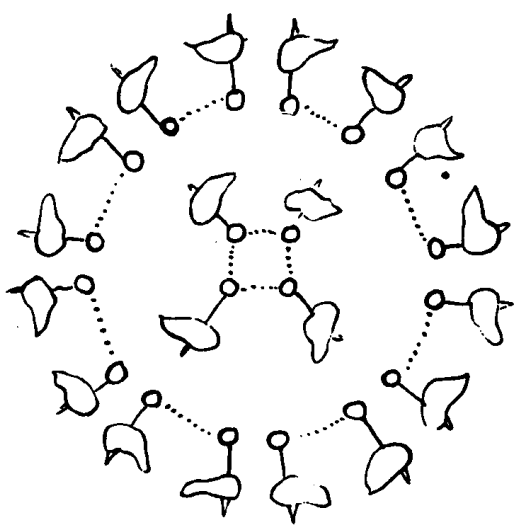
天圓地方陣猶如蒼天圓蓋地似棋盤兵如棋子兵卒雖行在將帥運用棋勢一局勝敗時間隨數三軍司命一刻陣皆從八陣內縱橫八陣之法大小方陣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九軍入陣如棋盤之格而兵卒交戰斗也

迷天九星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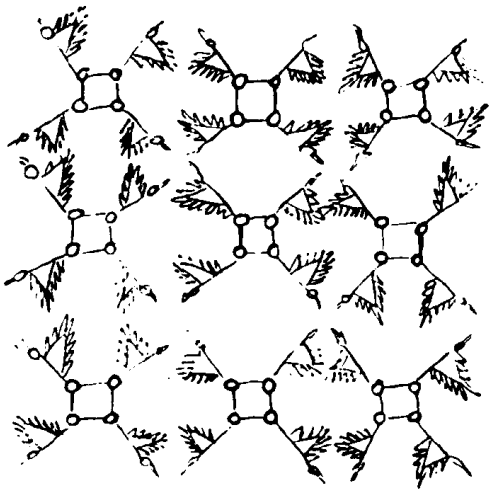
按其法裡面奇兵八隊正兵八隊一正間一奇為圓陣在內中央大將領天禽旗號另遣一先鋒外領着天英旗號出戰落之外面十六隊人馬留八個口放敵人趕入截住後兵裡面正兵奇兵俱扮做天神模樣敵入奇正双出截戰敵見衣袍人面異樣一时慌乱必被擒也若破此陣分兵四陣四隅攻進每一面用兵三陣人馬九隊兵四九三十六隊數破其陣也

五行錯綜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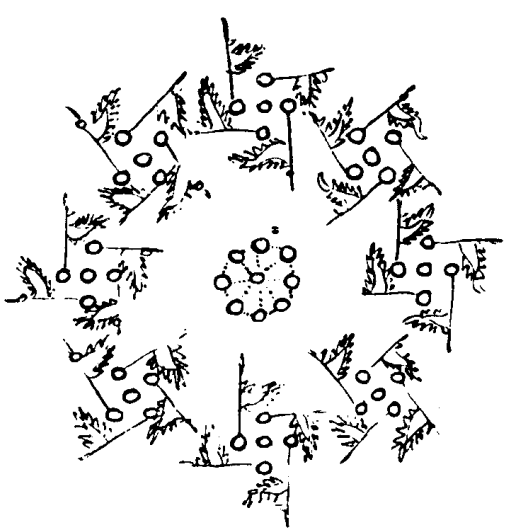
按其法乃衝陣勢也以十六隊人馬布外面八方四首布內應四角敵兵至留八個口敵入其口內應奇兵觸其鋒外兩隊兵抄進三面攻擊擒將之法其妙是矣然四方四角四奇俱皆一般依法敵人自然不敢犯其鋒如要破此陣也先以兩軍撓其後面再以五軍從一面攻之破其陣也

横天八卦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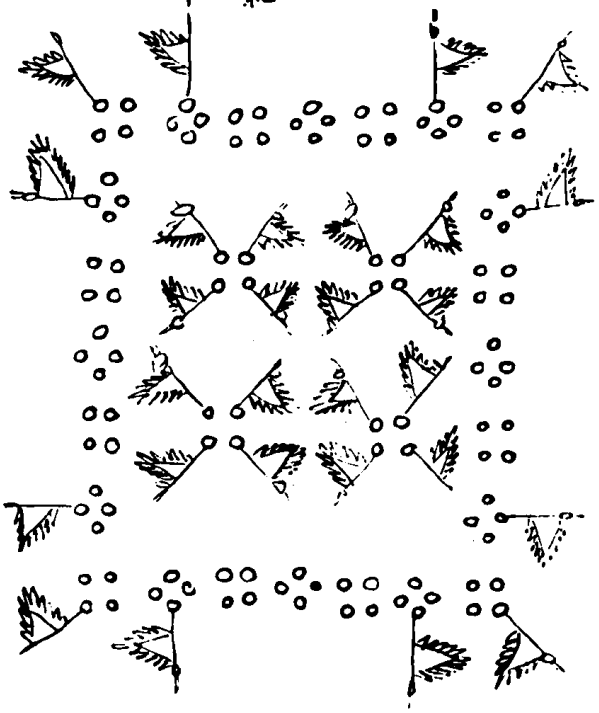
按其法形似九宮兵四九三十六隊人馬以一宮為中央外面八陣圍成方陣四面八方輪流出戰絶不要離中央一位每一陣四隊人馬互相救援不可失序其別用奇伏變化出乎各人心中妙用不拘執一圖破此陣法以七軍破之三陣從中衝左右各二陣中宮散八陣俱散

天地縱横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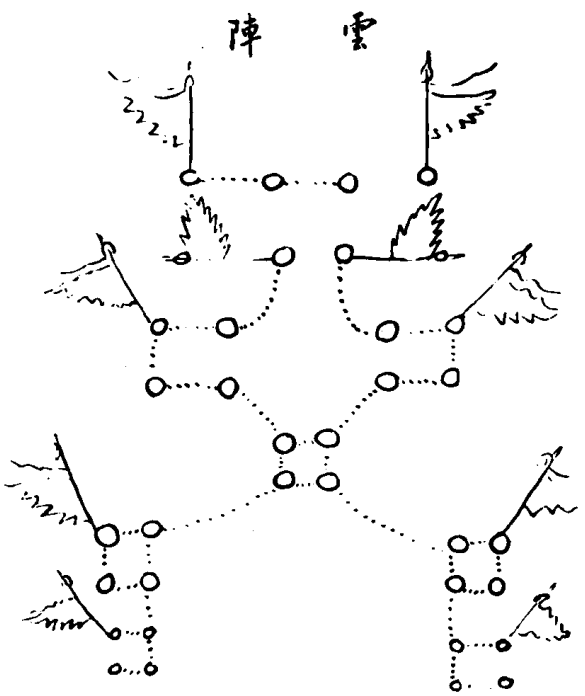
按其法中央大將統八隊人馬布成圓陣內主將八路相應外面布八陣以像縱横之勢每陣要按五方布內十字外縱相連如東顧南南顧西西顧北北復顧東其八位數各立方位不論兵之多少如長蛇腹採相擊相連不散一人中宮八陣以備不虞此陣若律得精熟無人敢破之者用車衝之方形也

二十四氣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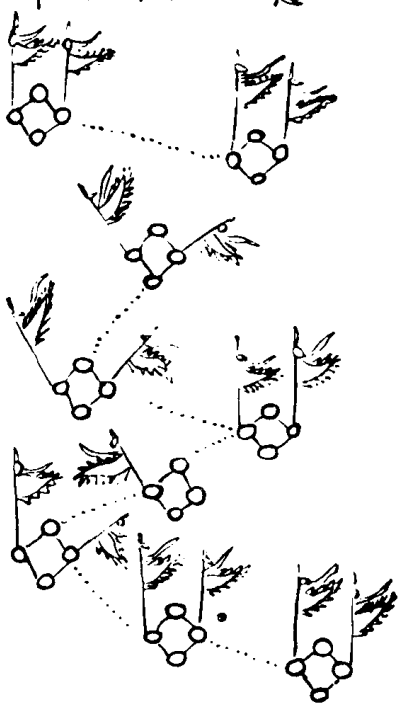
按其法布長方形為二十四節候奇兵十二隊正兵十二隊以一正間一奇中間大將于四方上布四陣為東西南北以左八面戰時正出奇左奇出正隨內外相左如奇當朔正當望朔望相並四方皆同此陣雖有動敵若不知法難破破訣開四軍法四四一十六陣人馬由角攻入破也角乃四時相接之處其訣春夏秋冬各當一面四角上相接所以重其從四角深入擊其中軍使四面不能顧再以兵從內沖出破其陣也

雲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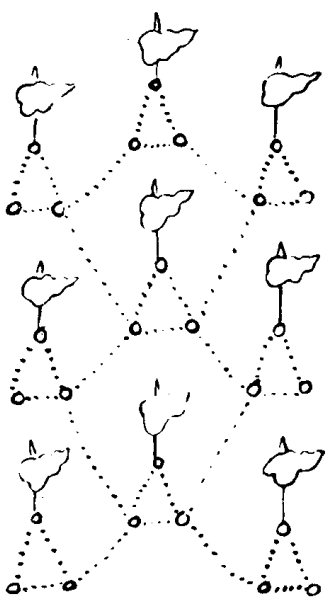
按其法中連兩外不連如天心有雲四外雲雖散還聚則有雨矣其法以四將領兵四千作先鋒交戰之時誘敵人趕入先鋒分為兩傍前兩牙開大口現麾蓋使敵前鋒衝至中軍麾蓋兩牙合兵圍之先鋒復分擊其敗軍大獲勝也然亦畏五軍之法或三面夾攻破其陣也

急風隨雲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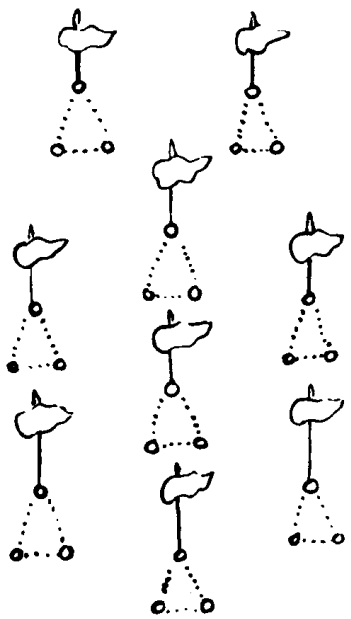
按此陣亦是九軍之法以九隊人馬練成衝車之勢前三隊為先鋒一陣中左右三隊為二陣後左右三隊為三陣其自速曲直牽倚不所如急風陣雲之形似如前隊受困二隊相救如此直衝至麾蓋畏奇兵邀其後軍乱也

九曜連環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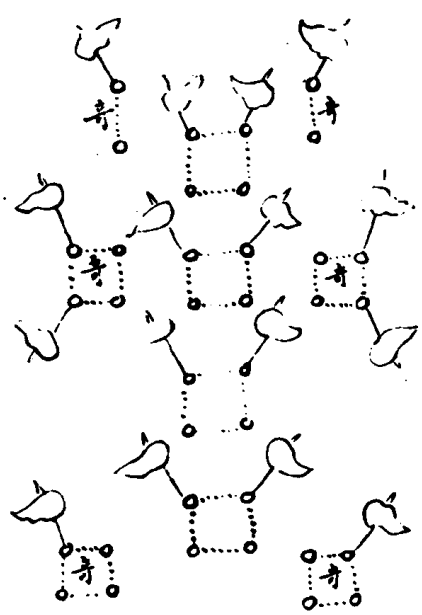
按此陣法亦是一分三是也前一陣一隊在中左右竪各一隊人馬中軍亦然後軍同之如遇敵人前隊受困二隊救左三隊後來之大忌深入信地八面伏也

火焰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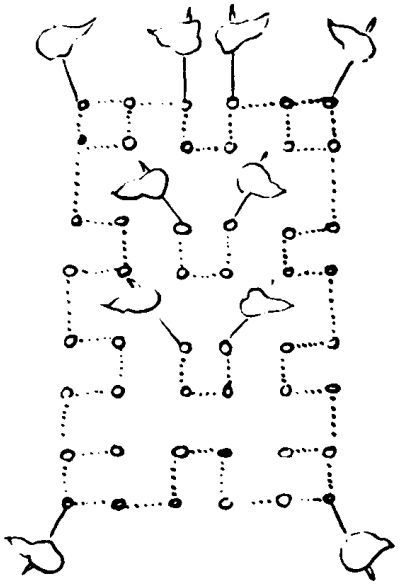
按此陣乃九軍衝法也其制度共三九二十七隊人馬以成九陣每陣奇兵一隊在前正兵二隊在後相連不散每出陣奇前正後如火焰之勢而不可當也最信地八軍之法耳

青龍勢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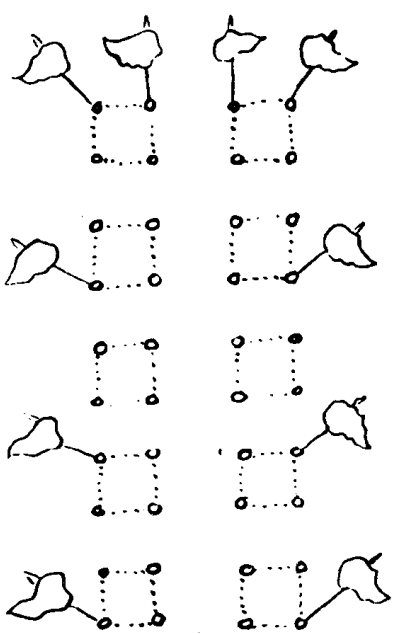
按其法以正兵四陣在中兩隊奇兵在正兵前陣左右之前為兩眼中後左右共奇兵四隊為爪足以奇正並行故也此陣亦可取大忌數人誘其前軍以精兵左右乘之敗也

常山蛇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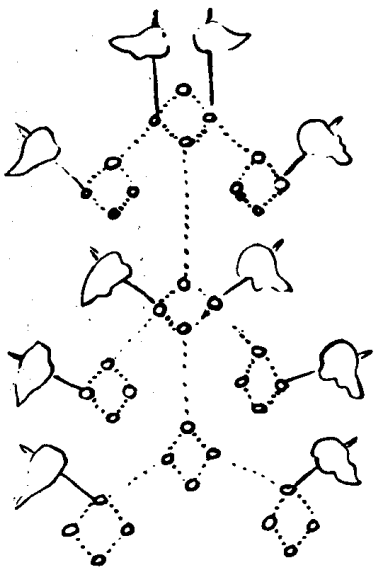
按此陣宋真宗征虜時常被數騎兵所擊步兵不能支寔宋之所作也其法首如蛇頭盤在中尾在後左粮草在中輜重同馬四方八面或布陣扎營皆以鐵索穿板加以鹿角蒺藜刺防護其法但備數人不能外攻只是各領各奇正不相應救不能遠追敵

罘罝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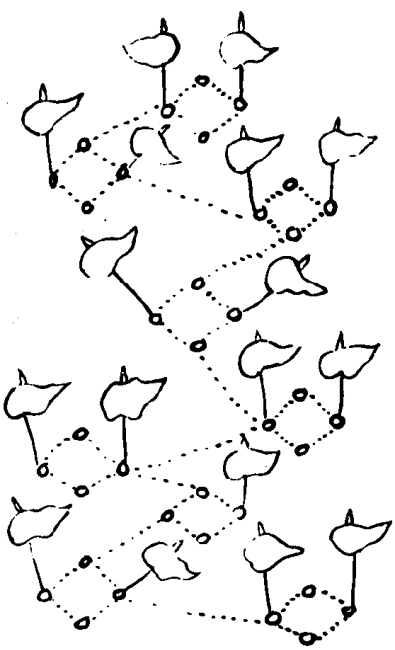
按此陣亦是十隊人馬按十千之數其法以內隊作前鋒次二隊副之後六隊分左右從傍擊之使數人扎陣可取勝也畏六軍勢

雲龍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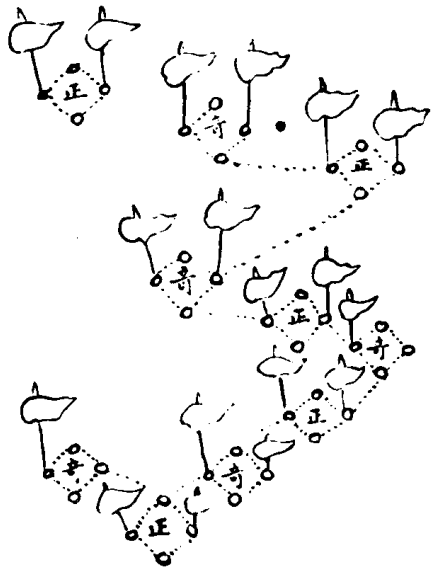
按此陣法以前中後三覆為正兵左右各三隊為奇兵正以傍奇擊前中後俱要相連不許間斷如冲擊似一條不離曹孟德屢用此陣每臨戰正兵到稍利之時親自擊鼓傍出奇兵以勝之若破此陣用左右所乘之法破也然詭勢在前不在後左右也

黃河九曲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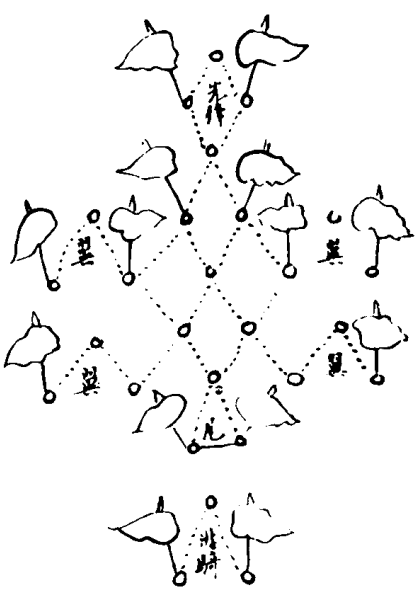
其法以九隊人馬作九曲形自連不間前後相左衝入敵陣以取一時之勝也亦堪信地傍奇破其法也

飛龍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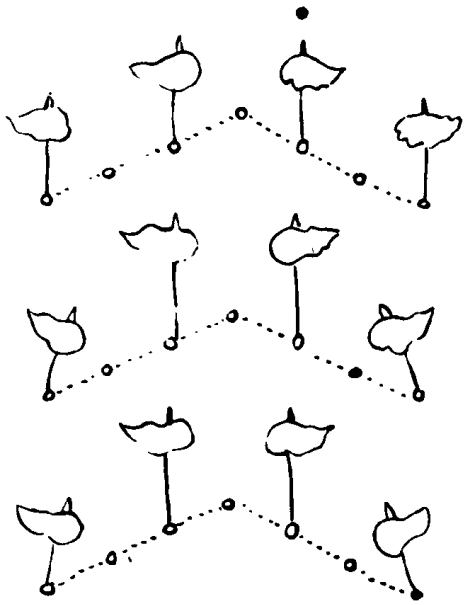
其法以十一隊人馬每隊兩正兩奇一奇間一正其形如飛龍之勢相連不斷後三隊並行兩攻之掠陣之法也亦怕左右來則敗也

鳥翔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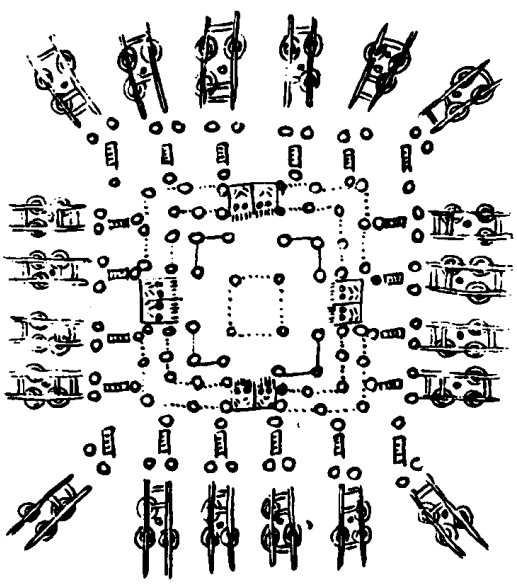
按此陣共奇正兵二十七隊再以游兵三隊為一陣行則居前止則居後共十前四隊為先鋒中六隊連環結陣左右各二翼以助陣之威後二隊為鳥之尾打陣之時如飛鳥形一般頭先入陣兩翼次之尾又次之後三隊為鳥嘴在前衝敵此陣極利忌入信地則敗也

雁行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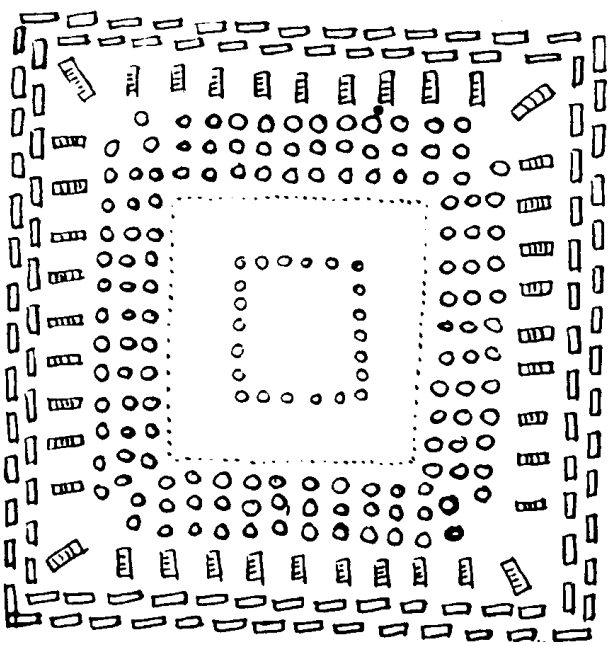
其法每陣兵七隊奇正相兼如雁飛一般一陣陣去不論層數隨兵之多少每陣號令只許進前不許退後其法利在迎戰誓要到意其勝敗依次前後定之異六丁衝陣之法也

樂膚五衝鎗炮四奇五路行兵陣



此陣擺兵三千有餘多少蓋善營外三十餘步排車炮後伏湧珠等炮各派然火軍二名中陣四面重列三眼銃手兵分三擊如敵衝營就中軍吹號尖一声覘來去向齊兵車炮畢後入營再鳴號尖二声對放湧珠等炮畢中營放號砲一声放銃一眼如此三銃放畢退後裝藥二班急出听號放畢退後三班急出放畢則頭班後出循環如之彼時量其緩急吹號令其銃炮次第衝打然後視其賊勢驅奇兵進戰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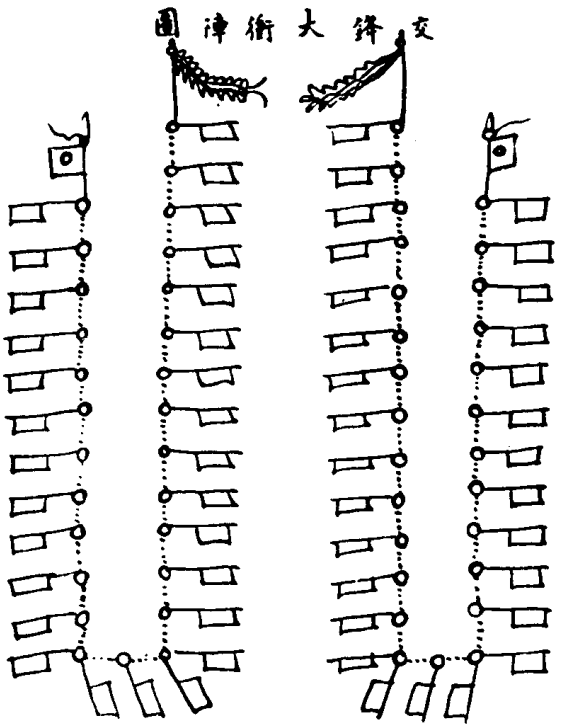
樂敵戰守四方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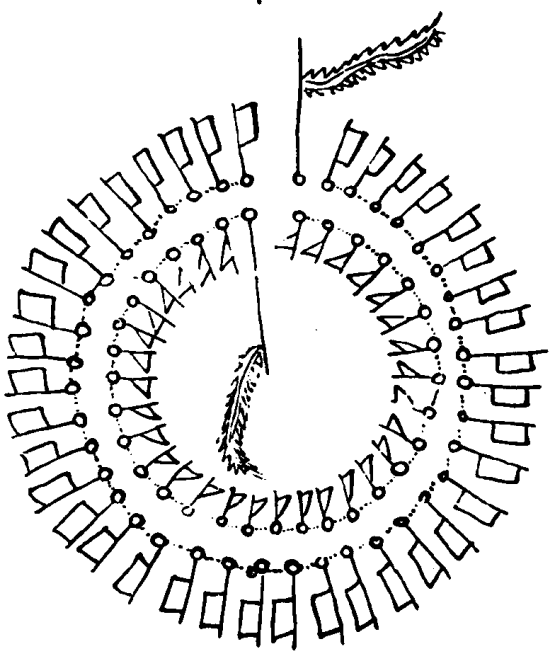
戰守四方陣分布不論兵之多寡在相勢拒守待敵
既時稔令軍丁離營十餘丈留兵出路餘挖品坑深
三尺口闊尺餘土覆各軍隨帶號布一方四角鋪震
坑口用竹木蓋四根劄于坑中上用草土蔽其形跡
如敵衝營先用火炮点打次用挪墻銃手分隊对打
如頭打完退後裝藥二三隊循環如之如賊近營必
隔品坑急令精兵突殺無不勝也

交鋒大衝陣圖

大衝陣攻戰之法忽前忽後操練之規列左列右內
外哨伍以按五方形如日字便变諸陣合散無錯紛
紜無乱緩急進退不怯不忙步如魚貫此奇正之兵
大衝之陣也假如敵人前後來衝或分翼挑戰我兵
即收列方營四面迎敵若敵人一面來衝我陣即兩
翼变長蛇取勝卒然倘遇山林險道必难齊進須变
伍兵扎勢探路而行隨路設法見險設伏遇峻出奇
料弱可擒順流可取陣勢操練精兵机見存乎一息
此大衝陣聊具矣



車輪陣圖



車輪陣勢善攻于山善出奇正便乎進正四顧無窮形如滿月進止有方若操山勢可變長蛇陣而擊之若演教之法須節制兵精能變 洪陣以此營伍便宜亦善收八面攻敵設伏出奇哨分隊伍犹善于水戰交師國師必缺乘敵而擊之順流而取之運用之法變化一时又在就勢寬窄放也則弥山海捲之退似車輪驟散驟聚動如奔獺靜若潭魚耀以旌旗寇以金鼓退若山移進如風雨太公有作此并真節制之兵亦不大勝亦不大敗須習乎車輪之陣圖以包洪陣之變矣

水戰總說

兵家往往重火攻而畧言水戰蓋以陸戰犹可人力運於水則全賴風帆未可易 談水之險首海洋次江淮河漢次五湖而決水灌城犹在得地形之利昔人有以汾水灌平陽濟水灌安邑河水灌大梁淯水灌潁川淮險決雖水曹公列沂泗鄧注毒上流或決壅半濟以水成功者不少然第一看風候第二澎水性第三海船須堅固第四習水營水操第五備水上火攻第六相寇情百萬之衆可使為魚鱉若平陸列水勞力費工利害相半智伯以水敗此又水攻者之宜戒也

一審風候

火攻專資上風水攻先據上流亦資順風我據上流而得順風者上也若敵據上流我得順風則可因風縱火我據上流敵得順風則又利用弓矢強弩逆遊放火海戰又須依潮信未可逆時長江神河巨湖暴漲自各不同至于占天文觀日月星雲以避狂風惡浪又別有說也

一識水性購水手

各處水性不同惟附近長年三老能知之譬如以閩廣船工水手操舟于浙直山東以浙直山東人操舟于閩廣豈能遊風濤熱嶋嶼有等長年至某洋而知海底之泥為某色又閩廣間有海鬼能卧海中月餘不死者又如長江河淮中有等涞魚子專送急流投入石窟中搜魚為生此等人專令附近處司多金購求給以双糧每船舵工水手尽以此等人充用如其人少此技上可掌而精豈不善識水性哉

一造海船

軍中先設水平以測高下遇戰則有棱船澗艦走舸海鶻其潛槃則有蒙衝進艇其船式則有廣船福船哨船艟艕蒼山八槳底船沙船網梭飛輪槃海船套船子母輪丹蘭筏之類如蒲筏瓦經浮囊皮船水草木罌械筏葫芦之類已採檣艨衝船之大者直進鑿橈船之中者舴艋海鰍船之小者大者為中軍坐船中者為左右翼而分其陣小者統出前後兩傍船裂第一做楊公瓦艘用水車藏于船內止用兩人寬中左右手撓一日可行數百里

一立水營

水營之別惟戚健光精具然亦不洋細玩之上是五法五船中各以一舟樹五方旗幟為號其安排船式中軍五舟在內前後左右各二位其一營左右二哨各五舟二營左右四哨各五舟豈非洋步五中來乎然此可言于完平風恬之時海港有灣曲潤宗當風濤風之不同至于水操首尾相接毋太離遠千里嶋嶼不可不知其各處港口亦須有我灣泊在此以防賊冲水營之制亦與陸陣五方八門方圓曲直假洪陣勢相仿彿周遭多設小舟為遊筆俟將其步行奇伏第應不可不備夜以灯火為號不可不洋

一水上火器

船上火器須收藏安便放火磚火砲火毬須炎係燈之將入方可擲下火箭者棚帆當中一立將去者則難救其火船用敝舟載葛薪立上風火就用於去節削薄雕成就頭口向上內藏火箭水底就至砲滑船神油礶液水神机砲隔河火就陣火礶大妖等拋入

敵船器製俱載列圖

一相寇情

凡敵人小舟數往來者謀議也遲而審顧者疑我也欲進而後退者探我也既退而卒進者襲我也鼓譟而矢石不下者兵寇少也卻而顧者欲後來也先急而後緩者整備也促鼓不戰者懼我也泊而揚帆者欲出不意也既退而不速者謀也火夜明而呼譟者恐我襲也擲鏡而即起者欲擇其利也大數明而無聲者備器也夜泊而趨于渡者御道將往也但纜而不呼者急欲逃也但纜及流魚灯于途者夜遠而遠也久而不動者偶人也鼓而無韵者偽響也近岸連村而不登舟者時也不久困而請和投降者詐也

蒲筏 以蒲葉束大圓浮流

浮囊 以渾脫羊皮吹氣令滿束人腋下浮流

皮船 皆羊皮作大像之如廂形火亂可流

木罌 傳罌缶為筏下以便約連前置筏後置桿

械筏 以鎗十條為束以五千條為一筏撿去鐵叉鐵次而排可渡五百人各繫浮囊二十以便為約免漂溺之患

飛匣 繫善遊水士使人挾投浮水繫匣于腰先浮浮水少引匣于岸立大桂使人扶匣浮水載無械

蒙衝 以生牛羊皮蒙戰船開掣棹堂矢石難入有弩窗千充鼓近則施放

走舸 船舷上立女墻棹夫戰卒遙對鼓出充之往迎如飛鵲

海鶴 船形頭低尾高前大後小如鶴之形左右置浮板形如鶴翼刻助其船不畏風浪以生牛皮為城

廣船 視福船尤大用鐵力木其堅可載大炮

福船 最高大可以壓倭船但不能行淺海坂又立海塗丝船至福而備有六號大小兼用俱不可廢

叭喇啼船 浙中多用底尖而闊首尾一樣底用龍骨直透前後每旦用槳十枝或八枝無底必兩用布帕

飛輪架海 裂用楠木兩傍前後兩輪輪外遮板

奏船子母輪 裂同飛輪舟

天地運旋陣圖 取河圖天數二十五地數三十合之為五十五數每位中各有運軍

至聖心易行兵陣圖

九方陰陽多寡相間成五為五九四十五剩十以為運行之軍。

先天十二宮分將陣之圖

十二方每方五位惟午以一陽當尊已止四陰地不滿東南乙亥止四陽天不滿西北也未宮加一以成六師

一陽提五運陣圖

此陣乃運體

兩儀陣圖

兩列各天九地十中天七地十

三才陣圖

三十三七二十一天數餘四天居中三八二十四地數餘六地以一生中宮五為運

四象陣圖

此陣天六地七各居四正一天居中二地輔之

天地五運陣圖

此陣以五天六地依五行布五方各有主將

六合陣圖

此陣四天五地各六分上下前後左右六處大將居中

天左地右陣圖

此圖以兵尚殺主右一地為將居中宮四地運之五天五地合成五十而中宮又五金數備矣

天地順布陣圖

此陣大將居首左旋以天一地二至十為依次

天地和右陣圖

此陣以一天間一地餘五地散入五天

天地銳陣

此陣以天一地二之數層累而上則尖聳而銳可以直入沖陣

太極地將陣圖

此陣以地一為將四地散于四方在地為四土又在天為四時之吏

先天天三地四陣圖

此陣八方其七方各四地三大剩四天二地为將
營

戴天履地後天陣圖

此陣以中宮五地提各五地用各五方旌旗調之

後天陣圖

此陣五加一为地六变為化坤九位各立管事剩
一地为大將

後天天地運行圖

此陣以五天五地相間中宮守以五地为土之象以
攝金木水火土之五方

後天天遠地外陣圖

此陣天包地外地居天中地为陰德主兵故大將
居中

後天地天泰陣圖

此陣五地在上五天在中地氣上升天氣下降

後天变陣圖

此陣天三地三相間餘六地里中宮為一營餘一
天乃主將也

吳游兩直指先生選刻天地運旋陣圖

兩淮都轉運同知譚天相刻
參謀楚黃曹飛集
後學盱眙張令儀
布衣廣陵郭天麒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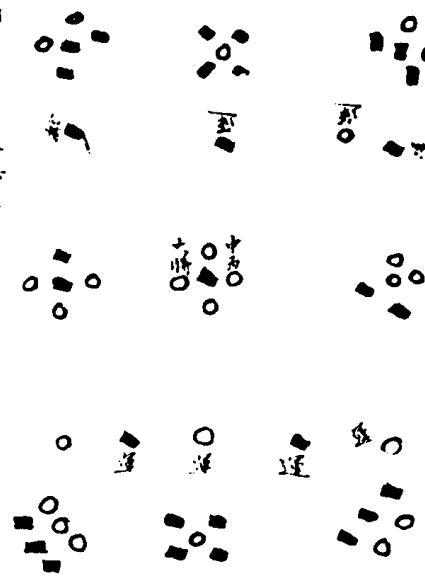
天地運旋陣圖說

古今理數之祖起于河洛而河洛不外天地陰陽天
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而天地之數为之終矣夫天
地並數而地多五數者何地者陰德陰多不足其數
蓋五方得配天兵主陰兵者地道也以陰數二十有
五合陽數二十有五互相配搭而所餘地之五數以
为內外遠近前後左右運旋不滯其理最精其說最
妙散之为六甲合之为十二月十二將十干十二支七
星五行五色各有所主分毫不爽如子丑寅卯辰
巳午未申酉戌亥則有雷趙陽沈鄧辛張淘旁刘荀
畢十二將主之是日是日是時出兵其旗幟冠服色
有假配如子用淡黃五用大黃寅用淡青卯用大紅
辰用大白巳用淡黑午用大紅未用月白申用大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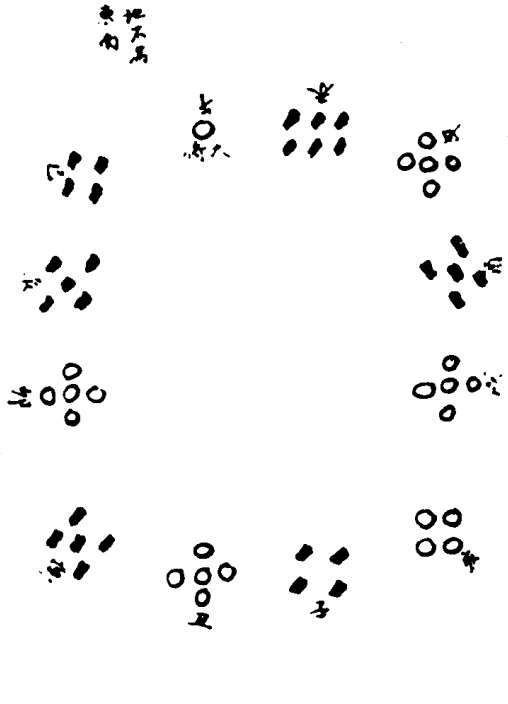
酉用淡白戌用淡红亥用大青旗戦冠服依此大吉
五行甲乙木丙丁火戊己土庚辛金壬癸水其曰水
火土金木相生以成其始也其曰水火木金土相雜
以成其文也其曰金木水火土相尅以成其終也大
約此圖不外天旋地轉天生地殺陰陽為正至于中
間生生尅尅变化無窮出鬼入神莫可端倪武侯之
起五終八術公之始五終六皆出于此學者隨机應
变千頭萬緒莫可窮法又豈止二十圖已耶是圖也
演于泗州時昭之吳仙觀後學張相與論說頗得其
竅會而廣陵郭布衣為之演序其圖焉

至聖心易衍兵陣圖

其法用十運隨其救向之運旋一動所在方向隨之地之居
一中宮為將四天輔之一陣可變為五十五陣



武侯八陣術公六花本此而武侯起于五終于八術公始五
終六是武侯相生以成其始術公相尅以成其終
按此圖生生尅尅变化無窮行神行鬼為正為奇陰
陽柔剛仁義動靜天地風雲雷雨島柁俱兼之而日
月星辰水火土石千頭萬緒一以貫之散之則分陰
分陽合之則相陰相陽且陰陽互根陰陽互動首
尾相應一如平足之揮頭目眼若四奇之不变四正之
有变者比也九方每方有五則為五九四十五恰好剩
十以為運行之軍合之則五十有五之數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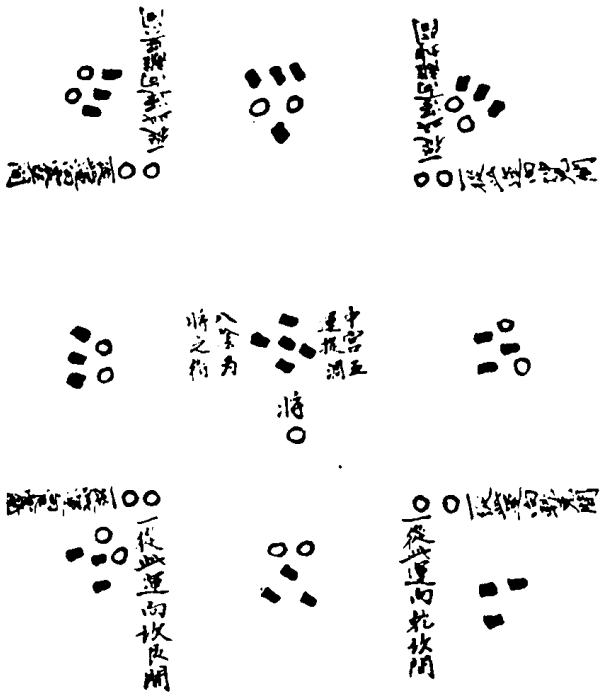


先天十二宮分將陣之圖

此圖從以天數一十有五地數三十合之為五十有五若每十五位十二辰分之則有六十矣故年位當蓋止從一大年也不滿東南分一子伸以成六師天不滿西北分一天年戌為大將雲蓋之位如此從之初五十有五之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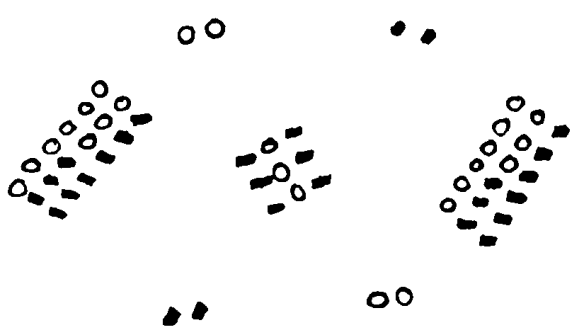
天旌地轄天生物地殺物陰陽為政也子為天開此以亥為天止四天數天不滿西北也丑辰而陰陽全天巳為地戶用四地數又地不滿東南之午止一將以象天又象君未上六地以象坤象天子之六師戌上為天罡原無軍士以亥之天一補于戌以午之天四補于戌共成一伍此方用敢戰勇猛精壯強健技能之士以守之未為坤師之衆以護君午與未合也午上大將謀敵所臨之方而寅戌俱動以攻之列卯則夫未兵應三方相應六方俱應到辰則甲子辰到丑則巳酉丑論合則巳申辰酉卯戌寅亥子丑相合也論冲則巳亥子午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四維則寅申巳亥四正則子午卯酉四隅則辰戌丑未論穿則子未丑午寅巳亥申卯辰酉戌論陰則丑卯巳未酉亥此相夫者也陽則子寅辰午申戌論分陰陽則子丑寅卯辰巳為陽午未申酉戌亥為陰連運不窮攻殺如流水之擬法從大樓甲子演出

一陽捏五運陣圖



按此陣乃变體也東西南北隨數攻之運軍之旗旌一動兩方之旗旌各動天二隨之成五而地六輔之仍以各旌調動正攻奇攻別有妙用

兩儀陣圖



按此圖以天九地十分布兩儀上有兩小儀四隊下又有兩小儀四隊中宮九數象井田天三地六及班師兩小儀归中成五中宮天數各數一于兩儀又成五此孔子衍易心法不假然毫智力而成一陣熟條陣皆熟人自知戰人自知伍自李衛公六花陣裁八陣此又本衛公兩彩衛公之陣也兩列各天九地十中天七地十合之則五十有五之數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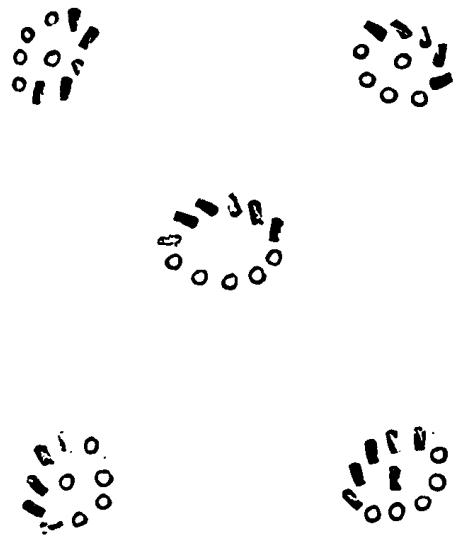
三才陣圖

按此陣以天七地八分布作三才中宮天四地一生之外五地為運兵班師三方天數各归二手中宮成二位五運併主將各归三方成伍主將亦以伍此与士卒同甘苦之義將入伍雖欲独享势有所不能也中一地為主將四天輔之其所主將號令三者提調三方中之外別有伍運兵俱係他數三方三七二十一天數餘四又居中三八二十四地數餘六地以一主中宮五為運合之則五十有五之數全矣

四象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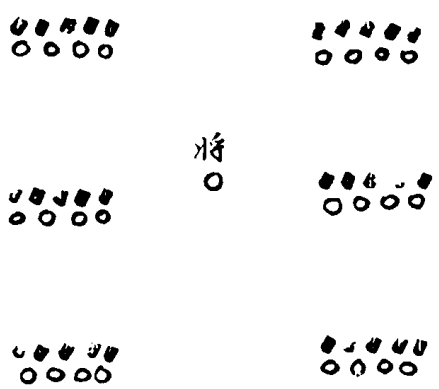
按此陣天六地七各居四正一天居中二地輔之其法法以數人所犯之位順算以第三位出戰數之蓋所起之位為春而三位則秋矣肅殺之象故主此大約以地數夫進天數隨之往征之時自然變為天地相間旌轅不穷而至于刀鎗旌旗与一切禽星人各隨陣分之

天地五運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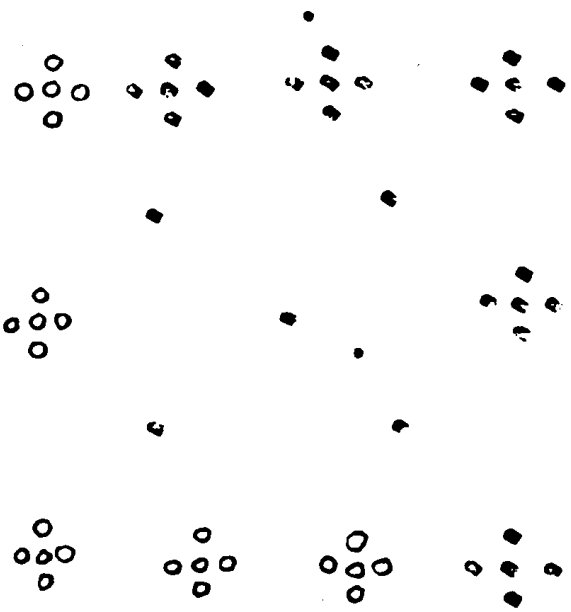
按此陣以五天六地依五行布五方各有主將行遠分兵四方截戰每方之數十一一將主一營之事各又一旗其班師四方地數各入一于中成伍矣伍個伍六合之則五十有五之數全矣

六合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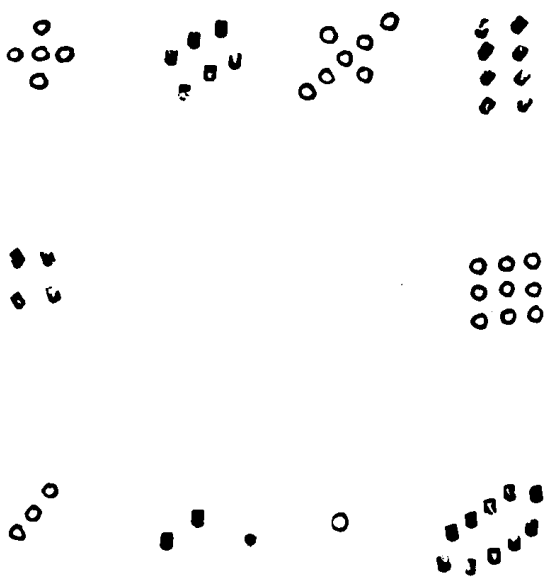
按此圖四天五地各六分為上下前後左右六支大將居中其法上與下合前与後合左与右合此面動彼面隨動天動地隨地動天隨本皆為正宮皆為奇亦陣之變也六支皆五成三十六支皆四成二十四仍一為將合之則五十有五之數全矣

天左地右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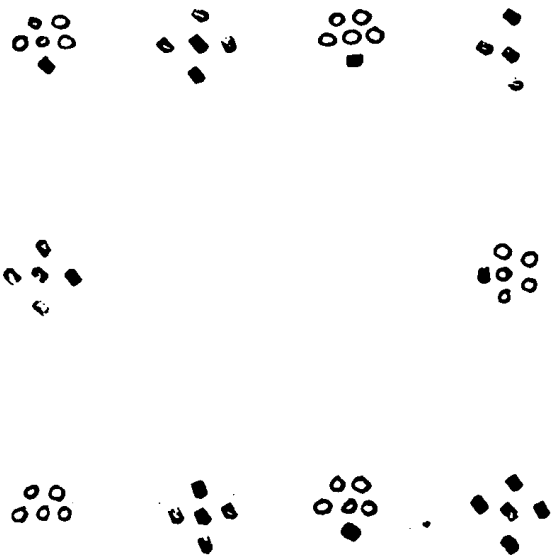
按此圖兵尚殺故主右一地為將居中宮四地運之乃四土散于辰戌丑未以為當季生物之旺土也五天五地合之成五十而中宮又五則全數備矣中宮五地雖為大將宜各統二營以五行分號令中宮雖五土土亦各五色也故分土之五色以提調之

天地順布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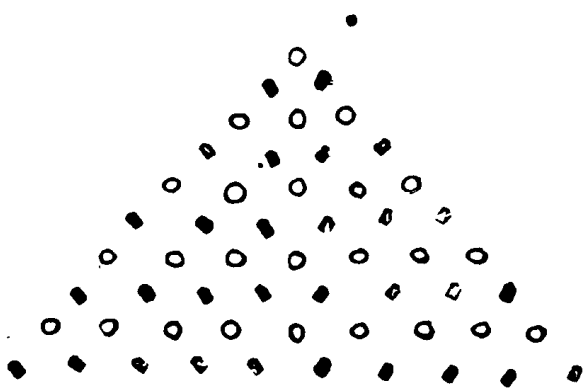
按此陣大將居首左於依次以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為序依圖斜对相沖為衡一与六二与七三与八五与十四与九其法乃一六生水二七生火三八生木四九生金五十生土中間要諳相生之義以天一地二之數合之則五十有五之數全矣

天地和應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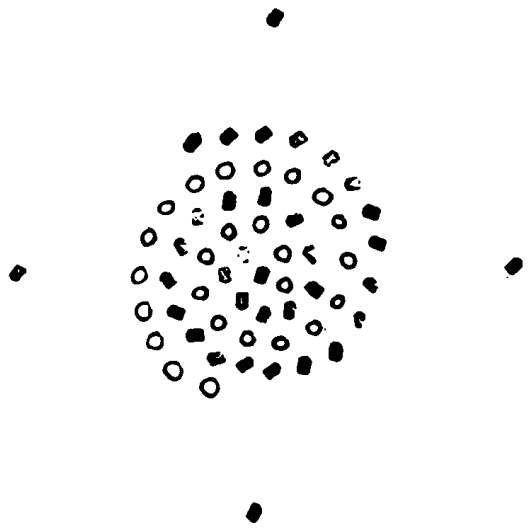
按此陣以一天成一地係五地散入五天內以主持五天外以提調五地內外相應則天地和應而不至于隔絕不通矣十方天地各五為五十係五地入五天為將則五十有五之數全矣

天地銳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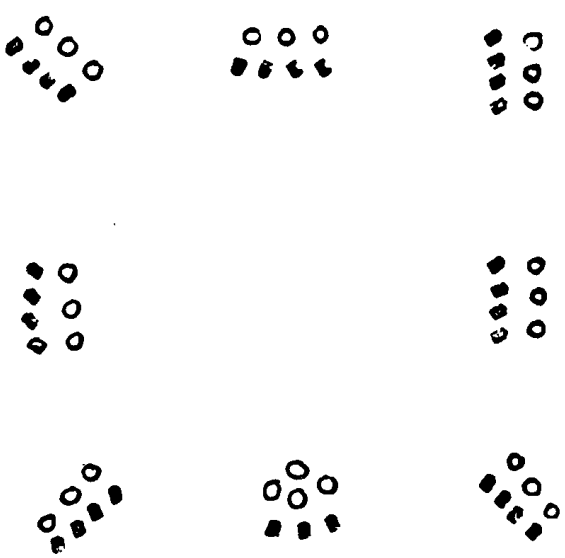
按此圖乃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也此為銳陣地前尖後濶變為天生地成天變地化無隙地可容入行陣中藏陣前坤後左絡繹相征起首為一而三面皆三其十也三面皆十泥敵攻一面而三面皆動無有不制人者矣以天一地二之數層累而上則尖聳而銳可以直入神陣合之則五十有五之數全矣

太極地將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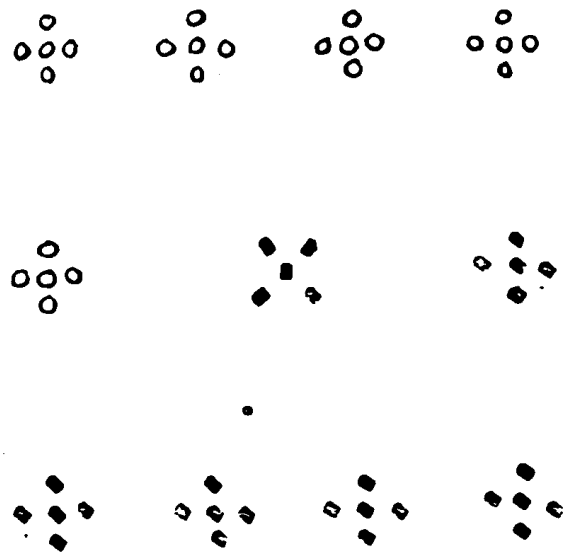
按太極圖以地一為將轉也真陰也四地散於四方在地為四土又在天為四時之吏也此圖之源起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真實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也一三五七九為陽二四六八十為陰也中陽左旋二十五陰右轉二十五以二十五相對能一地主兵為將四方以四地為輔合之則五十有五之數全矣

先天天三地四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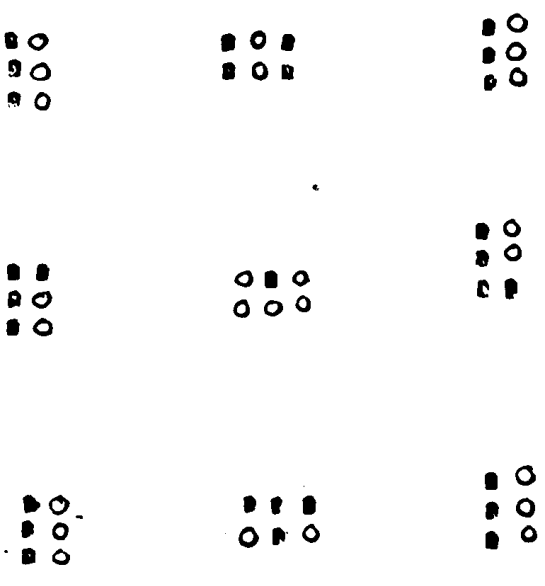
按此陣每位各七俱天三而地四乃北地之坤獨四天以為大將七位俱各以一天為一管事大將提七營亦七其數矣其法不論分位以与敵向者為乾其分位之物天定之也此分八方其七方每方四地為四七二十八三天為三七二十一剩四天二地為將營合之則五十有五之數全矣

戴天履地後天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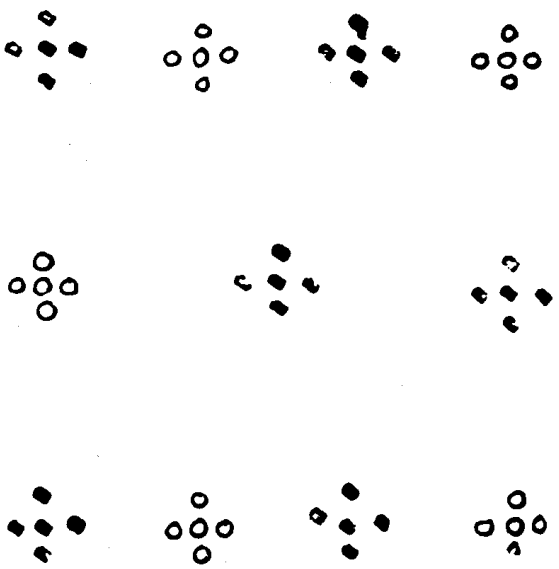
按此圖以中宮五地提各五地用五方旌旗調之天亦從地天分甲丙戊庚寅地分乙丁己癸辛天之五行亦從地管起于五者五行也五各具一以司政如春則木為一主之夏火秋金冬水土則寄于四季數雖為五實一管事曰始于五終于八八者八方也八卦也五加三也五陽為二十五六做三十合之則五十有五之數全矣

後天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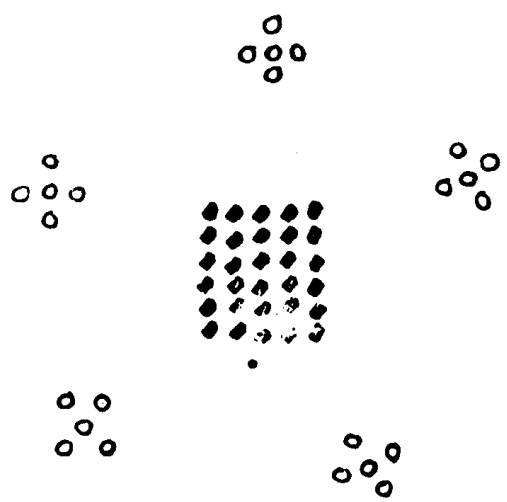
按此圖五加一為地六變為純坤是天入六數亦為地矣每九位各立管事本位之統俱以天一主之為管事之人其位之分合妙不可言此陣極為翕聚極為發散盡屠殺之陣也以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之數分為九則為六九五十四恰好剩一地為主將合之則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全矣

後天天地運行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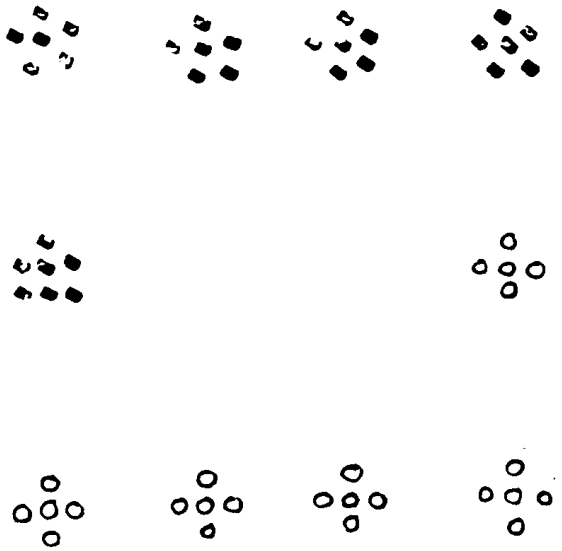
按此圖以五天五地相間中宮守以五地為土之象以樸金木水火土之五方乃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也陰陽錯綜更番迭戰兵為陰德故往往以地為大將握兵之權五陽五陰相間中剩五地合之則五十有五之數全矣

後天天遠地外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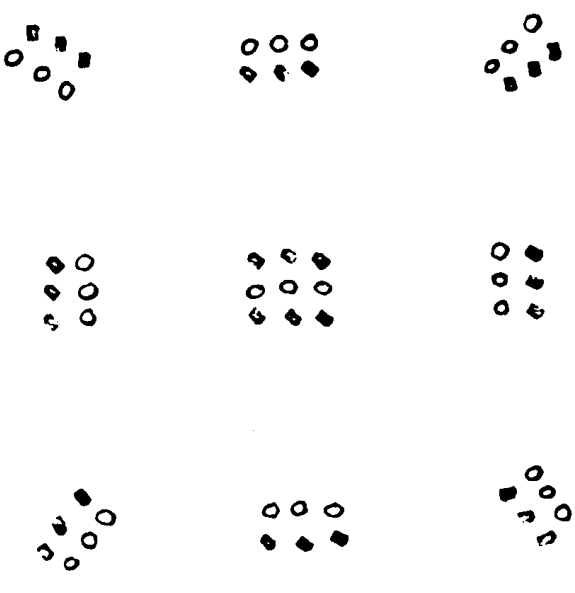
按此圖天包地外地居天中地為陰德主兵故為大將居中五天環遶于外為動之象六地居中主靜隨數從那方來先以外之五天对壘而六地隨方應戰主將在中立營天數二十五居外地數三十居中合之則五十有五之數全矣

後天地天泰陣圖



按此陣五地在上五天在下地之氣上升天之氣下降而五地之中各一地主事亦小往之義兵主殺故從之其實俱統于五天則君子道長之謂也隨數從何方來五地各分旌旗為五方色五天亦五色而各地之一管事其旗幟自為一局共十一隊地動而天隨亦后天陣之變體也此陣變則全變化則全化非若天前衝之單變地後衝之單變雲依天變風依地變雲從龍變風從虎變按圖說鳥因虎變衝變軸之單為變又另設二十四氣之進軍以象二十四氣八陣妙用惟大將因知之而士卒不能知惟此之法雖至愚之卒自能陣隨其橫衝其橫分合[illegible]

後天变陣圖



按此陣天三地三相間餘六地置中宮為一營餘一天乃主將也凡數隨其所至之方以陰截殺以陽主之各陽一動陰必輔之周流不滯圖轉如環此变体也征人而不尽殺者主此戰週圍三八二十四地餘六地結中營三八二十四天餘一天為主將合之則五十有五之數全矣

新刻直指吳先生編刻八陣全圖　共六十頁

西陵吳之[illegible]

[illegible]

古今陣法圖叙

天垂兵象聖人則之伏羲畫封神農列陣井田封建而後法漸以備因八卦五行而推演之以極錯綜變化之妙陣不一名不過步伐止齊奇正相生循環無端而已因輯陣圖以見數有倚伏世有治乱人有鬬爭雖盛世不能廢兵而蒐講武有古法在久安長治之道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在神而明之耳

天啓三年仲夏刻於廣陵署中

積卒星

積卒星在天市垣房星西南五營軍士也步天歌云心三星中央色最深下有積卒共十二三三相聚心下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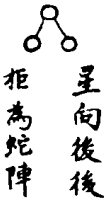
按積卒中外八星井字之形東南西北中央兵之制也黃帝五軍風后八陣總因推演之取義於五行八卦耳

積卒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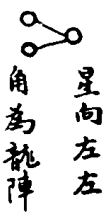
積卒之象天之陣也其星十二點在房度西南布為內外二重外圍以八八營也內握以四中軍也合內外為九即井字九區九軍也內外各三星品連相統以為左右前後四獸之局前拒為鳥陣前朱雀也後拒為蛇陣後玄武也左角為龍陣左青龍也右角為虎陣右白虎也外体圓天陣布也內体方地陣布也外四隅各一風雲起四維也東西各二天衡居左右也此外局也內二維相对天衡居前後也內二橫相对地軸貫中央此內局也又外四位之相

間各離二星之廣內四星之相去各離一星之廣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也前參連如後參連左參連如右參連以前為後以後為前四面如一觸处為首也合之為五營散之為八陣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也以內之四統外之八四奇傳命於八陣八陣取禀於四司也星象布于天效法存乎人非神聖無能化裁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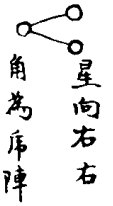
星向前前拒為鳥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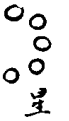
星向後後拒為蛇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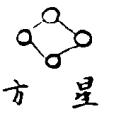
星向左左角為龍陣



星向右右角為虎陣



星之外体圓布天陣



星之內体方布地陣

外四隅各一風雲起四維

星東西各二天衝居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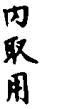
星二縱相对天衝居前後

星二橫相对地軸貫中央

外四位之相間各離二星之廣

內四星之相去各離一星之廣陣容陣隊容隊

前三連如後三連



左參連如右參連

星合為五營

星散為八陣

陣名例

總圖

總圖　卿月遊兵

變圖

天覆陣　地載陣　風揚陣　雲乘陣

龍飛陣　虎翼陣　鳥翔陣　蛇蟠陣

原定名號

天前衝　天後衝　地前衝　地後衝

天衝　地軸　風　雲

八陣八例

主將一員　副將二員　稗將四員

前哨官二員　後哨官二員

左哨官二員　右哨官二員

管正兵官十六員　領正兵官三十二員

管遊兵官二員　領遊兵官八員

中軍選鋒若干

內外守門官二十四　俱於管領正兵內取用

奇軍四千八百四十人

正兵三千五百二十人
遊兵一千三百二十人
餘隊若干人
探聽報事等項人役俱於餘隊內取用
以上小成人員併連餘隊大畧五千之上中成八倍之
大成又八倍之惟中成統之以中將大成統之以大將
左右副統亦皆稱是
八陣用例
總陣
天前衝四隊　天後衝四隊　地前衝六隊
地後衝六隊　天衝十六隊　地軸十二隊
風八隊　雲八隊　遊兵二十四隊
門旂二十四面
中軍護衛選鋒併餘隊响器旂旛金鼓俱全
以上小成共八十八隊是為八陣中成共七百四隊
是為八部大成共五千六百三十二隊是為八將
將臺旂八面
元色旂一面　黃色旂一面　五綵旗一面
五暈旂一面　青色旂一面　白色旂一面
赤色旂一面　黑色旂一面
變天覆陣四十四隊　遊兵在內　後倣此
天前衝四隊　天衝十六隊　天後衝四隊
風八隊　遊兵十二隊　元色將旂一面
門旂二十四面
中軍將士守門等官併四面探事報警人役
金鼓旂二对　响器二副　金二口
鑼二面　鼓一十二面　捽鈸二個
大銃四口
變地載陣四十四隊
地後衝六隊　地前衝六隊　地軸十二隊
雲八隊　遊兵十二隊　黃色將旂一面
門旂二十四面　銃同前
變風揚陣四十四隊
天前衝二隊　地軸六隊　天衝八隊
風八隊　地前衝三隊　地後衝三隊
天後衝四隊　遊兵十二隊　五色將旂一面

門旂二十四面 餘同前

變雲垂陣四十四隊

天後衝二隊　地後衝三隊　地前衝三隊
天衝八隊　地軸八隊　天前衝二隊
雲八隊　遊兵十二隊　五軍將旂一面
門旂二十四面

變龍飛陣四十四隊

天衝八隊　雲八隊　天後衝四隊
地後衝八隊　地軸六隊　遊兵十二隊
青色將旂一面　門旂二十四面

變鳥翼陣四十四隊

天衝八隊　風八隊　天前衝四隊
地前衝六隊　地軸六隊　遊兵十二隊
白色將旂一面　門旂二十四面

變鳥翔陣四十四隊

天後衝二隊　天衝八隊　地軸六隊
地後衝三隊　地前衝三隊　雲八隊
天前衝二隊　遊兵十二隊　赤色將旂一面

門旂二十四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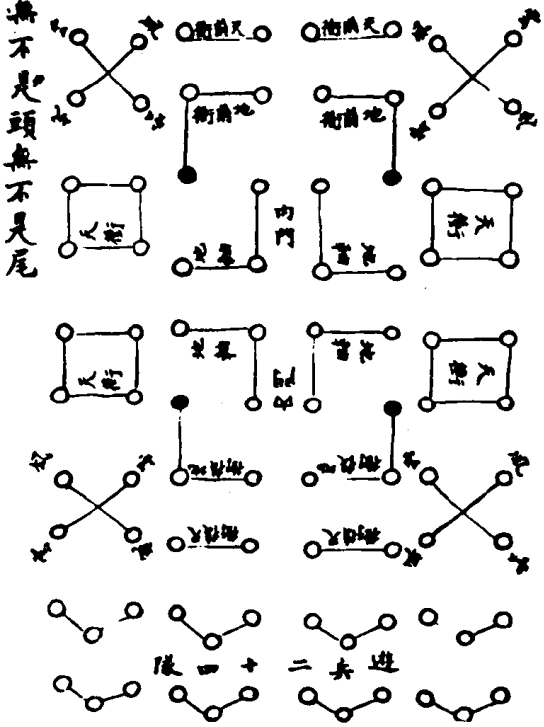
變蛇陣四十四隊

地軸六隊　天衝八隊　地後衝三隊
地前衝三隊　天後衝二隊　風八隊
遊兵十三隊　黑色將旂二面　門旂二十四面

大營器械

大纛　高招　門旂　角旗
隊旂　銅鼓　畫角　喇叭
大將号帶五色旂　中將号帶五色旂
小將号帶五色旂
望樓砲架雲梯等件隨宜增設

八陣圖



八陣圖說

推演八陣始於隊伍而成營陣伍者五行生成之數也陣者八卦之象也遊兵者二十四氣之數也所以伍人為伍、十伍為隊、加五旗軍而五十有五、終生成之數也八隊為一陣有四百四十人、八陣為一部、有三千五百二十人、可變兩陣為小成陣也、八部為一將、有二萬八千一百六十人、而為中成、八陣齊可變也、八將為一軍有二十二萬五千二百五十人而為大成、

其部列營陣以將台、左列四陣右列四陣、分作兩層駐劄而為小將、

左列四部、右列四部、亦分兩層而為中將、

左列四將、右列四將、亦分兩層而為大將、

其制以千人可布六花、每面用六十步六花、一曰前鋒、一曰後軍、一曰左廣侯、一曰右廂軍、圓而圓之象六出花、中軍為奇、外六花為正、內分三道、其隅落鉤連、與八陣同、但八陣者方陣也、六花者圓陣也、

以小成三千五百二十人為布方陣每一面用一百二十步

以中成二萬八千一百六十人每一面用六百步

以大成二十二萬五千二百八十人每一面用一千二百步

以小成每隊相離十八步

中成每陣相離八十六步

大成每部相離一百七十二步

內離數步加中軍而為間也

此以八陣分定八號

右哨三十二隊

左哨三十二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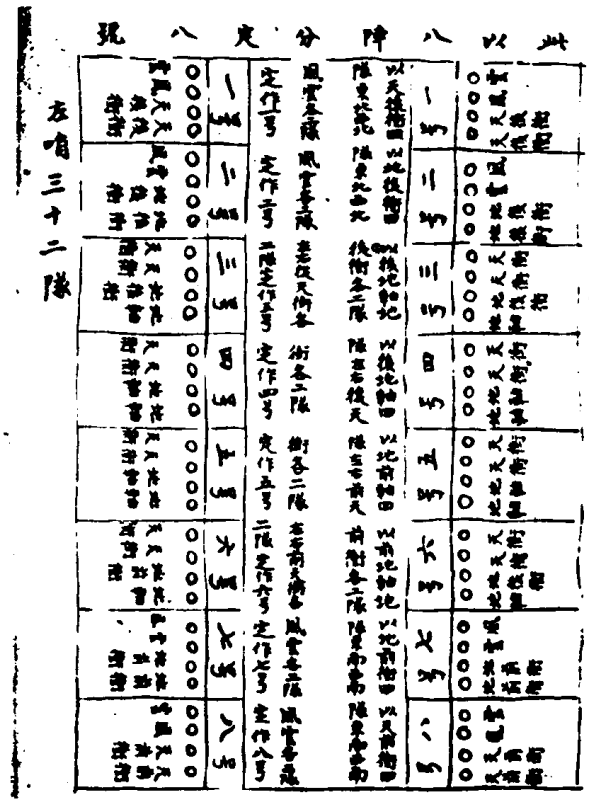
此以遊兵分定号立八号之地

遊兵一号三隊二号三隊三号三隊四号三隊各五十八号之首每隊一人雖三步又離隊空十五步

遊兵二十四陣分列兩哨每哨十二陣左右二陣定作一号共作四号分列兩層進止間閣間隊與八陣同惟下營時製環于後而伏之取勝衝擊全在遊兵

遊兵二十四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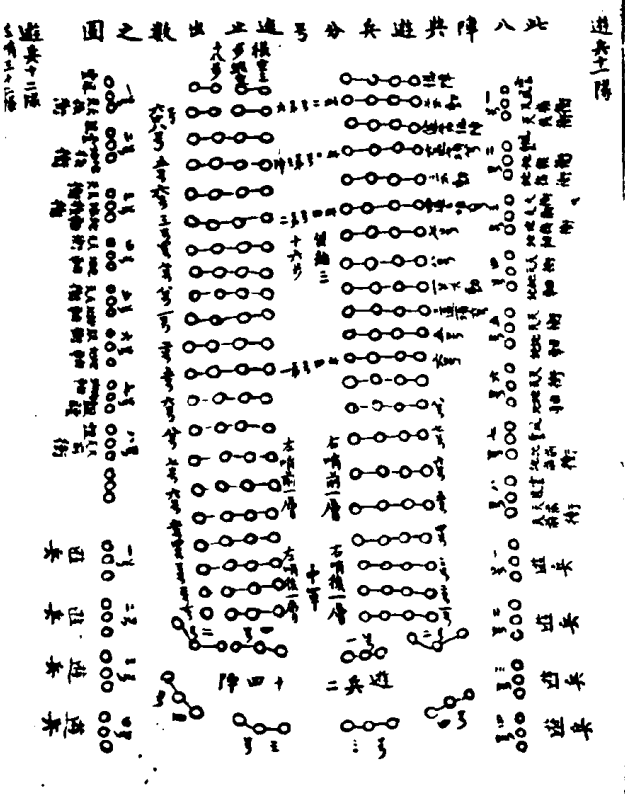
遊兵與左同



遊兵二十四陣分列兩哨每哨十二陣一陣定作一号共作四号分列兩層進止間閣間隊與八陣皆同惟下營之際製環于後而伏之取勝衝擊是全在乎遊兵也下營之時十二隊為一層共為二層以候遣用若分變各陣听天鵞声一声即時分列兩哨左哨十二陣如變天覆陣一号却月二号擊伏地載陣四号却月三号擊伏餘陣詳具分撥圖而哨領下亦量隊內兵士衆寡全隊間隊分變守攻惟勁悍勇健者可充其實乃奇兵也

此八陣共遊兵分号進止出數之圖

遊兵十二隊



遊兵十四隊

八陣号令 言八陣於号起操練行止

凡遇操練之日、侵晨各赴地方、每隊七行七層三千人、之上、四隊合為一隊、二萬人之上、四陣合為一陣、二十萬人之上、四部合為一部、俱分兩層駐劄、左哨列三十二隊、以天前衝二隊風雲二隊一連為八号、立於哨首北、上地前衝二隊風雲二隊一連為七号、立于哨次北下地軸一隊地前衝一隊天衝二隊一連為六号地軸、二隊天衝二隊一連為五号、地軸二隊天衝二隊一連為四号地軸一隊地後衝一隊天衝二隊一連為三号地後衝二隊雲風二隊一連為二号後天衝二隊風雲二隊一連為一号

遊兵連為一号遊兵一号三隊二号三隊三号三隊四号三隊各立八号之比每隊一人離三步又離隊空十五步以次各对左哨前立兩号听候按臨閱視放砲三個擂鼓多將旗升講武堂請命將台發号鳴金吹打

左哨八号一連行起鳴鑼招隊自中軍前左首行至南前第一半邊分列七号一連鳴鑼招隊跟次八号六号一連鳴鑼招隊跟次七号五号一連鳴鑼招隊跟次六号俱于右哨南前合号对列前立路俱横空三步縱空十八步

四号一連鳴鑼招隊自中軍左首行至南後第一半边分列三号一連鳴鑼招隊跟次四号二号一連鳴鑼招隊跟次三号一号一連鳴鑼招隊跟次二号俱于右哨南後合号对列前立路俱横空三步縱空十八步以上

左哨南前一層　四隊相離空地十八步復立南後其南後一層縱横亦各四隊相離空地十八步是為四隊合為一隊其遊兵四号候正兵行尽自一号跟次二層之後却月

右哨八号一連行起鳴鑼招隊自中軍右首行至南前第一半边分列七号一連鳴鑼招隊跟次八号六号一連鳴鑼招隊跟次七号五号一連鳴鑼招隊跟次六号四号前合号对列前立路俱横空三步縱空十八步

四号一連鳴鑼招隊自中軍右哨行至南後第一半边分列三号一連鳴鑼招隊跟次四号二号一連鳴鑼招隊跟次一号一号一連鳴鑼招隊跟次二号俱于左哨南後合号对列前立路俱横空三步縱横十八步以上

右哨南前一層縱橫各四隊相離空地十八步復立南
後其南後一層縱橫亦各四隊是四隊合為一隊其遊
兵四号候正兵行尽自一号跟至二層之後却月中軍
号笛响馬步旗詣中軍听發放訖回还各隊傳令諭衆
不許諠譁及錯乱隊伍哱囉响各隊步兵皆集騎兵解
絆牢馬第二声哱囉响步兵舉旗騎兵乘馬令教場步
兵听發放訖放肅靜砲一個第一声哱囉响整肅隊伍
第二声哱囉响舉器械第三声哱囉响即点鼓間隊出
一号自後趋前次二号継行次五六号継行其三号四号
七八号及却月遊兵听鼓續後助喊以随中軍抬營以
随緩行一鼓一蹻至十八步中軍放砲一個吹天鵞声
三声摩旗三次發喊三声戰声喇叭響、發鼓急行十八
步金响止唎唎响单擺開一号二号鑼响点火放銃弓
弩鎗牌齊作戰勢戰声喇叭响官軍齊唱護護護三声
唎唎响天鵞声一声發喊一声摔鈸响收隊駐為第一
陣
次点鼓後面隊尽出三号自後趋前四号継行次七号
八号継行其却月遊兵听鼓續後助喊以随緩行過第
一陣前十八步放砲一個天鵞声一声戰声喇叭响發
鼓急行十八步金响止唎唎响单擺開三号四号鑼响
点火放銃弓弩鎗牌皆作戰勢戰声喇叭响齊唱殺殺
殺三声唎唎响天鵞声一声發喊一声摔鈸响收隊駐
為第二陣
一次点鼓後第一陣又開隊出五号前行六号継後却
月遊兵如前助喊以随緩行過第二陣前十八步放砲
一声天鵞声一声摩旗一次發喊三声戰声喇叭声發
鼓急行十八步金响止唎唎响单擺開五号六号鑼响
点火放銃弓弩鎗牌皆作戰勢戰声喇叭响齊唱突突
突三声唎唎响天鵞声一声發喊一声摔鈸响收隊駐
為第三陣
四次点鼓後第二陣亦開隊出七号前行八号継後却
月遊兵如前助喊以随緩行過第三陣前十八步放炮一
個天鵞声一声摩旗一次發喊一声戰声喇叭响發鼓
急行十八步金声止唎唎响单擺開七号八号鑼响点
火放炮弓弩鎗牌皆作戰勢戰声喇叭响齊唱訶訶訶
三声唎唎响天鵞声一声發喊一声摔鈸响收隊駐為

第四陣

放起火三枝每皆間隊出一三五七号不動二号自後過一号十八步以填其四四号自後過三号十八步以填其六六号自後過五号十八步以填其八八号自後過七号十八步即為總陣其却月進兵環伏於後放砲一個吹天鵞声三声摩旗三次發喊三声各趨原分地方下營縱橫成行面俱須外

听轎身喇叭一声天前衝四隊地前衝三隊西南地軸三隊地前衝一隊風雲四隊面東南天衝八隊面東地軸三隊地後衝一隊風雲四隊面東北天後衝四隊地後衝四隊面北風雲四隊地後衝一隊地軸三隊面北天衝八隊面西地軸三隊地前衝一隊風雲四隊面西南金响止戰声喇叭响單擺間隔落鈎連以成八陣之規營内各設巡風肅靜以請内氣營外各設巡風肅靜以鎮外形喇喇响天鵞声發喊摔鈸响收隊回營自八陣号令至此俱言擋陣之法

八陣變法

欲變天覆地載二陣先盤前哨金鼓旗二隊响器二副金二口鑼二面鼓十二面摔鈸二個大銃四個營中起火二枝將台舉元黃二色旗變陣放炮一個與鼓該天陣往南後行布天陣該地陣往北後行布地陣各至地界摩旗一次發喊一声戰声喇叭响發鼓急趨下營金响止單擺間鑼响放銃弓弩鎗牌皆作戰勢齊唱護護三声此时隔落鈎連曲折相对分門立纛以備出敵俯陣同喇叭吹天鵞声一声發喊摔鈸响收隊此回小營令也中軍放起火三枝二陣皆動復回總陣打得勝鼓哼囉喇叭号笛齊响各归原地此二陣合變節次但天覆前哨官領約束　地載後哨官領約束

變風陣右哨官領約束中軍舉五綵旗放砲一個点鼓該隊接續往西後行各至地界摩旗一次發喊一声戰声喇叭响發鼓急趨下營金响止單擺間鑼响放銃弓弩鎗牌皆作戰勢齊唱殺殺殺三声天鵞声發喊摔鈸响收隊中軍放起火三枝陣起回營以尾為首打得勝鼓哼囉喇叭号笛齊响各归原地

變雲陣左哨官領約束中軍舉五暈旗放炮一個点鼓該隊接續往來後行各至地界摩旗一次發喊一声戰

声喇叭响發鼓急趋下营金响止单擺開放銃弓弩鎗
牌皆作戰势齐唱殺〻〻三声天鵞声响發喊摔鈸响
收隊回营响君節次同前
变龍陣右哨官領約束中軍舉青旗放炮一個点鼓該
隊接續往東南緩行各至地界摩旗一次發喊一声战
声喇叭响發鼓急趋下营金响止单擺開鑼响放銃弓
弩鎗牌皆作戰势齐唱突〻〻三声天鵞声發喊摔鈸
响收隊
变席陣左哨官領約束中軍舉白旗放炮一個点鼓該
隊往西北緩行各至地界摩旗一次發喊一声戰声喇
叭响發鼓急趋下营金响止单擺開鑼响放銃弓弩鎗
牌皆作戰势齐唱突〻〻三声天鵞声响發喊摔鈸响
收隊中軍放起大三枝二陣皆動復回總陣
变鳥陣後哨官領約束中軍舉赤旗放炮一個点鼓該
隊接續往東北緩行各至地界摩旗一次發喊一声戰
声喇叭响發鼓急趋下营金响止单擺開鑼响放銃弓
弩鎗牌皆作戰势齐唱訶〻〻三声喇喇响發喊摔鈸
响收隊

变蛇陣前哨官領約束中軍舉黑旗放砲一個点鼓該
隊接續往西南緩行各至地界摩旗一次發喊一声戰
声喇叭响發鼓急趋下营金声止車擺開鑼响放銃弓
弩鎗牌皆作戰势齐唱訶〻〻三声天鵞声响發喊摔
鈸响收隊回营以尾為首

天覆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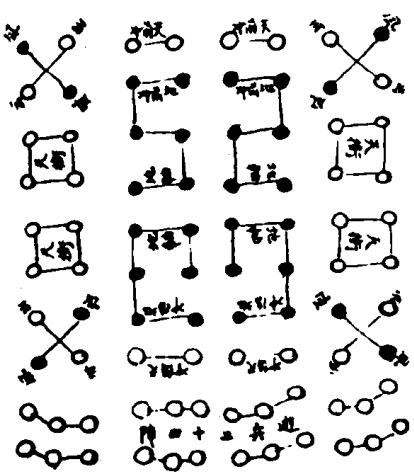
以右天前衝二隊
列前居正南
以東南西南各二
隊列天冲兩維
以左右前天冲
四隊列前中
以右右天前後冲
各二隊列兩端
以左右後天冲各
四隊列後中
以左天後冲二隊
列後
以東北西北風各
二隊列後兩維謂
風附天而形圓也

南右前門一十六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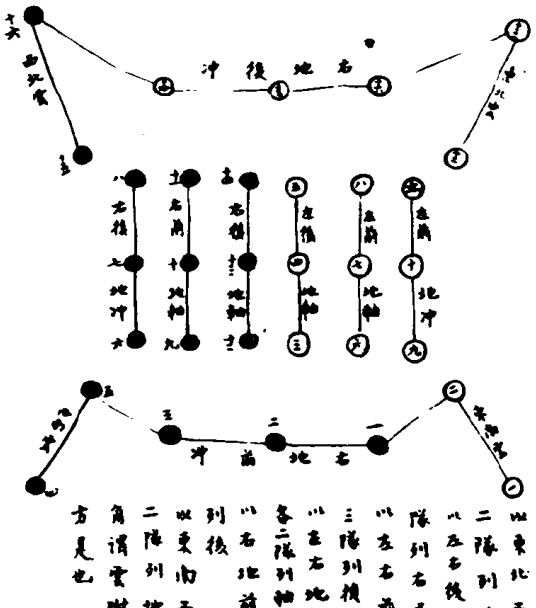
南左前門一十六隊

如遇南路声息前哨官即詣帳前請令傳命放炮一個中軍叅元旗揮隊而出布隊已定官軍各听發放畢先密遣伏兵埋伏要害仍待探事人手执白旗前於半路放起大一枝報事人星火入營报警放炮一個本哨官点鼓即整營後一号天後冲二隊風二隊各于營前金响止擺間成列吹天鵞声一声摩旗一次發喊一声戰声喇叭响發鼓急奔鼓前齊唱護：：三声鑼响放銃各軍吶喊各冲前

鼓遊兵隨後出陣夾攻賊勢若盛速撥二号天冲四隊風二隊繼後接殺待粧倨鼓兵交鋒急放起大二枝兩路伏兵並起逆截归路追襲掩擊如賊勢不退急依後定各隊各隊号數督令領隊官以次冲鼓如果賊氣敗挫偃戈奔走金响止中軍方促喇叭响發喊摔鈸响收隊一面差官報捷打得勝鼓回还老營其遊兵却月護後直待各隊照号回營已定仍旧依号分列若回老營中軍吹轉身喇叭一声打得勝鼓遊兵仍分兩哨亦得各隊立定照旧兩層却月其三号天冲四隊天前冲一隊天後冲一隊四号天衝四隊天前冲一隊天後冲一隊五号天冲四隊風二隊六号天前冲二隊風二隊臨時悉听本哨官量鼓盛衰視為追止鼓法同前



地載陣



內之分發地載陣有雲無風用總陣中間之隊

以右地後冲三隊列前居正北

以東北西北雲各二隊列地後冲西角

以左右後地軸各三隊列右居中

以左右前地軸各三隊列後地軸之左右

以左右地前後冲各二隊列軸之西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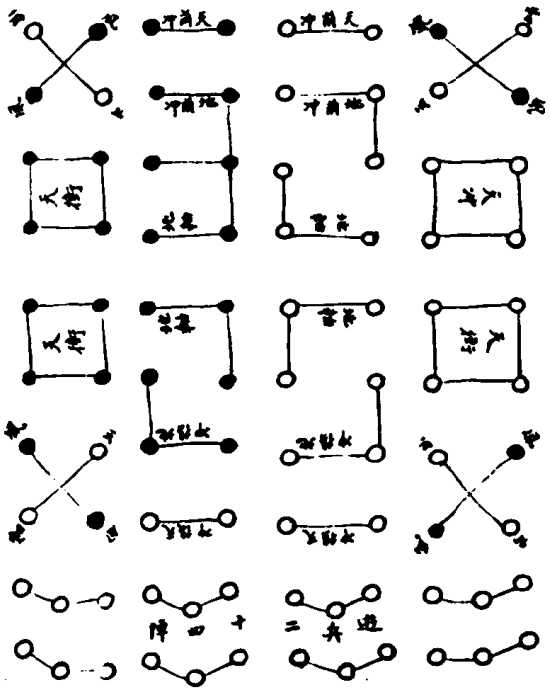
以右地前冲三隊列後

以東南西南雲各二隊列地前冲兩角謂雲附地而形方是也

北左後阿一十六隊

北右後門一十六隊

如遇北路声息後哨官即詣帳前請令傳命放炮一個中軍舉黃旗揮隊而出布陣已定官軍各听發放畢先將密遣團兵埋伏要害仍待探事人手持黃旗前於半路放起火一枝報事人星火入營報警放砲一個本哨官即整營後一号雲二隊地前冲一隊点鼓從左门出雲二隊地前冲二隊点鼓從右门出各于營前金响止成行擺開吹天鵞声一声摩旗一次發喊一声戰声喇叭响發鼓急奔鼓前各唱護〻〻三声鑼响放銃各軍發喊一声併擊前鼓遊兵隨鼓出陣夾攻待粧傍鼓兵交鋒急放起火一枝兩路團兵並起合勢團捲啣枚漸前如賊勢猖獗急依從定各隊门号点鼓督令領隊官以次如前應鼓如果困極正兵夾攻取勝致捷金响止中軍方卜位天鵞声發喊摔鈸响收隊一面差官報捷打得勝鼓回还本營其原遣遊兵卻月護後直待各隊照号回營已定仍旧依号分列若回老營中軍吹轎身喇叭二声打得勝鼓遊兵仍分兩哨亦待各隊立定照旧三層卻月其三号地軸三隊地前衝二隊後右门出地軸二隊地後冲三隊從右门出三号地軸三隊地前冲一隊四号地軸三隊地冲二隊五号雲二隊地前冲三隊俱從左门出三号地軸三隊地後冲一隊四号地軸三隊地後冲二隊五号雲三隊地後冲二隊俱從右门出临時悉听本哨官量數衆寡視为進止敵法同前



風揚陣

左右之分為二變

右之分變為風揚陣有風無雲用徑陣右一半隊

以右天前三隊列前居正西

以西北西南風各二隊列天前沖兩維

以右前地軸三隊列前中

以右前後天衝各四隊列地軸左右

以東北東南風各二隊列天衝兩端

以右後地軸三隊列後中

以右地前衝各三隊列地軸兩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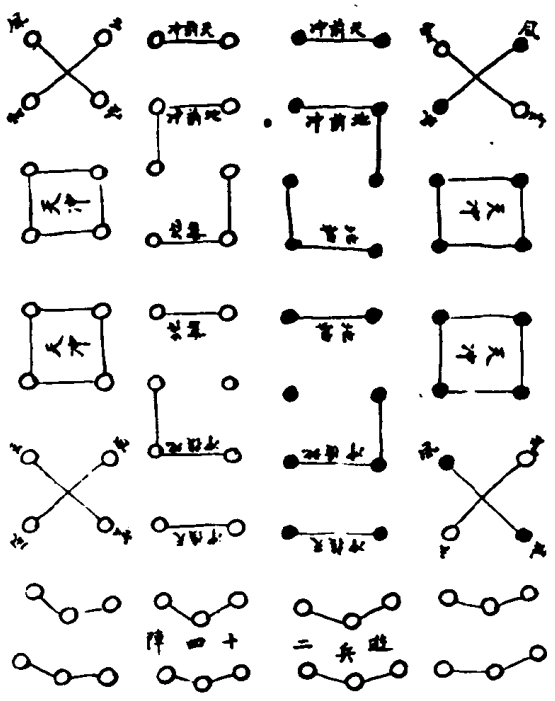
以右天後衝二隊列後謂風附衝而形銳星也

西右後門一十六隊

西右前門一十六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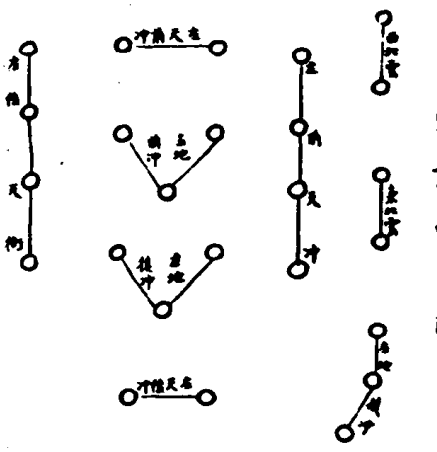
如遇西路声息右哨官即詣帳前訪令傳命放砲一個中軍舉五綠旗揮隊而出布陣已定官軍各听發放畢待探事人手持白旗前於半路放起火一枚报事人星火入營报警放炮一個本哨官即整營中一号前天衝四隊点鼓從右路出二号後天衝四隊点鼓從左路出金响止各於營前成行擺開吹天鵞声一声摩旗一次發喊一声戰声喇叭响發鼓急奔敷前齊唱殺〻〻三声鑼响放銃各軍

吶喊一声併擊前敵遊兵隨鼓出陣夾攻待粉倉敵兵交鋒若賊勢益横急依後定各隊门号点數督令領隊官以次如前應數如果賊人敗北棄甲曳兵我軍隨勢追襲不許深追金声止中軍統促喇叭天鷲声一声發喊摔鈸吶收隊一面即差官报捷打得勝鼓回还本營其原遣夾攻遊兵却月護後直待各隊照号回營已定仍旧依号分别若回老營中軍吹猪身喇叭一声打得勝鼓遊兵仍分兩哨亦待各隊立定照旧兩層却月其三号地前冲三隊天後冲二隊從右路出四号東南風二隊地後衝三隊從左路出五号東北風二隊後地軸三隊從左路出六号天前冲二隊地軸三隊從左路出七号西北風二隊從右路出西南風二隊從左路出臨时急听本哨官量敵强弱視為進止數法如前



雲垂陣

左之分變為雲自陣有風無雲用總陣左一半隊



以左天後沖二隊居正東

以左地前後沖各三隊列天後沖兩維

以左後地軸三隊列前中

以左前後天衡各四隊次列後地軸之左右

以左前地軸三隊列天衡之中

以東南東北雲各三隊列天衡兩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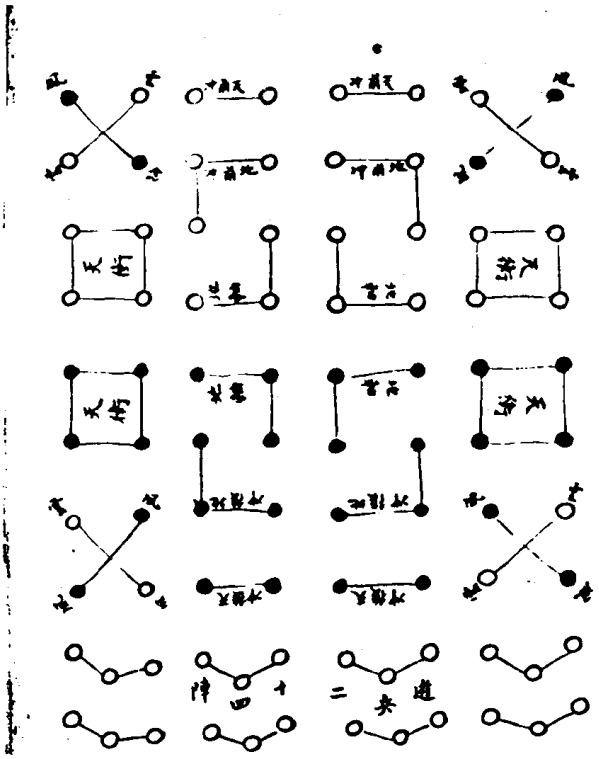
以左天前衡二隊列後居正西

以西南西北雲各二隊列天前沖兩維謂雲附衡而有聚有散也

東左前門一十六隊

東左後門一十六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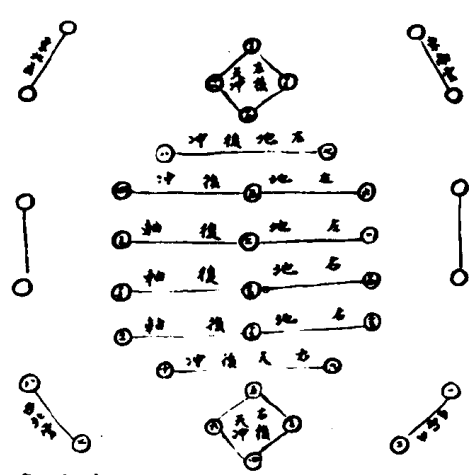
如遇東路声息左哨官即詣帳前請令傳命於炮一個中軍奉五量旗揮隊而出布陣已定官軍各听發放畢先行密遣伏兵埋伏要害仍待探事人手持黃旗前于半路放起火一枝报事人星火入營报警放炮一個木哨官即整營中一号後天衡四隊点鼓從右门出一号前天衡四隊点鼓從左门出各于營前金响止成行擺開吹天鵞声一声摩旗一次發喊一声戰声喇叭响發鼓急奔鼓前齊唱殺〻〻三声鑼响放銃各軍吶喊一声俱擊前鼓進兵隨鼓出陣如賊形盛大急依後定各隊门号五鼓督令領隊官以次如前左鼓先將粧佈鼓兵交鋒急發起火二枝兩路伏兵併力徑奔賊寨擡奔旗幟攻持其左鼓兵知覺回顧失措正兵夾攻隨勢乘乱追擊兩兵內外奮殺生擒渠魁餘賊縱其漫散金声止中軍促喇叭吹天鵞声一声發喊摔鈸响收隊一面差官报捷献俘打得勝鼓回还本營其原遣夾擊伏兵却月護後直待各隊出号回營已定仍回依号分列若回老營中軍吹轉身喇叭一声打得勝鼓進兵仍分兩哨亦待各隊主定照旧二層却月其三号東南西南雲四隊從右门出四号東北西北雲四隊從左门出五号前地軸三隊從右门出六号後地軸三隊從左门出七号地後沖三隊天前沖二隊從左门出八号地前沖三隊天後沖二隊從左门出臨时悉听本哨官量敷小大視為進止教法同前



前後之分為三變

後之分變為龍飛陣有雲無風用總陣後一半隊

龍飛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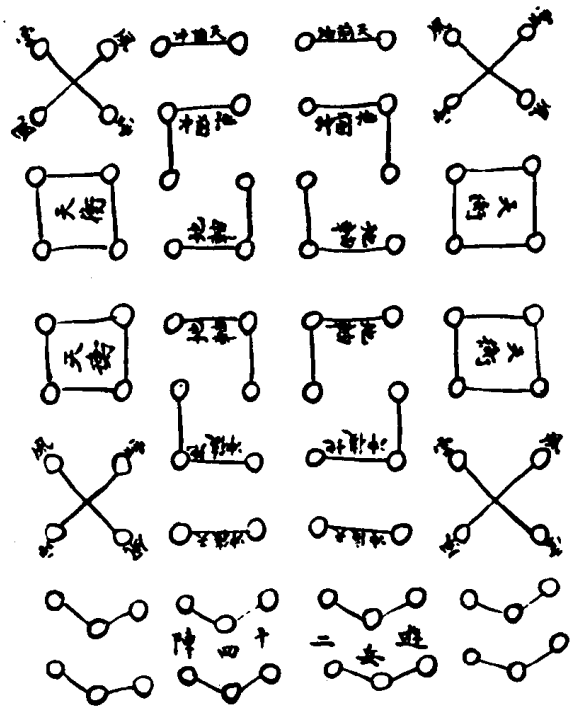
以東二隊列東南為
以左後天衡四隊列首為首
以左天後沖二隊列天
衡次
以左後中三隊列天
衡次
以右右後地軸各三隊列
地沖中
以右地後沖三隊列地
軸次
以右天後沖二隊列地
沖次
以右天衡四隊列後為尾
以西南西北雲各二隊
列天衡二惟為翼謂
之雲從就而形象龍
飛也

東左後門前出二十六隊

東左後門後出二十六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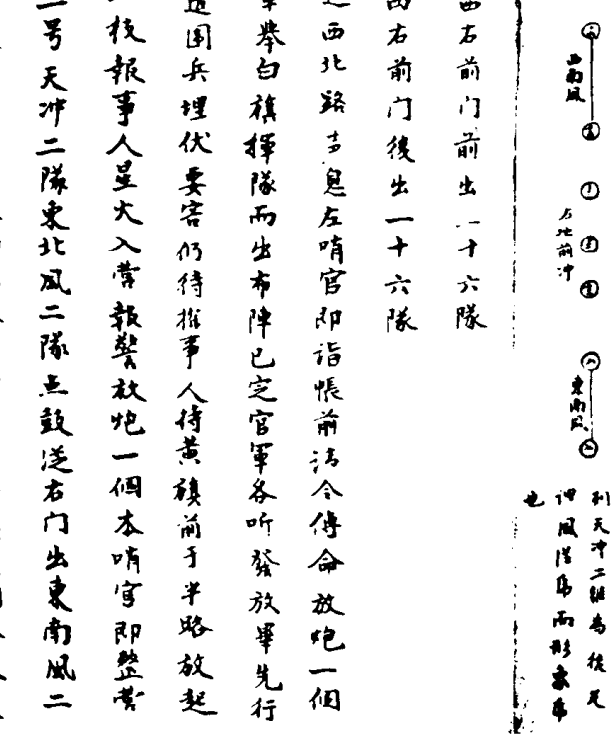
如遇東南路声息右哨官即詣帳前請令傳令放炮一個中軍舉首旗揮隊而出布陣已定官軍各听發放畢先行密運伏兵埋伏要害仍待探事人手執白旗前于半路放起大一枝报事人星火入营报警放炮一個本哨官即整营後一号天衡三隊西南雲三隊点鼓從右门出天衡二隊西北雲三隊点鼓從右门出金响止各于营前成行探聞不動一声呼喔响夹攻遊兵兩哨摩旗發喊戰声喇叭

响發鼓声唱突：：三声兩路徑冲鼓前正當粘佐鼓兵交鋒之際二声哱囉吹吹天鵞声一声營前正兵摩旗一次喊一声戰声喇叭响發鼓急奔鼓中齊唱突：：三声鑼响放銃各軍混冲兩翼併力大戰急放起火二枝兩路伏兵並起邀截归路追擊掩擊如是賊功未收急依徑定各隊门号点數督令領隊官以次如前应鼓如果賊氣敗挫偃戈奔走中軍方促喇叭天鵞声一声發喊摔鈸响收隊一面差官报捷打得勝鼓回还本營其原遣遊兵却月護後直待各隊照号回營已定仍旧依号序分若回老營中軍吹轉身喇叭一声打得勝鼓遊兵仍分兩哨亦將各隊立定也旧二層却月其二号地後冲三隊天後冲一隊從右门出三号後地軸三隊天後冲二隊從左门上四号後地軸三隊天後冲一隊從右门出伍号地後冲二隊天後冲一隊從右门出五号地後冲三隊天後冲二隊從左门出六号天冲二隊東南雲二隊從右门出天衡二隊東北雲二隊從左门出臨时悉听本哨官兵鼓盛衰視为進止鼓法同前



前本攻為鶴翼陣前風無雲用陣前一半隊

虎翼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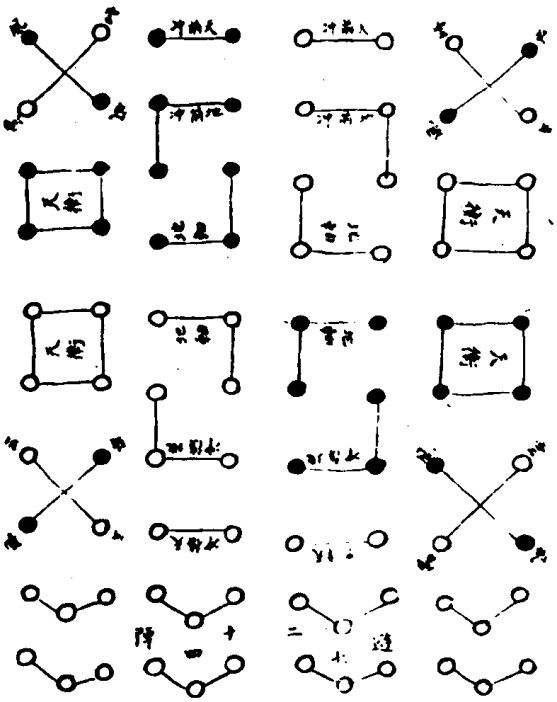
西北北西南風各二隊列西北為前至
西南天冲四隊列前列首
以右天前冲二隊列天冲之次
以前左右地軸各三隊列中之左右
以左右地前冲各三隊列地軸兩脇為翼
以左天前冲二隊列地軸之次
以右前天冲四隊列為後尾
以東北東南風各二隊列天冲二組為後尾
押風陣為兩翼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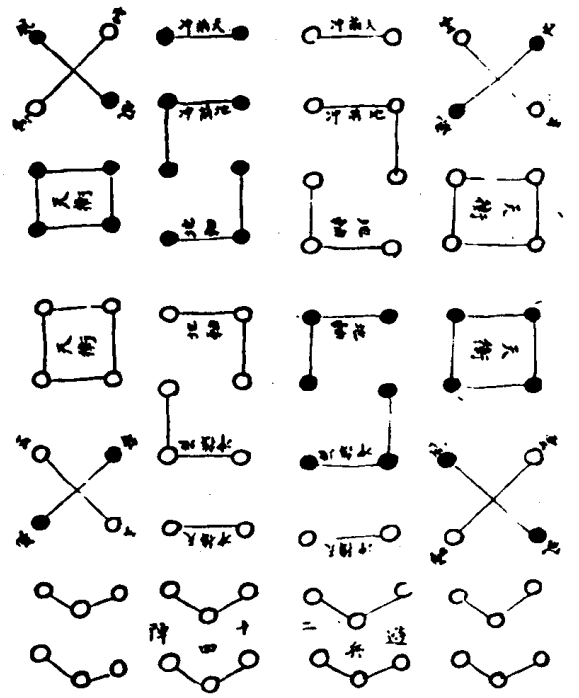
西右前門前出一十六隊

西右前門後出一十六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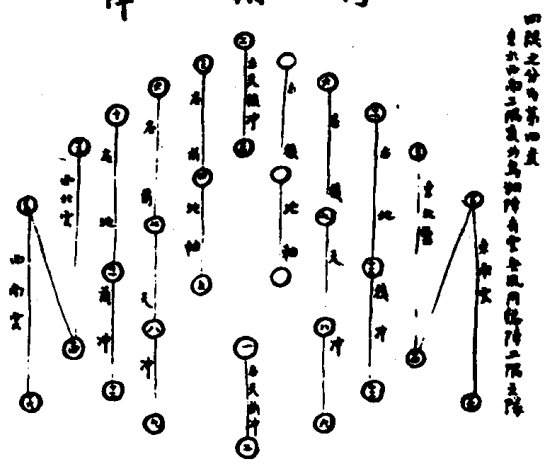
如遇西北路吉息左哨官即詣帳前請令傳令放炮一個中軍舉白旗揮隊而出布陣已定官軍各听發放畢先行客遣国兵埋伏要害仍待指事人持黃旗前于半路放起大一枝報事人望大入營報警放炮一個本哨官即整营後一号天冲二隊東北風二隊出敌迳左門出東南風二隊出敌迳右門出金响止各于营前成行擺開喇叭吹天鵝一声摩旗一次發喊一声戰声喇叭响炮鼓急奔敌前奋唱突〳〵三声鑼响放銃各軍响喊一声併擊前敌进兵随鼓点陣天攻見其粧倍敌兵交鋒輸敗退却回走中軍金声止喇叭吹天鵝声一声發喊揮銃响收隊夫攻進兵却月讓後打滚勝鼓回学之除敌兵復来迎襲本哨官急吹鞘身喇叭一声正兵宰勇当前進兵仍旧夫擊营内急放起火二枝而路圍兵望風並起合勢圍捲同力截殺作急点鼓并撥二号前地軸三隊天前冲一隊從右门出三号前地軸三隊天前冲一隊從左门出金响止各于营前成行擺開喇叭吹天鵝声一声摩旗一次發喊一声戰喇叭响發喊奔唱突〳〵三声急奔敌前出迎一号鑼响放銃各軍响喊一声相連接殺如喊加猛急依後定各隊门号点鼓督令領隊官以次加前接济如果賊人惰归截殺裏衆中軍方促金声止喇叭吹天鵝声一声發喊揮銃响收隊一回原宿扠打滚勝鼓回还本营其原遠進兵却月護後直待各隊出号回营已定仍旧依号序分若回先营吹鞘身喇叭一声打得勝鼓進兵仍分兩哨亦待各隊立定出旧二層却月其四号天前冲二隊地前冲三隊從右门出五号天前冲一隊地前冲三隊從左门出六号天

冲二隊西北風二隊從右门出七号天衡二隊西南風二隊從左门出臨时悉听本哨官量数衆寡視为進止敵法同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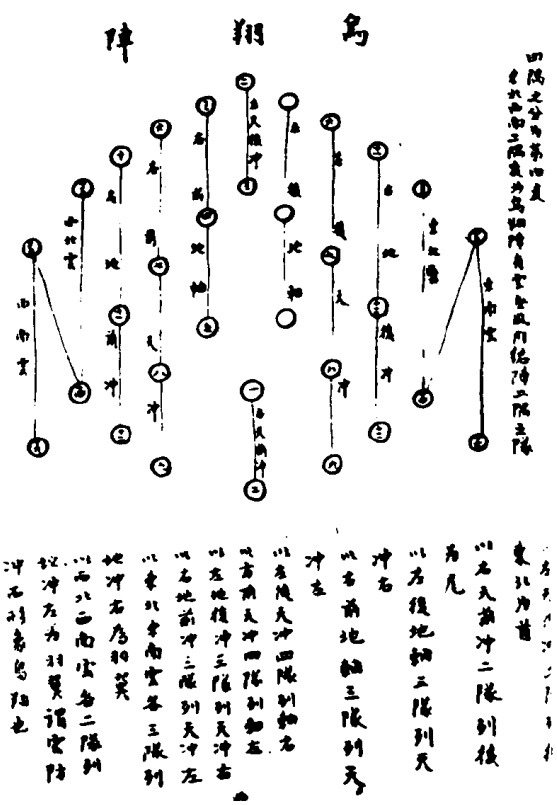




鳥翔陣



東北为首
以右天前冲二隊列後
为尾
以右後地軸三隊列天
冲右
以右前地軸三隊列天
冲左
以左後天冲四隊列軸右
以右前天冲四隊列軸左
以左地後冲三隊列天冲右
以右地前冲三隊列天冲左
以東北東南宮各三隊列
地冲右為羽翼
以西北西南宮各二隊列
地冲左為羽翼謂宮防
冲而形象鳥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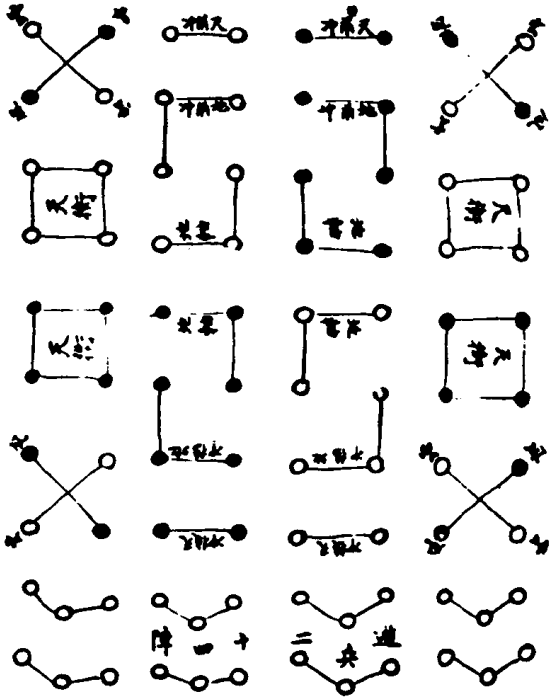
鳥翔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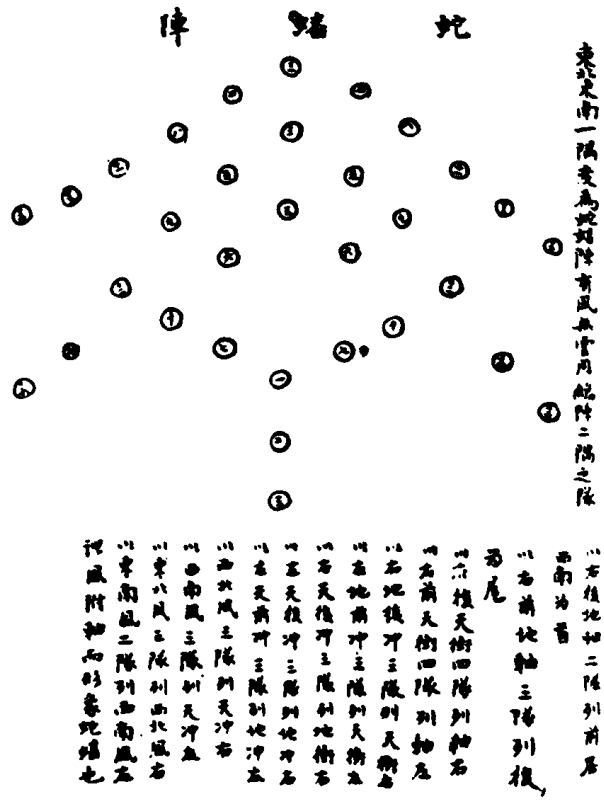
東北為首
以右天前冲二隊列後
為尾
以左後地軸三隊列天
冲右
以右前地軸三隊列天
冲左
以左後天冲四隊列軸右
以右前天冲四隊列軸左
以左地後冲三隊列天冲右
以右地前冲三隊列天冲左
以東北東南雲各三隊列
地冲右為羽翼
以西北西南雲各二隊列
地冲左為羽翼謂雲防
冲而將鳥翔也

東左後门二十六隊

北右後门二十六隊

如遇東北路声息後哨官即詣帳前請令傳命放炮一個中軍舉赤旂揮隊而出布陣已定官軍各听發放畢待探事人手持白旗前于半路放起火二枝報事人星火入營報警放炮一個本哨官即整營中三号後天衝四隊点鼓從左路出三号前天衝四隊点鼓從右路出金响止各於營前成行擺開吹天鵞声一声摩旗二次發喊一声戰声喇叭响發鼓急奔散前齊唱河〻〻三声鑼响放銃各軍發喊一声併擊前鼓遊兵隨鼓出陣併擊待粧旗鼓兵交鋒如賊勢益横急依後定各隊门号点鼓督令領隊官以次如前应鼓若賊兵以計分衆未攻左右兩脇本哨官即於左边放炮一個速整營前後地軸三隊從前首夾擊東南雲二隊從後首夾擊在後却月遊兵三隊直出營中前禦正鼓即于右边放炮一個速整營前前地軸三隊從前首夾擊西南雲二隊後首夾擊右後却月遊兵三隊直出營中前禦正鼓各各同時發鼓戰声喇叭响齊唱河〻〻三声該放銃者鑼响放銃該各藝者擺開冲陣三面賊兵如賊大敗中軍金声响止就促喇叭吹天鵞声一声發喊摔鈸响收隊一面差官報捷打得勝鼓回还本營其原遣夾攻遊兵却月護後直待各隊出号分別若回老營中軍吹轉身喇叭一声打得勝鼓遊兵仍分兩哨亦待各隊立定出旧二層却月其三号東北東南雲四隊從右路出四号西北西南雲四隊從右路出五号地後冲三隊從右路出六号地前冲三隊從左路出七号天後冲三隊地後冲三隊從右路出八号天前冲二隊前地軸三隊從左路出臨时悉听本哨官量敵強弱視為進止敵法同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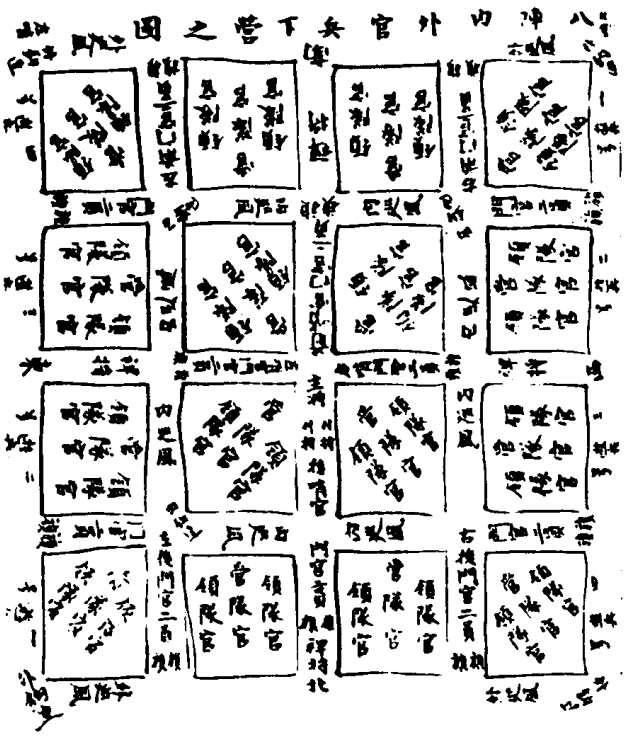
西右後門一十六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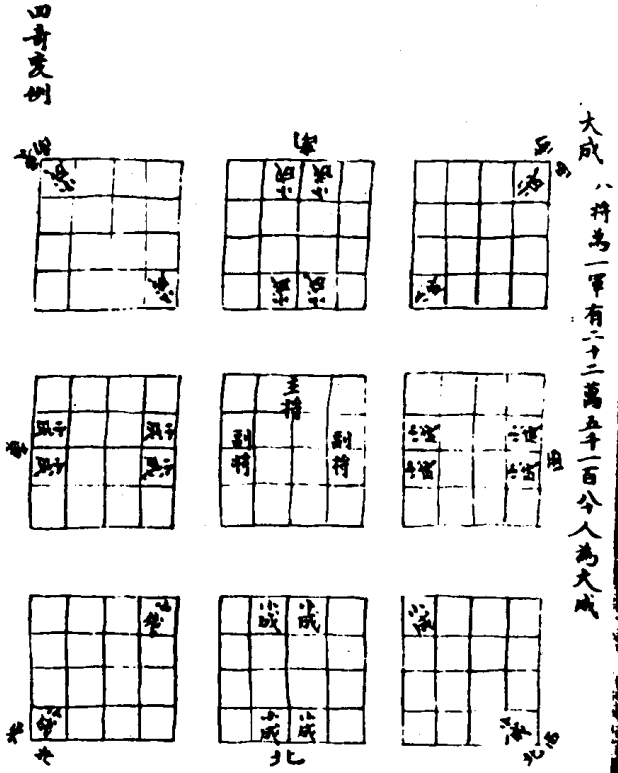
南左前门一十六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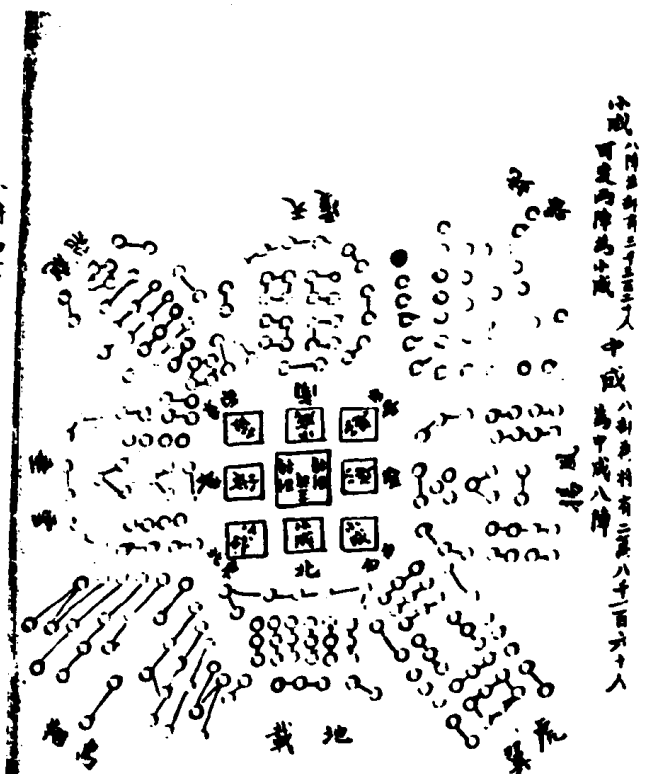
如遇西南路去息前哨官即詣帳前請令傳命放炮一個中軍舉黑旗揮隊而出布陣已定官軍各听發放畢先行密遣伏兵埋伏要害仍待探事人手持黃旗前于半路放起火一枝報事人星火入營報警放炮一個本哨官即整營中一号後天冲四隊点鼓從右路出二号前天冲四隊点鼓從左路出金响止各于營前成行擺開不動待粧佈鼓兵半出急放起火二枝兩路伏兵並起邀路截殺營外

兩哨夾攻遊兵摩旂一次發喊一声戰声喇叭响發鼓急
本敵前唱訶〻〻三声喝喊併力夾擊務在萬全致勝如
賊形盛大急依　後定各隊门号点鼓暫令領隊官以次
如前左敵賊果潰乱遠遁金响正中軍但喇叭吹天鵞声
一声黃喊摔鈸响收隊一面差官报捷打得勝鼓回还營
口正兵即时入囊遊兵待各隊點号回營已定仍旧依号
序分若回老營中軍吹轄身喇叭一声打得勝鼓遊兵仍
分兩哨点待各隊立定照旧二層却月其三号西北东北
風四隊從後路出四号西南东南風四隊從左路出四号
地冲三隊天後冲三隊從右路出五号天前冲二隊地前
冲三隊從左路出六号前地軸五隊從右路出後地軸三
隊從左路出臨时悉听出哨官量敵大小視为進止敵法
同前
以上各陣交畢次轄身喇叭鳴金吹打左右二哨各自
入号起依次回營行时本哨地方立定听候擂鼓

八陣內外官兵下營之圖







如東北有警東北一將出四部鳥翔陣屬副統領之各至地界圍營援救以為正兵東出三部雲垂陣北出三部地載陣各屬副統節制為奇兵俱遊兵從後躡焉

謹按八陣八門三吉五不吉傍吉門共有警之方相背如之何夫急則從神緩則從門假令冬至陽二局甲巳之日丙寅時東北北方有警此時天乙加六丙於八宮直符在二營若遇警可東北天乙下及正北直符六戊下皆吉可出或門凶無奇又無吉神如之何此時當依張良以筭加之出天門入地戶而去亦吉

小隊式

半梅式

斜梅式

正梅式 取左右作翌也

懸梅式 取後作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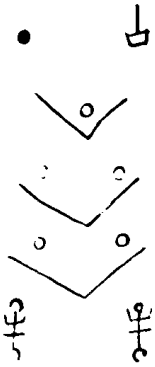
此取更番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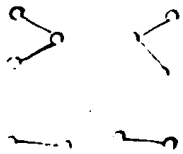
此取後作奇也

十人式亦立隊長即什長

此十人方戰法也　更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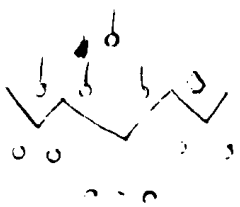
鴛鴦隊





奇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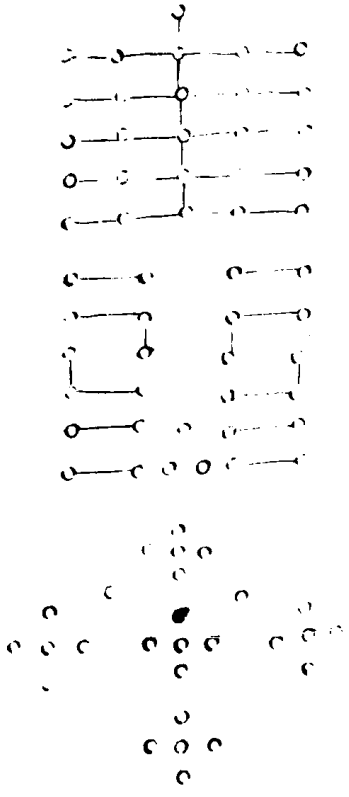
小三才隊



立中隊

隊長前五長中小八陣兩層遊兵

縱橫成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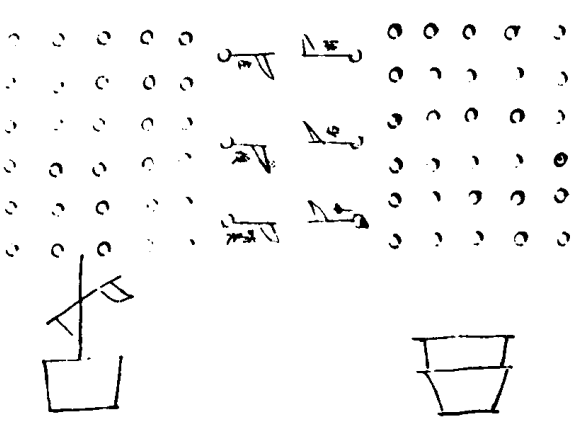
結隊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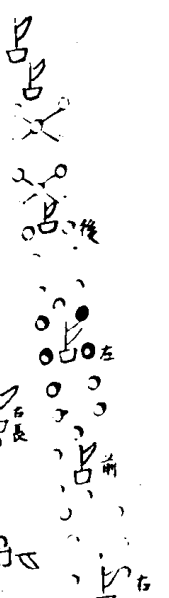
隊長居前元首也帶左右後長手足也外四五兵相指也臨陣連形相應如身便臂指也

小成八陣成隊五十六人

起手小演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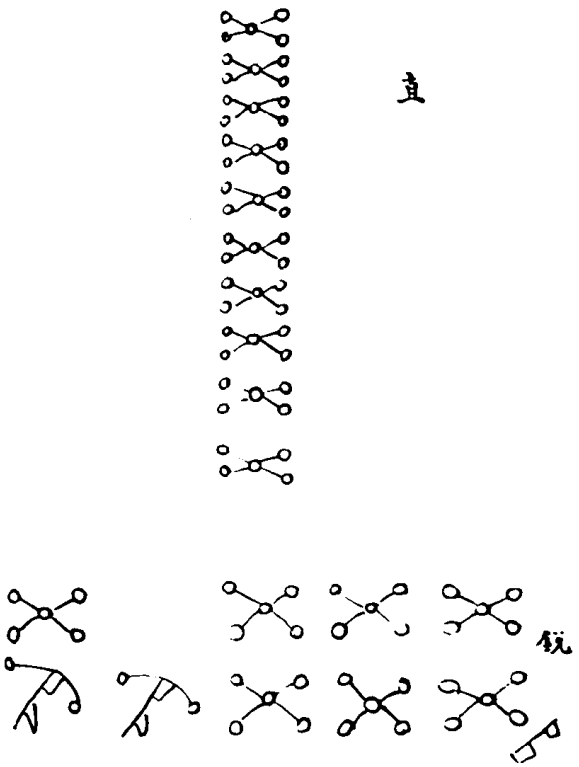
以哨長主操號令節次照常待尚前變動時止用放炮一個鼓声多寡為節如直變方先放炮一個擂鼓一声直變銳放炮一個擂鼓二声直變曲放炮一個擂鼓三声直變橫放炮一個擂鼓四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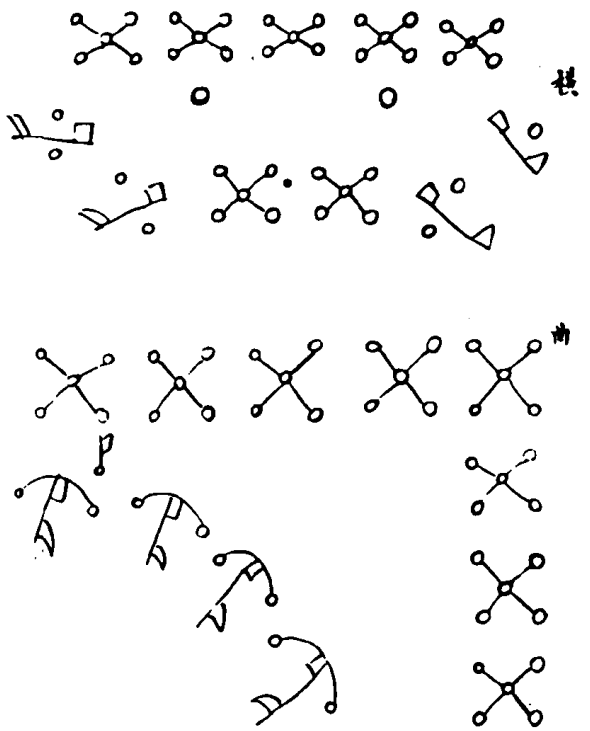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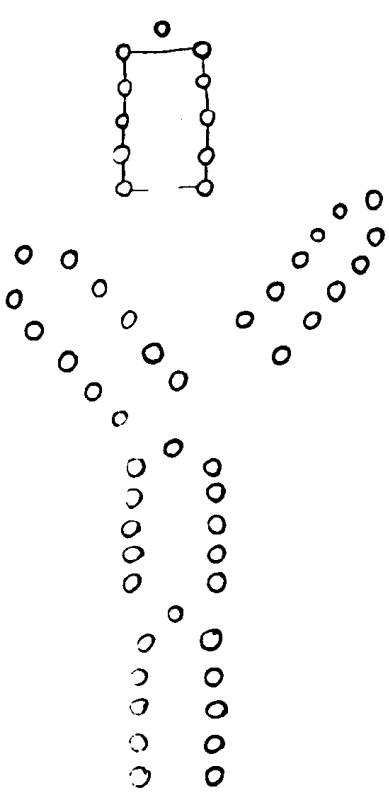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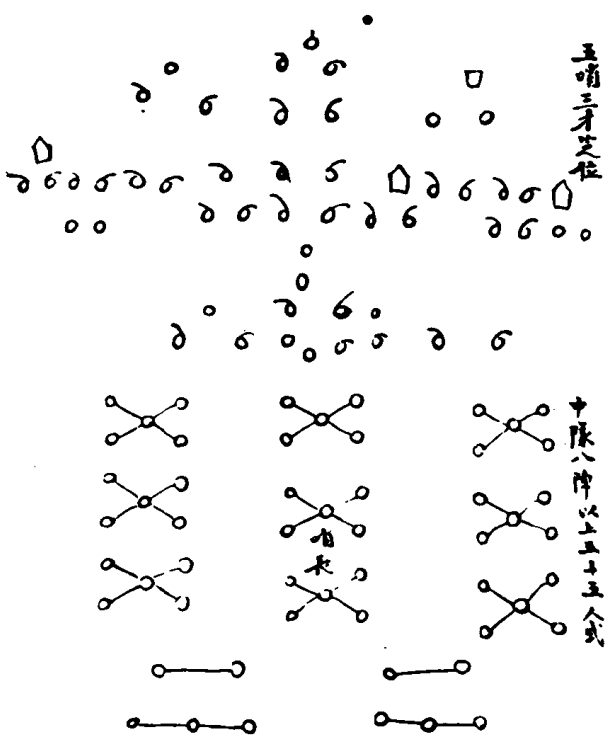
哨長外戴圍定三次將訖方式先引中長帶十人列中後在前右長復圍定立位四長居角其四角左右宜當中黃十人分八人照用補之即方隊

哨長現中軍号令執旗隨變揮之抽者抽補者補鼓者鼓妙者圍走不息若親戰以黃長代旗黃長亦戰以所更者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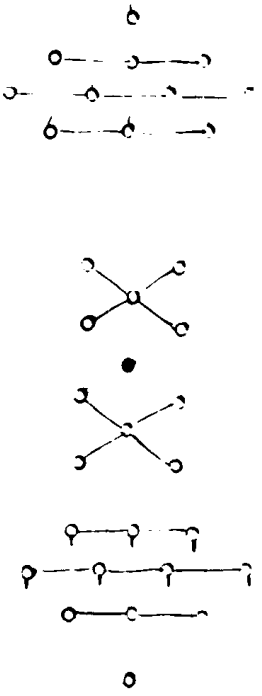

直
銳


棋
曲


附左右三衝圖


五哨三才芝位
中隊八陣以上五十五人式
哨長

縱橫四衝三疊圍 共五十六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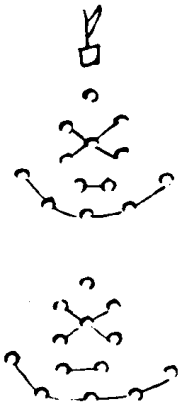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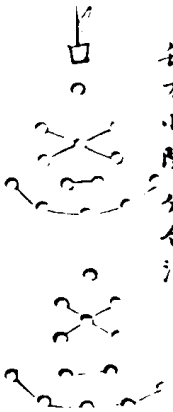
每方小隊分合法

○二小黃

黃長

○黃長





此以五十五人之隊分作四隊以居一方若八其隊則得一陣有四百四十人過此斷不必泥是局也八十八隊五陣古法之最良

合車騎法

小車則合之本隊中車則圍之在中車多則圍之本大隊用以積載輜卧者少作戰結壘者多大約量車大小多寡隨地隨人置之得法可也馬不戰或伴作一隊或伴在本大隊中空處戰則或合全隊或合作隊置之

直變橫

圍走二次哨長黃長帶十小黃密布居中復圍走後十人各叙居後左右二十人俱橫向前立定其四長各帶二小黃于左右空处補

銳變直

後角二小黃退入中仝中右八小黃隨哨長黃長趨向上其後十人即忙繼之中四長各如初領隊即大橫陣也斜走直即直陣也

直變曲

圍走二次哨長黃長帶十小黃反布在中復圍走前左右後四長各領二小黃如曲布列其右十人橫列右上右上五人橫列右上下五人仝後十人直列如右

方變直

四隅小黃急入中如初俱隨哨長黃長退向右後角出繼後十人旋轉取直

橫變直

哨長中長帶傍補空十小黃趨左上取齊後長帶後十人趨右上取齊即大橫陣長蛇勢也其首引者向前斜

進擺直即直陣也

直變銳

圍走二次哨長黃隊長帶十黃緊立在中復圍走後十人如後斜立後長立後左角中左後二小黃趨向後長補其左右左中黃立定四小黃隨前左二長補左後空处右長領二小黃斜居中即銳陣也

曲變直

哨長黃長帶左右小中黃從後左右中間出右後十人即從黃後同趨左上取齊中三長各如初領隊然後斜上取直即直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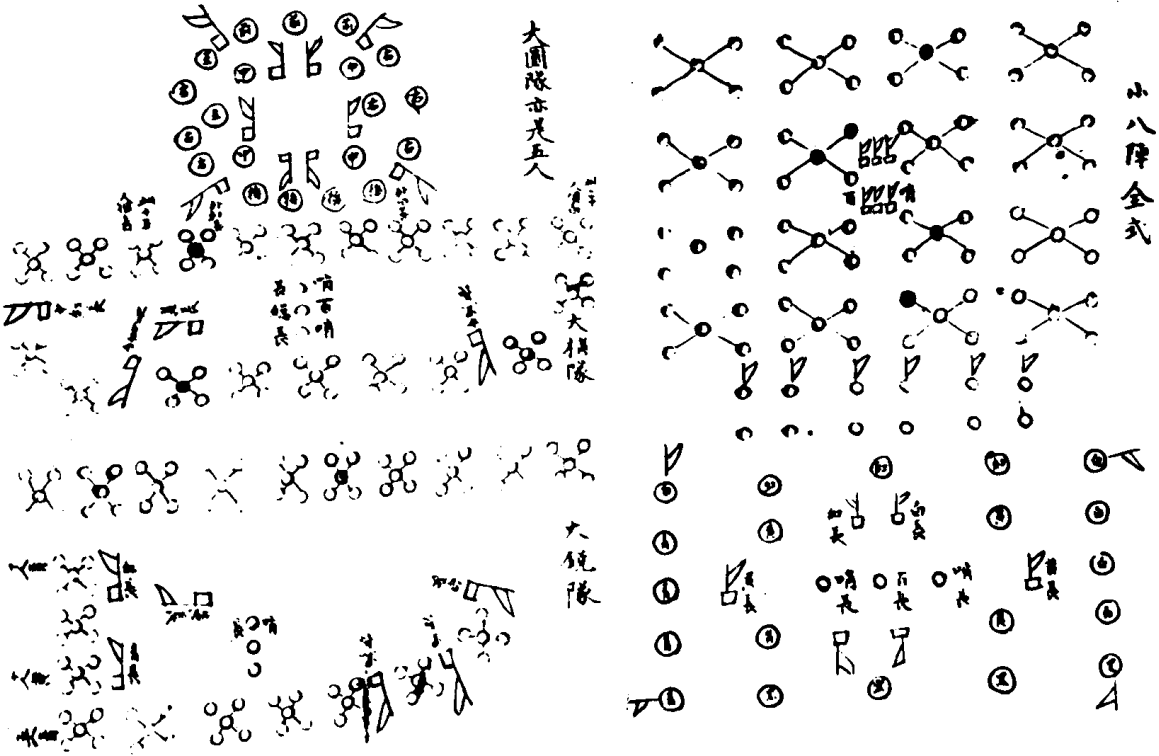
百人式 合百隊哨長計一百一十三人

小八陣全式

大方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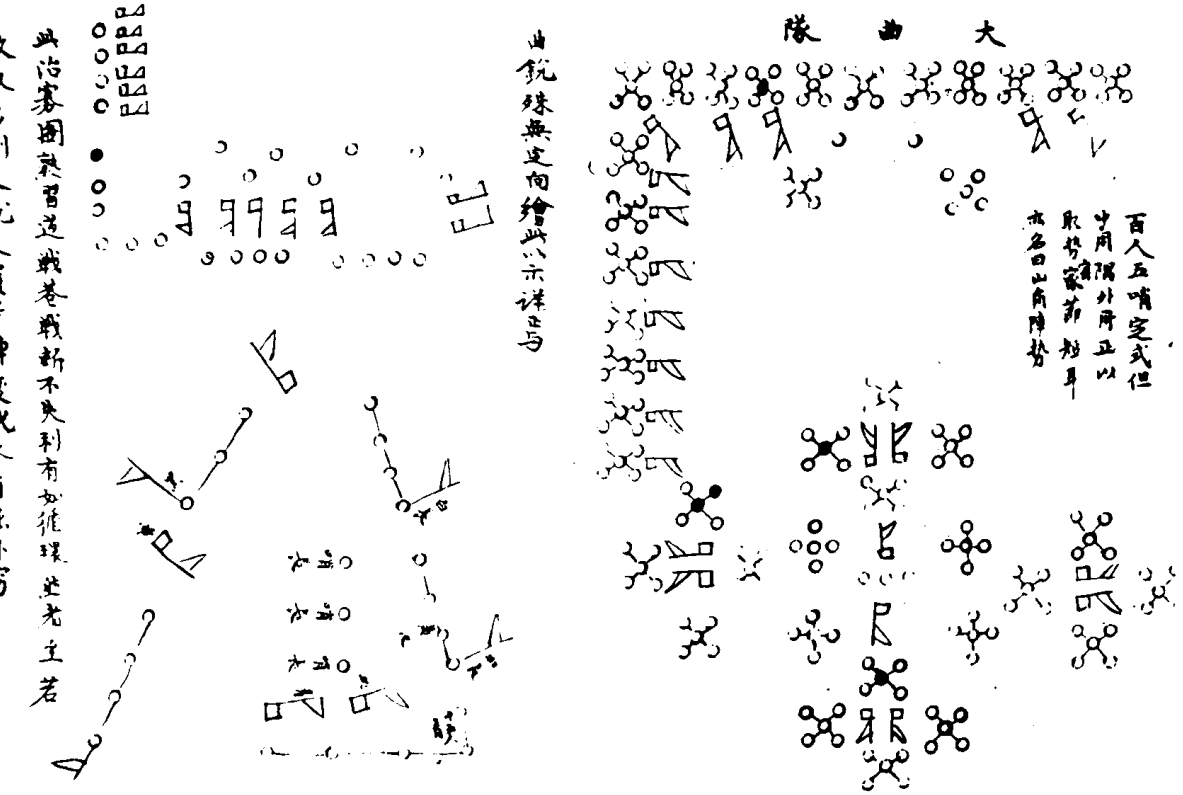
此五人一圍者

大圓隊亦是五人



大橫隊

大銳隊



大曲隊

百人五哨定式但中用隅外用正以取勢家節短耳亦名曰山角陣勢

曲銳殊無定向繪此以示詳正与

此治寡圖熟習造戰巷戰斬不失利有如循環然者至若敎取多則又就天覆等陣變化之育出不窮

小隊互變圖

凡此小隊取敎寡得陣可以制衆大約從清道變者以直為主當進戰時妙在通變前五十小隊取直此取互可以例現

方變橫

右下十五人急斜趨上取齊右上長與貼身四人皆向前左上十五人急斜上取齊左上紅長與貼身一人俱向前立中左右小黃二十人各隨左右斜趨補空其式上步多下步少如斜梅中二黃長隨總旗圍走其中四長各補四角空處亦名曰反弓陣勢與例推大陣全其用不同

方變銳

右小白十五人急斜趨上以次取齊左上小青十人急斜趨上以次取齊右上小白五人隨白長向前上極左紅長帶貼身小紅一人向前中左小黃十人急趨左照上取直左下小青十人急趨左八步全上小黃取齊後小黑二十人在左者宜隨下小青橫向左担開如斜式在右者宜畧向左退以斜取齊如斜式中右小黃十人

從上進起向右後如斜式中十一人宜先向前大擺開
以便後者好退曲可類推

方变圓

前二十人橫向右走五步立前中十人復向前進如圓
式右上五人先入中立以待前人橫來右下十五人務
以次進如圓式左上十五人務以次進如員式左下五
人退入中與右上五人对後二十人橫向左三步復以
次進退如員式中四角二十人各稍向中斜進三步以
待左右十人退入中五長務先收向中以便中二十人
進若外依一員中二十人中五長各橫開立外四長仍
補四隅

方变右曲前左曲

左中上小黃下小黃十人俱斜趨向左上取齊左小青
二十人俱以次斜趨左上　小黃取齊中紅長與上紅
長俱橫趨左補角下中小黑十五人俱斜趨向右頂右
小黑取直外青長與內青長全趨右貼小黑補空右中
小黃十人見中三哨長哨官貼前即從下斜趨貼上擺
如懸梅式二黑長全二黃長白長以次貼右立便是

圓变橫

前紅二十人以次進取齊右入中五小白直往右之下
全衆斜上取齊左入中五小青急斜趨上並接紅之右
平下十小青亦斜上取齊左右兩旁處即以中左右小
黃二十人照左右方位補之如斜梅式後小黑二十人
全下小青五人俱以次退取齊中二哨長圍走二黃長
各擴開二步立之其中兩長各補左右四角處外四長
仍原位

圓变曲

前取齊與左右進上取齊俱照圓之变橫者一橫布列
左中十小黃急趨左補斷處務取直後小黑二十人全
下小青五人急斜趨左亦照上取直其二黑長先趨左
補次二青長又次二白長紅長黃長俱靠左尚右稀立
大約在上紅白長宜先退待補中三人急照前立其中
下小黃五人急趨進五步轉向後斜布中上小黃五人
急橫去右數步向後斜俱如無梅式

圓变出角陣

先中紅長向前進五步立中白長向後退四步立以待

前西南角五人退入次前右五人稍斜退五步如上右立定前左五人稍斜向右進七步立定前東南角紅長急入中與右紅長並立前東南角五人稍斜向中退二步立與右五人对峙後黑長進青長退從東北角起二十人進退如前左中外青長急趋左中立定下五人稍斜下退三步立左中五人急斜向下進七步立定左上五人稍斜下一步立右亦如之其中與黃勿動

橫變銳

二

左中補角紅長急退入五長勿動前極左五人急斜退下緊頂上左人立左小黃十人急斜進齊下步半立左中補下角青長急退向中二步中五人向前二步後左小青五人隨外青長橫趋向左取齊後小黑二十人黑長一人俱挨次向左量行步數移对上右角取齊如斜式右補角黑長全右下小黃五人量退二三步如斜梅式取齊

銳變曲

下黑二十人以次斜進向左取齊外補角青長全中青長二黑長二黃長俱點左以次補空上紅長退入全中紅長補之右上白長退入全中白長補後之左中斜立小中黃十人復斜向左大担開如梅式中三人向前三步止

銳變圓

前小紅二十人以次進如圓式前紅長如角後二十人以斜進如員式原黑長如角左右小黃二十人各照左右退入中前後对峙如四正式中五人先斂定中位待退者好立右角白長退入全紅青黑三長分立上下中間上右小青五人順下归中其二十小青斜轉下全下小青五人以次進退務如圓式外青長仍如角右向二十人斜轉下以次進退如圓式外白長如角

曲變出角陣

前中左小紅五人直進六步復橫右二步極右小紅五人斜退同中前中右五人橫右四步向後二紅長即轉向前之中前極左五人橫右二步內百總先帶中後人退後二步待前好擺列右向後斜立小黃十人在左者只斜趋下三步擺立如梅花式在右者急斜入中向西南角各于梅花式右上小白二十人急斜退轉復從下

捲入如前同百長亦於黃長急入中上下立左小黃十人退立如右仝上右五小旁退下作後又其上五小旁退轉作右後二青長先趨入左中立定次下五小旁趨上作前極下五小旁轉入中作後二黑長亦入中定後之位其小黑二十人從左捲入如前

五哨出角陣

頂二紅長五人急斜向右進上取齊右紅長急橫入中立左紅長退六步待前五人下便以取齊右白長即趨右上五人中仝五人直上取齊右下十五人以次斜趨上取齊右白長稍斜趨上補角二旁長上五人仝右五人進上取齊左五人稍上勿動下五人隨下旁長急斜趨下取直左小黃十人急向左空处立取直後中五人急轉出向左下角立右黑長即如所領位仝後十五人斜退取齊中補角旁長紅長靠左立中五人橫如左二步布開右小黃十人斜布取齊左黑長退中立

兵機百款目錄

博採兵家諸刻非不詳備然殊錯雜無條理可觀[illegible]合為百款各歸門類俾究心韜鈐者一披閱間稍[illegible]得其梗概至用兵之妙存乎一心握機應變項刻取勝匹夫徒勇固不足恃讀父書者是又紙上陳言[illegible]

時政八款 兵家勝敗關時政得失故首採時政八條

一事權　去因循　捐自是　酌古畫　固根本

慎用舍　圓文網　挽風俗

兵源八款 用兵必有源本故採兵源八條

重武庫　任大將　清官兵　集偏長　明賞罰

審天時　擇地利　窺敵情

陰秘八款 兵者詭道多用秘計故採陰秘八條

符契　間諜　探候　覘敵　詭譎

暗營　伏埋　誘諂

預貯十二款 兵馬糧餉舟車器械兵家必用所當預備故採預貯十二條

貯兵卒　貯餉芻　備戰馬　備戰車　備戰艘

備器械　備火藥　備盔甲　備旗鼓　熢燧

臺堡　雜具

兵事二十款 兵家如占卜教戰等事種種多端故採兵事二十條

太乙　奇門遁甲　六壬　選擇　教戰

營地　步伍　騎兵　車兵　舟兵

演射　演弩　演刀　演鎗　銃鈀

藤牌　粮筅　演棍　演拳

分布十二款 正兵未行必先遣各兵分布而後正兵次第就道故採分布十二條

幕兵　說使　鄉導　先鋒　塘報

翼兵　奇兵　遊兵　輜重　策應

布營　巡緝

行兵二十款 行兵必先發誓懸令而後下營交戰故採行兵二十條

軍祭　軍誓　清道　懸令　齊粮

暫駐營　久駐營　夜營　行軍　計戰

不戰　料敵將　察敵形　援利　就順

奇伏　山谷戰　水戰　屯田

攻守五款 攻城守城之事最煩故採攻守五條

攻守　攻城　攻城之具

守城　守城之具

京營三款

五軍營制

邊防四款

九邊議

新選兵機要訣百款

大理寺寺丞前直隸巡按監察御史[illegible]

淮揚海防兵備叅政前吏部考功[illegible]

兩淮都轉運鹽使司同知譚天相校刻

叅謀楚黃曹　飛集

後學齊安凌應元訂

時政八款 兵家勝敗關係時政得失故有採時務八條

、一事權

夫事權之欲一今天下亦既鑿鑿言之矣第言之而究其所以一則不過曰吾執其一以馭事而已夫子莫之執中執一也則一之為天下害也故得其一則萬事理執其一則萬事棼吾願諸居要路者毋各執其一須宰輔九卿科道會心於一採訪時務酌量叅考凡行軍号令切要興革戰守机宜先定一規模天子總攬於上輔樞至調度於內授之經畧以示節制拜一大將俾得專閫便宜行事毋以首鼠犹豫要請于上毋以應否會議漫詢于下昔黃帝以風后為師武王以呂望為師漢高以張良為師蕭何為相韓信為將後主以孔明為師閔張為將誠能將相調和事權歸一鮮有不奏厥膚功者若聚訟盈庭千條萬緒使庶司百府人人得握其柄人人得操其舌天下事不可知矣

、去因循

國家之因循久矣一旦東西多事則振刷之一會也乃人事急矣則鑄總督天下兵馬印總督陵京印事稍緩而印已銷官已改矣事急矣不問其材畧而倚為上將不計其品第而佩之金紫事稍緩而洗垢索瘢昔之為李郭令且為因虜矣事急矣忙召兵不必有勇知方也忙置器不必堅甲利兵也事稍緩而兵已逃罷已折居然歸馬放牛矣夫撫順初失時何等戒嚴未幾而清河而開鐵而遼陽而廣寧彼一步進一步我一步退一步敵至則忙敵去則懈甚至敵過而犹不夷籬船破而犹不補漏曾不思遼左既去山海一線京陵攸關言及于此當為寒心是尚可悠悠忽忽乎彼敵不即內犯正天予我以補刷之大机括不知城堡修葺果固于金湯乎將官之材品果有郭子

儀薛仁貴其侍者乎帷幄折衝之客果能戰必克守必固陰制敵之死命者乎三年之艾當急圖之毋謂一遼土便以饜敵之心而我一凡泥便足以封幽谷也

、捐自是

前代叔季往往壞于朋黨然南北分為兩洛蜀朔分為三未聞三五人為一黨至百于其羣而莫可窮詰三兩年更一黨至翻覆變詐而莫可底止雖然朋黨之成起于各執己見自以為是文臣偶建一謀則曰良平不足數也武臣偶出一計則曰孫吳未之先也議戰者以守為非議守者以戰為非即如曩者輓車一事有專以議牛輓者見驢斃而色喜專議驢輓者見牛斃而色喜甚矣偏是之為祟也以此水火氷炭戈矛劍戟相尋無已奈何以祖宗數百年丕基為我偏黨之戲局耶有不發賈生之痛哭哉夫人即屠柔語以英雄丈夫未有不欣欣者何慕英雄之名而不死英雄之實乎語云忍人之所不能忍此漢高之所以滅項也願當路者先持一忽字而自是之心稍稍可漸剖矣

酌古畫

兵家之要在于審候握機相時而動故時當戰雖空國集六十萬付王翦而不以為倖功時當守雖司馬懿甘受巾幗婦人之遺而不以為退怯時當和雖有勾踐城下之盟而不以為愧辱第戰必則克有內應詐降偵探嚮導先鋒奇伏策應然後開壁一戰勢如破竹若虎噬狼吞唾手成功而後可守則必堅壁清野如銅山鐵案毫不可犯凡城柵壕池車牌拒馬蒺藜可以阻絕人馬捍禦矢石者無不種種俱備而後可萬一戰不克守不固亦有講和之路百般妙用非可預設如近日封賞市賞之義全在陰陽間諜說使陰布金寶珍玩厚賂妬姬寵臣立使解甲休兵此亦弭乱之一策若彼來我急彼去我緩舌鋒口劍到頭無一定之實者塵飯塗羹嬰兒之畫餅也何益哉

○固根本

根本者百姓也故曰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往時當事者如遼東一鎮額中舉五名即前河東已失而廣寧一帶仍舊例中式宗藩衍聖特恩中式龍飛鄉會加

額錫類起廢恩選朝請命夕報可其為收拾人心以保無疆之意詎不深且長哉顧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斯無恒心矣今數年加派小民閭閻財力俱竭民不聊生人心潰散姦宄四起可謂根本之長策哉故今須急勅水利屯田為民間聞屯積餉以調元氣如北五省及江北廬鳳等處閒墾荒地灌溉水田貯積常平倉粮如四川雲南廣西安撫土民使民得盡地利閩廣浙江防禦海寇使民得安故業通商賈湖廣防江湖草寇禁革糶糴廣積貯江西土狹多積穀南直土饒人稠急興水利清屯種凡京省特加粮儲官一勅使之說意于民有司以積穀開屯註上考既無剝削之苦又開積貯之源人心自安兵釁潛消是為無形之長城也

慎用舍

從來鼓舞摩勵之術不過彰癉二事而今舉朝臣工所深用為憲者亦惟是舉錯紛更用舍莫必而已始焉借逕而得官繼焉攘利而卸事一官也而時用時點一人也而倏賢倏不肖變理何地而可以朝拜夕罷臺省何官而可以隨遷隨轉郡縣佐貳之無甚關係者猶且三四年一遷內而宰輔卿貳外而撫按司道或報遷數月未及到任而業已別轉或涖任數月條令初布而忽尔他移官自視為寄逕民視官為戲局不以安靜偷困挨過歲月則以謹畏避禍苟全爵位曾有久居要地把握綱領擔當國事者乎曾有期月而可三年有成挽回世道者乎愚意國家用人全在重始進退賢如不得已見賢則用見不賢則去見可殺則殺見之云者必實〻落〻見有顯述孰當居文衡孰當操武柄孰當主度支孰當司封敎用舍必期于當可用一人不必小善舍一人不必小疵用一人必盡得展布生平使地方寔受其益而後可以报遷舍一人必真見以為伴食或中道變節有害地方而後可以言舍願當事者攷慎用舍毋從視為泛常也

、周文綱

今天下承平既久文武職官周于文綱牢不可破當此多事之秋運籌帏幄者雖係文臣而折衝抗敵者則賴武臣果能恢疆復土守関却敵者此豈趙〻武

夫可以雪國恥伸國威耶凡武官戎裝叩首稱呼老爺犬馬不如此何等辱人賤行而是之文綱獨不可破耶大約天下事強半以体面舊規失之曾記向有大將過閱時當事者惓惓講礼節未幾而逃矣殺矣逮矣何体面舊規之有與吳起為病卒吮疽田單拜土卒為神師果能真心寔意思報君父之恩何必拘拘形跡較勝負哉念我幼學壯行欲為名世為忠良儼然腰金衣紫高享爵祿而頃悠悠忽忽徒以文綱抹殺一世釣魚負薪屠刀賈笠往往多英雄埋汲其中窃意撥乱返治可以雄視大塊者未必非文章之學可以奏績建勲也

、挽風俗

說者曰風會之流時勢必然果尔則自唐虞以來人間不盡為鬼蜮乎是在大豪傑迴狂瀾而砥柱之且令天下生齒日繁習尚日侈彫繪已極陰險無端不具論如文章不淡先秦而漢而宋米顛蘇狂史書不工左馬班楊而宗諧史耳談詩不做開元大曆而宗李長吉孟東野甚至浪史淫編盡付殺青又在鄭事之下服飾冕用犹有可駭冠之飾玉自有子也方巾圓帽旁畫飾玉亦何哭也紗羅緞絹不尚厚而尚薄是明以薄為道也色不尚五色而尚尚秋色縞素是何不祥也江淮之間有等寄愁天上理憂地下結為一哭會每相見必把袂痛泣謬效杞人為世道悲最為可恨種種多類不可枚舉亦欲挽回是鳥在老頭巾幡幡坐青氈上能為哉又豈在有司之威權赫奕足以刑驅而勢迫哉齊王好紫而國中皆紫衣楚王好細腰而宮中皆餓死則在躬率之耳然五方風氣各有不同遠水近火恐不相及也惟各處土著鄉紳為一方巨室最足以表率里閈小民而使之潛移默奪就我矩範也風俗既回人心自正嚴陵辞詬之事自可潛矣

兵源八款 用兵必有源本 故作兵源八條

、重武科

國家文武兩途各有所統文官貯之文科武官貯之武科祖制也今欲貯將材宜專重武科文臣鄉試必以次由縣而府而學道已列青衿方選應試武臣亦宜遍立武學由外而府而都司以武甲科任都閫職

加勅專督武學既入武學三年考選應武舉其應試一二場兼勇力雜技三場要通時務取實學中一科者即得選官與文臣等不必重複況近例已一科即得應會試咨用矣州縣正武官以武舉考選仍三年考滿以次擢陞府正武官以武進士考選俱屬武選其戎政便覽照依縉紳仍听各附近守府參遊總兵管轄取考語受兵備官撫按節制各府州縣既特設武官提調武生其各處舊布机兵民壯及保甲內壯丁俱屬管轄衙門擇該府州縣要害駐札不許在城其考選武生必狀貌俊偉膂力過人技藝精絕行止無虧令里長保舉應選如此則將來之大將偏裨皆貯於此至於衛所抑此千百把總應襲舍餘皆屬提督武學都司考選赴試而武科之額自應與文科等則將材自盡归武科矣何必他求耶

、任大將

古天子推轂專閫委任一將蓋以將者三軍之司命國家安危之生也語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一旦有警君不擇將是以國予敵也今有建復都布按三司之說又有建立一大將與輔樞鼎足者有議倣漢築壇故事受以符契者愚意須倣漢文帝武帝倒立一上將而另鑄滅虜強弩驃騎諸將軍印十顆分布十大將凡兵器甲粮餉皆得自理毋至掣肘成化弘治時亦有此例將之大者曰天將地將人將神將其小者曰智將勇將福將廉將兵法所云以五材為休（智信仁勇嚴）以五謀為用（理備等戒約）又設九驗之言詞以考之為九術之利例以復之至詳且盡大約上將之設非文武之全素具根器者不可非洞曉古今興亡臨機立剖者不可非傳通天文地形兵法練熟人情物理以身殉國誓死靡二者不可非飄然声華勢利之外謙虛下士不自矜功矜能者不可將既得人特加寵任登壇授斧一切遵依新定功令俾得便宜行事然後知會經畧監軍以示無專擅可也其次偏裨以下惟高萬人者為萬夫長高出于人者為千夫長高出百人者為百夫長

、清官兵

凡選兵者非可專恃召募也在京有金吾有團營有

京衛在邊有邊兵有班軍在外有衛所州縣又有机兵民壯先儘此中清其占役汰其老弱勾補足數選其精壯有力者教以武藝日加操練又責令地方官編立保甲每十人精選一人充壯丁無事九人共養一人有事官給月粮聽調出戰者即取之近山水戰者即取之近水凡北直山西陝西河南近邊者即就附近邊兵調遣山東南直浙江閩廣近海者即就附近海兵調遣廣西雲貴四川湖廣近土夷者即就附近土司調遣其有地方異材令各處府州縣正官及在官七品以上官各舉所知一人自功則與舉主同賞有罪則與舉主同罰永有不能得人者先清官兵次收保甲壯丁次行選舉則平居干城自壯而有警易於調遣矣

○集衙長

用人之法全在因能授職各取所長一人之智力有限必合衆人之智力為一人方能成功故王者即師必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成威弁以應天道（一股肱五人　天文二人　地利三人　兵法九人　通粮四人　畜牧四人　伏猪三人　役牲四人　通才四人　雜士三人　耳目七人　水手五人　羽翼六人　遊士八人　術士二人　方士三人）今但大懸榜格云有能滅敵者大則分茅胙土小則肘後懸金不思全才火而偏才多宜細開榜格張掛京師及各府州縣衛所有文武兼全者授上職有文勝武者數款授何職（善天文占候善識形勢善授任間諜知陣法窓書兼工木土畫圖善精結交攻武勝文者數款授何職（狀貌奇偉公侯選人選長條戰事戰退能中步日可行數百里）片長必錄專任一事庶得爭献其技奏厥膚功矣

、明賞罰

軍中惟信賞必罰為鼓舞大机權如武子讓首無他神謀秘術只是立斬貴臣（七雄）以此人心赴湯蹈火漢法有軍功者即於營中刻印封之故令得有急就章韓信求假王漢高即以真齊王馳封方令貴一人罰一人申上又自上發下外之庶各道監軍撫按經畧內之由臺省樞貳宰輔犹豫顧忌猶牛不決何所示劝何所示懲自後須定功令有合賞格者即就軍中先賞之有合罰格者即就軍中先罰之本管將官便宜行事然後通詳奏請可也斬將先登破陣殺賊者應賞而有運籌決策雖未身冒矢石亦賞當肖惟也見敌不前交鋒不勇者應罰亦有功狀投寡主客地

利不同亦所當原也惟賞罰一明舉錯自公乱之初生可以消釁乱之既生可以立靖矣

○審天時

兵法之要首順天時天道不外陰陽陽為實陰為虛實有常而虛不常天示災變我以順應天示吉祥亦以順應是以順應正也如於以順應正行師豈有敗乎雖然黑氣出壘赤氣臨軍六窮起風三形生露皆為敗象當其時苟能觀其凶變脩政謹身卜地遷營應天揆日恭受譴告而警省焉亦可易凶為吉矣細玩天地五行日月星辰雲氣風角歷象之間占候不一在用兵者因其擇而用之耳（天占 地占 五行占 太陽占 太陰占 淩犯雜占 日辰占 五星占 二十八宿次舍占 諸星占 星變占 妖星占 客星 流星 雲氣 風角）其有太乙演禽六壬遁甲奇門諸家以及鼙鼓之震响禽鳥之示情通天地鬼神之心開勝敗休咎之兆其理甚微其數甚无亦不可不旁通也

○擇地利

兵家最宜擇地兵法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敵者勞又曰不知山陵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以天下形勢揆之大河南北燕薊魯衛地平如掌西北隴陝無百里之平吳楚閩浙二廣之間山水重複西南巴蜀滇黔地接蠻夷高山峭壁深澗重淵行軍者騎步舟車在相地而用孫子言地有六形（一曰通 二曰掛 三曰支 四曰隘 五曰險 六曰遠）又言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潦必急去之勿近也又有九地散地輕地爭地交地衢地重地圮地圍地死地不可不辨凡軍好高惡下貴陽賤陰邱陵則處於陽而右背之隄防則必據其陰而左向之至于因地形而布為方圓曲直銳之五陣此又不可不知也

○審敵情

兵家以知己知彼為要訣知己易知彼難我欲行兵取勝必知敵人之山川形勢必知敵人之兵馬粮餉必知敵情之虛實強弱必通敵人之窺姬謁者左右必盡曉敵人起居動靜必悉敵人用兵之奇正詭詐又必能料敵人之出上計中計下計不出吾揣摩量度而後可以取勝如漢高時黥布反卒不出薛公所料則得矣近日敵人候出候入我不能料其進止黥酋之誘我因我不能得其情形寇來則張惶失措寇

退則因循惕敗而後圖亦已為晚見兎而猶不顧犬忘羊而不能補牢天下事莫知所終矣

陰秘八款 兵者詭道也最防漏減多用秘計故作陰秘八條

、符契

太公製與主將陰符凡八等大勝克敵之符長八尺破軍擒將之符長九寸降城得邑之符長八寸却敵服遠之符長七寸警衆堅守之符長六寸請粮益兵之符長五寸敗軍亡將之符長四寸失利亡士之符三寸又有其事煩多書不能明者當用書不用符書皆一合而再離三發而一知再離者分書為三部三發而一知言三人操一分相參而不使知情也此謂陰書宋康定初置符契長五寸厚六分上面刻篆字字曰某處發兵符下面鑄虎豹為飾中分二段牙檀相合先勘合訖却將篆文面相向合定干側左符全刻十干半字右符即依次刻甲乙等兩半字右五段留在京師左五段逐道主將收掌又有木契長七寸濶二寸厚一寸五分剖為上下二段內有魚形下段內刻空魚為勘合處宋良宗製漆木為牌長六寸濶三寸腹背刻字而中分之置鑿柄令可合每臨陣則分而持之又有字驗法文牒往來日月下書號先置

簿兩面。用符配定字号。或用古詩。或千字文。配定。如請弓箭。即書天字。上加印記。即知所請。回文書本字亦加印記。如不允。即空印之。

8 間諜

孫子言明君賢將動而取勝在于先知先知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驗于度必取于人知敵之情故用間有五。有鄉間。有內間。有反間。生死間。有生間。鄉間因鄉人而用。內間因官人而用。反間因敵間而用。死間者。為誑事于外令吾間知之而傳于敵。生間者。反報也。凡間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之。故反間不可不厚也。今我既不能用間于彼敵有間我又不能因而用之兩軍相守勝敗相持愛爵祿吝黃金不以上智為間而洞悉敵情真可為不知兵者矣李靖言古人用間其妙非一有間其君者間其親者間其能者間其功者間其隣好者間其左右者間其縱橫者敵有寵嬖任以腹心則順而旁誘之敵有重臣失勢不滿其志則採其情實以致之敵有親貴左右多詞夸誕則揣其所間而反間之敵若聘于我稽留親暱窺採其情而用之李筌論用間亦有八術用術用間之道惟在微審潛成漢王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其所為不問出入秦多以金縱反間易李牧司馬尚而以趙葱顏聚代破趙軍。此皆善師者不陣也

○探候

用軍之法偵探為先欲知敵情須用我腹心偽為賈人乞丐或詐降或投軍或乞食以為內應有能時往時反洞悉敵人陰事者上也即不能反報而陰用事彼中或至期如約開門應我亦上也遣候吏必擇精明勇敢者令彼鄉人引導或刺獸足為却行狀或伏禽鳥隱叢薄間益欲密聲晦迹惧人知覺諦視他物揣知敵情見水痕知淆淚早晚覩樹動知寇來馳驟衆草多障使我疑也飛鳥不泊下有伏也駭獸奔逸謀潛襲也敵使來目數動數異言肆者刺客也敵未困而請和者謀也敵卑稱厚幣者驕我也使雖頓來為寇不止侮我也厚貨啗我左右欲搆我密謀也使來言語辯利欲兩國休解者將掩我不備也使言握

強者欺我也。凡營兵一千。探步兵十名。探馬兵十名。探馬五里兩騎立探騎五人。一部人持一白旛。一絳旛。見騎賊舉絳旛。見步賊舉白旛。無賊則捲。有賊則銷。立望樓牙帳。前立百尺竿。上置板屋。狀如斗。令人望賊有數。隨方面以小白旗指之。望樓車中建望竿四十五尺上安望斗。如觀城中虛實。人立斗中而覘。

○覘敵

善用兵者惟因其釁釁之未至。雖卧薪嘗膽十有八年不以為緩。釁之既至。雖一日一夜去闕與九十里不以為速。釁之在人。其別有二。曰天釁。所謂天釁也。曰淫雨久雪。暴風大霧。星變妖祥。暴水火災。雷擊旱魃。人瘟馬疫。凡釁見于我。急宜厭避。釁見于人。急宜乘擊。所謂人釁也。曰移營涉水。分兵易將。絕粮未合。陣乱兵疲。令雜主疑。兵情將驕。得間心離。內變失險。釁生于我。急宜秘避。釁生于敵。急宜訪察。是進退攻守之計。一任乎釁而已。然又當視敵鼓角人馬隊伍。諠靜以避之。雖然見敵可擊。又當反慮敵人矯詐誘我。如云鳥起也。下有伏兵。其或大兵之二。譎為棲鳥。安立不動。或隱人立于草木之中。執彈射以驅死鳥。令人疑之之類。則察覘者又須以他事參之。

8 詭譎

兵行詭道自古記之不戰而勝陰傾之術夜行之道也兵家反泄之法有四。其一曰號召。如昔以青旗招將佐。今以青旗招士卒。二曰旗幟。如昔以青為左。白為右。青為直。白為曲。今且變黑為白。使敵不知吾左右之名。曲直之勢。三曰金鼓。如昔聞鼓進。今聞鼓止。昔聞金止。今聞金進。四曰烽燧。如昔以一燧遥寇。二燧索救。今反以一燧索救。昔以有烟為有警。今以有烟為無事。又有暗訊之法。如我一鼓一金。二鼓二金。彼此相合。即是吾軍。否則掩殺。如我之人馬多寡。分為兩隊。我左隊左旗。右隊右旗。雙日左旗。單日右旗。彼此相同。即是吾軍。否則掩殺。潛易之法。以將聞于天下也。易將不易兵。以兵聞于天下也。易兵不易將。兵發之日。去藉徼釁而宿無踪。曉出夜行而塵不起。將發之日。不徹儀仗以疑敵軍。不發号帶以安我土。或佯北以誘。或詐降以俘。或半渡以智。或声東擊西。

或直傾其巢。或輕騎掩襲。或設用老弱誘降詐敗。以誘之者。他如夜出女子白衣搖櫓。增竈減竈。設水此類。皆臨機應變。未可預設。善用兵者。師其意不師其跡可也。

○暗營

凡軍營有征伐。但令收拾行裝。不知令之往何處。行暗營。不用金鼓之聲。旗旄之色。有後開物件。傳到即照令行止。凡傳某物。自起處傳來。必親到行營主將手中。登記明白。仍交主將收查。要止傳止。和要行傳。如塊要後行傳。長槍要急趕傳。鼓即止。鑼要收拾。信戰或賊不遠或防伏賊。傳長令。鑼即便於脚下立起。軍中聽此。所以禁誼譁。暗記識。出奇設伏。晝趁夜襲。則用之。其制長四寸。闊五分。陽面書某隊某營某兵。陰面書某官押寫號令。油鉢捌頭。靜放响。則各聽收。赤數。制雖微而用則大。

○伏理

明兵不如暗兵。所謂攻其不意。出其無備。一可當十。十可當百。兵法每一千人。以三百為奇伏。還意當分其半。則可取平地難于設伏。多于崎嶇險隘山谷斜徑。度敵必至之路。伺其解甲弛弓之候。或用假獅假象。假牛口中放火。或用神像。如阿張呂布牛頭馬面鬼臉帶之。即用鬼計。所執器仗。忽尔冲陣。令人恐怖。或用地窖暗藏精兵。或于寺觀岩洞埋伏。或用伏毒伏火伏弩伏網。或用品字坑。諸如此類種種。不一。此所謂藏于九天之上。九地之下也。若近日用兵。即先知我兵幾何。馬幾何。從某路來。某日起程。某日交鋒。如此等。不能則勝也。

誘敵 言馬

招賊之法不止一端。又設為陷騎之具。勿令賊知。先示之以弱。誘其必來。既之以利。以疲其至。使墮我之圍圍而不自知。入我之陷穽而不可脫。其預設以伺其來者。曰伏鋒。律馬拖馬。筒白穿吉穿。倉卒擒獲。自致顛衰者。曰刺豬。莉蒸。羊針。鮓項。茭角。皂角。莎道。狹路。陷阱。地設。陷。曰踢圈。捶征伐木結草種水裂石斷橋塌堋。又有誘騎之法。使賊馬見之。殊躍奔騰。自投陷穽。不容止過者。曰匆誘。餌誘。獻音獻。曰。其他

如水菓之秘風沙之变。雖云微妙。亦自多端

預貯十二欵

○貯兵卒

将以智将居上、才将廉将勇将福将居次、而驕貪無足数也、将材既已久貯、兵卒不選、难以教戰、紀効新書言選士第一、不可用城市油滑之人。第二不可用奸巧变幻之人。惟鄉野老寔、及平日慣戰、此二項人可用、今之司選者、必專取豐偉、或專取力大、試以制石、或專取武藝、或專取伶俐、有是四者、又必有膽氣方可應選、第一選人以精神為主、而兼用相法、若將威素立、則先收以恩、若將威未行、則先振以威、使就我彀中、雖然、指從者人、獲免者犬、士有老少勇怯、強弱材技、貴賤鄉俗之性不同、苟能操從得法、人人可用、兵法曰、貪者守財、廉者主賜、仁者御降、辯者通使、謀者應敵、怯者守門、勇者破敵、奪陟、從者捨閑、探報、聲者善視、瞽者善聽、各取其性、皆可以使為股肱明翼、第一有讀書不成、去學劍、通曉天地人三策、欲大有所用以成名者、此其人選入幕中、設為上賓、不在兵士之列、其一貧窮忿怒、奮不顧身、或有仇欲报、有

恥欲雪。決志進取。遇賊爭先者。為一等。名曰冒、刃士。可使衝圍陷陣。持營砍寨。其一氣銳力壯。拔罪伸鉤。強梁橫暴者。為一等。曰陷、陣士。可使攻堅破銳。爭險奪路。其一知山川險易。形勢利害者。為一等。曰鄉、導。可使指引道路。涉渡閩津。其一通曉四夷言語。舌辯辭巧。善移人意者。為一等。名曰遊、士。可使入敵遊說以為間諜。其一踰高絕險。輕足疾走者。為一等。名曰健、步。可使覘聽賊情。其一展使老成辦事勤謹者。為一等。名曰慎、士。守門盤姦。看驗倉庫。其一遇犯特赦困報知遇者。為一等。名曰使、過。可使破堅入險。出為先鋒。退為後殿。其一能狼騰鶻擊。狗盜雞鳴。踰溝越壘。善識水性者。為一等。名曰抄、掠士。可使潛竊夜号乱敵焚寨。其一工醫人馬疾疫瘡腫百工使藝能造戎具者。為一等。名曰藝、士。可使隨軍各効使藝以備使用。其一膂力過人。驍勇絕倫者。為一等。名曰力、士。可使陰為刺客。其一弓弩射遠雜藝出衆善造車善調馬者。為一等。名曰教、士。可因其技能各立班頭以訓練衆兵。以上數等先為偏立。使歸部伍。所謂良匠無棄材良將無遺士也。此外如永順保靖鈎刀手、懷慶弘農調字軍、山東西雙頭棍、臨清標兵、河南毛兵、少林僧兵、徐州箭手兵、五臺楊家鎗、臨洺閩諸走報人、浙江永康義烏兵、淮揚竈戶兵、閩廣漳潮航海兵、江西景德鎮砒房兵、徽州徙步湖廣柯陳兵、及涉市城陵砒漢口樊城黃麻遊俠、山西臨晉走馬賣解者、廣東之海鬼、諸如此類、收入任中、給以糧餉、不時演習、亦可得其死力、但須附近土著、保結、不得令其遙遠應募、烏合之衆、聚散無常、時归時叛、為害匪小、此又不可不預防也。

貯餉芻

未言足兵、先談足食、法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餉、士不往、天地生財、只有此數、今天下公私財潰極矣、若云發帑、恐帑亦非不涸之源也、若云加派、今閭閻窮困已極、百姓不足、邦本已潰、無從搜索、兵之所需餉芻為急、惟有屯田為第一喫緊、其一清軍屯、原額屯田八十九萬有奇、今所存六十五萬零、可得三千一百四十六萬、今京軍十二萬、南京四萬、盡補天下失

伍不過一百四十六萬除屯軍外不過九十八萬餘用米三之二足以養矣其一墾民田江北河南山東北直陝西其拋荒田土最多南直湖廣濱水可以圍田閩廣多淤泥田誠特設一墾田官專督開荒既足兵餉又備馬芻此天地自然之利為足食要務至于礦必不可開也稅必不可設也節省挪移其類亦有限也錢法之利差足省銀而今亦未盡行也鹽課亦有常供餘鹽尚且勿給而必可不增也鹽法惟復本色令邊開納米麥使得一面開屯所當急講尔屯田之外惟倣常平社倉民間俱得輸粟納罪則多積穀麥可禦兵荒矣

備戰馬

逐利追鋒步不如騎戰馬不可不預備也洪武初設太僕寺專督馬政又建行太僕寺于北平及遼東山西甘肅永樂時建北平苑馬寺又設遼東甘肅陝西三苑馬寺又立茶馬司于川陝等處以易番馬法至詳也戶馬變而種馬種買變而為買俵而馬政壞矣大約　所利者騎射內地之馬尚不可用之于邊市馬全不可用惟宣府張家市口民間商販對買有價上五六十金者可備戰馬京軍俵馬解到之日亦可選用甘肅茶馬亦可選用十之二三又聞河南山東馬市亦間有可用者至于巴蜀滇黔崇山峻嶺騎不如步即有良馬止供本土之用今苑馬之政不舉太僕多用折價一旦有警祇凭棍徒給價暫買馬既不良未及進營先已倒死何以長驅直入收駿琿之用耶

備戰車

凡平原曠野之地利車軍一則治力一則全拒一則整東部伍每戰用偏箱虎角自環為營車外有拒馬蒺藜車上樹竹藤生牛皮牌以為捍蔽車內載火藥器械以利擊刺車旁用弓矢弩箭火箭銃砲更番迭戰胆氣自壯所為不飼之馬有芝之城一車常用步卒八十人又有當十騎故十乘敗千人百乘乱萬人漢衛青有武剛車晉馬隆偏箱車唐馬燧為狻猊車宋萬全車李綱雙輪車魏勝如意車弩車戰車國朝有金勝等車劉莊襄天和壽以雙輪小車破敵今考

其制度不一 連環車 百尺大弩車 独戰千里車
竿字車 虹車 戰車 偏車 象
車 扇車 蒸戰
車 發車 車車 火約敎騎輕剽以安車制之遠當
其理河朔坦平以車騎行之正得其便故以車禦偏
以騎通利行有所特止有所息居則不可犯動則不可
失机此用車之利也

○備戰艘

陸戰利車馬○水戰利舟楫○戰艘又不可不脩須也○舟
有大小遲速使拙之不同有造艘家衛先舸闘艦○海
鶩桂舡之異○廣船有敎會東莞二製○福船有六艚一
艚二艚大小稍別此名福舡三艚哨船四艚冬船五
艚烏船六艚快船○又有海舍闖浪南福浙直船有艚
船種艙蒼山八槳鷹船漁船個撥沙舡烏艟于艘舟
連溪赤梳等之別○徳之惟有車○輪○暗○藏于內者○令人
轉動○其行如飛○臨敵先從內裏放神砂神火令彼不
能見我○一齊撒開船板○各立于旁脾內○拋火鉢放
鏁鎗○使鉤○鉅等器○敵舟必破也○又或辛尔無舟欲得
渡渡者○則有蒲筏飛但皮囊木罌械筏潭脫羊皮可
以利涉○我欲禁彼之涉淺則有聚鉤涉針水毛蝟水
蒺蒺瑞筌鵝距○深則有注鉤拒檑刀口和曲脊鉤○神
聲鬼鎖種:不一○雖有舟楫安能及我岸耶

脩器械

語曰、器械不一、以其卒與敵也、敵之所長者、在強弓
勁矢、一發必中、但不能及百步之外耳、漢唐禦邊往
往以弩成功、弩之力優閑者可十石、強張者可二三
石、斜子床子等弩、雖強、然費人力、可以守不可以戰、
宋末有計屑弩、本朝利司馬用之、其法始傳、寫弩伏
弩藉力于架、又有諸葛弩、可置數十矢、東南善用、未
可及也、餘有十六種、（此條家藏兵書全載、餘據私
餘也古 刀有十五家、如偏刀、滑刀、拂刀、大平
等儀 刀之家有八面漢劍、天子劍、湛盧刀、偏
車刀、六 劍有六家、如馬明王 六品、提一三十一家、
荊刀 王翌王 六品、
如少林、迴海夜叉、大大林、小大林、
連環、振双頭振十八拂風虎二郎拂、
船拒拂十八面埋伏雪 雜器之家、曰鉄鞭、曰夾拂、曰
撲桥條子貫石鉤杵 單手燦鉄鏢子、曰蔟蔡箕頭、曰金剛圈、曰護掌鉄尺、
曰李公杨子、曰剛人、曰狼筅、曰鈀、曰鉤馬上器械、曰
鞭曰鍊曰鏢曰流星曰鎖斧曰曰馬又上帶使流星
鞭曰双劍双刀、曰馬又、曰天下雄、曰天方基曰鎗曰

閩刀曰斬馬刀曰月鎗使拳格兵器之家十有一如南拳北拳溫家鈎排拳孫家披掛拳張飛神拳霸王拳猴拳童子拜觀音拳九滚十八跌眠張短打破法三十六拿法破法七十二跌法解法等至于弓矢南方弓柔矢小不能傷敵今邊方亦效　人强弓以柳木箭大鉄鏃亦足與敵相當兵士或專習一藝或兼一二藝不至學雜其他薛牌大斧鉄蒺藜拒馬木飛撾飛鈎袖箭神鎗鏡扒石灰人糞毒藥種種不一非可逐載也

備火藥

我與敵戰惟勿使近我百步之內○諸器械俱不如火藥為中國第一技○北地有磺無硝東倭有硝無磺兩廣川貴亦間有其一而不備火攻之法先求種火硐輪妙訣次備埋伏器如諸葛地雷攢地龍地煞銃驀藏要路其次火車火牌可以禦敵奔衝火人火馬火牛火禽等相机而用令彼不得傷我真人真馬奔乱破陣臨危取勝火砲火銃威力甚大如大將軍二將軍滅虜虎蹲百子遠銃佛狼机鳥銃三眼四眼發簧可以攻城攻柵火箭神机一發六七百步即九龍虎亦發三四百步一窩蜂六合尚可以衝散大營其有鏟棍刀劍狼筅俱以火箭暗藏臨敵燃火必有一中火噴筒神烟神砂神水法小法火爛火毒火順風揚去最能傷人火飛抓火石榴火妖又可焚机火球火磚城上山上拋下令人駭心奪目至水中火器猶宜預試其製造火藥器具一一先辦未可草草

○備盔甲

盔即古之鍪牟戴于頂首一以壯威一以避矢石刀鎗有以淨鉄五六斤加銅煉成二斤者其製樣不一有名一塊鉄一名鍋盔古人取以煮飯有四明盔有六葉盔有皮盔有竹盔有藤盔內用綿帽一頂頂上用仁綴此盔之制也至于甲為用命之本當鋒鏑而立于不敗者此也南方地險多用步难以負重天雨地濕鉄甲易生銹爛赤藤甲輕堅○能革矢刃○利于水火唐猊鎧用透骨草蘿蔔子為咀製造如牛皮厚穿作甲亦堅便又有個丝連環甲又有生水牛皮甲○以破碎碗舂碎○取米大屑○調生漆傅上○桐油漫透○又有鞋底甲皆非盡善惟厚楮皮紙偏緝二寸厚法法製造刀鎗箭俱不能入造甲之法步軍欲長馬軍欲短

苦手欲宽鎗手欲窄步人右捻馬軍左捻利于舟車不利于步戰馬甲惟頭面胸腰要緊貼額用佈布袖作一片○尚有鉄額可隔甲身合卒鞾止平版下用厚班布裙、被甲輕捷過牆皆被矯　甲内襯以藍褲則護惜皮毛不致傷破矣

○修旗鼓

凡行軍耳只聽金鼓目只看旗擂夜看高招旗燈如某色旗竪起点動便是某营兵收拾听候號頭兵有各营把總把總看中軍以鼓行以金止大家共作一個眼一個心堂號鈴即是吹鎖呐是要聚齊分付中軍事務出行放銃一個是要更変號令即止定歇宿営吹喇叭一遍大兵起做飯二遍吃飯三遍起信地扎营喇叭吹天鵝声各兵即呐喊吹擺隊伍即安哨一齊擺定吹单擺開即一小隊相地平離一丈五尺旗点過吹喇叭一長声各兵轉身照旗所向轉過打銅鑼各兵起身抱器械站立点步鼓各兵照先前旗次發兵行営点鼓一声是十步擂鼓各兵趨走交鋒下営擂鼓竪旗放火兵攜汲営號收回打金遍發人探鼓摔銃呐收隊堵報探小黃旗是有賊至各哨兵認各隊旗色左点左行右点右行前点前行後点後行本旗收探在地即立定如旗不起即是信地夜看高招兵晝一般大將建五方旗居中不動南方有賊大將拳直旗應之東方拳青旗西方拳白旗北方拳黑旗無賊掩之大將置鼓四十面又令遊兵持五色招探旗過山鎮閘黃旗過溪河閘黑旗林木閘青旗烟火閘赤旗橋梁閘白旗以告大將每一营將官認旗一面金鼓旗一面門旗二面坐纛一面五方旗五面高招旗一面四面視旗十面把總哨官旗各一面旗總隊鎗旗各一面每一大营將官分五色每將官下隊伍又分五色在將官以旗心定本营方色以邊生旗面以黃應德德主也千總以心坐本方以邊應主將以帶應德把總以心坐本方以邊應千總以帶應主將百總以心坐本方以邊應把總以帶應千總旗總以心轉應本营不用邊帶軍士盛有慢無旗軍中置清道旗一副共二面金鼓旗一副共二面門旗照五方色各二面共十面豹尾旗二面大五方旗

五面。五方神旗五面。五方高照旗五面。各照五方之色幅尾則用生色之色與大旗邊同意中軍坐纛一面。五方轉光旗五面。用在將臺上五色出征旗五面為轉光旗之用。二十八宿號帶。帶上繪列宿真形三軍司命旗一面。此主將號旗顏色隨意。不預設以防泄漏。桿用長鎗旗方二尺角旗八面二十八宿真形旗各一面。凡遇出兵日所輪勝宿即以此旗領軍夜營旗燈紙油。亦照五方。

烽燧

凡置烽燧視山險平地以為遠近掌燧火必擇謹信有家口者置烽之法每烽設土烟[illegible]四五座下連火臺臺上插撅擬安火炬造筩先泥裡後泥表使不漏烟火炬長八尺乾葦作薪乾草傅節土筩裡常預著狼糞鬱火使煖若後烽放訖前烽不應即差脚力人走問恐被掩蔽白日放烟黑夜放火若被陰晦霧起望烟不見原放之所即差脚力速告前烽霧開之處依式放烟凡賊入境不滿五百人放烟一炬三千人放兩炬五百騎放三炬三千騎放三炬萬人則放四炬戚繼光防海之法又設車駕每駕高一丈二尺上用木橫下用草蓋以南方無狼烟拱把之草大燃不及故必用多茅苫蓋庶隣相望可見

堡臺

城守之外、平野若無墩堡、敵臺、何以隨地為守、況西北諸邊、又與敵相犬牙、平堡制圍垣宜高大、仍高二丈、加牌隗五尺、共二丈八尺圍垣既立敵臺宜講臺宜高則四擊不礙堡大則臺多、堡小則臺小、臺宜一面附垣臺下、須設敵樓、如人家守家樓之制堡衛一壕墻為墻於壕之內、堡之外臨壕、為墻。則壕愈深。夫堡為道。則堡愈險。二地道六垣為道以通壕、墻內人三壅門以土塞堡門、為 垣以遠焚灼也堡器如懸簾、挨牌大鎗弓矢礮石衝木火筒大銃、亦當多設東南多崇山峻嶺、深溝高壘堡不必多、若西北全繫于臺堡之多、一以收保無遺失、一以禦敵人之冲而阻其來、上自山海、下至居庸、閱不過千里、陵京咫尺、與他邊不同、堡分大中小三制、一里一小堡、二里一中堡、三里一大堡、小堡一里、中堡二里、大堡三里、所費仍不下三四十萬金、一勞永逸、費亦不侈也、小堡百

人中堡二百人大堡三百人以現在邊兵及新兵分布屹然金湯無事各守信地有事互相救援堡之外多設壕地陷阱重重護守雖有百萬之衆烏能插翅而飛騰耶

兵事二十款

太乙

世法用兵最重選卜術家合兵[illegible]奇門六壬三家太乙奇門皆謂出于齊之[illegible]堡六壬則范少伯之書詳哉言之太乙者其理皆合于歷家之說然太乙言九即洛書之九也其曰主客大將參將遊擊之類皆因兵而命名簡而明者無若廟筭詳而核者若遁局圖斷以言兵者思過半矣太乙者紫微天乙星南太乙星乃天帝之神掌十六神以補人極王者恭己奉祠握兵伐暴布筭運籌明太乙在所而察之筭得一陣兵必出西北得二必出南得三出東北得四出東得六出西得七出西南得八出北得九出東南筭中無五筭者乃大小將塞無門也又有太乙置陣舉旗之法主客筭得一八者宜用曲陣而舉黑旗筭得三六宜用直陣而舉青旗筭得四六宜用銳陣而舉赤旗筭得二五宜用圓陣而舉黃旗筭得六七宜用方陣而舉白旗如三門具五將發利以興兵動衆如天日不在囚迫地目不在掩擊太乙不在

開休生三門之不所謂三門具五將吉也太乙依宋
三首傳于永樂時泉州
洛陽李人張華所製

奇門遁甲

景祐遁甲符應經宋景祐時人所著也遁甲者何天
干九十甲為之首統領諸干至尊至貴其所畏者獨
庚金耳故須遁匿其甲勿使受剋于庚緫乙為甲妹
可以配之使其情有所專丙丁為甲男女可以制之
使其勢不得肆故以乙丙丁為三奇又十干中戊也
庚辛壬癸乙丙丁皆專制用事而甲無專位與六干
同處甲子同六戊甲戌同六己甲申同六庚甲午同
六辛甲辰同六壬甲戌同六癸又以六十花甲子在
于九宮起宮為甲子遁一位為甲戌又遁一位為甲
申之類皆有遁甲之義猶餘乙丙丁無與同者亦三
奇之義也八門者休生傷杜景死驚開也九星者天
蓬天芮天衝天輔天禽宮坤天心天柱天任天英也
九星八門在地盤原有定位如休門天蓬屬坎之類
此一定不移者其在天盤則隨直符直使所指與地
盤參錯相值而吉凶生焉乙為日奇丙為月奇丁為
星奇三奇若遇休開生三門謂之奇與門合休一在
坎屬水開六在乾屬金生八在艮屬土即歷家所謂
三白也又八詐門者直符騰蛇太陰六合勾陳朱雀
九地九天是也此直符隨九星直符所指陽則順推
陰則逆轉其中九天九地六合太陰為吉若得奇得
門而又值八四位是為全吉然又有反吟伏吟因
旺相擊刑迫制之類不可不察也冬至為陽遁順布
六儀逆布三奇三元者上中下三
至為陰遁逆布六儀順布三奇及
旬也五日一換符頭故本月一氣而三旬用也

六壬

六壬之說更繫于太乙奇門然其法詳于六壬直指
兵占則有軍帳賦兵帳幻主將都魯都占法熟于此
可以盡兵法矣首推十課寄居甲課在寅乙課在卯丙
在未庚申位辛戌壬癸宅其直符課次推十二月將
申未星上坐分明不用四正神 次推十二月將
正月登門餘宮亦一月河魁陰春戌三月從魁大梁
有四月傳送安次申五月小吉鶉首未六月勝光鶉
大午七月太乙鶉尾巳八月天罡本星辰九月太衝
太火卯十月功曹析木寅十一月太吉星紀丑十二
月神后娵訾子又推月將起例貴神順逆貴神起例貴神治
主掌子又推月將起例貴神順逆貴神起例貴神治
旦暮則分配定位矣宋門九課人式起例一賦元凡
元下曰元下
元上曰賦 二此用陽日用陽神比用陰日用陰神比 三涉害則日以上神

為用某日以辰上神為用四遙克五昂星六伏吟七返吟八別責九八專先明起例後通五行生旺死絕法參考各書而吉山見尖此外雜占如占神先占旗占刀占鎗倒占黃雞占田螺雖云小技亦少有驗並亦未可盡信也

○選擇

談兵者為太乙奇門六壬三家並驗日吉山辭五行生尅則選擇亦不可廢也凡出軍攻伐當擇歲月日時為先恩沖太歲金神天金將欲出軍假令木日起兵必以火命人用火日火時往火門出兵大勝此名子孫為父母報仇○勿令金命上將○以金日金時金門必敗○言金尅其木日也○出軍最忌月建之日天火狼籍○凶八龍七鳥九蛇十虎○日干甲子乙亥為亥虎火鳥秋虎子辛亥為四離二分二至前四位立九地冬壬子癸丑為十帥四離一日白雞夏秋冬前九醒乙戊己辛壬之日一日己位九醒日干甲卯至午時受死○龍帥○兵禁○五反○大殺○天地爭雄○五不遇○五不遇時○伏干○血光○室占○白帛頭○天翻地覆時○暗金伏斷日將○供不宜出軍○演禽之法以二十八宿所值之禽推演蓋日禽衆家禽時禽本身禽畜禽地禽人禽初得時禽中得畜禽末得初得過去事中得現在事末得未來事又畜禽為天禽時禽為地禽凡使禽須要我禽高強有氣飛泊得地伐刺畜禽乃可并畢最強其尾次之每宿所值禽有食畏喜忌山禽不下水水禽不上山夜禽日不出日禽夜不行飛禽怕矰嫩走禽怕刀砧灸子為江湖寅卯為山林丑未為田園申酉為刀砧辰戌為罔罟巳午為湯火其有貴人昼天門時十二貴神例天罡取時用方法厭禳法按時依法亦自不爽也

教戰

凡教為陣少者在前長者在後其還則長者前少者在後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戈矛力者持　雄勇者擊鼓刀楯為前行持稍者次弓箭為行將帥先告士衆使習見旌旗指揮之節旗仆則跪旗舉則起習知金鼓動止之節擊鼓則進鳴金則止如刑罰之苦賞賜之利特五兵之使戰鬬之備習慣跪起及行列險隘之路大凡講武以示法程先教耳而以審金鼓也次教手使屈伸便利摸擊放急次教足使進止合宜往

來迅疾、未教心、使應務恭順、執事精強、又教之指對令贊啞聲、前趨、趨趨教之裝束、使果服結佩、器使倫序、又使出入坐起、尊卑大小、不相踰越、而示之礼衣食寢臥、順時調息、不傷寒暑、而為之制、教戰之法、號令既審、指揮無失、陣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別而合之、作而解之、無犯進退之節、無他人焉之力、故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此教兵之率也、

○營地

未行兵之先、凡一應鄉導、先鋒、奇伏、策應、供給、則正兵將發、凡兵止則為營、行則為陣、未立陣、先布營、先擇地、依形勢高下、平險、水陸、各因地宜、就其所安、次有營某下營之時、先定中心、即向南北、東西、各步二百四十步、并令東西南北及中心標端四面既定、即斜角更安四標、準南北、令端從此以後、令衆配營、極易、每一人從橫占地四步、凡營主各有專司、軍未發前、即布令司兵官、令分頭巡視、司騎巡視馬驟司

賣撿校兵甲器仗、司倉監管兵士粮食、兩隊共掘二廁、百人共掘一井、每軍各帶掘井壞器具、俟下營時、隊長即督各兵起土造飯、掘井不可遠離水營、海營相去一箭之遠以便起行、清泊、不致相碍、

○步伍

周礼小司徒、會萬民、卒伍而用之、以五人為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軍將命卿師帥中大夫、旅帥下大夫、卒長皆上士、兩司馬皆中士、伍皆有長、一軍二府六史胥十五人、其後皆仲內政、雖稍殊、其實皆起于伍、後世相傳司馬法以伍人為伍、孔明八人為伍、誤矣、孔明四正加中為五四奇兩以制賸、偏陣隊伏、異者孔明八陣、每方八個○伍八方為八八六十四伍、李靖六陣每一方八個伍、合六陣為六八四十八伍也○自古及今未嘗有外于束伍我朝惟主驃立伍之法、淺近而明、不立巧異名色、威少保以把總、哨、哨統旗、旗統隊、隊統兵、亦不甚明、愚意到頭、是用周礼伍法為便、惟四兩為卒脫離伍位、今以本朝官制參定五人立一伍長、什長不用、五伍二

十五人立一隊長一隊五十人立一哨長五隊一百二十五人立一百總二百總二百五十人立一把總五百總一千二百五十人立一千總二千總二千五百人立一守備五千總一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以都司參將統之遊擊專統遊兵自伍長以上旗幟各分大小五方五色旗有長短大小不同每五人一火兵挑行李司炊爨隊長馬夫一名認旗一名哨長馬夫一名認旗家丁一名百總高招一名號銃手一名掌號一名鼓手二名嘍囉二名喇叭一名摔鈸一名

鑼一名火藥人一名塘報二名巡視旗二名傳事一人書記一名醫生一名馬夫一名把總千總守備參遊加偵探旗牌鉦手角旗門旗水匠鐵匠軍牢健步廚役薪水俱听大將預定各營分派已定先照偏伍冊式二簿先請大將印鈐一收大將一發本管官收訖各官兵俱用保結直書年号籍貫以防逃換私替凡兵所執器械遂置之無用矣今定伍長一位止執小旗一面腰刀一口神砂神烟一包在前一伍長後第一名或大牌或圓藤牌亦用腰刀一口蒺藜一筒

第二名弓矢弩箭第三名狼筅當鋒兼火箭數枝四名長鎗兼火銃砲五名鏡鈀短鎗兼火噴筒二伍仍執小旗一面腰刀一口神烟神砂在前伍長後第一名執旁牌或竹皮或藤或長或圓腰刀一口蒺藜一筒第二名或飛鎗鏢鎗兼火妖火石榴第三名用少林棍利劍利刺兼火禽火獸第四名流星袖箭兼火球火磚第五名用神水一筒火器械一件上暗藏火箭臨危廝殺必有一中大約每兵以輕重相勻每人必執火器一件小刀一口便刺人取首級其餘各專認一件以為制勝之具以二伍定庶各項器械分盡矣

騎兵

步兵有伍騎兵凡軍中每十兵二騎安能來伍惟各參遊千把哨隊及偵探塘報等有騎每一騎一夫十騎一獸醫如他用騎戰則亦照步束伍馬兵與步不同必選平日善騎年力壯健能射能使馬上器械者方可大約步以騎伍騎以步佐未可偏廢也兵法曰凡戎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飽飢冬則溫廄夏則涼庶魁剔毛鬣謹烙臼蹄戢其耳目毋令驚駭

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鞍轡勒御必令全好乏絕輒補武往從要云馬雖平安亦可每日騎習使之慣熟諳會金鼓騎色進止回軍轉陣遇敵之法馬格有五等善走駐坡驀澗者名曰跳蕩馬聚為一等可衝突敵陣追逐賊寇探報人馬捉生用之有精神惺惺又善馳驟名曰哨脚馬聚為一等可充奇兵隊陣翼術主將應急使用有見羣馬動而不嘶鳴馴良者為一等敵營相近可使夜刦營寨使截賊寇偷渡乱營用也有壯健生性遲鈍不能速走者為一等可使作駐隊遮掩步兵使弓弩相射賊衆有不與數等齊諸色類者與聚馬共為一等臨時條諸雜役馬之鞍韉前後稍高鞍之雁翅前豎而後平鐙圓足中立不偏底潤靴易入傚馬上靴用軟皮上繫皮帶與今人軟四泥靴相類而不用釘距

車兵

車兵與騎兵束伍同選時先擬千把百從車正隊長亦同騎兵例必須伶俐知事者胆大有主張者一名側立聽車正將衆車中取三十二名前來中年上下曾任受苦挑擔耕鋤得全力之徒六人為車兵專管推車又有力而稍伶俐者一人為舵工各給腰牌低送填又擇年少伶俐者二人為火箭手又選伶俐有膽力者四人為鳥銃手又選年紀中大謹慎者六人為佛狼机手此車上之兵也如以馬兵為殺手則不用選殺手如仍備殺手一枝則再選有胆好漢一名為隊長隊內有殺氣少年二人為圓牌手力健者有神氣骨肉勻稱二人為長刀手又如此一人更加粗全有力者二人為大棒手身長膽長二人為鈀手又選大兵一人逐名選過即挨送填查一車完即給方色如式認牌一面車兵擺列圖一將令車正領在空所照圖擺成行伍坐定一把從者俱完放出各車正將圖用水牌粘懸車上備查以憑管束一將　下完定示日于教場領車給器听演習派宗成司哨明白至期各照所派車上去處各為信地尺寸难移凡車兵不用盔甲惟車正用盔甲每車舵又專管車兵而車正亦得兼管其佛狼机手前手鳥銃手俱听車正專管殺手一隊听隊長管而車正亦得兼管二十人為一車

一車為一字三字用百總為一局四局一把總為一司四司一千總為一部二部將官一員是為一哨多多倣此

舟兵

水兵之制惟戚少保稍具然亦不詳大約亦是伍法伍舡中各以一舟樹五方旗幟為号（大旗用黑布為号）其要排舡勢中軍五舟在內前後左右各二位其一營左右三哨各五舟二營左右四哨各五舟豈非從步伍中來乎凡舡一隻捕盜一名（專管一舟之務）舡工一名（管舵專管舵門下攻守）掟手一名（專管掟正頭前攻手）膝手一名（專管帆檣繩纜主持調）籤斗手二名（遇賊則上斗用犁頭標下射賊舟）神器手四名（專管定奪無敵神飛砲）掌號手一名（專管接應司哨号令及獨舡对敵進止号令）守艙門二名（駐敵牢守平时管一應家火損具）兵八隊每隊隊長一名兵十名共八十八名隊長同一隊內攻守督兵用命賊近專發火桶平时督兵習藝脩治軍火器械隊之多寡相舡相地損益之

演射

凡教戰必演其諸藝演藝首先射凡射矢量其弓弓量其力無動容無作色和其肢体調其氣息一其心志視之楷式故曰莫患弓軟服當自遠莫患力羸常當引之但力勝其弓則容貌和發無不中故始學射必先學持滿須能制其弓定其体後乃射之然其的必始于一丈百發百中寸以加之漸至百步亦百發百中乃為術成矣或升的高山或置的深谷或曳或擲使其的縱橫前却不失所準乃可射禽與敵凡弓惡左傾箭惡直懦順惡旁引頭惡脚壅胷惡出凸背惡後傾此射法骨体之病也身前竦為猛虎方騰額衝此皆有容儀之善也控弦有二術無名指疊小指中指大指頭當弦直立中國之法也屈大指以頭指壓勾之此北邊之法也北法力小利于馬上漢法力多利于步用然其妙特在頭指間世人皆以其指末鞮弦則置箭曲又傷其羽但令指面隨弦直立即脫而易中其致遠乃過常數十步古人以為神而秘之北法不使大指過頭指亦為妙耳其執弓欲使砲箭入扼弝後當四指本節平其大指使承鏃却其頭指使不礙則和美有声步射之法有四字四緊滿端遲盡

之矣馬箭之法有三曰分踪对镫抹鞦並分踪花巧对镫偏于向左設使衆敵叢射二敵在右将旋馬以應酬之矣善騎射者習為左右手可也（教射之法 身到記）

演弩

北人騎射漢人疆弩前代名将如漢耿恭虞詡唐李靖郭子儀宋吳璘别鑄宗澤輩用疆弩以破羌戎其不可勝數而漢且有置疆弩将軍之名宋始有神臂弓之制盖射敵及遠争險守隘莫利于弩弓之力小弩之力大弓猶可接弩則應弦而斃隨响隨到耳有蹶張弩銅机弩膝向弩三弓床弩三弓弩窩弩連弩伏弩挨絲弩又有批蔔弩耕戈弩其制不一然弩不及遠特以制敵之騎射為便我朝劉莊襄天和以神臂弩禦敵能發數百步之遠考其制果精妙備以佈策無不立斃倣而用之誠為利器但近日火器又速于弩机亮工力少者

演劍

兵劍初習有眼法撃法格法刺法洗法有单舞法有雙舞法倭之劍練鋼極精而成與苗弩羌箭比肩語云長箭欵弓快馬輕刀則劍利輕而不利重可知矣撃法有五曰豹頭撃跨左撃跨右撃翼左撃翼右撃刺法有五曰逆鱗刺坦腹刺雙明刺左夹刺右夹刺格法有三擧鼎格旋風格御車格洗法有三曰帰頭洗帰六洗騰蛇洗劍訣歌云電撃昆吾晃太陽一升一降把身藏（左右四劍四）搖頭進步風雷响滚手連環上下防（南右手一劍進左足一劍又左右各一劍收劍一）左進青龍雙探爪（縮退二步）（南劍用左手十字）右行单鳳獨朝陽（用左手一刺跳進二步左右手）（换二劍刺一劍各一跳左右手各一）盖右撒花盖頂遮前後（右滚花手一南轉步南劍作勢六劍南）足馬步之中用此方蝴蝶雙飛射太陽（右足進步右手來去二劍左足）（進步左手一刺一晃）梨花袖舞把身藏（退二步下四劍）上鳳凰浪翅（右手轉身張兩手仍翻身左手一劍右足）乾坤少（手來去二劍左手又一劍刺用劍進）右掠膝連肩臂兩旁進步滿空飛白雪（劍從下先右手上四）回身野馬去思鄉（右手抹肩一劍右手抹脚一劍手抹肩一劍）（劍右手抹膝一劍一刺右劍一手收劍一）

演刀

武經總要載刀凡八種而習法不傳今所習腰刀非團牌不用戟載于牌中長刀則倭奴所習嘉靖时進犯東南戚少保始于陣上得之舞雙刀法他若使一

伏虎打我頭却以左手監住右手一抹刀若被他徹捧走了番身一抹刀他若一水平鎗來扎我却以右手監住右手一抹刀他若使一禿龜來斫我却回以右手監住右手斫虎口他若使一單提來打我膀不拘左右以手監住一抹刀他若使老僧拖杖掃我脚以左監住右手一抹刀若徹捧走了就削虎口他若使一橫龍鎗來扎我以左手監住右手一抹刀他若使一仙人教化來戮以左手監住右手一抹刀他若使一老鸛啣食來斫我脚以刀十字架住一刀就斫虎口他若使一鞭鋪來打我以右手監住左手一抹刀他若使一拳手朝天來打我以左手監住右手一抹刀他若使一虎歇勢來打我不拘左右一手監住一抹刀用此有法

演鎗

鎗法之傳始傳于楊氏謂之曰梨花鎗法貴熟熟則心能忘手〻能忘鎗楊家之法手執鎗根出鎗甚長虛〻實〻奇〻正〻其進銳其退速其勢險其節短不動如山動如雷震故曰二十年梨花鎗天下無敵手然陳之行陣又畧不同法欲簡立欲疎非簡無以解乱紛糾非疎無以攔挪進退左右必佐以短兵相衛習法八母鎗起手你剁我〻攔鎗你扎我脚我顛鎗你上扎我捉鎗你鎗起我纏攔下你扎我〻拿鎗一合先有圈鎗為母後有封閉捉拏梨花擺頭救護要明裏把门外把门內賺是花鎗名曰秦王磨旗二合先有纏鎗後有攔鎗黃龍占杵黑龍入洞拏鎗救護內賺花鎗上名曰鳳点頭三合先有穿指後有穿袖鷂子扑鵪鶉救護內賺四花鎗四面是鎗法名曰白蛇弄風四合先有白拏鎗攔退鎗救護後有白攔進步如猫捉鼠救護內賺是花鎗名曰鉄掃筆五合先有四对日開後有死中反活無中生有迎封接內賺是花鎗名曰撥草尋蛇六合一截二進三攔四纏五拿〻直內賺是花鎗曰下進場撥草尋蛇上進場秦王磨旗一截二進三拏四纏五攔〻直大進場秦王磨旗鉄掃子必無路裙攔鎗伏虎鎗地蛇破地蛇鎗俱頭鎗破中平鎗中平鎗破中平鎗鎗中坐高低遠近都不妨高不攔低不拏當中一点難遮架去如

箭來如線指人頭扎人面高低遠近都看見鎗是仗腰鎖先扎手和脚疾上又加疾扎子还嫌遲鎗有三大疾一立身不正二當扎不扎三三尖不照必上照鼻尖中照鎗尖下照脚尖你鎗咎我鎗拏你鎗不動我鎗扎來得緊去得硬不遮不架是個空訣法頗煩惟用封閉捉拿上攔下攔六鎗封閉拏拿有大门小门止此已足用矣

銃鈀

銃鈀自有倭时始用在閩粵楚蜀滇黔亦舊有而製不同亦軍中最利者兵法五兵五當長以救短短以救長短兵種類甚多此一種可擊可禦兼矛盾而用若中鋒太長而橫太短則不能架拏賊器若中鋒与橫股齊不能深刺故中鋒必高二寸且兩股平平可以架火箭不用另執箭架故每執此器之兵二名共給火箭三十枝賊遠則架箭而答之近則棄箭而用水器萬全之計也習法鈀对刀入我四角我四下不相粘後手起高殺扁身中攔兼大僻丁字步要大僻他起高我就赶上剃扁身中攔殺要後手高出胃去我出中攔鈀他直打下我將鈀抽大门起上壓落以我用棍步勿使他把着

藤牌

古有圓長二色生衛而不生利用木加革者重而不利以藤為牌出自南方雖不能禦銃子矢石鎗刀皆可蔽所以代甲冑之用每兵執一牌腰刀一把鋼刀手腕一手執鏢鎗一枝彼長我短持定無隙將鏢擲去毋論中否彼必應我急取刀在手隨牌殺入一入鎗身內則鎗為棄物我必勝彼矣但擲鏢后每每不及取刀此為大病牌無鏢能禦而不能殺將欲進步並彼起鏢勿輕發即岳武穆旁牌麻扎刀之制令軍士低頭足砍馬足以敗兀朮拐子馬是也出入陣中進退便宜且衛且殺南方通用利器製雖稍異置于行伍功繼狼筅之後蓋恃為勢架護于上方能筅下突進因勢之跼蹐利于出入故也

○狼筅

此器形体重滯轉移艱难非若他技之出入便捷殊不知此乃行伍之藩籬一軍之门户當擇力大能勝此者勿為昭之所使然後以牌盾佐其下以長鎗夾

其左右鏡把大刀接續于後夫筅能禦而不能殺非有誅利器相資鮮克有濟兵中用此也徵臨敵白刃相接心膽怯他器單操不見可恃雖平日十分精習臨時張惶失措惟筅則枝梢繁盛遮蔽一身有餘眼前可恃足以壯胆庶幾人敢站定以賊用火詐則只持有鉤接筅過旗展來不與隊只將筅三四枝者齊斜立送于大旗面上設着筅鉤所陸重不能舉即以我長鎗戮去此必破之方筅根要粗重手執于中要前後相稱寧重後毋重前附枝軟則刀不能斷原

漢則長鎗不能入故人胆大用列于前乃南方利器筅竹浙閩不必兩廣浙閩用茅竹兩廣用籐竹

演棍

兵法有奇正有虛實度衆寡強弱之勢決高下勞逸之机識前後左右之局審彼已主客之形有長而匿短有短而見長有呼吸而動几天有吸而靜几地能陰能陽善陰則可攻可守可縱可横今少林棍法大類是爲上中下四平等勢次兵法以正合乎倒把戰倒拉鞭等份非兵法以奇勝乎分門定戶何其定也虛鎗詐敗何其虛也鉄牛耕地非以剛推仗與乃内賊穿提則柔制剛矣欲雁出岸非以帶取提與乃連岸之擒則以連待勞矣高捨袖臂華山非以高爲勇與乃鋪地錦白蛇吐風則藏用于下矣出手爲陽收手爲陰提圈外爲陽拿圈裏爲陰夫非兵法中陰陽之制之義乎若長技短用則有一提金鈎搠塘鎖石鎗馬短技長用則有单手劍鎗刀出鞘風捲殘雲馬倒搭手則有劈山劈柴換陰手則有鉄扇扶衫馬又或左右互易前後中更或提其根或握其中或指後攻前或擊左破右或以寡敵衆以弱勝強彼退扎而我則打彼退打而我則扎彼静我乱彼忙我後發之中着之内圍圈惠該參舒具備乃爲奇中今人莫當隨机應変使彼叵測身法眼法旋步靡定手法足法収放自如此棍棍法合兵法也小夜又少林棍法也夜又云着以釋氏羅刹夜又之稱其神通廣大降伏其心即可爲影護法釋氏又以虎爲逃山夜又步即此意也俗訣歌云陰陽要转两手要直前脚要直一打一唱退身着力步步退前天下無敵

演拳

拳法活動手足慣勤肢体亦初學入藝之門學拳要身法活便手法便利脚法輕圓進退得宜手可飛騰而其妙也顛番倒插而其猛也披劈横拳而其快也活捉朝天而其柔也知當斜內俗云拳打不知是迅雷不及掩耳所謂不招不架只是一下犯了招架就有十下古今拳家宋太祖三十二勢長拳六步拳猴拳溫家七十二行拳三十六合鎖二十四棄探馬入內番十二短打呂紅入下綿張短打山東李半天之腿鷹爪王之拿千跌張之跌張伯敬之打亦皆有名若以各家拳法兼而用之如常山蛇法上下周全無有不勝矣大抵諸藝無不由拳法活動矣子也

分布十二款正兵未行必與幕兵商議先遣說使次遣鄉導先鋒遊奕策應而後正兵次第就道故集分布十條

幕兵

古者行軍必有幃幄之士或精占候或通太乙奇門六壬或熟地形或知兵法或善布陣或善審軍中氣色或能揣知敵情或能臨陣觀變制勝或能飛砂走石諸異術以及一切教射教打教火藥造車工匠醫士術數鷄鳴狗盜偷兒宜特設一營分處上中下三幕居上幕者待以上賓如善天文地理兵法者當以師礼事之欲有謀焉則就之呂尚伊尹張良李泌諸葛李衛公其人者是岂爵祿富貴之所能薰心親之若父尊之若師加諸上位焚香頂礼跪而請教于秘帳之中而後愉悃忱于我他如朱亥專諸荊軻聶政輩幃幄中亦須多收數人以防不虞可也

說使

古人論士以行己有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居首子貢聖門高弟以出使顯于春秋蘇秦張儀倡為縱横遊列國探候王之心而說道始行焉夫用探以之法

先以道德仁義礼樂忠信詩書経傳子史計謀成敗渾而雜說包而羅之澄其心淨其志伺人之心情有所愛惡去就欲從而攻之陰豪而陽發必虛往而實來與虛言而往彼實心而來下其心察其容听其声考其辞言不合者反而求之其應必出既得其心反射其意符應不失契合無二膠而漆之毋使反覆如養由之操弓逢蒙之挟矢無不中者制人之術在避人之長攻人之短見己所長蔽己所短好言道德者以仁義折之好言儒墨者以縱横禦之好談法律者以權術挫之必乖其始合其終摧其牙落其角無使出吾之右徐以慶弔之憂喜其心使神不得為心之主長生安樂富貴尊榮声色喜悅慶言也死亡憂患貧賤苦辱刑戮誅罰弔言也與貴者言談弔則悲與賤者言談慶則悅將其心迎其意或慶或弔以激其志情変于内形見于外常因所見而觀其所隱所理測隱探心之法也

鄉導

凡行兵必有鄉導渡險則有跨伏之處涉川則有墮決之憂輩行則有暴來之隙夜止則有虛驚之撓頡舍必就薪水畜牧必依苗草一事不備自投于死安得勝敵故即數國之山川邱阜可以設險者茂草蒲葦可以隱藏者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卒衆之多寡器甲之堅危必盡知之可以料敵則鄉導焉可無也假于近山之處敵兵在前步兵執旗立于山上以待後面兵來立營令馬兵先馳圍即报如十塘俱报無警其步兵即向山立營山形方々属土即執黄旗山形曲々属水即執黑旗山形直々属木即執藍旗山形尖々為銳々属火執紅旗山形圓々属金即執白旗後面兵來照形下營

鄉導或用俘擄或用土人須防奸偽為其誘誤必在鑒其色察其情參驗數人之言委曲相合乃可為用使之厚其須賞要之爵秩乃選腹心智謀者措之出處家防其貳也然不如熟習堪用之士但能諳悉行途亦不必土著也如在曠野四隅莫辨又值夜晦當視北辰及候中星為正若遇天景曀霾夜色暝黑又不能辨方向則當縱老馬前行令識道路或用指南針及指南魚以辨方向

先鋒

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凡行兵前軍統旐後軍統旗隨鄉導而行先正兵而發者必有先鋒先鋒與選鋒有別選鋒乃簡選鋒銳凡遊奕跳盪兩翼策應皆用選鋒若先鋒必須熟於鄉導渾身是胆者方可先之如平地則借車為悍敵山行則多備鉄騎手持藤牌竹牌生牛皮牌須人執火藥遠器如發簀佛狼机鳥銃三眼四眼火藥輕便可以射遠者直須入陣以摧其鋒況羌戎頭陣一敗不能復振即撲扑地而死晉劉牢之誅萬佩等以驍勇應謝玄募領精銳為前鋒百戰百勝隋楊素每对陣先令一二百人起殺陷陣有不陷陣者還而斬之李嗣業脫衣立陣前執長刀大呼當者人馬辟易白孝德發吉旭喊持方戟而搏擊刘龍仙斬其首擒而歸皆以先鋒取勝也

塘報

凡塘報每隊選一人須選健步善騎者以一步兵同一馬兵每營計十塘自一塘倒捲上前凡敵情我得預知難于邀截至于塘報得實我兵殿殺有功或免敵邀截塘報之人各准斬首級一顆之功酬之犒賞特加于衆山谷結營如噴珠而出步步相連以便更番迭戰凡鄉導所得情實及先鋒勝敗或我兵暗遣偷兒探刼寨消息俱賴塘報傳知又設本營傳事者通報一切內外大小事情一曰運軍每隊用一人執小藍旗巡綽運動廉血脉流通進正有度矣

翼兵

先鋒既前行正兵居中兩翼無精兵佐之譬犹人之無手烏之無翅是謂孤注如正兵一千左右須各二百離中一二里左冲右突任大將指揮或正兵不用全用兩翼成功或正兵方戰而統兩翼佐之益助其勢或正兵戰久而疲兩翼應之稍儥其氣或左右車用其一或左右夾攻或表裏合擊或從背反擊其功匪小韓信將兵三十萬擊項羽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夾擊敗羽垓下秦王世民與屈突通夾擊王世充郭正儀與葉護夾攻敗衆進收長安張浚楊存中夾攻李成俘八千人從來翼兵成功者不少翼兵亦須令大將領之或不約而同或一呼即至來如風雨疾如雷霆令人應接不暇賊衆莫知所以禦之

○奇兵

兵法曰正兵受命于君奇兵受命于將又曰以正合以奇勝四奇傳命于八正八正取稟于四奇天地風雲為四正龍虎鳥蛇為四奇又步為正騎為奇堂〻正〻為正伏埋詭詐為奇又以八陣為正二十四遊軍為奇蓋臨陣制勝全繫于奇是以握奇為立陣之体中間奇零握奇陣也諸葛四隅為正四方為奇以一正間一奇太白陰經四方為正四隅為奇李靖安營布陣以六花為正中軍為奇車徒居前為正馬軍跳盪為奇又曰以正為奇以奇為正歷考古今太公以五行為正三才為奇周公三軍為正游閎親戎為奇象棋為陣士卒為正車馬砲為奇韓信右中後為正前在為奇曹操先出合戰為正後出奇擊為奇大詢行則奇兵居先止則奇兵居後戰則奇兵變化如牙如爪其用不窮至于楚歌之吹赤幟之建木罌之渡自古及今未有不以奇取勝者軍中宜特設一大將令一二智謀專掌奇兵營與上將相應臨陣設奇御枚而進以為萬全必勝之策可也

遊兵

兵法以六十四軍合六十四卦以二十四遊兵合二十四氣則遊軍所繫非坐可知也風后握奇二十四奇兵遊于八八之外外而未始不內　初握机二十四奇兵遊于五五之中內而未始不外規每陣必設遊兵環繞如却月之形此與翼兵奇兵不同遊軍自有額數必不可少一曰遊奕一曰跳盪一以巡哨護術使戰鋒得以攻取使駐隊得以安間一以衝突邀擊使敵人無能掩襲我軍進止自由遊軍二十四陣與大軍為援此擊遊將軍之事也

輜重

師行粮從軍事所先戚繼光每議一大陣劄輜重營三座每座大車八十輛每輛騾八頭車上用偏箱車遠視如城　下四面營每車一輛派軍二十名分奇正二隊正兵一隊軍士十名以知喂養者八人領棧車騾內以六人為管即机二架每架三人以大棒手二人臨陣尚管收拾騾頭車正二名專司進止舵工一名專備留後奇兵一隊〻長一名鳥銃手八名

仍以一二三四名兼習長刀五六名兼習藤牌短刀七八名兼習銃鈀火兵一名專管各隊飯食此奇兵一隊專管護軍每車載米豆煤炒一十石五斗每營可供一萬人馬三日之食計每營將官一員中軍一員全管干總二員分管把總四員各管二十輛百總一十六員各管五輛中軍元戎鼓三輛各騾二頭共計騾夫六百四十六名車正八十名舵工八十名元戎鼓車三輛每輛兵十名共三十名奇兵隊長八十名銃手六百四十名火兵八十名共計一千六百六十員名大小將官二百五十四員名每營車八十輛每輛載米二石五斗煤炒三石七斗五升黑豆六石二斗五升共米二百石煤炒三百石黑豆五百石此製雖妙然輜重車輛太多恐為敵所邀截不若于各附近城市寨堡四散按所用多寡私藏私地俟軍行隨取即有一二日無市鎮者令火兵各載米菜少許馬上少帶芻豆少許各兵人帶于粮可備三五日之用古人有累三日粮五日粮刻期取勝猶為至便

策應

凡行兵有前軍有後軍前所以備衝鋒後所以備策應後軍一名殿軍此在進軍之外別選猛將精兵堅甲利刃或結一二小營如前軍已勝合併而前直倒賊營真殲賊衆如賊伏旁擊或僥背而攻或我師不利後共得探旗塘報寔信報銳而進出其不虞奏効最捷近來有長驅直入勝負未決時屢召救兵不至以屋覆兵敗將是可鑒也

布營

凡兵止則為營行則為陣米立陣光布營營先擇地依形勢高下平險水陸各因地宜就其所安次有營筭下營之時先定中心即向南北東西各步二百四十步並令東西南北及中心標端四面既定即斜角更安四標準南北令端從此以後分衆配營極易每一人縱橫占地四步凡營主有一專司軍水發前即布令司兵官令分頭巡隊司騎巡視馬騾司曹檢校兵甲器仗司倉監管兵士粮食兩隊共掘二廁百人共掘一井每軍各帶掘井掘壕器具俟下營時隊長即督各兵起土造飯樵採不可遠去水營每營相去

箭之遠以便起行湾泊不致相礙此段与營地篇同

行兵二十款

○軍祭

其礼除地為墠用太牢以祠黃帝軒轅氏其牙神纛神祠以少牢其幣牙以白纛以皂用剛日祠之于墠統以青繩覆以幄幕風師雨師馬師其荐献亦用牲牢酒脯香幣祝文曰維某年月自將帥具官某謹致祭于某神凶党首難于記乱常毒流生民惡在不赦受命徂征恭行天討殄寇克敵繫神是助尚享三軍首路之日則祭道路神以車犯較祭軍以車轢之而過謂之犯較軍在道路凡過名山大川百神祠廟皆遣官以酒脯祭告

軍誓

書之所記三代令生出兵伐罪必立誓命之文所以申飭有衆堅整士心為戰陣之首也令出師凡將發及戰主帥當親臨士衆明白誓言感激衆志然後起行誓曰大將某官告爾三軍將校士卒謹听予令令戎蠻不服侵犯疆界撓我邊陲害我穡事毒流于民九重授我斧肅將天誅爾尚乃一心力銳乃戈矛共殲

大憝有進死而榮無退生而辱用命有厚蒙不用命有顯戮勉哉爾衆服勤王事毋干典刑國有火征討倣漢詔伐翁奴声罪致討又倣唐德宗罪己之詔布告天下使薄海内外共起義兵以勦叛賊可也

清道

選擇既定已將發行出軍清道亦為首務凡大將繫飭旗鼓擺列于前非為美觀蓋無事日軍行則為大將中軍而大將居其下正行之間有事仰為分扎營壁之用立表之須一聞號頭變化立成安營定壘各有趨附應用旗牌人數軍令牌四面可用四人大門旗十面每面用人二名五方旗十五面神旗五面單擺飛虎旗五面五方擺五方五面一字擺用人十五名角旗十面每面一名五方高〻正副十面用人二十名坐纛一面用人五名護纛親兵二十五名押旗令旗二十四面用人二十四名下營即散營内督察監軍金鼓旗四面用人四名金鼓二副鉦二摔鈸二哱囉四喇叭四鼓十二笛二板二佃葉八共用吹鼓手三十八名每五方旗招一面後護旗各精兵五方共十層用兵五十名大將馬前令牌三面官三員長短兵每排五名五層通一隊二十五名馬後令字小旗牌背招一十二面用馬十二疋龍信胆勇員役執之每四人一層分三層耑听督遣密令押後兵二十五名各用長短器

懸令

凡軍未發前三日下令收拾行裝鞍勒干粮鞋履器械一〻俱足听令而行不可預知所往以至泄漏發軍日不拘時分但聞第一盪喇叭响收拾軍裝第二盪响整隊排立第三盪响先令卿尊及遊兵前引隊伍不許停擁隔斷軍行尚靜悪喧靜則有序雖以鼓行金止又不得頓叩金鼓只緣旗舉則興行按則止伏大將居中不動四方有賊大將舉方色旗應之載旗鼓内旗招則前進正立則止却偃則回遊兵亦特五色旗以告大將亦載鼓内旗徑過城堡不許騷擾止宿必依隊伍過山我必設伏又防敵人之伏平地防陷穽過橋樑先以重物試之渡水必預備舡筏如無用大索數條擊兩岸椿橛上令水手攀索過水方令各隊將

刀鎗器械每十條二十條為一束或近使處採竹木作排筏下排刀鎗上鋪衣甲或用葫芦羊皮渾脫皮囊渡人馬防賊上流壅決過坑穴每軍把一本橛子及薪蕾填之立渡峭崖峻壁則以梯〻停其壁過泥塗用草木鋪道上干土鋪之更防簽剌賊兵守要害用飛神砲神弩勁兵破其困厄軍中撤載粮蕾宜在路中心行而下申隊遮掩冦暴來刼探稍避其鋒俟去則邀擊之騎軍戕其外不得負重步軍帶物不過卡斤

齊粮

凡一軍萬二千五百人人日支米二升一月六斗一年七石二斗一軍日支一百五十石一月七千五百石一年九萬石塩人日支半合一月一升五合一年一斗八升一軍一日六石一月一百七十八石五斗一年一千三百五十石馬日給米一升馬塩日支三合馬一日支茭二圍一月六十圍人一年支絹布一十二疋絹七萬五千疋布六萬五千疋每出軍犒以牛酒酒一人二升二百五十石羊一口分十二節六百二十五口牛肉代羊一人二斤二萬五千斤每一斗麵作二十斤麵一百五十石饅頭一人一枚一萬二千五百枚餻羹一人三合糯米三十七石五斗菜一人五十兩二千九百五十斤零四兩羹塩三人一合四石一斗六升醬人半合六石二斗五升醋無人一合一十二石五斗椒五人一合二石五斗薑十人一兩七十八斤零一兩葱三人一兩三百九十六斤零四兩隨筵藥倒大鼓技鼓腰鼓笛板破陣樂舞劍角觝投石超距若深入敵境人持干粮二斗可用數旬米一石九蒸九晒可得二斗每食一大合一人可五十日塩三升以水和入鍋啣口中可止渴葫芦竹筒可以盛水邊兵遠行則有糜餅皺餅麵袋雜餅未能悉載

○下營

凡兵師之營擬于城郭宮室必須牢固不可得而犯乱取山川地形使利水草隨其險易過平則方到圍水則圍開山路則盤回水路則迂屈置營先計人數列營戎重配地多少隨師衆寡一人一步使隊間容隊寧使剩隊不得少隊立表十二辰立五旂長二丈八

尺審子午卯酉地勿令邪僻以朱雀旂立午地白虎旂立酉地玄武旂立子地青龍旂立卯地抬採旂立中央樵牧汲飲不得出表外軍營將下之時當營跳盪奇兵馬軍并戰鋒駐隊各令嚴備持仗一準發兵法待當營卓幕訖方可立隊釋仗各于本隊下安置若有警急隨方得禦其馬軍下營訖听總管進止其馬合羣牧放下營土地寬平即布大方陣如在賊境即須穿狹其營四角使圓〻則易守古制一軍一萬二千五百人令加四千五百人為奇伏非正门不得輒出入營地不居大谷之口大山之端墓塚之旁覆金仰盆之地不居山林草木蒙密之地不居江河溝澗灣曲之地不居大江險絕掩抱之中不居惡名之地如黃名机豆入牛口三類立營不得近田苗及城市須去城十里兵馬下營訖營未須幹當四司官與兵官及左右令分頭巡隊查点兵士司騎及佐巡視馬驢司曹及佐撿挍兵甲器仗司倉及佐監管兵士粮食十隊共掘一井兩隊共掘一厠下營近敵境使軍士防毒

暫駐營

凡軍不久駐可立鎗為營搶頭向架令均黃昏擂鼓各着本鎗鼓声絕刺鎗訖兵士更不得出白繩便斷烟火營外置鋪其外更着一人伏听營外有警當鋪不得高声敲鎗傳遍四面即知有警預作隄防又有攏鎗營其鎗如鴉巢攏幕外七尺攏鎗之外造土壕一重搶去幕七步衣甲器械每人一堆如有警急易着衣甲車馬在旁橫列車營法每五十步一乘百步取一乘作戰車〻中出戰隊其車子營及外營橫排牛在當中拒馬鎗在外仍連車轅為左右廂和门几立拒馬每人配鹿角馬槍兩枝平列桐去前槍城五步布置首尾相繫魚鱗布之則牢固矣繩營所以擱馬若入敵境留秣不給即須尋水草牧放每人給擱馬索一條入夜則為繩營以護畜產每日行軍三十吉行五十五鼓起程辰巳時即札營止若不近城郭一二箇時即拙一小土壕預備篾兜窆鋤如見有水泉則防有毒若無水處必立地督率衆兵即掘一井恐防賊困或各兵自用竹筒帶水炊飲或有警急即取干粮充飢而行

久駐營

軍久駐砍柴為營其柴密排不過人其間釘橛仍着土壓之其車橫排須勻急疾轉車便可為城若久駐營中置一望年掘壕營外凡掘壕立鎗則白繩取定其壕底濶一丈二尺深一丈口濶一丈五尺其土向裡拍作土岸高四尺五寸令實勿至摧塌裡面削平其上通久行壕門掘徹即權施浮橋急疾拆去當界二十步置一戰樓以門扇及他板木權造壕唇外掘陷馬坑一重濶二十五步每坑鹿角鎗三枝夫頭入火令堅近壕布棘城一重濶二十五步築城營凡起土築城為營其城身高五尺濶八尺女墻高四尺濶二尺每百步置一戰樓五十步置從風砲一具每三尺置連枷棒一具每鋪更板并架在內去城五十步卓幕城中置望竿高七十尺城外置羊馬城一重其外掘壕一重其外濶五步立木柵一重柵外更布棘城一重棘外陷馬坑一重木柵因數逼急不及築城壘或因山河險勢多石少土不任板築乃連木為柵方圓高下隨事深埋木根重複綜使其缺內重短為閣道外柱一重長出四尺為女墻皆泥塗之柵外掘壕一重濶二丈深二丈木柵裡每百步造戰樓一具中置望樓以探遠望

夜營

凡軍營下定于營外去幕二十步列隊仗如臨陣对寇法晝夜嚴警隊官不得離隊每營留馬五匹并鞍勒放飼飯有警馳告每軍必別設兵候一軍量抽戰士三五十人于當軍日向三五里外要害之路夜設外鋪每鋪給鼓三面自隨如夜中有賊把大營其外鋪看賦與大營交戰即從後鳴鼓大叫以繫賊後來得机使必獲克捷凡軍營下定夜則別置外探每營以折衝果毅造作更番須每面四人每人領馬五騎于營四面去營十里外遊奕以備非常或令馬軍至一更持舉火相應賊見火号不敢偷營每夜定鋪時每鋪令貯火炬五條乾草一束仍令火種若有警每鋪並相傳救凡軍中至夜百步着聽子二人每更一替尅時聽伺如夜間數營馬嘶則謀備夜出攻掠之類又選聰耳少睡令卧枕空胡鹿其胡鹿必以野猪

皮為之凡人馬行在三十里外東西南北皆响聞其中夜中暗号大將軍每營印簿一扇每夜隨意注四字或天地或風雲上一字天字風字是坐唱下一字地字雲字是行答及夜巡時坐者唱某字巡者即答某字如唱答不相同即是奸細根大將處分

行軍

大將既授命于君、興師動衆、選吉日、鑿凶門而出、長驅十萬之師、張設輜重什物軍需之類、深入敵境、紛紜雜沓、事有萬端、不可不明、然所最要者、軍行之法、試畧言之、其法先以右虞候馬軍為首、次左虞候步軍、次右軍馬軍、次右軍步軍、次前軍馬軍、次前軍步軍、次左軍馬、次左軍步軍、次左虞候馬軍、次左虞候步軍、其行每徑高處、即令三五騎遍高四顧、以候不虞、餘軍准此、候望右虞候既先發半、安營踏行道路、檢行水草、左虞候則押後收拾行道、排比隊伍、整齊軍次、使不交雜、若軍回入先左虞候馬軍、次左虞候步軍、次左軍馬軍、次左軍步軍、餘次第准前却轉、其虞候軍職掌准初發交換、若道狹不可並行、第即一戰鋒隊為首、右戰隊次之、左戰隊又次之、右駐隊次之、左駐隊又次之、若道平川潤可得並行、宜作伏行法、其法每伏戰鋒鋒居前兩戰隊並行次之、又兩駐隊並行次之、餘伏准此、若更堪齊頭行者、每伏五隊橫引齊行、伏後次之、如每伏三百人、簡取二百五十人分為五隊、第一隊為戰鋒隊、第二隊為戰隊、第三隊為奇伏隊、第四隊五隊為駐隊、隊頭一人、副隊一人、其下等五十人為輜重隊、別着隊頭一人、副隊頭一人、擬戰日押輜重遇為声援、若兵數更多、皆倣此類、如軍行賊境、須為三才陣而行、逢賊立即成陣、戰鋒在外、輜重在內、三面入營陣中、所謂發引有序、優急有備、此軍行之大畧也、

計戰

兵者詭道也、詭可使為實、遠示之近、近示之遠、故遠近之用、其術有六、夫將取敵者志于要而攻不急声之以必取潛緩所得出口俾敵知之、此急彼守必緩陰以兵卒默乘之、其術一也、所臨之境界于洪淵大壑不可卒濟、即駐兵藥壘鑿林劉木廣為舟航、示以必

濟夜陰令精兵銜枚于他處舉筏而渡擊沿流之守
俟彼衆乱大兵筏而隨之其術二也加兵之地抵斷
他之路大軍倒回以詭敵敵聞馬始以為然所備必
後即陰令輕捷者旁間道以懸梯竹橐接續以平渡
出其不意我即回大軍以應之其術三也兩陣相向
□敵人鼓譟挑戰勿即應久之則徐徐引退敵來薄陣
且動即亟出突騎銜其心後軍張翼而從之其術四
也交戰既酣陰以奇兵分左右翼自陣後而回出擊
之使外潰而內駭焉其術五也敵戰時于大陣後以
精兵伏之不施旗鼓弓箭惟以強弩劍楯戈鋋而已
俟前陣大戰士伍困則麾開前陣令後伏兵先出強
弩射之後麾前陣兩翼兵隨逼敵陣攻之稍動則扑
之其術六也皆示以近而取勝在遠也如是者奇正
之謀也孫子曰兵以正合以奇勝此之謂也

不戰

兵家之法戰則敗不戰則勝兵家之秘有戰則有敗
不戰則無敗兵非果不事夫戰也戰則勝負勢均矣
兵危事也戰死道也勝負可听于自然即夫開勝負
信人者可誘而訐貪而忽畧者可貨而賂輕變而輕
者可勞而困上富而驕下貧而怨者可離而間凡兩
軍相望而志不知其將者當令賤而勇者將吾軒銳
之衆犯而挑之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進
北佯而不及見利佯而不知此智將也勿遽與戰若
其衆喧嘩旗幡紛乱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擒
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愚將也雖衆可敗又
若兩軍相持未戰未挑欲知敵將之謀也何以能之
曰彼土馬驍雄反示我以羸弱陣伍齊整反示我以
不靡見小利佯為不敢爭設奇兵誘我以奔北內寔
嚴備而外為弛慢頻使諜來託以忠告或執使以相
忿或厚賂以相悅移軍則減竈合營則偃旗非得地
而不舍非全兵而不侵以多舉少必候晨朝以寡擊
衆必候日暮如此則兵多說伏將有深圖即須曲為
防備也兵法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
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是也

察敵形

兵法曰敵近而靜者恃其險也敵遠而挑者欲人之

于死生之場者謂之戰如其必勝而戰者謂之謀伐謀者孫子謂之上兵而攻城伐兵之策皆為次下故齊人之得舒不曰戰而曰取魯人之于蔡不曰戰而曰入齊人之于紀不曰戰而曰如韓信之于安邑不曰戰而曰襲曹公之于江陵不曰戰而曰下皆不戰也夫邀整、之旗擊堂心之陣者戰也士卒之事也立于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者不戰也將帥之事也以將帥之事而貴士卒固不可況以士卒之事而責將帥哉令之將帥所以動輒敗衂者皆專學戰而未得夫不戰之妙也學戰易學不戰難司馬法論國雖大好戰必亡孫子以不戰而屈人之兵為善之善捨是之外雖百戰百勝亦所不取不得已則鬬有不得已而鬬者也欲望嚴飭諸軍將帥招致謀夫策士講夫不戰之法若夫鬬智角力于勝負未分之地吾所不取也

○料敵將

夫因敵治戎○交而未合○不以冥冥決事○必先探其將之能否○而後因形用權○則不勞而功舉○故其將愚而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衆木動者來也衆草多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塵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輕騎先出其側者陣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杖而止者飢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恐者倦也○殺馬食肉者軍無粮也○懸鍋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諒諒翕翕○徐兵人言者○失衆也○數賞者窘也○屢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情之至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者○有奇謀也○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幣重而言甘誘我也○兵非貴多○足以併力料敵取勝而已○若不慮而易敵者必擒于人也○大之亦謂用兵之法大要在審察敵人○其形之變十有五○見賄可擊○新集可擊○未食可擊○奔走可擊○不戒可擊○不順可擊○動勞可擊○將雄可擊○長路可擊○擾亂可擊○不暇可擊○候濟可擊○險路可擊○驚怖

可擊不定可擊皆謂乘其不備出其不意使其不能為計也吳起曰其進退多疑其衆無依可震而走士輕其將而有歸心塞易閉險可要而取進道易退道難可乘而前進道險退道易可邀而擊居軍下溫參水無所過霖雨數至可灌而沉居軍荒澤草楚幽穢可焚而滅停久不移將怠士懈可潛而襲日暮道遠士衆勞倦飢未及食解馬而息可乘而虜此八者不可不察也凡敵人有不卜而興戰不占而避之者八夫疾風大寒剖冰濟水不憚艱難一也盛夏炎暑早止晏止士卒飢渴務于取遠二也師既淹久粮食無備百姓怨嗟妖祥數起上不能止下無其準前攻失序言声高虔三也軍資既竭新芻又寡天多陰雨欲掠無所四也徒衆不多水地不利人馬疾疲四隣莫至五也將薄吏輕士卒不固三軍數驚師徒無助六也戰勝而驕士卒獻功行伍失序軍中嘩乱七也陳而未定舍而未畢行坂涉險半隱半出八也諸如此者擊之勿疑若其土地廣大財富人衆惠施博流賞信刑察發必得時陳功居列任賢使能師徒之衆兵甲之精四隣之助大國之援凡此不如敵人者避之勿疑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兵法又當視敵鼓角人馬隊伍謹靜以避之凡金鐸之声下以濁鼓鼙之音濕如沐旗幟皆重而自垂曳如沾露此衰敗之象也戎馬驚奔士卒恐懼妖言相惑以耳相屬此潰散之象也隊伍擾乱行陣不定或坐或起言語喧嘩此軍乱之象也皆可乘而掩取也雖然見敵之意可擊如此又當反慮敵人矯計誘我所謂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半進半退之類宜密察之此又有奇伏之變雖云鳥起者下有伏兵其或譎為伏兵使人立于草木之中挽弓挾彈以袪飛鳥令人疑之之類則察者又須以他事參驗而後動也故曰察之而知得失之計候之而知動靜之理以衆攻衆衆有不攻以寡攻寡寡有不攻以備攻備備有不攻釋實而攻虛釋堅而攻脆釋難而攻易此百勝之計也

據利

爭山不得上則利在趙而不在秦爭水不得渡則利路或拓我前或衝我中或斷我後雖有哨兵探馬恐

一時搜索不到或誤闖入敵伏之中為其所陷不及報我冒然而進一線之路彼以有備待我無備險山之隅首尾難援豈容不先為之防今用連珠倒捲之法如飛天蜈蚣之勢大約以今在營兵一千分為十大哨每百人一哨其哨中止用哨長旗二面長弓帶二面自一哨起至千哨止一哨先行至一塘處探馬報一塘無警一哨看先到哨兵執何旗色即住下照註定五行山形立營將哨馬又打發前進第二哨又倒捲上前至第二塘其報相同二哨又看哨兵執何色旗照山形立營其三哨四哨以至十哨相同如報有警即將本哨少退入我兩旁立營之中當路口色山連原立住營脚收回探馬哨兵安排廝殺如敵前來攻我中則兩山有我兵先已立營兩山出兵夾攻之如彼攻左營則右營出兵為援彼攻右營則左營出兵為援彼退則我躡其後後營復如噴珠而出又相連下營更番迭戰敵勞我逸是敵人欲來前面攻我勢不能矣倘敵伏兵自中間突然而出我兵即兩頭扼住山陰我中間各營有連珠之勢攻左則右至攻右則左至我兵先居高陽以待敵彼亦無能旋其功況我兵先立有營一切地鋒釘板蒺藜鹿角之類見敵皆可先布而一切火砲又皆外向以待其來是敵人欲中衝我又不能矣如敵斷我後此退為進後哨作前哨倒捲而回敵亦難邀截也如遇大江關隘之地我又必先留兵把守豈肯輕進使無歸路之理考古証今而谷戰行軍無過此數〻為營之法

水戰

夫水攻者所以絕敵之道沉敵之城漂敵之營壞敵之積聚百萬之衆可使為魚害之輕者犹使緣木而居懸釜而炊故曰汾水灌平陽濬水灌安邑河水灌大梁洧水灌潁川韓信夾濰水決沙囊而斬龍沮曹公別沂泗注下邳而克呂布皆控帶山阜得地形之利也若平陸引水勞力費工利害相半智伯以水攻而亡此又水攻者之宜戒也故兵法曰水以佐攻者強凡水因地兩成勢謂源高于城本高于末則可以遏而止可以決而流或引而絕路或堰以沙城或注毒于上流或決壅于半濟其道非一須見設水平測

度高下始可用之也

屯田

趙充國之屯湟中。孔明之屯五丈原。人人能言其屯最為上策國初屯政鹽法兵防並行而三邊之餉無匱自弘治間葉琪請變鹽法而邊餉始不足矣今鹽法既廢屯政不行建議者以為倣周人之田畯命官秦人之力耕命爵漢之孝弟力田唐之給牛耕種以鼓舞邊民此一說也先正丘濬有云井田之制雖不可行溝洫之制則不可廢請于邊關一帶隨邊田沿山種樹一以備柴薪之用一以備邊塞之蔽于以限敵人之馳騎于以為我軍之伏地此亦確論然邊方之地必先有人而後田可屯不患無田而患無人腹裡之地必先有田而後軍可募不患無軍而患無田其輕重各自有在也其詳載之別傳

攻守五款

○攻守

古之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兵以守敵衝盡兵以攻堅城則鈍兵費粮而緩于成功盡兵以守敵衝則兵不分而彼間行襲我無備故攻敵所不守守敵所不攻攻者有三道焉守者有三道焉三道一曰正。一曰奇。一曰伏。坦坦之路車擊轂人磨肩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道大兵攻其南銳兵攻其北大兵攻其東銳兵攻其西者曰奇道大山峻谷中盤絕徑潛師其間不鳴金不擂鼓突出乎平川以衝敵人心腹者曰伏道故兵出乎正道勝敗未可知也出乎奇道十出而五勝矣出乎伏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正道之城堅城也正道之兵精兵也奇道之城不必堅也奇道之兵不必精也伏道則無城也無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伏道焉者其將木偶人也守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亦木偶人也今夫盜之于人扶門斬關而入者有焉伏戶之不扃鍵而入者有焉衆壞垣坎墻趾而入

者有焉扶門斬關而主人不知察幾希矣他戶之不扃鍵而主人不知察大半矣乘壞垣坎墻趾而主人不知察皆是矣為主人者宜毋日門之固而他戶墻隙之不卸焉夫正道之兵扶門之道也奇道之兵他戶之道也伏道之兵乘垣之道也所謂正道者若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劍閣是也昔者六國嘗攻函谷矣而秦將敗之曹操嘗攻長江矣而周瑜敗之鍾會嘗攻劍閣矣而姜維拒之何則其為之中備者素也劉濞反攻大梁田祿伯請以五萬人別循江淮收淮南長沙以與濞會武閔岑彭攻公孫述自江州沂都江徑拔武陽遠出延岑軍後疾以精兵赴廣都距成都不數十里李愬攻蔡蔡悉精兵以抗李光顏而不備愬愬自文城張破砦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濟此用奇道也漢武攻南越唐蒙請發夜郎兵浮船牂牁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鄧艾攻蜀自陰平由景谷舉木緣縫魚貫而進遂降劉禪田令孜守潼閔閔之左有谷但禁而不之備林言尚讓入之夷攻閔而閔潰此用伏道也吾觀古之善用兵者一陣之間尚犹有並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勝況守一國取一國而杜稷之安危係焉者甚可不知此三道而欲使之將耶

攻城

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皆謂用謀以降敵必不得已始脩車櫓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踊土距闉又三月而後已恐傷人之甚也故曰攻城為下然攻亦有道必審彼強弱量我衆寡或攻而不圍圍而不攻知此則能勝矣攻之者大要攻其所不守與其所必救故城有宜急而取之者有宜緩而克之者若彼我勢均外有強援力足以制者湧急攻之以速其利如戰強敵弱外無寇提力足以制者當霧縻守之以待其弊足謂不以兵攻以計困之令其自拔令其自毀若城堅兵衆欲留我師外援且至則表裡受敵拔之未定為利不拔且以挫威若是將有不勝其忿而蟻附之士卒以下失去一段所謂量我之衆寡者也又城有所必攻者有所不攻者故兵向城必先使謀者求之城中之糧數計人為

費粮多而人少則攻而勿圍粮少而人多則圍而勿攻此所謂或攻或圍者凡非攻城備攻具並後行之得主地並後臨之趨其所攻謂攻其軍士之所在絕其所恃謂斷其粮道而守其归路使相支不得相救也圍具必去城三百步外則弓矢不及姦偽不通賊出突圍勢力已困非攻一面則四面挽之使敵不知所備此兵謀也不發掘坟墓不殺老幼為女不焚庐舍不污井灶不毀神祠佛像恐怒敵也破賊鼓声未絕不許散掠俘虜俘虜須限以時及時聲鼓三通軍人便須归營若捉獲有物女者三日外不許留置在營此軍礼也得賊城堡凡有要害可恃者不分兵鎮守得賊城近境者則固守以積粮餉薪芻之物所以免轉輸之勞也

攻城之具

地道　距闉（即土山）　絣棚（接絣頭車柴木為棚）　頭車（攻城瓦）　濠橋（長短以壕為準）　雲梯　瓦梯　竹瓦梯　蹑頭雲梯　火車（以兩輪車中為炉上施篾蒲盛以油四面積薪推至城下縱火而去）　轅轅車　尖頭木驢　水牛車　木幔　壘樓車　行女墻　木女墻　行天橋　避雷木　瓦車　颺塵車（內行網置二三十具如瓦梯板屋之類）　填壕皮車　巢車　搭天車　搭車　鵞鶻車　鉤撞車　攻城避矢半截舡　攻城粉摺梯　鉄猫　火鉤　火鑣　火叉　短刃　短椎　抓搶　即刀鎗　拐鎗　列鑽　驩耳刀　鑵錐　蛾眉鑼　鳳頭斧　注盤　木檻　皮透槽　皮幔　地戟　風輪舡　拒馬鎗

○守城

兵法曰、守城之道、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故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非獨為城高池深、卒強粮足而已、必在乎智慮周密計謀百變、或彼不來攻而我守、或彼[illegible]多方以謀彼師、或[illegible]以致彼師、或彼求鬬而我不出、或彼非去而懼我襲、若此者皆古人所以坐而役使敵國之道也、此雖得禦攻之計、然又要先審可守之利害、凡守城之道、有五敗、一曰壯夫寡○小弱衆○二曰城大而人少○三曰粮寡而人衆○四曰蓄貨積于外○五曰豪強不用命○加之外水高而城內低○土脉疎而

池湟浅守其未足、豫水不供、雖有高城宜弃勿守、六有五金一曰城隍備二曰器械具三曰人少而衆多四曰上下相親五曰刑厳賞重加之得大山之下廣川之上不近罕而水用足下不近小而溝湟者因天時就地利土堅水流險阻可恃蕪此形勢守如有餘如兵法曰城有不可攻又曰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皆謂此也凡守之道敵来逼城靜黙而待無輒出拒候其矢石可及如以衝破之若遇主將自臨度其許我若數攻已久不抜而去此為疲可蹤而襲之必破此又寄之明哲見利而行不可羈以常法也古法曰三里之城萬家守之足矣今若遇數逼近人力不暇也即且約客一軍人馬如築于閑時須稍寛濶作四門二閘二閘門外築甕城甕城外鑿壕去大城約三十歩上施吊橋壕之内岸築羊馬城去大城約十歩凡城上皆有女墻每十歩及馬面皆上設敵棚敵圍設樓敵圍城角也甕城有戰棚樓之上有白露屋城門重門牌版鑿扇城之外四面有弩台自敵棚至城門常設兵守以候敵人

守城之具

平陸築城下濶与上倍高又与下倍假如城高五丈下濶二丈五尺上濶一丈羊馬高可一丈以壕橋直対羊馬城門甕城上各二尺五寸上八尺以下濶如城上敵棚其製与羊馬墻在城外弩臺上設下濶如城上製高与城等白露敵樓同屋中容一人以為望候敷樓前高七尺四面各一人以為望候敷樓城角圍吊橋係于城上設下濶五尺垂柱板閘箭窓施于甕城上戦棚前設覓籬笆以荊柳編成長丈五尺立於墻外以狗脚木掛之皮行笆木馬子一根木下置三足高三尺長六尺狗脚木植三柱于女墻内与城門為重門暗門下用牌板鑿門數十孔陥馬坑机橋地溢鉄蒺藜角木拗蹄鉄菱角木女墻塞門刀車木檑夜叉檑博檑狼牙拍車拗檑充鉤泥檑檑車絞車鉄撞木斧掠水袋水囊下城絞車繩梯穿弦唧筒甕聽風扇車布幔皮簏木立牌竹立牌指突鎗抓鎗拐刃鎗鉤竿刺子斧火竿上色黏簏望樓充恒燕尾恒大弩鞭箭鉄火床遊火鉄廂火樓樸筒抄條

杖　注椀杓　火礶　霜震火球　沙羅猛火油樞

筒　通錐　鉄火鷄　竹火鷄　引火球　行炉

蒺藜火球　鈎錐　火鈐　炒錐　炒鉄　鉄猫

甕木鉄灯籠　灯搭子　樺燭　鍬　鑼　鉄鐐

石灰袋　牛皮　尖斧　糞砲礶　飃石　礮石

邊防

九邊議

塞有垣北塞土垣其外有山即天所以限中外故名邊其垣起遼東山海関迄附肅延袤九千餘里即秦始皇使蒙恬所築歲久傾累朝駸葺治之其東為遼東起開原盡一片石延袤千餘里開原東為朝鮮即高麗建州女直海西女直毛憐女直殘金遠孽駐牧開原東迄西為三岔河境外福餘衛為白雲山境外泰寧衛玉醫無閭以西則皆朶顏衛駐之是之謂三衛即兀良哈古山戎部落也遼以西為薊州起山海関抵居庸延袤九百餘里塞外皆朶顏居之又有土蠻北速把亥北居察罕腦即元朝嫡家孫俺答等皆其部兵最強与俺答持不相下皆薊州外境也又西則為保定鎮東起沿河口西盡救道岩延袤七百餘里即近内地並例馬龍尔之外皆部落矣勝国時遼東以西為大寧大寧以西為宣府蓋東陲以遼東大寧宣府為三大邊永樂時捐大寧畀三衛自是遼宣遂中斷声援皆隔絶大寧之内為薊〻之西為保定大

既棄自不得不以薊州保定為边薊去京師則二百
里耳保定之西為宣府起鎮安堡盡枳兒嶺延袤千
四百餘里又西為大同起陽和盡了角山延袤六千
餘里又西為山西鎮東起了角墩西盡老牛灣延袤
一百餘里宣內經山川紛糾地險而狹頗稱易守若
大同即設有大边二边然步久皆傾圮其重險尽棄
况地多平衍又其地沃饒其視薊鎮為山疊陣屹然
天險甚豈啻天淵哉山西而西為延綏鎮東起皇甫
川西尽定边營延袤千五百里即有二边傾圮已甚
又西為黃河〻之北為寧夏東起塩場西尽中衛东
南距河為險北倚賀蘭山為固在昔稱四塞焉凡延
袤一千餘里頭之南為固原鎮東起乾塩池西尽寧
羌州延袤七百餘里頗稱內地鎮以西為甘肅鎮東
起鎮羌堡西抵嘉峪関嘉峪関之外即陽関陽関之
外即玉门関玉门関之外即西域蒙恬所築城大率
玉固原西已尽矣瞿九思議

經武勝畧正集十九卷

〔明〕莊應會輯

明末刻本

遼寧省圖書館藏

經武勝畧正集序

良將之用兵猶良醫之用藥也王於醫者有神聖工巧之妙其於五運六氣三因七證不執方而用然使方書可以盡廢則素問靈樞前無作者而近代丹溪東垣等書俱不入肘後青囊矣談兵之家亦復如是說者以趙括徒讀父書而無用則詫言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書無益於成敗之數乃馬服君已先言之矣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以是知其必敗然則括非讀書無用之過咎在不善讀書而易言

之以至於敗耳余祖父世以儒術起家而余幼操柔翰謬登壇坫釋褐以後忝膺小相之任比衡文閩海雖僅兩月而寃與文字爲緣是生平歷歷皆禮樂文章之會未嘗交綏建鼓一効師武臣之力也嘗思宣聖贊禮夾谷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又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二語學士童而習之白首未能究其用噫隨陸無武不幾爲世所少乎今日豈乏運甓之荆州輕裘緩帶之叔子又豈乏圍碁賭墅之太傅捫蝨而談之景畧寧以經武襄

右文之治不可無事忽有事之防衣
泒桑土所稱國雖安忘戰必危也余
不習兵而好學古兵法凡縱橫捭闔
之流言各一家非不連牀充棟然非
望梅畫餅僅資拾瀋之談即魚豕望
仙聊襲蠹餘之舛如七書一編當今

功令懸爲網羅介胄藉爲羔鴈者而出
自宋眞宗時廷臣奉詔裒集即太公
問答諸條已多後世之所附會而司
馬尉繚更煩紕繆他可知矣余於此
帙彙輯有年上自遂古迄於
熙朝其間運籌帷幄之臣代不一人人

不一事各取其議論事蹟以類相從
而窾析條分歸於實際務期言言益
人心智着着可効行間而總不越多
筭勝少筭不勝以虞待不虞者勝之
要道也從此銷氛息警海寓晏清用
爲豐年之玉可否即用爲凶年之穀
可豈漫以池塘春草空梁燕泥之咏
畢此歲月居諸之案已哉

素齋居士春侯莊應會識

經武勝畧正集引言

汝愚一瓢生也夙交於素鶴先生又先與尊伯兄司寇大夫少同研席其時意氣豪上每共談忠孝節俠英武雄畧之概輒不禁擊劍拊膺勃勃乎有封狼居胥意嘗恐有人先步着鞭此先生昆仲相繼魁南國對

大廷而生馬齒日長潦倒名場無復曩時之壯志矣且婉戀斯饑一時難煞投筆而嘆志士所同廼挾策而遊燕中擊筑談天終無所遇黃金臺畔駿骨一寒如此哉去而走齊梁歷秦晉踰太行之顛經恒冀之墟非陘道上臨晉津頭觀破壁拔幟背水囊沙之智算既而陟殽中原過汴宋之故都太華峨峨河濰泱泱再策蹇而南則泰山天近所謂燒絕棧道示羽無東與還定三秦明修暗渡之處也孔明褒斜子午大軍錄此北伐宋臣扼仙人大散以保陝蜀門戶古英雄沉機妙用多從流覽得之昔司馬子長踪會稽禹穴登九疑浮沅湘而史學大進余之遊彌廣志彌惰而學殖亦彌

落其眞晝息暮歸之候也方將杜門鏟影長隨莎草以沒而素鶴先生亦且解組來歸歸則遯迹林泉娛情書史題其居曰素菴蓋安之若素絕不作終南佳境之想而要其忠貞天挺英偉血性自有不容泯者居恒誦家散萬金酬士死身留一劒答君恩之句深有意乎其人嘗謂余曰棄繻請

纓皆漢儒者事也千載而下聞者壯之茲幸以閒中歲月尋楚漢燈前之壘縱鉅鹿壁上之觀枕上可以過師山川可以米聚是用邀靈筆墨用代旂嘗因將所輯經武勝畧一書屬余以較讐之役余讀之竟而嘆先生之憂世深而濟世鉅也先生即忘情軒冕而年未強仕抱此經濟大畧

天欲平治天下舍先生其誰哉行覩竪駿流鴻贊

聖天子中興之治使疲癃故人得永享昇平無事之樂幸矣先生哂曰子姑就書言書無多言余謂此書一出竊得緒餘便堪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無論胸藏數萬甲兵如先生也

同郡後學白汝愚果明甫識

公閱經武勝略姓氏

福建提學副使晉陵莊應會春侯甫纂輯

甲戌科進士　吳鍾巒巒穉甫

庠生　吳郡王心居尋眞甫

湖廣左布政使　叔莊廷臣龍祥甫

國子生　兄莊應熙亮侯甫

丙子科舉人　兄莊應期午侯甫

恩貢生　弟莊應詔宣侯甫

庠生　友白汝愚果明甫

國子生門生白樹嘉嘉蔭甫仝較

庠生　男莊京生玉階甫

冏生玉驄甫

朝生玉墀甫

儀生玉笥甫仝訂

侄　曇長庚甫

保生爾定甫

竹生斐公甫

佑生爾申甫

撫生爾衎甫

傑生爾英甫

汝生玉汝甫仝閱

武勝畧正集理治目錄

卷一

仁武

義師

內治

本計

道勝

盡忠

忠獻

貞吉

經武勝畧正集理治卷一

晉陵莊應會春侯甫纂輯

後學白汝愚果明甫較閱

仁武

司馬法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墳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較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既誅有罪王及諸侯修正其國舉賢立明正復厥職

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財貨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故兵者所以禁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官府縣其武議在於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

齊修百僚咨縣作士命以鑄夷猾夏寇賊姦宄而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衆而放禽紂紂所謂善陳不戰者也齊桓南服彊楚使貢周室北伐山戎為燕開路存亡繼絕功為伯首所謂

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闔廬之禍國滅出亾父老送之王曰父老返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秦人爲之出兵二國并力遂走吳師昭王返國所謂善敗不亾者也若秦國四世之勝據山河之阻任用白起王翦豺狼之徒奮其爪牙禽獵六國以并天下窮武極詐士民不附卒隸之徒還爲敵讐斯爲下矣凡兵所以存亾繼絕救亂除害也故伊呂之將子孫有國與商周並至於末世苟任詐力以快貪殘孫吳商白之徒身

得不殘不行○然將心不宜殘○忍

誅戮於前而國滅亾於後報應之勢各以類至其道然矣

[illegible]謂漢王曰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章邯欣醫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滅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

宋檀道濟爲高祖北伐前鋒至洛陽拔城破壘俘四千餘人議者爲應戮以爲京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

不藉銑黨之家正收拾人心之道

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戎夷感悅

李靖平蕭銑入其都號令靜嚴軍無私焉或請籍銑將家貲以賞軍靖曰王者之兵弔人而取有罪彼其脅驅以來藉以拒師本非其情不當以叛逆比之今新定荊郢宜示寬大以慰其心若降而籍之恐自荊而南堅城劇屯毆之死守非計之善也止不籍繇是江漢列城爭下

宋建隆七年克潤州金陵受圍吳人樵采路絕李煜危甚遣其臣徐鉉奉表詣闕乞緩師先是大軍列三

軍聲正大

砦潘美居守北偏圖其形勢上太祖指此砦謂使者曰吳人必夜出兵來寇爾急去令曹彬速成深溝以自固無墮其計中既成吳兵果夜襲美率所部依新溝拒之吳人大敗奏至上笑曰果如此長圍中彬每緩師冀煜歸服又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

曹武惠下江南不戮一人仁厚之德至今碑勒人

口蓋爲將者過慈則我武不揚過刻則秉心維忍

昔人云將有德五仁智信勇嚴而仁字尤要良然

徐達將破張士誠與[illegible]春約曰師入吾營而左公營而右將士人予一牌曰掠民財者死毀民居者死離營二十里者死師入而民不知有兵食寢互市如故

大軍一舉霆雷震驚焚掠屠戮勢所必至粵稽往代莫毒於長平之坑趙卒四十萬繼慘於楚項之坑秦卒二十萬其他妄殺肆掠者指不勝屈有味哉一將功成無定河邊之咏念之殊令人惻然也

議者云天用絕命恭行天罰將軍受天子之命非用誅艾罔克底定不知仁義弔伐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況乎無辜之庶民哉此孟夫子不欲以血流漂杵之旬盡信武成也即使克敵制勝往往築京觀以示威然余尤欲以行殺之道不存殺之心爲爲將者勗

王霸二字本不並立此段中有王政有霸術覽者察用之

應天只在順人

義師

王霸之所以治諸侯者六以土地形諸侯以政令平諸侯以禮信親諸侯以材力說諸侯以謀人維諸侯以兵革服諸侯同患同利以合諸侯比小事大以和諸侯會之以發禁者九憑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親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凌政則杜之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

聖人之用兵非樂之也將以誅暴討亂也夫以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溉爝火臨不測而擠欲墜其克必矣

凡攻敵圍城之道軍之所至無刊其木無發其屋無取其粟無殺其六畜無燔其積聚示民無殘心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illegible]師曰予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武王既克殷問群臣曰政將何施尚父曰殷民有凶惡者宜戮以振德威召公曰有罪者誅之無罪者[illegible]之以示好惡周公曰宜使各安其居昭之以德[illegible]

以道。王曰善哉

兵之不可偃也。用藥者然。良藥活人。毒藥殺人。義兵之爲天下良藥也亦大矣。

沛公西入咸陽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曰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願急還灞上張良曰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噲言沛公乃還軍灞上悉

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當王關中與父兄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諸吏民皆安堵如故秦民大喜惟恐沛公不爲秦王

與牧宮盟津之師無異桓文伐楚伐戎只是仗義豈即義哉

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父老董公遮說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弒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此三王之舉也

漢光武時赤眉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帝遣偏將軍馮異討之勅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岑延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將軍討諸不軌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莫使復聚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群盜多降

唐侯君集伐高昌率兵至柳谷侯騎言其國王文泰

尅日將葬國人咸集諸將襲之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驕慢無禮使吾恭行天罰今襲人於墟墓之間非問罪之師也

宋太宗時遼遣撻馬長壽來言曰何名而伐漢也帝曰河東逆命所當問罪若北朝不援和約如故不然惟有戰耳

洪武朝廖永忠兵入蜀與湯和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永忠師行沿江州縣望風奔附乘勝抵重慶次銅鑪峽明昇君臣大懼其右丞劉仁勸昇奔

成都昇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不過延命旦夕何益仁曰然則奈何彭氏曰大軍入蜀勢如破竹今城中軍民雖數萬皆膽破心碎豈能效力若驅之拒戰所傷必多終亦不免也不如早降以免生靈於鋒鏑昇遂遣使詣永忠納款永忠以湯和未至辭不受後數日和至重慶明昇面縛銜璧與母彭氏及群臣奉表詣軍門降和受璧永忠解縛承制慰撫下令將士不得侵掠送明昇赴京師

句句實着更勝孫吳

內治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亾天下雖安亾戰必危

管子曰國之重也必待兵勝而後重兵之勝也必待民用而後勝民之用也必待令行而後用故先和其民以行師先籌已力以筭敵先閑糧道以進兵先度地勢以作戰先決利害以致勝則兵未出境而無敵可預計矣

唐太宗曰先王專兵有五焉委積不多則事不行賞祿不厚則民不勸武士不選則衆不強備用不便則力不壯刑賞不中則衆不畏務此五者靜能守其所固動能成其所欲

蘇洵曰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以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嚴堠耕者無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勵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爲所以養其心故士嘗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

更難

也

義可怒士從人本心上激發重賞重罰尚其次之

司馬法首序蒐狩順其時而要之以神用禮最爲大政厥後成有岐陽之蒐康王酆宮之朝皆天子事也及周衰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此諸侯奉行天子事也其實用九伐之法以威不恪假之以朝會因之以巡狩訓之以甲兵言無事兵不妄舉必於農隙不忘武備也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

未安其居于是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乎子犯曰民不知禮未生其共于是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

越王苦會稽之恥欲得民心以致必死於吳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視靡曼耳不聽鐘鼓三年苦身勞力焦唇乾肺內親羣臣下養百姓有甘脆不足

大故不興戎便從本根起見

分不敢食有酒流之江與民同之一日出道見怒鼃而式之御者曰此何爲式王曰鼃有氣如此可無式士聞之曰鼃有氣王猶爲式況士之有勇者乎

漢建興元年諸葛亮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皆叛亮以新遭大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爲與國三年春亮率衆南征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

吳好則無東顧之憂南平乃厚中原之力眞是本根既固運用始出非若後世輕鬬殘民眉睫取勝

也○孔明雖草廬打定三分局面實頃刻不能忘操親吳南征足國只爲大舉

唐鄧素使高麗素請于懷遠戍增兵以逼高麗太宗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未聞一二百戍兵能威絕域者也

宋太宗時張齊賢上疏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故重之謹之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繇夷狄亦多因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塞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

所謂擇卒未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而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爭尺寸之土通戎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

合足乃兵樂之井田爲兵法之祖

三者俱君王本務予意作地守城尤當以養民爲本務

才計

量土地肥磽而立邑建城稱地以城稱人以人稱粟三相稱則內可以固守外可以戰勝戰勝於外備主於內勝備相應猶合符節無異故也夫土廣而任則國富民聚而制則國治富治者民不發韌甲不出暴而威制天下故曰兵勝於朝廷不暴甲而勝者主勝也陳而勝者將勝也

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故務耕者民不饑務守者地不危務戰者城不圍三者先

王之本務也本務者兵最急先王專於兵有五焉委積不多則士不行賞祿不厚則民不勸武士不選則衆不強器用不備則力不壯刑賞不中則衆不畏務此五者靜能守其所固動能成其所欲矣。王國富民靈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倉府所謂上漏下漏患無所救。

萬乘農戰千乘救守百乘事養農戰不外索權救守不外索助事養不外索資夫出不足戰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給戰守也

權足氣備資裕纔足戰足守則司馬與司農表裏可知

武王問曰天下安定國家無事戰攻之具可無修乎守擊之備可無設乎太公曰戰守攻擊之備盡在人事耒耜者其行馬蒺藜也馬牛車輿者其營壘蔽櫓也鋤耰之具其矛戟簑薛登笠其甲冑干櫓也钁鍤斧鋸杵臼其攻城器也牛馬所以轉輸糧也雞犬其伺候也婦人織紝其旌旗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春鏃草棘其戰車騎也夏耨田疇其步兵也秋刈禾薪

其糧食儲備也冬實倉廩其堅守也田里相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里有周恒不得周過其隊分也輸粟取芻其廩庫也春秋治城郭修溝渠其壍壘也故用兵之具盡于人事也

一編議論盡于寓兵于農四字然古法已更周官難復但存其意則今日耕屯戰守亦可彷而行之毋阻于有司之議嘵嘵也誠如是東南解杼軸之憂塞北有儲胥之富矣

釋近謀遠者勞而無功釋遠謀近者佚而有終佚政

計況其本者賦

多忠臣勞政多怨民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

漢王以項羽負約怒欲攻之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蕭何諫曰詘于一人之下而信于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民以致賢人收用巴屬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

王晙爲桂州都督州有兵舊嘗仰餉衡永晙始築羅郭罷戍卒埭江開屯田數千頃以息轉漕百姓賴之開屯之利如充國棗祗輩已效於前晙督桂州亦用爲民賴洵哉屯法之難廢矣○晙敗吐番禦突

厥事有調度屯種一政豈無見哉

宋吳玠與敵對壘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邑治屯田歲收至十萬斛又調戍兵命梁洋守將治褒城廢堰民知灌溉可恃願歸業者甚衆

屯田以給餉是守國要道又調戍兵築堰與充國以騎兵屯田同意

師克在和民和則衆爲敵

道勝

吳起曰昔之治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

又曰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則陣已定矣民安其田宅樂其有日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都國則戰已勝矣

譚韜鈐者率尚機術不知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居恒孝弟忠信真最勝之武此孟夫子所以津津于井田學校而制挺之威當時儀秦縱橫莫之相過友人謂今日言此得毋迂余應曰事迂理實不迂耳

凡兵有以道勝有以威勝有以力勝講武料敵使敵之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爲之用此道勝也審法度明賞罰使器用俊民有必戰之心此威勝也破軍殺將乘闉發機潰民奪地成功乃返此力勝也王侯知此所以三勝者畢矣

畢竟以道勝爲上戎政修明敵氣已喪此戰勝廟堂非搴旗斬將以殺敵爲功者比也

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故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戰道不違時不歷民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其民也

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則可以飽易饑必有孝慈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古者率民必先禮信而後爵祿先廉恥而後刑罰先親愛而後律其身故戰者必爭爭身以勵衆士志不勵則士不死節士不死節則衆不戰

分險者無戰心挑戰者無全氣鬬戰者無勝兵凡挾義而戰者貴從我起爭私結怨應不得已怨結難起待之責後故爭必當待之急必當備之

太公曰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

局國事者當
恃分圖之任

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惡生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文王曰死哉

[illegible]兵家說着仁義道德便嗤笑迂拙誰知尚父六[illegible]已深發此義故曰不明于理不可言事不務乎內不可制外裕相之學乃克運將之畧

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軍容入國則民德廢

國容入軍則民德弱

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獲天下之福故澤及於民則賢人歸之澤及昆蟲則聖人歸之賢人所歸則其國强聖人所歸則六合同求賢以德致聖以道賢去則國微聖去則國乖賢人之政降人以體聖人之政降人以心體降可以圖始心降可以保終

舜以干戚而服苗曾以泮宮而來淮夷以道勝者帝

唐虞干羽較勝于湯武干戈

至言偉論

以德勝者王以謀勝者霸以力勝者强强兵滅霸兵絕帝王之兵無敵於天下

鄭人賂晉侯歌鐘之樂晉文侯以樂之半賜魏鋒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和狄正華國之福也八年九合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率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

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

思字之義發書未發

戰國之君連兵結難戰爭始起疎道德而親權勢權勢行則不得不親道德廢則不得不疎理勢然也唯聖人爲能反始復本以正理國以奇治兵以無事理天下正者名法也奇者權衡也以名法治國則萬物不能亂以權衡用兵則萬物不能敵以無事理天下則萬物不能撓不撓則神清神清者智之本智平者

[illegible]之符神清智平乃能形萬物之情故曰人不鑒於流水而鑒於澄水者以其清且平也人主之道清平則任人不失其才六官各守其職四封之內百姓之事任之於相四封之外敵國之事任之於將語曰將相明國無兵

司馬侯曰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享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

張衡東京賦曰天下有道守在海外守位以仁不恃隘害苟民志之不諒何云巖隘與襟帶秦負阻干二關卒開項而受沛

[illegible]軾曰聖人必于其全盛之時而塞其所繇亾之門[illegible]子曰教者生之道也生之道不厭嘗寬故惟豫戰者死之機也死之機不可嘗試故惟節豫則節之體矣節則豫之用矣不豫則體弛而氣散不節則力竭而用窮

一步緊一步[illegible]一心

盡忠

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抱而鼓忘其身

凡爲將者全係心術舉一掬而加四海運寸晷而炤萬禩皆心所爲也故必先練其心時勤洗滌使靈臺湛然光明正大視國事如家事視君事如身事則何事不可爲何功不可就

義從明炤[illegible]

忠義

濰水之戰楚將龍且亡項王恐使武涉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後[illegible]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illegible]與漢王爲厚交爲之力盡用兵終必爲之擒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左投則漢王勝右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

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我得以至於此幸與信謝項王

唐隱太子嘗以書招尉遲敬德贈金皿一車辭曰秦王實生之方以身殉恩今于殿下無功其敢當賜若私許則懷二心殉利棄忠殿下亦焉用之哉

張俊屯兵吳江縣前傳等矯詔加俊捧日天武四廂

都指揮使以三百人赴秦鳳命他將領餘衆以知其僞拒不受且諭之曰當請張侍郎求決即引所部詣俊浚語俊以傳等欲危社稷決策起兵問罪俊泣拜且曰此須侍郎行以儀衛毋驚動乘輿會劉光世以所部至俊釋舊憾韓世忠來自海上俊借一軍與之俱世忠爲前軍俊以精兵翼之光世次之戰于臨平傳兵敗開城以出世忠俊光世入城見帝帝加勞久之

李顯忠慶父永奇出入行陣金人陷延安府顯忠父

子官永奇聚泣曰我宋臣也世襲國恩乃爲彼用會劉豫令顯忠帥馬軍赴東京永奇密戒之曰汝若得乘機即歸本朝無以我故二其志事成我亦不朽矣

顯忠累敗金兵動謀恢復可謂天性忠孝者矣後因郤宏淵按私忿撓大計以致符離之潰惜哉

金人攻汴京王彥慨然棄家赴闕求自試討賊張所異其材使率裨將張翼自安民岳飛等十一將部七千人渡河與金人戰敗之尋金人率數萬衆薄彥壘

圍之數匝彥以衆寡不敵潰圍出遣腹心結兩河豪傑圖再舉金人購求彥急彥慮變夜寢屢遷其部曲覺之相率刺面作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示無他意彥益感勵士卒焉

建炎十四年六月宸濠反王守仁適勘事福建道經豐城與縣令顧泌指心額天誓不與濠俱生急走小舸反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謀起兵討賊密遣諜四出投檄言京師及湖廣廣東西南京淮安浙江各發兵來襲十萬以疑宸濠使不敢出南昌賊果疑西路兵

至不敢出逕回半月日乃出南昌攻南康九江安慶而公兵則已大集矣遣人密書與賊心腹李士實劉
[illegible]及閻念四吳十三若有約內應者宸濠得致書入及書遂疑士實等士實等勸宸濠去安慶直趨南
京否經略[illegible]京師宸濠不聽公遂進兵攻破南昌宸濠時攻安慶屢圍顧穴公逆戰擒舍大破賊擒
宸濠當是時南京大震非公在上流疑賊賊不犯南京必走蘄黃猖獗幾不可制矣

忠亦

唐朱泚之亂李晟率衆征賊神策軍家族多陷於泚晟家亦百口在賊中左右或有言及家者晟因泣下曰垂典何足以卹家乎泚又使晟小吏王無忌之婿詣晟軍中曰公家無恙城中有書問晟曰爾敢與賊為間遽命斬之

宋欽宗聞种師道至喜授命尚書右丞李綱迎勞時已議和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對曰文臣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徐非所敢知也

洪武朝邵榮最宿舊且善戰既貴而驕有不得志輒謀伏兵置酒要　上飲而刼之事發就縛　上語諸將吾欲宥榮死以慰勞臣嘗遇春直前曰人臣而以反名寧可宥臣竟不與之共生

忠良

李潮平吳元濟不戮一人其為賊執事帳內廚廐廝役悉用其舊使不疑乃屯兵鞠場以俟衰度至潮以橐鞬見度將避之潮曰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潮謁蔡人聳觀

忠慎

董卓忌皇甫嵩會嵩拜岳州牧詔使以兵委嵩卓不從嵩從子酈說嵩曰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也又以京師昏亂蹔踏不進此懷奸也大人今為元帥伐罔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此桓文之事也嵩曰專命雖罪專誅亦有責也不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後卓秉政召嵩為城門較尉欲因殺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曰今召將軍大則為禍小則困辱

卓在雒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精兵三萬迎接至尊奉令討逆發命海內召兵羣帥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擒也嵩不從遂就召

嵩豈不知卓奸只是慎之又慎克全一點忠心

唐武德二年李密歸朝廷其地東屬海南至江西直汝北抵魏郡李勣統之未有所屬謂長史郭孝恪曰人衆土宇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爲己功吾所羞也乃錄郡縣戶口以啓密請自上之使至高祖訝無表使者以意聞帝喜曰純臣也（解得此評）

勣忠密不忠唐於純字有媿然後爲唐將所建有功即此忠密之心也故取之

胡康待賓據長泉反詔郭知運與王晙討平之元宗以宮人賜知運等晙獨不敢取曰臣之事君猶子事父詎有嘗近閹掖而臣子敢當乎誓死以免

忠勇

漢光武在魯聞耿弇爲張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戰

（易從忠出）

唐德宗時田悅反圍邢及臨洺詔李抱真與河東馬燧合神策兵救之遂解圍會朱滔王武俊反救悅抱真退保魏帝倉卒受奉天聞問諸將各引麾下還屯時李希烈陷汴李納反鄆李懷光相次反河中抱真獨以數州截然橫絕潰叛中離沮其姦爲群盜所憚（中流一砥勇哉）

宋潘美爲昇州道行營都監進次秦淮時舟楫未具美下令曰美受詔提驍果數萬人期於必勝豈限此一衣帶水而不徑渡乎遂麾以涉大軍隨之

（閻書鄭重介胄增輝）

宋端拱中威虜軍粮餽不繼契丹潛議入寇上遣李繼隆發鎮定兵萬餘護送輜重契丹將於越諜知之率精銳將邀于路尹繼倫適領兵巡徼於越徑趨大軍過繼倫軍繼倫曰寇篾視我爾彼南出而捷還則乘我不捷亦且洩怒於我爲今日計但當卷甲銜枚以薄之彼銳氣前趨不虞我至力而戰勝足以自樹（出其不意）

繼元猶不失忠義乃令軍中抹馬侵夜人持短兵潛[illegible]兵後行至唐州徐河天未明於越去大軍四五里繼隆方陣于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其將皮室一（扼要）

人皮室者契丹相也既擒衆遂驚潰

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而侵帝手札命韓世忠飭守備圖進取辭旨懇切世忠受詔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爲遂自鎮江濟師伐木爲柵自斷歸路會遣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給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軍次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人問王師動息具以所見對聶兄孛堇聞世忠退喜甚引兵至江口別將撻孛也擁鐵騎過五陣東世

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迭進皆嵬軍各持長斧上椎人胸下斫馬足金兵大潰

斷路嚴炊與淮陰侯背水布陣一意移屯即出與馬服君遣使趨閼同機

金兵偪順昌劉錡召諸將計事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爲殿步騎遮老小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柰何棄之吾意已決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舍曰太尉奉命副守汴京欲棄父母妻子則不忍欲與偕行則敵翼而攻何所逃之不如相與努力一戰於死中求生也議與錡合錡大喜鑿舟沉之示無去意寘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

宋紹興三十一年金人南侵籍諸路民爲兵魏勝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郡守渤海高文富遣兵來捕勝迎擊走之追至城下文富閉門守驅民上城禦之勝令城外多張旗幟舉烟火爲疑兵又遣人諭以金人棄信背盟無名興師本朝寬

大愛民之意城上民聞之即開門勝與安仁父子戰譙門內殺安仁擒文富民皆安堵勝權知州事乃蠲租稅釋罪囚發倉庫犒戰士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近聞之嚮應

忠烈

將死官也故古之出師鑿凶門而出庸將每畏死致死愛生喪生不知死得其所夭亦壽也貪生誤國生亦死也倘此處關頭不能勘破則雖有志而終不堅有氣而終不銳

勢岌岌矣全恃推誠同死尚有伯宗後有雎陽

其雄本色艾猶不衰

漢耿恭爲將時車師畔與匈奴共攻恭恭擊走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煑鎗弩食其筋革與士推誠同死生單于知恭困欲降之遣使招恭恭乃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單于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

此時不能下有何可恃只是此心千折不回

漢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馬援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率耿舒等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征五溪援夜謂友人謁者杜愔曰

吾受厚恩年百餘日嘗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矣

宋宗澤將兵擊金人時金人逼二帝北行澤聞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又聞張邦昌僭位欲先行誅討會得大元帥府書約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曰人臣豈有服赭袍張紅蓋御正殿者乎自古奸臣未有竊據寶位改元肆赦惡狀炤著若邦昌者宜亟行天討因累表勸進王即帝位於南京澤入見陳興復大計時與李綱同入對相見論國事忼慨流涕綱奇之

慷慨陳忠聳側人意是時帝欲留澤惜哉潛善等之沮也

金人有割地之議宗澤上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陛下當兢兢業業思傳之萬世柰何遽議割河之東西又議割陝之蒲解乎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

宗澤疏言丁進數十萬衆願守護京城李成願扈從還闕即渡河勦敵楊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臣聞多助之至天下順之陛下及此時還京則衆

心翕然何敵國之足憂乎上乃降詔擇日還京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每爲黃潛善等所抑憂忿成疾諸將入問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嘆曰出師未捷身先死嘗使英雄淚滿襟翌日風雨晝晦澤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薨

忠讜

若陳昌爲嘉讜之獻入告爾君於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

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

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繇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故智者爲之謀勇者爲之鬬氣厲青雲疾若馳爲兵不接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內吏遷上賞百姓歡悅將無咎殃

項羽既破鉅鹿還救滎陽遂圍成皐漢王欲捐成皐以東而也留侯以非楚都生日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夫放舍天下轉輸久矣間歲粟甚多楚拔滎陽不堅守放舍乃引而東此天所以資漢也願急攻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太行之道扼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

天下知所歸矣

似此切至之談何如敬輿奏

趙充國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會得進兵璽書充國子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嘆曰是何言之不忠也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羅三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

請羅百萬斛廼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羌人故敢爲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耶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爲忠言遂上屯田策

漢宣帝詔破羌強弩兩將軍與中郎將趙卬出擊羌羌人降者衆詔罷兵獨趙充國留屯田明年充國奏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厥善浩星歷廼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獲自將兵誠破

壞然有識者以爲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亢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取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

漢光武帝使大中大夫來歙送馬援西歸隴右隗囂問以東方卿言及京師得失援說囂曰前到朝廷見上才明爲器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器與語相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辨前世無比

囂意不懌然雅信援遂遣長子恂入質尋用王元計發兵拒漢援上疏曰臣援自念歸身聖朝本無公輔一言之爲左右爲容之助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

（懷疑陳詞都無忌諱）

事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與人忠不能（說敢說出）人忠臣所恥也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囂遣臣東（一段良苦後一此結束）

出臣曰本欲爲漢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即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尊之於善非敢譎以非義向君自挾姦心願陳戒囂之術帝乃使援將騎突

（故下個字出甚大心）

往來遊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爲陳禍福以離囂黨

（不惜餘命而對上明言利害慨何如）

援還入見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于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

世人供葛服波論議侃鑿識見高明余甚難其忠誠懇款

（有摯忠臣）

漢永初中羌胡殘破并凉大將軍鄧騭欲棄凉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議者咸同虞詡聞之曰公卿定策當棄凉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拓土宇

劬勞後定今惟小費舉而棄之凉州既棄即以三輔爲塞三輔爲塞則關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以凉州在後故也其士人所以摧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東雖賁育爲卒太公爲將恐不足當禦李修曰吾意不及此然則計當安出詡曰今凉土擾動人情不安縞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

懷忠而無[illegible]于事者非[illegible]一番議論那一句不是筋節語

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爲冗官外以勸厲荅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修善其言

漢永和中西羌大寇三輔皇甫規見征西將軍馬賢不恤軍事審其必敗上書言狀郡將知規有兵畧命爲功曹使率甲士與羌交戰賊遂卻後羌攻燒隴西規上疏求自効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夫羌戎潰叛不繇承平皆因邊將失于綏御乘嘗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

費其人勞寸功不効繇將不得人也

談說情弊如櫛垢梳紛一無隱匿

言軍下勞怨困于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圖振旅之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嘆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叩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勢巧便臣已更之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

四語真[illegible]作將

孫桓爲劉備所圍求救于陸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

安東公族見圍已困柰何不救遜曰安東得衆士心城牢粮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即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方畧大施備果奔潰當禦備時諸將軍或是孫策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恃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權聞之曰君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者耶遜對曰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者臣雖駑懦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權稱善久之

難得此和衷之論

晉杜預啓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方欲大舉預上表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於無功耳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己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故守之也昔漢宣帝議趙充國所上事效之後詰責諸議者皆叩頭以謝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令中止孫帝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帝乃許之

不止忠誠且識長會

唐永淳中突厥圍澧州朝廷議棄澧保靈夏唐休璟以爲不可上疏曰澧州控河遏寇號爲襟帶秦漢以

來嘗郡縣之土田良美宜耕牧隋季喪亂不能堅守乃遷就寧慶戎羯得以乘利而交侵始以靈夏爲邊唐初募人以實之西北一隅得以完固今若廢之則河傍地復爲賊有而靈夏亦不足自安非國家之利也

圍澧州則棄澧州保靈夏若圍靈夏將若之何便知澧州不可去

李繼遷死其子德明請命于朝曹瑋言繼遷擅河南地二十年使中國有西顧憂今國危子弱不即捕滅

後更強盛不可制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復河西此其時也不報既而西延家俄熟魏數大族請拔帳自歸諸將猶豫瑋曰德明野心不急折其翮後必廢去即日將其士薄天都山受降者內徙

日中不篡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乘國危子弱之時而不撲滅後日興師命將豈不難哉

种諤受嵬名山降取綏州夏人遂殺楊定朝論欲棄綏郭逵曰虜既殺王官而又棄綏見弱已甚且[illegible]山舉族來歸當何以處既夏人欲以塞門安遠[illegible]來

兩易俱不肯只是識得破守得定做得出

易逵曰此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砦不可與遣其屬趙卨薛昌朝與夏使議唯言砦塞卨曰二砦之北舊有三十六堡以長城嶺爲界西平王祥符書西在也使不能對乃寢初詔焚綏州逵匿不下夏人又求以亡命景詢易名山逵曰受詢則不得不還名山恐自是番酋無敢向化逵詗得殺楊定姓名諜告斬之[illegible]境以謝罪逵曰是梟死囚以紿我報曰必執李崇貴韓道喜來虜乃執獻之

康王再使金行至磁宗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反今

敵又詭辭致大王願勿行王遂回相州有詔以澤爲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澤言宜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衆不從乃自趨渡與秦光弼張俊夾擊破之時康王開大元帥府檄兵會大名澤履冰渡河見王謂京城受圍久入援不可緩會僉書樞密院事曹輔齎[illegible]封欽宗手詔至自京師言和議可成澤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耳君父之望入援何[illegible]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

金人戰不利引去宗澤遣子頴詣行閫上疏曰天下之事見機而爲待時而動則事無不成今收復伊洛而金酋渡河捍蔽滑臺而敵國屢敗河東河北山砦義民引領舉踵日望官兵之至以幾以時中興可兆金人可滅在陛下見幾乘時而已又言昔楚人城郢史氏鄙之今奮有旨於儀真教習水戰是規規爲偏霸之謀非再振之策也

（至言不但論兵）

高宗遣士廉詣陵岳飛請以輕騎從灑掃實欲觀釁以伐謀又奏金人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

以地歸我實寄之也

韓世忠移屯山陽遣間結山東豪傑約緩急爲應金人廢劉豫中原震動世宗謂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爲恢復計會秦檜主和議命世忠徙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計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蔽遮江淮又力陳和議之非願效死節率先迎敵若不勝從之未晚也

劉向曰將相和於朝則士民和於野有武穆忠武兩將而檜橫主和議奈之何哉

宋陸興初金人再入關議割蜀之和尚原以昇之楊存中入對曰和尚原隴右之籓要也敵得之則可以睥睨漢川我得之則可以下兵秦雍曩議予金人吳璘力爭不從今璘在遠不及知臣若不言非特負陛下亦有愧於璘近者王師盡銳而後得願毋棄割地與和猶沃膏濟火也膏盡火滅地盡國亡必然之理況棄其籓要哉恐負陛下恐愧於璘是何等心事千古人臣只當不得負愧二字

趙方知襄陽府諜知金人決意犯境乃下防守之令

夜半呼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之說未定益亂人意吾策決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耳

帝問恢復於孟珙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帝問和議對曰臣介冑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

（言重如山）

宋彭義斌使統領張士顯見趙范請合謀討李全范[illegible]制置使趙善湘曰以義兵蹙全如山壓卵然必[illegible]而後討者知有朝廷也失此不右而右凶徒則權[illegible]解紐矣萬一義斌無朝命而成大勳是又唐藩鎮之事也莫若移揚州增戍之兵往盱眙而[illegible]兵

各留半以搆金人。餘皆起發擇一能將統之。命趙葵摘淮西精銳萬人。與會于楚州。出許浦海舟五十艘入淮。斷賊歸路。密約義斌自北攻之。事無不濟。四總管權位相侔。劉琸雖不得其歡心。而不能制其死命。如用琸須令親履行陣。不可止坐籌幃幄也。不報范又曰。國家討賊。則自此中興。否則自此不振。若朝廷不欲張皇。則范乃提刑職在捕盜。但令范以本路兵措置楚州鹽賊。范當調時青張惠兩軍之半。徑薄楚城以遏賊路。調夏全范成進之半。據漣海而守之。又

移揚州之戍以戊昭眙。然後親提精銳雄勝強勇等。就時青於城外。示賊以形勢。諭賊以禍福。賊必自降。若猶拒守。則南北軍民雜處。必有內應者矣。別約義斌攻之于北山陽下。則進駐漣海以應之。撫歸附家屬以離其黨。不出半月。此賊必亡者。不調許浦水軍。但得趙葵三千人亦足矣。若朝廷憚費。則全有豫買軍需錢三十萬在直州。且漣楚積聚多自足用。丞相史彌遠報范書令各安靖。會全且至。范又獻計曰。無機不發。事已無及。侯景困喪河南。致毒蕭氏。今逆全

二語備撫勦二意

俱如此等

讜論侃侃

得此善守者守在城外之說愈明

不得志於義斌。而復慮四總管應之。歸據舊巢。其謀必急。然蹙之於喪敗之餘者易。圖之於休息之後者難。矧四總管合謀章露。必難遂已。但事機既變。局面不同。若廟筭果定。不欲出令。但得密賜指授。范一切伏藏不動。只約義斌使自彼攻其所必救。則機會在我。而前日之策可用矣。

三書忠言纍纍。惜善湘彌遠等之擠軋也。

正統六年春大征麓川侍讀劉球上言曰 帝王馭夷狄。不窮兵於小敵。以傷生靈。惟防患於大寇。以安

中國。今北虜脫歡也。先併吞諸郡。深謀入寇。而思任發依阻山谷。悔過乞降。議者乃釋豺狼攻犬豕舍門庭。圖邊徼非計也。臣愚以為麓川僻陋。滅之不為武。釋之不為怯。至西北諸邊。宜謹烽堠。修整堡。選將帥。練士卒。豐粮餉。備器械。庶為有備無患耳。

正統時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兵科給事中葉盛上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即此而觀邊關不固。則京城雖守。不過僅保九門

無事而已其如陵寢何其如郊祉壇壝何其如田野之民荼毒何宜急遣固守宣府居庸爲便從之

正統十四年十月虜犯京師郭登欲率所部從鷹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大畧謂胡馬南驅三關失險爲患非輕欲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護　闕庭使賊腹背受敵首尾不猘奏至賊已退再上疏言虜雖回離邊不遠傳報有云黃河已凍且向延綏青草復生再侵京閫事雖未信情亦可疑十二月虜復欲犯京師公以京兵新選不可輕發又疏曰今日之計可以養銳不可浪戰可以用智不可閒勇其滦水易州真定保定一帶皆堅壁清野京兵分據犄角安營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求僥倖

郭登憤邊事未戢思得公廉有爲者共事疏曰往者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在官既無廉耻莅政惟肆貪淫釀成汚濁之風致有夷狄之禍又曰虜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預料儻或偷盟犯順一鎮首先受敵今若不早爲措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束手無策耳

成化時吏科左給事中程萬里陳破虜策曰毛里孩等久不朝貢往來宣大其情叵測臣愚意其有可敗者三距我邊方纔二三日程是彼爲客而我爲主以客就主以勞待逸一也自恃強衆併吞諸郡志滿氣盈兵驕者敗馳騁不息人馬疲勞二也比來邊報見賊烟火有一二百里者有三五十里者散逐水草兵力四分三也宜選京師騎兵一萬宣府大同各一萬每三千人爲一軍驍將十人統之嚴其賞罰密使人探毛里孩所在出其不意晝伏夜行徑薄其壘破之必矣亟宜及其未發早爲之所欲戰則圖方畧欲守則餒兵力毋致誤大計也

嘉靖三十年兵部員外楊繼盛疏曰廷臣議開馬市其不可有十一曰虜辱我如是而我與議和忘天下大恥二曰屬命北征而一旦更議失天下大信三曰堂堂天朝與犬羊市損國家大威四曰豪傑感憤誓死戰和則灰其效用之心五曰將士偷安懈天下修武之志六曰以後私通者勾引牽連開邊方交通之徑七曰國威日玩人思效尤起百姓不靖八曰長胡虜輕中國之心九曰墮胡虜發狷之計十曰

一或十不可五謬字字忠孝者着實机

忘天下根本之計且其謬又有五或謂外開馬市陰修武備夫果欲修武何藉於和謬一或謂方今缺馬利於互市夫和果可必安事戰馬況虜亦安肯以良馬市也謬二或謂暫許馬市漸將通貢以爲永利不知市馬我猶得少償其價貢則徒手取空利矣謬三或謂虜既和我當不失信不知醜類日衆安能盡厭其欲且小信亦安肯守也謬四或謂征討禍慘互市費微不知損威養寇禍甚於戰謬五

隆慶元年本兵楊博上邊議畧曰狂胡匪茹分道憑

陵東犯薊鎮則九重震驚西犯偏關則三晉騷動今按各邊地勢既殊戰守互異薊州昌平保定三鎮有墻可恃但乘高據險匹馬不入即爲上策宣大遼東山西四鎮無墻可守難保不入但堅壁清野使虜無所獲即爲中策薊昌合聽督臣修補邊垣分兵戰守宣府山南東路咫尺昌平四海冶至八達嶺皆賊徑所繇宜統重兵護南山以衛陵寢雁門寧武偏頭均山西門戶雁寧外倚大同而偏頭西連延綏獨當虜衝邊長八百餘里兵不滿萬故科臣議撤擺邊止令

居中相機戰守保鎮紫荊倒馬龍泉頗稱天險蔽以宣大必偵虜南窺洪蔚然後乘墻拒守大同外與虜鄰先年總兵梁震海伺虜入寇輒令勁兵擣巢虜畏之今用此可以禦虜遼東一鎮濱海鄰夷中[illegible]一[illegible]之路兵食咸仰本鎮地腴收稔惟墾荒豐積足以稱雄矣

貞吉

師貞丈人吉无咎○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無功也○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師左次无咎未失常也○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兵凶器戰危事苟勿慎則六師一動不几以國俾戕哉大易垂訓者至矣言容蓄仰井田寓兵於農者是言師律仰進退有度左右有局者是言錫命即大君命將剋而推轂曰閫以外將軍制之者是言帥師中行輿尸不當即軍無二令者是言小人勿用余深夜籌經占玩則不勝整衣危冠栗然而懼也蓋朝廷之上內相外將任實均之莫陸勿央能無莫夜之戒故荊棘銅駝胡馬長驅中夏金牌矯詔大勳竟毀垂成君子得輿何至十年不克復汾陽出帥朝廷倚以為安司馬再相夏人不敢復寇從來閫門之典禮樂農工均艱其任朔克詰戎兵之大事哉惟深體乎大易之辭則斧鉞彤盧自無妄授行見出受成鐘飲至以奠金甌於罔缺而貽國祚于無疆矣

丹書曰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

尉繚子曰舉賢用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勅令不卜筮而獲吉貴功養勢不禱祠而獲福

武王伐紂師渡盟津右麾左鉞死士三百戰士三萬紂之陳億萬飛廉惡來身先戰斧陣開百里武王不罷士民而克商詩紂無他祥異也人事修不修而然也

唐代宗時吐蕃與回紇入寇合兵圍涇陽郭子儀曰

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甚厚不若挺身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衛從子儀曰此適足爲害耳郭晞叩馬諫曰大人國之元帥柰何以身爲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遂與數騎出免冑釋甲投槍而進諸酋驚顧子儀下馬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報汝亦不薄柰何負約背恩德而助叛臣乎且懷恩叛君棄毋於汝何有今吾挺身來聽汝殺我將士必死與汝鬬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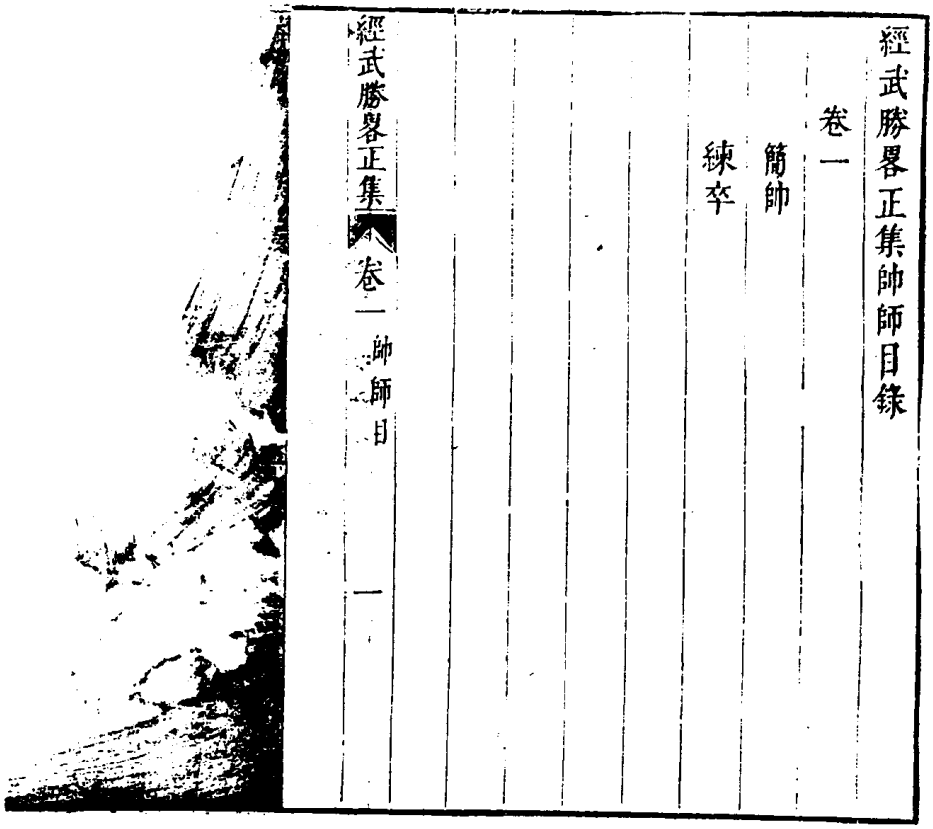
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爲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令取酒與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爲誓子儀酬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自捐陳前家族賊絕盃至藥葛羅亦酬地曰如令公誓於是諸酋大喜曰軍中巫言此行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遂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

先儒胡致堂曰子儀輕騎見虜非惟虜不敢害又聽其言講解而去賢於數十萬衆力擊塵戰之功矣易之師曰師貞丈人吉子儀其庶幾歟余觀胡氏之言令公事與師貞義甚合特表而出之雖然諸將請以騎士從而令公獨不許是長子帥師弟子輿戶之義亦於茲可見矣

永樂五年五月張輔等督兵征安南追賊至海門涇淺久晴水涸賊舟遁去官軍至大雨水漲數尺舟師濟衆大喜曰天贊王師滅賊也及輔率車騎至茶龍舟師亦至軍行紀律肅然前哨都督柳升敗賊獲船

五百餘艘賊遁輔等乘勝追之至日南州奇羅海口升前哨復與賊遇賊困敗生擒季犛及其子澄於海口山中餘衆悉降交南平

行有紀遂獲天贊人助鐃唱班師具見師出以律否臧凶之理



經武勝畧正集師師目錄

卷一

簡帥

練卒

經武勝畧正集師師卷一

晉陵莊應會春侯甫纂輯

後學白汝愚果明甫較閱

簡帥

武王問太公曰立將之法若何太公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齊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授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親操鉞持首授將其柄

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虎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二三軍爲衆而輕敵勿以受命爲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以辨說爲必然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衆必盡死力將以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

具陳品地以任簡擇

之事不聞君命皆繇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顧於後是故智者爲之謀勇者爲之鬬氣厲青雲疾若馳騖兵不接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內吏迁上賞百姓歡悅將無咎殃是故風雨時節五穀豐登社稷安寧武王曰善哉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知其飢寒悉見其勞苦之謂仁將事無苟免不爲利撓有死榮而無生辱之謂義將貴而不驕勝而不逸賢而能下剛而能忍之謂禮將

奇變不嘗動靜無端轉禍爲福因危立勝之謂智將進之以重賞退之有嚴刑賞不逾時刑不釋貴之謂信將足輕戎馬力越千夫善用短兵長於射遠之謂步將臨高歷險馳射若飛進則先行退則爲殿之謂騎將氣凌三軍智輕強虜怯於小戰勇於大敵之謂猛將見賢思齊見善若不及從諫如流寬而能剛簡而少傲之謂大將

先語察事勸而與食實長希言賦物均平此十人之將也切切裁裁垂意肅肅不用諫言數行刑戮刑必見血不避親戚此百人之將也訟辨好勝嫉賊侵凌斥人以刑欲整一衆此千人之將也容貌作作言語將出知人饑飽習人劇易此萬人之將也戰戰慄慄日戒一日近賢進謀使人知節言語不慢忠心誠畢此十萬人之將也溫良實長用心無兩見賢進之行法不枉此百萬人之將也

武王問太公曰論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將有五材十過[illegible]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不二心所謂十過者

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儒而喜任人者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貪而好利者可賂也仁而不忍人者可勞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信而喜信人者可詐也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智而心緩者可襲也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儒而喜任人者可欺也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將將者國之輔置將不可不察也

經武要語即經國要語

觀將之法大備矣若許洞之說止在察識形貌但可備一端之論耳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簡練英雄知士之高下爲之柰何太公曰夫士外貌不與中情相應者十五有賢而不肖者有溫良而爲盜者有貌恭敬而心慢者有外廉謹而內無恭敬者有精精而無情者有湛湛而無識者有好謀而無決者有如果敢而不能者有悾悾而不信者有恍恍惚惚而反忠實者有詭激而有功效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肅肅而反易人者有嗃嗃而反靜慤者有勢虛形劣而出外無所不至無使不遂者此士之外貌不與中情相應者也武王曰

何以知之太公曰知之有八徵一曰問之以言以觀其詳二曰窮之以辭以觀其變三曰與之間諜以觀其誠四曰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五曰使之以財以觀其廉六曰試之以色以觀其貞七曰告之以難以觀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八徵皆備則賢不肖明矣

既云內外不應凡有徵現皆外也何以知之乎看一觀字乃知問言窮辭等不過借端而熠膽燭髮自在虛迎靜得之間

吳子曰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論將嘗觀於勇夫勇之於將乃分數之一耳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家敵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

又曰凡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四曰力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

爲氣機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爲地機善行間諜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車堅管轄舟利櫓楫士習戰陳馬閑馳逐是謂力機知此四者乃可爲將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衆怖敵決疑施令而下不犯所在完不敢犯得之國強去之國亡是謂良將

許洞曰國家行師援津生殺之柄大將所主將者國之心腹三軍之司命也苟欲命將豫以精誠辨其可否者有四一曰容貌二曰言語三曰舉動四曰行事

去名貌者神之聚也必瞻視不凡體度龐厚言語者神之炤也必傾吐精詳智慮安審舉動者神之用也必行坐鎮靜意思深沉行事者神之本也必臨事有斷屹立不移察其神明驗其舉止盡其為人之道矣國之命將其審此與

品局固自有異真贋亦各不同有美如冠玉而中未必有者有口若懸河而竟無實際者有巧擅雕龍而不習刀斗者有內抱經緯而外若椎魯者有形甚木訥而智解連環者有不修邊幅而才堪大

任者凡此非秉衡者高懸巨眼獨秉慧識破俗見而甄別之真才亦何繇自見哉

傳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又曰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繇是言之可不謹乎古者國家雖安必嘗擇將擇將之道惟審其材之可用也不以遠而遺不以賤而棄不以許而疎不以罪而廢故管仲射鈎齊威公任之以伯孟明三[illegible]故之以勝穰苴拔於寒微吳起用於羈旅張儀之遊蕩樂毅之疎賤孫武之瓦合白起之世舊韓信之懦怯黥布之徒隸衛

華野傳者可以得相得清跨下可以得將英賢之起不繇一途可見賢路當廣

青人奴去病假子諸葛亮不親戎服杜預不便鞍馬謝艾以參軍推石虜鄧禹以文學扶漢業李靖用於罪累李勣收於降附是豈以形貌閥閱計其間哉而庸人論將嘗視於勇未見所以取勝之道也

擇將之主澄其心如水鑑平其誠如權衡使真偽不能竄於察視大小不能移其稱訂然後可以得人而不惑得之不惑然後可以任之而不疑然將材之售固繇上之識拔而將材之成則還繇將之自練故必練心術以為根本之地練膽識以為承

受之基練操守以為挺持之幹與夫精而玄機粗而技藝無一非為將者分內事則無一非有志於將者所當自練也○將之貴練惡矣然練又必先於選選將之法必其智足運勇足擔一念忠貞足歷百世而不變乃可稱將當有事之際必廣為搜羅凡內外文武各舉所知無論現任革任一體超用且更設名項以招之懸重賞以購之將厚聘以徵之寬文法以羅之深愛慕以孚之庶幾奇偉俊傑不遠千里而至矣

魏公故害吳起譖之武侯起懼奔楚悼王聞其賢任以爲將起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疎遠者以養戰士要在強兵破遊說之言縱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illegible]晉西伐秦諸侯皆患楚之強

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材可將公曰吾知其可將久矣嘗爲吏賦于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材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不可使聞於鄰國也衛侯言計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況和非以長惡乎衛其弊矣

燕人攻安平齊田單使其宗人皆以鐵籠傳車轄獨得全齊人以其多智習兵共立爲將單縱反間於燕燕惠王信讒使騎劫代樂毅將毅奔趙單用火牛破騎劫復齊七十餘城

一則用將得宜而數年傾覆之國一朝克復一則臨敵易將而已成扼吭之勢反致噬臍用舍或乖成敗立見將其可不簡與

淮陰韓信之亡也蕭何追之漢王曰所追者誰曰韓信也王罵曰諸將亡者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信國士無雙王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足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曰計必東能用信信留不能信終亡耳於是王召信拜之何以王素慢無禮請擇日齋戒設壇具拜之人人以爲得大將至拜乃信一軍皆驚

高帝既縛韓王信歸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曰如我能將幾何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曰於君如何曰臣多多益善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乃天授非人力也

高帝侮士慢罵啜跣踞見今於何之言而即齋戒築壇拜信爲將其胸中涇渭原自爽然豁達大度足見於此然卒以禽信鳥盡弓藏不無慨嘆

孝景時吳楚七國反其鋒甚銳初文帝戒太子曰即

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至是上乃拜亞夫爲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

文帝勞軍至細柳營惟亞夫堅壁不可入又軍中不許馳驅帝稱曰可爲真將軍矣帝亦善將軍矣

武帝元封五年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馭之而已其會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

武帝雄才大畧雖好大喜功而外攘四夷內興禮樂爲漢家雄畧之主於此詔見其一斑

漢朱儁爲中郎將與左中郎將皇甫嵩討潁川汝南陳國諸賊破之時南陽黃巾張曼成起兵稱神王殺郡守褚貢屯宛下後太守秦頡擊殺曼成賊更以趙弘爲帥衆復盛據宛城儁與荆州刺史徐璆及秦頡合兵萬八千人圍弘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欲召儁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克敵儁討潁川已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畧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靈帝乃止儁因急擊洪轉之

晉泰始中將興伐吳之役下詔曰吳會未平宜得猛士以濟武功雖舊有薦舉之法未足以盡殊才其普告州郡有壯勇秀異才力絕出者皆以名聞將簡其尤異權而用之兗州舉馬隆才堪良將稍遷司馬督北海王猛少好學倜儻有大志不屑細務人皆輕之猛悠然自得聞桓溫入關披褐詣之捫虱而談當世之務傍若無人溫異之曰吾奉天子之命將兵爲百姓除殘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默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及堅因呂婆樓之薦招猛一見如舊交語及時事堅自謂如玄德之遇孔明也以爲輔國將軍專意委任軍國之事無不錄之

王猛以不世出之才披褐詣溫爲溫者正當延攬以資國用而曰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三秦豪傑非猛而誰乃爲羯虜所驅抗衡中夏倘于時早留甄別得展其才何至朔馬腥膻銅駝荆棘九齡之先

見不用而唐室以致播遷桓溫之鑒別或訛晉室

終淪江左千古之下令人遺憾

晉永和間趙攻涼州裴恒禦之久而不戰司馬張駿曰國之存亡在兵兵之勝敗在將今議者舉將多推宿舊夫韓信之舉非舊德也蓋才之所堪則授以事主簿謝艾資兼文武可用也重華乃拜艾中堅將軍進與趙戰大破之及趙攻涼州艾率步騎三萬進軍臨河乘輿鼓白幡鳴鼓而行趙將見之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令兵馳擊艾連敗之石虎嘆曰彼有人焉未可破也

唐貞觀八年以李靖爲特進加西海道行軍大總管帥諸軍討吐谷渾太宗謂曰朕嘉公意欲以公爲一代楷模及吐谷渾侵塞欲以爲將爲其老重勞之靖聞請行上大悅命節度諸軍討之

永隆元年以裴行儉爲定襄道大總管討突厥高宗謂之曰卿文武兼資今授卿二職乃除禮部尚書右衛大將軍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總兵征討

劍道元年高宗以婁師德爲河源軍經畧使擊吐蕃

原缺第十三葉

功也

德宗征討藩鎮付託匪人政令不一事繇中制罕克成功憲宗承統之初能用黃裳之策專命一將不置監軍未幾克成都繼屯平河朔得非措置當而能若是耶中興之業良有以夫

宋太祖嘗以幽薊地圖示趙普問進取之策普曰圖必出曹翰帝曰然因曰翰可取否曰可孰可守帝曰以翰守之曰翰死孰可代帝良久曰卿可爲深慮矣

太祖命曹彬伐江南諭之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

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擊也又曰副將之下不用命者斬之彬仁厚故往往專任焉此可見宋祖之能任將而彬之能受任也可爲命將之準亦可爲爲將之準矣

天下之大不可謂無才朝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謂無人而名將實不聞出非將材之難所以取之之途或未廣也雲雷草昧分龍逐鹿實迓開先之符國祚中興奠鼎浴淵濟濟譽髦再捧重輪之日何獨拊髀異代竟難屈指當今一壞於文武異途

再弊於兵農分制。儒紳視武弁。右文之意太勝。使簪纓之氣不伸。東南勤轉輸。塞外之土成蕪。令庚癸之呼相繼。問之分閫授鉞。率皆脂韋軼刓。必儲養以豫干城。必廣搜以羅英傑。安危攸寄。則考之五事五權四機六術。以驗其韜鈐。民社所司。又試之治變治力治氣治心。能嫻於臂指。仁爲主而輔之者勇。智料敵而作之以忠。運用惟心。操縱以術。寬文綱。微使掣肘。重事權。可布腹心。無浚膏而有債帥之誚。無徇名而來畫虎之譏。主施推轂

之隆。士效暴革之報。東隅可冀。黠虜何憂。不然渭水丹書。終困八旬之叟。圖龍粉本。何資一世之霖。今日者亡羊補牢。北門之鎖鑰宜扃。鞭長馬腹。東方之物力已窮。惟冀文武兼收。紹

二祖神聖之烈。保民簡帥。振萬方風會之靡。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其念之哉。 杲明識

管子曰、觀國者觀君。觀軍者觀將。則將爲要矣。今國家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內而籍名羽林。備職佽飛。外而建牙樹纛。帶劍橫金。濟濟烈烈。非不戮力行間。而膚公罔奏者何哉。倘亦拘于資格。文武異途。泥於科目。搜羅勿廣。英雄才傑。伏在草茅者。不能効無因之至乎。今日而爲儲養將材之計。則安可不廣延攬。精較覈。以上副

聖天子聽鼓思帥之懷也。海宇之廣。不患無奇才。朝廷養士數百年。不患無忠臣。而用才者。未于無事之時。儲有事之用。則一日有發。若棟梁既圮。方操斧而入鄧林。即曰得之。亦云已晚。考諸前代。如漢文帝拊髀而得頗牧。唐高祖欲殺李靖。太宗力

救得釋。而後日征討之功多出於靖。蓋未有不儲之於素。而能辦之於猝者也。我

太祖高皇帝諭國子諸生有曰。古之學者。文足以經邦。武足以戡亂。故能出將入相。安定社稷。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惟其有文武之才。則萬邦可法。人知

太祖訓廸諸生之心。而不知其儲養將材之意。夫當開國之初。已逆知風會日靡。必將置將畧於不講。而勤勤戒諭乃爾。豈非煌然 廟謨哉。乃說者謂我

其作角蹄運如中山開平成國誠意恭靖華俱一日風雲未開預儲夾袋有不世出之主自當有不世出之將何必為未夜綢繆之計乎不知豐年資五百年資救七年之病三年之艾有不預計其何能濟運來之所以無名將者其故有二所以不能用名將者其故亦有二古之教民也未始分文武為兩途也八歲入小學而射御書數之事幾半平居佩以刀劍刀劍習而軍旅之事又幾半其實武於文意固深遠而今不可得矣古之教民也并未始分兵民為兩局也伍兩卒旅原出於井邑丘甸管大夫曾用以伯齊而貞觀師其意為府兵以強唐其藏兵於民之意益深今又不可復得矣而且有挾軍器之禁而且有蓄兵書符讖之禁於是閭左編民目不睹征旗耳不聞鼓鼙即有稍稍自異者亦養成膏粱紈袴嬉嬉靡靡之習一旦遇兵若要居之驚海鷗之驚言脩而不能舉口吐而不能言而安得將材即武科所選自弓馬外仍重論策論策重依然文家習氣矣夫論兼寧不足重

試觀今日論策中之經緯若何不過拾老生口中唾餘耳於老生唾餘便可裒然充材官之選而安得將材噫唏泰寧時無將可也將不為用可也今邊塵屢警寇蹄縱橫將伯助予亦孔之亟問所為閫外事將軍制之者安在聞萬里長城北門鎖鑰十里照乘如李牧守鴈門吳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先臣楊溥日夜擐甲披胄止宿古北口垣上者安在倘未有以應也則今日搜羅之法不可不廣一室令郡縣博訪一室令司道識拔一室令公卿舉所知行見天下之材官技士彈鋏歸來於都下齊吾吳能聞鷄起舞於林泉而藥籠積參耆黃朮之材矣但將之材品不齊則將之職任難混如有文武剛柔仁智信勇嚴兼備者室使為大將如有肅行伍堅營壘能當一旅之寄者室使為裨將如有能衝鋒陷陣臨敵不懷生者室使為戰將如有能固守持重堅壁嚴壘若乞國在湟中者室使為守將如有能曉暢軍事習熟陣練若高崇文之練五千人嘗如臨陳者室使為練兵之將如有能開屯

盡利積穀百萬若棗祗之屯許下者空使爲養兵之將如有能立標召募勇士如歸若馬隆募兵自旦至午得挽弓五鈞挽弩八石至三千五百人之多者空使爲募兵之將如有能出奇殺敵變化百出若淮陰背水曩沙一出而敗齊破趙者空使爲統軍之將昔賀若弼曰楊素猛將非謀將韓擒虎鬬將非智將史萬歲騎將非大將亦可云衡鑒不爽矣我

國家甄別自有專司銓選自有定法余何敢以放

廢而犯出位之戒但目擊寇虜未平曷勝憂杞而用兵必先擇將擇將必先豫儲故發爲狂議如左云

蕭子御將篇云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爲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觝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紲觸者可拘以福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材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驥終無以服乘耶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姦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於用況爲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

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近之論者曰將之所以畢智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冀賞耳爲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爲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小大傑然于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爲制御之術

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騏驥者豐其芻粒絜其羈絡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然騏驥者其志嘗不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兎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爲我用才大者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饑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爲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爲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弊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于富貴則不爲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

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英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爲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于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戰不勝於敵勝于將亦不勝於將勝于君詰戎之道惟在明主之慎於擇將專於任將而已雖然簡用之既誠尤須駕御之有體一朝授鉞閫外事將軍制之始以獨任劬勞立功於塞外繼或以兵威甚盛肆志於行間初以軍國大事毋中制以重事權尋或以震主高勳叢內讒而慘畏咎是必聖君在上賢將在外三捷未奏則請兵益兵請餉益餉賞罰惟將進退惟將絕無中御大勳克定則士歸於伍將歸於朝爵賞惟懋禮遇惟隆一無嫌阻簡之既不掩其明御之復不失其道斯爲得矣不然

漢高之縛淮陰朱王之斬道道濟初非不御之有方而卒至喪戮或來後世薄待勳臣之苗耳偶涉老蘇御將篇愛其透議微言曲折盡理特簡錄以爲國家推轂之準云但其曰漢高可爲知大計者矣此言法也非言情也烏盡弓藏敵破謀亡不令人千古浩嘆哉

練卒

兵法曰雖有虎狼之將必籍豺犬之兵將雖勇智謀敵不能獨勝將不得兵如鳥無翼兵不得將如虎無頭是故將得兵而有勢兵得將而有勇漢書曰指縱者人也獲兎者犬也

士不練則不可以陳不可以陳不可以攻不可以守不可營不可戰不可以專水火之利有馬而不可馳有餉而徒以飽然則言武畧者練爲要矣

武王問太公曰練士之道柰何太公曰軍中有大勇敢死樂傷者聚爲一卒名曰冒及之士有銳氣壯勇冤暴者聚爲一卒名曰陷陣之士有奇表長劍接武齊列者聚爲一卒名曰勇銳之士有披距伸鈎強梁多力潰破金鼓絕滅旌旗者聚爲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踰高絕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名曰寇兵之士有王臣失勢欲復見功者聚爲一卒名曰死鬥之士有死將之人子弟欲爲其將報仇者聚爲一卒名曰死憤之士有貧窮忿怒欲快其志者聚爲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贅壻入虜欲掩迹揚名者聚爲一卒

名曰勵鈍之士、有胥靡免罪、人之欲逃其恥者、聚爲一卒、名曰幸用之士、有材技兼人、能負重致遠者、聚爲一卒、名曰待命之士、此軍之練士、不可不察也、

吳子曰用兵之法、教戒爲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圓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每變皆習、乃授其兵、是謂將事、

兵有方陣圓陣、或方而變爲圓、或圓而變爲方、隨

將所措也、左而右之、謂麾之左則左、麾之右則右也、前而後之、如前却有節是也、分而合之、謂分而能合也、結而解之、謂合而能分也、太公曰分不分爲縻軍、聚不聚爲孤旅、兵不能分合解結、何益於用哉、

司馬法曰雖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德義不相踰、林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方同而意和也、

韜英子曰涸呂梁而不沒者習水也、當大敵而不敗者習兵也、水不習、將恐沒、兵不習、將恐覆、是故兵不可不習也、

巧不過習、故兵以練爲勝

唐太宗曰、教閱之法、信不可忽、李靖曰、教得其道、則士樂爲用、教不得法、雖朝督暮責、無益於事矣、

蘇子曰、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于今、而將見於今日、今不爲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

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叉殺伐之際而不懾、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爲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豢於遊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耗、痿蹷而不復起、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

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爲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
唐室因以微矣盖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
公貴人所以養其一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嘗若
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勤若而未嘗告病此其
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繇生也農
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
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爲之
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
雨則御盖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

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
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狃於寒暑之
變然後可以剛健彊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
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
於閨門論戰鬬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
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爲生事擾
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歟且夫
天下固有意外之患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爲變
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日國家所以奉西北之

虜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
勢必至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
不出于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也有遲速遠近而要
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
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陷死地則其爲患
必有所不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
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
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
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

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
然議者必以爲無故而動民又撓以軍法則民將不
安而臣以爲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
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
小怨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
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爲天
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
所敵則固以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
亦甚明歟

又曰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兵出於農有嘗數而無
嘗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是故老者得以
養疾病者得以爲閒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壯子弟
故其無事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兵行而餽粮則
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
足以察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而人人足
以自捍故被人少而成功多費用少而兵卒強也
劉基曰逢蒙善射不能用不調之弓造父善御不能
策不服之馬般倕善斲不能運不利之斤孫吳善將

不能戰不習之卒貔貅虎豹而黃帝教之戰鷹鸇鷙
鳥而罷氏教之擊夫鳥獸無知之性猶隨人指授而
能與擊者教習之功也況國之士民而不習武乎故
曰御貫習至於馳獵則能擒獲若弗先習將覆亡是
以兵者所以護養百姓而安全社稷也苟非其人
與不練卒爭鋒若胡越
爭舟競明矣是故先王因於閑隙大閱簡衆繕修
守器爲國預備也
又曰古制邊鄙以備敵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
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

假侯皆擇其邑之賢才有護
地形知民心者居則
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
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迁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
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
護愛之心足以相死勿此而勸以厚賞戒以重罰則
前死不旋踵矣
王鳴鶴曰今時教練沿襲虛文一朝有事兵都召募
將繇選舉卒然奏合驟之以戰此時全在才能集事
權可當機雖一日一夜片言片語皆可訓練在上之

人假之事權而重其賞罰夫前有千金後有猛虎兵
雖勇怯能無如臂指乎
欒書論楚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
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息
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於勝之不可保
管子作內政寓軍令卒伍定于里軍政定於郊內教
既成令不得遷故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
少同居長同遊祭祀同福死喪相偫禍福同憂居處
同樂哭泣同哀夜戰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目相見

足以相識。歡欣足以相死。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矣。

薛仁貴領兵擊九姓突厥於天山將行高宗內出甲令薛仁貴試之上曰古之善射有穿七重者卿且射五重仁貴射而洞之高宗大驚更取堅甲以賜之時九姓有衆十餘萬令驍健數十人來挑戰仁貴發三矢射殺三人其餘一時下馬乞降仁貴恐爲後患並坑殺之便就磧北安拊餘衆擒其僞主葉護兄弟三人而還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九姓自此衰弱不復更爲邊患

魚朝恩以郝廷玉善治兵欲觀其教閱廷玉乃列部伍鳴鼓角箕張翼舒乍離乍合坐作進却其衆如一朝恩嘆曰今日乃知將軍之訓練也廷玉慺然曰此非末技之長臨淮王之遺也大尉善御軍當功罪少不如今者斬以徇軍士畏軍律不畏水火太尉薨而無復校旗矣此不不足爲軍容觀也

宋太宗幸太原城西督諸將麾兵發機石攻城初帝選諸軍勇士數百人教以劍舞皆能擲劍空中躍其身左右承之妙絕無此見者無不恐懼會北戎遣使

得教兵之法

修貢賜宴便殿因出劍士示之祖裼鼓譟揮刃而入挑擲承接霜鋒雪刃飛舞滿空戎使見之懼形於色及是每巡城耀武必令劍舞前導各呈其技賊衆乘城望之破膽

宋郭逵在延安擇諸技習金鼓屯營者六十四人使人教一隊頃刻而成尤善用偏裨每至所部令人自言所能暇日閱按之故臨陣皆盡其技

洪武二年 上問國子生曰爾等讀書之餘習騎射否對曰習曰習熟否對曰未也乃諭之曰古之學者

文足以經邦武足以戡亂故能出入將相安定社稷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唯其有文武之材則萬邦可以爲法耳爾等勉之

永樂十三年 勅陝西甘肅寧夏大同遼東諸守將及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各都司中都留守司徐宿淮邳淮安揚州武平歸臨睢陽潼關諸衛選所屬步騎兵遣能幹指揮千百戶統領操練俟赴北京聽視

夫京營原有戰兵營營以戰名是兵以備戰也則帥是兵者當以戰教之然不得經戰之將爲之司命所

教皆虛文。而練戰皆套習也。經戰之將。畢竟出於邊而鄰於虜者。其見與膽。自是不同。故必申嚴京邊互用之例。多得邊將以爲坐營。教以邊方之戰法。卽京軍不樂練習。責在該將。隨宜訓練。誘以賞。餙以罰。嚴諭以義。開導以樂從。凡邊上列營馳伏諸制。及對虜堵擊諸法。方矢合用諸器。均不可以不諳者。依法爲調。勿責旦夕。但邊將內調。心多厭苦。應恤其私。在戰將尤宜優錄。仍陞邊任。勿令淹久。使有髀肉復生之悲。其不帶練家丁亦宜安恤。得所令其以一隅百鼓

勵諸人。如是則將可安心。士可練戰。而京營有實用之兵矣。

各營既已分演。大帥乃合而練之。合練之法。先令善美者於教場之中。規度營盤。量兵多寡以爲袤廣。既量地訖。分別左右前後中軍以立表儀。預擇習知陣法者。導引藍旗領隊。炤方圓曲直之陣。凡其間趨立之位。出入之路。進止之節。分合之變。俱一一指點而領熟之。然後示期合衆集于墠地。禁止諠譁。依方建旗。四角皆用五綵牙旗。金鼓鐸角。俱各齊備。大將以下。各有統率。如嘗試中軍大將披甲冑乘馬立於旗鼓之下。吹大角三遍。擊鼓三次。有司偃旗。士卒皆跪。五軍正將俱趨集於中軍。以聽誓。大將乃令回講武以教戰。進退左右。一如軍法。用命有賞。不用命有嘗刑。誓訖。各營將振鐸分循以警衆。各以詞告。有司舉旗。士衆俱起。騎步皆行。及表擊鉦乃止。三軍整列定位。聽中軍擊鼓舉旗爲號。布方圓曲直銳五陣而以應之。要在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以長參短。以短參長。回軍轉陣。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無速奔。退無遽

走。紛紛紜紜。聞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以正合。以奇勝。聽音望麾。旗點鼓動。則軍齊合。旗開角響。則軍齊離。三合三離。三聚三散。如法者賞。不如法者罰。如是而兵知所教矣。

語云。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每怪邊腹之將。無事之時。偷安厝火。任其嬉遊。及至一旦有事。如驅市人。了不識兵。間有三呼餙聽。辰聚午散。亦如兒戲。何當禦寇哉。必實着一番精神。如挑選比較。各有殿最。金鼓旌旗。各使習熟。自什伍隊哨部鳥營將

各相聯屬。使知寧死於敵。無死於法。難禦如風雨。難撼如山岳。斯兵稱有制之兵。而將亦爲有能之將耳。

鄉鎮之民、隨處有壯丁、隨處可團練、但有司不先鼓舞。則約束不齊。民亦畏禍而無敢首倡也。故必令自上行。立保甲之法。十家爲甲一、選二壯丁、十甲爲里一、推二甲首、弓弩戈刃隨宜建置。農事之餘。乘間便習。鄉中各推一二端莊幹力素爲衆所推服者。爲鄉之領袖而鈐束之。聯屬之。不使任其縱逸。亦不使其

生事。山陬多盜之所。每於村堡總隘間。建樓立柵。樓懸警鼓。有盜則擊之。一村有警。遠近俱應。各率其里甲而互相堵截焉。盜賊亦烏敢橫行哉。此所謂守望相助。不可易之遺法也。

保鄉兵、古之遺制也。蓋所貴乎鄉兵者、謂其各聯絡一鄉之豪傑。使其無事則自相團習。有警則互相堵截。有功則賞以官資。寇熄則各安農業。比閭利於自衛。父子切於相守。驩然競起不煩官之費。而無處無敵愾之風。故鄉兵者。猶有古之遺意焉。

蕭文選上言議兵者必曰招募、他日則有聚而不散之患。議食者必曰加徵、今日則有垂斃剝膚之慘。夫孰知天下不必招募。原有可練之兵。不必加徵。原有養兵之費。特未之察耳。夫各州縣設有民壯非兵乎。額有工食非兵費乎。大州縣約有數百。小州縣亦不下百名。奈之何徒聚市猾爲衙門攫金之翼虎耶。曷責成州縣官。就中選其年力精壯。堪習武藝者留之。其羸弱者汰之。另諭近民。願當者擇而補之。春秋更番以一班在縣。延請教師訓之武藝。不時親試而賞

罰以鼓舞之。毋擾以雜差。惟爲國家養敢死之士焉。以一班赴集軍門。或兵備道。教以陣法。量增衣糧。屢試而膂力過人。武藝出衆者。留軍門聽用。可補哨把等前之。如一縣果皆精勇。本縣官應加特薦。否則以不識論。夫不招募不加徵。兵食自足。且有事一朝。即可集事。竣則仍歸州縣。其視徵募紛紜。不天淵哉。

兵無選鋒曰北。要在選步騎車水之空而用之。即四者不兼用。亦必分材而授之。最下給廁養。定則而等其食。賞罰損益。選即練也。然後行約束。頒禁令。使其

先以膽日就我之練而不覺然後教以進退使目練于旌旗耳練于金鼓然後可以臨敵制奇變化百出耳

練兵之法先於選選兵之法則又有舊籍新募之別舊籍者汰其老弱清其虛占長其賣閑條其精壯而已其法驟行之則擾善變之則馴故新募之兵先選而後練舊籍之兵即練以為選安使册籍先清而後分曹角藝殿最之賞罰之則催替之弊核保結之實嚴家蔽之條使精壯者皆喜見其長老弱者自難蔓

其短且老弱者聽其自為更補令彼亦自知當退而無憾焉如是則雖有慝占賣閒諸弊數未而炊豈容稗粒況事若比技不知即是澄汰之方也且為申飭中外其士卒有勇藝超于什伍者為什伍長超於哨隊者為哨隊總其將領有能精練軍而勤撫字者加以級不能者遞以降撫鎮以核之司道以監之直指察者以稽察之果名實相符則列疏優擢毋吝賞毋

大形如此力行之而仍後惰愉乎吾不信也

孫子兵法曰諸軍將伍旗各准方色赤南方火白西方金皂北方水碧東方木黃中央土土既不動用為四旗之主而大將行動持此黃旗於前立如東西南北有賊各隨方色舉旗當方面兵急須裝東旗向前亞方面兵急須進旗正監即住臥即起審看大將軍兩翼之兵須依節度每隊給一旗行則引隊住則立於隊前其大總管及副總管則立十旗以上子總管則立四旗以上行則在前住則立于帳側駐隊等旗別樣別造各令本軍營隊識認如兵數校多軍容復衆各以異色認旗遠看難辨即每營各別畫禽獸自

為標記旗身旗甲取五方色迴互為之則更易辨恒束營營自別務使指揮分明

凡教旗於平原曠野登高遠視處大將居其上南向左右各置鼓十二面角十二具左右各對五色旗六纛居前列旗次之左右牙官駐隊如偃月形為覆翼下臨平野使士卒目見旌旗耳聞鼓角心存號令乃命諸將分為左右皆要兵及精新甲冑鮮明分為左右兩各以兵馬使長班布其次陣間容陣隊間容隊兩間容間以長參短以短參長回軍轉陣以後為前

以前爲後進無奔逆退無趨走以正合以奇勝聽音視麾乍合乍離於是三令五申白旗點鼓音動則左右廂齊合朱旗點角聲動則左右廂齊合之與離合之與離皆不離中央之地子午之位左廂陽向而旋右右廂陰向而旋左左右各復本初白旗掉鼓音動左右各雲蒸鳥散彌川絡野然而不失部隊之疎密朱旗掉角音動左右各復本初前後左右無差尺寸散則洽天聚則洽地如此則三合而三離三聚而三散不如法者吏士罪之務從軍令於是大將出五綵旗十二

口各樹於左右廂陳前每旗命壯勇士五千人奪旗左廂奪右廂右廂奪左廂鼓音動而奪角音動而止得旗者勝失旗者負勝賞而負罰離合之勢聚散之形勝負之理賞罰之信明是而教之

凡教戰陣每五十人爲隊從營纏槍幡至教場左右廂各依隊次解幡立隊隊別相去各十步其隊方十步分布使均其駐隊塞空去前隊二十步列布訖諸營十將一時即向大將處受處分每隔一戰隊即立向前各進五十步聽角聲第一聲絶諸隊即一時散

第二聲絶諸隊一時捺槍卷幡張弓拔刃第三聲絶諸隊一時舉槍第四聲絶諸隊一時籠槍曉隊坐日看大總管處黃旗耳聽鼓聲黃旗向前亞鼓聲喝喝呼喝呼齊向前至中界一時齊聞喝殺齊入敵退敗若可趁行二十步齊即住徒喪敗馬軍從背逐北聞金鼓動即須息叫即行膊上架槍側行迴身向本處依立第一聲絶一時簇隊看大總管處兩旗交即五四合一隊計是二百五十人爲一隊其隊法及卷幡舉槍簇隊鬪戰一依前法一看大總管處五旗交

即十隊合爲一隊即是五百人爲一隊法及舉幡舉槍簇隊鬪戰法並依前聽第一聲角絶即散二百五十人爲一隊第二聲角絶即散五十人爲一隊如此凡三度前教畢諸十將一時取大軍賞罰進止第三聲角絶即從頭卷引重還

教戰練兵中間隊須加減審看大總管處白碧兩旗交處盡隊裏鋒隊駐隊每色三隊合爲一隊添入中隊計會使稍均即是一百五十人爲隊如不須更合隊便即交戰一准前捺槍解幡如須加兵合隊即

看大總管處赤皂兩旗交、諸隊各依本色、又三隊合爲一隊、准前添入中隊、使稀稠均、即是四百五十人爲一隊、如交戰卷幡舉槍簇隊並依前教戰完、欲散還營、看大總管處兩旗臥、即分散、却爲一百五十人隊、各依舊立、又兩旗臥、即散、五十人爲一隊、還依舊立、聽角聲、第一聲絕、一時捺槍、便解幡、第二聲絕、一時舉槍、第三聲絕、一時簇隊、聽還營、進止如放散、更聽一會角聲、即依軍伍次發引還營、其應可進而不進、應卻退而不退、應坐而不坐、應起而不起、應簇而

不簇、應散而不散、應捺而不捺、應卷而不卷、應合隊而不合、應擘而錯擘入他隊、言語讙譁、不聞鼓聲、旌旗分擾、疏密失所、並節級科罰、其教法各合於總管以下錄一本、教依兵士、

凡偏裨既各授以兵、則練習亦當名責成以法、固不必日暴之只中以饑之也、不必群習之教場以疲之也、惟期其耳目心膽如一、金鼓旗幟如一、坐作進退如一、賞罰予奪如一、以至火器弓拏技藝、無不精熟、則習如一、必如是而後謂之練兵、大將以是而殿最

焉、必如是而後謂之練將、

韜英子曰、欲練士之技者、先須練其氣、欲致勝於敵者、先須治其心、故氣不練則不銳、心不治則不定、氣不銳則有技不能施、心不定則遇敵不能制、心治而定、氣練而銳、少可以敵衆、小可以制大、

兵之練銳、必先練藝、厚募教師、分曹專習、先授口訣、後習手勢、一兵止令精一藝、不使冗泛、已精本藝、則更兼之可也、然必有分練、有兼核、有總厲、什以課位、隊以課什、哨以課隊、把以課哨、營將以課千把總、遞

相校核、毋爲玩愒、而設賞以勸之、嚴令以約之、又爲累記勤惰、呈大帥以按閱之、殿最之、總之振作得法、則下之鼓舞自神、而立成精銳耳、

練兵必先練膽、練膽必先教技、技精則膽壯、膽壯則兵強也、技之器有大旗、有挨牌、有虎叉、有鈎鐮刀、有長短撥刀、初教各令以木棍、習手足攻擊之法、爲總訣歌八句、使其知所持循、曰陰陽要轉、兩手要直、前脚要曲、後脚要直、一砍一挑、渾身着力、砍後即鑿、破虜無敵、約教二月之後、已知大意、則擇其足之便利

[illegible]

[illegible]手力之強者爲大旗手爲叉手手之便利者爲鈎鐮及長撥刀手其餘爲鳥銃神鎗短撥刀手各習二月之後則攻擊之法得矣蓋用棍如讀四書分習牌又旗鎗等手如人習一經四書之理既明六經之理亦明也

凡技有五一曰遠技方拏銃也以三發而一中者爲及等九發而八中者爲上等無虛發而能高下左右備盡其巧者爲超等二曰長技三曰短技長者槍筅也短者刀棍鐮鐮之類也皆以舞對疾猛不失正法

者爲及等更加純熟能盡其巧者爲上等極精極熟而又身兼他技者爲超等四曰奇技如鏢槍袖箭飛刀飛撾之類也及遠命中者爲上等百發百中一必洞人者爲超等五曰騎技強弓命中舞械如飛者爲上等盤旋上下滾鞍若飛射打擊刺百不失一者爲超等

[illegible]有兼習者如刀弩手砲刀棍之類是也有分習者如戈戟刀十大砲之類是也

[illegible]夾子曰射主中刺主[illegible]厚主靜行主速鼓主進金主退鈴主坐角主作旗主指揮九者習熟則坐作進退無不合式攻殺擊刺無不如法合千百萬衆使如一人矣

諸守械之所最利者莫如火器然使守城人能用攻城人不能避則攻者受屈矣若使攻者能禦守城人稍拙雖有利器亦不能施火器且然而況於他技乎故用器者在乎人通變者在乎智必使敵萬變我萬應心運於器之先技妙於神之輸則反攻者爲守而我守者反爲攻矣

什伍之中兵有南北技亦異習在南兵則聽其用南技在北兵則聽其用北技惟火器則無論南北人人皆當習之而又人人皆當習南中之火器也于是多爲部分量其多寡分別步騎車三用而簡之其步兵以衆敢矯捷者爲上騎兵以輕慓驍健者爲上車兵以有力識火者爲上其餘各記其類而分記之

健而輕慓者習騎戰驍而有力者習車戰強而疾走者習步戰智而通變者爲間諜輕而[illegible]視者爲斥堠壯而明達者持旌鼓弱而無能者[illegible]廝養八者各適

其用則可。

爲將者雖司旗鼓然使技無所恃、則膽必自怯、何能身先士卒、況將不習藝、平時教閱即有正法花法、亦孰從辨之、如誤取花法爲是、則雖日訓日練、終無實用、僨事不小、惟將知武藝、則教師訓練、自以正法爲教、勿以花法混入其中矣、且器之長短、各有所宜、將一習之則知某器可用于何地、某器可用於何陣、而器械自然精良、斷無朽鈍不堪之弊耳、至于火器、尤軍中利用、品製多門、萬物不一、將必自知之精、一一

簡點、然後奇用秘用、毒用、慘用、無不適中、而無失時反擊之患、此猶將所最宜留心者、

尉繚子曰、三軍之衆、有分有合、爲大戰之法、教成試之以閱、方亦勝、圓亦勝、錯斜亦勝、臨險亦勝、敵在山、緣而從之、敵在淵、沒而從之、求敵若求亡、從之無疑、故能敗敵而制其命、

使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明知險易、則地輕馬、芻秣以時、則馬輕車、膏鐧有餘、則車輕人、鋒銳甲堅、則人輕戰、進有重賞、退有重罰、行之以信、審能達此勝之主也。

兵將纔聚、人馬未相諳識、不可興師攻討、謂將不識兵、兵不識將、雖法令嚴明、人心未附、主將須親行詢問材技勇怯高下、選揀堪可作何任使、曉諭賞罰、立定信義、犒勞激厲、使士卒知將之智勇、將知士卒之熟練、然後料敵興師、戰無不捷、

兵不識將、將不知兵、聞鼓不進、聞金不止、雖百萬之師、對敵如羊納虎蹊、昔張巡教戰陣、令本將名以其意教之、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雲合烏

散、變態不恒、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期應猝、在于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爲戰、不亦可乎。

練卒一事、爲兵家至要、考諸古人之議古人之事、既彰明如彼、但陣練之書、汗牛充棟、浩廣而無選擇、奚所適從、余特約其要領、爲癸鄙議一篇、見即教旗教藝之方、有兵責者、甚不可藐爲末務也、

三代之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武

事中春教振旅。辨鼓鐸鐲鐃之用。中夏教茇舍。辨號名之用。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中冬教大閱立三表。教坐作進退之法。其制莫備于周禮一書。春秋之末。並爲戰國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用相夸競而秦更其名號爲角觸。何足稱哉。前漢嘗以九月會都試課殿最。東漢以立秋日肄兵習戰陣之儀。然其法不詳。唐制仲冬之月。講武于都外。季冬之月。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習騎隊法。其嘗時操演。則以八日教藝。二日教旗。最爲得

中。至於旗號。按五方之色。則有李靖法。若李筌法。與靖法畧無同異。而立旗布幟之圖。載武書者較詳於靖。宋于仲冬所司請教武。遂申命將吏。選閱軍士。布爲方圓曲直銳之陣。令習知旛旗指揮之方。金鼓作止之節。行列險隘之路。而其嘗例則有月輝而卓旗。則衆皆集。一點卓旗。則隊頭集等之制。諸營將校各守方位以爲嘗度。教騎卒有五變法。教步兵有四變法。亦云詳矣。至我國朝內有京營。外有衛所。將有專司。兵有額數。而日操月練有嘗度。迨承平日久。軍紀懈弛。操演虛文。何益於事。馴至兵不識將。將不知兵。一日興師。不幾驅市人而戰哉。偶覽武備紀效諸書。深嘆總戎戚公練兵諸制之詳妙也。大抵謂教旗先練耳目耳目既練。可以應節教之場操。南北之兵異。則有南兵操法。北兵操法。水陸之兵異。則有水兵操法。陸兵操法。撮其最要者。陣莫妙於鴛鴦。營莫妙於方營。練莫妙于分練。分練之法。在于挨牌。自一隊起至三隊畢合一旗練。自一旗練至三旗畢合

一哨練。自一哨起至三哨畢合一司練。自一司練畢合四司練。自四司練畢合各營練。雖三人五人十人亦可練。亦用戰法。亦有奇正。即射法雖五步之內。必持滿而射。故雖三人五人亦用法操練。庶令衆士習熟。且合衆之操。須刻完事。在主帥目力有限。不能徧閱。在士卒花正雜混。無以見長。不如少操得以盡力較閱。反覺親切。射繚子百人教戰。教成合之千人。千人教戰。教成合之萬人。萬人教戰。教成合之三軍。者是也。繇是而旌旗不亂其色。

鉦鼓不惑其聲。鎗刃不格其手足。以之行爲行伍。止爲營壁。非所稱堂堂陣而正正旗哉。甚矣兵之不可不練也。喻大猷曰。兵既不安不學爲將者苟未之學。則天下技藝之師。皆得以虛文之套爲尚。終年練習。竟無精兵。且技藝之中。有虛有實。有陽有陰。有起有伏。有後人發先人至之形。有致人而不致于人之巧。有一二勢變出百千勢。有百千勢歸于一二勢者。詎可謂無精微之理而不學也。雖然技習之名。不可枚數。教習之法。不一其方。皆以

用得其實爲歸。則無不當也。昔人有言。車勝馬。馬勝步。不知兵有所用之方。則宜練所用之實。如奴虜所恃者騎。所精者射。此惟精練步兵。可以勝之。豈得謂步兵獨遜于車兵馬兵哉。況步兵勝虜自古而然。李有勗以騎兵列前。步兵爲後衝。遂解幽州之圍。岳武穆以杜麻刀破拐子馬。李陵橫行匈奴。用荊楚卒五千人。凡此皆以步兵爭勝。蓋車騎利平原。步兵利險阻。塞外山川峻阻。車有陷地死地之虞。騎有奔突脫陷之患。似不若步之[illegible]

捷。作止便利也。議者謂車者有脚之城。不秣之馬。騎者一息千里馬輕人逸。

國朝鹿角武剛之制。甚備車重矣。棚樁課養之法。特詳馬重矣。余以爲車馬步各有所宜。舉步兵而車騎可見也。今兵氣委弱。所當速振。無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蓄。則終身不得。乘今虜運之衰。及時練兵以挫其氣。斯爲久安長治之圖也。

經武勝略正集帥師目錄

卷二

將術
將權
肩任
合志
和輯
自下
英傑
膽略

經武勝畧正集帥師卷二

晉陵莊應會春侯甫纂輯
後學白汝愚果明甫較閱

將術

夫人柔順安忍、失於決斷、可與修節。難與權宜。強悍剛勇、失於積惡、可以守難。難與持久。貞良畏慎、失於狐疑、可以守成。難與開始。清介廉潔、失於拘局、可以立節。難與變通。情性沉靜、失於遲廻、可以深慮。難與應機。

皆錄學術致歷歷訓簡帥者便最長去短

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

論大理、必死則忠。廉潔則有守。愛民則與士卒同甘苦。可殺可辱可煩。亦就其僻處乘之。

唐李靖曰前代戰鬬多是以小術而勝無術。以片善而勝無善。斯安足以論兵法也。若謝玄之破符堅。非謝玄之善也。乃符堅之不善也。嘗觀符堅載記曰秦諸軍皆敗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不果此有以見秦軍之亂堅爲垂所

能先事方為事先而動隨應

陷明矣夫為人所陷而欲勝敵不亦難乎臣故曰無術焉符堅之謂也

乘人不善而掩之究非長策須恃吾有以待不可攻

威在於不變惠在於因時機在於應事戰在於治氣攻在於意表守在於外飾無過在於度數無困在於豫備慎在於畏小智在於治大除害在於取斷得衆在於下人悔在於任疑尊在於屠戮編在於多私不祥在於惡聞已過不度在於竭民財不明在於受間

非首提之畏之慎微也非[illegible]治[illegible]也

不實在於輕發固陋在於離賢禍在於好利害在於親小人亾在於無所守危在於無號令

夫主將之術務攬英雄之心賞祿有功通志於衆故與衆同好靡不成與衆同惡靡不傾軍讖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人之所助強者人之所攻柔有所設剛有所施弱有所用強有所加兼此四者而制其宜端末未見人莫能知天地神明與物推移變動無常因敵轉化不為事先動而輒隨故能圖治無疆扶成天威康正八極密定九夷知

行師起大經[illegible]而靈妙在機微之間

此謀者為帝王師故曰莫不貪強鮮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聖人存之以應事機軍讖曰能柔能剛其國彌光能弱能強其國彌彰純柔純弱其國必削純剛純強其國必亡

端末未見驚疑鬼神然所貴乎將在能正能奇用不測不為不測用若耑務機詐則未免小有才矣

緊要至此

夫將者國之命也將能制勝則國家安定軍讖曰將能清能淨能平能整能受諫能聽訟能納人能採言能知國俗能圖山川能表險難能制軍權故曰仁賢

之智聖明之慮負薪之言廊廟之語興衰之事將所宜聞

非假威權有牽制則失事機

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唯逐便利國家是務其於已也潔其於士也至是故將拒諫則英雄退良策不從則謀者去善惡等則賢愚混賞罰亂則紀綱散多喜則不威多怒則人離多言則機洩多好則智惑寬則衆解暴則衆怨將專權則下歸咎將自善則下無功將納讒則正人離將納私則士卒盜將內顧則士卒淫賤貨揮色所以目潔避嫌遠疑所以自持沉機遠

慮所以不失乘時順變所以建功恕物篤行所以歸愛聽善斥讒所以來遠先度後作所以應卒先信後言所以服下一刑必賞所以正人明令鑑古所以知衆畢色貴人所以保終去私殉公所以存國其神欲正其形欲端動欲如風止欲如丘陵鬬欲如雷霆機欲如鬼神思欲如炤影令欲如霜雪苟有此者可以當國之大命矣

世俗談兵謂將帥專恃勇力觀此者議論必有聖賢仔細工夫方堪推轂

蘇子曰爲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小勝益意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爲所以養其心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思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已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兵之動知敵之主而後可以動於險塞艾縋兵於蜀中其劉禪之扃明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

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較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強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

狎而隳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搏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祖湯而拔劒則烏獲不敢逼袒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發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吳有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垂著篇籍當此之時合從連橫轉相攻伐代爲雄雌齊懸以

拒擊疆魏惠以武卒奮秦昭以銳士勝世方爭於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爲宗

將學有深淺故臏涓同師而勝敗異將質有文武故彬瑋相繼而嚴厚分

王鳴鶴曰教練之道只要三軍之衆閑吾節制明吾紀律聽吾金鼓至於臨戰時作用却在將官與兵何與

爲將之道師心者不精先覺者有證故用巧者不過習者之門使爲將而不讀兵法將何道之從蓋兵法

要言

乃先哲之精蘊愚而習之可以長智智而習之可以通神

凡爲將者立策決勝之術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進退之宜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實也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已之黨而益秦之敵取非其有而予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已之有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福也故張耳陳餘酈食其所說同而得失異同事而異形者也楚趙與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而宋義欲待秦趙之斃此同事而異勢者也伐趙之役韓信泜上孤軍必死無二而趙以內顧之士攻之彭城之難項羽喪其國都士卒憤激而漢以怠惰之卒應之故俱在水上而勝敗不同此同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權不可預議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自在爲將者司之而已

漢建昭時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又乘勝驕不爲康居王禮發民作城遣使責諸國歲遺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郅支困辱使者不奉詔西域副較尉

陳湯與甘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慓悍好戰伐敗取勝久畜之必爲西域患如發屯田吏士歐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無所之守不自保千歲之功可一朝而成也

將術不宜令人覷破

晉武皇帝泰始八年羊祜歸自江陵務修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軍有吳境刈穀爲糧

[illegible]所侵送絹償之每遊獵嘗止晉地所得禽獸或先爲吳人所傷者皆送還之於是吳邊人皆悅服祜與陸抗對境使命嘗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疾祜與之成藥抗即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抗告其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各守分界而已

古來名將各因學術所得爲克敵制勝根本而以寬仁信義稱最者無如羊叔子一人

薛仁貴從征遼東乘勝領二十人進攻扶餘城諸將

咸言兵少仁貴曰在主將善用耳不在多也

唐休璟以儒者號知兵自碣石踰四鎮其間緜地幾萬里山川夷阻障塞之要皆能言之故行師料敵未嘗敗

儒術爲將畧誰則知之

李繼遷叛諸將數出無功太宗問曹彬誰可將者彬曰臣少子瑋可任即召見以本官同知渭州時年十九眞宗即位改內殿崇班知渭州馭軍嚴明賞罰立決犯令者無所貸善用間周知虜動靜舉措如老將瑋將兵紀法嚴密綜理周詳禦李遷父子暨西羌諸虜皆使畏威不敢動是父彬以仁厚勝瑋以威明勝也

宋高宗命岳飛討江廣群盜飛至虔賊悉衆至雩都迎戰躍馬馳突飛揮兵即馬上擒之圍其餘黨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因授將佐方畧悉破降之

韓雍曰自古蠻夷來寇不可以禮義較唯戰勝自戢叔敖云寧我薄人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兵貴拙速不尚巧遲遂會諸軍出東道遣褊將平陽

峒諸賊又進平修仁荔蒲諸峒遂直抵大藤峽奪其險塞焚其積聚四面進攻大破之天順四年公言嶺東西地廣山深恐餘孽復作請得文武大臣分理六年陞右都御史總督兼巡撫開府梧州公得承制專決盡法繩下不貸大吏焉

襄毅行兵多以威嚴勝若稽往代惟孔明治蜀年素取陳可以方之較諸叔子之寬信武惠之仁厚不啻星淵矣觀此見將術不同各居其至則異道而齊勝也

將權

孫子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知兵之將國家安危之主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必通九變之利必察六敗之道靜以幽正以治合利而動必取于人成大功而爲三軍恃也

夫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實也

必勝不勝必揆諸道方可必戰無戰不然畏此簡

書又當恪共君命矣

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故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不得已而用之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瞬于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風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寰寰天下皆驚勝兵似水失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觸盡陵必爲之崩無異也性專而觸誠也

軍禁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專進退內御則功難成

齊景公以司馬穰苴爲將軍捍晉燕之師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加大夫之上權輕願得君之寵臣以監軍乃可景公乃使莊賈往苴既辭與賈約曰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驕至苴曰何後期賈曰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桴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君不安席百姓之命皆縣于君何爲相送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到者云何對曰當斬遂斬賈以徇三軍皆震慄於是遂擊燕燕師道遂取所亾之地而歸

斬莊賈法令嚴明至此故不戰而屈晉燕之師

燕田單圍莒即墨三年未下或讒之昭王曰樂毅智謀過人呼吸之間克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拔直欲久伏兵威服齊自王耳昭王置酒大會引言者讓之曰先王不貪土地而舉國以禮賢者遭所傳德薄不能堪命國人不順齊爲無道以害先王寡人統位痛之入骨故延羣臣捐實客以求報仇有成功者尚欲與共燕國今樂君親爲寡人破齊夷其宗廟報塞先仇齊固樂君之有非燕所得也汝

何敢言此乃斬之遣使立毅爲齊王殺皇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縣是齊人服其義諸侯服其信莫敢有謀者

樂毅久頓齊城故來間者之口燕昭黜讒伸義使毅感恩思奮淺得馭將之道主權將權均爲不替楚宋義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秦圍趙急亟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不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饑項羽曰今歲饑民貧卒食半菽不引兵渡河因趙食并力攻秦乃

飲酒高會非社稷臣也羽晨朝義即其帳中斬之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王陰令籍誅之諸將莫敢枝梧遣使報命于王王因以羽爲上將軍鉅鹿兵少食盡張耳數召陳餘餘不敢前耳又使張黶陳澤讓之要與俱死餘使二人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齊師薄秦師及耳子敖來救亦不敢擊秦羽乃使蒲將軍將二萬人渡河絕秦餉道餘復請兵羽乃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還心與秦軍遇九戰皆破之

漢文帝謂馮唐曰吾居代高祖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于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撫髀曰吾獨不得頗牧爲將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之勿能用也上曰何以知之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于外非虛言也李牧爲趙將軍市租皆自用饗士賞賜不從中覆委任而責成功故牧得盡其所能而趙幾霸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其軍士

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自饗賓客是以匈奴遠避虜曾一入尚擊斬甚衆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法必用且坐上功首虜差六級下之吏制其爵罰作之繇此言之雖有頗牧弗能用也上悅爲尚而官之

文綱容則將權輕委任疎則成功少築壇推轂吾安得蕭馮而敷奏之

漢景帝三年拜周亞夫爲太尉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

使請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高侯等絕吳楚兵後糧道吳兵乏糧饑數欲挑戰終不出

往梁救梁非所以救梁也委梁不救使吳盡銳于梁然後乘虛絕道則堅壁不出已勝推鋒破敵多矣於不奉詔見分閫之權於絕糧見運籌之勝

漢陳湯沈勇有大略多策謀喜奇功因郅支不奉詔說甘延壽發屯田吏士及烏孫衆襲擊之延壽欲奏

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會延壽病湯獨矯制發兵延壽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耶延壽從之部勒行陣上疏自劾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行進薄城下吏士大呼乘之康居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單于被創死斬其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畀得者

諸葛亮以馬謖才術過人深加器異每與談論軍事晝夜不倦至街亭敗績遂收殺之蔣琬謂亮曰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曰孫武所以能制勝于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耶自今以後明罰思過厲兵講武較變通之道於將來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矯足而待矣

秦王堅委任王猛親舊不能問加都督中外諸軍事辭章四上堅不允猛爲相端拱於上百官總已於下軍國之事無不繇之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

當罪國富兵强戰無不克及攻晉陽使將軍徐成覘燕軍過期當斬鄧羌固請猛赦之陳于渭南陳師誓衆曰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內外與諸軍深入當竭力致死立功報國衆踴躍競進望燕兵之衆謂鄧羌曰非將軍不能破勍敵勉之羌要以爵賞曲意許之羌乃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赴燕軍燕兵大敗長驅圍鄴號令嚴明軍無私犯法簡政寬百姓安堵

符堅委任王猛太后弟德有罪猛不待奏下已陳

屍于市。權豪斂跡威孰重焉。及爲將。鄧羌撓法邀功。而能容其所短。收其所長。如馴龍擾虎以成功業。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猛之謂乎。

隋楊素用兵多權略。馭衆嚴整。對陳先令一二百人赴敵。不能陷陣而還者。悉斬之。更令復進。還亦如之。將士股栗。有必死之心。至於有功。爵賞不吝。雖微必錄。繇是戰無不勝。所至有功。

唐李光弼治軍嚴整。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將士懼其嚴。兵馬使張用濟謀逐之。弼因來謁

責而斬之。軍肅然。

寶應元年絳州諸軍剽掠朝廷憂其與太原亂軍合令郭子儀知諸道行營召入臥內謂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子儀至軍曰吾爲宰相。豈受一卒之私。收元振及其黨四十人皆殺之。辛雲京聞之亦按誅殺鄧景山者。繇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

曹瑋知渭州時有降寇趙海者屯板橋輒塹路以阻行者。管軍間掠芻者八人過其壘海怒而臠之。覘事者以告宗澤召之海以甲士五百自衛而入。澤方對客海具伏即械繫之獄。客曰彼甲士甚衆。姑徐之。澤笑而謂其次將曰。領衆還營。明日誅海于市。聞者股慄。

岳飛受命討楊太于洞庭賊黨王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戰無生理。遂降。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所須犒賞。秋毫不私。嘗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千古正論）

景泰朝貴州苗寇久未平。侍郎何文淵請罷二司專

設都司而以大將塡之。于謙曰不設二司是夷之也。夷之何以通滇僰道且無故而弃。祖宗所設地不祥。遂寢。當是時浙閩則有鄧茂七葉宗留廣則有黃蕭養又有獞猺而三楚之貴竹苗獠處處蜂起前後命將督兵皆出於謙號令明審動合機宜雖宿舊勛臣小不中程即請旨切責究治不貸片紙行萬里外電燿霆擊靡不惴惴効力焉

肩任

將未受任軍事在君將既受任軍事在身故不當以身視身而當以軍視身身視軍毋任威威有本養不重則不威毋任明明有本中有欲則不明毋任勇勇有本懷不義則不勇毋任斷斷有本律少爽則不斷小惠弗偏小信弗孚小不忍則亂大謀惟廉惟虛惟和惟慎時察士卒之饑飽勞佚而甘苦同之處生共之推赤心置人腹集衆思廣衆益謀定後戰是之謂戰勝於一人

漢光武時武陵蠻亂馬成討之不克馬援請行帝愍其老援曰臣尚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遂率軍征進謂友人杜詩曰吾受國恩年迫日索嘗恐不得死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與從事殊難得稱介介惡是耳

漢明帝永平時班超與從事郭恂使西域行到鄯善鄯善王奉超禮敬甚備後忽疎懈超謂官屬明者覩未萌此必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乃召侍胡詔詰之胡曰匈奴使來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今虜使到裁數日而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奈何官屬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誠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

也衆曰善初夜超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燃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百許人悉燒死於是召鄯善王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告以漢威德自後勿復與北虜通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心

魏王珪圍中山燕清河王會表求赴難遣將軍韋餘崇將兵爲前鋒偉頗虛龍近百日會遲留不發

[illegible]王寶切責之會不得已以治行簡練爲名復逗留
月餘偉使輕軍前行通道且張聲勢諸將皆畏避不
欲行餘崇曰今巨寇滔天京都危逼匹夫猶思致命
以救君父諸君荷國寵任而更惜生乎若社稷傾覆
臣節不立死有餘辱諸君安居於此崇請當之偉給
步騎五百崇至漁陽遇魏兵擊却之衆心稍振會乃
上道
隋開皇中番禺夷反嶺南騷動高凉洗夫人遣其孫
馮暄將兵救廣州逗留不進夫人大怒遣使執暄繫

獄更遣孫盎會三藏寺合擊仲宣宣衆潰洗氏親披
甲乘介馬張錦繖引發騎衛從裴矩巡撫二十餘州
蒼梧首領陳坦等皆來謁見矩承制封拜嶺表遂定
上拜盎高州刺史册洗氏譙國夫人開幕府置官屬
給印章聽便宜行事番州總管趙訥貪虐狸獠亾叛
夫人上封事論之上致訥於法敕夫人招慰亾叛夫
人親載詔書稱使者歷十餘州所至皆降
以一婦人而忠順擔當兼處繁治劇感惠並著歷
來罕見其比

唐李靖統兵討突厥破之頡利遣使入見謝罪上遣
唐儉等慰撫并詔靖將兵迎之頡利雖外爲卑辭內
實猶豫靖與世勣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磧北
則難圖矣今詔使至虜必自寬萬選萬騎襲之可不
戰擒矣張公謹曰詔書許降使者在彼奈何擊之靖
（勞本無降意朝廷未知其情襲之非殺降比衛公獨斷于中乘机奮擊功成塞外以）
曰此韓信之所以破齊也唐儉輩何足惜遂勒兵夜
（智則屬而任則專矣）發世勣繼之虜不知兵至衆大潰餘酋乞降露布以
聞
金人敗盟南下劉錡率兵登陸趨三百里至順昌城

諜報東京已降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料則能
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與規議爲
守禦計時諸軍皆以金兵盛請以精銳遮老稚順流
過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已陷幸吾金軍
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決矣敢言去者斬惟
（所謂將軍有）部將許清奮議與錡合錡喜鑿舟沉之寘家寺中積
（死二心十卒無生之氣焉得不勝）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
分命諸將備戰守錡躬自督勵取劉豫所造癡車以
輪轅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悉焚城外民居

六月粗畢而金兵已涉潁河遂圍城錡預於城下設伏擒賊將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窩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人擊之殺敵頗衆既而金兵薄城錡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近初錡傅城築羊馬垣穴垣爲門至是與許清輩蔽垣爲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於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彊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者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時顧昌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於李村錡遣閻充募壯士五百夜

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五十里錡復募百人往或請斷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爲嘂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一爲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奮擊電滅則匿不動敵大亂百人者聞吹嘂聲即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朮在汴聞之即索靴上馬帥衆十萬來援錡會諸將問計或言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爲緩急之用況已挫敵鋒軍聲稍振雖衆寡不敵然有進無退

錡曰府公文人猶誓死守況汝曹耶且敵營甚邇而兀朮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俁國之罪衆皆感奮曰惟太尉命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殺汝今置汝綽路騎中遇敵則佯墮馬爲敵所得敵帥問我如何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和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兀朮問之對如前兀朮喜曰此城易破耳即置鵞車砲具不用而

械成等還錡至城下責諸將帥喪師衆曰南朝用兵大非昔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約戰兀朮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尖趯倒耳（驕兵者敗）訓曰太尉非但請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朮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爲五浮橋於潁河上且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飲於河飲者夷其族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時大暑敵遠來疲弊晝夜不解甲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錡士氣

閒暇軍皆休番方晨氣清凉按兵不動逮未申時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遣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鬬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兀朮拔營去錡遣兵追之死者數萬方大戰時兀朮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朮擁之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每以鎗摽去

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眞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錡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籍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兀朮平日所恃以爲強者十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皆鞭之遂還汴

正統己巳虜酋也先既破畧獨石馬營諸鎮至秋益猖獗王振遂挾 上下詔親征留于謙治部事 車駕至土木蒙塵報至京師大震 皇太子幼不能監國 太后乃命 郕王攝政以輔之 王御左順門九卿臺諫廷劾振罪請用反法於其家奏未竟而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妄傳王旨叱衆退給事中王竑起直前擒順曰此正所謂翼虎者今日猶敢爾衆爭捶之立死時衛卒聲洶洶 王懼欲退諸大臣皆披靡有趨匿者公獨直前掖 王且啓 王下令曰捶順者義激無罪少遲俟得請 皇太后即族振且

籍順等家衆姑退於是 王乃起謙出吏部尚書王直執謙手而嘆曰朝廷正藉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爲

土魯番寇肅州總督彭澤遣使約和不得要領肅州兵備陳九疇奮怒曰彭公受天子命全陝重寄不能身任利害徒模稜効弱宋故態何顏立天地乃勵士卒繕壘堡捕繫番諜巴思等殺之土魯番掠肅州九疇遣奇兵襲其營却之

合志

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秦誓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經曰夫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賞錄有功通志於衆故與衆同好靡不成與衆同惡靡不傾治國安家得人也亡國破家失人也含氣之類咸願得其志

用兵之要在崇禮重祿尊以爵贍以財則士自來接以禮勵以義則士死之良將之統軍也恕己而治人

以身先人故其兵爲天下雄能思士如渴則策從焉夫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善惡同則功臣倦專己則下歸咎自伐則下少功信讒則衆心離貪財則奸不禁內顧則士卒淫將謀欲密士衆欲一良將養士不易於身故能使三軍如一心則其勝可全引威自與動違於衆專任自己舉措何功各蔽所私禍殃是從

夫戰兵先欲專一專一則千人同心千人同心則有千人之用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心齊力均故古

之稱率然

秦圍閼與趙王召群臣議救之廉頗樂乘曰道遠險隘難救趙奢曰道遠險隘如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王遣衆令奢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師軍安西鼓噪勒兵武安屋瓦皆震有言急救武安者立斬之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入趙軍奢善食而遣之間還報秦將喜奢既遣間卷甲而趨一日夜距閼與五十里而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軍士許歷請諫奢進之歷曰

秦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奢曰請受教請刑不許歷復進曰先據北山者勝奢即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秦師大敗解閼與而還

古語云師克在和又云廣衆謀集忠益使趙奢之計無合於主則閼與之救不行許歷之諫或違於奢則北山之捷奚自惟奢之拾策不遺細微王之任人無捨衆志斯功之所以成歟

劉先主訪士於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

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有伏龍鳳雛於是三顧孔明於隆中關羽張飛不悅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事無大小悉以咨之

先主之於孔明真可謂志同道合三代而下罕有其儔

曹孟德遣蔣幹私行說周瑜瑜出迎立謂之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耶因延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

之義內結骨肉之親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能移其意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

秦苻堅加王猛都督中外諸軍事辭章四上堅不允曰朕方混壹四海非卿誰可委者猛爲相端拱於上百官總己於下軍國之事無不繇之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國富兵強戰無不克堅敕太子宏及長樂公丕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

堅雖胡虜其任猛一事明斷不撓驅畧中原杭衡華夏豈無其自

符堅議侵晉僕射權翼曰昔紂爲無[illegible]仁在朝武王猶爲之旋師今晉雖微弱未有大[illegible]安桓冲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未可圖也不聽[illegible]有肥水之敗

師克在和將相和則士豫附

軍識曰佞臣在上一軍皆訟引威自與動違於衆無進無退苟然取容專任自已舉措伐功

吳子曰凡兵有四機上下相咎是爲事機

凡人當功罪相賢否相軋之際誰無競心但國家事大一身事小我早日修怨搆隙而一當警急誰肯同仇且不無幸敗而下石者故必盡捐嫌府乎心怡氣攄寸心如海潤天空任彼以不情加我以

非意衡我以抗顏拂我總如飄瓦虛舟而一以和藹相與如是則人縱暴戾相加久將自化我惟不競人自靡爭矣

趙蘭相如爲將以勇聞於諸侯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蘭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吾不忍爲之下見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見每朝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引車避匿舍人與相諫曰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相如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二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至相如門謝罪相與爲驩

書稱寅協詩著靖恭臣工未有不和爽而克濟國是者後世有挾私懷怨更胃以殿上前事如虎之名不有愧于廉藺多哉

漢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寇恂捕得戮之於市復以爲耻謂左右曰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吾安得忘之乎乃勑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乃出迎於道稱疾而還賈復勑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召恂到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

庶安得私鬬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回出結友而去

漢張奐坐黨禁免官凡諸親舊莫敢爲言惟皇甫規前後六七薦舉及規爲度遼將軍薦奐才略兼優宜正元帥自乞冗官以爲奐副從之

天下薦舉賢才者有矣疇肯自乞冗官居人下者乎不特同寅協恭而已書曰人之彥聖其心好之規越人遠矣

漢皇甫規累欲求退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喪至規越界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當急舉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途故激發我耳吾當爲朝廷愛才何能申此子計耶無所問

吾當爲朝廷愛才忠臣之心大臣之器

曹公之征張魯也爲教與合肥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及是孫權率衆十萬圍合肥悌發函教曰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以衆寡不敵疑之張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此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樂進等莫對遼怒將獨出李典素與遼不睦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如何耳吾豈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請從君出

擇私憾以濟國是較之藺賈不爲多遜

唐至德二年賊將尹子奇寇睢陽許遠告急于張巡巡自寧陵引兵入睢陽巡有兵三千人與遠兵合六千八百人賊悉衆圍城巡督厲將士晝夜苦戰一日或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賊將六十餘人殺士卒無算衆氣百倍遠謂巡曰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

爲公守公爲遠戰自後遠但調軍糧修戰具居中應拔戰鬬籌畫一出于巡賊遂夜遁

經曰知彼知已百戰百勝不知彼不知已每戰必敗遠之所謂不能正其所謂眞能同垂青史顧不偉哉

晉武帝使王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預至江陵謂將帥曰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尅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

遁寇釋吳人於塗炭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

金人攻淮甸詔楊存中同都督江淮事令諸軍各守分地不相統一楊存中集諸將調護之於是始更相爲援帝親禮賜之曰諸帥協和互相策應卿之力也會金兵已深入朝議欲舍淮保江存中持不可乃已

有持

自下

司馬法曰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上苟不伐善則不驕矣下苟不伐善必亾等矣上下不伐善如此讓之至也大敗不誅上下皆以不善在已上苟以不善在已必悔其過下苟以不善在已必遠其罪上下分惡如此讓之至也

吳起與秦戰舍不平隴畝樸簌蓋之以蔽霜露如此何也不自高人故也乞人之死不索尊不索自已之尊也竭人之力不責禮故古者甲冑之士不拜示人無以已煩也而煩人而欲乞其死竭其力自古至今未嘗聞矣

漢馮異爲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爲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將諸將各有配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

吳陸抗陷西陵誅夷闡族及其將吏修治城闈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冲如嘗故得將士歡心拜大司馬

不但俗子不能以敵仲父何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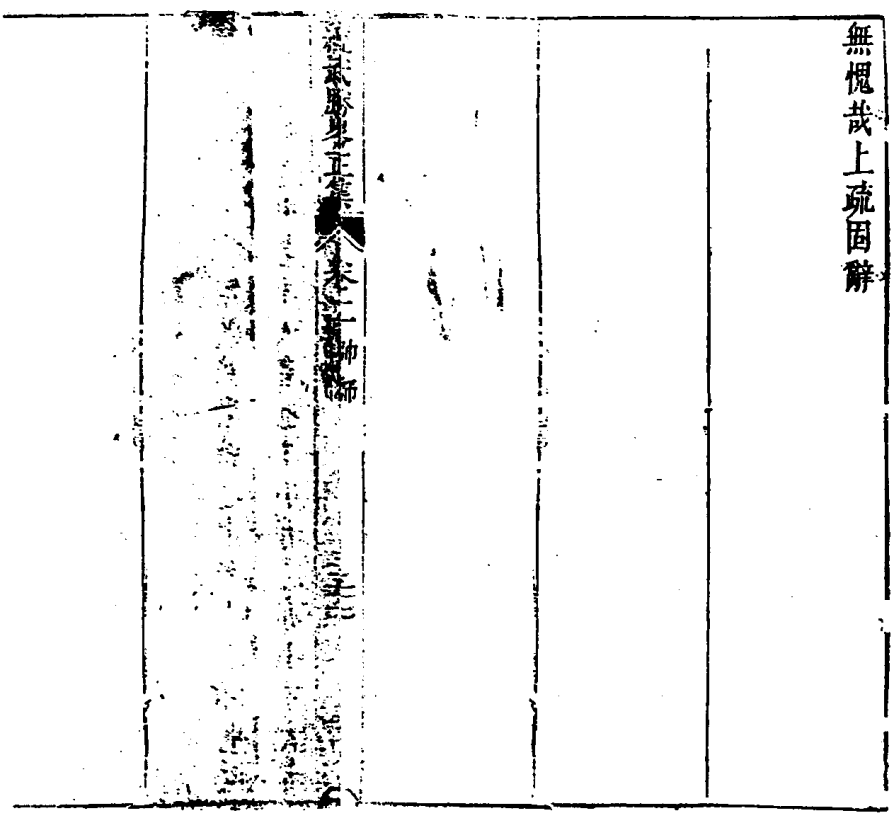
荊州牧

建安二十三年代郡烏丸反曹操以子璋爲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璋身自搏戰射胡騎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璋鎧中數箭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于桑乾一日一夜與虜相及擊大破之璋乃倍嘗科大賜將士將士無不悅喜時操在長安召璋詣行所在璋自代過鄴太子謂璋曰卿新有功今面見上宜勿自伐應對嘗若不足者璋到如太子言歸功諸將太祖大喜

街亭之役有勸孔明更進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賊而反爲賊所破者是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自今有忠利於國者但勸攻吾之闕則功可騎足而待不然兵多何益

史天澤征益都李璮將行帝臨軒授詔責以專征俾諸將皆聽節度天澤未嘗以詔示人及還帝慰勞之悉歸功於諸將

景泰中詔褒于謙進少保總督軍務謙退而語人曰四郊多壘卿大夫恥之今謙不能死而以邀功賞能無愧哉上疏固辭



英傑

黃石公曰夫爲將者務攬英雄之心羅其英雄則敵國窮英雄者國之幹庶民者國之本得其幹收其本則政行而無怨

司馬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聰明秀出謂之英臕力過人謂之雄英者智也雄者力也英得雄而行雄得英而成

將之才固有大小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者志亦小才大者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大小以爲致御之術

項羽擊秦使蒲將軍將二萬人渡河絕奉餉道羽自悉兵渡河既渡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還心與秦軍遇九戰皆破之章邯引却遂虜王離時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皆莫敢縱兵及楚擊秦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觀者人人惴恐既破秦軍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於是始爲上將軍諸侯兵皆屬焉

當秦之強天下莫不震慴救鉅鹿者十餘皆閉壁

畏攬英雄之意之用兵之第一義者

蛙伏獨羽以孤軍直進破軍禽將詠無道秦其英傑之祭至今讀史尚有生氣

沛公謝羽鴻門項莊請以劒舞因擊沛公殺之張良出見樊噲告以事噲帶劒擁盾直入瞋目視羽髮皆上指目皆盡裂羽曰壯士賜斗巵酒一生彘肩噲立飲啗之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巵酒安足辭

唐至德二年尹子奇復攻睢陽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正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酬勳

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感激請奮巡乃推牛饗士盡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陣賊大潰明日又合軍至城下巡出戰盡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益急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達旦儆備既明巡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內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斬賊將五十餘人兵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劒高爲矢中者喜可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中其左

日子奇乃走子奇復寇睢陽圍急巡令南霽雲犯圍告急於臨淮賀蘭進明進明愛霽雲勇壯具食延之雲泣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強兵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爲乎因齧落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中皆爲泣下

不魂睢陽

人之大倫大節君臣也父子也食君之祿任君之事變生一旦畏懦苟容眞婦人兒女子耳當時貴爲卿相親連肺腑俱媚賊自全而擯斥疎遠之臣

碎首孤城粉齏賊手雖其英傑之氣繇天賦植而保養奸回以致播越何哉

宋紹興十一年金主亮築臺江上自被金甲登臺誓師濟江晨炊玉麟堂先進者與黃金一兩時葉義問命虞允文往蕪湖迎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傍皆權敗兵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召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告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誰其咎耶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二並東西岸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舟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之間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官軍軍小却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時俊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耳俊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以海鰌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

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允文謁劉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大功乃出一儒生吾輩愧死矣

自古濟大難定大畧豈必盡繇武臣入則謀謨廟堂出則勘定亂畧如張睢陽虞允文輩正儒者中之英傑始可免司馬徽不達時務之誚耳

膽略

尉繚子曰權先加人者敵不力支武先加人者敵無威故兵貴先勝於此則勝彼矣弗勝於此則弗勝於彼矣

又曰凡奪者無氣恐者不可守敗者無人兵無道也意往而不疑則從之奪而無前則加之明視而高居則威之兵道極矣

漢李廣將四十騎出右北平匈奴左賢王合四萬騎圍廣軍廣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陣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圜陣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

吳漢每從征伐帝未安嘗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吏士帝時遣人視大司馬何爲還言方修戰攻之具數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

班超發于寘諸國兵擊莎車龜茲王將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于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于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縛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莎車遂降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繇是怨恨遣其副王謝將兵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遲輸何足憂耶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抄掠無所得超度其攝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于東界要之謝果遣騎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

漢明帝時北匈奴大入雲中太守廉范拒之吏以衆少欲遣書旁郡求救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士各縛三頭炬火營中星列虜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遂不敢向雲中

晉元帝命周訪征杜弢弢作桔槔打官軍船艦訪作長岐棖以拒之桔槔不得爲害賊又遣將張彥陷豫章訪擊彥破之時訪爲流矢所中折前兩齒形色不變及暮訪與賊隔水賊衆數倍自知力不能敵乃密遣人如樵採者而出于是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稱萬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無食未曉而退訪謂諸將曰賊必引退然終知我無救軍當還掩襲宜促渡水北既渡斷橋訖而賊果至隔水不得進于是遂歸

觀其征杜弢而漢沔定非賢佐以才焉克有濟

魏中山王元英攻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於鍾離衆兵百萬連營四十餘梁武帝遣征北將軍曹景宗拒之次邵陽洲築壘相守未敢進帝怒詔韋叡會焉賜以龍環御刀曰諸將有不用命者斬之叡自合肥經岳陵大澤通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軍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旬日至邵陽景宗見叡甚謹帝聞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叡于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立鹿角截洲爲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景宗慮城中危懼乃募軍士齎勑入城使固城守潛行水底得達東城城中戰守日苦始知有援于是人百其勇魏將楊大眼將萬餘騎來戰叡結車爲陣以強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殺傷者衆矢貫大眼右臂而走明旦元英自率衆來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元英憚其強魏軍又夜來攻城飛矢雨集軍中驚叡于城上厲聲呵之乃定

隋以楊素爲行軍元師出雲州擊突厥連破之突厥退走率騎追躡至夜而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不之覺也候其頓舍未定趨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虜庭

唐輔公祏反寇壽陽詔李孝恭討之將發大饗士杯酒變爲血在坐皆失色孝恭自如徐曰禍福無基唯所召爾顧我不負于物無重諸君憂公祏禍惡貫盈今仗威靈以問罪杯中血乃賊臣授首之祥乎盡飲

衆心爲安公祐將馮惠亮等拒險邀戰孝恭堅壁
不出遣奇兵絕饋道賊饑夜薄營孝恭臥不動明日
使羸兵扣賊壘挑之酋尚選精騎陣以待我而兵卻
賊追北且囂遇祖尚軍薄戰遂大敗公祐棄壽陽走
追生擒之江南平

賀魯與處木昆屈律啜數百騎西走蘇定方令副將
蕭嗣業回紇婆潤趙邪羅斯川追北定方與仕雅相
領兵絕其後會大雪吏請少休定方曰虜恃雪方止
合謂我不能進若縱使遠遁則莫能擒遂勒兵進至
雙河與窮射步真合距賀魯所百里下令陣而行薄
午乃出方賀魯將昅定方縱擊遂大破之

未定可擊

宋李擊賀魯與李靖乘水擊蕭銑一法皆是攻其
無備也

宋欽宗時女真入寇京城受圍諸門晝閉市無新菜
种師道請啓城南壁聽民出入如嘗金人有擅過偏
將馬忠軍者忠斬其六人金人來訴師道付以界旗
使自爲制後無有敢越伏者又請緩給金幣使彼墮
詐捉而誅諸河執攻不可

宋宣和間康王至相岳飛因劉浩見命以鐵騎三百
往李固渡嘗敵敗之從浩解東京圍與敵相持于滑
南領百騎習兵河上敵猝至飛麾其徒曰敵雖衆未
知吾虛實當及其未定擊之乃獨馳敵有梟將舞刀
而前飛斬之敵大敗遷秉義郎隸留守宗澤戰開德
曹州皆有功澤大奇之曰爾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
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
兵法之嘗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

以八百勝五十萬吳氏謂畧之論書盡此一語

宋宣和二年岳飛將兵戰胙城又戰黑龍潭皆大捷
駐軍竹蘆渡與敵相持選精銳三百伏前山下令各
以新刍交縛兩束夜半爇兩端而舉之金人疑援兵
至薄潰三年賊黃善曹成孔彥舟等合衆五十萬薄
吉州飛所部僅八百衆懼不敵飛曰吾爲諸君破
之乃張弓右運矛橫衝其陣賊亂大敗之

兀朮趨杭州岳飛邀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
將王權俘簽軍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遣
還令夜斫營縱火飛乘亂擊大敗之駐軍鍾村軍
無見糧將士恐餓不敢擾民金所簽兵爭來降附

遣降者縱火于內而乘亂擊之于外得夾擊之法亦亂而取之之法○用降者全在察其可用結之以恩不然亦不可輕用也

宋李寶嘗陷金拔身從海道來歸金主亮渝盟將繇海道襲浙江諜聞高宗謂宰臣曰李寶頃因召對詢以北事歷歷如數乃授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駐平江令與守臣督海舟捍禦寶啓行軍士爭言西北風力勁迎之非利寶下令敢沮大計者斬遂發蘇州大洋行三日風甚作舟散不可收寶慷慨顧左右曰天以是試李寶耶寶心如鐵石不變矣酹酒自誓風即止明日散舟復集趙衆乘機進適大風復作海濤如山寶神色不爲動風少殺始縱舟抵東海敵已雲合圍海州旌麾數十里寶麾兵登岸以劍畫地令曰此非復吾境力戰與否在汝等因握槊前行遇敵奮擊將士賈勇無不一當十敵出不意引去

經武勝畧正集師師目錄
卷三
威望
識量
寬仁
廉謹
明察
剛斷
幹敏
詳慎
公普
卓識
先見
正論
驍勢
審慮
定謀
備預

晉陵莊應會春侯甫纂輯
後學白汝愚果明甫較閱

威望

軍識曰將之所以爲威者號令也戰之所以全勝者軍政也士之所以輕戰者用命也故將無還令賞罰必信如天如地乃可使人士卒用命乃可越境戰如風發攻如河決故其衆可望而不可當可下而不可勝以身先人故其兵爲天下雄

漢光武時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天子召李廣拜右北平太守匈奴聞之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

周訪在襄陽務農訓卒勤於採納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上王敦患之而憚其強不敢有異訪威名既著遠近悅服智勇過人爲中興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伐或問訪曰人有小善猶不自揔公勳如此初無一言何也訪曰訓延威震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士以此重之訪練兵簡卒欲宣力中原與李矩郭默相結

破竹之勢

慨然有平河洛之志善於撫納士衆皆爲致死聞敦有不臣之心、訪常切齒、敦雖懷逆謀、故終訪之世、未敢爲非、

隋開皇初高祖潛有吞并江南之志以韓擒虎有文武才用夙著威名拜爲廬江總管委以平陳之任甚爲敵人所憚及伐陳以擒爲先鋒率五百人宵濟襲采石、進攻姑孰、半日而拔、次於新林江南父老素聞其威信、來謁軍門、晝夜不絕、陳人大駭、陳叔寶遣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擒將至衆懼而潰任蠻奴爲賀若弼所敗棄軍降

唐高麗餘衆叛起薛仁貴爲鷄林道總管復坐事貶象州會赦還帝思其功乃召見曰今遼西不寧瓜沙路絕卿安得高枕不爲朕指麾耶於是拜代州都督率兵擊突厥元珍于雲州突厥問曰唐將爲誰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稍稍遁去仁貴因進擊大破之

田承嗣傲狠不軌郭子儀嘗遣使至魏承嗣西望拜

指其膝謂使者曰茲膝不屈於人久矣今爲公拜麾下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子儀願指進退若部曲然幕府六十餘人後皆爲將相顯官其取士得材類如此

張用寇江西用亦相人岳飛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曰果吾父也遂降江淮平建寇范汝爲陷邵武江西安撫李回檄飛分兵保建昌軍及撫州飛遣人以岳字幟植城門賊望見相戒勿犯

宋趙鼎奏湖北鄂岳最爲上流要害乞令岳飛屯鄂岳不惟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獲安妥乃以隨鄂唐鄧信陽並爲襄陽府路隸飛飛移屯鄂兀朮劉豫合兵圍廬州帝手繫命飛解圍提兵趨廬爲齊已驅甲騎五千逼城飛張岳字旗與精忠旗金兵一戰而潰廬州平

韓世忠圍淮陽賊堅守不下兀朮與劉猊皆至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是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

導戰二人遂引去尋詔班師復歸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

兀朮犯河南命李顯忠爲招撫司前軍都統制與李貴同破靈璧縣兀朮犯合肥手詔以軍與張浚會顯忠至孔城鎮與敵戰敗之兀朮謂韓常曰李世輔歸宋不胃立功此人敢勇宜且避之乃焚廬江而走顯忠欲追之與死戰俊以奉旨監護慮走顯忠遂各以軍還

魏勝善用大刃能左右射旗揭曰山東魏勝金人望

見即退走勝爲旗十數書其姓名密付諸將遇鏖戰即揭之金兵悉避走

威望動人一箇魏勝竟認作一旗一魏勝矣

王驥西巡陝西寧夏甘凉等處所至申飭邊隘練士卒虜不敢犯久之召還會思機發竄之孟養孟養與相比匿不肯捕送於是驥復總督軍務偕平蠻將軍官聚討之師抵金沙江賊立柵西岸驥作浮梁以度一鼓破之復連拔其三柵斬獲萬計然竟不能獲孟養酋與思機發驥威名甚盛至是凡三率師南征矣

識量

陰經云將者國之輔明主所以擇將者量其材通其用監其貌厚而貴察其心貞而明居高遠望徐視審聽神其形聚其精若山之高不可極若淵之深不可測然後察其賢愚擇其智勇事乃可任也

漢馬援務開寬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承掾之任何足相煩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傍縣嘗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

入城郭狄道長詣門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良怖急者可牀下伏後稍定郡中服之

魏太祖時荊州未定遣張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

賈耽爲義成軍帥時淄清李納雖外奉朝命而心嘗

蓄併吞之謀納兵士數千人自行營歸路錄滑州大將請城外館之耽曰與人鄰道奈何野處其兵士因館之城內淵清將士心服之

東晉末劉道規爲荆州刺史叛臣桓玄餘黨荀林屯江津桓謙軍屯枝江二寇交通久絕都邑之間荆楚既破桓氏義舊並懷異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桓謙今在近畿聞諸軍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連曉不閉衆咸悚服莫有去者

唐輔公祏反寇壽陽詔李孝恭爲行軍元帥討之將發大饗士杯酒斃爲血在坐皆失色孝恭自如徐曰禍福無基唯所召耳顧我不負於物無重諸君憂公等禍惡貫盈今仗威靈以問罪杯中血乃賊臣授首之祥乎盡飲罷衆心乃安

唐太宗時薛仁杲率左右一千餘騎追奔直趨折威以來之仁杲列陣城下太宗據涇水以臨賊陣賊徒氣沮無敢進戰其驍將淺井幹等數人臨陣來降請還取馬太宗遣之於是各乘良馬須臾並至

唐裴行儉平都支遮匐獲瑟寶不貴蕃酋將士願觀焉行儉因宴徧出示坐者有馬瑙盤廣二尺文采粲然軍吏趨跌盤碎惶怖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也何至是色不少吝

此必錄本來識養若一時強制亦不能神色裕如若此

魚朝恩嘗約郭子儀修具元載使人告以軍容將不利公其下衷甲頗從子儀不聽但以家僮十數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告以所聞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

無致疑乎

後漢詡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舉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元海都犯邊伯顏留拒之廷臣有請伯顏又居北邊與海都通好者詔以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代之居伯顏於大同以俟後命玉昔帖木兒未至三驛合海都兵復至伯顏遣人語玉昔帖木兒曰公姑止待我翦此寇而來未晚也伯顏與海都兵交且戰且却凡七日諸將以爲怯憤曰果懼戰何不援軍於大夫伯

識人了然似此明法眼

顏曰海都懸軍涉吾地邀之則遁誘其深入一戰可擒也諸將必欲速戰若失海都誰任其咎諸將曰請任之即還軍擊敗之海都果脫去乃召玉昔帖木兒至軍授以印而行

且戰且却是誘敵之法將以擒之也若防禦則不可如此

胡惟庸爲左丞相憸而貪以徐達元勳貴重因欲內好達惡之反賂達閽者福壽使爲間以圖達福壽發之達亦不問惟時時爲 上言惟庸不可過委過委必敗後惟庸反 帝以是益重達

寬仁

太公曰仁蓋天下然後能懷天下仁則愛人材也有仁而不忍人者過也

自古行師貴仁然弔民伐罪誅暴除殘樹德以滋去惡以盡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越棲會稽卒致吳宮之沼楚違增策自貽垓下之擒故曰義者仁之斷

漢班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illegible]上召超還以任尚爲都護與超交代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徒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侯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illegible]謂[illegible]曰我以[illegible]當有[illegible]今所[illegible]平平耳尚[illegible]戎之和

大寬易大束濕[illegible]之體用法以嚴行惠以怒兩道兼行殆可行三[illegible]如一人矣

晉以羊祜爲平南將軍祜將兵進據險要開建五城

[illegible]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爲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焉

當日晉強吳弱皓又暴虐祐以威德懷之正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使非陸抗彌縫其間吳其沼乎

唐張儉前在朔州屬李靖平突厥之後有私結部落貧窮離散儉招慰安集之其不成者夷居磧北既親屬分住私相往還儉並不拘貴賤但存紀綱羈縻而已及儉移任州司謂其將叛遽以奏聞朝廷議發兵

進討仍起儉爲使就觀動勢儉單騎推誠入其都落召諸首領布以腹心咸啓頓而至便移就代州都督儉遂親課營田每年豐熟兼其私蓄官則易生驕侈求請利糴擬充貯備蕃人喜悅邊軍大收其利

宋開寶中江南李煜違詔不朝[illegible]臣禮詔曹彬率兵先赴荊南發舟艦潘[illegible]騎士水陸齊進太祖謂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惟示威令使自歸順不須急擊彬等率士卒晨夜攻城長圍中彬每緩師冀煜歸服及鑿城將陷彬又使人入諭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爾能歸命策之上也煜猶豫不決翌日城陷彬申嚴禁暴之令兵不血刃煜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入宮治裝歸京師僞朝文武官吏賴彬保全各得其所親屬爲軍士所掠者即遣還之因大搜軍中莫得匿人妻女倉廩府庫委轉運使按籍簡視彬一不問

天雄卒有犯盜者曹瑋處以嘗法人或以爲疑瑋笑曰臨邊對敵斬不用命者所以令衆吾非好殺也治內郡安事此乎

不以軍法治民正其不以嘗法治兵寬處即其嚴處

廉謹

太公曰富之而觀其無犯。貴之而觀其無驕。

尉繚子曰欲生於無度。邪生於無禁。

漢張奐爲安定屬國都尉擊薁鞬等連戰破之羌渠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于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威化盛行

晉加陶侃爲督護使與諸軍并力拒武昌賊陳恢侃

乃以運船爲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何爲不可擊恢破之侃戎政齊肅凡有虜獲皆分士卒身無私焉

蘇定方從總管程知節征賀魯至恒篤城有胡人降副將王文度猥曰師還而降且爲賊不如殺之取其貲定方曰此乃自作賊耳寧曰伐叛乃分財定方一不取太宗知之比知節等還逮爲民擢定方爲伊麗道行軍大總管

西川平王全斌等晝夜晏飲不恤軍士部下漁奪無已蜀人苦之曹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俄而全師雄等搆亂擁衆十萬彬復與劉光毅破之于新繁卒平蜀亂時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橐中唯圖書衣衾而已及還上盡得其狀以全斌等屬吏謂彬清介廉謹授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彬入見辭曰征西將士俱得罪臣獨受賞恐無以示勸上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設有微累仁贍等豈惜言哉懲勸國之嘗典無可讓

凡身列薦紳操守第一況爲將者與士卒同死生

均利害我浚其利而令彼宿其怨無論素絲一染更難絜白而一當有事必有掉臂不顧者趙括日謀田宅敗輒可監寧不寒心惟猛力修持務期水蘖庶得內全身名外濟國事耳

明察

韓子曰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敵使來目數動色數異而言肆者刺客敵未困而請和者謀也敵卑辭厚幣者驕我也使雖頻來而寇不止者侮我也厚貨啗我左右者欲搆我蜜謀也使來言語利便欲兩國休解者將掩我不備也使言倔强者欺我也敵使有此七者宜詳察之將我刺者挾之謀者反其謀驕者反其驕侮者凌之搆者示之將掩不備者復之欺者誅之留使者不可久久則知我之

微不若殺之是以知姦之道兵之本也

彼下一着我即應一着彼未下一着我已先一着計鋒相對之處不可差繆一線輕重毫厘神哉兵之爲道也

劉裕攻南燕有後秦姚興使言晉兵不退當遣鐵騎據雒陽長驅而進裕罵之曰語汝姚興我定燕之後息甲三年當平關雒今能自送即速來劉穆之咎裕促其怒恐來救燕裕曰若審能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使告耶此內懼而自强之辭耳興果不能出

行軍如裕可謂不戰而屈人之兵

裴濟監戍兵于威虜軍塗次鎮州夜有賊騎扣城門大呼曰官軍至矣州將然之促守吏開關濟遽止之曰此必妄也及旦果有胡兵遁去

宋張公詠平李順之明年復有劉旰相繼叛命公命討平之既而凱旋忽有持首級來者公曰當奔突接戰之際豈暇獲其首此必戰後斫來知復是誰毀直段倫曰如學士之言眞神明也當時隨倫爲先鋒入賊用命者皆中傷被體何嘗獲首級公乃先錄中傷

之人而以持首級來者次之於是軍伍歡躍

韓雍討南廣蠻寇抵大藤峽道有儒生里老數百人跪持香曰我輩苦賊久矣今日幸遇天兵得生爲良民願先三軍鋒雍大怒顧左右叱曰此皆賊耳縛斬之左右初亦疑既縛而袂中利刃出乃悉斷頸散手足刳腸胃分掛箐棘中累累相屬賊大驚沮曰韓公天威也遂破之

[illegible]斷

經曰較之以計而索其情。善戰者居之不撓。見勝則起。不勝則止。故曰無恐懼。無猶豫。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莫過狐疑。善者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殃。

吳師敗越、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

赦孤臣之罪乎、勾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早朝晏罷、非爲吳耶、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天與弗取。反受其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吳使者泣而去。吳王曰、吾無以見子胥也、令蔽其面、遂自殺、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

越用東之敗。子胥勸王滅越而爲嚭所阻。卒致沼吳。今亦肉袒請成。而蠡謂不可逆天。遂以霸越。謀之不臧。是用其咎吳之謂乎。

漢諸葛孔明治蜀頗尚嚴峻、法正謂曰、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願君緩刑弛禁。以慰北州之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已來。有累世之恩。而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極則慢。所以致敝。實繇於此。吾今威之以

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著矣。

不牽於流俗之議、酌劑乎時務之宜、眞天下才也

漢昭烈伐吳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與吳拒六月不決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吳諸將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帝知計不得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之者以此故也遂上疏吳主曰夷陵國之關限失之則荊州可憂臣初嫌彼水陸俱進今反捨船就步處

定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遂將進攻諸將曰攻當在初今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無利遂曰彼更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相持久不得我便兵意沮計不復生猜角此軍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遂曰吾曉破之之術矣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

旨劉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皆以為不可惟孟昶謝裕滋熹勸行裕以昶監南府事初符氏之敗王猛孫鎮惡來奔騎射不能及人而有謀畧善果斷喜論軍國大事至是或薦於裕與語悅之因留宿明旦謂參伍曰吾聞將門有將信然即以為中軍參軍 帥舟師自淮入泗至下邳留輜重步進至琅琊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為諸君保之南燕主超召群臣會議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宜據大峴使不

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循海而南絕其糧道救段暉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較其資儲餘悉焚芟使敵無所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若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客主勢殊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弊勢不能久奈何焚苗徙民先自燒剪乎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蹂之何憂不克桂林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超不從鎮出嘆曰既不能逆戰又不肯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超聞之怒收鎮下獄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於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固志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裕至東莞超先遣五樓及段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朐間晉兵入峴自將步騎數萬往就之裕以車四千乘為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朐南日向昃勝負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

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遣藩等潛師出燕兵後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道至遂克之超大驚單騎就暉於城南裕因縱兵奮擊大敗之斬暉等大將十餘人乘勝逐北至廣固克其大城超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撫納降附采拔賢俊因齊地糧儲停江淮漕運趙遣張綱乞師於秦秦王興遣使謂裕曰今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矣裕謂其使者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

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裕言尤之曰此語不足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拔羌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正是兵機非卿所解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耳晉師不出爲日久矣羌見伐齊殆將自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耶

善敏

經曰一法不舉則三軍之志惰

晉陶侃在荊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侃性聰敏勤於吏職嘗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時造船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掌之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廳事前餘雪猶濕於是以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

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運甓惜陰是那樣一副勤敏心腸臣工法此當無曠職

梁韋叡每晝接客旅夜算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旦撫循其衆嘗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修立館宇藩籬牖壁皆應繩準

書曰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叡得之矣

唐澤潞節度使李抱玉表馬燧爲趙城尉時回紇還國恃功恣睢所過皆剽蕩州縣供餼不稱輒殺人抱

玉將饋勞賓介無敢往燧自請典辦具乃先賂其酋與約得其旗章爲信犯令者得殺之燧又取死囚給役左右小違令輒戮死虜大駭至出境無敢暴者抱玉才之

遇一事即有一法解之此眞能幹辦者

詳愼

荀卿曰百事之成也在恭其敗也在慢故恭勝怠則吉怠勝恭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恭謀無曠恭事無曠恭吏無曠恭衆無曠恭狄無曠是之謂五無曠然後可以爲天下之將而通於神明

能速妙于能遲欲速者必敗善思而後善斷輕斷者失宜

陰陵之失項羽之勇無所逃霸陵之失李廣之智不能免吾騎遠出吾軍遠探或雪迷路逕而士卒易怠

或烟暗山川而士卒莫辨或塵市草莽而難認形勢或風雨晦冥而不見山坂或星昏月黑而夜入它道或人疑馬惑而誤行別徑是謂軍迷最爲惡證在我有自認之法一則採探馬軍及吾軍將士嘗帶五色花紙錢替代數杏及造小布袋一枚內貯石灰令滿安在搭袋之內遇白晝兼程星夜潛發路無辨認野無蹤跡雪則用五色花紙錢替代之屬繫掛於茅葦草木之上仍以數之多寡而辨其遠近次序則積雪之中不致迷道雨則用石灰布袋之屬印灰點於地

仍以點之多寡而寓其遠近先後之別前隊先回則添紙錢增灰點而使後隊之不相失後隊先回則又減紙錢亂灰點而使前隊之不相誤紙錢則青黃赤白黑五色以表遠近灰點則以一二三四五數目以表往來紙錢則收以便袋腰複而以備緩急灰點則曳以籠弱而用以印點賊人見之將謂村民祈福之具獵人捕獸之跡而不知吾軍用爲鄉導後軍欲尋前軍則望此趨向前軍欲追後軍則得此認記是謂目認

凡軍中遇天子有制詔或興三軍時下不便於事者不得泄漏於外即時回奏謂大戰勝負未知賞罰未定或彼軍未退欲擬抽軍狐疑士衆或改差將吏人情未便之類兵法曰君命有所不受謂不便於事是也

飲酒不可飲醉醉後不可行刑慮有所失行軍在外未經戰陣吏卒有過輕則捨之重則囚禁送於別司處分未可刑責抑且行軍不利又恐軍心不樂也

唐文德皇后之葬段志玄與宇文士及分統士馬出肅章門太宗夜使宦官至二將軍所士及開營納使者至志玄閉門不納曰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此有手勅志玄曰夜中不辨眞僞竟停使者至曉太宗聞而嘆曰此眞將軍也周亞夫無以加焉

辨眞僞肅軍門爲將須知

宋狄青攻邕州智高夜縱火燒城遁去遲明青按兵入城招復老壯慰遣之梟黃師宓等邕州城下有賊屍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非詐邪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

公普

孫子曰上下同欲者勝

虞鈐經曰將納私則士卒盜又曰去私狥公所以存國

石雄爲豐州刺史臨財甚廉每破賊立功朝廷時有賜予皆不入私室置于軍門首取一分餘並分給以此軍士感義思奮發

唐李勣每將兵在軍識其臧否聞人片善扼腕而從事捷之日多推功于下前後在軍所得金帛皆散之

將士以是人樂爲用所向皆克捷

李勣前忠密後忠唐是箇赤心烈氣漢子散金帛將士其餘事也

曾眞奉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不足輒以家財頒賜士卒皆願爲用

成化時鎮守湖廣都督僉事王信上言湖廣蠻夷雖曰心腹之蠹實無能爲但我軍姦黠之徒利其竊發可以邀功爲今之計但選精銳常加隄防勿蹈前非其患自息湖湘田地高低[illegible]畝之農無所蓄積

飲穫未竟餱糧已空機杼纔停布[illegible]何在求免饑寒不可得矣乞選公正仁恕令大加仁恤公以格物廉以律己端本澄源在朝廷而已上下其章飭勵衆職焉

將有禮將力將無欲將以余觀之無欲尤要蓋公則法令得行普則上下一體故曰無欲可以爲王佐

卓識

經曰兵非貴益多惟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料敵制勝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勝

韓信取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乘兵井陘口號言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擒夏說新喋血閼與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

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五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爲二子所擒矣

有來浩陰功成得毋倖乎使趙王用左車之說信其危矣何乃乘勝而輕越險國也

韓信定魏遣東追齊王田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兵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鬬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寄食於漂下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袴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齊之半可得何爲止遂戰信用囊沙計擊殺龍且

或人與左車並稱卓識而龍且與成安皆以拒諫取敗然則膺師中之任者可無集群策而折衷乎

漢馬援留西州隗囂甚重之以援爲稒陰侯將軍與決籌策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閈相善以爲既至當推手懽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燒之日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囂使援奉書雒陽援至引見於宣德殿世祖迎

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臣亦擇君、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此、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眞也、帝甚壯之、

魏武帝薨文帝即位孫權帥兵西過朝議以樊襄陽無穀不可以禦寇時曹仁鎮襄陽欲召仁還宛司馬懿曰、孫權西破關羽、此其欲自結之時也、必不敢爲患、襄陽水陸之衝、禦寇要害、不可棄也、言竟不從、仁遂焚棄二城、權果不爲寇

太宗自將討高麗尉遲恭上言乘輿至遼太子次州兩京空虛恐有玄感之變夷貊小國不足枉萬乘願委之將臣以時摧滅帝不納

恭之仕太宗以勇敢聞今其言思慮深長不以小害大何其持重若此其爲唐之元勳也豈一勇之夫哉

李晟屯渭橋熒惑守歲久乃退府中皆賀曰熒惑退國家之利速用兵者昌晟曰天子暴露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邪至是乃曰前士大夫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夫惟五緯盈縮不嘗懼復守歲則我軍不戰自屈矣

宋狄青討儂智高交阯願出兵助討詔以緡錢三萬賜交阯爲兵費許賊平厚賞之青既至檄余靖無通使假兵上奏曰李德政聲言將步兵五萬騎一千赴援非其情實且假兵於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而橫蹂二廣力不能討乃假兵蠻夷貪得忘義因而起亂何以禦之人服其遠畧

宋陳執中安撫京東與賓佐論當今名將共推葛懷敏郭逵曰懷敏易與爾他日必敗朝廷事執中始怒居數日問曰君何以知葛懷敏非名將而敗事邪曰喜功徼幸徒勇無謀可擒也執中嘆曰君眞知兵懷敏即覆師矣

宋杜充將還建康岳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

科敢如見

充不聽

岳飛以復河南功授開府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獎諭乃受

歷觀古今將相不曰富貴可期則曰垂勳竹帛建尺寸之勳冀不貲之賞武穆志存殄賊有功不居而高宗信讒負之亦獨何耶

中書舍人張澂自汴京齎蠟詔命高宗以兵付副帥

還京張俊曰此金人詐謀爾今大王居外此天授豈可徒往因請進兵高宗許之遂如濟州既而汴京破二帝北遷俊懇辭勸進高宗涕泣不許俊曰大王皇帝親弟人心所歸當天下洶洶不早正大位無以稱人望俊扈行至應天高宗即位

宋張浚薦劉子羽知鎮江府金人入寇子羽建議清野淮東之人皆徙鎮江撫以恩信雖兵民雜居無敢相侵者既而金人不至浚問子羽子羽曰異時金人入寇飄忽如風雨今久遲回必有他意蓋金人以柘

淮與江關係如此自當決策守淮

俱洞徹骨髓之言

一步一步都是弄透了是[illegible]識

皐之敗欲急和也未幾果遣使議和

宋知安豐軍趙善湘與趙范范弟葵出師遷淮西轉運判官詔問守禦策杜杲上封事曰沿淮旱蝗不任征役中原赤立無糧可因若虛內事外移南竇北腹心之地必有可慮及兵敗雒陽人始服其先見

宋端平三年趙范知池州史彌遠訪將材於趙葵葵以范對范曰弟而薦兄不順以母老辭乃上書彌遠曰淮東之事日異月新然有淮則有江無淮則江以北港汊蘆葦之處敵人皆可潛師以濟江面數千里

何從而防哉今或謂巽辭厚惠可以啗賊而不知陷彼款兵之計或謂斂兵退屯可以緩賊而不知成彼深入之謀或欲行清野以嬰城或欲聚烏合而浪戰

（曲盡無識見人之狀妙）

或以賊詞乍順乍逆而爲喜懼或以賊兵乍進乍退而爲寬緊皆失策也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江而其失有不可勝計者矣夫有遏寇之兵有游擊之兵有討賊之兵今寶應之逼山陽天長之逼盱眙須各增戍兵萬人遣良將統之賊來則堅逼以挫其鋒不來則耀武以壓其境而又觀釁伺隙時遣偏師掩其不

儻以示敢戰使雖欲深入而長吾之擣其虛此遏寇之兵也盱眙之寇素無儲蓄金人亦無以養之不過今年擄掠而食當量出精兵授以勇較募土豪出奇設伏以勦殺之此游擊之兵也維揚金陵合肥各聚二三萬人人物必精將校必勇器械必利教閱必熟紀律必嚴賞罰必公其心衙念慮必人人思親其上而死其長信能行此半年而可以強國一年而可以討賊矣既不能深入擄掠復無所獲而又懷見討之恐則必反而求賂於金金無餘力及此則必怨之怒

之臣於是可以嫁禍於金人矣或謂揚州不可屯重兵恐連賊禍是不然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豈可無備哉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若設實應天長二屯以扼其衝復重二三帥閫以張吾勢賊將不知所攻而敢犯揚州哉設使賊不犯兵勢而犯揚州是送死入朝廷乃召范梈議復今知池州

談鋒歷歷舉動人聽然皆刋板不易之理所以可嘉

嘉定十七年李全往青州淮東制置使許國遣王萬頃議兵葵至曰君侯欲圖賊而坐賊窘中悔已無及有重帳前兵猶足制之爾國曰兵不能集集不能精奈何曰葵請視兩路之兵別其精銳君侯留二萬帳前賊不敢動矣國曰不若集淮兵來閱而君董之既足示衆亦可選銳葵曰有兵之郡必當衝要守將豈可空壁以從制使命耶必將力爭於朝分留自衛一得朝命必匿其強壯遣老弱以備數本欲選銳適得其鈍本欲示衆適示單弱徒啓戎心國不聽卒敗

洪武朝陳友諒寇金陵軍勢張甚 上欲發兵禦之衆皆恇懼不決有請背城借一者有以鍾山王氣請奔據者有勸納款者劉基獨不言 上入內趣召基基言先斬主納款及奔鍾山者 上問計安出乃決賊驕矣誘之深入而伏兵襲取之故易易耳取威而合此舉而言納款及奔何也 上於是決策誘友諒盡覆其衆

上問劉基曰吾欲取陳友諒張士誠二者孰先基曰士誠

客逐且富而豹宜先若為義帝之舉 上

走征陳後征
張科敵制勝

游竊名號乃心無日言我此不宜久蘊崇之取陳氏士誠則囊中物矣會友諒復攻洪都　上遂率師迎敵之大戰於彭蠡湖雖小利尚未決基請移軍湖口以金木相犯日決勝陳氏遂平

英宗時虜報益急衆議南遷于謙廷諍曰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山陵在此百官萬姓帑藏庾廩在此此而不守去欲安之今日足一動明日大事去矣且虜乘勝驕實不足畏也　上聞之曰善其一聽謙處分

正統十四年虜臨闗急城外壩上等處倉場草束荳料堆積動以數百萬計于謙分遣五城兵馬司縱火燒一面奏聞或謂事重何不待詔謙曰事有經權勢在目前若少緩待命下適以資虜得此持久坐困於我非計也

先見

爲將之主澄其心如水鑑平其誠如權衡使眞僞不能竄于察視小大不能移其稱訂才不可不周用事不可不周知將在軍必先知五事六術五權之用九變四機之說然後可以內御士衆外料戰形

漢元帝時隴西羌反詔集議時歲比不登朝廷方以爲憂而遭羌變丞相等莫有對者右將軍馮奉世曰羌虜近在境內背叛不以時誅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

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今反虜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定丞相御史皆以爲民方收斂未可多發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饑饉士馬羸耗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今以萬人分屯數處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于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有

益二千人于是遣奉世到隴西分屯三處先遣兩
騎馳與羌戰爲所破殺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
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上爲發六萬餘人十一月羌虜
大破斬首數千餘皆走出塞詔罷吏士留屯田備要
處賜奉世爵關內侯

漢成帝時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所圍驛騎上書
願發城郭燉煌兵以自救大將軍鳳言陳湯多籌策
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示以會宗奏湯對曰
臣以爲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
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
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
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
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發城郭燉煌歷時乃
至所謂報讐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度何時解湯
曰烏孫兵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
矣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
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爲從事中郎幕府事一
決於湯

兵法云兵難豫度湯乃能屈指計捷真坐籌決勝
之上策也知彼知已君子謂湯有焉

唐大軍征突厥次單于北暮已立營壘壕塹既周裴行
儉更命徙營高岡吏白士安堵不可擾不聽促徙之
比夜風雨暴至前立營所水深丈餘衆莫不駭嗟問
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弟如我節制毋問我所以知
也

唐張守珪使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守珪奏請斬之
祿山臨刑呼曰大夫欲滅奚契丹奈何殺祿山乃執
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孫武斬宮嬪守
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赦之九齡固
爭曰失律喪師不可不誅且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爲
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
及肅宗至德二年上思九齡先見爲之流涕遣中使
至曲江祭之

無面東之禍則子胥之言不驗無泥水之敗則王
猛之言不酬太宗思魏徵于伐遼之後玄宗思九
齡於奔蜀之餘忠臣智士爲國遠慮乃忽其言而

不用至禍敗已形回思龜鑑已無及矣盍審忠謀于無事之日而豫爲圖之之善乎

李懷光陰通朱泚圖反李晟與李建徽楊惠元皆聯屯適有使者到晟軍晟乃令曰有詔徙屯即結陣趨東渭橋後數日懷光并建徽惠元兵惠元次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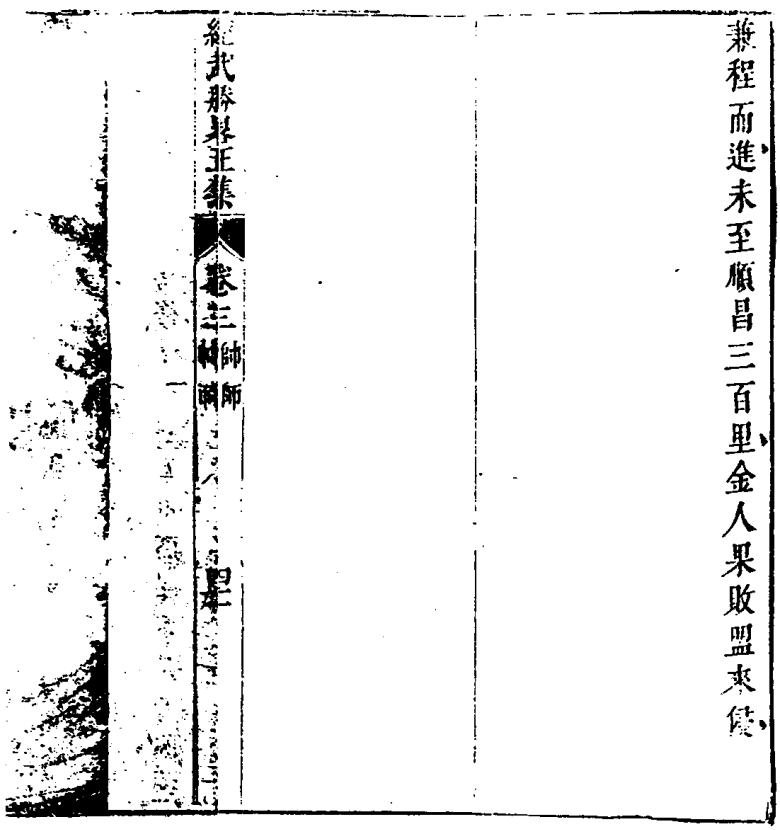
宋郭逵隸陝西范仲淹麾下仲淹方議取靈武逵曰地遠而食不繼城大而兵不多未見其利未幾涇原任福以全軍沒人服其先見

宋宗澤通判登州時朝廷遣使蘇登州結女真盟海

上謀夾攻幷丹澤語所親曰天下自是多事矣退居東陽靖康元年中丞陳過庭等列薦假宗正少卿充河議使澤曰是行不生還矣或問之澤曰敵能悔過歸師固善否則安能屈節北庭以辱君命乎議者謂澤剛方不屈恐害和議乃不遣

澤外拒虜金內戢羣盜始終以克復爲念和議爲非智慮忠誠非人所及

宋紹興十年金人歸三京劉錡統軍馬自臨安沂江經淮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



兼程而進未至順昌三百里金人果敗盟來侵

正論

上略曰仁賢之智聖明之慮負薪之言廊廟之語興衰之事將所宜聞

軍識曰國內諠譁臣蔽不言是謂亂根

漢馮奉世與其副將嚴昌計以爲莎車日强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進擊莎車攻拔其城上甚說下議封奉世丞相將軍少府蕭望之獨以奉世奉使有指而擅矯制命發諸國兵雖有功効不可以爲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例遂

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爲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爲光祿大夫水衡都尉

漢肅宗新即位時北虜圍關寵於柳中寵上書求救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以爲不宜救司徒鮑昱議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後無邊事可匈奴加後犯塞爲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千匈奴聞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盡力之效也可令敦煌酒

能觀人情

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具旛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塞帝然之遣段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北虜驚走車師復降

一番建白字字不可移易

唐德宗時宦者尹元正持節到同華擅入河中諭慰李懷光李晟劾元正矯使欲洗宥元惡請治罪又言赦懷光有五不可河中抵京師三百里同州制其衝

兵多則示未信少則力不足制忽驚東偏何以待之一也今赦懷光則必以晉絳慈隰還之渾瑊康日知又且遷徙二也兵力未窮忽宥反逆四夷聞之謂陛下兵屈而自罷耳今回紇拒北吐蕃梗西希烈僭淮蔡苦棄強示弱以招窺覬三也懷光既赦則朔方將士悉復敘勛行賞今府庫空殫物不酬滿是激其叛四也既解河中諸道還屯當有賜賚賞典不舉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米斗五百芻槀且罄其大將殺戮幾盡圍之旬時力窮日潰願無養腹心疾爲後憂臣

請選精兵五千約十日糧可以破賊帝方以賊委馬疑渾賊故不許

金遣人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府宗澤曰此名爲使而實覘我也拘其人乞斬之有詔所拘金使延置別館澤曰國家承平二百年不識兵革以敵國待之爲可憑信恬不置疑今金人假使僞楚來以[illegible]愚乞斬之以破其奸而陛下或于人言令還翼翌館優加待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上乃親札諭澤竟縱遣之

宋宗澤視師河北還抗疏言國家結好金人欲以息民幸之劃掠侵欺靡所不至是守和議果不足以息民也當時固有阿意順旨以叨富貴者亦有不相詭隨以獲罪矣者惟陛下熟思而審用之京師二百年積累之基業陛下奈何輕棄以遺敵國乎詔遣官迎奉六宮往金陵澤上疏曰京師天下腹心也兩河雖未安寧特一手臂之不伸爾今遽欲去之非惟一臂之弗顧且并與腹心而棄之其前後建議輒爲黃潛善等所抑每見澤奏疏皆大以爲狂

極言和金棄汴之非語語不依違南可

宋康王即位岳飛上書數千言大略謂黃潛善汪伯彥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書聞以速還京師

劉汜戰敗于瓜州命楊存中往京口爲守江計金主亮死存中輕舟渡江以伺敵金人請和存中奏俟彼得新主之命無違許之金使復請和存中請拒之江口移書審問若能歸我族還舊壤損歲幣復臣

溝之界以通兄弟之好如是則和議可從不然請斬其使亟圖恢復

大同參將許貴奏請遣使賫其幣以款虜而徐爲計伐計于謙謂前者非不遣使都指揮季鐸指揮岳謙遣而虜[illegible]入寇通政王復少卿王榮遣而不還徵

[illegible]信其從焉侮我何似而可言和況虜不共戴天[illegible]也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虜遂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弊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可和固勢介曾之臣委靡退怯法當誅於是邊將人人言戰守虜不能逆

重相恫喝始欲歸　太上矣。

驍騭

龍韜曰將不勇則三軍不銳將不強力則三軍失其職

論將者率尚文武剛柔以一劒之任爲末技不知容悾坐籌機操發縱衝鋒破敵氣奪三軍攸司各宜莫容軒輊拔山扛鼎之材蓋不可少也我

高皇以中山爲大將而每稱開平有陷陣功豈非以疆場彈戰端有藉於膂力方剛者乎則驍勇之士甚爲今日所宜錄也

項羽下相人少時學書不成學劒又不成曰書足以記名姓劒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乃學兵法畧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器過人與項梁起兵於吳誅秦及秦圍趙急宋義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羽即其帳中斬之將二萬人渡河沈船破釜與秦軍遇九戰皆破之時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觀者人人喘恐既破秦軍諸侯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

秦據關中雄視天下羽以匹夫九戰破之是何[illegible]
悍眞拔山蓋世氣也

漢孝景初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李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射死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

廣初以良家子從軍擊胡因善射騎殺首虜多爲

武騎嘗侍文帝嘗稱之其膂力過人眞足與長平冠軍相上下

曹公追先主於當陽之長阪先主使張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無敢近者

翼德勇矣猶藉據水斷橋乎可見險要爲兵家勝者

魏諸葛誕使文欽襲司馬師師自汝陽潛兵就鄧艾欽猝遇之未知所爲其子鴦年十八勇力絕人謂之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爲二隊夜夾攻之鴦率將士先至鼓譟軍中震擾欽失期不應會明鴦見兵盛乃還欽引而東鴦以匹馬拒追騎數千所向披靡人莫敢逼

以十八之年拒數千追騎過此更當何如

陳衆軍北伐蕭摩訶隨都督吳明徹濟江攻秦郡時齊遣大將尉破胡等率衆十萬來援其前隊有蒼頭犀角大力之號皆身長八尺膂力絕倫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妙於弓矢弦無虛發衆軍猶憚之及將戰

明徹謂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摩訶曰願得識其形狀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云絳衣褌皮裝矛兩端骨彌明徹遣人入胡伺知胡在陣乃自酌酒飲摩訶摩訶飲訖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陣前十餘步弓矢發摩訶遥擲銑鋘正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師退走

唐太宗以五百騎行戰地王世充帥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信引槊直趨太宗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墮馬翼太宗出圍更帥騎兵還戰

此係龍虜與長平坑卒不同。

唐太宗時九姓衆十餘萬令驍騎數十人來挑戰薛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於是虜氣懾皆降。仁貴慮爲後患悉坑之轉討磧北餘衆擒僞葉護兄弟三人以歸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九姓遂衰。

王師攻安市城高麗莫離支遣將高延壽等率兵二十萬拒戰太宗命諸將分擊之薛仁貴恃驍悍欲立奇功乃著白衣自標顯持戟腰鞬兩弓呼而馳所向披靡軍乘之賊奔潰帝望見遣使馳問先鋒白衣者

誰曰薛仁貴也師還帝謂曰朕舊將皆老欲擢驍勇付閫外事莫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虓將遷右領軍中郎將。

唐賊將史思明攻李光弼於河陽使騎將劉龍僊挑戰慢罵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止之裨將白孝德請挺身取之弼壯其志因問所須曰願選五十騎爲後繼而請大軍鼓噪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半涉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何以知之對曰觀其攬轡安閑知之龍僊易之慢罵如初孝德瞋目大呼運矛躍馬搏之城上鼓噪五十騎繼進龍僊走堤上孝德追及斬之。

王彥章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他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稱王鐵鎗

洪武朝傅友德守彭城王保保大將李二來寇勢張甚友德度兵寡不敵詗其衆方肆掠率步騎二千自呂梁渡直趣擊之李二有驍將曰韓乙者出戰友德單騎奮槊刺之墜馬師乘而進遂敗之友德度賊且

復至開城門陣于野使皆臥槍以待聞鼓即起李二果盛兵至輕我師寡競而囂友德鼓之士騰躍搏戰遂敗之縛李二以獻

單騎克敵何虞兵寡開門陣野臥槍待賊非王于興師何同袍同仇若爾。

審慮

夫上將料敵之極計險阨遠近至于天時審得地形審便車馬審強衆寡審悉士卒審練器械審利居處審安堠望審察軍用審足進退審空動而不迭舉而不窮良將之百舉百勝得此道也夫將不可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于利而止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故不敢不慮也孔子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故善制戰者必先審于已

漢靈帝時段熲將輕兵追羌出橋門晨夜兼行與戰連破之又戰于靈武谷羌遂大敗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宜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熲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桀而穎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以爲永寧之算而奐說屢強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監信納瞽言與遂猜忍言羌一世所生不可誅盡血流汗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劉獎嫁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動兵涉夏連複甘涼轉輸人費聖疫上占天心不爲災傷下察人事衆和便宜昔先

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內居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皆服終叛至今爲鯁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爲羌下創痍而欲令降徙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于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治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植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期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盡將何珍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度空不失權便

魏鍾會以才能見任司馬昭昭夫人王氏言於昭曰會見利忘義好爲事端寵過必亂不可大任及將伐漢西曹屬邵悌曰會單身無任不若使餘人行昭笑曰我寧不審此蜀數爲邊患師老民疲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並竭強使之適爲敵禽惟會意與吾同今遣伐蜀蜀必可滅滅蜀之後就如卿慮蜀已破邊民震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會若作惡祇自族滅耳不須慮也

慮事精審　會果不出範圍

定謀

軍讖曰將能平能整能受諫能納人能採言能知國俗能圖山川能表險難能制軍權謀可深而不可疑則敵國奮將謀欲密士衆欲一必先察敵情臨陣決戰無有二心

將不知攻戰之策不可以語敵不能分後不可以語奇不通治亂不可以語變故曰慮定後戰好謀而成

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岳武穆曰勇不足恃在先定謀

夫兵無必勝之技有必勝之謀千日之閉一朝而敵之者謀也

蜀姜維議出軍伐魏魏使鄧艾陳泰并力拒維泰進軍隴西諸將皆曰王經新敗蜀衆太盛今以烏合之卒當之殆必不可不如據險自保觀釁待敝此計之得也泰曰維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經既破走維若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今乃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吾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即走矣遂進軍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維不意救兵至急攻不克乃遁泰每以一方有事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上事驛書不過六百里大將軍昭曰陳征西沈勇好謀而斷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大將不當爾耶

蜀役數民貧任事者當養民息兵為自全之計而維智慮又非泰比數役繁勞兵民兩困卒之炎精

告殞蜀以不永誰之咎哉謀國者其審定而慮圖之則幾矣

宋紹興吳璘進兵拔秦州聞金統軍胡盞與習不祝合兵五萬屯劉家圈請于胡世將擊之世將問策安西諸國有新立疊陣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為限鐵釣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于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世將

善之諸將竊議曰吾軍其殲于此乎璘曰此乃古束伍令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耳得車戰餘意無出于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遂進次剡家灣時胡盞習不祝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璘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于山上則勝璘然之乃請戰敵皆笑半夜璘遣姚仲王彥衛枚渡河陟峻嶺截坡上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以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敗矣習不祝善謀胡盞善戰二酋異

議璘先以兵挑之胡盞果出鏖戰璘以壘陣法更迭戰輕表駐馬亟麾之士殊死鬬金人大敗

經將謀欲審士衆欲一今觀璘之所以勝二酋所以敗則知兩將異議與審策安出者其機判矣

備預

武王問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深溪大谷險阻之水吾三軍未必得濟而天暴雨流水大至後不得屬於前無舟梁之備又無水草之資吾欲畢濟使三軍不稽留爲之柰何太公曰凡帥師將衆慮不先設器械不備教不精信士卒不習不可以爲王者師也

凡三軍有大事莫不習用器械攻城圍邑則有轒轀臨衝視城中則有雲梯飛樓三軍行止則有武衝大櫓前後拒守絕道遮街則有材士強弩衛其兩旁設

營壘則有天羅武落行馬蒺藜晝則登雲梯遠望立五色旌旗夜則設火雲萬炬擊雷鼓振鼙鐸吹鳴笳越溝塹則有飛橋轉關轆轤鉏鋙濟大水則有天潢飛江逆波上流則有浮海絕江三軍用備主將何憂

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

楊一清曰戰守之宜惟在豫爲之備城郭溝塹豫其固也弓甲鞍馬豫其利也作止攻援豫其習也斥候間諜豫其明也號令賞罰豫其行也數事兼舉定爲畫一之規庶幾以靜制動以近制遠以逸制勞戰則

必克守則不危矣

夫官有司而事有任凡朝廷一命之寄寧有可閒曠者故凡蒞是官即當思盡是任寧無事而爲有事之防勿臨事而貽後時之悔凡整頓器械修繕城堞教練士卒之類俱事事要精時時要核不可以苟且塞責則一旦有警取諸左右而逢源矣

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子思子曰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古訓昭然況兵凶戰危聖人愼焉寢弛無備一旦有警如何猝援故將不備則無以

威敵士卒不備則無以制勝糗糧不備則何以固衆器械不備則何以應用然備員之謂將備名之謂卒加派日重造作日勳而饑民且嘯聚以云備也亦復何用故將備則豫養其材卒備則豫練其藝糧糗器械備則務稽其實是在當事者審之而已

高崇文屯長武城練卒五千時時如寇至然上命討劉闢受詔即行器械糗糧一無所闕進討遂敗擒之蜀中悉平

宋趙方以和議既成諸郡武備寢弛方獨招兵擇將拔土豪孟宗政等補以官增修山海八匱以壯形勢時金兵偪方計其必南徙日夜爲備荊門有東西兩山險要方築堡其上增戍兵以遏其衝金樊快明謀歸宋追兵至襄陽方遣孟宗政扈再興以百騎邀之殺千餘人金人遁去

築堡險要以守未來斯來而足以爲守

正統十二年巡撫大同宣府總督羅亨信上言虜酋也先專俟釁端圖爲入寇宜預于北直要害增置城

衛及修各衛土城備之不然恐貽大患議者寢不行時參將石亨欲以大同四州七縣之民三丁取一爲兵軍餘盡撥屯種量畝起科亨信奏言北虜方驕邊民疲甚加以邊地鹻薄若如所言是絕其衣食而逼其逃竄也且當今事勢正宜布恩信以結人心苟絕其衣食未有得其心者 詔從之

經武勝畧正集帥師目錄

卷四

方略
經理
防弭
整服
慎重
堅定
孝義

經武勝畧正集 卷四 帥師目 一

節俠
揮豪
鷙伏
奮擊
前籌

晉陵莊應會春侯甫纂輯

後學白汝恩果明甫較閱

方略

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

管子九牧曰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廉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

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逸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于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

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記曰隱情以虞蓋隱巳之情以虞度彼情我知彼而不使彼知我此際亦微矣哉擴而言之伏于九淵動于九天難知如陰迅若發機兵言萬端只此而已

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勢因于敵家之動變生于兩陣之間奇正發于無窮之源故至事不語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足聽也兵之用者其狀不定見也倏而往倏而來能獨專而不制者兵也聞則議見則圖知則困辯則危故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勝敵者勝于無形上戰無與戰故爭勝于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設備于巳失之後者非上聖也智與衆同非國師也技與衆同非國工也事莫大于必克用莫大于玄默動莫大于不意謀莫大于不識

夫文強必養之使強彼之使張太強必折太張必缺

漢兵大破趙軍諸將因問韓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卒以勝此何術也信曰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亾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必置之死地使人自爲戰今與之生地皆走寧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

楚圍滎陽漢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乃乘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之城東觀王乃令周苛守滎陽而與數十騎出西門去羽燒殺信王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曰願君王出武關羽必南走王深壁勿戰令滎陽成皋間且得休息而韓信等亦得安輯趙地連燕齊王乃復還滎陽則楚備多而力分復與之戰破之必矣

漢武帝時趙充國從貳師將軍擊匈奴爲虜所圍漢軍乏食充國乃與壯士潰圍遂得解武帝拜爲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匈奴欲入寇充國將四萬騎屯緣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後羌人抵冒渡湟水縣不能禁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上以問充國對曰匈奴欲與羌合已非一世臣恐羌

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爲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籍兵欲擊鄯善燉煌以絕漢道充國以爲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幵廼解仇作約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預爲備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尤桀黠皆斬之縱兵擊其種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皆叛犯塞上遣充國問曰將軍度羌虜何如充國曰兵難隃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克國

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爲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陳會明畢遂以次盡渡虜騎突至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以遠兵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後戰初罕幵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都尉即留雕庫爲質充國以爲亡罪廼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幵及劫掠者解散虜謀酒泉太守

辛武賢奏言虜朝夕爲寇漢馬不能冬屯宜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幵虜必震壞充國以爲武賢欲輕引萬騎分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稍引去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故欲捐罕幵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因陳兵利害曰罕羌未有所犯若置先零先擊罕羌釋有罪誅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大計臣聞兵

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善戰者致人不致于人今罕羌爲寇宜飭練士馬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若釋取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不便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罕幵解仇結約然其私心恐漢兵至而罕幵背之也其計嘗欲先赴罕幵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于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迫脅諸小種附着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寢多誅之用力數倍恐國家

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較不絕便兵弩飭鬬具烽火以逸待勞兵之利也屯田內有亾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亦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貶重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臣竊自念奉詔出塞窮天子之精兵雖亾尺寸之功偷得避嫌之便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上于是報充國曰將軍計善從之明年羌虜悉降充國奏請罷屯兵奏可振旅而還

金城方略大抵不出開屯固守坐制敝敵和民間虜數意而調度悉宜老成持重雖廷議呶擾忠藎彌摯古今名將何以過之閒終不勝起舞

漢永康中東羌先零等自覆沒征西將軍馬賢後數寇三輔桓帝詔問段熲曰先零東羌造惡反逆皇甫規張奐欲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三思術畧熲因上言曰臣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于皇甫規者已三萬許善惡既分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躕久不進者當恐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散人

產疲羸自亾之勢欲更招降坐制強敵耳臣以爲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內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縱橫之勢而久亂并凉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羌並擅其地是爲擁疽伏疾留滯脇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永寧無期臣庶竭駑劣伏待節度帝許之

孫武云料敵制勝上將之道紀明深見豈尋嘗介冑之士所能及哉

漢賈昌爲州郡討區憐等不克帝召百官問以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荊楊兗豫兵赴之李固駁曰荊楊盜賊盤結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兗豫之人遠赴萬里詔書迫促必並叛亾南州溫暑瘴氣死亾者十四五遠涉萬里士卒叛分比至嶺南不復堪鬬軍行日五十里而兗豫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廩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設軍所在死亾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

此爲刻割心腹以補四肢。九眞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四府悉從固議

魏主問二虜宜討何者爲先、司馬懿對曰吳以中國不習水戰故敢散居東關凡攻敵必扼其喉而舂其心夏口東關賊之心喉若爲陸軍以向皖城引權東下爲水戰軍向夏口乘其虛而擊之此神兵從天而墮破之必矣諸葛亮攻天水圍將軍賈嗣魏平于祁山魏主使懿統軍拒亮張郃勸懿分軍駐雍郿爲後

鎮懿曰料前軍獨能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擒也遂進軍踰糜亮聞大軍且至乃自帥衆將芟上邽之麥諸將皆懼懿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一日兼行足矣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遁懿曰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進次漢陽與亮相遇懿列陣待之使將牛金輕騎餌之兵纔接而亮退

仲達用兵吳蜀之間智略孔多然頗走陰奇一路益州從事廣漢鄭虔謂劉璋曰左將軍惡軍襲我野穀是資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納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請戰勿許不過百日彼將自走走而擊之此必擒矣劉備聞而惡之法正曰璋終不能用無憂也璋果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今聞動民以避敵也遣其將吳懿等拒備皆敗退懿詣軍降

周宣帝時突厥攝圖請婚於周以趙王招女妻之遣長孫晟送千金公主至其牙開皇元年攝圖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

乎因攻陷臨渝鎮高祖懼修築長城發兵屯北境以爲備晟先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叔侄兄弟各統強兵分居四面內懷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力征易可離間因上書曰諸夏雖安戎場尚梗興師致討未是其時宜密運籌策漸以攘之玷厥之於攝圖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姦多勢弱曲取于衆心國人愛之因爲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今宜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合

義通使珀厥說合阿波則撫圍廻兵自防右地又引
虜潛連奚霤則撫圍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
心離阻十數年後承釁討之可一舉而空其國矣
唐郭元振爲通泉尉會吐蕃乞和其大將論欽陵請
罷四鎮兵與十姓之地乃以元振充使因覘虜情還
上疏曰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之患唯吐番與默
啜耳今皆和附是將大利于中國也若圖之不審害
且隨之欽陵欲裂十姓地解四鎮兵此動靜之機不
可言也若直遏其意恐邊患必甚于前宜以策緩之
使其和睦勿絕而惡不得萌夫患在外者十姓四鎮
是也患在內者甘涼瓜肅是也閑隴屯戍向三十年
今用兵幸脫甘涼有一日警豈唯廣調發耶善爲國
者先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然後安平可保欽
陵以四鎮近已畏我侵掠此吐番之要然青海吐渾
當通商部易爲我患亦國家之要今宜報欽陵曰四
鎮本拖諸蕃走集以分其力使不得併兵東侵今委
之則蕃力益強易以擾動當以吐渾諸部青海故地
命于我則俟斤部落還吐蕃矣此足杜欽陵口而和
議未絕且四鎮久附其倚國之心豈與蕃等今未知
利害情實而分裂之恐傷諸國意非制御之算后從
之

不從裂地解兵之請固係識高而機宜緩急之間
何神妙也

李愬降吳秀琳遂以其衆攻吳房始出攻吏曰往亾
日當避愬曰彼謂吾不來此可擊也既引還賊以
爲愬尾擊愬下馬據胡牀令軍曰退者斬衆決死戰
遂取吳房愬曰不可吳房拔則賊力專不若留
以分其力

唐爲燧討田悅李納李惟岳合兵救悅燧進屯鄴請
益兵詔河陽李芃以兵會次于章悅將王光進以兵
守漳之長橋築月隄扼軍路燧于下流以鐵鎖維車
數百絕河載土囊遏水而後度悅知燧食乏淺壁不
戰燧令諸軍夜半食先鷄鳴時鳴鼓角而潛師趨魏
州令曰聞賊至止爲陣豁百騎持火待軍畢發匿其
旁須悅衆度即焚橋燧行十餘里悅率李納等兵踰
橋乘風縱火噪而前燧乃令士無動比悅至燧縱兵

擊之。悅敗奔橋橋已焚（在銅中矣）抱眞芃問曰糧少而深入河也燧曰糧少戰利速（見王意）悅與渭青恒冀三軍爲首尾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擊左右未可必破悅且來助是腹背受敵也法有攻其必救故取魏以破之衆皆曰善

凡事于無奈處須求一解脫洵美糧少悅因堅壁雖日挑戰其能動之趨魏州而必救之形成矣如舞梨花盡進退屈伸之法

唐天寶時突厥新有難王忠嗣進軍磧口經略之烏

蘇米施可汗請降忠嗣以其方強特文降耳乃營木剌蘭山諜虛實因上平戎十八策縱反間於拔悉密與葛邏祿回紇三部攻多羅斯城涉昆水斬米施可汗築大同靜邊二城徙清塞橫野軍以實之併受降振武爲一城自是虜不敢盜塞

攀散部落坏繕邊城其在于今爲岩疆絕好一經略

宋熙寧元年王韶上平戎策三篇其略以爲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取西夏之路）則夏人有腹背受敵之憂

夏人比年攻青唐不能克萬一克之必併兵南向大掠秦渭之間牧馬于藺會斷古渭境盡服南山生羌西築武勝時掠洮河則隴蜀諸郡當盡驚擾瞎征兄弟其能自保邪今唃氏子孫唯董氈粗能自立瞎征欺巴溫之徒文法所及各不過一二百里其勢豈能與西人抗哉武威之南至於洮河蘭鄯皆故漢郡縣所謂湟中浩亹大小榆枹罕土地肥美幸今諸羌瓜分莫相統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撫之時也諸種既服唃氏敢不歸唃氏歸則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且

唃氏子孫瞎征差盛爲諸羌所畏若招諭之使居武勝或詣源城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習用漢法爲漢肘腋之助且使夏人無所連結策之上也（智者策事勝處全在未萌未兆之先）

子純心術行誼多不滿人意而西羌番漢間厥功不可忘也

宋紹興中僞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隨郢諸州及信陽軍湖寇楊么亦與僞齊通帝命岳飛爲之備飛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

襄漢既平恢復之基以立

用西北不習水戰之人曰

[illegible]用之何如只是使之心力解耳

[illegible]出使以[illegible]攻[illegible]

[illegible]使黃佐招[illegible]復使楊[illegible]

[illegible]

殄羣盜飛遂渡江抵郢州城偽將京超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復郢州遣張憲徐慶復隨州飛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列騎江岸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指王貴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臯以騎兵擊其步卒成夜遁復襄陽時趙鼎奏湖北鄂岳最爲上流要害乞令飛屯鄂岳不惟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獲安妥乃以隨郢唐鄧信陽並爲襄陽府路隸飛尋命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入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嘗顧用

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降會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飛語以定盡曰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曰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乃復遣歸湖中欽說余端劉詭等降飛詭爲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

楊么遂窮蹙投水神哉岳侯之用兵也

其衆數萬么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擁積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餘酋俱降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賊平

岳侯用兵神妙非謭劣能測然古來名將亦有負

寇軍蓋世之姿而勝負平分者何武穆旌壘所至輒如霆雷擊物風雨摧枯此天助耶抑人力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竊向往之矣

宋王德與秀州水賊徐青戰於崇明沙青軍大潰他日餘黨復索戰諜言將用火牛德笑曰是古法也可一不可再今不知變此成擒耳先命合軍擒滿陣始交萬矢齊發牛皆反奔賊衆殲焉

張浚宣撫川陝辟劉子羽參議軍事金人窺江淮急浚念禁衛寡弱計所以分撓其兵勢者遂合五路之

兵以進子羽以非本計爭之浚曰吾寧不知此顧今東南之事方急不得不爲是耳遂與金人戰不利宣撫使退保興州官屬有建策徙治夔州者子羽曰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耳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掠未遠近郡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察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險隘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可以補前愆而贖後咎奈何乃爲此言乎遂命吳玠吳璘和尚原守大散關而分兵悉守諸險寨金人知有備引去

趙方帥邊以戰爲守合官民兵爲一體通制總可爲一家持軍嚴毋令諸將飲酒勿醉當使日日可戰淮蜀沿邊屢遭金人之禍而京西一境獨全

孟珙收復京襄謂必得鄧然後可以通餽饟得荊門然後可以出奇兵奏略曰取襄不難守爲難襄樊爲朝廷根本今百戰得之當加經理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于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不爭之爭也乃置重鎮軍課報元兵欲大舉珙策必道蕲黄以趨淮甸蓄軍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二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以弟瑛統精兵五千駐松滋爲夔聲援遣于德興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戶谷元兵自隨關江珙密遣劉全招敵遣伍思智以千人屯施州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張舉提兵間道抵均州防遏蕲鄂條上流備禦宜爲藩籬三層乞朔制副司及移閫外都統一軍于夔任措置以下江面之責爲第一層備鼎澧爲第二層備辰沅靖桂爲第三層峽州

松滋須各屯萬人舟師隸焉歸州屯三千人鼎澧辰沅靖各五千人郴桂各千人如是則江西可保又遣楊鼎張謙往辰沅靖三州同守倅曉諭就鑿講求思播苞黔支徑以圖來上會諜知元兵于襄樊隨信陽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于鄧之顧陽乃遣張漢英出隨汪義出信陽焦進出襄分路挑其勢遣王堅潛兵入蔡火其積聚招集麻城縣巴河安樂饑皆公店淮民皆沿邊經戰之士今勦募領之

用兵先度形勢

控要害扼虜衝絕敵援事事中窾

淳佑中淮東受兵樞密俾孟珙應援遣李得帥兵赴之珙子之經監軍珙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又言沅之險不如辰靖之險不如沅三州皆當措置而靖尤急今三州粒米寸兵無所從出此京湖之憂一江防上自秭歸下至壽昌亘二千里自公安至峽川灘磧凡十餘處隆冬水涸節節當防此京湖之憂二今尺籍數虧既守灘磧又守關隘此京湖之憂三陸抗有言荊州國之藩表如其有虞非但失一郡

三州之險有關京湖當時為清楚

當傾國爭之者是也尋兼知江陵府謂其佐曰政府未之思耳彼若以兵綴我上下流急將若之何珙往則彼擣吾虛不往則誰實捍患識者是之

守荊非止爭荊也因國藩係此故併力嬰守誠所謂扼領揕胸之法

曾友聞引兵扼仙人關諜聞北兵合西夏女眞回回吐蕃渤海軍大至語弟萬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衆寡不敵豈容浪戰惟當乘高據險出奇匿伏以待之北兵先攻武休關入興元衝大安制置使趙帝內檄

已議直是[illegible]已且[illegible]以少擊衆之法

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illegible]友聞馳書彥呐曰沔陽蜀之險要吾重兵在此敵有後顧之憂必不能越沔陽而窺蜀大安無險可守正敵騎所長步兵所短況衆寡不敵豈可于平地控禦彥呐不以為然友聞議以寡擊衆非乘夜出奇內外夾擊不可乃遣萬引兵上雞寇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選精銳萬人夜渡江密往流溪設伏北兵果至友聞遣選鋒軍統制楊大全遊奕軍統制馮大用引本部出東萊園擊敵後隊敢勇軍總管夏用知西和州總管趙興帥所部出水嶺

大先設伏不[illegible]以失事機

[illegible]江州[illegible]其[illegible]不可[illegible]者衝其虛也

擊敵中隊知天水軍總管呂嗣德陳庚率所部出龍泉頭擊敵前隊親帥精兵三千人疾馳至隘下會大風雨諸將請曰雨不止宜候少霽友聞叱曰敵知我伏兵在此緩必失機遂擁兵齊進

觀友聞調度何等精密惜衆寡不敵也

洪武朝我師攻陳友諒之皖城不下劉基謂彈丸地何足久勞師急進薄江州彼必遁江州下皖城焉往友諒果遁

石城叛拜馬文升右副都御史為巡撫佐總督都御

史項忠率京邊諸軍討賊文升馳急傳十日至庾時兵已發則簡練其留後者申約束通轉餉五日而嚴馳至軍偕項忠屯中路使盡焚城傍草斷汲路賊始困石城潰提聞進左副都御史送疏言時事十五條及禦戎三策　上皆嘉納

賊盜藍鄢叛吏部尚書言馬昊才可佐治兵昊至閱所部笑曰將不知兵若勝何擇驍勇才力之士千人分四隊隊各立長會賊來遏城昊夜出百騎舉砲擊賊營而悉兵從後乘之斬首四千級軍中皆喜昊曰此尚未見大敵胡足喜也及勝用之遂前遏賊賊方陣左而伏兵于右爲應昊以正兵當左而身與兵百直擣伏伏驚潰趨左左陣亦潰兵合擊火其柵大破之遷副使治兵川東道賊延蔓勢尚張部御史高崇熙謀招諭賊賊請降而乞住臨清市昊曰臨清市繁劇漂客上達重敎下連淮湘其地僥宵沃衍可委賊自困獨益奇治兵募召豪傑賊困不敢東因謀嚮成都昊以五千騎馳赴中江賊走窮追之與總督彭澤合擊大破殺賊酋麼麻子遂進右僉都御史廖麻子死餘黨尚數萬竄于東鄉山昊請于彭澤曰山險不便騎射深入賊爲主或反失便願發步兵三萬據要入要道賊當自俄死也

廖麻子死餘黨尚數萬竄于東鄉山昊請于彭澤曰山險不便騎射深入賊爲主或反失便願發步兵三萬據要入要道賊當自俄死也

歷慶初虜陷石州東薄昌黎用廷臣議　召總戎戚臨慶備邊景通上書備陳七原六失四弊大較言兵食西北什倍東南虜馮積威劫邊人戰將率脅軍費奉外舍兒視虜飽歸尾而腾勒掩老羸爲功級既賣而賞有差封豕首以當雄飛彼自以爲得計借曰當戰鮮不唾之且不練何以議兵無兵何以議戰練兵之效臣嘗試之東南請簡部將若而人分出三輔州縣部募三千丁壯合爲四營營各五部每營立一裨將爲之連衡總攬折衝則主將專制簡練訓習一如東南比及三年堂堂乎可格虜矣長驅出塞大舉討罪之師遂北而虛大漠然後屯田足餉罷戍銷兵坐致富強此百世之利也

正德初楊公一清總制三邊劉瑾惡公不先自已內批罷公五年安化王反寧夏　命太監張永討賊永奏項文臣有智謀者一人同行召公仍總制陝西延

綏寧夏甘涼各處軍務協同討賊公謂永曰藩室亂易除國家內變不可測非公無能爲也永問內變事公手畫瑾字永曰渠日夜在　上傍安從得一言入乎公曰此時已有間可入覲討賊不付他人付公意可知矣即袖出二奏與永一言寧夏事一言內變事囑永曰公班師入京見　上先進寧夏奏　上必就公問公詭言請屏人語乃進內變奏公言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又須得請即行事無緩時刻已而永入京請見如公策　上覽奏至瑾姪劉二漢已謀不軌遂頓足即　命縛瑾下獄然尚未深信及登城閱所抄兵器竟誅瑾等永乃備言公本謀公始柄用矣弘治十七年虜入花馬池寨　勅公經略邊務總制三邊兼理馬政公上疏曰陝西各邊延綏城堡據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爲患猶淺唯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理寬漫城堡稀疎兵力單弱一或失守虜犯我環慶寇我固原深入我平凉臨鞏其間漢土襍處內變或因而作根本動搖誠非細故成化初年北虜在套彼時未有邊墻恣肆出入已而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章修邊墻二百餘里溝濠一道又巡撫都御史余子俊修濟完固虜不入套者二十餘年及邊備稍疎墻日薄濠日淺弘治十四年虜竄花馬池拆墻而入寧夏鎮巡屢奏乞築墻濬壍提督軍務都御史史琳又乞于花馬池韋州設立營衛總制秦紘止添修四五小堡及于靖虜至環慶地方挑穵邊壍一道七百里弘治十七十八年冬虜復大舉仍自花馬池清水營折墻深入紘所修邊壍營堡不能阻邊臣歷官陝西有年虜情邊事頗嘗究心但腹裏頻年旱荒倉廩空虛饋餉不繼虜賊動號數萬餘衆忽散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既至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既集務速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沮其方張之勢嘗聞防邊之計莫危于戰莫安于守臣恐坐誅不如親見自慶陽環慶延綏定邊寧夏花馬池鹽武清水營直抵韋州一帶沿邊城堡墩臺躬親閱視集衆參酌其大要有四修濬墻壍以固邊防增設

外侵但陝西財匱民勞修邊之役人多異議然而利害有輕重關係有大小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遠劾可圖則近怨不足卹今之河套即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十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受降遠在河外古之舉大事者勞而後佚類如此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正統以來浸失其險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為虜巢穴寧夏外險反南備河此陝西北虜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解也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為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萬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運不然則陝西用兵殆無虛日八郡之人疲于奔命民窮盜起禍將何極及今將延綏寧夏一帶設法整飭賊來有以待之雖非上計尤愈于無策醜虜聞知或數十年未敢輕犯我得休養生息東勝之議未必終不可復也

經理

用兵之要先謀為本是以欲行師先謀安民欲攻敵先謀通糧欲謀疎陣先謀地利欲謀勝敵先謀人和欲謀守據先謀備蓄欲謀強兵先謀正其賞罰欲謀取遠先謀不失邇苟反是而用兵者未有不為指利而趨害者也

漢馬援擊西羌羌潰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上書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則為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於是詔武威太守悉還金城客民歸者三千餘口使各反舊邑援奏為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

漢永初中羌胡寇武都鄧太后以虞詡有將帥之略遷武都太守是時運道隘險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僦五致一詡乃自將吏士鑿石翦木開漕運道以人僦直僱借傭者于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十餘萬

魏鄧艾言司馬文王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

將士疲勞不可便用且徐撫之胥隴右兵三萬人蜀兵二萬人煑塩興冶爲軍農要用並作舟船隨爲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

巴江湖南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寔爲險固荆襄之所恃也杜元凱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泻長江之險以通零桂之漕凡所興造皆考度始終鮮有敗事

後周韋孝寬在汾州屬生胡抄掠居人阻斷河路孝

寬患之而地入於齊無方誅剪欲當其要處置一大戍乃於河西征役徙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色懼只兵少爲難孝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即畢之岳色懼只兵少爲難孝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即畢城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千二日僞境始知設令晉州召兵三日方集謀議之間自備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堅足以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而首疑有大軍停留不進其夜又令汾水以南傍山谷山谷山谷諸村所在舉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板築克就卒如其言

突厥默啜爲拔曳固所殺其下多降分置河曲餘而降者稍稍叛去王晙上言突厥向以國亂故款塞今徙處河曲使內伺邊鄙久必爲患虜脫南牧降帳必與連衡以相應接表裏有敵雖韓彭孫吳無所就功請至農隙令朔方軍大陳兵召酋豪告以禍福暗以金繒且言南方麋鹿魚米之饒並遷置淮右河南不二十年漸服衣華料以克兵則皆勁卒議者若謂降狄不可以南處則高麗舊俘置沙漠之西城旁編夷居者徐之右何獨降胡不可徙臣復料議者必曰

故爭置于河曲前日已寧今無獨異且往者頡利破、遂郡安定故降戶得以久安今虜未珍滅此降人皆成屬囚不與往年同也臣請以三策料之悉其部落置內地獲精兵之實閑黠虜之患此上策也亭障之下蕃華參處廣屯戍爲備費甚人勞下策也置之河塞滋成禍萌此無策也不然前至河水且必有變言未報而虜已叛

突厥默啜之部落來降者、當置龍所是矣然淮右河南之間實中國腠饒之地華夷雜處未必無

患今之處降夷者亦須斟酌方所何如

突厥吐蕃聯兵寇涼州拜郭元振爲涼州都督初州境輪廣纔四百里虜來必薄城下元振始於南硤口置和戎城北磧置白亭軍制東要路遂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州無虜憂又遣甘州刺史李漢通闢田盡水陸之利舊涼州粟斛售數千至是歲頻登至匹縑易數十斛支瘠十年牛羊被野

控守要害開屯盡利俱禦戎上策

唐李抱眞爲懷澤潞觀察留後策山東有變乃籍戶

三十擇一蠲其租徭給弓矢令間月得曹偶習射歲終大較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爲精兵得成卒二萬既不廩於官而府庫實乃曰軍可用矣繕甲淬兵遂雄山東

用澤潞之民訓練作兵且比及三年俱成精銳凡練土著宜法之

李抱玉守鳳翔表馬燧隴州刺史西山直吐蕃其上日通道虜嘗所出入者燧聚石種木障之設二門爲[illegible]八日而畢虜不能暴後遷河東節度使以兵力

衰單燧募廝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造鎧必短長三制稱士所衣以便進趨爲戰車月以狻猊象列戟于後行以載兵止則爲陣遇險則制衝冒器用完銳居一年闢廣場羅兵三萬以肆威震北方

帝嘗語吐蕃方強慷慨至流涕郭子儀退上書曰朔方國北門西禦犬戎北虞獫狁五城相去三千里開元天寶中戰士十萬馬三萬匹僅支一隅自先帝受命靈武戰士從陛下征討無寧歲頃以懷恩亂疾傷

彫耗亡三分之二比天寶中止十之一今吐蕃兼吞河隴雜羌渾之衆歲深入畿郊勢踰十倍與之角勝豈易得耶屬者虜來稱四節度將別萬人人兼數馬臣所統士不當賊四之一馬不當賊百之二外畏內懼將何以安臣惟陛下不制勝力非不足但簡練不至進退未一時淹師老地廣勢分願于諸道料精卒滿五萬者列屯北邊則制勝可必竊惟河南河北江淮大鎮數萬小者數千殫屈廩給未始蒐擇臣請追赴關中勒步隊示金鼓則攻必破守必至長久之策

也

馬疑鎮太原以晉陽王業所起處部城東西平易受敵時邊數有警乃引晉水注城東潴爲池窖至計省字即者萬人又次汾水環城多爲池沼植柳固堤燧悉召諸將走校馬庶役得數千人令騎卒教之數月成爲精銳

曹參爲相用行營都部署督役開南河自雄達莫以通漕運蕭矢大陂以捍之餘遣徒數萬伐巨木于漢境遣騎五授五色旗爲斥候前遇丘陵水澤寇賊烟火則各舉其旗以爲應又起烽燧于境上敵疑不敢近塞得巨木數萬以濟用

環慶屬羌田多爲邊人所市致單弱不能自存因沒彼中暫還盡令還其故田後有犯者遷其家內地所募弓箭手使馳射較強弱勝者與田二頃再更養課

市一馬法必勝甲然後官籍之則加五十畝至三百人以上圍爲一指揮要害處爲築堡使自堅其地爲方田環之立馬社一馬死衆出錢市馬降者既多因部落羌百帳以上其首領爲本族軍正次爲指揮使又其次爲副指揮使不及百帳爲本族指揮使其著順人情

落將較止于本軍敘進以其習知羌情與地利不可徙他軍也開邊漆率令深廣丈五尺山險不可塹者因其峭絕治之使足以限敵皆可爲法

曹瑋徙知鎮戎軍李繼遷虐用其國人瑋知其下多怨即移書諸部諭以朝廷恩信以故諸羌繇是康奴等族請內附繼遷略西蕃還瑋遊擊于石門川俘獲甚衆以鎮戎軍控于地便于騎戰非中國之利請自隴山以東循古長城塹以爲限又以弓箭手皆土人習障塞踐墜曉羌語耐寒苦官未嘗與兵械資糧而每戰輒使先拒賊恐無以責死力遂給以境內閒田春秋講種州爲出兵護作而蠲其租

築城隴東以遏虜衝給田護作以安土著二事深得安撫之道

宋魏勝初起義時無州郡糧餉之給無府庫倉廩之儲勝經畫市易課酒榷鹽勝羅泰右環海州度視敵兵攻取處築城浚隍塞關隘在軍未嘗一日懈弛恒如寇至紓集遠遁犒勞士卒金主亮聞之知不可取

[illegible]諜者等[illegible]降皆可得敵虛實此用兵要法

曰少須他時取之易耳勝益自治軍旅人皆精銳獲金諜者犒以酒食厚賂遣還有自北方來歸者與之同臥起共飲食示以不疑周其窶貧使之感激自是山東河北歸附者衆得金人虛實

棗陽許國移金陵孟宗政代爲荊鄂都統制仍知棗陽宗政以迫壕而陳乃于西北壕外瀦水爲滹以限騎中原遺民來歸者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爲給田剏屋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威振境外宗政于有功者怨必賞有罪者親必罰好賢樂善

出于天性未嘗學兵法而暗與之合

處置來歸之民不但得民又可得兵至怨必賞親必罰與不學兵法而暗與之合尤其善兵處

宋淳佑中詔京湖調兵五千戍安豐援壽春孟珙遣劉全將以往繼有命分兵三千備齊安珙言黃州與壽昌三江口隔一水耳須兵節度何必預遣先一日則有一日之費無益有損萬一上游有警我軍已疲非計之得也不從珙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爲桑田者敵一鳴鞭即至城外蓋

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濊無所限隔廼術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于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于漢而三海遂通爲一隨其高下爲匱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繪圖上之

淳佑中樞密調兵五千赴廣西孟珙移書執政曰大理至邕數千里部落隔絕今當擇人分部數郡便之分治生夷險要形勢隨宜措置剏關屯兵積糧聚芻于何地聲勢既張國威自振計不出此而聞風調遣

空費錢糧無補于事不聽

撫戢夷部誠非旦夕事聞風遣調何如數郡分治珙見良然

宋紹定三年趙范爲書告廟堂請罷調停之議一請撥沿江制置司調王明本軍駐泰興港以扼泰州下江之捷徑一請撥射陽湖人爲兵屯其半高郵以制賊後屯其半瓜州以扼賊前一請速調淮西兵合滁陽六合諸軍圖救江面不然范雖死江皋無益也朝旨乃許范刺射陽湖兵毋過二萬人就聽節制

遼志因韓事革作用

徐達佩大將軍印鎮北平以便宜徙山後順寧等處軍民戶三萬五千八百口一十九萬七千餘籍爲軍者給月廩爲民者給田以耕凡置屯二百五十四定墾田一千三百四十三頃北平軍府之用皆賴之

正統七年　上命右僉都御史王翺提督遼東軍務時遼東守將屢失機朝廷以爲憂乃命翺往督之令便宜行事翺至守將以下庭參翺詰責玩寇失機故將斬之再三哀請乃已于是三軍股栗莫敢不用命踰月躬出巡邊自山海關直抵開原高墻垣深溝塹

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堠珠連壁貫仍簡閱戍卒更老弱賑貧窮配鰥寡俾成室家謂邊境不可以[illegible]作治凡詞訟專用贖法無問輕重量情以布絹穀粟贖罪雖人命亦令償之曰償命無益死者之家而[illegible]或足以濟其用在遼數年措置糧數萬石銀萬餘兩馬千餘匹邊用充足器械鮮利軍士飽煖人樂戰守

守邊上畧盡此四句

余子俊知西安以城中水鹻民飲輒病爲開新渠引山泉匝徧城市人得戶汲便利至今又鑿山開道瀉

[illegible]地情[illegible]理周密[illegible]可法

斥鹵灌田千有餘頃後出鎮榆林公復廣其城增添三十六營堡并開界石外地使興屯田所至地方人民費用賴以安阜

弘治甲子虜賊大舉楊一清創城平虜紅古二處以援固原築垣頻河一帶以捍靖虜虜遂不敢渡河後總制全陝三邊軍馬以寧夏花馬池係要害地虜數繇以入卒官屬沿邊巡視修築垣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遂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疏陳戰守方略以聞

周忱巡撫南直隸時蘇松糧運不繼爲添撥民運數百萬石承造軍器數萬件皆鱗次發運未嘗愆期已而邊事緊急戶部移文忱造盔甲腰刀以數萬計其盔俱要木磨明亮忱取所積餘米依數成造且計水磨明盔非歲月不可暫令擺錫以副急用正統間宮殿當綵繪計用牛膠萬餘斤遣官齎勅命忱供辦時忱以議事赴京遇諸塗勅使請忱還治忱曰第行自有處置至京言京庫所貯皮張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應用回治即撥餘米買皮焰數補納以新易舊兩得

[illegible]其處事周而敏多類此、

郭登欲大興屯田苦民力困乏牛種俱無疏乞官爲措置公初至大同士可戰者不及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匹精兵數萬人公智勇兼備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一年百戰未嘗挫衂以已意設爲攪地龍飛天網鑿深塹覆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寔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

嘉靖朝開馬市于大同鎮羌堡俺荅與子脫脫等共

易馬二千七百餘匹御史喻時言開通馬市蓋將薄遂雀鼠之欲以傍我內治即兵法以利動之之微意非平胡之長策也是在奉行者豫爲之經理焉耳乃兵部侍郎史道衡恩而往已逾旬月各鎮邊防尚未聞經理如邊城以資衛守今薊州紫荊關等處形罅如故官兵已集武藝安在今京營卒伍不可輕用挑邊邊士不可久屯錢糧以贍軍餉今或軍之所聚尚未給或糧之所聚尚未發器械以壯兵威今或虛額未盈其數或濫作而未極其工夫虜情詭秘無事而戒備不容暫弛乞勅兵部嚴行各鎮巡官作速經理從之

少保戚景通總理薊門上言薊當肩膂塞上周垣二千里一瑕則百瑕比年遞圮遞修滋費無益請更版築諸戍士畫地受工跨墻爲臺睥睨四達臺高五丈虛中爲三層臺宿百夫械器候糧具在虜至則當陴以守退則番休第力詘未能舉龐先築二百座薊人多木強律之軍正將不堪請募南中入彀者一軍以倡勇敢督府上其議許之始募南兵三千如期至陳

而待命郊外自朝日雨甚至于日中軍容益壯總干山立遂將大駭將軍令固如是乎既相要害程功能小舍則課殿最宴賞決罰有差黔皙益以壯麗不旬月告成事是役也縣官僅發十萬緡經費考工足當百二十萬

防弭

主將統兵在內偏裨領兵在外凡軍前有所缺用及賊兵事宜變動若用公文往來告報被奸人於路接之或賊軍捉去漏泄事機反遭其害合將遞書題內於日月下書號即知所言事宜若被毀捉了無知者故配字定號置簿兩相符合主帥統將各收一本隨身

若賊勢外振士心內貳則或轉左隊以爲右易前軍以置後或一日數易或數日不移又間使人持僞契

巡行以驗試將士

唐令狐楚爲河陽節度使時烏重胤移鎮滄景以河陽銳卒三千人爲牙兵士卒不願出鄉至中路潰散不欲歸屯於境上時楚未至聞之即疾馳至鎮潰卒亦已至城北將大寇掠楚單車出迎諭以逆順咸令兵士施方釋甲用之爲先馳以歸仍斬其首惡衆遂定

宋范仲淹知慶州以慶州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行至柔遠版築皆興旬日城成於是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據地而賊不爭城成而寇斂跡其爲防邊計弭釁端者深遠矣

嘉靖朝宣府總督馮侍郎以苛刻失衆周金數爭之不得馮又以引鹽數萬與其私人爲市衆甚怨會諸軍請侍郎請糧不從且欲鞭之衆憤懣然面罵因圍帥府公時以病告諸屬奔竄告公公曰毋恐即便服出坐院門召諸把總官陽罵曰是若輩剝削之過不

然尚軍豈不自愛而至此欲痛鞭之軍士聞公不委罪告也氣已平乃擁跪而前爲諸把總請曰非若輩罪也是總制者罔利不恤我衆耳公從容懇諭以利害衆咸曰公生我始解散去

整暇

兵以治爲勝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于用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却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戍陣雖散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問

或曰兩師不期逼於險地天地震晦雨雪交積山川不辨當此之際何以禦之許洞曰大將止衆堅陣嚴肅號令雖敵來攻愼勿與戰俟天變少止觀強弱之

勢而後進退之曰我既安矣彼自警擾則如之何曰以精兵乘之又曰倉猝之際大將何以即能堅行陣（進○是○不○輕○動）嚴號令使師不自驚亂洞曰善用兵者有動必備預擇輕勇者令八方各三騎相去一里晝以旗夜以鼓第一騎見賊晝舉旗第二騎亦如之第三騎持告夜用鼓如晝法煙霧蓊塞風雷震驚旗之不見鼓之不聞亟馳告斯所謂八卦探奇者也是以值賊而能備（整陣以待）焉苟天地有變則引輕兵以突之大陣不可妄行觀彼動靜而後舉是我常用其整也或曰與敵卒然相

識地勢

明事机

遇或山谷深峭或岐嶝穹窿或坳汙沮洳或草木蒙密俱是危地當其用之如之何洞曰迴渠迂澗可以限衝車突騎也深峽隘口可以少擊衆也長林豐草所以爲伏也原野漫衍可以騎兵相屬也草木隱障可以步士接戰長郊往來可進可退可以長戟當敵踰水誇遠高下相乘不得親近可以長弩當敵巖壁相隱狹徑斗迴可以劍楯當敵葦蕭蘆荻枝葉朦朧可以戈槊當敵此皆地之性也或曰寨柵之間三軍已憩寇敵乘間衝突攻擊當如之何洞曰使勇者據

其前怯者匿其後急遽之時怯者強驅而前必挫鋒折銳不若隱之也曰當此之時何暇別勇怯之用曰善用兵者防亂於未亂備急於未急結營既定預令（此○二○句○用○兵○本○領○不○論○明○暇○多○遠○都○不○可）（無此意）強勇者衛外怯弱者附之所以慮晦夜之急也所以隨人之性也如是順天地人皆預備之道也

史思明分軍四道濟河會於汴州李光弼方巡諸營聞之入汴州謂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十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許諾思明至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降之思明乘勝西攻鄭州光弼整衆徐行

至洛陽留守韋陟請留兵於陝退守潼關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勢也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奈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汜水崿嶺龍門皆應置兵子爲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牒河南尹神吏氏避賊而帥軍士詣河陽時思明遊兵已至石橋光弼當石橋而進部曲堅重賊不敢逼夜至河陽（軍有紀律將能持重賊自不敢犯）有兵二萬糧纔支十日光弼按閱守備部分士卒無

不嚴辦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遂引兵攻河陽使騎將劉龍仙挑戰慢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爲裨將白孝德請挺身取之光弼壯其志因問所須對曰願選五十騎爲後繼而請大軍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兵者氣之決氣壯則無前矣）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半涉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何以知之對曰觀其攬轡安閑是以知之龍仙易之慢罵如初孝德瞋目大呼運矛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走堤上孝德追及斬之以歸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渚浴之循環不休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縶其駒而出（見机立辦）之思明馬見之悉浮渡河盡驅入城思明怒泛火船欲燒浮橋光弼先貯百尺長竿以巨木承其根氊裹鐵叉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叉之船不得進須臾自焚盡思明屯兵於河清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於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皆萬人敵也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諭其意皆竊笑之既而思明

果謂日越曰李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汝以鐵騎（自以鐵石）宵濟爲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問曰司空在乎希顥曰夜去矣日越曰失光弼而得希顥吾死必矣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嘗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爲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思明復攻河陽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

問何如光弼曰過期而救不至任棄之可也抱玉許諾勒兵拒守城且陷抱玉給之曰吾糧盡明且當降賊欲軍以待之抱玉繕完城備明日復請戰出奇兵夾擊殺傷甚衆時光弼屯中潭城外置柵柵外穿塹賊將周摯攻之光弼命鎮西行營節度使荔非元禮出勁卒出城以拒賊賊填塹三重斬柵爲門光弼復問元禮曰中丞視賊填塹開柵晏然不動何也元禮曰可空欲守乎戰乎光弼曰欲戰元禮曰欲戰則嚴各填塹何爲禁之光弼曰善吾所不及勉之

元禮伏柵開門放兵士突出奮擊破之周摯復收兵趣北城光弼入登城望曰賊兵多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爲諸君破之乃命出戰及期不決召諸將問曰賊陣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命郝廷玉當之又問其次曰東南隅命論惟貞當之令諸將曰爾輩望吾旗而戰吾麾旗纔任爾擇利吾急麾旗三至地則衆齊入死生以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鞾中曰戰死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不利諸君死敵我自到不令諸君獨死也再戰廷玉奔還光弼驚命束其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易馬進之僕固懷恩小却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更前決戰光弼連麾其旗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地賊衆大潰恩明及摯皆遁去

光弼治軍嚴整每號令一施士卒聽畫旌麾指縱令視其喝謀取勝嚴整戰陣爲唐中興名將與郭子儀齊名諸將樂子儀之寬憚光弼之嚴然無子儀之顧德重望而效其寬不免畫虎學光弼之嚴不失刻鵠爲將其審之

金人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怒僚屬入問計宗澤方對客奕基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官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

但云劉衍禦敵耳誰知此時有選銳設伏作用兵機神不可測而戰務出之是爲老將

順昌之捷劉錡兵不盈二萬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五十五里每幕鼓聲震山谷然營中讙譁終夜有聲金酋人遞城窺聽城中肅然無鷄犬聲

兀朮帳前甲兵環列持燭照夜其衆分番假寐馬上
錡以逸待勞以故輒勝

愼重

兩師相去數里見敵兵疲弱怠懈號令不肅僉謂敵人可擊也而我未審敵人之形勢豈可輕進嘗敵如示弱而匿其強示不肅而藏其整示無謀而匿其智示遠而弊在近如是而敵久不退者必有奇謀一不可擊也合戰未久敵師未甚殘傷即棄其旗鼓疾奔者勿逐之必有伏兵二不可擊也我之生口爲敵所獲一旦遁歸以敵事語我或獲敵生口亦以敵事語我皆敵謀也勿信之三不可擊也敵師乘勢鼓行進

攻於我須勒兵堅陣以待之將候其氣衰也此乘勢之兵威氣鋒銳與戰必不利四不可擊也敵結陣不顧死絕之地而旗鼓振肅者五不可擊也

長於用兵輕用其長必敗短于用兵重用其短必勝

總要曰兩敵未交以數相持敵若執數我先動則以陽就陰以虛應實必爲之擒譬如虎豹不動不入檻穽麋鹿不動不罹羅網凡物未有不以先動而受制於人也雖然若後動者不能觀敵而利計則禍愈於

先動曰先則弊後則懾也又曰先人有以奪其心後人有以待其衰也

東漢時關中未定帝命鄧禹進兵討之禹師行持重不妄進有勸禹徑攻長安者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群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寧能堅守者耶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敝乃可圖也禹於是引軍北至栒邑所到開門歸附

唐莊宗勇而好戰尤銳于見敵周德威老將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故其用兵嘗伺敵之隙以取勝

宋狄青破儂智高智高兵敗奔邕州其下皆欲窮其窟穴青不從以謂趨利乘勢入不測之城非大將事也遂縱遣之

當時智高獲免天下皆罪青不入邕州然青之用兵主勝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嘗大敗計功最多卒爲名將譬如奕棋已勝敵可止矣若攻擊不已或因致敗青所戒也行兵者審之

正德朝延綏鎮巡奏欲因燒荒會諸鎮兵搜索河套零賊一清上疏以謂漢中流賊未平調去沿邊官軍數多邊城虛空邊儲缺乏而河西達賊屢肆搶攘況河東後達賊入套各鎮兵馬正當蓄銳養銳以俟今乃無故出境搜索縱得數輩老弱殘敗餘寇何補于事而往回動經旬月糜費糧料傷損馬匹所得不償所失且舍門庭侵犯之虜而尋伏[illegible]遊難之賊取笑外夷又遺書當道極論其事竟寢不行

防弭

蘇軾曰劉頌之勝負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晉朱伺之善戰也戰必勝人問其故曰兩軍相對惟當忍之謂小捷不競小挫不撓也

敵衆我寡卒遇敵圍圍雖有闕毋容輕越更須審敵虛實之所圍陣外向四面奮擊力戰不休必獲其利

（注：[illegible]）

戰時須令并氣勿亂待其少懈從其兵厚而不治處疾擊而出

戰以氣爲主氣治則勝氣餒則敗此須養于未戰

之先不然聲桴鼓之三軍成行欲弗亂難矣

前漢景帝時七國反吳楚兵乏糧饑欲退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于帳下周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

豈強制不動心哉蓋識明熟破事情不須輕亂

魏師諸葛誕據壽春反魏將王基討之吳遣朱異來救誕于安城部王基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兩軍轉圍兵馬向集但當精修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當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後矣遂守

便宜上議曰今與賊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勢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衆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

晉朱伺爲陶侃騎督將時西塲夷賊抄掠江夏守楊珉每請督將議拒賊之計伺獨不言珉曰將軍何以不言伺荅曰諸人以口擊賊伺以力耳

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得勝耶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是以勝矣

嶺南賊盧循寇建鄴宋武帝擊破之賊從至彭蠡湖乃悉立柵斷左里大軍至左里將戰宋武帝所執麾竿折幡沉水衆並怪懼公歡笑曰往年覆舟之戰幡竿已折今日復然賊必破矣

即攻柵而進循單舸走所殺及投水者萬餘人

唐初殷志玄從劉文壽拒屈突通於潼關文壽爲通將桑顯和所敗軍營已潰志玄率二十騎赴之擊殺數十人而還爲流矢中足

慮衆心動忍而不言更入賊陣者再三顯和軍亂大軍因此復擊大破之

劉異據東陽叛將侯安都奉詔討異異大恐奔桃枝嶺堅柵以拒守安都躬自接戰爲流矢所中血流至踝猶乘輿麾軍容止不變因其山隴爲堰屬夏潦水漲安都引船入堰樓艦與異城等發拍碎其樓堞異與其子脫身奔晉安

有問異矜於其弟璘璘曰從先兄有事西夏每戰不過一進却之頃勝負輒分至金人則更進迭退忿耐堅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勝不遽追敗不至亂蓋自昔用兵所未嘗見與之角逐滋久乃得

其情蓋金人弩矢不及中國之勁利中國士卒不及金人之堅耐吾長以勁弩洞重甲於數百步之外則其衝突固不能相及於是選據形便出銳卒更迭撓之與之爲無窮使不得休暇以阻其堅忍之氣至決機於兩陣之間則璘有不能言者

雖弟不知兄是見神明之妙

威寧伯王越與保國公朱永帥千人巡邊虜猝至主客不當永欲走威寧止之爲陣列自固虜疑未敢前

頃刻而疑非熟于兵者不能

薄暮令騎皆下馬銜枚魚貫行毋反顧自率驍勇殿從出後走五十里抵城虜不覺明日乃謂永曰我一動虜躡擊無噍類矣結陣示暇形也以惑之也次第而行且下馬無軍聲故虜不覺也

我客彼主勢不相當彼動我靜機用不測

于謙以涿易真保諸州郡爲京師拱衛而備禦單甚乃皆宿兵久之乃屹然重鎮俄諜報虜逼總兵朱謙于關子口明日復報追石亨于鴈門關烽火連屬衆皆恐請大發兵援之謙策大虜尚遠塞必張疑兵以脅我乃上方畧授亨等使皆堅壁而令各營秣馬厲士使若將大舉者已而賊果不至

孝義

記曰戰陣無勇非孝也。

黃卓恨皇甫嵩有司奉旨奏嵩下吏將遂誅之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自長安亡走洛陽歸投于卓卓方置酒歡會堅壽直前責以大義叩頭流血坐者感動皆離席請之卓乃起牽與共坐使免嵩囚及卓被誅以嵩爲平西將軍

世有勇於忠者此故勇於孝矣。

北邙之敗魚朝恩羞其策繆深忌李光弼日謀有以

中傷者吐蕃寇京師代宗召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及帝幸陝猶倚以爲重數存問其母以解嫌疑帝還長安因拜東都留守察其去就光弼以久須詔書不至歸徐州帝令郭子儀自河中輦其母還京光弼疾篤將吏問後事答曰吾淹軍中不得就養爲不孝子尚何言哉取所餘絹布分遺部將

宋岳飛少負氣節沉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于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家

（同爲發師）（射之神妙可知）（更奇）（不忘師訓如此）

父義之曰汝爲時用其狥國死義乎

宋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駐團山孟珙父宗政以兵禦之珙料其必闌樊宗獻策宗政繇羅家渡濟河宗政然之越翼日諸軍臨渡布陣金人果至半渡伏發（半渡而擊）殲其半宗政被檄援棗陽臨陣嘗父子相失珙望敵騎中有素袍白馬者曰吾父也急麾騎軍突陣遂脫宗政。

於陣中存素袍白馬之念較閒時白雲親舍之思更難

（亦殲其半）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司馬遷又曰遊俠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

燕太子丹欲劫秦王遣荊軻行軻曰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願得樊將軍頭及燕督亢地圖以獻秦王秦王必悅見臣臣乃有以報丹曰於期窮困來歸丹不忍也軻乃私見于期曰秦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于期曰此易事也遂自刎軻乃函盛其首并圖至咸陽見秦王奉圖以進圖窮而匕首見把王袖而揕之未至身王驚起軻見縛罵曰事所以不成者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王大怒發兵擊燕與燕代戰易水西大破之

于期以刎頸爲易事與一等畏死苟名者相去不啻星淵矣

漢馬援平嶠南軍還平陵人孟冀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及同衆人耶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于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牀簀死兒女子手中耶冀曰諒爲烈士當如此矣

漢張奐少立志節嘗與士友言曰大丈夫處世當爲阿家立功邊境及爲將帥果有勳名董卓慕之使其兄遺謙白匡奐惡卓爲人絕而不受

立志功名且效身不苟奐真足重矣

周韋孝寬弟子遷先在山東當孝寬守玉壁齊神武攻之不下鎖至城下臨以白刃云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無顧意士卒莫不感勵人有死難之心神武苦戰六旬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其夜遁去

晉皇甫遇拜滑州節度使虜率衆屯邯鄲遇與安審琦慕容彥超等禦之遇將渡漳河虜前鋒大至遇引追轉鬬二十里至鄴南榆林店遇謂審琦等曰彼衆我寡走無生路不如血戰遂自辰及未戰百餘合所向甚衆遇所乘馬中鎗而斃遇有親僕杜知敬以馬

授遇遇得馬復戰久之稍解顧杜知敏已爲虜獲遇謂彥超曰知敏倉皇之中以馬投我義也安可使陷於賊中遂與彥超躍馬取知敏而還胡騎壯之俄而虜衆復合遇不能解時審琦已至安陽河謂首將張從恩曰皇甫遇等未至必爲虜騎所圍若不急救則成擒矣從恩曰虜勢甚盛無以抵牾將軍獨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命也設若不濟則與之俱死若失此二將將何面目以見天子遂率鐵騎北渡赴之虜見塵起謂救軍併至乃引去遇與彥超中數創得還時諸軍嘆曰此三人皆猛將也

揮豪

北征錄曰輕天下之財重天下之材而英雄豪傑之士感其解衣推食之恩蒙其得利則均之恩雖赴湯火不恤也

王越居嘗奢華自奉用財若流水籠罩豪傑皆願爲死一日大雪方坐地鑪使諸伎抱琵琶奉觴侍而一千戶詗虜還即召入與談虜事甚哲大喜曰寒矣手金巵飲之復談則益喜命絃琵琶侑酒即併金巵予之已又談則又喜指其中最姝麗者曰欲之乎以乞汝自是千戶所至爲效死力

三賞迭加揮豪中頗有針線激勵將士使功勞尺寸不掩故皆用命

下畧曰君子明盛衰之源通成敗之端審治亂之機知去就之節雖窮不處亡國之位雖貧不食亂邦之粟若名施道時至而動則極人臣之位德合於已則建殊絕之功

漢韓信每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嘗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亭長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因絕去信釣於城下

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饑飯信終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袴作胯胯股也信熟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

寄食漂母俛出袴下正于此處見得英雄

諸葛孔明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每自比于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崔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繇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布衣躬耕不知者謂一庸人然自比管樂英雄未遇用世之志固未嘗一日忘也

奮拔

傳曰將不以遠而遺不以賤而棄不以詐而疎不以罪而廢

班超少時家貧嘗爲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嘆曰大丈夫無他志畧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後因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出使西域屢立戰功封爲定遠侯

金兵攻汧州蒼山砦魏勝募士登城以禦矢石如雨者七日金兵死傷多遁去勝嘗出戰矢石鼻貫齒不能食猶親禦戰勝起義久朝廷尚未知沿海制置使李寶遣其子公佐繇海道覘敵至州始遣忠義將朱震褚道詣行在白勝姓名於執政始知戰之功焉

元末群盜起盜魁劉聚得常遇春而識之遇春察其急鹵畧毋遠志屬

高皇帝駐兵和州乙未遂偕其私卒數十來歸請爲先

上曰爾以飢來歸且有故主在遇春頓首泣曰劉聚盜耳無能爲也儻得效犬馬之力春雖死猶生既渡江抵采石元兵置陣磯上舟相去三丈餘遇春飛舸至 上麾之應聲挺戈躍而上敵皆披靡大兵乘之敗其衆遂乘勝取太平

開平勇冠三軍提戈出戰所向皆披靡莫禦初遇

高皇即忠誠歸命

聖人作而萬物覩雲龍風虎固不可以一人之出處論也

前籌

記曰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漢王具禮拜韓信爲上將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喑啞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謹

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飲食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所過無不殘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刼於威強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

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衆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

登壇計策隆中數語俱彷彿相似揣摩簡練想在年少時乎○憶辛巳夏過白秋林齋頭見其捉筆作留侯小傳有云厥師黃石公厥友赤松子余曰

赤松黃石史家飾言耳竟眞耶秋林笑曰此不過寫留侯大致耳因思淮陰受知子房而好鳥良弓不早悟不無遺憾焉

劉備見諸葛亮因屏人而問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曹操比于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以爲

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
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
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
國先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富國
富而不知存恤若跨有荊益保其險阻西和諸戎南
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上將
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
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
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經武勝畧正集材用目錄

卷一

集材
識拔
廣智
博謀
招勇
納說
威惠
威克
恩撫
激勸
得心
鼓勵
義動
布信
作忠
財政

獎功
使過

經武勝畧正集材用卷一

晉陵莊應會春侯甫纂輯
後學白汝愚果明甫較閱

集材

夫爲將者務搜拔衆材以助觀聽以咨籌畧春秋戰國之際雖九九之伎鷄鳴狗盜之士無不延見收養以爲已用其藏器草萊奮迹麾下者蓋不乏矣故大將有受任則與副佐講求人之有異能者無問勢之大小貴賤皆置在幕府以備役用其或仗策挾術自

干於軍門亦詢視其顏色察驗其所履歷可明試而錄之凡深謀秘畧出於人上者可使佐謀巧詞善說能移人意者可使遊說歷聘四方知風俗人情之隱者可使佐術得敵人門廬請謁之情者可使爲閒知山川險易形勢利害井泉芻牧道途迂直者可使導軍巧思出入能爍金剡木爲器械者可使佐攻材力蹻健能猿騰鶻擊踰溝越壘來往無迹者可使密覘能占風候氣視月觀星揲蓍轉式達於休咎者可使佐謫凡此之類非可悉數但負一能軍中皆有以用

若泉用間篇以士之去留與士意同

之不可棄也繇智將之所裁量爾

天命之去留係豪傑之去就羅其英雄則敵國自下秦實無人始爲可圖季良猶在則腹心之憂未去故用間之法不以人材之未附爲國家之急而以人材之外附爲國家之大患五就湯五就桀者所以爲造邦之臣去虞而虞亡之泰而泰伯者所以爲伯者之佐韓信不用於楚而用於漢此高祖之所以得天下樊若水不官於南唐而官於宋此藝祖之所以得江南蓋豪傑之士致之於朝廷用之於幕府則可以爲

忠臣爲義士遺之於郊野棄之于山林則可以爲亂臣爲賊子得之於我則可以成帝王之功棄之于敵則適以資姦宄之策古之聖賢務擥英雄之心如黃石之著三畧延攬英雄如鄧禹之告光武解衣推食以固其樂爲我用之心吐哺握髮以啓其無鄙我之意斯爲善耳不然者楊朱之岐多於南北孟軻之水決於東西天之所以資我者將轉而爲資彼之具矣夏雖未亡而摯去則亡周雖未興而望至則興豈不畏哉豈不畏哉自今宜廣行招致幕府將帥精加延

擇使無遺於草萊。使無逸于郊野。取之不拘於勢分。用之不嫌于細故。將見襄淮之翹楚、江湖之豪放、荊楚劍客、烟波釣徒、風聞霧集、臂奮鬣鼓、求備吾之採擇矣、

人事軍律曰軍中材藝片善莫遺臨事有闕如何卒救或施小計以獲大功設一計而收萬全或致死擒生或知情識變若多藝而無行、則擇藝而棄行、能謀而怯鬬、則捨怯而用謀、各有所長難爲求備亦有雞鳴狗盜孟嘗得以脫身夷門屠夫信陵納之全國選士之宜多採究

太公曰凡舉兵師以將爲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長、隨時變化以爲綱紀故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不道、腹心一人、主贊謀應卒揆天消變總攬群謀保生民命、謀士五人、主圖安危慮未萌論行能明賞罰授官位決嫌疑定可否、天文三人、主司星曆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較災異知天心去就之機、地利三人、主軍行止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水涸山阻不失地利、兵法九人、主講論異同行

事成敗簡練兵器刺舉非法、通糧四人、主度飲食備蓄積通糧道致五穀命三軍不困乏、奮威四人、主擇才力論兵革風馳電掣不知所繇伏旗鼓三人、主伏旗鼓明耳目詭符印謬號令闇忽往來出入非神、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難修溝壍治壁壘以備守禦、通才二人、主[illegible]應對賓客論議談語消息解結、權士三人主行奇詭設殊異非人所識行無窮之變、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視變覽四方之事軍中之情、爪牙五人、主提威武激勵三軍使冒難攻銳無所疑慮、羽翼四人、主揚名譽震遠方動四境以弱敵心、遊士八人主伺姦候變開闔人情觀敵之意以爲間諜、術士二人、主爲詭詐依托鬼神以惑衆心、方士三人、主百藥以治金瘡以痊萬病、法筭二人、主會計三軍營壘糧食財用出入、

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未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軍之微權也

經曰部六軍之衆、署百萬之師、而無選鋒、渾而雜用、

智者無所施其計辨者無所施其說勇者無所施其力者無所施其壯故曰軍無選鋒曰非夫選士以賞賞得其進也用士以刑刑得其退也古之善選士者皆於中軍之門有況深谷謀慮出入表者上賞得而任之名曰智囊之士有辭從理衡飛箱鬬圖能知人之性爭人之心者上賞得而禮之名曰辨說之士有得敵國君臣間問請謁之性情者上賞得而禮之名曰間謀之士有知山川井泉水草次舍道路迂直平土賞得而禮之名曰嚮導之士有制造五兵攻

守利器奇變詭譎者上賞得而厚之名技巧之士有引五石之弓矢貫五札戈矛劍戟便於利用陸搏犀兕水截蛟龍跳身捕虜搴旗斬鼓者上賞得而撫之名曰猛敢之士有立乘奔馬左右超忽踰越城壁出入巖谷而無形跡者上賞得而聚之名曰輕捷之士有往還三百里者上賞得而聚之名曰疾足之士有力負五百二十斤行五十步者上賞四百二十斤者次賞得而聚之名曰巨力之士有步五行運三式多言天道陰陽者下賞得而存之名曰伎術之士吾計謀使智囊之士談說使銳辨之士離親合疎使間謀之士深入諸侯之境使嚮導之士建造五兵使伎巧之士推鋒步虜守危攻殊使猛敢之士掩襲侵掠使矯捷之士探報計期使疾足之士破堅陷剛使巨力之士誣愚惑癡使伎術之士此謂任才之道選士之術也

兵家用人貴隨其短長用之是以善私與者勿與格鬬慮其愛人而無勇也善保守者勿與進退慮其緩而不猛也多方者勿與決事慮其猶豫也多言者勿

與謀敵慮其過輕也精者使鬬果敢者使攻也沉毅而性執者使據險阻見小而貪財者不可使守儲蓄智而善斷者可擇其言輕健者使誘敵剛愎者使當鋒利口喋喋者使用間善鼠竊狗偷者使盜號探敵惡言多罵者使之揚毀詈罵奇才異識者使預談笑深識大度者使安衆猶強多力者使斬關蒙矢善隨地形結隣者使度樹營柵使備者使禁逆器用老弱者使備炊汲前山澤高下水泉之利者使詳地形妖言詐辭善張皇鬼神推引大命者使揚聲惑衆以動

敵心善擇地勢平易險巇知往來細大之蹊路者使
通糧備奇辭偉辨能駕虛矜大者使奮振威德耳目
聰明善探敵情者使伺候奸僞敏才健筆者使主牋
檄明七曜休咎者爲曆數之士善占風雲氣候者爲
候風氣之士曉六壬遁甲者爲選日之士善筮龜者
爲卜筮之士醫人須二十以上以兵數增之獸醫亦
如人醫之數大將軍擇通材者與之參議可否故我
大衆之內無棄人焉人無所棄斯動有功矣
上之求材正急下之應募必廣第全材實難偏長各

抱或有精韜鈐饒機畧而歉於力者或有負膂力諳
武藝而短於謀者或有習于水而不知陸者或有捷
于步而不能騎者若必苛求之則天下無全材矣惟
棄其短而植其長練其偏而致其全斯無技不收無
材不効耳
蘇子曰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
龍伏乎其中而威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于
鰍蚖之所蟠牂豚之所伏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
人易之何則其見于外者不可欺也夫孫吳之書其

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
也進之以武舉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
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
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朞年而士不至東
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
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爲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
庭燎以待士朞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
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爲不及君故不至也
夫九九薄能也君猶禮之況賢于九九乎夫泰山不

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詩曰先民有言
詢於芻蕘言博諜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朞年四方
之士相携而至者以百數
燕昭王當國破之後思得賢士與共政以雪先王之
恥謂郭隗曰先王視可者孤得以身事之乎隗曰古
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
五百金而返君大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
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
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

築宮起黃金臺而師事之於是士爭趨燕樂毅自
魏往劇辛自趙往昭王以樂毅爲亞卿任以國政
黃金駿骨千古佳話好士若此而有遲心者否矣
漢武帝元封五年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
人故馬或奇蹟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
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
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
史稱武帝雄才大畧其安邊攘夷及興禮樂使
人各隨其器各盡其才於此詔見矣

漢建安中魏公操以荀彧爲侍中守尚書令問以策
謀之士彧薦其從子攸及潁川郭嘉操徵攸與語大
悅曰公達非常人也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
爲軍師劝郭嘉往見袁紹紹甚敬禮之居數日謂辛
評曰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不知用人之
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難矣吾將更舉子
盍自乎二人不能嘉去之操召見與論天下事喜曰
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

諺曰不擇君擇臣臣亦擇君多端寡要好謀無決
箋盡千古虞儒豪傑之士如何與之共事

後漢諸葛武侯曰爲政者集衆思廣忠益也降廣漢
太守姚伷爲掾伷並進文武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莫
大于進人而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
可謂博雅矣

宋余玠在蜀築招賢館於府之左供張一如帥所居
下令曰集衆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興蜀也欲有
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於郡所在以
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豪傑之士趨期立事今

其時矣士之至者玠不厭禮接咸得其歡心言有可
用隨才而任尚不可用亦厚遺謝之

余玠帥蜀大更弊政廣集智謀播州冉氏兄弟璉璞
有才隱居聞玠賢詣府上謁玠出見禮賓館奉之居
數月無所言使人窺其所爲兄弟終日惟對弈以孳
其地爲山川戰鬥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往請見
家人曰某兄弟尊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益非敢同
衆人也爲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從合州城乎玠不覺
瑀起謝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

勢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玠大喜築十餘城皆因山爲壘棊布星屯列兵聚粮爲必守之計

將受天子命身膺閫寄任不得不獨權不得不專決籌畫策不得不定于密幄而勿參以築舍雖然子華子曰太山之高非一石之積渤澥稽天非一水之鍾所以治國家者非一士之言也況行兵哉三軍之將三軍之士譬之御車有參御有僕夫缺一而脫輻無轅之禍立至則務覽英雄誠饑餐寒

纊之不可緩矣天地之生鴻材也間代一出生之也不易用之也不偶用材者方且曰才如是乃可用也吾恐結網之家必待鰷鮪而後收有坐老河干已耳夫星辰川嶽之秀至者鐘于至人餘者散爲技流方術之輩才能勇藝之科挾一善一長遊於世而具全善者或不能當其鋒之銳而用之利何者孤竹之清椰下之和孔子兼之矣使損孤竹之清藥以椰下之和挽椰下之和劑以孤竹之清而共詣時中之境恐其勢有所必不能至反令清者和者俱減其至分生無益於當世而沒不能風流於後人故馬以走也牛以耕也犬以守也用者各以類收材亦各以類應昔孟嘗養士三千而脫虎豹之秦卒賴鷄鳴狗盜之力以客之至賤而一日得其力則足全軀而保身繇是推之趙王信左車之說不十日而可致兩將之頭龍且納或人之言可無戰而奪漢兵之氣矣語云貝至微積之則成錦玑至渺絡之則成球矧兵家用人不似文治之法必選經明行修孝廉方正之等過可使貧可

使詐可使軍志所爲御得其道狙詐減作使御失其道狙詐咸作敵者是也議者或憂之晉楚多劍客吳越多遊士或沉鬱下賤或浪踪山水或歷落於騷離不獲已之場念彼伊人道遠莫致不知此不足虞也誠懷延攬之心厚祿以招揀激勸以夙駕則羅其英敵國窮前言當不欺我耳

識拔

太公曰將相分職而各以官名舉人、按名督實、選才考能、令實當其名、名當其實、則得舉賢之道也、

太公望屠牛朝歌賣食盟津及遇文王則提三萬之衆、一戰而天下定、非武議安能得此令也、故曰良馬有策、遠道可致、賢士有合、大道可明。

魏吳起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

項梁渡淮、韓信杖劍從之、居麾下、無所知名、梁敗、又屬項羽、以爲郎中、數以策干項羽、不用、漢王入蜀、信亾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敖坐法當誅、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爲治粟都尉、

語亦雄壯

漢皇甫規爲中郎將發騎兵討隴右羌涼州刺史郭閎漢陽太守趙熹並老弱不堪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州界悉條奏其罪羌人聞之翕然反善大豪十餘萬口復詣規降拜度遼將軍至營上書薦中郎將張奐以自代曰、臣聞兵無強弱、而將有能否、中郎將張奐才畧兼優、宜正元帥以從衆望、若謂愚臣宜充軍事者、願乞冗官以爲奐副、朝廷從之、

拔取人才、固繇識高鑒朗、而屈己從人、尤爾令節。

晉羊祜爲征南將軍時王濬參軍事祜深知之、或曰濬爲人志大奢侈、不節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大有將才、若濟其所欲、必可用也、識者謂祜能舉善焉、濬後爲益州刺史、祜以濬有奇畧、密表留濬、伐

吳之役、舉杜預自代、遂建大功、

晉劉弘爲荊州刺史辟陶侃爲南蠻長史、遣先向襄陽討賊、弘既至、謂侃曰、吾昔爲羊公參軍、謂吾其後當居身處、今相觀察、必繼老夫矣、陳敏之亂、弘以侃爲江夏太守加鷹揚將軍、敏遣其弟恢來寇武昌、侃出兵禦之、隨郡內史扈環間侃於弘曰、侃與敏有鄉里之舊、居大郡統強兵、脫有異志、則荊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久矣、豈有是乎、侃潛聞之、遽遣子洪及兄子臻詣弘以自固、弘引爲參軍、資而遣

之

楊陶稱侃忠願勤勞似孔明機智明整似魏武觀此遣子自固之意亦可覘明敏一班矣

苻堅強盛邊境被侵朝廷求文武良將謝安乃以謝玄應舉中書郎欲超雖素與玄不善聞而嘆之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

范文正告仁宗欲專督管軍臣僚於諸班中搜羅智勇歐文忠亦謂精求賢勞之士不須限於下位有勇略之人不必試以方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以貧賤千古闕門額俊之法

宋尹洙爲經畧判官狄青以指使見洙與談兵善之薦於經畧使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一見子元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

宋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宗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遂陞飛爲統制

指揮劉斌張全智勇過人王信力薦於朝且云英俊之子處心剛正寧肯抑心低首奔走媚求若不曲加覩訪則賢才多隱志士沈匿矣

廣智

五帝之政以德三王之政以道夏殷衰湯武王道德廢智謀用泰用商鞅李斯之智而併諸侯漢任張良陳平之智而滅項羽光武任寇恂馮異之智而降王莽樊崇曹操任荀彧許攸之智而破袁紹孫權任周瑜魯肅之智而敗魏武昭烈任孔明之智而王西蜀晉任杜預王濬之智而平東吳符堅任王猛之智而定八州之衆石勒任張賓之衆而生擒王浚拓跋氏任崔浩之智而保河朔之師宇文任李穆之智而折

高歡之銳梁任王僧辯之智而戮侯景隋任高熲之智而面縛後主太宗任李靖之智而敗頡利可汗有國家者未有不任智謀而成帝業者也

從來剛愎自用未有不敗乃事者蓋危疑之任機務之煩非集思廣益善下如谷人誰肯告我以一得啓我之聰明故信陵以結襪靖趙難余玠以築館奠全蜀信可師也乃有自恃智識過人而訑訑聲色拒人於千里之外究至欲勝人而反下人欲自逞而反自斃則剛愎自用之過也故日抑日損

乃所以日增日益 吳霞舟識

韓信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李左車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麾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乃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代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爲擒矣以

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臣計本不足用願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部下身死泜上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擒夏說一舉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菊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齊

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繇廣武君對曰方今爲將軍計莫若按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釋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諠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使使報漢

因請立張耳爲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從之

敗軍之將可作軍師此淮陰勝處然則有材而不用與無材等耳趙王非殷鑒乎

唐顏真卿爲平原太守祿山遣其將李欽湊高邈何千年等守土門真卿從兄常山守杲卿與長史袁履謙詐殺湊邈擒千年送京師土門既開十七郡同日歸順共推真卿爲帥得兵二十餘萬橫絕燕趙詔加真卿戶部侍郎依前平原太守清河客李萼與郡人來乞師謂真卿曰聞公義烈首唱大順河朔諸郡恃公爲長城方今清河實公之南鄰也僕幸寓家得其虛實知可爲長者用今計其蓄積足以三平原之富士卒可以二平原之強因而撫之以爲腹心輔車之郡其他小城運之如臂使指惟公所命誰敢不從真卿借兵千人令萼將之謂曰兵出也吾子何以教我萼曰今聞朝廷使程千里統衆十萬自太行東下將出崞口爲賊所扼兵不得前今若伐魏郡斬袁知泰太守司馬垂使爲西南主分兵開崞口之路出千里之兵使討鄴幽陵平原清河合力同志十萬之衆徇

河陽分兵而制其衝計王師不下十萬公南堅壁無與挑戰不數十日賊必潰而相圖矣真卿然之及移牒清河等郡遣其大將李擇交副將范冬馥裨將和琳徐浩等進兵與清河四千人合勢而博平以千人來三郡之師屯於博平去堂邑縣西南十里袁知泰遣其將白嗣深乙舒蒙等以二萬人來拒戰賊人大敗

李克用至汴州朱全忠固請入城館於上源驛置酒宴恭克用乘酒使氣全忠不平薄暮罷酒宣武將楊

彥洪密與未全忠謀連車塞路、發兵圍驛而攻之、親兵薛志勤史敬思等扶李克用起帥左右數人、踰垣突圍、乘電光而行、汴人扼橋、力戰得脫、克用妻劉氏[illegible]智器、左右先歸者以變告、劉氏神色不動、立斬之、因召大將約束謀保軍以還、比明克用至、欲勒兵攻全忠、劉氏曰、此當訴之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則天下孰能辨其曲直、且彼得以辭矣、克用從之。

博謀

秦少游曰兵家之勝、非僅將良而卒勁也、必有謀主焉、故出奇無窮、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乃世之論兵者、止知重將帥之選、急士卒之練、講器械營陣之所宜、究山川形勢之所便、而無聊爲風角鳥占之極思、至於謀主、則未始一言及、不思夫謀主者、一軍勝敗之樞軸也、

漢孝景三年吳楚反、周亞夫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

上許之、亞夫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以爲諸侯已得劇孟、孟今無動、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故父絳侯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兵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饟餉道、使吳梁相弊、而糧食竭、乃以全制其極、破吳必矣、絳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饟道、李思安等攻潞州、久不下亾、將較四十餘人士卒以

葛計梁主疑晉王克用詐疾欲召兵還恐晉人蹤之乃議自至澤州應接歸師李嗣昭固守踰年城中資用將竭梁主數遣使諭降之嗣昭斬使者梁主欲召兵還諸將以爲李克用兵晉兵且退上党孤城無援請更留旬月以俟之梁主從之梁夾寨秦晉兵已去梁主以爲援兵不能復來還大梁夾寨亦不復設備晉王與諸將謀曰上党河東之藩蔽無上党是無河東也且朱溫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爲童子未閑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趨之出其

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張承業亦勸之行乃大閱士卒以丁會爲都招討使帥周德威等發晉陽五月朔晉王伏兵三垂岡下詰旦大霧進兵直抵夾寨梁軍無斥堠將士尚未起晉王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爲二道塡塹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南走

岳飛爲將善以少擊衆嘗以八百人破羣盜王善等五十萬衆於南薰門以八千人破曹成十萬衆於桂嶺其戰兀术於潁昌則以背鬼八百於朱仙鎭則以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凡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戰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

以神明若武穆尚藉召衆集謀謀之不可廢如此雖然書云庶言同則繹蓋採之於衆而斷之于獨尤爲將者所當加意

世需才甚急而軍中則尤不可緩矣但問犬豨鷹竟忘謀士雖開幕府徒集賓客即至獻俘紀勛亦不過曰某斬級賞無疑某入巢功宜錄至曰某參

謀而建某策某贊助而收某功誰則信焉如是而誰肯以伏龍鸑鳳之才俛首來趨于幕下哉故今欲議戰必當首徵謀主果其有渭濱之叟隆中之奇不妨造請之壇拜之賁督臣之貴而師禀之功成則不惜爵賞以爲報夫如是而謂舉世無伏龍雛鳳如有伏龍鸑鳳出而謂戰功不收非吾所敢信也

招勇

夫士卒疲勞不可混同爲一一則勇士不得疲兵困其所容出而不戰自敗也昔齊以伎擊強魏以武卒奪秦以銳士勝漢有三河俠士劍客奇材吳謂之解煩齊謂之決命唐則謂之跳盪兵之勝術無先於此凡軍衆既具則大將勒諸營各選精銳之士須驍健出衆武藝絶格者部爲別隊大約十人選一萬人選千騎更俟大要在必當膽腹心健將統押自大將親兵前鋒奇伏之類皆品量充之外又有大勇敢死樂

傷者聚爲一卒名曰冒刃之士有銳氣壯勇强暴者聚爲一卒名曰陷陳之士有奇表長劍伸鈎强梁多力潰破金鼓絶滅旌旗者聚爲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踰高絶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名曰寇兵之士有王臣失勢欲復見功者聚爲一卒名曰死鬬之士有死將之人子弟欲爲其將報仇者聚爲一卒名曰死憤之士有材技兼人能負重致遠者聚爲一卒名曰待命之士録是集而別之隨事呼用使各使所能無不盡力致效也

晉馬隆爲武威太守募腰開弩三十六鈞立標揀試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於是率之西渡湟水破虜樹機能等萬騎凉州遂平

李抱真以山東有變上黨爲兵衝而蕃息之餘士瘠民困無以贍軍乃籍民每三丁選一壯者免其徭役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其賞罰比二年得精兵二萬既不費廩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步兵爲諸道最

嘉靖朝漕運都御史鄭曉奏倭寇類多中國人其間有勇力智謀者可用每苦資身無策遂甘心從賊爲之嚮道若不早圖區處必爲腹心憂乞命各巡撫官於軍民白衣中每歲察舉勇力智謀者數十人與以義勇名色日給食米一石令其無事則率人捕盜有事則領兵殺賊立有功勞量議官職奏請陞授如此不惟中國之人不爲賊用異日且有將材出於其間今從賊者宥出榜諭許令歸降遣還故土有擒斬賊徒者如例給賞才力可用者立功贖罪俟有勞績亦與叙遷不然數年後或有如盧循孫恩黃巢王仙芝

者益至滋蔓難撲滅矣。

劉將軍綎之家丁、合南北倭苗夷虜、靡所不有、黑獠鬼面者、入水不濡、時令司門巡酒、三尺之童、赤身舞利劍、如庖丁之運刃、或側身馬腹、旋復跳出、馬俱眸瞷。黑昭玄采緋發、龍翥麟超、影不及形、塵不暇越、其家丁一能抗十、強者一能抗百、馬逸能止、車覆能起、哮嚇風驅、攫戾執猛、真矯哉強士也。

將以謀勝、士以勇勝、設帷有孫吳、而赳桓蹻健之弗集、安能殺敵衝鋒、等諸左右手之相應、膂力之

夫、固幕下所宜廣集也。今天下之大、山泉林莽間、寧無挽弓數十石、投石超距、堪任甲兵以破虜者、攷之舊史、如北直隸長箭手、真保達兵、山西白棒手、河南嵩山礦徒、毛葫蘆兵、少林僧兵、徐邳鹽徒、青州長鎗手、沂州沙家兵、竿子手、廣東藤甲軍、處州坑兵、漳州海倉兵、上杭賴家兵、廣西狼兵、湖廣土兵、皆夙稱威武、各擅厥長、誠盡網而收之、則將選天下之才、兵盡天下之勇、何敵不可破、何功不可立、雖然、蘇子云、天下無皆勇之將、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則吾既得而招之、又寧可無術以倡之、有術以倡之、而勇者益勇、怯者亦勇矣。

綱說

孫子曰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

見賢思齊見善若不及從諫如流寬而能剛簡而少傲之謂大將

蘇峻作逆溫嶠庾亮等俱會石頭諸軍即欲決戰陶侃以賊盛不可爭鋒當以歲月智計擒之眾戰無功諸將請于查浦築壘監軍部將李根建議請立白石壘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唯白石峻極顯固可容數千人賊來攻不便滅之之術也侃笑曰卿良將也乃從根謀夜修曉亡賊見壘大驚賊攻大業壘侃將救之長史殷羨曰若遣救大業步戰不如峻則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峻必救之而大業自解侃又從羨言峻果棄大業而救石頭

一急攻石頭而大業自解即疾走大梁而趙圍自解之法

後周楊堅爲相尉遲迥據相州舉兵堅命上柱國韋孝寬爲東道元帥師次永橋軍于沁東會沁水漲未得渡長史李詢密啓堅云梁士彥宇文忻崔弘度等並受尉遲迥饋金軍中憧憧人情大異堅深以爲憂謀代此三人李德林獨進計云公與諸將並是國家貴臣未相伏從前所遣者疑其乖異後所遣者安知其能盡腹心耶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樂毅所以辭燕趙奢之子所以致敗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于智略爲諸將舊來所信伏者速至軍所觀其情僞縱有異志必不敢動堅大悟即令高熲馳驛往爲諸將節度進成大功

王公越嘗夜襲虜帳將至風暴起塵翳日衆惑欲歸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虜不覺歸倘遇虜入掠者還而我據上游皆走風也越不覺下馬拜

威惠

天民無兩畏也、畏我侮敵、畏敵侮我、見侮者敗、立威者勝、是故知勝敗之道者、必先知畏侮之權、夫不愛悅其心者、不我用也、不嚴畏其心者、不我舉也、愛在下順、威在上立、愛故不二、威故不犯、故善將者愛與威而已。

杜伏威聚衆自稱總管、有敢死士五千人、號爲上募、寵之甚厚、與同甘苦、有攻戰輒令上募擊之、及戰罷、閒視有瘡在背者、便斬之、以其退而被擊也、所獲貲財皆以賞軍士、及戰死者、其以妻妾徇葬、故人自爲戰、所向無敵、

宋岳飛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擾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躬爲調藥、諸將遠戍、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以故士卒俱樂爲用、

亦有過嚴而下不愛者。飛嚴令如此而士卒死不敢犯、繇其惠足感人。故威足勵物。豈絕無作爲而漫致此哉。

唐太宗曰嚴刑峻法使人畏我而不畏敵朕甚惑之昔光武以孤軍當王莽百萬之衆非有刑法臨之此何繇乎靖曰兵家勝敗書狀萬殊不可以一事推也如陳勝吳廣敗秦師豈勝廣刑罰能加于秦乎光武之起蓋順人心之怨莽也況又王尋王邑不曉兵法徒誇兵衆所以自敗按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此言凡將先有愛結於士然後可以嚴刑也若愛未加而獨用峻法鮮

克濟矣太宗曰尚書言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何謂也靖曰愛設于先威設于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于前愛救于後無益于事矣尚書所以慎戒其終非所以作謀于始也

李筌曰夫國有亂軍者士卒怯弱器械柔鈍政令不一賞罰不明不預焉所謂亂軍豪家強臣婚姻嬖媚爲吾下吏權軍之勢擅將之威公政私計上發謀下阻議上申令下不行猛如虎貪如狼強不可制者是謂亂軍皆誅之夫誅豪者益其威戮強者增其權威生豪強之身而不在于士卒之庸豪強有兼才者則偽而御之教而道之如畜鷙鳥養猛獸必節其飢飽勞其爪牙足呼而隨之嗾而走之牢籠其心使嘯吾之左右豪強無兼才者則長其惡恣其武縱其心橫其志使禍盈于三軍怨盈于百姓然後誅之以壯吾氣故曰不善者善之資爲國之將不誅豪強何以成軍之威哉

齊晏嬰薦穰苴于景公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

事大說以爲將軍將兵捍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爲將己之軍而己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賈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賈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曰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

不請于君而先斬見法令之行、

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垂於君何謂相逃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返遂斬以徇三軍士皆振慄

孫武許吳王以婦人試兵而穰苴亦欲得寵臣監軍孫武斬隊長以立法而穰苴亦斬莊賈以徇軍其用心一也

隋楊素多權略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禦戎嚴整有

犯軍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每將臨寇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繇是戰無不勝稱爲名將素時貴倖言無不從其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他將雖有大功多爲文吏所譴却故素雖嚴忍士亦以此願從焉

隋末稽胡五萬餘人掠宜春竇軌討之行次黃欽山與賊相遇賊乘高縱火王師稍却軌斬其部將十四人拔隊中小帥以代之勒兵復戰軌自率百騎殿于軍後令之曰聞鼓聲有不進者自後斬之既而鼓之士卒爭赴敵賊射之不能止因大破之

隋樊子蓋東都留守屬楊玄感作逆逼城子蓋遣河南贊務裴弘榮逆擊之反爲所敗遂斬弘榮以徇國子祭酒楊汪小不恭子蓋將斬之汪拜謝頓首流血久乃釋免於是三軍莫不戰慄將吏無敢仰視玄感每盡銳攻城子蓋徐設備御至輒摧破

唐朔方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表留年滿鎮兵以助其功時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愿盡擒之斬于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無不盡力六旬而三城俱就

五代周韓令坤平楊州吳人遣孟俊率衆數萬來逼城世宗遣命宋太祖領兵二千援之帝所領多天武禁兵臨陣有逗撓不用命者帝奮劍斫其皮笠陽爲趨戰其實識之明日盡索皮笠視有劍迹者得數千人立斬以徇自是人皆死戰

恩撫

軍識曰興師之國務先隆恩攻取之國務先養民以寡勝衆者恩也以弱勝強者計也故良將之養士不愛其身故能使三軍如一心則其勝可全古之善用卒者未有不能得其心而得其力者也未有不能得其力而得其死者也故國必有親愛禮信之義然後人以飢易飽國必有孝慈廉耻之俗而後以死易生士之於將非有骨肉之親戰至死不衰者上之所施于人者厚也是故視卒如嬰兒可以赴深谿視卒如愛子可與之俱生死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理譬如驕子不可用也是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

兵家得力得心之說從師卦容民畜衆來然義之淺淺有間如孫吳輩機術取勝不過以一時鼓舞致一時感激嬰兒愛子亦其寵于術耳若夫客畜豈一用一夕之故哉識者毋輕語聖人之武也

夫勤勞之師將必先已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為下步軍井成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飯軍壘成而後舍勞佚必以身同之如此師雖久而不老不弊

（佚若心為我用故能使其勞過我用）

將帥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加昔者良將用兵有饋簞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為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已也軍識曰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軍竈未炊將不言饑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是謂將禮與之安與之危故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謀素和也

春秋時楚師伐宋圍蕭蕭潰楚大夫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楚子於是巡三軍撫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秦繆公嘗出而亡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馬方共食其肉繆公曰是吾駿馬也諸人皆懼而起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即以次飲之酒殺馬者皆慙而去居三年晉攻秦繆公圍之往時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死報食馬得酒之恩矣遂潰圍繆公卒得以解難勝晉獲惠公以歸

吳起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
乘親裹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
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
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
死於敵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漢將軍李廣得賞賜輒分麾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將
兵之絕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嘗食
士卒以此皆樂爲用
皇甫規爲中郎將持節監討零吾等羌會軍中大疾

去者十三四規親入巷慮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
遂使乞降
漢宣帝時皇甫嵩奏前冀州一年田租以賑饑民帝
從之百姓歌曰天下大亂兮市爲墟毋不保子兮夫
其妻賴得皇甫兮復安居嵩溫鄉士卒甚得衆情每
軍行頓止須營壘修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嵩乃
嘗飯吏有因事受將者嵩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慚或
至自殺
唐劉仁軌爲方州刺史勒兵鎮守初百姓經福信之
亂合境凋殘僵尸相屬仁軌始令收斂骸骨葬埋吊
祭之賑貸貧乏存問孤老條錄戶口人懷其惠

吳良臣曰使民必死不如其死其死不如義死夫一人必死足敵十夫萬人必死天下莫當況義死者乎義死者恩信孚也故曰恩信爲嚴刑之宰嚴刑爲作氣之基作氣爲摧陷之本摧陷爲決勝之權故曰氣以振作勇令以恩信行

司馬穰苴爲齊景公將兵捍燕晉之師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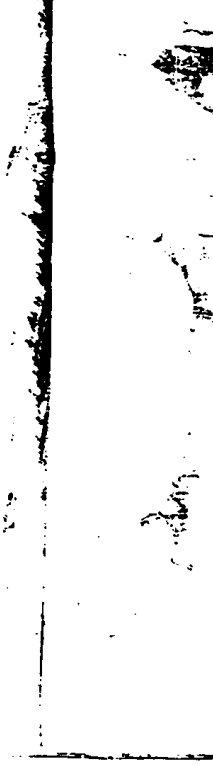
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爲之赴戰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

行師而拊循士卒文能附衆也出戰而燕晉罷兵武能威敵也

李晟屯東渭橋時輸繼不屬盛夏士有衣裘者晟能與下同甘苦以忘誠感發士心終無携怨

唐武德初劉武周據太原使其將宋金剛屯河東太宗往征金剛迫走太宗追擊大破之乘勝進兵一日一夜行二百餘里轉戰十合士卒疲敝至高壁頓總管劉弘基叩馬諫曰粮已竭士卒疲願且停營待兵糧咸集而後戰太宗曰功者難成而易敗機者難得而易失金剛走到汾州衆心已阻我及其未定當承其勢擊之此破竹之義也如更留遲賊必生計此失機之道也遂策馬去諸軍乃進莫敢以饑乏爲辭夜宿於雀鼠谷之西原太宗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軍中苦饑此夕惟有一羊太宗撫將士與之同食三軍感恩皆忘饑思奮明日趨汾州金剛列陣南北七里

以抗官軍太宗遣總管李勣等當其北長孫等當其南親御大軍以臨之將重戰小卻爲戰所乘太宗率精騎三千直趨金剛賊衆大潰遂破



得心

能愛人之生者。可使人舍生而赴死。能親人之身者。能使人捐身以犯難。是先親於人。俾人然後親之。先勝於敵。就敵然後勝之。

周文北巡命韋孝寬還鎮玉壁。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爲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遙通書疏。故齊人動靜皆先知。時有主帥許盆。孝寬託以心膂。令守城。盆乃以城東反。孝寬怒。遣牒取之。俄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

通書而知動靜。用間是行軍第一要法。

五代王晏球圍賊城。既久。帝遣使督攻城。晏球曰。賊壘堅峻。但食三州租稅。撫恤黎民。愛養軍士。彼自當魚潰。帝然其言。晏球能與將士同甘苦。所得祿賜私財。盡以饗士。日具飲饌。與將較晏飲。待軍士有禮。軍中無不敬伏。其年冬平賊。自初至于拔城。不戮一士。上下歡心。物議以爲有將帥之略。

正德朝周公金豁達不拘。有帥臣體。在延綏宣府時。務寬簡以熨帖人心。嘗欲笞一二走卒。時窮冬多不袴。公惻然曰。邊人窘乃若是。遂不忍笞。而百方爲之招商聚粟。廣屯積芻。以時給其食。使人有重生之心。又爲之葺墩墻。疏石渠。期於利盡而人不勞。邊人益愛公。

鼓勵

武王問曰、吾欲三軍之衆。攻城爭先登。野戰爭先赴。聞金聲而怒。聞鼓聲而喜。爲之柰何、太公曰、將有三勝。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名曰禮將。將不身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泥塗。將必先下步。名曰力將。將不身服力。無以知士卒之勞苦。軍皆定次。將乃就舍。炊者皆熟。將乃就食。軍不舉火。將亦不舉。名曰止欲將。將不身服止欲。無以知士卒之饑飽。將與卒共寒暑勞苦饑飽。故三軍之衆。聞鼓聲

則喜。聞金聲則怒。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爭先登。白刃始合。士爭先赴。非好死而樂傷也。爲其將知寒暑饑飽之審而見勞苦之明也。

士卒隨將生死。豈易致哉、同寒暑、同勞苦、同饑飽、乃能同死生。爲將者不可不識此。

武侯問吳起曰、嚴刑明賞足以勝乎、對曰、非所恃也、夫發號布令而人樂聞。興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武侯曰、致之柰何、對曰、君舉有功而進饗之。無功而勵之。又頒賜有

死且不忘見乎生者自足令人感激

功者父母妻子於廟門外。以功爲差。有死事之家。歲遣使者勞賜其父母。著不忘於心。行之三年。秦人興師臨於西河。魏士聞之。不待吏令。介冑而奮擊之者以萬數。武侯召吳起而謂之曰、子前日之教行矣。起對曰、臣聞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試發無功者五萬人。臣請率以當之。脫其不勝。取笑於諸侯。失權於天下矣。今使一死賊伏于曠野。十人追之。莫不梟視狼顧。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己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懼千人。今臣以五萬之衆。爲一死賊。率以討之。故難敵矣。

於是武侯從之。兼車五百乘。騎三千匹。而破秦五十萬衆。此勵士之功也。

李筌曰、勇怯有性、強弱有地、秦人勁、晉人剛、吳人弱、蜀人懦、楚人輕、齊人多詐、越人澆薄、海岱人壯、崆峒人武、燕趙人銳、涼隴人勇、韓魏人厚、地氣所生、人性所受、勇怯然也。勇怯在謀。強弱在勢。謀能勢成。則怯者勇。謀奪勢失。則勇者怯。既秦人勁。申屠之子。敗於蕘閼。社洪之將。北于戲水。則秦何得而稱勁。吳人怯。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敗齊于艾陵。長晉於潢池。

則吳人何得而稱怯蜀人懦諸葛亮撮巴蜀之衆窺兵中原雖身爲殭屍而威加魏將則蜀人何得而稱懦楚人輕項羽破秦軍擄王離殺蘇角威振海內諸將俯伏莫敢仰窺則楚人何得而稱輕齊人多詐田橫要五百死士東奔海島及橫死同日伏劍則齊人何得而稱多詐越人澆薄勾踐以殘亡之國恤孤之衆凡九年滅吳以弱爲強以小取大則越人何得而稱澆薄燕趙人銳虫尤敗于涿鹿燕丹死于易水王浚縛於薊門公孫戮於上谷則燕人何得而稱銳凉

隴之人勇符堅擁全晉之師百有餘萬投鞭足偃江水乃淮泗之敗草行露宿聞風聲鶴唳以爲王師將至則凉隴之人何得而稱勇勇怯在乎法成敗在乎智怯人使以刑則勇勇人使以賞則死能移人之恒變人之心者在刑賞之間勇與怯人何有哉

漢高帝時陳豨反於代帝自往擊之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邯鄲北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爲也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帝嫚罵曰豎子能爲將乎四人慚皆伏地上封各千戶以將左右諫曰從人蜀漢伐楚賞未偏行今封此何功帝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之兵未有至者今計惟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及聞豨將皆故賈人乃多以金購之豨將多降

漢光武帝使使者璽書定封吳漢爲廣平侯率驃騎大將軍杜茂強弩將軍陳俊等圍蘇茂於廣樂劉永將周建收集得十餘萬人救廣樂漢將輕騎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遠兵入城諸將詣漢

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椎牛饗士令軍中曰賊衆雖多皆刼掠群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有仗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

漢建寧元年春段熲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虜兵盛熲衆恐熲乃令軍中張鏃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強弩列輕騎爲左右翼激怒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軍法亦是平敵用兵只用其怒氣）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熲馳

騎於傍突而擊之虜衆大潰

唐李晟擊渭橋賊陳兵下令曰國家多難乘輿播遷見危死節是吾之分公等此時不誅元凶取富貴非豪英也渭橋斷賊首尾吾欲與公戮力一心建不世之功可乎士皆奮泣曰惟公命

宋初征河東太宗每躬擐甲冑蒙犯矢石指揮戎旅左右有諫者上曰將士爭効命於鋒鏑之下朕豈忍坐觀士卒聞之人百其勇皆冒白刃爭爲先登凡控弦之士數十萬列陳於乘輿首蹲甲交射矢集於賊

城上如蝟毛每給軍士矢數百萬必頃刻而盡又以牛革爲洞屋猛士數百蒙以攻城上欲親至其中慰勞士卒彰德軍節度李漢瓊泣請曰晉陽孤壘危若累卵諸軍用命戰士賈勇環城之下矢石如雨陛下柰何以萬乘之尊欲親臨之若不聽臣言臣願先死上嘉之

天祐七年秋梁遣王景仁將魏滑沛宋等兵七萬人擊趙遣王王鎔乞師於晉晉遣周德威先屯趙州冬梁軍至栢鄉趙人告急莊宗自將出贊皇會德威於石橋進屯栢鄉五里營於野河北晉兵少而景仁所將皆梁精兵人馬鎧甲飾以組繡金銀其光耀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勉其衆曰此沛宋傭販兒徒飾其外一甲直數十千掠之適足爲吾資無徒望而愛之當勉力往取

驅士卒而鹽諸利雖非眞忠義亦是一時感動機關

种世衡遷知環州嘗課所部吏民習射以銀爲射的中者自取有過失者以射中釋免有辭請者以中否

予奪錄是人人自勵皆爲精兵比及數年賊不敢近其邊境

韓世忠爲武寧安化軍節度使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氏親織薄爲屋將士有佐戰者世忠遣以巾幗設樂大宴俾婦人粧以恥之故人人奮厲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爲重鎭

律之以法使畏法甚於畏敵不若激之使奮人自爲戰更勝一籌

義動

吳子曰夫發號布令而人樂聞興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特也

唐將丘行恭大業末與兄師利聚兵二萬保故郡城百姓多附之原州奴賊數萬人圍扶風郡太守竇璡堅守經數月賊衆食盡野無所掠衆多離散投行恭者千餘騎行恭遣其酋渠說諸奴賊共迎義軍行恭又率五百人皆負米麥持牛酒自詣賊營奴帥長揖行恭呼斬之謂其衆曰汝等並是好人何因事奴爲

主使天下號爲奴賊衆皆俯伏曰願改事公行恭率其衆共詣太宗于渭北

李勣受魏博節度時幽鎮復亂田弘正遇害勣間之曰賊以今王軍曰魏人所以富庶而能通聖化者繇公也天子以其仁愛使治鎮州且田公出于魏撫御七年一旦鎮州不道敢茲殘害以魏無人也若父兄子弟受田公恩者其何以報衆皆大哭願效用焉

德宗時朱泚朱滔王武俊聯兵反泚既汗宮闕羣賊附李希烈希烈僭號欲臣制諸叛衆心稍離自奉天下罪已詔赦羣賊昭義帥李抱眞乃遣門客賈林以大義說武俊合從擊泚武俊雖許之然尚猶豫抱眞乃以數騎徑入武俊營謂曰朱泚希烈僭竊大位足下不能自拒于數賊之間乃捨九葉天子而臣反虜乎因言及播越抱武俊哭涕泗交下武俊亦哭感動左右又於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其不疑結爲兄弟而別明日合戰大破朱滔

王策者本遠酋爲金將往來河上宗澤擒之解其縛坐堂上爲言邦丹本宋兄弟之國今女眞辱吾主又

滅而國義當協謀雪恥策感泣願效死澤因問敵國虛實盡得其詳遂決爲大舉之計乃召諸將謂曰汝等素有忠義之心當協謀勠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泣聽命

軍中有以詐用詐者有以義用詐者亦顧其人耳如宗韓劉岳輩義氣感發人心自非假術

布信

六守曰付之而不轉者忠也使之而不隱者信也

有虞氏戒于國中欲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于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

魏明帝自征蜀至長安遣張郃頌勁卒四十餘萬向劍閣諸葛亮有戰士萬二千更番歸者八千時魏軍臨陣番兵適交亮參佐咸以數衆强多非力所制請留下兵以并聲勢亮曰吾聞用武行師以大信爲本

得原失信古人所惕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企踵而計日乃勅速遣於是去者感悅願得一戰往者憤躍咸思致命臨陣之日莫不援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却司馬懿一戰大克

謀敵尚詐行師尚信孔明於敵兵壓境之時不失信於番戍軍無還令軍無二令茲可驗矣

唐蘇定方克百濟黑齒嘗之帥所部隨衆降定方縶其王及太子縱兵刼掠壯者多死嘗之懼與左右十餘人遁歸本部收集亾散保任存山結柵以自固旬月間歸附者三萬餘人定方遣兵攻之嘗之拒戰唐兵不利嘗之復取二百餘城定方不能克而還嘗之與別部將沙吒相如各據險以應福信百濟既敗皆帥其衆降劉仁軌使嘗之相如自將其衆取任存城仍以糧仗助之孫仁師曰此屬獸心何可信也仁軌曰吾觀二人皆忠勇有謀敦信重義但曰鄉者所託未得其人今正是其感激立效之時不用疑也遂給其糧仗分兵隨之

作忠

蘇子曰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于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

漢光武將北徇燕趙以魏郡河內獨不逢兵、而城邑完、倉廩實、乃拜寇恂爲河內大守、馮異爲孟津將軍、統二郡軍河上、與恂合勢以拒朱鮪等、異乃遺李軼書曰、愚聞明鑑所以炤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

商而入周、項伯背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立昌邑、彼皆畏天知命、覩存亾之符、見廢興之事、故能成功于一時、垂業于萬世也、今長安鎮關、赤眉臨郊、大臣乖離、紀綱已絕、蕭王經營河北、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不足以喻、季文[illegible]能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轉禍爲福、在此時矣、如嚴[illegible]有[illegible]恨、亦無及矣、軼乃報異書、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

唐德宗狩梁州顧渾瑊曰、渭橋在賊腹中、兵孤絕、李晟能辦勝耶、瑊曰、晟秉義挺忠、崒然不可奪、臣策之必破賊、帝乃安、晟提孤軍橫當寇鋒、恐二盜合以軋之、則卑辭厚幣、僞致誠于懷光焉、時敖倉單乏、乃使張或假京兆少尹、調畿內賦、不淹旬芻米告具、乃陳兵下令曰、國家多難、乘輿播遷、見危死節、自吾之分、公等此時不誅元凶、取富貴、非豪英也、渭橋斷賊首尾、吾欲與公戮力一心、建不世之功可乎、士皆奮泣曰、惟公命、

宋山東盜起朝廷謂其多以義師爲名、請下令止勤

王宗澤疏曰、自敵圍京城、忠義之士、憤懣爭奮、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越數千里、爭先勤王、當時大臣無遠識大略、不能撫而用之、使之饑餓困窮、弱者塡溝壑、强者爲盜賊、此非勤王者之罪、乃一時措置乖謬所致耳、今河東西、不從敵國而保山砦者、不知其幾、諸處節義之夫、自當一面而爭先救駕者、復不知其幾、此詔一出、臣恐草澤之士、一旦[illegible]、倉卒有急、誰復有願忠效義之心哉、

大臣誤勤王之士非勤王者誤國家也

宋紹興元年、金將沒立自鳳翔別將烏魯折合自階

原缺第五七葉

士之臣不在此列

財致

軍讖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香餌之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招其所歸示其所死則所求者至禮而後悔者士不往賞而後悔者士不使禮賞不倦則士爭死、

夫用人之道、尊以爵、贍以財、則士自來接以禮、勵以義、則士死之、

北征錄曰聚天下之材者在乎財散天下之財者在

乎材相爲盛衰而不容兩立也輕天下之財重天下之材而英雄豪傑之士感其解衣推食之恩蒙其得利則均之惠雖赴湯蹈火不恤也

作戰之軍資有三、一資慮戰之才、一資利戰之材、一資裕戰之財、故甲堅兵利車固馬良、蓄積饒盈、武士翔翎、淮南子所謂爲軍之大資也然運材與財存乎才而致才與材尤先乎財蓋才則將可以禮招材亦將所能廣蓄而財則非將之所能自致也自在朝廷耳故必毋立城府弗拘嘗格凡百所需畧不留滯推

牛養士毋疑其汰捐金遣間毋疑其濫則戰之先資裕戰具不至於苦窳而戰士庶幾乎遠聚耳

唐馬燧討田悅先戰燧誓軍中曰戰勝請以家財行賞既勝盡出其私財以頒將士德宗嘉之詔度支出錢五萬貫行賞還燧家財賞

宋种世衡守備西邊間出行部族慰勞酋長或解與所服帶嘗會客飲有得敵情來告者即以飲器予之繇是屬冤皆樂爲用

宋冀州將官李政備守有方紀律嚴明金人屢攻城

皆擊退之或夜刼金人寨所得盡散士卒不以自私一日金人已登城火其門樓政以重賞募死士撲之俄有數千人皆以濕氊裹身躍火而進大呼力戰金人驚駭有失仗者遂敗走城賴以全

越欲報吳燔臺鼓之士皆赴火以賞在火也此以重賞募士而士皆濕氊入火二事一轍賞不重則罰不行賞罰不足勸衆則兵不勝用財豈非行軍要着

勞功

夫用兵之要、在崇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死。故祿賢不愛財、賞功不踰時、則下力并敵國制、

漢陳湯與甘延壽討郅支單于破之師旋論功石顯以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議久不決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

域都護延壽副較尉湯承聖旨倚神靈、出百死、入絕域、斬郅支之首、掃谷吉之耻、萬夷慴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願守北藩、累世稱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于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威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今康居國、強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乃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

爵賞不但酬勞臣已也。深足鼓將來之立功者。宗正劉向之言入。而元帝下轉環之聽。有功不隱。誠千古用人之準云。

漢建武三年赤眉引兵擊鄧洪洪軍潰亂馮異棄馬步走上回谿阪與麾下數人歸營復壁收其散卒招

集諸營堡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之璽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吏士勞苦。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宜論功賞以答大勳。卿其益懋乃功。

漢耿弇與張步戰於臨淄大破之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爲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復兵起縱

擊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
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
潘自勞軍群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
基今將軍攻祝可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
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扳劫敵其功乃難於信也
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嘗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
事竟成也

郭孝恪唐初拜宋州刺史令與徐勣經營武牢以東
所得州縣委以選補其後竇建德率衆來援王世充

孝恪於青城宮進策於太宗曰世充日蹴月迫力盡
計窮縣首面縛翹足可待建德遠來助虐糧道阻絕
乃天喪之時請固武牢屯軍汜水隨機應變則易為
剋殄太宗然其計及破建德平世充太宗於洛陽置
酒令諸將曰郭孝恪謀擒建德之策王長先龍門下
來之功皆出諸人之右也

經武勝略正集武定目錄

卷一

兵法

奇正

分合

主客

紀律

節制

賞罰

號令

軍法

氣勢

上次須審

先勝安在曰
[illegible]攻修明

經武勝畧正集武定卷一

晉陵莊應會春侯甫纂輯

後學白汝愚果明甫較閱

兵法

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爲不得已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

上兵伐謀一語妙絕形影萌芽即先幾一着是金人銘所謂斧兩葉絕綿綿時也

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求勝即得勝）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

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

至是故軍無輜重則亾無糧食則亾無委積則亾

輜糧是行軍要着覩運不乏戰必勝太倉因陳守必固間道絕糧敵可虜攻劇久困城可下孔明艱運於木牛雖陽困斃於羅雀非往事之鑒乎故足兵必先足食士馬飽騰後可投石超距輜重數語著之爲法宜哉

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圮地無舍衢地合交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途有所不繇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

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九變之利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

全恃心明如鏡燭利害若鑑鬚眉不然聚米談山川何益於事

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不來安可恃有以待則率然臨之而不驚矣

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守之不若則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作戰之畧有五一曰量二曰按三曰覘四曰料五曰因量者量彼已之主之將之兵之食之天地也按者按彼已之山川之屯聚之長技也覘者覘彼之本謀之親任之動靜也料者料彼之出何策結何局也因者就四者而因其勢因其機因其利而導之也君明將良食足兵強天地孔昌在我速乘在彼且藏因其險易爲趨爲避因其屯聚或焚或據因其長技善逞

善謀因其謀任可伐可離動則乘之靜則撓之設策則破之而彼我之局豈必待戰而知之

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爲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爲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

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陣此治變者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勿闕窮寇勿追此用兵之法也

吳子曰凡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絕人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任其上令則治之所繇生也

又曰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養智者爲謀主鄉里相比

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陣三鼓趨食四鼓嚴辦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

武侯問曰三軍進止豈有道乎起對曰無當天竈無當龍頭天竈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招搖在上從事於下將戰之時審候風所從來風順致呼而從之風逆堅陣以待之

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重則鈍鈍則不濟

軍旅以舒爲主舒則民力足雖交兵致刃徒不趨車不馳逐奔不踰列是以不亂

兩敵相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則勝

彼此居利之地則讓而設伏趨其所愛而傍襲之

武王問曰凡用兵之要必有武車驍騎馳陣選鋒見可則擊之如何而可擊太公曰夫欲擊者當審窺敵人十四變變見則擊之敵人新集可擊人馬未食可擊天時不順可擊地形未得可擊奔走可擊不戒可擊疲勞可擊將離士卒可擊涉長路可擊濟水可擊

不戰可擊阻難狹路可擊亂行可擊心怖可擊

用衆必晨用寡必昏

久於敵境不若緩於出兵

遇小敵而不可擊者敵智勇嚴行也逢大敵而必鬬者敵愚二而無固也

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

夫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

進退內御則功難成

李靖曰正兵受之於君奇兵將所自出法曰令素行以教其民者則民服此受之於君者也又曰兵不豫言君命有所不受此將所自出者也凡將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鬬將也奇正皆得國之輔也

趙充國輩

韓淮陰輩

岳武穆兼之

又曰張良所學太公六韜三畧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大體不出三門四種而已何謂三門按太公謀八十一篇所謂陰謀不可以言窮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窮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財窮此三門也何謂四種漢任宏所論凡兵家流權謀爲一種形勢爲一種及陰陽技巧二種此四種也

三種不可廢一

太宗問曰孫子所言治力何如靖曰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饑此畧言其槩爾善用兵者推此二義而有六焉以誘待來以靜待躁以重待輕以衆待[illegible]

巧則方名反 惑惑後學得此始明

以治待亂以守待攻反是則力有弗逮非治之之術安能臨兵哉

云待則我得先着

太宗問李靖曰卿六花陣畫地幾何靖曰大閱地方千二百步者其義六陣各占地四百步分爲東西兩廂空地一千二百步爲教戰之所臣嘗教士三萬每陣五千人以其一爲營法五爲方圓曲直銳之形每陣五變凡二十五變而止太宗曰五行陣如何靖曰本因五方色立此名方圓曲直銳實因地形使然凡軍不素習此五者安可以臨敵乎兵詭道也故強名五行焉文之以術數相生相尅之義其實兵形象水因地制流此其旨也太宗曰李勣言牝牡方圓伏兵法古有是否靖曰牝牡之法出於俗傳其實陰陽二義而已按范蠡云後則用陰先則用陽盡敵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此兵家陰陽之妙也范蠡又云設右爲牝益左爲牡早晏以順天道左右者人之陰陽早晏者天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變之陰陽若執而不變則陰陽俱廢如何守牝牡之形而已

兵書萬卷不出師其範圍此言透絕

神足統形形隨神運始妙

經曰夫兵之興也有形有神旗幟金鼓依於形智謀計事依於神戰勝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虛實變化神之功而用在形見形不見其神不知其事是以曳柴揚塵形其衆也減竈滅火形其寡也勇而無剛嘗敵而速去之形其退也斥山澤之險無所不致形其進也油幕布帔冠諸樹株形其強也偃旗臥鼓寂若無人形其弱也戰陣無嘗勢因敵以爲形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者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

無隙可入　無机可發

莫知所以制勝之形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者也

句句行軍要領爲將者得此一句亦足制勝然紙上譚兵易臨機制勝難有志于斯者尚慎旃哉

若敵欲堅陣我突其不意敵欲直衝我備其所從來攻必先攻其所寡擊必先擊其所動薄者可突長者可截亂者可惑疑者可恊

無犯難之子　易破　易所　易敗　易離

兩軍相對如未審其將則堅壁勿出以觀其謀否間起間伏以觀其疑否一進一退以觀其固否迫之凌之以觀其懼否挑戰佯北以觀其諳練潛師襲之以識其治亂出衆出寡以要其無筭此臨戰之善物也

欲知敵情先有以致之如彼未言而以言餂之也俱是以法術勝人

行軍之忌十有四入忌躁而深退忌疎而急勝忌驕而貪敗忌怯而亂衆忌恃而欺人寡忌餒而不固令忌臨陣而更將忌臨敵而易入人國忌殘尤忌不戒受人降忌慘尤忌不嚴見人餌忌饞追人北忌貪

字字藥石

用衆之法宜整宜治宜分宜易妙在進止抽移所謂如山如林風發河決

用寡之法宜固宜輕宜銳宜隘所謂進不可當退不可追齊心一力死且不北

深入敵境而未見動靜或以羸弱且挑且走必有埋伏絕我歸路是須多令勁勇嚴加搜捕而以強弩翼之輕騎應之又急守糧道設犄角整堅陣張奇兵徐觀進止

[illegible]狹山高左右壁陡卒與敵遇兩不便走吳起謂之

容戰雖衆不能用也必須選我輕兵急登高陵令敵
死之士衝開前徑或分車徒四面伏定敵必堅陣未
敢輕進矣乃又急出旌旗移營谷外半隱半出且擊
且擄繼以驍騎列彊弩而衝奮短兵而鬬鼓譟乘之
急出是務大率要陸之軍先地當在軍前生地當在
軍後

林戰叢戰利害相半在晝則益旌旗在夜則益笳鼓
勿畏其強必慮其火

兵有宜動有宜靜有以靜爲動有以動爲靜有守有
戰有不守守不戰戰知此者可與論兵

魏攻韓楚圍宋爲齊晉者直救宋而悉兵赴韓先自
斃也是致於人也乃一也直走大梁一也先侵曹衛
楚魏之兵不攻而解宋韓之地不救而全所謂致人
也

兵有宜速者姚萇之急破符登輕兵直造是也有宜
緩者慕容恪之討段龕築室反耕光武之救桃城休
養二十餘日是也有懼其多出不意而襲之者周文
之縱擊高歡是也有欲其多出不意而破之者姚萇

以兵數千固壘示弱潛出不意大破登車是也有不
救之救周亞夫之不救梁王覇之不救馬武皆以成
功是也有因敗致勝張方之討王義方軍大敗夜潛
師進逼雒陽作壘因敗成功張繡追操用賈詡計再
追而勝是也有宜急進其城者楊忠之討辛纂叱門
者曰大軍已至急入荆州是也有宜緩圍其城者臧
宮之圍原武謂妖巫相劫勢難久立緩圍令得逃亡
賊果散去是也有小城當棄者圍昆陽而嚴尤謂徑
當取宛是也有大城當下者沛公欲棄宛直進張良
勸攻下之是也有專攻而盡下者梁武專攻郢州拔
之而西陽武昌江州建業如破竹是也有似應棄此
趨彼而實非者李靖之討輔公祏諸將勸趨丹陽而
靖悉力攻當塗丹陽隨下者是也有先攻後戰者王
敦不戰劉隗而攻石頭是也有先戰後攻者陸抗不
攻步闡先退羊祜是也有反常法而出奇者田單之
火牛進陰之背水是也有力少而分軍必敗者楚將
敵點布分軍爲三布破其一共三皆破吳漢劉尚合
兵克蜀呂光伐龜茲不分營而後勝是也有兵多不

分必敗者齊神武伐西魏侯景以兵衆雖大率難[illegible]
歛不如分爲二軍符堅八百萬之衆被擒於謝玄之
八千蜀主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而陸遜督促諸軍漢
兵瓦解是也有兵寡宜急擊者石勒以少卒乘疲破
姬澹之師姚襄大軍不戰前秦鄧羌以三千軍壓其
壘怒襄出之羌詐北大破襄是也有囚擾而乘之者
韋孝寬討尉遲迥失利觀者如堵高穎李詢整陣先
犯觀者而乘之以破迥是也有激士而使爲我用者
度尚之引兵士射獵密焚其營珍寶而激之使復往

是也

若布大陣不宜太分尤不宜太長高敖曹成後主亦
可以觀矣將舉兵先具器故筭不可不預定也
蘇氏曰知有所甚愛有所不足愛可以用兵矣故夫
善將者以其所不足愛者養其所甚愛者士之不能
皆銳馬之不能皆良器械之不能皆利固也處之而
已矣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孫臏有言
曰以君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
駟與彼下駟此兵說也非馬說也下之不足以與其

篇主意

上也吾既知之矣吾既棄之矣中之不足以與吾上
下之不足以與吾中吾不既再勝矣乎得之多於棄
也吾斯從之矣彼上之不得其中下之援也乃能獨
完耶故曰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權也
者以一致三者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
者瑕嗚呼不從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強敵也漢高之
憂在項籍耳然親以其兵而與之角者蓋無幾也隋
何取九江韓信取魏取代取趙取齊然後高帝起而
取項籍夫不汲汲於其憂之所在而徬徨乎其不足

卹之地彼蓋所以孤項氏也秦之憂在六國蜀最僻
最小最先取楚最強最後取非其憂在蜀也范蠡曰
凡陣之道左以爲牡右以爲牝春秋時楚伐隋季梁
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
必敗偏敗衆乃攜蓋一陣之間必有牡牝左右要當
以吾強攻其弱耳唐太宗曰吾自興兵習觀行陣每
戰視敵強其左吾亦強其左弱其右吾亦弱其右使
弱嘗遇強強嘗遇弱敵犯吾弱追奔不過數十百步
善擊敵弱嘗突出其背反攻之以是必勝後之將既

不能處其強弱以敗。而曰兵有老弱雜其間。非舉軍
精銳以故不能勝。不知老弱之兵、兵家固亦不可無、
無之是無以耗敵之強兵。而全吾之銳鋒。敗可俟矣。
故智者輕棄吾弱。而使敵輕用其強。忘其小喪而志
其大得。夫固要其終而已矣

[illegible]必當知其將之賢愚。與賢將戰。則持之。與愚將
戰。則乘之。持之則容有所伺而爲之謀。乘之則一舉
而奪其氣。雖然非愚將勿乘。乘之不動。其禍在我。分
兵而迭進。所以持之也。并力而一戰。所以乘之也。

[illegible]寡而易危。或衆而易叛。莫難於用衆。莫危於用
[illegible]治衆者法欲繁。繁則士難以動。治寡者法欲簡。簡
則士易以察。不然。則士不任戰矣。

以衆入險阻、必分軍而疎行、夫險阻必有伏。伏必有
約。軍分則伏不知所擊而其約攜矣。

兵莫危於攻。莫難於守。客主之勢然也。故城有二不
可守。兵少不足以實城。城小不足以容兵。夫惟賢將
能以寡爲衆。以小爲大。當敵之衝。人莫不守。我以疑
兵。彼聘不進。雖告之曰、此無人。彼不信也。度彼所襲

勝負不在陳倉戰場中已具孫武軍形篇內矣

潛兵以備。彼不我測。謂我有餘。夫何患兵少。偃旗仆
鼓。寂若無聲。嚴戢兵士。敢譁者斬。時令老弱登埤示
怯。乘懈突擊。其衆可走。夫何患城小。背城而戰。陣欲
方欲踞。欲密欲緩。夫方而踞。密而緩。則士心固。固則
不恇。背城而戰。欲其不恇。面城而戰。陣欲直欲銳。欲
疎欲速。夫直而銳。疎而速。則士心危。危則致死。面城
而戰。欲其致死。夫能靜而自觀者、可以用人矣、

漢靈帝時梁州賊王國圍陳倉詔拜皇甫嵩爲左將
軍督與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赴

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
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
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爲不可勝以
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
有餘。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
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卓曰不
可、兵法窮寇勿迫、歸師勿追。今我追國、是迫歸追窮
也、困獸猶鬬、蜂蠆有毒、況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不
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

知已知彼若卓并不知彼矣

也國衆且走莫有鬬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連戰大破之

卓係漢末奸雄與義眞並將寧止相懸三十里哉魏主丕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今群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丕不納軍竟無功

岳武穆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曹成左列騎江

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以步攻騎以騎攻步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皐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

世傳兵法醫方一樣犯忌犯畏便足斃人

夫兵何可無法也組甲不堅與肉袒同射札不穿與折矢同用兵無法與無兵同則今日而談兵事未有不先之乎法者也法非徒以致人也自致而已矣徒以致人無論其不勝即幸而勝亦勝於朝不勝於暮勝於此不勝於彼而岌岌乎不可久之道矣明乎自致之道明乎自致而即所以致人之道則其於法幾矣其於用法亦幾矣法一定而用法者無定用法者無定而法亦遂錯亂而不可紀法愈亂而不善用法者詐爲奇神詭變之說以駕之卒至大壞莊而投柴棘其債轅也可立而俟古聖之作也設衡以知輕重定繩墨以裁曲直立規矩以爲方圓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後人習而紊之雖般倕不能運巧增智於法外而以兵法

用兵亦遂如駕馬之羈靮服牛之軛衡所朝暮需而不可跬步逸者然而難言矣古時因蒐狩講武事聖王隱戰陣於不言而託其意於井田井田者一定之法也田獵之縱橫闔闢變化屈伸則法立而生局局立而生勢矣黃帝用局而不離乎勢太公用勢而不離乎局周禮掌於治兵大閱布之爲局而天下共熙共攘神之爲勢而天下不識不知管子內政之寄置局之堂堂正正而行勢之掩襲商鞅阡陌之開悉反局之方位而以意行勢

之縱橫則法以屢變爲奇而不知一定不變者法百變不窮者亦法百變者非能變於百變也變於一定者而已矣變於一定者非能并一定之法而變之也變於無窮之源而適見一定者之神奇而不可測高深而不可極而已矣何者井田之制有井有通有成有終有同有封又有畿而稅賦出矣井廣而邑邑廣而丘丘廣而甸而戎馬出矣同百里提封萬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畿方千里提封百萬而百乘千乘萬乘出矣無事則大營包

小營有事則小陣依大陣數軍實則餉峙而騎簡陳軍令則萬統千而千統百內得固而外得威然則聖王之用兵也豈如一劍之屈伸嫺法又豈止一隊一陣之進止無愆哉降而管商如一入再入迥非素質再降而孫吳尉繚如裂幅邪衡詭道錯出乃詭而卒勝且後之韜鈐率祖是而竟忘高曾之自出者何也唐太宗讀周官慨然嘆曰不封建不井田不可以復三代然唐嘗倣爲名田而卒格於豪強魏嘗倣爲均田而不能周子姪蘇綽用其

五六而不足治周蘇威用其八九而不足治隋安得於今而發反古格今之論井田不制兵法不立而運籌制勝之道不得不以孫吳尉繚爲宗夫孫吳尉繚其法可云變矣究之變於百變者人所曉也而變於不變者人所未曉也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又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此爲百變不易之理法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即易之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又曰陳兵縱橫曰亂即易之師出以律臧否凶也夫然後以近待遠以逸待勞

以飽待饑避實而擊虛變客而爲主致人而不致於人縱橫布之而無非爛柯之勝着變幻投之而恒如百轉之轂鈞有起而議之者曰敵有智者出攻我要害不得不徙則遠近易矣應救煩擾則勞逸易矣絕我餉道則饑飽易矣不爲敵致則我爲近爲逸爲飽敵能撓我則我爲遠爲勞爲饑烏乎守我法而不移哉不知善兵者避實而擊虛則實者亦虛變客而爲主則客反爲主此其故始於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銖鎰不爽故

其動其伏變化無窮實範圍不過其證在李牧之制匈奴趙充國之平西羌矣昔匈奴侵趙李牧守鴈門戒士卒勿出戰第椎牛饗士卒士卒日得賞賜願出一戰牧不許匈奴玩之遂大入掠牧勒兵大破之充國至金城以萬騎啣枚渡河渡輒營陳度羌虜必壞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居數年先零羌果困凡若此者明乎法術察乎勝道而不以憑臆立見妄自撓亂也故公輸之攻九而墨子之禦亦九使公輸而無法則不待墨子之禦九而却矣

使墨子而無法則不待公輸之攻九而破矣夫公輸之攻墨子也非不能破墨子也不能破墨子之法也墨子之禦公輸也非不能却公輸也不能却公輸之法也惟以法制法始能以法解法則未有不先自致於法而能以法勝人者也自致者何大將握奇而處閫外事將軍制之矣謹烽燧嚴斥候設嚮導密間諜習戰練而步伐止齊肅隊伍而刁斗爲節鼓之而進金之而止旗之而舉麾之而下行三軍如一人矣夫三軍之士非屬父子兄弟之親也非蒙詩書羽籥之訓也亦非必角之而力不勝咸謙退而弗過也而三軍動靜如一人動靜者則三軍咸習於法也老泉云尺箠可以當猛虎被甲抱兵而寢則童子能困之尺箠者法也用法則猛虎伏矣抱兵而寢有法而不用也有法而不用三尺之童可嘻笑而扼其領項矣雖然武穆云陣而後戰兵法之嘗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則是不拘嘗法者爲勝乎其義云何嗟乎一定不變者即可百變不窮因敵變化雖渺乎如玄雲之無際蕩乎

若滄海之不測而此中灰線之路究未嘗不如規矩之於方圓繩墨之於曲直耳曷喻之醫有時用參苓以爲補而却病有時用柴葛以爲表而亦却病第不執方耳何嘗棄方哉明乎此而兵法思過半矣

辛巳夏錫山道舟中偶筆

奇正

孫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鬬衆如鬬寡形名是也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碬投卵者虛實是也凡戰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測之哉

唐太宗曰朕破宋老生初交鋒義師少却朕親以鐵騎自南原馳下橫突之老生兵斷後大潰遂擒之此正兵乎奇兵乎李靖曰兵法自黃帝以來先正而後奇先仁義而後權謫凡兵以前向爲正後却爲奇使敵軍不却則老生安致之來哉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老生不知兵恃勇急進不意斷後見擒此所謂以奇爲正也太宗曰凡兵却皆謂之奇乎靖曰不然夫兵却旗參差而不齊鼓大小而不應令喧囂而不一眞敗者也非奇也若旗齊鼓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法曰佯北勿追又曰勿

而示之不能皆奇之謂也

太宗曰奇正素分之歟臨時制之歟靖曰按曹公新書曰已二而敵一則一術爲正一術爲奇已五而敵一則五術爲正二術爲奇此言大略耳唯孫武云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斯得之矣安有素分之耶若士卒未習吾法偏裨未熟吾令則必爲之二術教戰時各認旗鼓迭相分合故曰分合爲變此教戰之術耳教閱既成衆知吾法然後如驅羣羊繇將所指孰分奇正之別哉孫子所謂形人而我無形此乃奇正之極致太宗曰曹公云奇兵旁擊卿謂若何靖曰曹公註

孫子曰先用合戰爲正後出爲奇此與旁擊之說異焉愚謂大衆所合爲正將所自出爲奇烏有先後旁擊之拘哉太宗曰吾之正使敵視以爲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爲正斯所謂形人者歟以奇爲正以正爲奇變化莫測斯所謂無形者歟

善用兵者無不正無不奇使敵莫測故正亦勝奇亦勝三軍之士止知其勝莫知其所以勝非變而能通安能至是

唐太宗問諸部酋漢雜處以何道經久使得兩全安

之李靖對曰漢成宜自爲一法番落宜自爲一法教習各異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則容勒主將臨時變號易服出奇擊之此所謂多方以誤之之術也番而示之漢漢而示之番彼不知番漢之別則莫能測我攻守之計矣善用兵者先爲不可測則敵乘其所之也太宗曰番兵唯勁馬奔衝此奇兵歟漢兵唯强弩犄角此正兵歟靖曰按孫子云善用兵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夫所謂擇人者各隨番漢所長而戰也番長於馬馬利乎速鬬漢長於弩弩利乎緩戰此自然各任其勢也然非奇正所分臣前曾述番漢變號易服者奇正相生之法也馬亦有正弩亦有奇何嘗之有哉先形之使敵從之是其術也

正正奇奇奇正正如夏雲吐峯無可執者斯爲至矣

勞暑暍夜皆奇之時風雹雨雪皆奇之資水激火烈皆奇之佐或潛而禦或遊而截或賺之使入而夾以擊或詐稱敵使而糧以劫皆伏也皆奇也或示弱以驕之或示取以誘之或奪其所愛挑其所怒以激之或佯北以致之或姑委以餌之或先聲以奪之皆疑也皆奇也

古之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兵以守敵衝盡兵以攻堅城則鈍兵費糧而緩於成功盡兵以守敵衝則兵不分而彼間行襲我無備故攻敵所不守守敵所不攻攻者有三道焉守者有三道焉三道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坦坦之路車轂擊人肩摩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道大兵攻其南銳兵攻其北大兵攻其東銳兵出其西者曰奇道大山深谷中盤絕徑潛師其間不鳴金不擂鼓突出乎平川以衝敵人腹心者曰伏道故兵出于正道勝負未可知也出於奇道十出而五勝矣出于伏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正道之城堅城也正道之兵精兵也奇道之城不必堅也奇道之兵不必精也伏道則無城也無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伏道焉者其將木偶人是也守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亦木偶人是也今夫盜之於人扶門斬關而入者有焉他戶之不爲鍵而入者有焉乘壞垣坎墻趾而

之者有焉挾門斬關而主人不知察幾希矣他戶之不扃鍵而主人不知察大半矣乘壞垣坎墻趾而主人不知察皆是矣爲主人者宜毋曰門之固而他戶墻隙之不鄣焉夫正道之兵挾門之盜也奇道之兵他戶之盜也伏道之兵乘垣之盜也所謂正道者若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劍閣是也昔者六國嘗攻函谷矣而秦將敗之曹操嘗攻長江矣而周瑜敗之鍾會嘗攻劍閣矣而姜維拒之何則其爲之守備者素也劉濞反攻大梁田祿伯請以五萬人別循江淮

收淮南長沙以與灌嬰武關岑彭攻公孫述自江州泝都江破侯丹兵徑拔武陽遠出延岑軍後疾以精騎赴廣都拒成都不數十里李憲攻蔡蔡悉精兵以抗李光顏而不備憲自文城破張柴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濟此用奇道也漢武攻南越唐蒙請發夜郎兵浮船牂牁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鄧艾攻蜀自陰平鈐景谷攀木緣磴魚貫而進至汕江而降馬邈至緜竹而斬諸葛瞻遂降劉禪田令孜守潼關聞之大驚谷曰禁而不之備林言尚讓入之夾攻關而關兵潰此用伏道也吾觀古之善用兵者一陣之間尚猶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勝畧守一國攻一國而社稷之安危係焉者其可以不知此三道而欲使之將耶

老泉此篇眞足發孫吳未發之理於文至矣於兵至矣

後漢初潁陽太守彭寵反自將一萬餘人攻幽州刺史朱浮子顓光武使將軍鄧隆救顓隆軍路南浮軍雍奴逆吏奏狀帝讀檄怒謂使者曰營相去百里其勢豈得相及比若還此軍必敗矣寵果盛兵臨河以拒隆又別發輕騎二千襲其後大破之隆軍去朱浮遠遂不能救引而去

宋明帝初四方反叛張興世爲龍驤將軍拒戰南賊屯在鵲尾既相持久不決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流兵強地勝今以奇兵潛出其上使其首尾張惶進退疑阻糧運艱凝乃制勝之術沈攸之吳喬垂贊其計分戰士七千配之興世輕舸泝流而旋復廻還一二日中輒復如此使賊不爲之防賊帥劉胡聞興世欲上

笑之曰我尚不敢越波下取揚州、興世何人、欲據我上、興世謂攸之等曰、上流惟有錢溪可據、乃往據之、及劉胡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興世曰賊來尚遠而氣銳盛、夫蝶盛力盡、盛亦易衰、此曹劉所以破齊也、將士不得妄動、賊來轉近、興世乃率壯士擊走之、

晉末劉逋見都督荊州盧循党徐道覆掩至破家道規使劉逋爲遊軍拒之前軍失利道規壯氣愈厲劉逋自外橫擊、大破之、初使逋爲遊軍衆咸言不願及破道覆衆乃服焉

金兀朮會兵薄宋和尚原宋吳玠與弟璘選勁弩分番迭射、敵稍却、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坌以待之、敵走伏發、遂大亂、玠因縱兵夜擊、大敗之、

兵以正合以奇勝老泉强弱攻守諸篇、極論用奇之勝然法云、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正何嘗不勝義將安出不知此不可執論也不能正而先之以奇奇者蹶矣不能奇而執之以正正者蹶矣故必分奇正而用之終不若不分奇正而用之也蘇氏謂正兵之勝如盜之斬關直入奇兵之勝如繇他戶之不扃鑰而入斬關入者主人易備而攻之者用力多而成功少繇他戶者主人不及備而攻之者不少假於力而已捷得而乘之豈非格論而義不止此喻之獵于山者其爲獵之主者不過守一窟截一徑爾已而投林擊兎之功不得不歸之鷹犬人且見鷹犬之能擊兎而卒忘守之截之者之成功于不見則安得以奇爲必勝哉李靖破外廓而棄獲舟光弼不守東都而壘河陽此皆

用奇雖然二將者不能正焉能奇也余非置奇而弗之道欲取勝則必託之乎奇欲出奇則必本之乎正故曰知正則知奇矣知奇可用奇矣

正兵止一道如行路者之周行然奇兵則有疑有伏有間道多方而不一術然必從正兵脫化而出奇乃眞奇如儒家必先讀四書而後能變化羣史不然便不得本領一蹶不可復救矣素鶴此論較蘇眉山更高一着 果明識

分合

李靖曰符堅總百萬之衆而敗於淝水此兵能合而不能分之所致也。吳漢討公孫述與副將劉尚分屯相去二十里述來攻漢尚出合擊大破此兵分而能合之所致也。

孫權爲將軍陸遜仕幕府建議曰方今英雄棊跱、豺狼闚望、克敵迎亂、非衆不濟、而山寇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即部伍。取其精銳。會丹陽賊帥費棧扇動山越、權遣遜討棧、棧支黨多而遜兵少、遜乃益施牙橦、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

東魏大將高歡大舉伐西魏將渡浦津其將薛琡曰西賊連年饑饉。但宜分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來年。人衆盡應餓死。西賊自然歸降。願無渡河也。侯景亦曰今者兵衆極大。萬一不捷。卒難收斂。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高歡皆弗聽、遂有沙苑之敗、

魏末賊莫折後熾所在寇掠都縣州人李賢率鄉兵與涇州刺史史寧討之後熾列陣以待賢謂寧曰賊結聚歲久。徒衆甚多。數州之人。皆爲其用。我若總爲一軍。併力擊之。彼既同惡相濟。理必惣萃於我。勢既不分。衆寡莫敵。我便救首救尾。無以制之。今若令諸軍分爲數隊。多設旗鼓。犄角而前。公別統精兵。直接後熾。按軍而待。後熾欲前。則憚公之銳。諸柵欲出。則懼我疑兵。令其進不得戰。退不得走。以待其懈而擊之。後熾一敗。衆柵不攻自拔矣。

分有合之用

梁將王僧辨討侯景與陳霸先會白茅溝進克姑熟次蔡洲景登石頭城望官軍盛不悅密謂左右曰彼軍上有如堤之氣、不可易也、因率鐵騎萬人、聲鼓而進、霸先謂僧辨曰、善用兵者、如嘗山蛇。首尾相應。賊今送死。欲爲一戰。我衆彼寡。宜分其勢。僧辨然之、乃以強兵勁弩攻其前、輕銳蹂其後、大兵衝其中、景遂夜潰、棄城而遁、

率然嘗山陣勢、最不易破、是爲兵家陣法之要、

宋仁宗時契丹入寇詔趙延進與 翰李繼隆率兵八萬禦之時詔賜陣圖、分爲八隊、虜騎至、延進乘高

望之東西亘野、翰等方按圖布陣、陣相去百步、延進曰主上委吾等以邊事、期于地敵、今虜衆若此、不如合而擊之、可以決勝、違令而後利、不猶愈于辱國乎、倘有喪敗、則延進獨當其責、于是改爲二陣、前後相間、三戰咸捷、

主客

唐太宗曰、兵貴爲主、不貴爲客、貴速不貴久、何也、靖曰、兵不得已而用、安在爲客且久哉、孫子曰、遠輸則百姓貧、此爲客之弊也、又曰、役不再籍、糧不三載、此不可久之驗也、臣較量主客之勢、則有變客爲主、變主爲客之術、因糧於敵、是變客爲主也、飽能饑之、佚能勞之、是變主爲客也、故兵不拘主客遲速、唯發必中節、所以爲宜、太宗曰、古人有諸、靖曰、昔越伐吳、以左右二軍鳴鼓而進、吳分兵禦之、越以中軍潛涉、不鼓襲敗吳師、此變客爲主之驗也、石勒與姬澹戰、澹兵遠來、勒遣孔萇爲先鋒、逆擊澹軍、萇退而澹來追、勒以伏兵夾擊之、澹軍大敗、此變勞爲佚之驗也、吳陸遜引向廬江、魏人以爲宜速救之、滿寵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守足經時、況賊舍船二百里來、後尾空絕、不來尚欲誘至、今宜聽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乃整軍趨楊宜口、吳人聞之夜遁、

主客則勢已不敵、況其深入深入而無絕尾之虞、則有變客爲主之道在、

額裕抗表伐南燕帥舟師自淮入泗至下邳留輜重步進至琅琊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深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爲諸君保之南燕主超召群臣會議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阻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循海而南絕其糧道敕段暉帥兗州

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較其資儲餘悉焚芟使敵無所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客主勢殊以人事言之彼遠疲弊勢不能久奈何芟苗徙民先自殘弱乎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薄之何憂不克桂林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超不從鎮出嘆曰既不能逆戰又不肯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

夏人聞朝廷大舉母梁氏問策於廷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將獨曰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靈夏而遣輕騎抄絕其餽運可不戰而困也梁氏從之師卒無功而還

遠人畏水近人畏鬼何者知與不知也爲主則山川道路險隘我盡悉之何處可伏何處可戰何處可守我盡利之彼遠道而來雖有鄉道不能先得是以貴主也○吾可以征敵不可以破不行也敵

可以破吾不可以伐不行也必敵已破矣吾已周矣然後行雖客於外人心所歸敵盡吾人吾猶主也若乃勝負之形未定而憒憒爲之雖徼萬一之幸其可得哉

紀律

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

書曰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

記曰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吳子曰兵以治爲勝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却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陳雖散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當

又曰凡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絕人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則治之所繇生也

鄉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陳三鼓趨食四鼓嚴辦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

武侯問曰車堅馬良將勇兵強率遇敵人亂而失行則如之何對曰凡戰之法晝以旌旗旛麾爲節夜以金鼓笳笛爲節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則進金之則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不從令者誅三軍服威士

卒用命則戰無強敵攻無堅城矣

李靖對太宗曰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方生於步圓生于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級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級應乎天步定緩急則變化不亂奚起奚絕而不離卽而不散此步法也敵士衝布其子鋭若無善路使安則之孫子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者起於度量方圓也

扇繚子曰古者士有什伍車有偏列鼓鳴旗麾先登

者未嘗非多力圉士也先死者未嘗非多力圉士也有恩民不庭夏王啓征之大戰於甘乃召六卿曰左不攻於左汝不恭命右不攻於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政汝不恭命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

吳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於太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陂以什共車必克同衝陂又克請皆車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伍乘爲三伍前後之廣人不肯卻卒輯以御之陣[illegible]伍[illegible]之[illegible]于後專爲右角偏爲前拒[illegible]之

[illegible]陣而薄之大敗之

漢孝文帝時匈奴大入邊詔宗正劉禮爲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周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居亡何上至又不得入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

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慰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襲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illegible]者久之

軍中嚴壁雖天子徐行則行帥安有驚潰之患後日平吳楚俱本諸此

漢武帝初李廣與程不識俱以邊太守將軍自擊胡虜行無部伍陣行就善水草屯舍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幕府省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士吏治軍薄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爲名將

李程皆漢名將而一簡易一煩擾如此可見將畧在于取勝不必相同

魏徐晃擊關羽退振旅還摩陂太祖迎晃七里舉卮酒勸晃且勞之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也時諸軍皆集太祖案行諸營士卒咸離陣觀晃軍容整齊將士駐陣不動太祖歎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晃將軍常遠斥候先爲不可勝然後戰

唐太宗時代高麗命李世勣將步騎萬五千陣於西嶺長孫無忌將精兵萬一千自北山出峽谷以衝其後上自將步騎四千爲奇兵挾鼓角徼旗幟登北山勅諸軍聞鼓角齊出擊之延壽等見世勣布陣勒兵

欲戰上望見無忌軍塵起命作鼓角舉旗幟諸軍鼓譟並進延壽等大懼欲分兵禦之而陣已大亂薛仁貴大呼陷陣大兵乘之高麗兵潰

曹操守邊時山東知名士賈同造瑋客外舍瑋欲按邊即同舍邀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既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聞人馬聲同歸語人曰瑋殆名將也

惟至靜乃能至動

曲端御軍甚嚴紀律秋毫不爽張浚嘗按其部端獨

執撾以軍禮見間無一人浚異之謂欲點視端以所部軍籍進浚命點其一部乃于庭堦前開籠縱鴿而所應點之軍隨至浚故欲盡觀之於是悉縱籠鴿五項刻並集戈甲煥爛旗幟精明浚甚獎嘆

宋吳璘進兵援秦州聞金統軍胡盞與習不祝合兵五萬屯劉家園請於胡世將擊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曼陣法世將善之璘遂統軍進次劉家灣時胡盞習不祝探險自固前鄰峻嶺後控臘家城先一日璘謂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於山上則勝璘然之乃遣姚仲王彥銜枚渡河陟峻嶺截坡上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萬炬齊發以疊陣法更迭戰輕裘駐馬亟麾之士殊死鬬金人大敗

成少保繼光初轉浙江都司僉書會倭警少保上練兵議其畧曰無兵而議戰亦猶人無臂而格干將乃今烏合者不張徵調者不戢吾不知其可也聞義烏人其氣敵愾其習慓而自輕其俗力本無他宜可鼓舞及今簡練訓習一旅可當三軍督府乃檄少保亟

募三千人假以節制則以什伍起于丘乘隊立一人爲長偏則伍之兩則什之犄角互張攻距擊刺互用名鴛鴦陣督府請補浙東叅將分部台州所嚮以全取勝

鴛鴦陣非美其名也伏羲師卦陣八方備具其始則衍自陰陽蓋陽起陰伏陰用陽伏相輔而行則無孤軍單弱之弊矣陣名鴛鴦想本諸此

萬曆朝戚繼光將兵守薊門上遣右司馬出行邊于時大閱薊門十六萬之師畢至繼光下令軍中營伍

必整旌旗火鼓必齊約束必堅號令賞罰必信右司馬躬入諸營驗諸械器履諸關隘登諸臺垣歷諸亭障周覽諸闤闠比還報悉以狀聞進繼光左都督戚少保繼光建議立車營出戰則以代城郭車四面結靷爲方陣步騎二旅中藏之遇虜乘陴火器先薄玉百步外稍近則步兵出轅下拒虜馬排擊之虜却而奔則縱騎兵乘勝逐北虜師不宿飽復益輜重營以從有發則南兵當選鋒入衛兵筴應主兵戍守踐更者任轉輸首分數次形名次技擊次步伏次偵邏

次鄉導次批擣次遮擊次追襲次俘馘次首功軍政畢張無不以律

喻子曰軍不選鋒部分不白法令不嚴紀律不精而欲兵之用不可得也故師出以律律定則軍政行軍政行則戰心齊蒞軍之初必先按部曲齊行列別左右一進止伍什不差其數裨隊不亂其權而後隨將所指三軍成行萬人齊刃以靜則固以動則威矣 弟宣侯識

節制

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爲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爲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

吳子曰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

又曰夫鼙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旗旄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於聲不可不清目威於色不可不明心威於刑不可不嚴三者不立必敗於敵故

曰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

耳目聽於心官威耳威目總繇威心吳子嘗言兵以治爲勝斯言發其秘矣

尉繚子曰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則士不亂士不亂則刑乃明金鼓所指則百人盡鬬陷行亂陣則千人盡鬬覆軍殺將則萬人齊刃天下莫能當其戰矣

又曰號令明法制審故能使之前百人一卒千人一司馬萬人一將以少誅衆以弱誅強足使三軍之衆誅一人無失用父不敢舍子子不敢舍父況國人乎

一夫仗劍於市萬人無不避之者非一人之獨勇萬人皆不肖也必死與必生固不伴也聽臣之術足使三軍之衆爲一賊死莫當其前莫隨其後而能獨出獨入馬得出獨入者王覇之兵也有提十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桓公也有提七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吳起也有提三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武子也

將軍出國門之外期曰中設營表置轅門期之如過時則坐法將軍入營則閉門清道有敢行者誅有敢高言者誅有敢不從令者誅

魏武帝時遊東太守公孫文懿反司馬懿縱兵大破之文懿保襄平懿進軍圍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張靜犯令輒之軍中乃定

晉帝奕時鄭舉杜曾等相與拒王廣於漢東太守周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沌陽住兵中軍左右翼許朝督石甚自領中軍曾先攻左右翼於陣後訪知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甚敗鳴三鼓兩甚敗鳴六鼓自旦至申兩甚皆敗訪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敕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曾兵未至三十步訪乃鳴鼓將士皆騰躍奮赴曾遂大敗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者彼勞我逸故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也乃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曾走保武當

李晟與李懷光同討朱泚懷光軍輒虜掠驅牛馬百姓苦之晟軍無所侵犯收復京城告諭於衆百姓安堵秋毫不犯後其子愬襲復蔡州市不改肆復踵其美

唐楊師立移檄行在百官及諸道將吏士庶數陳瑄十罪自言集本道將士八州壇丁共十五萬人長驅問罪詔削師立官爵以高仁厚爲東川留後將兵五千討之以西川押牙楊茂言爲行軍副使賊黨鄧君雄張士安堅壁不出高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逸遂列十二寨圍之夜二鼓君雄等出劫兵掩擊城北副使寨楊茂言不能禦帥衆棄寨走其麥數寨見副使走亦走東川人併兵南攻中軍仁

厚陣之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帥士卒為兩翼伏道左右賊至見門開不敢入還夫仁厚發伏兵擊之東川兵大奔追至坡下蹙之壕中斬獲甚衆而還仁厚令收拾寨走者明旦所當誅殺甚多乃密召兒目官張都論之曰爾速遣步探子將數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爾意諭之曰僕射幸不出寨皆不知汝曹速歸來旦矛矟如常勿啓也韶素名長者衆信之至四鼓皆還寨惟楊茂言走至張把乃追及之仁厚聞諸寨漏鼓如故喜曰悉歸矣詰旦諸將矛集以為仁厚誠不知也坐良久仁厚謂茂言曰昨夜聞副使身先士卒走至張把有諸對曰昨夜聞賊攻中軍左右言僕射已去遂策馬奔隨既而審其詐復還寨中曰仁厚與副使俱受命於天子將兵討賊若仁厚先走副使當先下馬行軍法代總軍事然後奉命副使既先走又為敵圍理當何如茂言拱手曰當死仁厚曰然命左右斬之諸將股慄仁厚乃召昨夜所獲穹帳數十人縛縱歸君雄等問之懼曰彼軍嚴整如是自今兵不可復出矣

宋皇祐中廣源州蠻儂智高反嶺外騷動除狄青宣撫南院使時智高據邕州青合孫沔余靖兵次賓州（賓閒雖移下成）青戒諸將毋妄與賊鬬聽吾所為廣西黥卒陳曙棄青未至輒以步卒八千犯賊潰於崑崙關殺直衛用等三十人出（說出明之孫）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驅用等三十人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愕眙諸將股栗已而頓甲令軍（令軍休十日說者還以為軍未即進青整軍騎一晝夜（一下之梁軟有神之行）徑崑崙關出歸仁鋪為陣賊既失險悉出逆戰前鋒（戰出手段）孫節搏賊兎山下青執白旗麾騎兵縱左右翼出賊不意大敗之

一友問百里而趨利者厮上將一晝夜絕崑崙關何也曰彼論正此論奇自在神明之耳不然膠柱而鼓何足與言兵哉

狄青戰於歸仁也張玉先鋒賈逵將左孫節將右既陣青哥曰不待令而舉者斬及節搏賊兎山下逵私會兵法先搏尊者勝乃引軍疾趨山立而賊至逵擁衆而下揮劍大呼隳賊陣為二王以先鋒突出陣前而青麾蕃落騎兵出賊後賊遂大潰逵乃詣青帳前

請罪青撫逵背曰違令而勝權也何罪之有

金將粘罕據西京與宗澤相持澤遣部將李景良閻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鄭遇敵大戰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得景良謂曰不勝罪可恕私自逃是無主將也斬其首以狥

不勝罪可恕私自逃是無將之罪

宋張浚撫陝西一見劉錡奇其才以爲涇原經略使兼知渭州紹興三年金人攻拔和尚原乃分守陝蜀之地會使者自蜀歸以錡名聞詔還六年帝駐平江解潛王彥兩軍交鬬懼罷命錡兼將之錡因請以前

注同人

護副軍及馬軍通爲前後左右中軍與游奕凡六軍每軍千人爲十二將前護副軍即彥八字軍也於是錡始能成軍扈從赴金陵

兵形如水水之行也束以兩厓則無氾溢之患兵之行也一以將令則鮮驕惰之虞故鼓之而進鉦之而止賞之而勸罰之而威哨隊統於偏裨偏裨統於大將三軍如一人往而莫當斯可以稱有制之兵矣

賞罰

古者賢王明民之德盡民之善故無廢德無簡民賞無所生罰無所試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賞而不罰至教也殷罰而不賞至威也周以賞罰德衰也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速覩爲不善之害也

文王問太公曰賞所以存勸罰所以示懲吾欲賞一而勸百罰一以示衆爲之奈何太公曰凡用賞貴信用罰貴必賞信罰必於耳目之所聞見則所不聞見

者莫不陰化矣夫誠暢於天地通於神明而況於人乎

凡誅者所以明武也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殺一人而萬人喜者殺之殺之貴大賞之貴小當殺雖貴重重必殺之是刑上究也賞及牛童馬圉者是賞下流也夫能刑上究賞下流此將之武也故人主重將軍讖曰軍以賞爲表以罰爲裏賞罰明則將威行夫三軍之衆畏我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我此賞罰之所以設也明將知其然故彰利示害以曉衆信賞

必罰以勸功及對陣交和咸見斧越爵祿之具在則士卒雖欲勿戰亦不可得也故使疲者勇懦者決進有幸生退有必死焉

諸有功合賞不得踰時有罪合罰限三日內或遇非時賜賞及諸受獲隨時支散不得過時及減落不如元數改換色額散而不均必有怨生兵書曰賞不逾時是也

昔人有以築一臺而賢者皆歸揖一蛙而勇士畢至者苟有爵賞以勸之則智效其謀勇效其力而何憂

乎才之未出亦有一言撫循而軍如挾纊投醪分飲而士知感恩者苟有恩賞以勸之則怯可使勇弱可使強而何患乎兵之不精是故金城轉戰而璽書慰勞不待先零之既誅白衣先登而金馬賜賚不俟遼東之已定六州忠義一日來歸而八萬緡錢吾弗靳也三軍爭先舟中掬指而先濟者賞吾弗吝也必如是然後可以爲馭將勵兵之術矣

晉與楚戰於城濮晉中軍風於澤亾大旆之左旃邳瞞奸命司馬殺之以狥於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振旅凱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狥於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人服

後漢曹操每攻城破邑得靡麗之物則悉以賜有功者若勳勞宜賞則不惜萬金無功冀施分毫不與

諸葛亮治蜀獨尚嚴峻嘗曰劉璋闇弱政刑凌替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無以逾此

宋皇祐中儂賊叛命狄青討之青臨行上言以謂古

之師還以訊馘告割耳鼻則有之不聞以獲首者秦漢以來方有是事故獲一首賜爵一級因謂之首級然開爭啓倖莫此之神故軍士爭首級以致相殺又其間多以首級爲貨售于無功不戰之人非所以勸願一切寢罷如師有功則差次其勞全軍加賞無功則斟酌其罪全軍加罰庶合上下一心不專自爲私計則決勝之道也

國朝陞賞功次軍職官有功察勘明白造册到部賞陞賞者各照立功地方則例具奏陞賞其論功以勦

往北虜爲首遼東女直次之西番及苗蠻又次之內地反賊又次之其捕盜弁緝獲妖言亦有墜賞之例賞格種種罰科亦種種大約以畏將令不畏敵逢知旗鼓不知失石敢進尺不敢退寸期破敵不期拾級如是者受上賞不如是者罹上罰乃若摧堅陷陣梟將搴旗衆寡城爭先奪隘此係奇功另行奏錄不可以賞格拘也雖然善賞罰者賞罰其身將帥而欲得士卒之心不善賞罰者賞罰其心而已矣

馬無兼駕不足致遠軍無賞罰不足有功但賞罰之道自來議者屢矣要不出公平察斷四言公則無私平則允當察則無胥斷則無撓一賞一罰出而三軍翕然聽命師行所以有紀律而幕府所以定上功也爲將者慎毋曰縣也鼓之意則庶事舉矣

三軍可以無賞罰而用也大三軍可以無賞罰而用無賞罰而千里平天下之馬不肯騁賞罰遠可卽御去勤而就逸野之[illegible]亦可以悟於此矣

號令

司繒子曰善用兵者能奪人而不奪於人奪者心之機也令者一衆心也衆不審則數變數變則令雖出衆不信矣故令之之法小過無更小疑無中故上無疑令則衆不二聽動無疑事則衆不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

軍無二令二令者誅留令者誅失令者誅大將軍既受命總專征之柄鞫師於野畢而下令焉不從令者必殺夫聞鼓不進聞金不止旗舉不起旗倒不代此謂悖軍如是者斬呼名不應召之不到往復不期動乖師律此謂慢軍如是者斬夜傳刁斗息而不振更籌乖度聲號不明此謂怠軍如是者斬多出怨言怒其不賞主將所用崛強難治此謂橫軍如是者斬揚聲笑語若無其上禁約不止此謂輕軍如是者斬所掌器械亡茲斷絕箭無羽鏃劒戟濫鑄旛旗獨敝此謂欺軍如是者斬妖言說辭撰造鬼神其惑夢寐以流邪說恐惑吏士此謂妖軍如是者斬所到之地凌物其民逼其婦女此謂姦軍如是者斬奸

者也。嘯聞是攢非搆怨吏士今其不恊此謂謗軍如是者斬竊人財貨以爲己功令人首級以爲己功此謂盜軍如是者斬將軍聚謀逼帳腹垣竊聽事情此謂探軍如是者斬或聞所謀及軍中號令揚聲於外使敵聞知此謂背軍如是者斬使用之時結舌不應低眉俛首而有難色此謂恨軍如是者斬出越行伍爭前亂後言語喧譁不聽金令此謂亂軍如是者斬詐爲疫病以避艱難長偽罷歸託故逗遛此謂詐軍如是者斬士掌財帛賜賞之際阿私所親使吏士怨

結此謂利軍如是者斬觀敵不審探敵不詳到而言不到不盡而言到多而言少少而言多此謂誤軍如是者斬此令既出吏士有犯必斬是大將以禮行罰也

三軍營壁之間既非搞役無故飲酒此謂狂軍如是者斬此令既出吏士有犯必斬是大將以禮行罰也

三軍將士經久有畏心矣此吕蒙流泣而斬鄉人穢首之類而諸葛先算法令後收功名者也

凡軍先定令須預先決定不可臨時反覆進退不定使三軍惑亂進戰無功

吳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還吳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起曰材士則是也非吾令也斬之

唐懿宗時裘甫分兵掠衢婺明台所過俘其少壯詔王式爲浙東觀察使除書下浙東人心稍安式至軍乃閱諸營見卒及土團子弟得四十人使導諸軍分路討賊令之曰毋爭險易毋焚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脅從者募降之得賊金帛官無所問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皆捷

宋仁宗時党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陣遇寇多北狄青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爲虎翼所破累功至招討副使在涇原嘗以寡當衆度必用奇勝密令軍中聞鉦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北聲止即大呼馳突士卒皆如教縱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再北虜人大笑曰兵謂狄天使勇時虜人謂青爲天使也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

晉曰令惟行弗惟反況三軍視一將爲動靜將懸一令爲指使則發號施令可苟焉從事哉主伯之

率彊以也。一命出。雖履屐洒掃之細。罔不唯之速而承之謹。然後事克辦焉。將帥統三軍于一身。則嘗使三軍之動靜如一人。所恃者令也。凡號令之節。角令三。鼓令四。金令二。旗令六。鈴令二。初角則成起。二角則成列。三角則行動。此角令也。初鼓則緩行。連鼓則急行。備鼓則成陣。不絕鼓則交戰。此鼓令也。初金則止。重金則退。此金令也。旗左麾則左出。右麾則右出。前麾則前出。後麾則後出。中央麾則中出。周營而麾則五方齊出。又偃則跪。立則

起。前亞則前。左亞則左。右亞則右。捲則退。視青黃赤白黑之色。而各以其方應之。此旗令也。鈴初響則下騎。再響則皆坐。此鈴令也。着令爲律。凡應進不進。應退不退。應坐不坐。應起不起。應點不點。應捲不捲。應舉不舉。應合隊而不合隊。應劈隊而不劈隊。不應合隊而誤併他隊。不應劈隊而錯入別隊。有語諠譁。不聞金鼓。旗幡紛擾。疎密失次。並以軍法治之。故曰令惟一。令惟嚴。而後克濟於軍事。

軍法

將自千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衆。命曰國賊。身戮家殘。自百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衆。命曰軍賊。身死家殘。使民內畏重刑。則外輕敵。故先王明制度於前。重威刑於後。刑重則內畏。內畏則外堅矣。

戰誅之法曰。什長得誅十人。伯長得誅什長。千人之將得誅百人之長。萬人之將得誅千人之將。左右將軍得誅萬人之將。大將軍無不得誅。

闔廬謂孫武子曰。兵法十三篇。吾盡見矣。可教婦人乎。曰可。於是出宮女三千。孫子分爲二隊。寵姬二人爲隊長。令鼓之皆左。婦人大笑。孫子又三令五申之。又鼓之皆右。復笑。孫子斬二隊長。吳王使救之不可。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左右前後皆中規矩。吳王曰。赴水火可矣。

前漢胡建守軍正丞。時監軍御史爲姦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建斬之。奏曰。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有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爲市。無以帥先

無小無大奉法不違

士大夫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三王戒誓于軍中欲民先成其廉也建又何疑建繇是顯名

漢光武破王尋等還過潁陽祭遵以縣吏數進見留爲門下吏從征河北爲軍束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時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嘗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貰之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

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漢諸葛亮以馬謖才術過人引參軍事每與談論自晝達夜街亭之戰謖違亮節度舉錯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魏將張郃絕其汲道謖與戰大敗亮乃收謖殺之流涕臨祭撫其遺孤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制勝于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耶

隋賀若弼爲將軍令嚴肅秋毫無犯有軍士于民間

注酒者即斬之

事極細令極嚴于極細處加以極嚴方見軍令之肅

唐元和中王師討吳濟賊令姚海率勁兵二萬圍豐攻城甚急王智興復擊敗之於賊壁獲美妾智興懼軍士爭之乃曰軍中有女子安得不敗此雖無罪違軍法也即斬之以徇

宋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棗陽趙方檄孟宗政節制神勁報捷忠義三軍宗政與統制扈再興陳祥分爲

三軍設伏三所蹀血以戰金兵敗走尋報棗陽圍急

此是其疾如風之法

宗政午發峴首遲明抵棗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突遁方聞捷大喜差權棗陽軍初眡事一愛僕犯新令

此是法令之行

立斬之軍民股栗

愛僕易姑息新令疑可暫原立斬不恕故法得行也與商鞅徙木之信意同

洪武乙巳李文忠統兵攻張士誠之杭州杭帥潘原明使其員外方彝納款文忠詰之曰兵未交而遽納款得無爲緩師計乎彝謝曰王師所過秋毫無犯杭

原缺第六十葉

氣勢

兵之所及、羊腸亦勝、鋸齒亦勝、緣山亦勝、入谷亦勝、方亦勝、圓亦勝、重者如山如林如江如河、輕者如炮如燔、如垣壓之、如雲覆之、令人聚不得以散、散不得以聚、左不得以右、右不得以左、兵如總木弩、如羊角、人人無不騰陵張膽、絕乎疑慮、堂堂決而去、

氣勢是形於外者、實自其中整頓精密、非關外面可裝點動人、

李靖曰夫含生稟血、鼓作爭鬬、雖死不省者、氣使然也、故用兵之法必先察吾士衆、激吾勝氣、乃可以擊敵焉、吳起四機、以氣機爲上、無他道也、能使人人自鬬、則其銳莫當、

凡三鼓而敵不衰不竭、則安能使悄歸哉、學者徒誦空文、而爲敵所誘、苟悟奪之之理、則兵可任矣、

將之所以戰者民也、民之所以戰者氣也、氣實則鬬、氣奪則走、

淮南子曰勝在得威、敗在失氣、夫實則鬬、虛則走、盛則強、衰則北、

善戰者、得時則乘時、得勢則乘勢、得機則乘機、得利則乘利、捷如脫兎、速若發機、無之非乘也、是故以主乘客、以佚乘勞、以實乘虛、以整乘囂、又或乘其遠來、或乘其半涉、或乘其未壘、或乘其入隘、或乘其疑間、或我乘我勝、則當備其伏、或彼乘我敗、則更運我奇、

建瓴破竹、以云勢也、此段議論得之、

苻堅自率兵次於項城、衆號百萬、而涼州之師始達咸陽、蜀漢順流幽并、係至先遣苻融慕容暐張蚝苻方等至潁口、梁成王先等屯洛澗、詔以謝玄爲前鋒、

與叔父征虜將軍石從弟輔國將軍琰西中郎將桓伊龍驤將軍檀元建威將軍戴熙揚武將軍陶隱等拒之、衆凡八萬、玄先遣廣陵相劉牢之五千人直指洛澗、即斬梁成及成弟雲步騎崩潰、爭赴淮水、牢之縱兵追之、生擒堅將梁佗王顯梁悌慕容屈氏等、收整軍實、堅進屯壽陽、列陣臨淝水、玄軍不得渡、使使謂苻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爲陣、是不欲速戰、諸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侯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淝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

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過而殺之融亦以為然遂麾使却陣衆因亂不能止於是玄與琰伊等以精銳八千涉渡淝水決戰水南堅中流矢臨陣斬融衆遂奔潰死者不可勝計淝水為之不流餘衆棄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為王師已至

堅聞投鞭可斷有恃衆輕敵之意乃麾兵使却而致亂不可止豈是紀律之師宜百萬之衆被擒於八千也

經武勝畧正集武定目錄
卷二
陣法上

經武勝畧正集武定卷二

晉陵莊應會春侯甫纂輯
後學白汝恩果明甫較閱

陣法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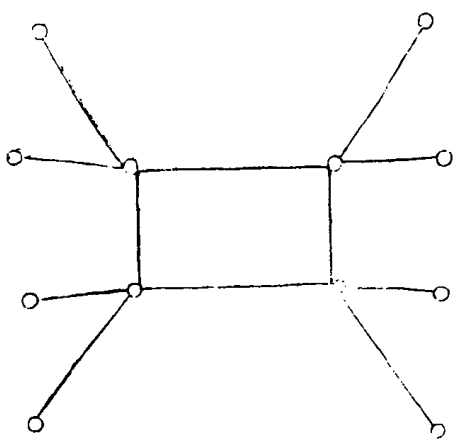
武經曰昔稱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此言發謀制變先聲後實軍志素定奪敵人之心不待旗鼓之相摩兵矢之相接而勝負之勢決於前矣其次則立部曲度體謀先偏後伍彌縫其闕用以乘機而佐勝中古以來未之或改大要在士卒訓練兵械堅良號令

以申之賞罰以督之因山川形勢之宜講步騎離合之要嘗以我逸待彼勞嘗以我治待彼亂嘗以我近待彼遠嘗以我飽待彼饑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不動如山難知如陰震動如雷侵掠如火此制勝之道也法曰以正合以奇勝正者行陣也奇者無方以用變也奇不得正雖銳而無恃正不得奇雖整而無功必交相用而後能百戰百勝矣古者以言不相聞故為金鼓視不相見故為旌旗金鼓旌旗所以一人之耳目耳目既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勇

性并用出生入死誰與我敵哉凡卒一人居地廣縱各二步十人爲列十列爲隊則廣縱各二十步陣間容陣隊間容隊曲間容曲此行列之法也前禦其前後禦其後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魚貫立必雁行長以參短短以參長回軍轉陣以後爲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相救此教習之詳也議者或曰武夫介士出于閭井非有明達之資強敏之性而令心存進退耳聽金鼓手知擊刺足趨坐作隨旗變陣焱馳電發俄頃之際事目繁多則心迷意倦勞而無暇安能乘便奮銳躐敵爭勝哉茲誠一端之論特施於忘戰之久市人之合或歲幾焉若乃提卒十萬深入賊境大將在前堅城未下欲戰則勝負未決欲攻則利害難知自非整飭車徒計分營壘或先據地之要害或先扼敵之襟喉蛇蟠月偃中構後勁疇能收萬全之勝乎至如平原大野深林險道前且後澤乘高趨下頓兵擁衆呼吸俟命若不素練施設敢問何以處之或曰唐人李筌號能言兵者其說曰兵猶水也水因地以制形兵因敵

以制勝能與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則戰陣無圖明矣而庸將自以教習之法爲戰敵之陣不亦謬乎是大不然筌之八合八離則雜而無章四奇四正則定而不變昔諸葛亮推衍八陣以蜀卒數萬東屯渭水天下震動司馬宣王以十萬之衆抗之堅壁不敢出馬隆以步卒三千按八陣圖轉戰千里破樹機能數萬騎之衆以復涼州謂二人爲庸將可乎此筌之言不足爲準也今將帥度宜而行之若能沿古以便今聞一而悟十要之與孫吳暗合爲極致耳

積卒五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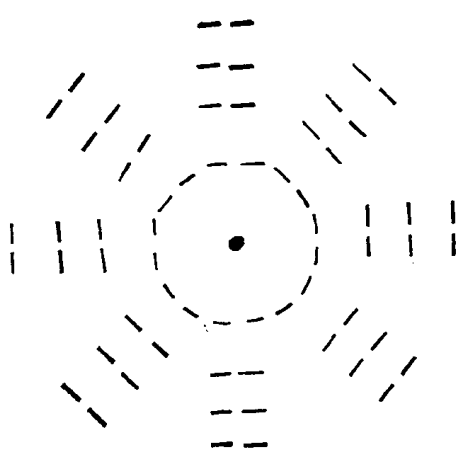


積卒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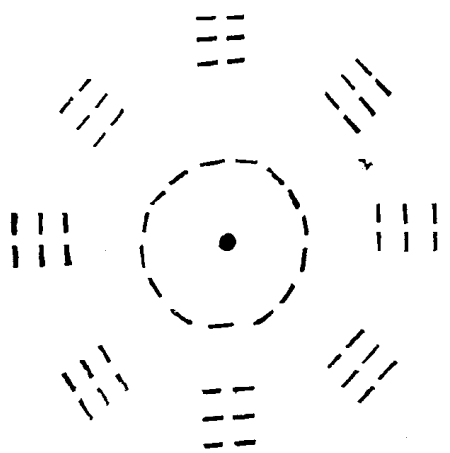
積卒之象、天之陣也、在房度西南、其星十二、點布爲內外二重、外圍以八、八營也、內徑以四、中壘也、合內外而爲九、九軍也、各三星品連而相統、以爲左右前後四獸之局、向于前者、前拒之爲鳥陣也、向于後者、後拒之爲蛇陣也、向于左者、左角之爲龍陣也、向于右者、右角之爲虎陣也、又外體圓、天陣布也、內體方、地陣布也、外四隅各一、風雲起四維也、東西各二、天衡居左右也、

內二縱相對、天衡居前後也、二橫相對、地軸貫中央也、又外四位之相間、各離二星之廣、內四星之相去、各離一星之廣、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也、前參連如後參連、左參連如右參連、以前爲後、以後爲前、四面如一、觸處爲首也、合有五營、散有八陣、數起於五而終于八也、以內之四統外之八、四奇傳命于八正、八正取稟于四奇也、其法咸備如此、豈非自然之理乎、

伏羲師卦圖



師卦九軍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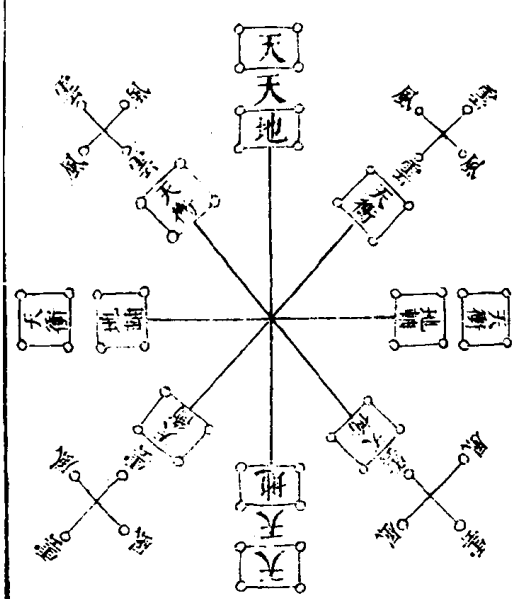


伏羲師卦陣記

師卦之陣、伏羲氏王天下之所作也、伏羲仰觀積卒之宿、而得五營九軍之數、乃以一卦當一星、十二星而布十二卦、布四坎於中以爲貞、布八坤於外以爲悔、環八方坤坎之相涵、營在其中矣、對待交互、其爻六十有四、又八坤四坎、積爻三十有二、折陰畫之偶、其畫亦六十有四、陣在其中矣、坤者順也、靜也、坎者險也、不可測也、或靜或不可測、奇正在其中矣、一陽居中而用事、內外三十二陰皆爲所率、將在其中矣、

南爲先鋒、北爲後游、東爲左翼、西爲右翼、東南爲前軍、西南爲右軍、東北爲左軍、西北爲後軍、陣在其中矣、初爻爲殿、二爻爲中、三爻爲戎、四爻爲駐、五爻爲前、六爻爲先鋒、卒在其中矣、內外相維、大小相包、四面如一、觸處爲首、節制在其中矣、故名其卦曰師、有陣之象也、所謂作易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illegible]此文王係卦辭、重顯義而貴選將也、周公係爻辭、審進退而察動靜也、孔子係象傳、務養民以得其心也、以伏羲之陣、兼三聖之辭、則師爲直、將爲明、兵爲和、陣爲武、仁義節制、兩者備矣、以王天下、其孰不服、不率者哉、故曰後世兵書之繁、不如師卦之約、

黃帝縱布握奇陣圖



黃帝握奇經 風后所作

縱布二天。二天次之。縱布四地。次于天後。縱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縱布四雲。起天地之四維。縱布天衝。居其左右。縱布天衡。居其前後。縱布地軸。居其中央。

右古經文。凡六十字。所以記陣之名數。及布列之次序。約而極備。真聖人之筆也。後世握奇經一本。有范蠡樂毅韓信等註相雜。蓋范蠡樂毅。乃古人傳註之法。約其義為傳。以係於經文之前。至韓信張良次序兵法。又釋范樂之傳。猶大傳之小傳也。

後錯而為一經傳不分。辭義不明。公孫弘徒於難通之處增字發明。則雜亂愈甚矣。今略辯別而分拆之如左云。

握奇陣記

握奇之法。軒轅黃帝王天下之所作也。其陣視於易象而為形。其布列本於先天。對待而起數。天地定位。故首布乾而坤。山澤通氣。故次布兌而艮。雷風相薄。故次布巽而震。水火不相射。故次布離而坎。布於乾坤之外。四陣為天。天包乎外也。布於乾坤之內。四陣為地。地載乎內也。布於兌巽艮震之外。四陣為風雲風鼓於天而變化。雲出於地而飛揚也。布於坎離之外。四陣為天衝。卯酉相射之義也。布于兌艮震巽之內。四陣為天衡。衡者窺天之器。璣璇而衡居其所也。布于離坎之內。四陣為地軸。軸者車之樞要輪轉而軸執其中也。規環為圓。對待為直。直而布之。故曰縱布也。其軍九。其陣六十四。其形圓。其象為龍。乾為首。坤為尾。兌艮巽震為四足。坎離為兩翼也。奇者圓之數也。凡物之圓者外圍三。則內徑一。三各有奇。師卦

外焉八坤。其畫二十有四。其蓍策積老少一千三百四十四。內焉四坎。其畫有八。其蓍策積老少四百四十八。內得其一。外得其三。三為外營。一為中軍。大將握之。故取其名為握奇。戰輪圓於坂泉。[illegible]蚩尤于涿鹿之野者。斯陣之勝也。是時黃帝遷徙無常處。城郭宮室未備。輒以兵師分內外為營衛。內營四。外營十二。以包之。中衛二十七。包外營。外衛二十有八。又包中衛。攻守居行。其法一而已矣。

趙本學風后握奇陣辯

武經總要風后握奇陣圖一首、宋朝士之所演也、宋神宗詔朝士討古陣法、有以此圖進者、以前爲外後爲內、衝陣在外、圓布以象天、軸陣在內、方布以象地、風陣當衝陣之四面、雲陣夾軸陣之兩旁、虎蛇向敵於前、鳥龍上下於後、衝陣十有四、軸陣九、風雲陣各四、龍虎鳥蛇陣各二、合陣三十有九而爲大陣、何辨之、蓋風后制陣、天地居前後、天衝居兩端、風雲居四隅、地軸居中央、正兵主守、不動爲義、故名衝軸、奇兵主戰、變動爲義、故名風雲、衝陣數有九、中軍零者、大

將握之、故名握奇、此古文握奇經然也、後世謂孔明之八陣、即風后之握奇、遂有天地前後冲變爲龍蛇虎鳥之說、握奇八陣、交相混雜、故唐韜鈐客獨孤及目爲風后握奇而爲之記、及去天陣地陣天衝陣三陣之名、更於龍虎鳥蛇湊衝軸風雲、爲八陣、不本握奇古文而別爲之圖、亦相襲混雜之悞也、然古人制陣之要、所貴有奇正、有分合、利於相救、便於攻守、紛紜而不亂、如此而已、獨孤及記陣名、雖不合於經、而定位備物致用之旨、疑兵遊兵、二廣四奇之稱、奇正

分合、可以意會、必韜鈐之圖、規模形勢、曲盡其妙、而及之、文足以發之也、總要所繪圖、其陣名、其布置、實按獨孤及之記之文、其形勢方不成八、圓不成六、奇正分合、一無可觀、何哉、蓋握奇經文、蘊奧難曉、韜鈐八陣、又湮沒無考、朝之文士、姑以獨孤之記爲據、妄自揣度而爲之五殊、不知陣無多寡、不越六十四陣、然後七軍九軍之法具焉、豈有三十九陣而可以爲陣哉、從知握奇之名而失握奇之義、於制陣烏乎可、王應電纂握奇經曰、天地風雲虎龍鳥蛇、四爲正、四

爲奇、餘奇爲握奇、或總稱之、先出遊軍定兩端、天有衝、地有軸、前後有衝、風附于天、雲附于地、天衝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各四隊、風居四維、故以圓、地軸單列共三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雲居四角、故以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總爲八陣、陣訖、遊軍從後躡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聽音望麾、以出四奇、天地之前衝爲虎翼、風爲蛇蟠、圍繞之義也、虎居於中、張翼以進、蛇居兩傍、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爲龍飛、雲爲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於中、張翼以進、鳥居兩傍、向

敵而翔以應之、虛實二壘、皆逐天文氣候、山川向背利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天地以分、八重以列、或曰握機望敵、即因其後以猗角、前列不動、或合而爲一。因離而爲八。各隨節之多寡。觸類而長天或圓而不動。前爲右。後爲左。天地四望之屬。天居兩端。其次氣。其次雲。左右相向是也。地方布。風雲各在前後衝之前。天居兩端。其次地。居中間。兩地爲比是也。從布天一天二次之。從布地四。次於天衝。復從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天地前衝居其右。後衝居其左。雲居

兩端。虛實二壘則此是也。

四正四奇、其餘奇零之兵、大將居中所握、猶弩之有機、故曰握機、八陣總以天地風雲四者、天地取其動靜開闔。風雲取其往來屈伸。衝者車駕馬以行、天衝十六陣包陣外、猶天之運乎外。故曰天衝。軸者車持輪不動、而輪之運繇之、地軸十二五三車內。猶也之靜而化生萬物。故曰地軸。衝者陷敵決戰之義。天地各有前後衝者陰陽各以剛決威武爲用也。風者摧撓剝落之義。行乎天下。故附天。雲者晦冥變化之義。

出乎地中。故附地。遊軍乃陣後二十四陣餘軍也。未知敵之虛實。故先遣遊軍驚動以窺之。按遊軍乃兵家至要。安營則爲兵候。爲應援。爲遊騎。以備非常。軍行則爲探馬探旗而在陣前爲奪險。爲遊騎。以當險阨。戰則爲探敵。爲陷陣。爲間道別支之軍。皆蹻捷不羈之士。其所立皆非常之功。御之亦宜以非常之恩。不可不知也。天衝地軸、天地前後衝、總名天地、四角總名風雲、四爲體、出戰合前右、總名爲虎、合後左、總名爲龍、而四風稱爲蛇、四雲稱爲鳥、四爲用、體用皆

合八陣而爲四陣、兼體用而言、亦爲八陣也。天前衝居右、乃正虎、地前衝居前、而總謂之虎、兵家先陰。故以前軍與右軍同用也。天後衝居左、乃正龍、地後衝居後、而總謂之龍、兵家後陽。故以後軍與左軍同用也。四面兵不逐方并出而與兩面同出。欲更休無空缺也。風從虎故虎進則蛇應。變風言蛇者虎蛇皆陰類也。雲從龍故龍進則鳥應。變雲言鳥者龍鳥皆陽類也。四角風雲各自爲更休而不逐隅并出者亦使無空缺也。虛實二壘此有二義。調出者爲虛。居守者

爲實陣有定名爲實壘無定名爲虛奇正者居中當
敵者爲正兩旁夾擊者爲奇也天或圓而不動以下
言布陣之法有三一陣以天衝分居四方而在外天
前衝居右天後衝居左地前衝居前地後衝居後此
據天衝在外包運而爲陣也一陣以天衝重列居兩
端天地前衝幷居前天地後衝幷居後此據天地前
後衝而爲陣也二陣之法體數不殊而在布列稍異
者蓋平原曠野四面受敵如是爲營則宜天衝在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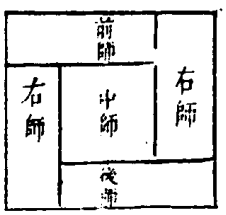
四面不動而中四衝更迭出兵此條首四句則明此
陣天或圓而不動言天衝在外爲營不動也前爲右
後爲左者天前衝居陣右天後衝居陣左其出軍則
天地前衝總爲右虎天地後衝總爲左龍也天地四
望之屬者天前衝爲虎天後衝爲龍地前衝爲鳥地
後衝爲蛇以天地之衝分屬於四方也若有險可據
則以天衝對敵併兵防守不動而以前後衝從險處
出兵此條自天居兩端至兩地爲止俱明此陣蓋險
在左右則天衝重列居前後兩端以對敵故曰天居
兩端天衝在中而風雲在旁故曰其次風其次雲左

右相向前後相衝在左右而風雲亦在旁故曰風雲
各在前後衝之前地軸居中而與地衝相比故曰兩
地爲比然此乃布陣之例若險在前後則當據其前
後而天衝居左右以對敵險在一隅則當據一隅而
天衝總補其缺布陣者所當知也又一陣乃五行陣
法也從布天一天二次之者以天衝重列居左右當
青龍白虎之位也從布地四次於天衝後者即地軸
居中也從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者在青龍白虎之
外而爲輔也天衝地軸四風南北而列故曰從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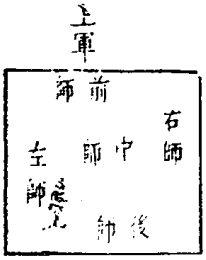
之前衝居其前後衝居其後者當朱雀玄武之位也
雲居兩端在朱雀玄武之外而爲輔也其法馬軍皆
在四正方而四角空處則以遊軍補之必如此立陣
者蓋或敵衆圍我之軍吾欲潰圍而出勢須四方八
面皆用精騎或敵來挑戰吾不得利不欲與戰其勢
不復用遊軍必合而爲一不使斷絕或軍行之時敵
人來來我軍吾倉卒不暇結營故亦以馬軍勁卒在
外以當其衝三者皆用此然亦不過變通陣法使敵
不能窺耳苟有定法壘爲虛位所布之陣爲實不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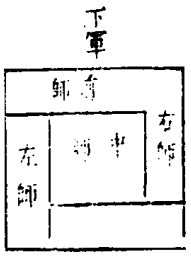
為虛故曰實虛二壘也

周禮小國一軍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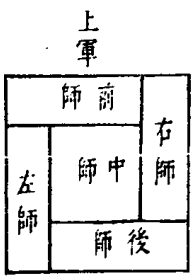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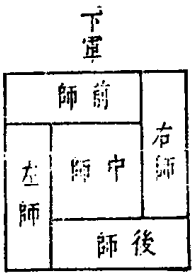
周禮次國二軍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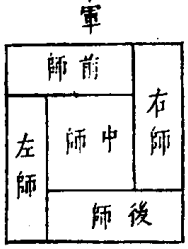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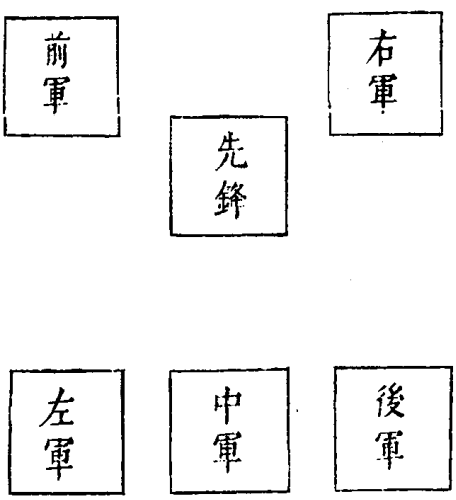
周禮大國三軍師圖







周禮天子六軍師圖



大出乎農陣本乎田

農兵陣記

農兵之陣、周公封建之所作也、夏商制軍、天子六、諸侯三、次國二、小國一、周公因之體國經野、其制更詳、小國子男地方五十里、田一鄉一遂、鄉遂之民、各萬二千五百家、次國伯地方七十里、鄉遂倍之、民倍之、大國公地方百里、鄉遂三之、民三之、天子地方千里、鄉遂六之、民六之、軍之等視鄉焉、卒之數視民焉、以是爲差、凡四時皆有教、春以蒐田、教辨鼓鐸鐲鐃之用、夏以苗田、教辨夜事之用、秋以獮田、教辨旗物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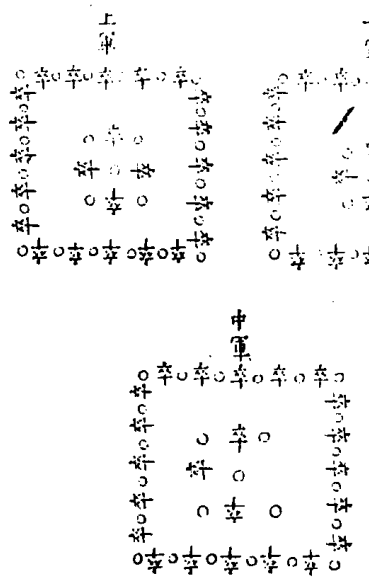
用、冬以狩田、教辨車騎戰陣賞罰之用、皆不同也、凡教閱地三百五十步、立表四行平列行陣、不示人左右中前後之分、凡平居五家爲比、比有長、五比爲閭、閭有胥、四閭爲族、族有師、五族爲黨、黨有正、五黨爲州、州有州長、五州爲鄉、鄉有卿有事、以比人爲伍、同伍爲列、比長爲公司馬、以閭人爲兩、同兩爲拒、胥爲兩司馬、以族人爲卒、百卒同一車、族師爲卒長、以黨人爲旅、同旅五車爲一隊、黨正爲旅師、以州人爲師、同師二十五車爲偏、州長爲師帥、偏將是也、以鄉人

爲軍、同軍五偏爲陣、命卿爲軍將、一陣之大將也、寓兵於農此之謂也、一軍者獨、二軍分上下、三軍中以奉公、左右爲二拒、六軍前右爲拒、中爲先鋒、左爲備、後爲殿、中以奉天子、六軍皆爲正、奇兵在正軍之外、從兵又在奇之外、此皆不載之法矣、

按周禮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

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家二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一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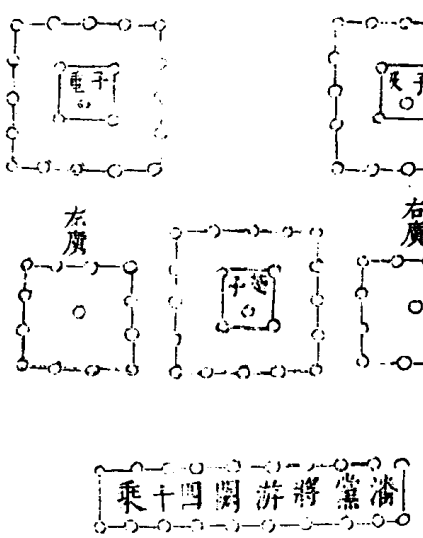
鄭魚麗三軍陣圖



魚麗陣記

魚麗之陣鄭大夫子元之所作也鄭為大國其賦三軍一軍五偏一偏五隊一隊五車五偏五方而列為方陣以偏居前以伍承偏之後彌縫之間如魚隊之相依名為魚麗蓋按周制而為者也周制五車為一隊二十五車為一師一百二十五車為一軍鄭不稱師而稱偏一師各當其一面故也周以百人為卒一卒分為四兩兩各二十五人四面環車而立一車甲士三人為中兩各當其一面戰合用奇而車出則卒分列車之兩傍隨車而進先偏後伍行承兩縫其法同也但鄭人好奇其名而目之魚麗如宋華氏鵝陣皆此義矣兵不厭詭此之謂也

楚荊尸陣圖



荊尸陣記

荊尸之陣楚子武王霸天下之所作也楚自若敖蚡冒之世（蚡音墳冒音莫報反）筚路藍縷（筚音畢路音魯藍音縷）以啟山林至武王始爲軍政而備於莊公荊楚地尸陳故號曰荊尸其法五十人爲兩百人爲卒十五乘爲偏以其山澤之國車少而人多車各一卒一兩焉上中下三軍中軍以奉公上下分左右二拒益方陣也公有親戎分爲左右二廣一廣各一偏陣後別有游闕四十乘行則前軍爲先鋒（鋒音蜂）爲號慮敵有無右軍次之扶轅爲戰備

中軍主節制如懸權左軍次於中軍見地有委草知前軍見敵也急追而進以相應後軍聞之勁然以殿其後即行次之間而陣立成矣然車戰之法作於先王惟先王能用之先王何心哉敬事而懼之心也楚雖有其法而無其心并王與晉人於邲之戰未陣乘廣以逐趙旃軍馳卒奔陷入晉軍之中其王與晉人鄢陵之戰三遇卻至之軍而遭喪其目輕揉妄動如此例有於武王之政哉

按楚自克庸戎以來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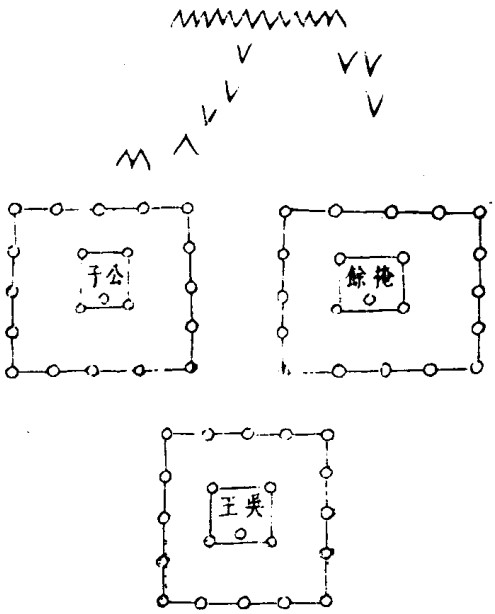
崇卒陣記

崇卒之陣晉卿中行穆子荀吳霸天下之所作也（荀音旬）舊法用周制五人爲伍十伍爲兩百人爲卒二十五乘爲偏每攻守二乘卒百人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角一隊右角一隊守車二十五人爲庶養樵汲炊爨守裝之用凡興兵十萬用車輕重各一千乘也荀吳代无終（无音毋）山戎大鹵之地阨而險始舍車爲步步如車布益一伍五人分左右前後中五方而立一兩二十五人亦分左右前後中而立方各一伍也一車

甲士三人以居中九十七人分居左右前後方各一兩也五車爲隊車之布如卒之布二十五車爲偏偏之布如隊之布五偏爲陣陣之布如偏之布毀車爲行雖不用車而車法在其中故其卒分爲五陣以相離各居一處而疏列之即一偏之法也益車法起於步法而步法不外於車法焉其前兩後五左參右專陣之衆寡不同者實因地形險夷之便而增損其數出於一時之權宜也孫子曰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形太公曰山谷之戰鳥雲之陣言如雲飛鳥散

其陣不一苟吳得之晉三軍之國其後倣用四車五軍六軍大抵節制皆依伍法爲之已耳伍法爲古人所重如此

吳雞父陣圖



雞父之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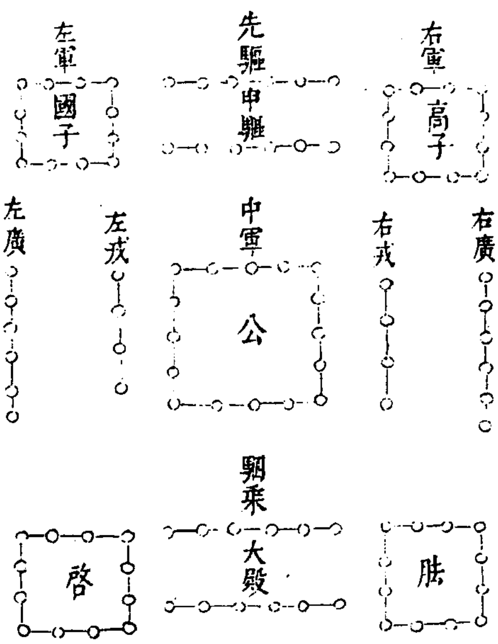
吳公子光吳王闔廬霸天下之所作也吳舊無車乘三軍皆步兵其法三萬人爲三軍一軍一萬人分爲百行一行卒百人行頭皆用官師擁鐸持戟建肥胡之旃奏文犀之渠十行一旞大夫建旗提鼓挾經兵書也秉枹百行一將軍載皆建鼓挾經秉枹萬人以爲方陣中軍白裳白旅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陣而立左軍亦如之皆亦裳赤旗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玄裳玄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吳制軍容如此其无詭形匿情分合變化之法可知矣又无車乘故不敢抗於諸侯也巫臣怨楚以楚之一卒適吳舍其偏兩之一車一乘卒一兩教吳車戰至是始伐州來在楚車有二法小偏九乘大偏十五乘小偏一乘居中八乘衰之中與四隅爲正四方爲奇大偏三乘居中十二乘衰之中與四隅五乘爲正四方八乘爲奇雖一偏之寡而奇正已具觀雞父之戰以罪人居先三車居後以步居先以車居後豈非緣車制而得

奇正之術耶、亦臣能教吳卑制而不能教之義識然

之功、公子光之智勇足以發之故也、

按左傳吳人伐州來、（楚邑）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救之、（時楚令尹子瑕以疾此言故遺越押其事）吳人禦於鍾離、楚令尹子瑕卒於軍、楚師熸、（失氣）吳公子光曰諸侯從于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由以來、吾聞之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尚威之意）胡沈之君幼而狂、（二國之君年幼而性狂）陳大夫齧壯而頑、（夏齧年雖壯而性愚）頓與許蔡疾楚政、（恐楚）三國皆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薳越）政令不一、（非正帥無以服軍中寵嬖之心）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示弱）後者敦陣整旅、吳子從之、戰於雞父、吳以罪人三千（當前此成指此）先犯胡沈與陳為三軍以繫於後、（繫後家師此）中軍從王公子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因徒以罪戰）三國爭之而亂、吳師擊之、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俘、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許蔡頓）奔楚師大奔、

管仲內政陣圖



管仲內政陣記

內政之陣齊大夫管仲霸天下之所作也齊始從周制作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車三百七十五乘一軍五偏一偏二十五車一車卒百人一卒分爲四兩一兩分爲五伍管仲至是乃更之制國三萬人車六百乘一軍各五旅一旅小戎之車各四十乘一乘卒五十人五十人分爲十伍以爲三軍中軍公帥之左軍國子帥之右軍高子帥之別有卒一萬車二百乘爲奇兵此周制雖有不同其實皆起於五也厥後韋公

伐衛有先驅申驅啓胠廣戎翳乘大殿等八陣之名蓋非管仲之過制其獨無三軍之正者恐傳者之記失其詳也蘇洵之論乃謂周制一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數奇而不齊則其陣紊而且曲管仲欲以區區月氏天下務爲簡略速勝之兵一軍一萬人則共車如貫繩如畫棋疏通洞達雖有胥者無所施其巧此老泉意說不足與論齊兵也蓋三軍者受之於君者也先驅等則將之所自出者若陣如貫繩畫棋管是以爲陣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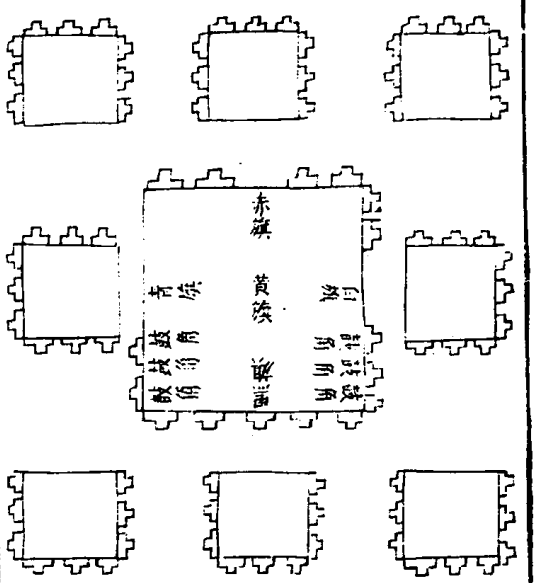
管仲內政陣記

內政之陣齊桓公任管仲作內政以寄軍令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獮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軍旅整于郊內教既成令

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福災共之入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勝君有此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以誅暴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有革車八百乘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即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

司馬法握奇營記

司馬法握奇之陣田齊大司馬穰苴霸天下之所作也周公以五偏之陣偏各一師師各二千五百人車二十五乘故制丘乘以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也管仲爲五偏之陣偏各一旅旅各二千人車四十乘故作內政以萬人爲一軍也至穰苴爲司馬復行周公丘乘之法復布黃帝握奇之陣而以一萬二千五百人分之于九軍八陣之中與古司馬之法似同而實異矣且黃帝握奇陣圖陣也因以圖物起數外圍得三內徑得一卒乘陣隊之多寡要隨時而用之穰苴爲餘奇爲握奇以萬二千五百人取十之三爲奇兵布之中壘取十之七爲正兵布之外營外營凡八陣各卒一千九十四人其取義不同故其數參差不齊亦與黃帝之法不能盡相合焉蓋穰苴錯綜古今而損益之厥後齊威王追論古司馬兵法而穰苴之法附於其中故通名爲司馬法云



司馬法握奇營圖

趙本學許洞演司馬穰苴握奇營辯

虎鈐經穰苴握奇營圖一首元許洞之所演也杜佑通典有穰苴法以一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十之三布之中壘十之七布之外營許洞演爲營法配孔明八陣之名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布爲內外二重方如斗底四隅有舖四方有門守地有步尺之數何辯之蓋自古營陣同制大小相包廣狹相容以利固守便救應不可失也黃帝之時遷徙無常處城郭宮室未備每止舍輒以兵師爲營衛八衛而包八營八營而包握奇其狀如衛而相通此則握奇營之舊制也諸葛孔明以六十四陣四面分之爲二百五十六陣布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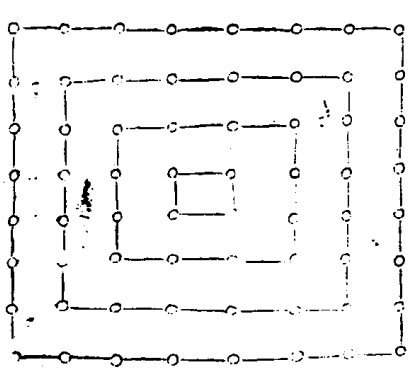
下營陣法、名曰滿天星、以八卦而包九宮、以八宮而包中黃、斯得風后之遺法也、許洞以平列布爲內外二重、失其制矣、豈得爲穰苴法耶、田穰苴司馬法自古無傳、通典蓋杜祐私意所撰、而握奇營又許洞之臆見、固無足取、惟四時教閱、以習坐作進退之節、則不能易也、古人教閱、平時教人以金鼓旗幟號令之辭、不敢教人以陣、在營教人以正、不敢教人以奇、故見明沒而悍將魏延不能竊其風、李靖沒而番將薛萬徹等終無能爲邊患、皆知正而不知奇者也、斯圖

所以不行于世也以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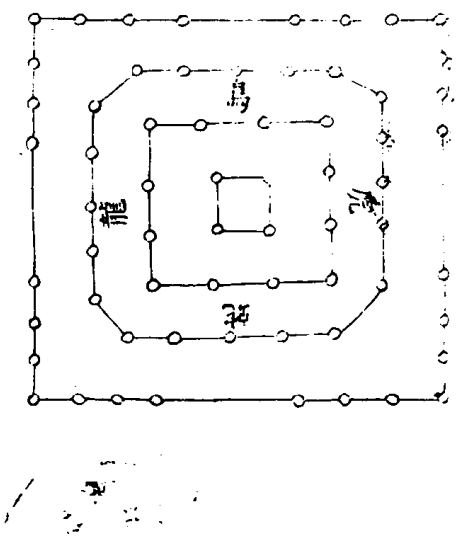
按通典司馬穰苴曰五人爲伍、十伍爲隊、一軍凡二百五十隊、餘奇爲握奇、故一軍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爲奇兵隊、以爲中壘、守地六千尺、積尺得四里、以中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三百步、壘內有地三頃、餘百八十步、正門爲握奇、大將軍居之、六纛五麾、金鼓府藏輜重、皆在中壘、外餘八千七百五十人、分爲八陣、陣各有千九十四人、內二陣爲游兵、各減一人以爲陣之部署、一軍則千軍可知、

又按太乙統宗曰、四維爲正、四方爲奇、乾之天、坤之地、巽之風、艮之雲、四正陣也、震之龍、兌之[illegible]、離之鳥、坎之蛇、四奇陣也、中門奇零握奇陣也、四正四奇、所以分布之用、握奇所以立陣之體也、

乘之陣分爲四層配合伏羲方卦圖



乘之陣分八陣配合河圖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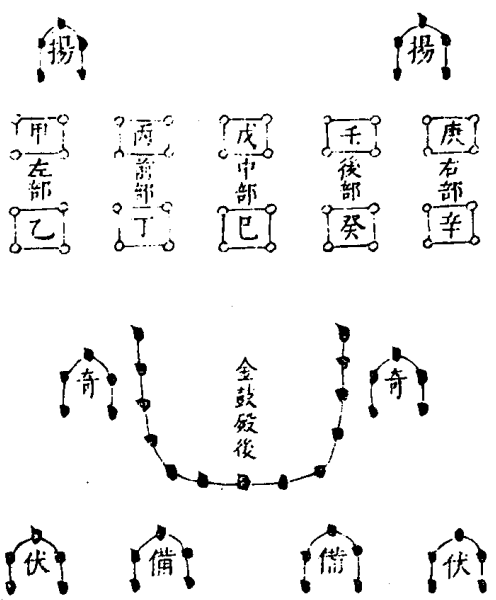


乘之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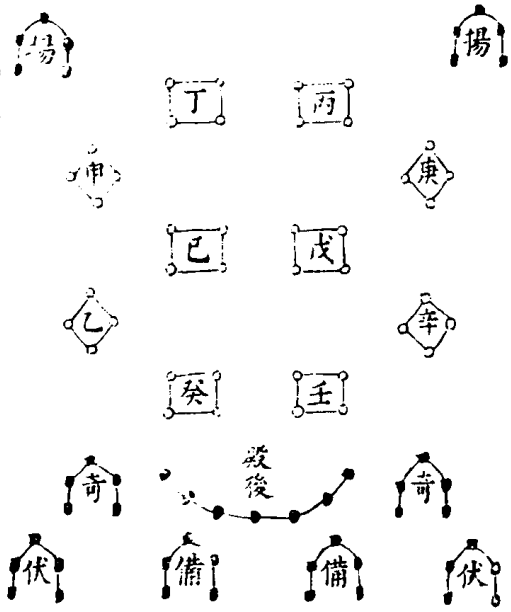
乘之之陣、齊士孫武子所作也伏羲師卦陣、內外俱圓、黃帝變爲握奇、內圓外方、孫子變爲乘之、內外俱方、俱方則六十四陣、八八相乘、故名曰乘之、其用一出于易、蓋河圖後天之數、太極居中、而週廻四層、伏羲方圖則之、以八卦所生之次序、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坤六艮七坎八、自下而上、一縱一橫、交互相乘、以成六十四卦、而內外有四層如之、天地包山澤、山澤包水火、水火包風雷、自然之理也、乘之陣法、與

[illegible]圖相爲經緯外圓二十有八陣、分爲四正、正[illegible]陣四隅居之、內次圓二十陣、分爲四奇、奇各五陣、四方居之、再內三圓十二陣爲中軍、裏圓四陣爲握奇、大小相包、衆寡相裹、奇正相涵、一分一合而變化出矣、史記孫子見吳王闔廬使教宮女者即此圖法也、其圖古有七卷、漢藝文志有之、自張良韓信次序之後、傳爲諸呂所竊、不復流傳于世、每歲立秋之日、例陳以爲貙劉故事而已、是時概指爲孫吳法、蓋所傳之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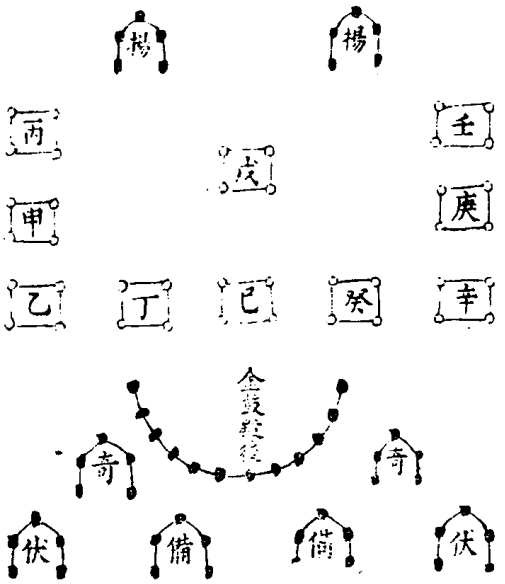
裴緒演孫武子方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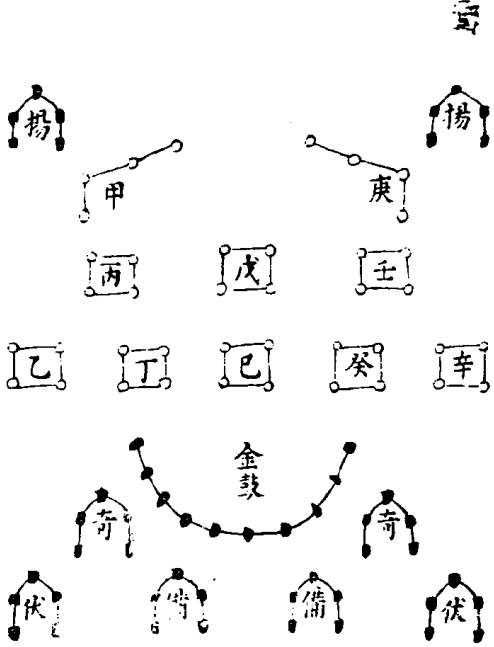
裴緒演孫武子圓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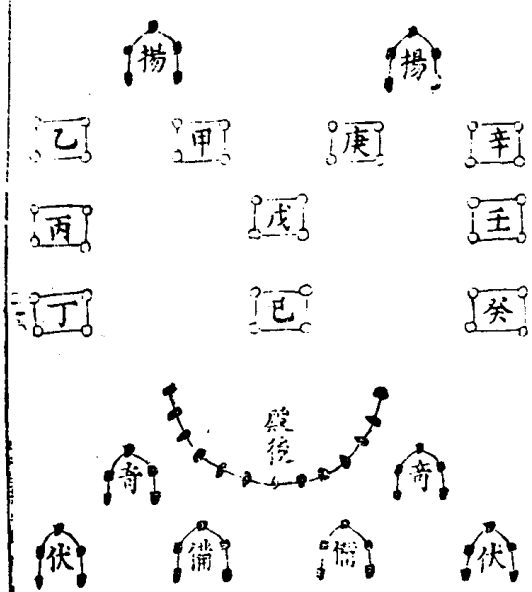
裴緒演孫武子牝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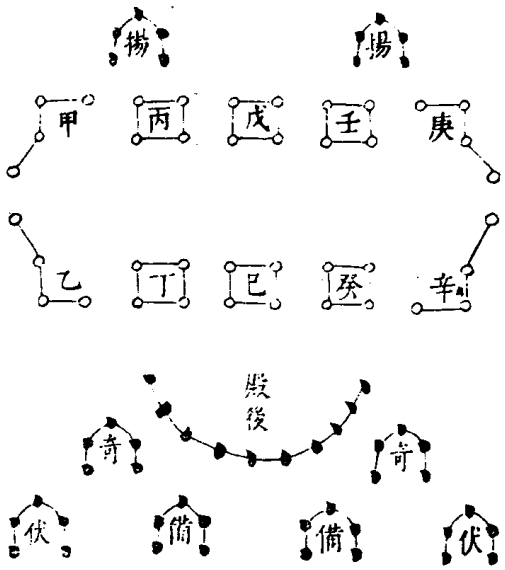
裴緒演孫武子牡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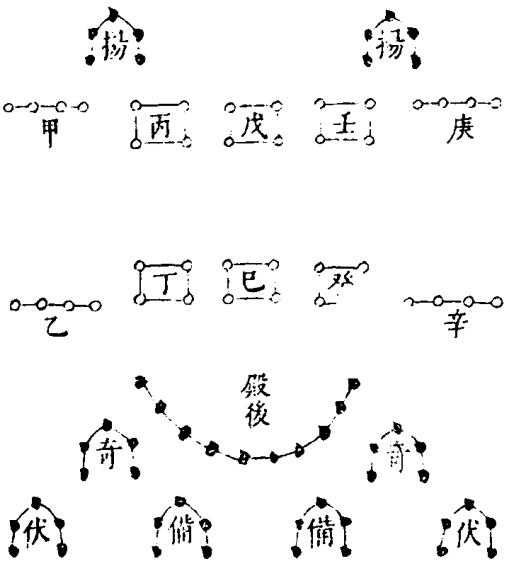
裴緒演孫武子衝方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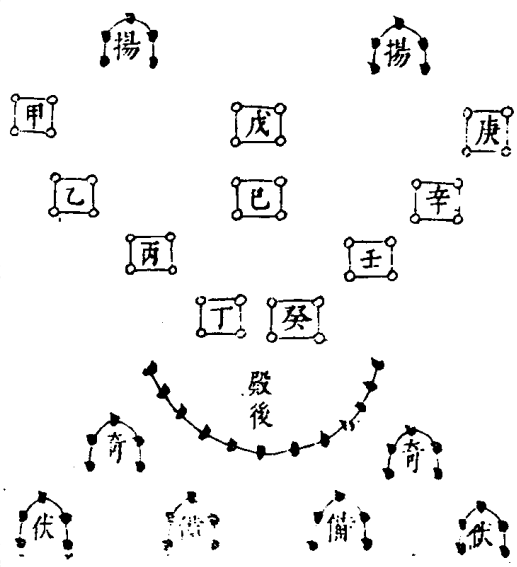
裴緒演孫武子車輪陣圖



裴緒演孫武子累置陣圖



裴緒演孫武子鴈行陣圖



裴緒演孫武子方陣圖圓陣圖牝陣圖牡陣圖衝方陣圖車輪陣圖累置陣圖鴈行陣圖說

孫子之方陣、于卦屬兌、于五音屬商、爲白虎、即黃帝五行之金陣、吳起之車箱陣、諸葛亮之洞當陣、洞當以行伍洞而相當也

圓陣于卦屬艮、于五音屬宮、爲勾陳、即黃帝五行之土陣、吳起之平軒陣、諸葛亮之中黃陣、中黃以其居中位者土色黃也

牝陣于卦屬坎、于五音屬羽、爲玄武、即黃帝五行之

水陣吳起之曲陣諸葛亮之龍驤陣或名卦月陣（龍驤以其曲如龍勢也）宋武帝多用此

牡陣于卦屬離于五音屬徵爲朱雀即黃帝五行之火陣吳起之銳陣諸葛亮之羽翔陣（鳥翔以其輕銳如鳥飛翔）

衝方陣于卦屬震于五音屬商爲青龍即黃帝五行之木陣吳起之直陣諸葛亮之折衝陣（衝衝以其直而衝敵也）

車輪陣于卦屬坤即太公三才之地陣吳起之衝陣諸葛亮之握機陣（握機以進止機巧爲名）

罘罳陣一曰飛翼陣于卦屬巽即太公三才之人陣

吳起之卦陣諸葛亮之虎翼陣（虎翼以其游騎兩旁而翼也或名魚麗陣魚貫車左傳司原繁高梁殪以中軍泰公爲魚麗之陣即此也）

鴈行陣于卦屬乾即太公三才之天陣吳起之鵝鸛陣諸葛亮之衝陣（衝陣以其進退如平衝也左傳曰鵝鸛之動振鷺之羽即此）

其每陣後皆藏精伏皆倣常山之法

若地如法高平利方方利變四方高利圓圓利守左右高利牝牝利吞後高前下利牡牡利潰前高後下利衝方衝方利平險平易利車輪車輪利進斥澤利罘罳罘罳利救城丘利雁行雁行利縫洞當陣方布之以其行伍洞徹而相當也故云平原廣野彼衆我寡則利爲洞當洞當利變可以變前爲後變後爲前變左爲右變右爲左其形正而厚可以勝中黃法曰方陣正而厚圓陣隨而取正厚者力併故洞當勝中黃猶原勝薄也中黃陣圓布之以其居中位者土也故云四面俱高中央處下彼衆我寡則利爲中黃中黃無角宜用堅守可以勝龍騰龍騰張其兩翼若掩取之以牝吞圓勢可敗也法曰翼而張者角必薄偏攻其角牝可敗也故中黃勝龍騰猶聚勝散也龍騰

陣掩月布之前翼而後方龍之躍足在前此陣兩翼屈曲如龍騰也故云左右俱高軍行絕谷則利爲龍騰其形前張兩翼便於吞掩使彼奔輳三面受敵足以勝烏翔烏翔前銳後重象劍之鋒龍騰以兩翼夾之其奪法曰銳而重者夾擊之故龍騰勝烏翔猶複勝單也烏翔陣尖布之前銳而後衆烏之飛首在前此陣前銳如烏飛翔故云前下後高乘虛冒亂因其地勢則利爲烏翔烏翔可以勝折衝折衝前衆後疎戰者相促暑者有餘烏翔背高向下因其勢以潰其

虛可以敗敵、法曰得地助者昌、失地助者亾、故鳥翔勝折轒、折轒陣前廣後狹布之、前衆而後疎、以其直前折衝於敵、故云前高後下、左右或險則利爲折衝、折衝可以勝握機、握機兵得成行、善冒亂敵而畏險阻、折衝勢仰高守險以疲握機、故折衝可以勝握機、握機陣龜文布之、中齊而旁銳、以其進止機巧、得名、平原廣野、且行且戰、則利爲握機、握機利進可以勝虎翼、虎翼備其首尾、虛在兩旁、其勢不堅、握機四備强弩、善轒亂敵、法曰以守待攻者强、以動待敵者亾、

故握機勝虎翼、虎翼陣直方布之、首尾薄張兩翼、以其游騎兩旁而舒翼、故名、一名魚麗、左傳以中軍奉鄭公爲魚麗、即此、川澤漫衍、草樹扶疎、則利爲虎翼、虎翼前後橫、中央縱、張其四翼、備其首尾、且戰且息、利于相救、雁行延斜而行、惡其斷絕、故虎翼可以勝雁行、雁行一名衝陣、延斜布之、前銳而後張、以其連接如拜衝也、故名、背城向敵易斷、繞人則利爲衝陣、衝陣前銳後張、延斜而行、便于左右、利于周旋、可以勝洞當、洞當形重而厚、佚居者衆、用力者寡、法曰厚而正者堅、當選勇脅其兩旁、故衝陣勝洞當、蔡氏曰八陣皆生於方圓、方者坤也、圓者乾也、轒方罘罝牝陣皆方之變、即巽離兌也、牡陣車輪雁行皆圓之變、即震坎艮也、其相爲勝負者、向背虛實之機也、此公孫弘所謂世有八卦陣法亦可參用者此也、王氏按此八陣皆古有是名、一逐地形因敵勢而設、然不出五陣而已、蓋洞當者陣之祖、用以爲營者、五陣之方陣是也、中黃者、被圍而設五陣之圓陣是也、轒方者對敵布陣五陣之直陣也、龍騰者、掩敵之陣、五陣之

此言有見

曲陣是也、鳥翔者、衝敵之陣、五陣之銳陣是也、握機者、[illegible]六、即六花陣、蓋圓之變也、罘罝者、張其四翼、蓋方之變也、雁行者、延袤兩行、用之以行、蓋直之變也、因敵變化、皆可以致勝、今其法曰方勝圓、牝勝牡、豈圓不足以勝方、牡不足以勝牝也耶、雖有此理、拘則不通、學者知而勿泥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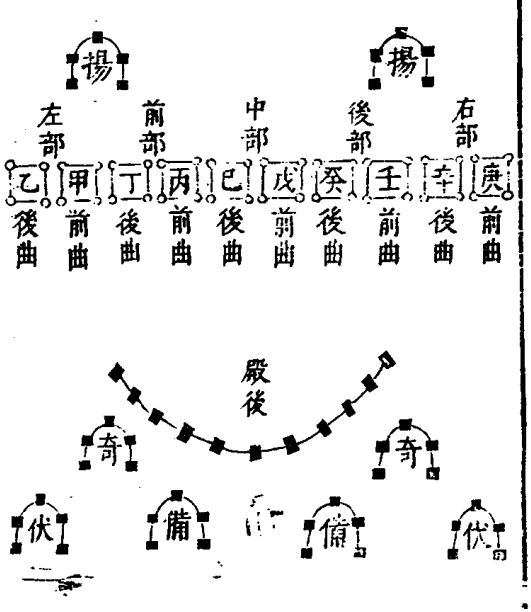
趙本學裴緒演孫武子八陣辯

新令孫武子八陣圖八首唐裴緒之所演也、以步兵五部十曲、爲前後左右中、騎兵八陣、爲揚奇備伏、揚

兵前出奇兵中應備伏後援十千分合遙變爲方圓牝牡衝方車輪呆且雁行等八形以陣形配五形五音八卦以定赴勝之法何辯之蓋制陣之法握奇爲本八陣爲宗有動有靜體用乃立有體有用奇正乃生正多而無奇則重而無功奇多而無正則輕而不固故氣氳變化者四方交互而出遊廣更迭而至而中軍四隅之陣未嘗敢動也裴緒以十曲變化則舉陣皆動矣變多則煩動多則亂兵之至危莫甚於此

至若步騎之用有衆寡分合有遠近行陣有疏密奇正有先後前却有遲急則因地形之險易廣狹高下斜正臨時相敵以爲之節觀武侯術亭之戰命馬謖以大兵據城趙雲以步兵據箕谷李平領兵千餘去大兵之外以爲援馬謖不遵制則趙雲李平之兵皆有用也此所謂因地制形如此而已裴緒以一地而變一陣一陣有一形一形有一赴制之理此兒童之戲巫覡之妖耳何可從哉其以太公孫吳諸葛而假名者皆誣也

裴緒演孫武子常山蛇陣圖



趙本學裴緒演孫武子嘗山蛇陣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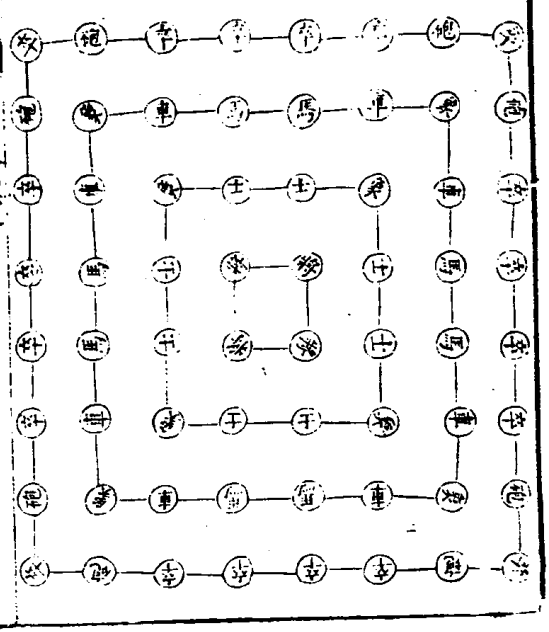
新令嘗山蛇陣圖一首唐裴緒之所演也孫子九地篇有云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嘗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裴緒演而爲蛇陣一軍六千人四千爲步兵布爲前後左右中二千爲騎兵布爲揚旌備伏形如蛇之蟠曲何辨之蓋軍有前後左右中自古之制也其法不方則圓中軍居中前後左右環而遠之此奇正之所繇出裴緒以前後左右中布爲直陣已失其制矣況孫子所謂率然者謂士

[illegible]深入死地、其情不得不相救、在法而不在形、若其形如蛇、一攻可貫、欲首尾相救、其可得乎、魚復江中、孔明以石絕橫布爲六十四壘、其形正方、桓溫見而嘆曰、此嘗山蛇勢也、蓋孔明八陣法、以前爲後、以後爲前、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冲其中、兩頭皆救、桓溫知孔明之法、故云然也、孫武之陣名曰乘之、八陣出孔明、魚復之八陣、是其舊制、後世未之考耳、武子兵書自古十三篇、漢藝文志乃有武子八十二篇、陣圖九卷、皆春秋戰國之士所增假名孫子者也、自呂后

之世已失無傳、裴緒附會九卷之說妄撰方圓牝牡衝輪罘罳雁行併嘗山蛇共爲九陣、以迎合其數、則僞而又僞、何足以爲法耶、

按裴緒新令曰、嘗山蛇陣步卒五部凡四千、其中前後左右等軍、量山川土地之形、按陣而居、可以逸待勞、飽待饑、其奇揚備伏、皆馬騎分而爲八、凡三千人、逐便而居、以應援也、又按戰國策曰、嘗山蛇、擊其首、則尾救、擊其尾、則首救、擊其中、則首尾皆救、此其義也、

戰國人象棋六十四陣內外四層圖



象棋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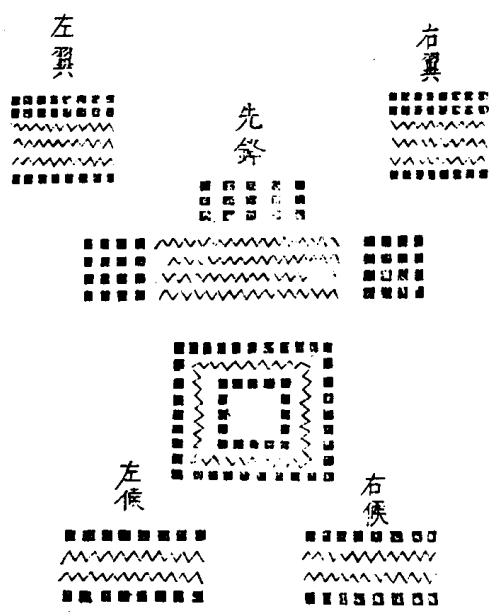
象棋之陣戰國之士霸天下之所作也、中國車戰之法、春秋以前皆用之、六國之時、燕趙邊胡、始知兼用騎、得胡之法也、是時並世動兵、競爭講武之禮、以爲戲樂、用相夸視、如角抵投石超距之事、不止一端、巧思之士、乃作象棋、象者像也、武王干戚之樂名爲象武、是其義也、其畫有九道、所以象九軍、其子六十四、所以象六十四陣、今用十六子、取方陣四面而用其一耳、其前有卒五步兵也、卒後有砲、二礮也、機發石

者也、礮後有車二、即二廣也、車旁有馬二、即游騎也、是皆爲外營陣中有士二親戎也、士外有象、二大獸以代柝馬、塡四隅之空者也、士中有將、一偏將也、是皆爲握奇、士行不離乎左右、象行不出于前列、卒正行而不乖、徐步而不馳、有進而無卻、三者皆爲正也、礮車馬縱橫進退而無遠邇之拘、三者皆爲奇也、卒相去各一步、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之法也、卒以當頭車馬礮從背出以正合、以奇勝之道也、內外周圍爲四層、則又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之制也、四隅開

一陣○兩奇正兼備精○妙絕倫

門、則四門斗底之形也、殺將而後覆局、則又御死殺將死旗鼓之禮也、與孫子乘之之陣無不合焉、

韓信垓下五軍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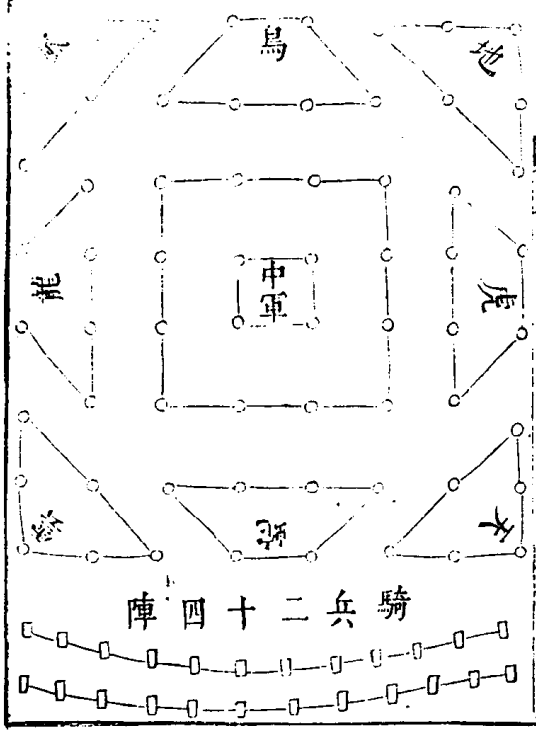


垓下碑記

垓下之陣、漢淮陰侯韓信開國之所作也、尉繚子曰、兵法左右中前後軍、各有分地、分地者、東南爲前、西南爲右、東北爲左、西北爲後、左右前後之中爲中、故漢高帝垓下之戰、韓信爲大將、詣乃以孔將軍將左而居東南、費將軍將右而居西南、自將前軍爲先鋒而居漢王之前、絳侯在後、漢王在韓信絳侯之間、左右所以爲拒、先鋒所以爲致師也、項羽之陣、亦五軍而已、項羽氣驕而輕進、陷於二拒之內、爲左右所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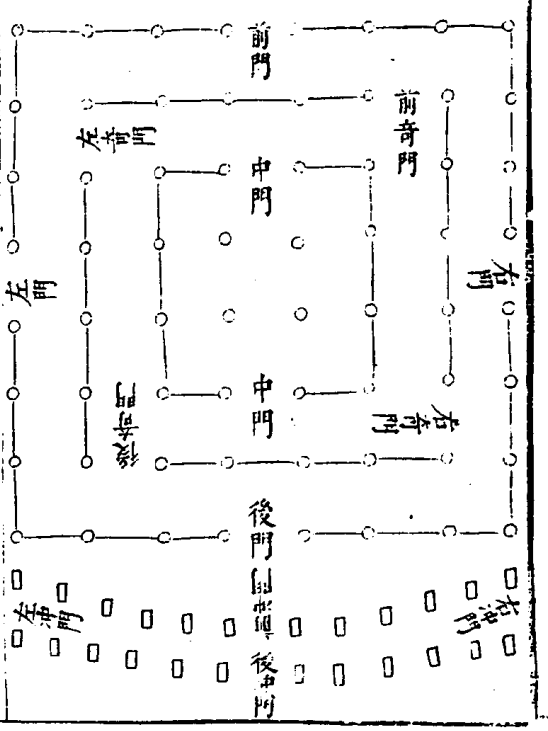
是以取敗使項羽之右軍能攻漢王之左軍則漢左軍必欲兵自救而信或反爲項所敗矣此二將賢愚優劣之辨馬隆曰淮陰用之魯公莫測是也厥後諸葛亮曹操皆因之諸葛有五軍師曹操以前後中爲三署大略無不相似也而司馬懿畏亮如虎三追三失其將何歟韓信之前有伏諸葛之後有伏項羽不識韓信之前司馬懿不識諸葛之後故也

諸葛亮魚復江八陣圖



[illegible]

諸葛亮八陣開門分四正四奇四冲圖



諸葛亮八陣記

八陣之陣漢丞相諸葛亮經略中原之所作也亲石爲之其迹在夔州魚復灘自古相傳乘之六十四陣而已易卦爲之宗握奇爲之原其孰能推之哉孔明乃則河圖之圖而分爲四層則洛書之方而分爲九軍則井田公私之制而分爲中外之營則文王後天卦位而定四奇四正之名西北乾卦也曰天陣西南坤卦也曰地陣東南巽卦也曰風陣東北艮卦也曰雲陣[illegible]艮爲霧也東方青龍之獸也曰龍陣西方白

虎之獸也曰虎陣、南方朱鳥之獸也曰鳥陣、北方玄武之獸也曰蛇陣、中爲中軍陣太極之位也、中軍四象爲正、四獸爲奇、四象四獸、各以六陣相從、或四象七陣、四獸五陣、中軍大將所居中中四陣爲餘奇、大將所屋別爲游騎二十四陣、以繫八陣之後、陣有八門、開闔出入以爲變化、南正手、北正足、中正身、前奇首、後奇尾、左右奇翼、游騎爪牙、首尾伸縮、以爲節也、兩翼翕張、以爲權也、爪牙往來、以爲勢也、身體手足、鶉立鰲據、以爲主也、氤氳變化、爲方爲圓、爲曲爲直

爲鋭、其變無窮、不外八陣分合而已、後世有以天地衝軸衝分配者、有演爲天覆地載風揚雲垂龍飛虎翼鳥翔蛇蟠八形者、又爲三百六十四變、合天度之數者、不足信也、

諸葛亮八陣記

瞿塘魚復江前六十四魁、其體方、後遊騎二十四魁、形如却月、共八十八陣也、騎兵分爲四衝、衝各六陣、以配大陣、四正四奇中軍之用、行則騎兵居先、止則騎兵居後、戰則奇兵變化、如爪如牙、其用不窮、孔明總平列而爲兩行、寄於六十四魁之後、人不測其故、以爲殿後之兵云、

武侯八陣舊圖

天陣一、地陣一、魚麗陣一、金木水火土五行之陣五、凡此八陣包括山川險易形勢、其布皆起方隊本體、其法存於分數、而其用則在握機、知此二者、觸類而長、變化無窮矣、方陣本體者八變自此出也、凡軍行止布宿亦如之、止而爲營、則電擊四隊居四脇、其法用三十五隊、以四爲電擊、十五爲戰隊、三爲中軍、合

作六隊、作六華陣、或用九隊隨地制宜、又十爲駐隊、又三爲殿後及左右踵、凡三十有五隊、合爲一陣、奇留中軍電擊居前、戰隊次之、中軍居中、駐隊次之、殿後及左右踵又次之、其爲形勢、如人有臂腹手足、又互相羽翼、故能相救應而無孤守之患也、八陣之用、變動無常、而皆以此爲體、凡戰兩軍相迎、在百步外、則電擊先出、乘敵未定、攻弱擣虛、利則大軍繼進、不利則退居四脇、或擊其左、或擊其右、倏往忽來、迅速如電、不可制也、故名電擊、兩軍既交、戰隊整肅遠則

施射近則用兵、進不過三十六步外、退不得越行次、惟敵敗北而聞擂鼓聲、則各散爲鳥雲以追逐之、敵非佯北而旌旗麾亂行列無次則中軍鳴鼓戰隊皆散爲鳥雲以追逐之鳥雲或三或五無定如鳥雲聚散也

天陣者、據高原平坦之地也、前有漫坡、下視敵人、其勢順利、便于馳擊、則布之、前象華蓋、後象偃月者、法天星斗之文也、太公曰日月斗柄、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之爲天陣、故武王取義也、

地陣者、居平原曠野、通道大衢、左右無丘林坟墓以

爲蔽翼則布之、此四面受敵之陣、其形前方後圓以法地天泰之象、環開五門并駕武衛强弩以防奔突、主將居中、用雲梯飛樓、觀敵變動、臨時出奇兵制勝、其戰如天陣之法、若敵爲衝陣當面來、其衆倍我、則變爲金陣以破之、金陣法見後、

魚麗陣者、左據水、右依林木、後背山嶺高岡、則布之、或與敵人分沮澤之地、後有高岑隱阪可據、亦布之、此一面受敵之陣也、凡精甲利器悉居前列、中軍居駐隊之中、凭高觀望、視敵虛實、從中出奇兵制勝、其

取名魚麗者、以其在大澤中如魚首之相比也、若引兵深入、猝遇拒敵、彼衆我寡、士無鬭志而後有溪澗深木者、亦布之、分吾殿後與左右踵兵悉居前與戰隊併力疾鬭、此以危決勝之陣也、故經云、龍蛇縱橫勢、龍蛇皆矯首而蟠尾、伸縮進退、無有嘗形、要知左右相應不相離也、

水陣者、自上伐下之勢也、凡入敵國遥見虜兵前有戰地坦平而狹、後有高山大阜利下馳擊、則布之、或危要衝斷敵道、遇彼衆我寡、度其必來亦據之、其布

戰法、居山之陽則備其陰、據山之左則備其右、敵兵來至、先後奇正、偃旗臥鼓、示之以利、毋張皇聲勢、敵若分兵當前而來、則兩端俱出、循山而下、合以圍之、駐隊從進、其勢如建瓴、故經云、前象偃月之形、若敵知我情、分兵半至、則駐隊與中軍無出、前軍追逐、

火陣者、自下攻上之勢也、敵得地利、先據高山大陵陣而待我、吾衆彼寡、我欲攻之、則爲大陣、分吾軍爲五、戰隊居前、平道伐木而又操行馬雜戈以進、驟往驟止、示之以利、無與爭道以避其鋒、令我駐隊盡持

強弩去敵五里依山而伏以為兩翼令我中軍與左右踵去十里以為表裏而急出輕甲以致敵敵逐我則引而走與後軍合兩翼旁出夾擊之使餘奇之兵間道潛往拔其營壘其衆必破此所謂利而迂之以致其害也

木陣者孤兵深入猝遇虜來衆其勢不敵前後左右無險阻可依而獨有大林則據之其布陣法分五前軍列為五隊斬木開路以通中軍便利人馬弓矢居前矛盾居後林間木疎之處多用蒺藜行馬以塞中

道見便則出戰不便則止若敵兵十倍於我斷我糧道絕我歸路吾援不至則據林謹守多布火鼓為夜戰法以擊破之可以潰圍而去此必固之兵制勝之陣也

金陣者破方圓之勢凡敵先據地布行陣待我其軍衆倍或分為三或列為五翼我左右越我前後則吾為金陣以處之凡布金陣前銳以刺突擊兩端如雁翅以備兩翼中軍用天地飛候視敵虛實臨時出奇制勝其戰如天陣法八陣皆因地勢以制勝惟金陣無施不宜蓋方圓曲直俱可破也

土陣者八面受敵之兵也凡遇敵師敗北我兵追逐深入其地猝逢虜衆翼我前後斷我歸路吾援不至而前無山阜後無丘陵左右又無水澤林木可為依倚者布土陣土性圓其前後皆如彈丸主將居戰隊之中號令戒嚴進退齊一前行弓弩矛盾相翼武衛伸獸衛其左右閉我四門用奇取勝焚其輜重示以必死若敵堅陣而守我布夜陣多為火鼓潰圍而出此天下之危兵也

駐隊者取駐代之義也凡戰前軍合則駐隊秣馬蓐食整兵而待聽中軍號令即出而代戰換戰隊以與敵戰鬬故名為駐隊

按駐隊之法中先出奇兵居兩脇以為犄角鳴金四聲前軍却退則駐隊接戰奇兵犄角從兩脇出夾擊之

電擊如遮鋒是也有電擊以破敵有戰隊以應敵而又有駐隊代換故我軍嘗佚而彼軍嘗勞我士嘗飽而彼士嘗饑我氣嘗壯而彼氣嘗乏如此無窮敵雖

如此等應法
亦神明運用
可可所謂死
弓法放是也

衆强、蔑不敗矣、此既足以破敵又置殿後與左右踵何也、蓋防敵人分兵自後躡我也、若敵二而已、一則敵必分其兵來襲戰、故備之後敵若分兵當前而來、則以戰隊爲正兵、電擊爲奇兵、敵若分兵自後而來、則駐隊爲正兵、殿後與左右踵迭爲奇兵、敵若分兵自左脇而來、則戰隊左脇引而向上、駐隊右臂引而向下、合以圍之、中軍三隊便爲正兵、從中出奇以破之、敵若分兵自右脇而來、其戰如前法、是爲四頭八尾、觸處爲首也、故桓溫過蜀、見壘石而識之曰、嘗山

蛇勢也、八陣戰鬬、皆以此法、每一陣中、各有奇正、奇正之外、又有餘奇、餘奇兵或用爲伏、或用爲襲、或用爲耀、或用爲疑、或用補闕敗、皆非正隊數、俱藏於中軍、大將觀敵變動、臨時分遣、其法蓋存於分數、此乃武侯秘而不傳者、黃帝所謂餘奇爲握奇是也、

經武勝畧正集武定目錄

卷三

陣法下

經武勝畧正集武定卷三

晉陵莊應會春侯甫纂輯

後學白汝愚果明甫較閱

陣法下

雜兵家八陣圖序

八陣之法不傳於天下久矣所傳者握奇大數而已至於四奇四正天地風雲龍虎鳥蛇之說紛紜於天下莫能得其樞要使確乎其不可破也自風后佐黃帝破蚩尤歷千餘載至武王伐商太公始增損握奇之法以四萬五千人破紂七十餘萬而增損之文亦久失其傳矣戰國猜詐如秦韓遊談如蘇張用兵如孫吳皆不聞有推明八陣之法雖漢武帝使公孫弘汲衍共議而霍光習之於長樂第大抵名存而實亡矣不然衛霍名將何無一言以及八陣乎漢時群雄角逐三國爭衡雌雄之勢未有所分諸葛孔明以八陣之法佐先主于崎嶇羈旅之中竟成鼎足三分之勢南方之戰七擒孟獲祁山之戰聲振華戎司馬懿見其營壘以為天下奇才此武侯深得八陣之妙而

祖孚黃帝之遺法也、雖其書不存、所可見者、夔州石陣而已、自太公至三國、千有餘歲、八陣之法、亡無復存、幽而復明、自武侯至今、未有能發明其義者、去古既遠、異端如林、學者執四奇四正、龍虎鳥蛇之文、馳騁私意、巧詞鑿說、率皆逞其妄、喪其真、八陣之意、愈亂而不可考、唐人李筌談兵著書、尤爲異說、著陰陽前數之學、以八卦起成八陣、又以天圓地方、風銳雲重、龍飛虎踞、蛇蟠鳥翔、取物成象、附會其說、肆爲奇怪、近乎不經、裴緒論兵、雖稍近理、然亦以八陣各別

爲陣、又加以一而九謂九陣之法、其部隊管曲分合之勢、與八陣背馳尤甚、其書又載孔明八陣之名、以乾爲連衡、坎爲龍騰、艮爲中黃、震爲折衝、巽爲虎翼、離爲鳥飛、坤爲握奇、兌爲洞當、雖必有依據、然特謬傳、必非孔明真法、裴緒綴取其說、以爲九陣之証焉耳、蓋皆學八陣以參法象之論、出于臆說、非八陣本意、取四奇四正之文、交覆研究、然後見天地風雲龍虎鳥蛇之義、昭然甚明、無他險阻奇異者、然而所疑者、八陣之法不傳、猶未敢信其說、其後過永安、見武侯布石爲陣、縱橫八行、於是得其立法者爲甚詳焉、蓋黃帝八陣之法、以八人爲伍、八八六十四人爲隊、積而廣之、至八八六十四陣、皆是法也、武侯八八之數、不知自得之歟、抑亦有所宗承而爲之歟、固不可得而知、然四奇四正、龍虎鳥蛇之義、與夫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數起於五而終於八、皆八八之義、冥符暗合、然後自伍法而求隊法、自隊法而求陣法、而握奇之文、昭然可得之矣、蓋八陣之法、虛中之法也、自伍而至陣法、皆虛其中焉、八人爲伍、置伍長一人、八伍

爲隊、置長副三人、以八隊爲一大陣、三隊之數、均置子將吏、兼金鼓旗角刀手銳士之屬、八分之一、大將握之居其中、以制八陣焉、八陣之數、其四方三千有奇、計小陣六十四而爲大陣者一而已矣、四奇四正、龍虎鳥蛇、各角配偶、迭爲奇正、卷而藏之、則爲方陣、爲圓陣、舒而展之、則爲曲陣、爲直陣、爲銳陣、八陣之體、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無奔衝、退無宿步、敵衝兩頭、首尾相應、敵衝其中、兩頭皆敗、數起於五而終於八、方陣者變陣之始者也、故自

方而變圓自圓而變曲自曲而變直自直而變銳銳而復直直而復曲曲而復圓圓而復方以奇爲正以正爲奇奇正相生如循环之無窮矣或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兵有衆寡必然之勢也武侯布陣止以八八六十四者果能盡合寡衆之用乎曰八八六十四者八八生六十四不可改也故八人爲一伍八伍爲一隊八隊爲一部此八八六十四伍爲一小陣也八隊爲一部八部爲一將此八八六十四隊爲一中陣也八部爲一將八將爲一軍此八八六十四部爲一

大陣也自小至大從微至著積而廣之無非八八之數故武侯以石爲陣合乎易數通乎鬼神此江流之所以不能轉也又曰八八之數誠不可易矣握奇之數存乎人雖多無嫌雖少無害也故一伍之間伍長足以制之一隊之間隊長足以命之以至一部一將而一陣自小陣中陣而大陣金鼓旗甲吏傔之數與夫大將總管子將之屬各有率統足以指揮號令鈐制四面八向而無失乎節此握奇之大要也故嘗推演其數悉繪爲圖庶幾繼千古湮沒之學明黃帝不傳之書八陣幽微如指諸掌矣

雜兵家八陣圖說一

八陣之制始於風后壘於武侯今所傳握機文魚腹石磧是也其法以八爲數八八六十四陣爲正軍三八二十四陣爲遊軍天地風雲四正也龍虎鳥蛇四奇也十六陣爲天衡衡重列居兩端左右爲挾各二隊十二陣爲地軸軸單列居中間上下爲比各三隊八陣爲天衡四陣在衡之左者爲天前衝四陣在衡之右者爲天後衝各二隊十二陣爲地衝六陣前軸

之前爲地前衝六陣後軸之後爲地後衝各三隊天衡四而地衝六者衡有餘而軸不足也八陣爲風風居四維維各一隊八陣爲雲雲居四角角各一隊六十四陣爲三十二隊者兩陣爲一隊也二十四隊爲遊軍居八陣之後凡十二隊正軍方列象陰靜也遊軍圓後象陽動也靜者所以爲動動者所以爲靜也飛龍翔鳥者陽體而陰用也虎翼蛇蟠者陰體而陽用也分合之機陰陽之節剛柔之宜非智者莫能窺凡兵之要欲簡不欲煩欲易不欲難六十四陣其爲

隊則三十二也三十二隊共二陰陽則十有六也故八陣之妙在乎四奇四奇之法在乎二變二變者一之用也凡兵之要不虛內以役外不重末以輕本六十四陣虛實二壘而居者半也衝軸中居四奇外發而居者又半也龍飛虎翼迭致其用而居者又半也故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勝者此也夫兵之法在於審虛實達奇正虛則乘之實則避之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欲索其情要在形人形人之極至不可測批亢擣虛如卵投石審而用之萬不一失不有乎正何

有乎奇正以稱之奇以勝之奇發若機正靜若山奇正相生如环無端或正爲奇或奇爲正頃刻萬變難與豫合勝而無名要在致人虎伏蛇伸蛇遶虎嗔龍爲之變用無定形慎詳其意動與敵乘勢儉節短如雷如霆何堅不推何難不平譬之率然齊喻其神順天之道應地之形勿蕩勿拘乃可亂兵今之言八陣者異于是昔風后因井田之法以立兵制開方九九而主將所居一寄於八八八六十四也今爲陣者每陣特制中軍列爲九陣九九八十一也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之目也今爲陣者以天地魚麗金木水火土合爲八陣夫天地五行固非例矣魚麗之陣又可參乎天地風雲龍虎鳥蛇雖曰八而用實四今之言兵者以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各有奇正列爲八圖豈不大謬歟握機陣數自有明法多寡之分機要所繫今之言兵者陣法皆九無復等殺固已謬矣五人爲伍古制然也作字之義亦本於此今之言八陣者必曰八人豈不爲大謬歟嗟夫八陣之制妙矣神矣不可復加矣後之敗者不知乎是法者也後之勝者

暗合乎一二者也武侯遠矣太宗之問李靖之對若深於是圖者詳而考之粗而形名猶或未盡況乎幾微之妙神而不可測也乎且夫後世九陣之失皆起於空中大將居之之語靖號知兵猶且如是於他何議哉

雜兵家八陣圖說二

兵以正合以奇勝若粵古風后八陣曰天地風雲曰龍虎鳥蛇有奇有正惟變是適其動如神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至蜀諸葛武侯式是古訓布之

魚腹畫石八行行間相去二丈八八成行爲陣六十四其形正方如棋盤六十四陣後有二十四陣分爲兩行間之遊軍其形曲如偃月屹然峙乎大江平沙之上巨流弗轉迄今猶存天其用以遺後人雖然斯法久廢至今千有餘年觀其圖者漫然莫測孰爲天地風雲孰爲龍虎鳥蛇又安能推其意而行之乎晉桓溫遠武侯僅百餘年人已莫能識獨溫知其勢嘗山之蛇首尾救角是以相應而猶未盡通奇正攻敵之妙唐獨孤及雖用韜鈐之客記其遺制而猶未盡

明其義李筌太白陰經繪爲九圖其名雖同而陣形則異與武侯之圖益外聲本朝諸儒類皆紙上語又舉諸家陣法以附益之益駁而難同惟唐太宗李衛公以爲形如井字開方九焉大將居中諸部連繞四頭八尾綱處爲首此數語最爲切當可以爲開方之用次當觀握機經焉隆賛即魚腹圖八陣地軸十二居中天衝八陣居前又八陣居後天前衝四陣居右地前衝六陣次之天後衝四陣居左地後衝六陣次之風八陣居四維雲八陣居四角比天地風雲四陣

爲四正也天地前衝爲虎翼居右天地後衝爲飛蛇居左又風變爲蛇蟠雲變爲鳥翔此龍虎鳥蛇四陣爲奇也然八陣中有握奇之數寓於地軸其爲九陣即九天爲井之制也八陣外有遊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或分爲疑兵或設爲伏兵或絕敵糧道或邀遮敵人或夜擊敵營或尾擊敵後或軍行未正營舍未定行列未正必先巡警八面斷敵來道以防卒然之衝突皆臨時別變錯綜八陣而用之即井田有溝洫爲之經緯者也此法古人所未言用之教陣訓兵則其文炳矣然其教皆起於參天兩地兩地之數衍而爲四爲八參天之數衍而爲六爲十二合之爲六十總之爲八十有八其部隊則有戰前隊迎敵有正隊更化有奇隊若非奇隊則正隊不能以更化又有駐隊自固有輔隊爲駐隊之衛有救隊爲駐隊之後拒若非救隊輔隊則駐隊不能自固要皆隊間容隊陣間容陣隅落勾連曲部相對四面八向隨感而應皆以逸而致勞以實而擊虛其法可爲客矣或曰按六十四陣圖有爲營曲抱其前中開一門是特營壘之

法非可用之戰鬬也於戲殆亦未深攷之矣且營壘戰鬬其法則同其用則異部伍隊陣隅落勾連則田地與敵而制形立名則異庸可泥乎當用諸家之說觸類而推之今九陣而言則天包地外風附天而雲圍地析九陣而言則一陰一陽兩兩相從似分而實合以方位而言則四陣爲正四陣爲奇以遊軍對八陣而言則八陣爲正遊軍爲奇以戰而言則正或變爲奇奇或變爲正接戰者正也從傍擊者奇也却而致敵者奇也左右夾擊者正也以隊法而言則因其

名而別雖百萬之衆各有分數而不亂如李衛公謂天地風雲本乎旗旛龍虎鳥蛇本乎隊伍是也以置陣而言則隨地而布皆協於義如馬隆所謂合而爲一平原如城離而爲八隨地之形是也以其命意而言則天地取乎動靜開闔用以衝敵風蛇取乎往來屈伸用以繞敵圍敵鳥雲取乎翔翔用以突擊而握機經所載蛇蟠爲圍繞鳥翔爲突擊之類是也以其取象而言則圓者爲天方者爲地放而衝撓者爲風散而復聚者爲雲屈而圍繞者爲蛇蟠張翼而突進者爲鳥翔四翼一首者爲虎翼六翼一首者爲飛龍而李靖方陣之法即他陣之類也李廣張左右翼爲圍陣外嚮者即天陣之類也虜數十萬騎出入守邊者即風陣之類也李廣張左右翼以擊匈奴衛青將左右翼以繞單于清溝之戰安守忠以驍騎九千爲長蛇陣官軍擊之前尾爲兩翼夾擊官軍大敗即蛇陣之類也宗城之戰王重胤請杜重威分銳士擊安重榮左右翼自率兵以衝其中軍重榮少却官軍乘之重榮大敗即鳥翔陣之類也項羽垓下之戰韓信

將兵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居後絳侯柴將軍又在皇帝後即虎翼陣之類也虜人之拐子馬先以精兵從中衝我軍如我軍陣動則擁大衆張兩翼以邀我後此亦虎陣之類也崔乾祐潼關之戰十十五五散而列星或疎或密或前或後嚴精陣於其後及兵既合偃旗如欲遁以誘其進乃發伏兵以乘之即雲陣之類也韓世忠大儀之戰先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則起擊金人不知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金軍擾亂宋師迭

進世忠麾勁騎四面踩躪人馬俱斃即龍陣之類也
雖李廣衛青崔乳祐王重詡韓世忠之徒未能知此
八陣之法而暗與古法合亦足以制勝矣今思古陣
而制敌法法陣自具八體八體各具八變皆因地勢
而分列因敵勢而變化靜則有定體動則有定用觀
之則爲首援之則爲尾一陣遇敵諸陣相援首動尾
應奇正迭出變化無方是之爲八陣活法倘拘文泥
圖以求古法而不知變化神妙之用或繁碎而重疊
無以應卒而適宜是何以制勝乎大知陣法而不知

變化者固不足與語用兵之事也近年諸將併與陣
法失之乃謂今與古異戰則戰耳奚以陣法爲昌不
思衆則易亂亂則易潰於是隊伍之法生焉地有嚴
阻原谷形有高下大小曲直因地形而列隊伍於是
行陣之法生焉苟謂陣法無所用之則三軍之衆若
何而布列是以士卒自古其地而布列無法也使士
卒自古其地則隊伍必然紛亂而不整布列無法則
勢如風痺左右不相顧首尾不能相應安得奇正
相生之妙行陣無奇正隊伍不整治皆敗之道也項
羽止有二十八騎猶有陣法分爲四隊四面馳下漢
山東爲一處而況兵以千萬計豈可無陣法自黃帝
以來皆用之豈今一旦獨不可用乎不自悟不能用
陣法而謂不可用其不知兵亦甚矣凡不用陣法而
勝者皆出於彼此浪戰均無法制其間有以寡而遇
衆以衆而遇寡以治而遇亂以和睦而遇怨離耳烏
可執一而廢百指其幸者以爲嘗哉

雜兵家八陣辨正一

營陣之法起自風后初作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者
形勢以攻重尤其法用二爲正一爲應四爲奇而餘
奇爲握奇故謂之握機經風后握機經以天地風雲
爲正陣龍虎鳥蛇爲奇陣此外皆爲餘奇餘奇之兵
藏於中軍而法存於分數至孔明相蜀亦作天地魚
麗金木水火土八者形勢以伐魏吳其法以戰隊爲
正電擊爲奇駐隊爲應毀後及左右踵爲奇而亦有
餘奇藏於中軍故謂之八陣圖風后制三軍用步輔
車爲正兵以騎從中出而突擊爲奇兵後世廢車而
用二軍故武侯於戰隊駐隊皆用步兵爲正兵電擊

中軍及左右踵、皆用騎爲奇兵、此外亦有餘奇藏于中軍、然武侯八陣、與風后若同而實異、後世得其書、不究其制度、得其圖、不知其變用之法、是以二術雖傳於世、俱隱而不明、甚矣李靖之好妄也、唐太宗問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此八者何義、而靖對云、古人秘藏之法、其實一陣、詭設八名、且若天地風雲者、本乎旗號、旛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又曰黃帝始制丘井、八家之法、起於此也、太宗復問鄉所作六花何術也、靖曰、本諸葛亮圖、外畫之方、內　之圓、是

成六花、俗所希有、且握機言陣勢有八、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而經曰風附天、雲附地、龍居其中、張翼以進、鳥居其外、翔擊以應之、其法實然、固非難考、而謂爲旗號何哉、武侯行師合三十五隊爲一陣、有電擊、有戰隊、有中軍、有駐隊、有殿後、并左右踵分布衆寡、各適地利之宜、如人有首臂腹足、皆以相捍翼而謂之外方內圓、而爲六花、何哉、夫聖賢立法垂世、固有待於明哲之士、若智不足以究其精微、缺焉可也、而靖騁一時雄辯、欺其君以惑後人、使後人用兵不知營陣、每遇征討、不大勝則必大敗者、靖之過也、嘗謂衛公問對奇正、一本孫武、而不知孫武所謂、況知二子耶、蓋孫武之言曰、凡兵以正合、以奇勝、知之者出奇無窮、此言布陣之法也、奇亦爲正、正亦爲奇、此言分合之法也、布陣之法、於一陣之中、各有正有奇、而於奇正亦各有隊伍之別、今靖之言曰、臣但教諸將以正爲奇、以奇爲正、而虛實自知、審如是、乃孫武所謂分合法耳、非陣法也、又武侯言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守也、而靖對太

宗曰、其言非極致、然武侯用此、嘗以寡當衆、未聞敗衂、街亭之役、馬謖違之而喪師、此其效顯然、烏得謂非極致乎、凡靖所論者、皆詭譎變詐之術、雖在兵家、不可無、要知非王師征討之法、

雜兵家八陣辯正二

八八六十四者、正陣之數也、三八二十四者、握機之數也、正陣之數其勢方、握奇之數其勢圓、方圓者陣之法也、正陣之變、必始於方圓、方猶圓也、圓猶方也、故自方而變圓、自圓而變曲、自曲而變直、自直而變

銳此五陣之變初終之勢也武曰武侯八陣止有六十四其二十四者後人增之也杜牧之言夔州前武侯以石縱橫八行布爲方陣三八二十四者握奇之大數亦武侯之遺意杜牧之舉八八之數者握機之數有所未明故畧而言之耳或曰六十四者正也二十四者奇也又曰疑軍以固有餘地遊軍以接其後列夫疑軍遊軍皆奇兵也八陣文曰四爲正四爲奇豈八陣之外復別有奇兵耶未之有也或曰握奇之兵既無定數而武侯必以三八二十四爲數何也曰

此一陣之大約也凡一陣之中握奇之數多寡與大陣相稱如金鼓麾角刀手統士吏隊子將之屬主將親握之者必八分之一輜重炊子斥堠鋒子工匠伎巧所以備從大陣者必八分之一此三八二十四者之大數也然後世不敢指二十四爲握奇者以爲握奇之衆皆在陣中迷于中心零者大將握之之說故也八陣之體卷而藏之則爲方陣圓陣而握機之數在陣中舒而張之則爲曲陣直陣銳陣而握奇之數在陣後此又何疑焉故三八二十四者存之可也廢之可也存之使後世知有握奇之數而求乎八八之數之妙也廢之使後世因乎八八之數而推尋握奇之用也然八陣之體定於握奇若取而廢之則義隱與難見學者併與八陣而失之矣此武侯所以存而不廢也八陣之辨其說如此

雜兵家四奇四正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辨

握奇文曰四爲奇四爲正餘奇爲握奇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此十九字者黃帝握奇經三百六十字之文也後世誦握機之文推而廣之曰陳者數也中心

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其準焉四頭八尾觸之爲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數起於五而終於八兵家者流雖縱橫辨論所可知者握機大意而已然四奇四正龍虎鳥蛇之義意不明莫識其要有以天地風雲爲四正龍虎鳥蛇爲四奇者有以金鼓之數一二三四更相迭用爲龍虎鳥蛇隊之別者有以四正四奇起乎八卦而天地風雲龍虎鳥蛇爲定陣執而不變者雖用兵如李靖猶不能明說無怪乎八陣之不傳於天下也嘗詳考奇正之文參于鳥蛇之說探

其指歸而識其極致其指甚明其法不遠但後世不能推尋其義亦學古兵法者求之太過耳夫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者八陣之名耳猶一二三四至于八也四爲正四爲奇者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迭爲四奇之說也猶以奇爲正以正爲奇也故以天地風雲爲四正龍虎鳥蛇爲四奇正者受敵者也奇者旁擊者也又曰先出合戰爲奇一陣之間凡所受敵者皆正也所以救之者皆奇也故天地風雲四陣交敵則龍虎鳥蛇四陣爲奇而應之矣龍虎鳥蛇四陣受敵則天

地風雲四陣爲奇而救之矣然豈特八陣有龍虎鳥蛇奇正之說小而一伍一隊大而一部一陣者是也項羽二十八騎猶分奇正以破漢軍則知一隊一伍之間皆奇正矣今有二人鬬者一人從旁擊而救之其鬬者正也其擊者奇也故以八人爲伍若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各居一伍焉以八隊爲一小陣以八小陣爲一大陣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各居一隊一陣迭爲奇正莫不皆然也此四奇四正龍虎鳥蛇迭相爲

用以奇爲正以正爲奇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窮後世巧文穿鑿遂失其真至於龍虎鳥蛇爲四獸之陣以商金羽水徵火角木白虎青龍玄武勾陳等紀而象之此又求之過也

雜兵家八陣伍法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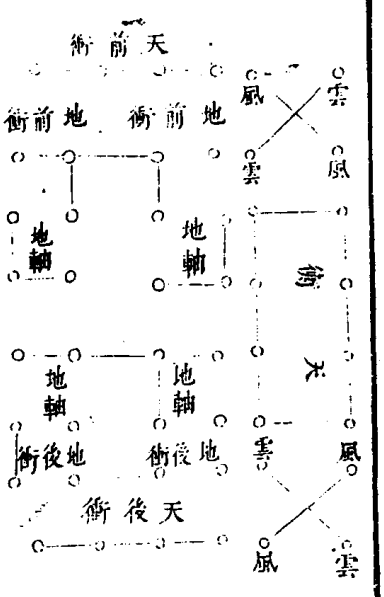
八陣所以不明於後世者何所傳者握機大意而已所不傳者伍法而已夫有伍法然後有隊法有隊法然後有陣法故伍法不明則隊法不立隊法不立則陣法失傳矣然握奇之伍法具在非不傳也四頭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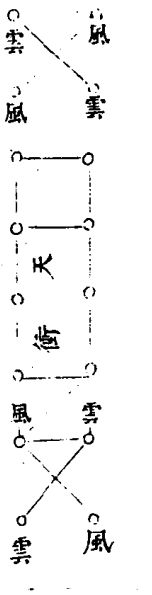
尾起於一伍八人之數積而至於八八六十四爲一隊積隊而爲陣積小陣而爲大陣無非縮虎爲首故曰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伍者伍法之謂也以五人爲伍近古司馬之法也以八人爲伍上古黃帝之法也太宗問李靖曰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何也靖曰古者井田之法形如井字間方九焉五焉伍法四爲閒地此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也乃靖不明乎五之義而穿鑿其說以欺太宗耳夫井田九位以爲陣法猶可而云四爲閒地何也如此則終於八者何據而言乎八

陣之法若曰數起於伍法而終於八陣之謂也知八陣則法亦明矣或曰古者兵法皆以五人爲一伍而八陣亦曰數起於五豈八陣之法亦以五人爲伍乎曰不然太宗曰伍法有數家孰者爲要則知伍法不止五人爲伍也李靖亦曰漢制有尺籍伍符後世轉籍以紙爲之於是失其制矣繇是言之黃帝八位之法不存所存者司馬五伍之法而已嘗觀武侯布石爲陣縱橫八行八八六十四然後知八陣之法以八人爲伍以六十四人爲隊而握機之數不與焉自伍

法而生隊法自隊法而生陣法自小陣而大陣皆以八爲數也故一伍之中有伍必有長一隊之中有長必有副以奇數足之兵七十五人爲一大隊三代以來教車戰者取一隊七十五人之數分而三之取一伍十人之數分而兩之以五人爲伍二十五人爲一卒三卒之數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共七人五人爲一車之隊穰苴又以五人爲伍十伍爲隊至今用之古今伍法之變也

正義分配諸葛亮瞿塘八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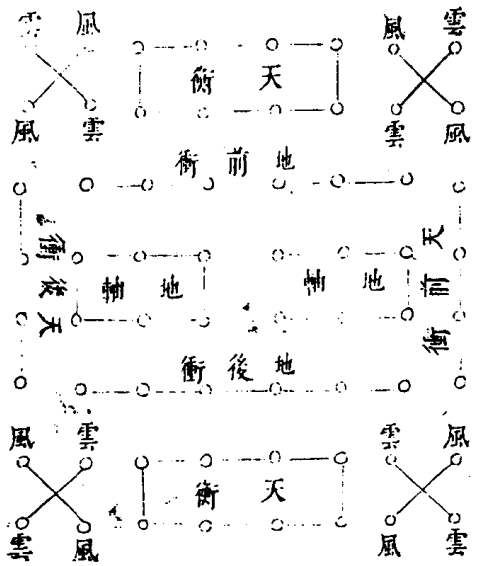




八陣之法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機或總稱之先出遊兵定兩端天有衝地有軸前後有衝風附於天雲附於地衝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天衝）各四隊風居四維故有圓軸單列各三隊前後之衝（地衝）各三隊雲居四角故有方天居兩端（天衝天衝）地居中間（地衝地軸）總爲八陣陣後遊兵從背躡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聽音望麾以出四奇天地之前衝爲虎翼風爲蛇蟠圍繞之義也虎居中間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爲飛龍雲爲鳥翔突擊之義也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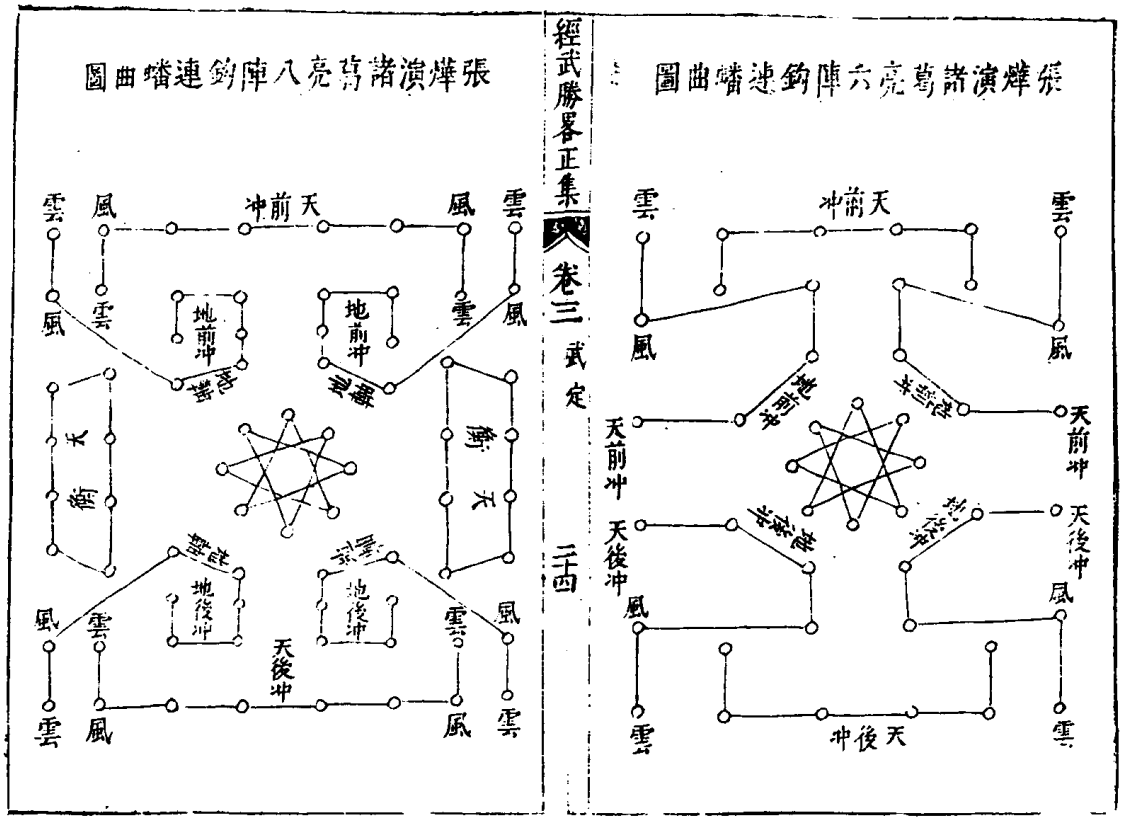
居於中張翼以進鳥掖兩端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二壘皆逐天文氣候山川向背利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今魚復江中平沙上有土石焉其八陣遺蹤尚可想也隅落勾連曲折相對出入變化莫知其終是殆黃帝太公管仲之遺制歟此篇不知誰氏之作蓋推演孔明陣法而托名為風后握奇經也

通鑑分配諸葛亮瞿塘八陣圖



通鑑慈湖王氏曰孔明八陣一在魚復永安宮南江灘水上其法六十四陣天衡十六陣居兩端地軸十二陣居中間天前衡四陣居右天後衡四陣居左地前衡六陣居前地後衡六陣居後風八陣附天雲八陣附地合之總為八陣天衡併前後衡二十四陣合風入陣為三十二陽地軸併前後衡二十四陣合雲八陣為三十二陰遊兵二十四陣在六十四陣之後凡行軍給陣合戰設疑補闕全在遊兵天地之前衡為虎翼風為蛇蟠兵家先陰以右為前又風從虎虎

與蛇皆陰類同位西北也天地之後衡為飛龍雲為鳥翔兵家後陽以左為後又雲從龍龍與鳥皆陽類同位東南也以天地風雲為四正而龍虎鳥蛇為四奇所為八陣也每以二陣相從一陣之中又有兩陣一戰一守中外有輕重之權陰陽有剛柔之節彼此有虛實之地主客有先後之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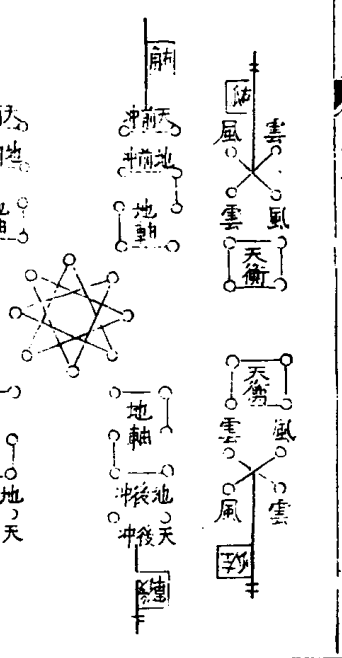
趙本學張燁演諸葛亮六陣鈎連蟠曲八陣鈎連蟠曲辯

太乙統宗寶鑑諸葛六陣鈎連蟠曲圖八陣鈎連蟠曲圖各一首張燁之所演也唐太宗問李靖曰卿六花陣法出何術乎李靖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鈎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爲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張燁誤以八陣六陣皆爲孔明舊法而各編隸四奇四正三奇三正之圓猶以爲未及鈎連蟠曲之勢故

復爲圖配以成周丘乘之數自云參古法而行已意也何辯之蓋周制車一乘用卒百人三人爲甲士在車上餘分爲四隊隊各二十四人分布車下左右挾轅以爲戰此一乘之法也五車爲隊二十五乘爲偏五偏車一百二十五乘卒一萬二千五百人前後左右中布而爲軍此一軍法也大國三軍上軍下軍大夫將之中軍諸侯將之鼓足而立其陣方其勢簡易一鼓一麾而列成再鼓再麾而出戰呼吸之間闔變化如臂使指若驅車策馬以爲蟠曲之勢則不勝其

頓且亂矣且畫爲鈎連者圖也孔明陣圖八八相乘混然無別觀者以筆鈎而連之以定九軍之所中心四隊相連爲握奇十二隊相連爲中軍四隅四方各以六隊相連而爲奇正八陣故隅落有曲折相對之勢使觀者知陣隊之別而已臨敵交戰則以神速變動爲貴何取蜿曲之巧耶李筌張燁漫不知兵徒泥合古文私意杜撰難哉

張燁演諸葛亮十二將兵配周制車乘準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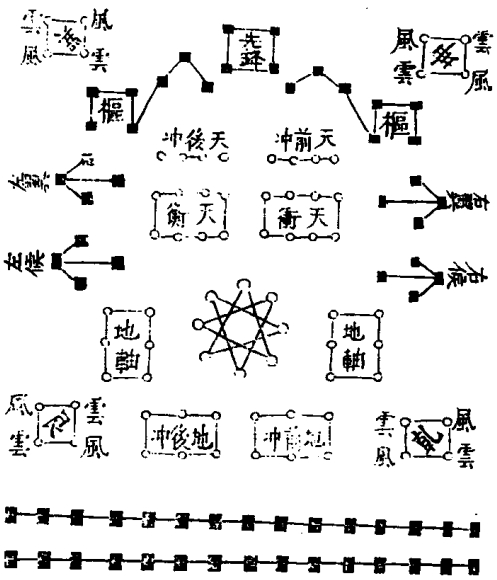
趙本學張燁演諸葛亮十二將兵陣辨

太乙統宗寶鑑諸葛亮十二將兵陣圖一首張燁之所演也李靖既變八陣爲七軍名之六花陣再變八陣爲十三軍名之十二將兵陣唐司空杜佑推演布列之法張燁依杜佑布列奇正之法配以周井田兵乘之制以施於孔明之八陣外營八陣陣八隊隊一百二十五人中營另八陣陣八隊隊五十人遊兵三陣陣八隊隊五十人共一萬二千五百人用車一百二十五乘戰馬三百七十五騎以當甲士三人之數

謂孔明之舊法然也何辯之蓋李靖十三軍者中軍一陣十六隊外營四十八隊各以四鈎連而爲十二陣四爲奇八爲正奇用騎正用步奇居四隅正居四方四奇者前奇後奇左奇右奇也八正者左角右角左爪右爪左牙右牙先鋒後軍也四奇取稟於大將八正取稟於四奇此李靖法也張燁之圖有十二將之名無四奇之陣失其制矣孔明八陣中軍自在其中張燁演入陣之外別有八陣以爲中軍此又煩矣古人所謂三軍增上中下三陣也晉之三軍恒用十

餘萬人、齊之三軍、別有先驅申驅啓胠遊閼等陣之號、何嘗拘以井田丘乘之制。故凡諸節制而以田賦爲據者皆惑也。風后之握奇、孔明之八陣、周制之農兵、各自爲法、張燁定以風后天地風雲衡軸衝之陣名、配以萬二千五百之車、徒欲強而合之、其可得乎、

張燁演諸葛亮當頭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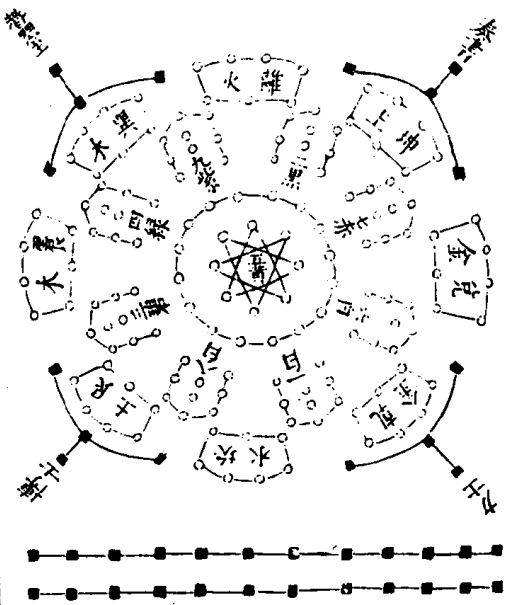


趙本學張燁演諸葛亮當頭陣辯

太乙統宗寶鑑當頭陣圖一首張燁之所演也、孔明壘石爲陣、凡有三處、一在瞿塘魚復江者、至今猶存、一在成都府新都縣之牟彌鎮、一在漢中府沔縣之足軍山、其跡皆已泯然無傳、張燁用出己意、以六十四陣、兩而倍之、爲一百二十八陣、以步兵三十二小陣、分爲四坤四巽、八天衝、十六天衝於前、三十二小陣、布爲四乾四艮、十二地冲、十二地軸於後、三十二小陣、布爲握奇于中、以騎兵三十二小陣、布爲四先

鋒七斗樞、八翼候、十二遊兵於前後左右之間、謂孔明牟彌鎮當陣如此也、何辯之、蓋古人制兵、置左右二陣、謂之二拒、其用如左右手、其勢不得不重四奇迭用乍進乍退、其勢不得不輕燁以四坤四巽爲二拒、而先鋒斗樞翼候反倍之、非奇正之制矣、至於天衡地軸、各以重兵居內、將安用之、此尤爲奇巧煩碎之甚者也、

張燁演諸葛亮八陣下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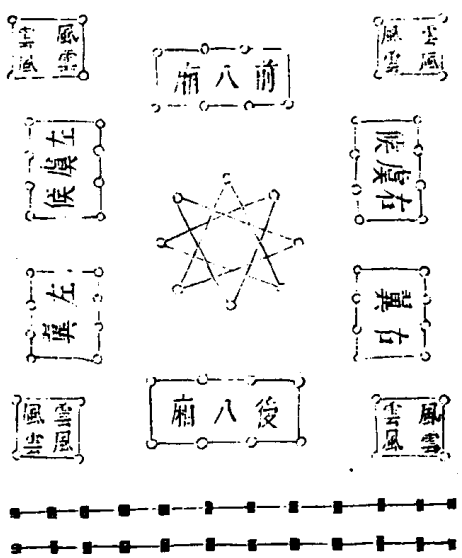
趙本學張燁演諸葛亮滿天星陣辯

太乙統宗寶鑑滿天星陣圖一首張燁之所演也以六十四陣四而倍之而爲二百五十六隊以六十四小陣爲中軍以七十二小陣包中軍爲內營以六十四小陣重包之爲外營以十二騎陣護四角爲拓隊以四大隊重護拓隊爲鈐爲望樓謂孔明定軍山滿天星下營法如此也何辯之蓋通書所載九宮體用天地盤數九宮居中八卦五星居外力士藏室奏書傳七居四隅張燁好神其法布爲滿天星陣實准天地盤數之格也殊不知古人營陣本同一法下營左以簡便爲貴善用兵者陣一止即爲營營一分即爲陣當就脚下可以立成豈有更分二百五十六陣之理多分多合愈煩愈亂節制之道決不爲此也

按諸葛亮以八陣布爲九宮滿天星乃基盤布下營法計二十二陣九宮九陣五星八陣陣隊不等八卦四陣遊兵一陣共二百五十六隊以一萬二千八百人分爲二百五十六隊各五十人爲一隊步軍二百隊馬軍五十六隊步兵中黃六十四隊紫赤白黑碧綠天官七十二五星八卦六十四隊騎兵四隅四營三十二隊遊兵二十四隊 九宮五星爲

正八卦後遊爲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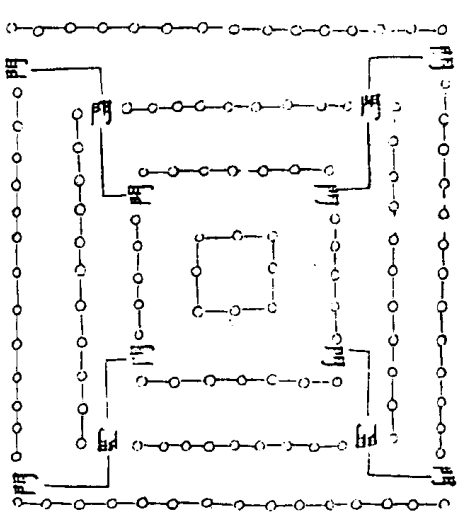
張燁演諸葛亮八陣圖



排本學張燁演諸葛亮八翼陣說

左乙統宗寶鑑八翼陣圖一首張燁之所演也孔明陣無有八翼之名者燁以步卒一十六陣爲前後二衝以騎兵三十二陣爲左右翼候正兵之後無奇奇兵之後無正何辨之蓋孔明六十四陣皆古之車制無非正兵耳以二十四陣爲遊兵則孔明泰用騎兵之法也禮塘石陣八八成列騎兵環遶於後非特爲殿後計蓋接戰之時或居先或居左右爲翼爲候爲衝爲突爲援爲伏無定名也張燁推演陣圖動以六十四陣居中二十四陣居外實不知孔明遊兵之用也大率制兵當如伍法中軍如身前軍右軍如兩手左軍後軍如兩足皆爲正兵四奇遊出於前後左右之間者則如爪如牙如觜如角如羽如翼無正形無定位以此而識輕重之權以此而求動靜之理然後可與追識孔明之兵法

馬隆偏箱車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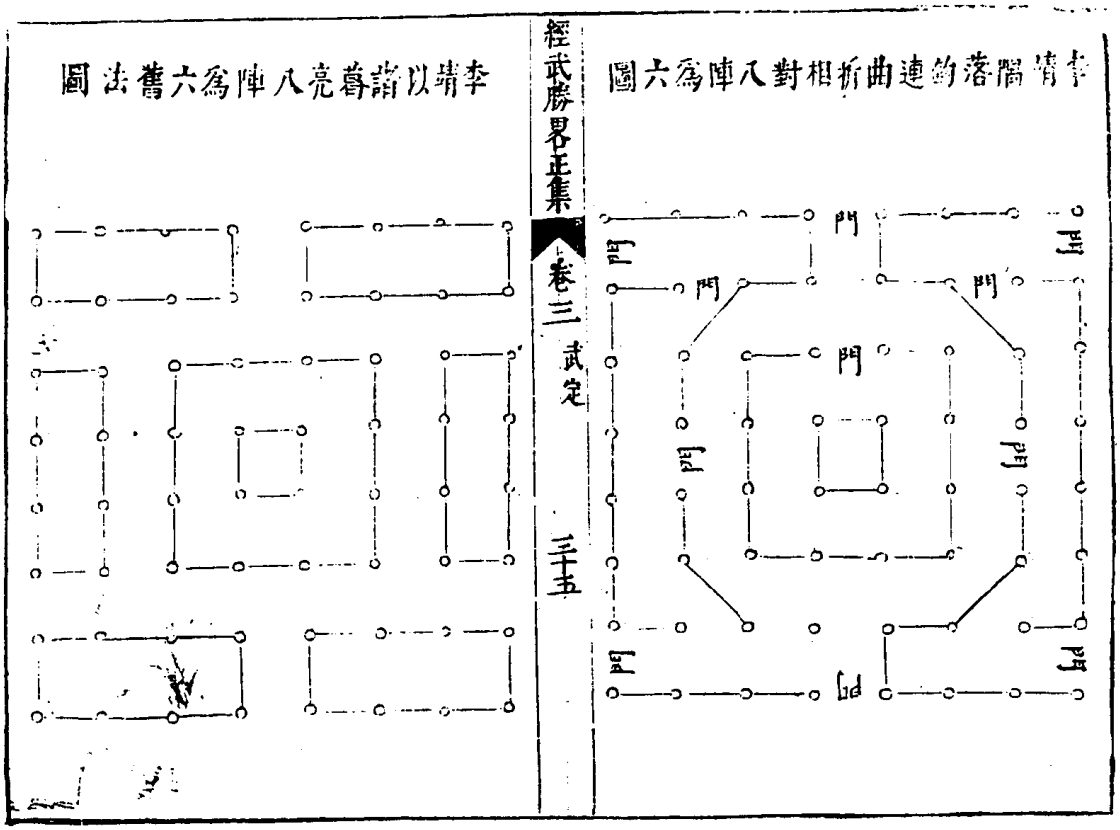
馬隆偏箱車陣記

偏箱車之陣晉將軍馬隆伐羌之所作也古者車一乘卒百人甲士三人在車上七十五人分三隊夾轅爲戰備二十二人守副車爲殿或九乘爲偏或十五乘爲偏厥後胡兵入中國車陣爲虜所破陣法遂無傳而車亦失其制不復用矣遼漢衛青李陵始用車以爲營衛乃自創法車一乘伏卒二十五人於後出入迭戰豈古法哉晉元康間羌虜樹機能反涼州乘高布險以制官兵兵不能討舉馬隆將隆循衛李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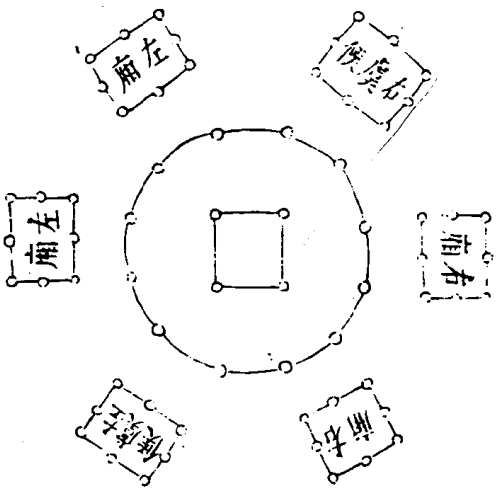
士三千二百人配車一百二十八乘乘二十五人每二乘相副爲一陣三百人爲遊奕依孔明陣圖爲四層一層五十六乘二層四十乘四層八乘路廣車上以木爲拒馬攢簇外向結營而行名鹿角車營路狹更施木屋以蔽矢石木屋拒馬高則難用故偏其箱以承之故曰偏箱車也偏誤作偏非夏山丘濬所謂凡車皆二箱獨隆爲一箱之說亦非張燁前後八箱之義也蓋凡用兵進征與深入者虜情未諳地險未

悉當以固守爲本孔明八陣圖內外相包部伍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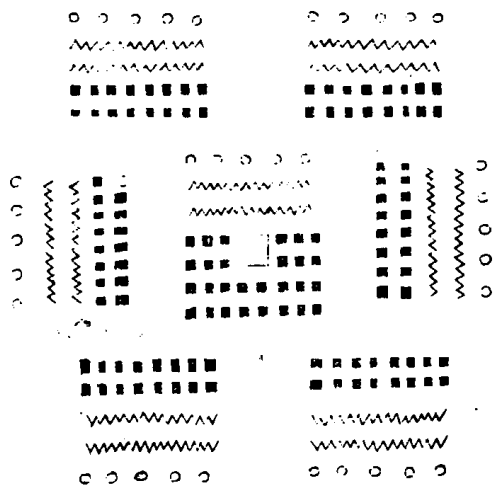
孔所謂先爲不可勝是也馬隆依之所以爲深知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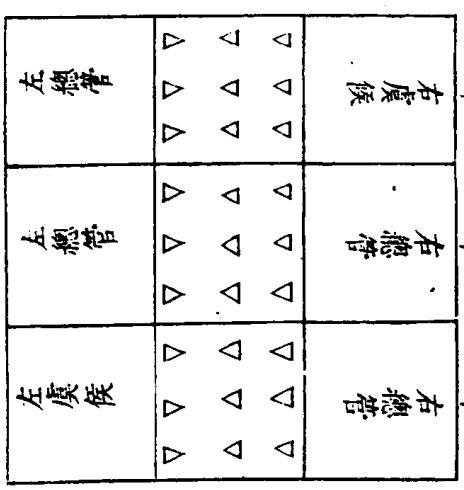
李靖內環之圓外畫之方變爲六花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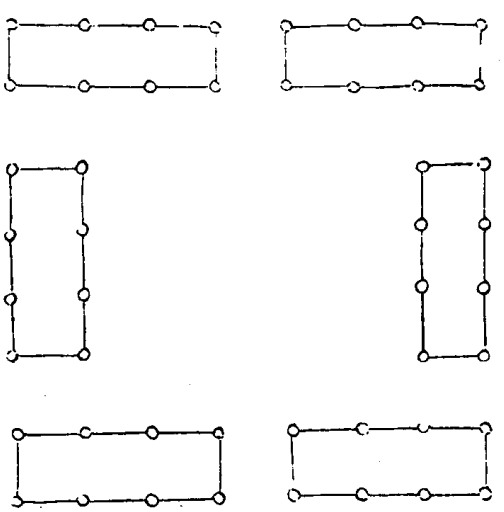
李靖六花七軍車徒騎布列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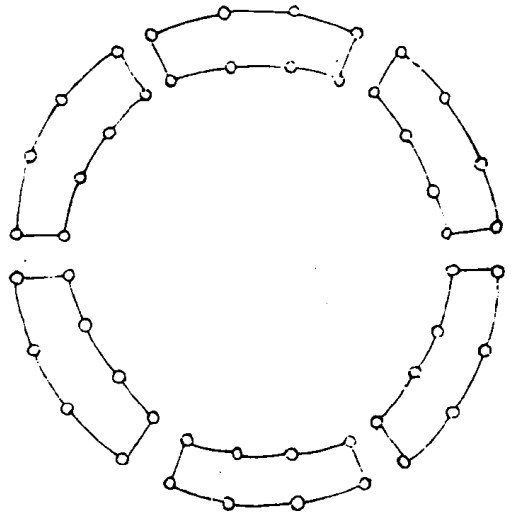
李靖六花開方紋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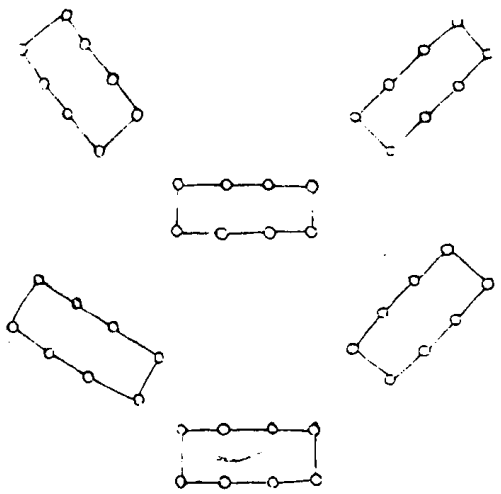
李靖六花方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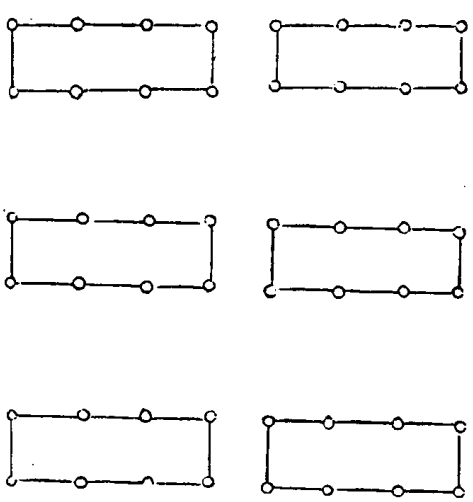
李靖六花圓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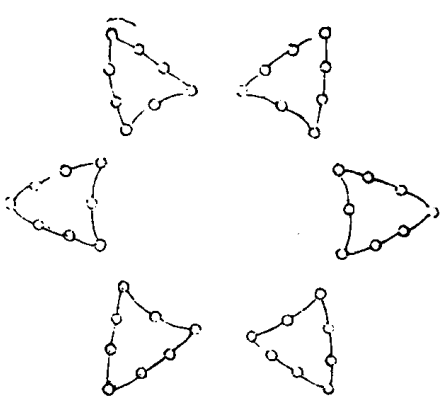
李靖六花曲陣圖



李靖六花直陣圖



李靖六花銳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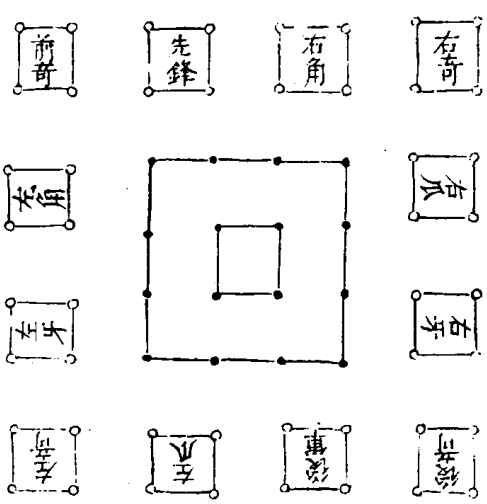


李靖六花陣記

六花之陣唐衛公李靖開國之所作也本孔明八陣圖而變之其中心一二層十有六點爲中軍此不易者惟以外三四層四十八點鈎連而有六陣左右總管各二陣左右虞候各一陣各皆八點以相從所謂八陣爲六孔明之舊法即此圖也李靖因之內方環之爲圓外直畫之爲方疏而開之其形六出故號之六花中一如花心外六爲花瓣云其隊數參用古法步騎與車三者相兼而間立步隊百人爲率騎隊二

十五人爲率車隊七十五人爲率車曰駐隊步曰戰鋒隊爲正居前騎曰戰隊曰跳蕩隊爲奇居後中外凡七軍杜佑通典因述爲七軍陣正六花之別名也其教閱恒用三萬人分左右六箱一箱爲營法五箱爲方圓曲直銳之形安營布陣以六花爲正中軍爲奇斯陣也以開唐家之運制服突狄其功偉矣若以參盡孔明之圖與則猶有間也

李靖十二將兵陣圖



李靖十二將兵陣記

十二將兵之陣唐衛公李定遐之所作也以乘之陣外兩層四十八陣各四分之爲十二小陣四隅四陳爲奇四方八陣爲正奇兵用騎正兵用步兵各一團將各一人中騎兵十有六陣爲中軍大將主之大將統乎四奇之將四奇統乎八正之員首尾有相因之勢行止有相隨之分奇正有同力之義故名爲十二將兵之陣是將突厥寇掠虜騎奔衝復變六化而爲此也太宗爲秦王破劉武周軍中作破陣樂舞前出

四者者非象四奇乎後綴八旛者非象八正乎用一百二十八人者以六十四陣爲總陣八正之員各領八陣別有六十四小陣以爲中軍一人所以象一陣也其原同出於武侯而各隨所變故杜佑推演孔明布列之序直以太宗李靖之法以爲之法夫豈無所本哉

武經總要李靖曰古今以來臨戰每作四面陣周圍受敵以爲必固若選鋒擊之必破此非天殃將之失也亦或作長蛇陣皆以隊伍步騎相接或被衝破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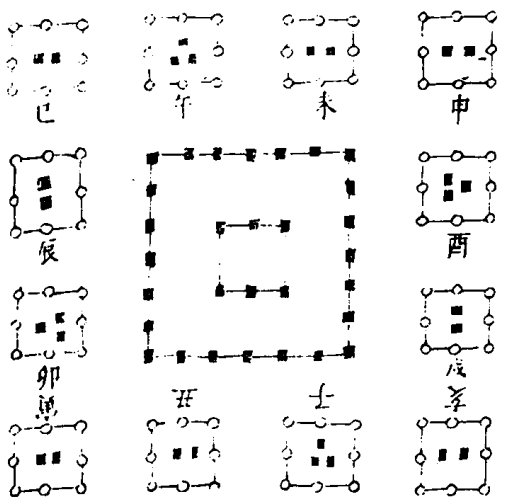
處即敗散不全大將避潰師之罪移過於下遂使驍勇小將無罪受誅今則翻成陣制各立陣名各分部曲各名奇正若失一陣則斬一將形勢立就諸陣相應猶手臂相救以此攻守萬無一失中爲中黃陣騎兵三千人並長鎗短刀巳爲前衝亥爲後衝寅爲左突申爲右擊酉爲白雲卯爲青龍午爲大赤丁爲大黑辰爲摧克戌爲決勝未爲先鋒丑爲破敵十二陣各步卒八百人爲十二隊而爲小方陣騎兵各二百人長鎗短刀伏於陣中隨便衝擊惟子午卯酉四衝之地更加騎兵一百人凡馬步軍萬八百成一大陣遊奕八百人在於寅中巳亥辰戌丑未各抽奇兵一百人充之以挑戰亂兵引敵如兵少即于隊中減人多兵即於隊中加數必要存其陣隊止則爲營動則爲陣逢則緊急鼓聲一發陣則立成不須勞煩指布此則應變之法出入如神攻取皆勝其小陣皆有四頭每頭配勇將一人用戰鼓一面中央立一大旗有賊攻一面即諸陣相應同時向救轉戰只轉步卒騎兵不移每陣相去廣狹一百步狀如街陌設作挑戰

引之令人則他陣皆突出弓弩騎射長鎗左右挾擊前抄其胸後掩其尾是乃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

按李靖曰八陣乃武侯舊制世用之而不可易今損益其制共成十二將兵爲陣法自一至九變化無窮十二將兵爲四奇曰八正以步人爲正以馬軍爲奇四奇一曰前奇二曰右奇三曰左奇四曰後奇八正一曰先鋒二曰右角三曰右爪四曰左爪五曰左角六曰左牙七曰右牙八曰後軍嘗以

一奇當二正前奇當先鋒左爲右奇當右爲右瓜左奇當左爲左牙後奇當右牙後軍四奇取禦於大將四正取禦於四奇正常以奇爲首居各視奇之所止出各視奇之所行奇當在前正當在後卒然遇敵翻然爲首因敵變化循環無窮所謂以寡制衆者也

李靖十二辰陣圖



李靖十二辰陣記

十二辰之陣亦唐衛公李靖定邊之所作也唐太宗之初四夷內附番漢之兵雜處而並用之番長於騎漢長於步靖因其勢一變八陣而爲六花凡外營六車各車步當前騎兵當後車步爲拒騎兵從背出此一法也再變六花爲十二將兵凡騎爲四步分爲八騎居四維爲奇爲首步居四方爲正爲尾一奇各當二正二正各向一奇一面受敵首尾相應又一法也三變十二將兵爲十二辰混步騎而爲一凡外營周

圍皆步而騎各包步之中一奇各當一正一正不離一奇一陣受敵各自爲戰奇正相混無不是正無不是奇敵意其正則步開騎出而擊之以奇敵意其奇則騎入步合而擊之以正敵不知吾正之所在不測吾奇之所出經所謂奇正之變循環無端至此見矣是再又一法也夫是時用兵阮久番將薛萬徹阿史那執失思力之徒皆點集之資騎兵別聚爲一陣教之知奇正之方則誰可得而制者靖以步而參之騎以騎而隸之步或分之使居四隅或折之使隨各陣

屢變其名、屢換其勢、何莫而非顛倒駕御之微權也哉、

宋太宗平戎

每隊計一千四百四十地分方五里每地分車一兵二十二並十地分為一點

前行每隊五十人後行每隊三十人並五隊為一點

每隊五十人五隊為一點

每隊三十人五隊為一點

前行每隊五十人後行每隊三十人

南

萬全陣圖

前鋒

左翼

前行每隊五十人後行每隊三十人五隊為點

每隊一點

後殿

宋太宗平戎萬全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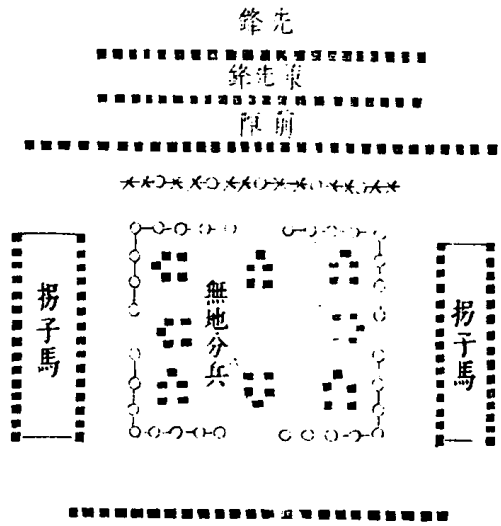
戎萬全之陣宋太宗皇帝備遼之所作也車四千二百二十乘騎三萬六百五十匹兵士一十四萬九百二十人布爲前後中左右五軍之大陣前後左右各以二行相從爲表裏中以三陣相從爲輔翼故五軍而有七陣也中陣以車一千四百四十乘方布如城郭每乘卒二十二人爲戰備陣中置拒馬五千具別用五千人守之四角置望樓八座別用八十人守之凡中三陣計用步兵一十一萬二百八十人也皆

爲正前陣後陣之前行各三千一百騎隊五十人前陣後陣之後行各一千九百騎隊三十人東稍西稍之前行各二千六百五十騎隊五十人東稍西稍之後行各三千七百五十騎隊三十人餘六百五十騎隊三千人分爲各陣探報之卒凡前後左右等陣計用騎兵三萬五千人也皆爲奇蓋雍熙之時契丹內侵太宗制此陣以禦虜騎之奔突故曰平戎萬全之陣其宋不自征伐有天下莫知右人制陣之法務以輕銳爲戒持重爲主如此則其積弱之勢實繇茲而起矣

按宋時作此陣法想皆用禁軍廂軍布列都城以爲守禦之計即如今之五軍神機神楯等軍及前景泰間于少保所定十二團營等制耳體勢重大恐難於鋒銳馳突變化出沒之用以戰不足以守有自此所云積弱之勢繇茲而起是也然戰守非二道以戰爲守其守乃固若不足以戰則士馬雖衆軍容雖盛平成則紛師隊伍拾攘則紛拏亂解不幾爲牧野如林之旅淝水之投鞭斷流者耶

兵陣之法蓋不可不詳參不可不獨審泥古而敗者不少所宜深鑒

宋真宗嘗陣圖



宋真宗嘗陣記

嘗陣之陣、宋真宗皇帝備邊之所作也、咸平景德之間、契丹西夏內侵、好以弓騎暴作、偏攻大陣、或突我前、或邀我後、或掠我左右、一面不支、輒爲所破、不利往往如此、真宗出陣圖觀之、乃以步兵方布一大陣、於中陣外、障以木拒馬、或大軍陣內、別選精騎備緩急、號爲無地分兵、陣開四門出入、其陣各爲二行、更番迭用、以節其力、大陣之左右有精騎、爲藩蔽、號爲拐子馬、金人之名也、大陣之前三萬騎爲前陣、前陣之前又有先鋒陣、先鋒之後有策先鋒陣、三者相爲應援、大陣之後二萬騎殿之、並以精銳充其數、真宗作此以代萬全、後每用之、故時謂之嘗陣、其實與萬全之陣大同而小異耳、揆其所制之意、惟以必生爲主、以羈縻爲道、以捍禦遮蔽爲固而已、長驅遠鬬在所不欲、此武備之所以不振也。

武經總要嘗陣法

大陣

大陣即中軍陣也、布陣之法、大約指畫分明、進退有節、審地勢、設陣形、或排長陣、嘗山蛇陣也、或排方陣、今號四門斗底陣、以步軍鎗刀手在前、方陣即四面排布、雜以旁牌標鎗、當陣面聯布木拒馬、或間以大車爲之陣脚、兵按隋書、舉鹿角設戎車爲方陣、步騎相參、大抵皆古法也、良弓勁弩居其後、以雙弓床子弩參之、行伍厚薄、出于臨時、務於專整、戎馬無以馳突、一陣開四門、騎兵居其中、候出戰、即開門放戰隊出、出絕、閉之、有駐隊、有戰隊、環相爲用、不竭人馬之力也。若馬軍在前先出戰、即候戰久抽歸步軍陣後、

若左陣、即抽歸陣中、押大陣、古之中軍也、觀大將軍旗鼓所在、應敵用兵、俱集成筭、有先鋒陣、策先鋒陣、拐子馬陣、前陣拒後陣、皆受節制、凡一將佐、一部隊、一營壘、大小相轄、上下相維、元帥統之、故居則營壘解、行則陣隊成、此其大較也、如偏即出征、或行隘狹之地、則隨形布陣、不可限以嘗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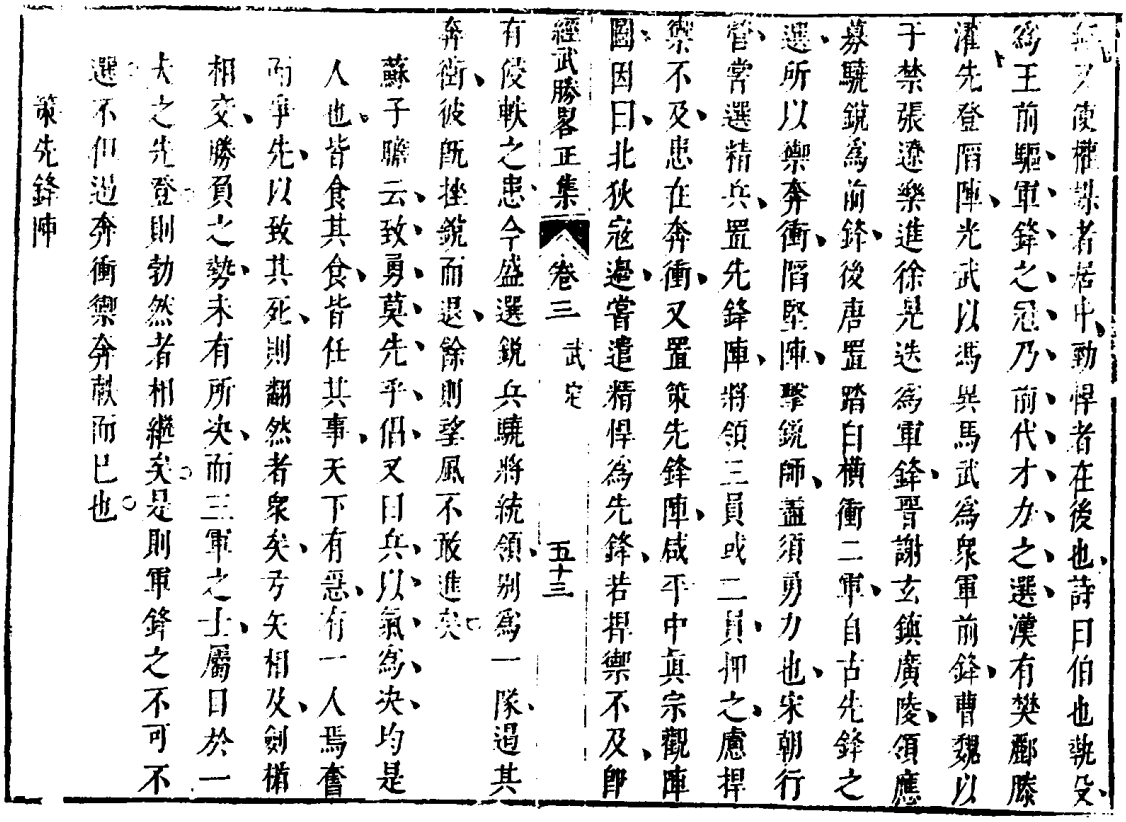
東西拐子馬陣

東西拐子馬陣、爲士陣之左右翼也、宋地面行營拐子陣、並選精騎、夷狄用兵、每弓騎暴集、偏攻大陣、一面捍禦不及、則有突奔之患、因置拐子陣以爲救援其兵量大陣之數、臨時抽揀、

先鋒陣

先鋒陣、春秋傳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所以辨等列順少長也、說者云、出其以少者在前、先勇力也、還則後明尊卑也、是知出師之以少壯勇健之士在前、則先鋒之義也、入則少壯勇健者在後、則後殿之義也、當時列國諸侯戰陣軍旅已用此法、走入軍行右轅左追奪、前芋慮無中權後勁、謂前建芋旌以虞敵之有

無、又使權謀者居中、勁悍者在後也、詩曰伯也執殳、爲王前驅、軍鋒之冠、乃前代才力之選、漢有樊酈滕灌先登陷陣、光武以馮異馬武爲衆軍前鋒、曹魏以于禁張遼樂進徐晃迭爲軍鋒、晉謝玄鎮廣陵、領應募驍銳爲前鋒、後唐置踏白橫衝二軍、自古先鋒之選、所以禦奔衝、陷堅陣、擊銳師、蓋須勇力也、宋朝行營、嘗選精兵、置先鋒陣、將領三員或二員、押之、慮捍禦不及、患在奔衝、又置策先鋒陣、咸平中真宗觀陣圖、因曰、北狄寇邊、嘗遣精悍爲先鋒、若捍禦不及、即有侵軼之患、今盛選銳兵驍將統領、別爲一隊、遏其奔衝、彼既挫銳而退、餘則望風不敢進矣。



蘇子瞻云、致勇莫先乎倡、又曰兵以氣爲決、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惡、有一人焉奮而爭先、以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是則軍鋒之不可不選、不但遏奔衝禦奔軼而已也。

策先鋒陣

置陣在先鋒陣後驍將一員統之先鋒抗敵或兵勢不支則策先鋒陣爲應援禦其奔突

前陣

凡用兵排陣之法中軍大陣之前別擇銳士爲奇兵謂之前陣按風后握奇圖曰凡兵萬二千五百人軍有中壘有外壘有正兵有奇兵陣兵九千人奇兵三千五百人孫武子曰三軍之衆可使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謂當敵以正陣決勝以奇兵前後左右相應則當勝而無敗凡戰以正合以奇勝當敵爲正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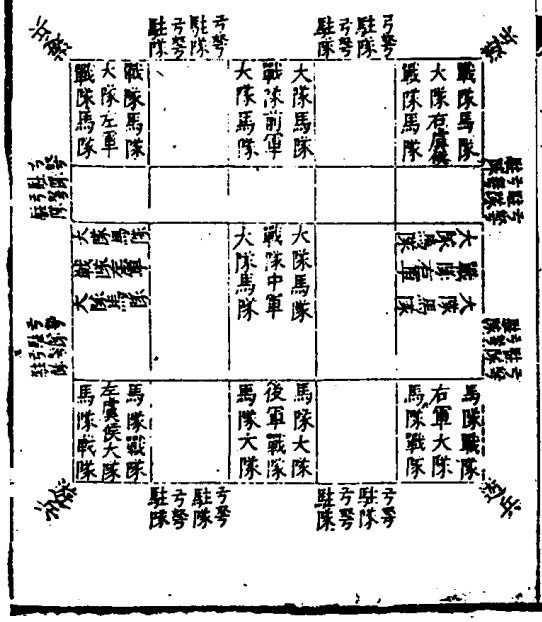
擊爲奇則用奇之策揣摩敵形指向分衆兵非貴多也乘機取勝而已咸平景德歲契丹南牧三路重兵會合中軍步騎嘗滿十萬人前陣騎士滿三萬人約握奇圖奇兵之數

拒後陣

拒後陣殿後兵也凡出征伐并爲拒後軍陣之置糧道居後若強寇對壘欲開變引重兵踊戰潛選精銳錄間道掩襲我委積輜重則須殿後捍之宋咸平中上出北面地圖曰北虜旁窃選精兵出大陣後斷我根

漢因別選良將領二萬人殿後騎角捍寇用防腹背受敵之患

宋神宗九軍布列法圖



道本學宋神宗九軍新陣辯

武經總要、九軍新陣圖七首、宋神宗皇帝之所演也、宋有契丹西夏之禍、太宗制平戎萬全陣、真宗制嘗陣、皆不勝、元豐五年、神宗更大稽古制、別爲九軍陣、用李靖陣爲七將、用裴緒新令爲牝牡衝方、呉置車輪鴈行之形、牝取其廣、牡取其銳、車輪取其圓、呉置取其包絡、鴈鼻取其張舒、以形相制治而爲法、出神宗之宸斷者、何辨之、蓋黃帝孔明之陣、四奇四正、併中軍而爲九、大將之將、得四之一、八陣之衆、得四之

三、謂之握奇、開闔出入、千變萬化、其道無窮、何形勢之有、神宗爲九軍似矣、惜乎中外無等、奇正不分、泥於形勢、知爲九軍而不知所以用之、況李靖六花陣軍七、故將亦七、九軍而置四將、可知操縱開闔進退出入、決無善政也、積弱累敗、至于喪亡、安哉、或曰、孰與平戎嘗陣爲優劣耶、曰陣起于五而終於八、起於五者、前後左右中五正也、不及四奇、終於八者、四奇四正也、而不及中、此萬世不易之法、平戎嘗陣、雖知五軍而布其所失、過于固守、怯於進取、均爲敗陣、惟不泥於形勢、庶幾不類於兒戲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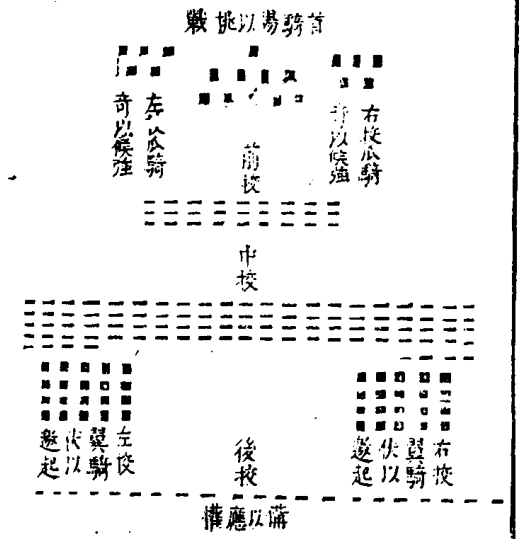
按文獻通考、神宗諭近臣曰、黃帝始制八陣法、敗蚩尤於涿鹿、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此即九軍陣法也、後至隋韓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時世久亂、將臣通曉者頗多、故造六花陣以變九軍、九軍者方陣也、六花者即七軍也、軍者圓陣也、蓋陣以圓爲體、方陣者內圓而外方、圓陣則內外俱圓矣、故以物驗之、則方以八包一、圓以六包一、此九軍六花陣之大體也、六軍者

左右虞候軍各一、爲二虞候軍、左右廂各二、爲四廂軍、四廂二虞候、與中軍共爲七軍、八陣者加前後二軍共爲九軍、本朝祖宗以來、置殿前馬步軍三帥、即中軍前後軍帥之別名、四馬步軍都虞候、是爲二虞候軍、天武捧日龍神衛四廂是爲四廂軍也、中軍帥總制九軍、即殿前都虞候、專總中軍一軍之事務、是其實名實與右力軍及六花陣相符而不少差也、今論兵者俱以唐李筌太白陰經所載陣圖爲法、失之遠矣、朕嘗覽近日臣僚所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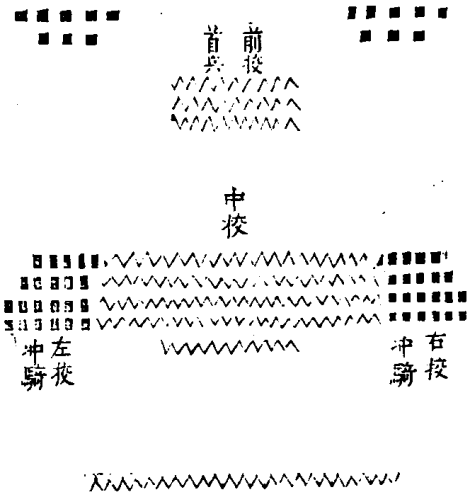
陣圖者奏想既無一可取果如此草之說則兩
敵相遇必須遣使預約戰日擇一寬平之地仍夷
阜塞草伐木如射圃教場方可盡其法耳以
理推之知其不可用也決矣今可約李靖法爲九
軍營陣之制然李筌之圖乃營陣非陣法也臨採
古之法酌今之宜曰營曰陣本出乎一法而已
宋神宗又嘗謂今之邊臣無知奇正之體者況奇正
之變乎且天地五行之數不過五五陣之變出於自
然非強爲之嘗曰李靖結三人爲隊靖深曉此非無
意也趙奇奏曰置陣之法以結隊爲先李靖以五十
人爲一隊每三人自相得者結爲一小隊合三小隊
爲一中隊合五中隊爲一大隊餘押官押副隊頭左
右傔旗五人即充五十並相依附令制每一大隊合
五中隊五十人爲之中隊合三小隊九人爲之小隊
三人爲之亦擇心意相得者又選善倫壯勇者一
人爲隊頭令自擇如已藝心相得者二人爲左右傔
自選勇悍者一人爲引戰又選軍校一人執刀在後
爲揀隊凡隊內一人用命二人應援小隊用命中隊

應援中隊用命大隊應援大隊用命小隊應援如逗
撓觀望不即赴救致有陷失者本隊委推窒救次隊
委本隊將官觀不救所歸斬之其有不可救或赴
救不及或身自受敵體被重創但非可救者皆不坐
其說與古同而用法尤爲精密然議者謂四十五
人而一長不若五人而一長之審且以五人而一長
即五十人而十長也推之於百千萬則爲長者多而
統制不一也至如周制五人爲伍屬之北長五伍爲
兩屬之間胥四兩爲卒屬之族師五卒爲旅屬之黨
正五旅爲師屬之州長五師爲軍屬之命卿此猶今
之軍制百人爲都五都爲營五營爲軍十軍爲廂自
都指揮使而下各有節級有員品亦昔之比長閭
胥族師黨正之任也夫法一定易以致人敵好擊虛
吾以虛形之敵好背實吾以實形之然而所擊者非
其虛所背者非其實故逸能勞之飽能饑之此所謂
致人而不致於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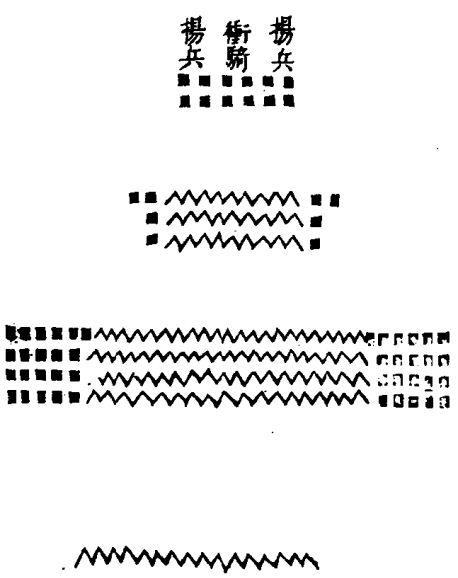
許洞飛鴈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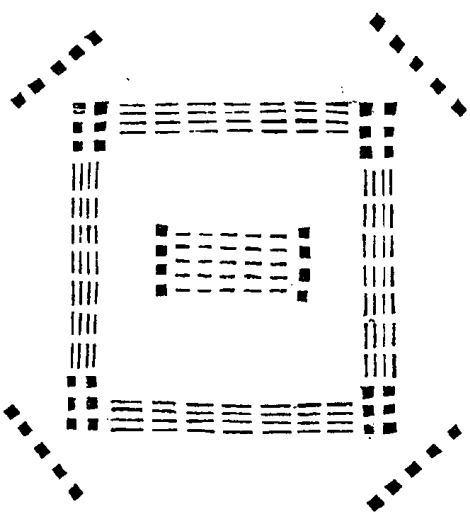
許洞長虹陣圖



許洞重霞陣圖



許洞八卦陣圖



首洞四陣總論

四陣圖者非古陣也、竊見李筌纂集諸家陣法、但有形勢而已、其部伍行列精微尺寸、則莫能顯然、其名[illegible]多、其要則寡、洞因斥古陣之法、創造新意、別爲四陣之旨、可御而變、因著論以明之、論曰、兵戰之場、立尸之所、不規度法度以固卒、則何以取功決勝而定天下乎、是故布陣之術、不可疏、疏則難應、不可密、密則難用、首欲捷、翼欲輕、腹欲實、尾欲正、捷者不可使遲、輕者不可使凌、實者不可使不應機、正者不可使

大明奇陣之

不知變、今所定四陣者、十萬人之陣、每一陣步兵七萬、騎兵三萬、以爲常準、但四陣更變、各隨所便而用之耳、每步兵一人、占地二步、騎兵一人、占地四步、使其出入轉動之便、每一陣分五校、五校各立將軍校尉以準於古、每校亦各有陣數、其分布部伍、皆準圖之法、逐部兵器、率以鎗戟戈鋋居首隊、而包以弓弩焉、左校以青龍旗表之、前校以朱雀旗表之、後校以玄武旗表之、右校以白虎旗表之、中校以軒轅旗表之、大將所處、左鼓右旗、謂之一隊者、二十五人、一部者二十隊也、每一校不嘗其部各列陣數、應敵之勢、貴在戰鬪之際、前後不相交亂也、飛鶚陣前校出首騎者、所以爲衝也、前出一部爲觜、次四部爲目、餘五部包之、首數焉、左右校出爪騎者、內以副身、外以副項及首也、夫鶚以搏擊爲義、故陣取觜爪之利焉、重霞陣、冲騎、苟衝敵陣不動、即分兩穗退於左右較之前、即麾前校騎兵進擊、步兵不可輒進、但于本處受戰、若前衝騎退、即前校兵進、前校兵退、即前衝騎進、夫雲霞以開合進退、不嘗其狀、故前較騎兵往來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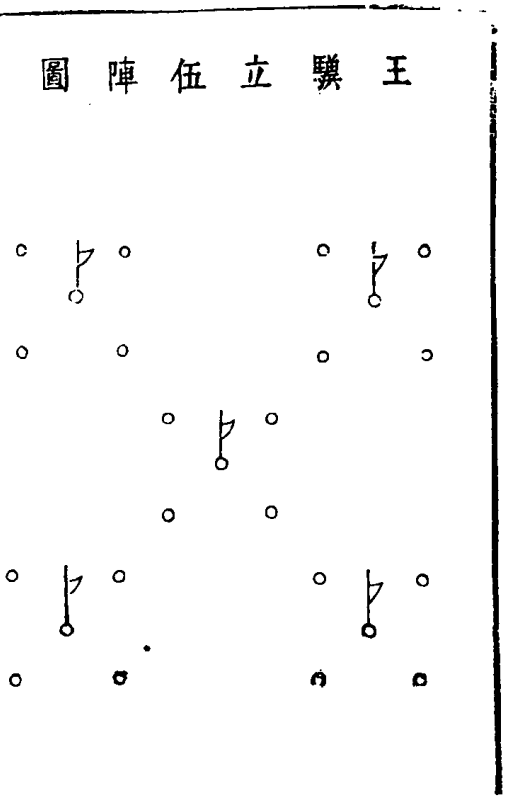
氤以象之也、長虹陣、八卦陣、皆有衝騎者、外以掩敵之不意、內以衛大陣也、夫長虹以名之者、取陣形彎抱之勢、八卦以名之者、取八面受敵之義也、凡四陣逐部結陣、每部二十隊、橫七隊爲首、橫七隊爲身、橫六隊爲尾、凡戰之時、大陣不可輒動、敵衆來薄、則大陣各受敵、夫四陣所用之法、若敵爲彎陣、我以飛鶚陣當之、敵爲直陣、我以重霞陣當之、敵爲突陣、我以長虹陣當之、敵引兵四面圍我、我以八卦陣當之、此所以應敵者也、善結陣者、先結人心賞罰中之欲士

[illegible]變之精熟在日教習之不能教習者是棄其師
[illegible]也

趙本學許洞四陣圖說

虎鈐經陣圖四首元許洞之所演也例十萬卒以七爲步爲正三爲騎爲奇曰飛鶚者搏擊勢重處者氤氳勢長蛇者彎抱勢八卦者四應勢遞相變化以爲法何辯之蓋握奇伍法二者製陣之大要握奇所以立陣之體也體立則四支爲之用而守固伍法所以定布置之所也布置有方則進退出入開闔奇正整

而不亂寡可以爲衆弱可以爲強茲洞四陣皆以一爲勢中投平列一字爲中軍是無握奇矣四隅無兵以首項身尾爲次序是無伍法矣苟處軍平曠之地敵出一奇驚其左右則中軍自擾前後不相救夾而攻之則團而爲二爲三聚攻其一處其背可透小挫遂大亂其患殆非止一端也烏得爲節制之理哉雖著論紛然要人必信稍識虛實者皆笑其爲謬戾夫艤李筌形勢之偏卒不能自脫於形勢之累至於如此



王驥立伍陣圖

王驥立伍陣圖說

國朝兵部尚書靖遠伯王驥嘗督師征麓川克之還鎮南京沉靜有大畧嘗閱師覆舟山北問將校曰部伍行列若何答曰隊各五十人始爲一字列聞鼓聲則變而爲方圓斜直之勢今日所較練如是也驥笑曰此何以約束兵士乎夫五人爲伍必一人居中執旗而四人者立四面此四人者皆聽中一人所使排陣待敵人皆堅立不動一赴鬬則五人必居中一人使四人相顧應四人死中一人不得獨生繇五人至

二十五人爲一隊最中一人執旗前大以令其四面
如五人一伍之法又倍而成五則爲一百二十五人
再倍則爲二百五十人爲一營左右前後相應而聽
於中以一百二十五人分寄四隅與中爲遊擊出奇
而正兵一百二十五人堅駐不動互相倚賴而功可
成交又以五營如前法分布之則正兵一千二百五
十人更以一千二百五十人如前爲奇兵遊擊則總
二千五百人爲一師相儀調遣聽於中軍主將一人
之令其下隊伍而營各有一人爲中中一人者

各以將之令令其餘人如是豈有紀律不嚴約束不
嚮而功不成哉當時將校莫不嘆服

按靖遠伯王公深于兵學雖古名將不能過之又
嘗誨人曰士大夫不可無憂國之心不可有憂國
之言則靖共爾位又堪爲後來臣職宗工矣

趙本學論陣法正宗後

相其交敵處固駐以重兵而仍細防之其不受敵處
亦未嘗疎慢則敵之聲東擊西者無患矣四面固有
衝兵來往以防守而中軍未嘗無衝兵一則以固本
本一則以隨時應用而營則奇哨在外行營則衝兵
在外或虛而張其威則衝兵在外或實而示之弱則
衝兵居中細觀其作用衝兵最勁奇校兵次之哨兵
又次之其陣嘗定而隨敵可以應變以駐衝兵之得
立也不言三迭陣而迭陣在其中矣

俞大猷闡趙本學陣法發微四章

謹讀先師即指趙本學所授韜鈐內外篇有年領畧大旨
知其無一不根極於易者茲著發微四章以檃括之
然後見先師輸精蒐繹躬乎先天後天之卦河圖洛
書之數九軍八陣之法自伏羲文王四聖而下遠漢
孔明唐李靖宋岳武穆所著雖小大不同而同出天
地理數之源者也千古賢哲世之典宗祖符契之
大略如日星其有功前世不概見耶學者玩此而自
得焉當知猷所論者一本其所授自然者寫之云爾
若拿鑿附會猷豈敢

第一章

猷按先師論著軒轅握奇陣及孔明八陣者夫天地
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伏羲先天之

圓圖也、黃帝則之是爲圓陣、故首布乾而坤、次布兌而艮、次布巽而震、次布離而坎、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悅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文王後天之方圖也、諸葛亮則之、是爲方陣、故首布乾、次坎、次巽、次艮、次震、次兌、次離、次坎、黃帝之陣有七、以象而取之、陣於外爲天、陣於內爲地、陣於天地之間、變化不測、爲風雲、上下不動爲衡、兩端不動爲軸、卯酉相當爲衡、奇正之法在其中矣、諸葛亮之陣、其名有八、以方位而取之、陣於乾爲天、陣於坤爲

地陣、於巽爲風陣、於艮爲雲陣、于震爲龍陣、於兌爲虎陣、於離爲鳥陣、於坎爲蛇陣、旌旗隊伍之制在其中矣、河圖之數、一二三四五爲奇、六七八九十爲正、一與六同宗而居乎北、二與七同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爲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五奇居內、五正居外、各一正包一奇焉、黃帝之陣、天也、衡也、風也、雲也、各居外、地也、衡也、軸也、各居內、亦各以一奇而包于一正、洛書之數二四六八爲奇、一二五七九爲正、一居北、而六居北之西隅以宗之、七居西、而二居西之南隅以共之、九居南、而四居東之南隅以同之、三居東、而八居東之北隅以友之、四隅爲奇、四方爲正、各一奇而間一正焉、諸葛亮之陣、四隅爲正、四方爲奇、亦各以一正而間於一奇、夫聖賢制陣之理、與河圖洛書相爲表裏、與八卦九章相爲經緯、此其所以妙也、

第二章

敵按先師論著九軍制陣與夫奇正相生之法者、夫天有九天、星有九野、地有九泉、數之所自出者如此、

故洛書之數、四隅四正、以合中衍而爲九、河圖之數、四虛四實、以合中衍亦爲九、聖人則之、制器尚象、以九方而作卦位、以九類而作洪範、以九官而作曆數、以九府而作圜法、以九州而作封建、以九區而作貢賦、以九室而作明堂、以九軍而作陣法、無非用九、亦何各得其妙哉、九軍八陣之法、孔明實得之孫子、孫子實得之太公、太公實得之黃帝、黃帝實得之伏羲、伏羲實得之積卒之宿、是與河之圖、洛之書、同出天地理數之源也、是與羲之易、禹之範、大橈之曆、同出

聖人心法之推也是與文武吕旦之貨泉封建明堂井田相關並行而不倍者也夫易止於六爻之位而已極其變也陽往居陰陰往居陽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而神明生焉伏羲之陣內險而外順順所以爲正而險所以爲奇黃帝之陣內靜而外動靜所以爲正而動所以爲奇太公之陣五行爲正三才爲奇周公之陣三軍爲正遊閑親戎爲奇象棋之陣象士卒爲正車馬礮爲奇韓信之陣右中後爲正前左爲奇孔明之陣四隅爲正四方爲奇太白陰經之陣四方四

正四隅爲奇曹操之陣先出合戰爲正後出旁擊爲奇李靖之陣車徒居前爲正馬軍跳蕩爲奇及乎臨戰制變變化無窮奇亦爲正之正正亦爲奇之奇奇正之變如循環無端是與易爻同一屈伸盈虛消長往來之義也所以然者有一定之數斯有一定之理有一定之理斯有一定之勢爲勢而不本乎理數之自然則逆而且敗矣聖人豈有意於強合以爲奇哉亦豈無意而茹取之以爲準則哉

第三章

馬氏曰萬章問孟子曰人取與耳不止於一義

愚按先師論著陣法多本易卦及布師卦爲八陣圖者夫兵爲陰坤者陰卦爲坤之象文王周公作易而著行兵用衆之占凡十有五繫皆有坤之卦如坎貞坤悔爲師也初六日師出以律否臧凶九二曰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六三曰師或輿尸凶六四曰師左次无咎六五曰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上六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坤貞坎悔爲比也六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戒吉艮貞坤悔爲謙也六五曰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無不利上六曰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坤貞震悔爲豫也彖曰利建侯行師震貞坤悔爲復也上六曰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坤貞離悔爲晉也上九曰維用侵伐厲吉无咎坤貞兌悔爲萃也彖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純坤爲坤也上六曰龍戰於野其血玄黃大聖人遇坤之卦輒著象占以示人用兵之道如此聖人之重兵可知矣坤卦三畫皆陰大衆之象坎卦二陰居上下小衆之象一陽居二陰之間爲將握兵之象大衆居外小衆

居內大小相容營衛相包大陣之象伏羲故名之曰師陣於後爲後拒陣於中爲中壘後囂則不整中擾則虛初當其後三當其中不宜於動者周公繫辭而其辭皆凶所以欲人敦陣而整旅也中軍之前爲駐隊駐隊以拒禦爲主非濬于危不用之四當其位可以動可以無動而其辭不責其左次所以欲人持重而自守也駐隊之前爲前陣前陣之前爲先鋒二者兵之先陣之首折衝之奇也五當其前六當其先其動宜矣而其辭皆吉所以欲人交發而並至也夫聖

人著師卦之象占無不暗合戰陣之法如此聖人之善兵可知矣夫聖人在位消之於微剪之於著既善於兵而又必重用之故治日多而亂日少也

第四章

猷按先師論著聖人制陣有奇有正有分有合一本於造化圖書之數者夫天地一動一靜焉山澤一流一峙焉日月一盈一虧焉星辰一經一緯焉動者流者虧者緯者變化之著也靜者峙者盈者經者變化之根也皆動則傾皆靜則墜皆流則陷皆峙則竭皆

[illegible]正正非[illegible]俱不可必奇正相生乃可不窮于兵

易卦與河圖表裏故陣法亦相爲表裏

虧則幽皆盈則亢皆緯則錯皆經則繫矣故聖人制陣一奇一正之相參其正也不動如山其徐如林難知如陰其奇也侵掠如火其疾如風動如雷震豈出於私智強爲哉河圖之數六八七九相連而爲外層一三二四相連而爲第二層十相連而爲第三層五相連而爲裏層合而爲一者也洛書之數一居北六轉而居西北三居東八轉而居東北七居西二轉而居西南九居南四轉而居東南五居中分而爲九矣而伏羲方圖之卦乾坤否泰相對而爲外層兌艮咸

損相對而爲第二層坎離既未濟相對而爲第三層巽震恒益相對而爲裏層亦合而爲一者也圓圖之卦析自乾以之泰八卦而轉居於午析自否以之坤八卦而轉居于子析自履以之臨八卦而轉居於東南析自遯以之謙八卦而轉居於西北析自同人以之明夷八卦而轉居於卯析自訟以之師八卦而轉居於酉析自无妄以之復八卦而轉居於東北析自垢以之升八卦而轉居於西南大極居中亦分而爲九矣故聖人制陣一分一合之相仍其合也無不內

小四層大小相包如城如郭如衛如營周迴完密深固而不可敗焉其分也無不離爲八向握奇居中有首有尾有手有足有翼有身焉豈出於私智強爲哉法曰以正合以奇勝又曰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又曰分不分爲聲軍衆不衆爲孤旅是知其當然而已耳知其所以然非聖人吾誰與歸

俞大猷曰爲駐陣於曠蕩之野不外方圓二形或因地勢不便爲曲爲直爲銳則在隨時演布也若夫重疊幾層多寡幾隊大小隊各幾人則又在酌量我兵衆寡之數隨時演布而各加以名號安得先筆之紙上耶要以活心活法望於人者也夫陣者定也古人制陣雖有不同其中要妙之法惟在乎表裏相應首尾相救陣隊相容形名相別衝之不亂撓之不動而已學者先將古人已成之制玩而求之而有得於此焉然後隨機應變因時制宜庶古人可用之法按而行之可也或不用古人之法自我作始亦可也謂吾胸中全無一陣可也謂吾胸中有百千萬陣亦可也若穿鑿附會強執一圖謂足以應敵制勝則恐徒讀

父書以誤國事者豈止趙括一人也耶

雜兵家陣法有混元陣 天圓地方陣 淸天星陣 三才陣 一字陣 出師二翼陣 四正陣 四隅陣 五陣 五軍營陣 五形陣 梅花陣 正五行陣 五形方陣 五兵攢陣 五花營陣 六甲陣 八門陣 奇變八門陣 九鎖連環陣 長蛇陣 交鋒大衝陣 車輪陣 禦虜戰守四方陣 禦虜五衝鎗炮四奇五路行兵陣 八卦陣 實假虛陣 中虛陣 一堵墻陣 諸說擇其議論有用者節錄於後

混元陣說

混元陣勢猶混沌未分混如一團紛紜不散如混天象其內外星位未分盤繞旋風其散不亂猶似太極初分二十八宿各屬一方東西南北龍虎鳥蛇兵歸隊伍一定不錯進如風雨退似山移善扎於山善利險戰必須閑習俾熟號令觀旗幟望燈火知進退妙分合遇敵取勝運用一心逢險出奇值峻設伏曠野以疑凡攻圍戰守混元陣法變化可堪備戰者矣

天圓地方陣說

天圓地方陣猶蒼天圓蓋地似棋盤兵如棋子兵卒雖行惟在將帥運用棋勢一局勝敗時間臨敵三軍司命一刻皆縱橫八陣之法大小方陣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九軍八陣如棋盤之路而兵卒交戰者也

三才陣說

三才陣以天地人分布前後中列營作此陣極便就地安扎分列得宜前後備衝中有兩翼若一面敵戰二枝以逸待勞可以便宜息喘候戰出奇攻擊無不

正勝李衛公云三門即今所傳太公三才者天覆地載詭設意耳天有日月三光地有寬窄險峻而變動之妙分佈設處皆在於人所爲不同天陣在前合陰晴之變地陣在中能裁萬物出奇正人陣在後存乎運動周旋故三才爲無窮之術也

六甲陣說

六甲陣按子午卯酉四衝辰戌丑未四墓以立陣內天門地戶青龍小將與旺之位安營立寨之設趨吉避凶之理行兵取勝之道攻守敵戰之宜操演排列之法已分設備陣矣何以列子午卯酉之營陣假如子午一衝卯酉一衝如敵人犯我我主他客以子來衝午正臨北來或西北而來或黑旗或月令旺彼又日辰助敵我兵正剋南方即發辰戌營兵迎之但敵人違西而至我即發前哨兵以紅旗破敵又觀賊人以何物衝先何旗引鋒我即鄰舍甲而破且如我兵爲客賊人主寨以爲主如卯酉一衝取相生尅戰時日月令餘皆倣此六花陣乃李衛公法以中一軍爲奇以外六軍爲正用以詭設奇正或驚前而後取或

衝東而擊西古今善用兵無不正無不奇也此陣禽奇總矣

八門陣說

八門陣勢內按子午卯酉四方外門擺列前朱雀後玄武分爲鳥翔蛇蟠左右列龍飛虎伏之勢中按五形隊分設伏兵分奇正門分變測整肅齊備而後戰者無不取勝矣營陣者如兵士之賴有家整肅隊伍安營出戰乃先備而後攻取雖曰善戰者不陣古今不可以無陣而敵戰果進退之有度其何以賴也若

鼓虎鳥蛇多變奇陣設伏分佈反覆聚散機見之不測無窮惟存乎運用矣

奇門卦陣 即奇變八門陣

奇門卦陣乃按八宮以合陰陽循環之數出師扎寨居坐興爻旺地以九數爲率以九十人排列或九千人分列營伍將立九天門上仍坐向九星吉方背建向破不向歲君宜立五帳之中 五帳者金木水火土旺者即爲中勿以五行論中央也 便隨六甲居頓以大將住傍蓬星隨青龍用事按景死驚開休生傷杜循環十二方位立札爲門

須順天道四時之氣不可逆列而行也雖有籌策之機莫先於陰陽變化之術若無陰陽順逆豈有天運[illegible]熱冬涼禍福貴賤昔武侯借東風子房傳奇遁天並定數往住流傳以示趨吉避凶之理也

九鎖連環陣

九鎖連環陣以五人內立一兵爲伍長列爲伍兵五五二十五人爲一隊一百二十五人攢爲一哨一千二百五十人爲一營演兵練陣多寡不同一哨亦堪訓練如伍兵遇敵其伍長如頭目四人如手足連環戰攻或一隊或一哨進退紛紛不亂猶以鎖連不散即合長鎗短劍遠近寬窄存乎便用人合九數或九隊變衍爲九鎖連環如大兵萬衆以伍兵攢列有不盡之法名曰梅花陣又名滿天星又曰五形陣取按金木水火土之變可以列方營或以列圓陣惟在精兵如心使臂臂使指斯連環之妙用矣

大衝陣

大衝陣攻戰之法忽前忽後操練之規列左列右內外哨伍以按五方合散無錯紛紛無亂緩急進退不

卻不忙假如敵人前後來衝或分翼挑戰我兵即收到方營四面迎敵若敵人一面來衝我陣即兩翼變兵[illegible]取勝倘率遇山林險道必難齊進須變伍兵扎[illegible]操緊而行見險設伏遇峻出奇料弱可擒順流可[illegible]陳勢操練精熟機見存乎一息矣

戰守四方陣

戰守四方陣兵之分布不論多寡在相勢拒守待敵臨時秘令軍丁離營十餘丈留兵出路 此方亦是策 餘挖品坑深三尺口濶尺餘上覆各軍隨帶號布一方四角釘覆

坑口用竹籤四根劄於坑中上用草土蔽其形跡如虜衝營先用大砲點打次用排墻銃手分班對打頭班打完退後裝藥二班循環如之如賊近營必陷品坑急令精兵突殺無不勝也

實假虛陣

實假虛陣量兵按部分方位外以揚奇備兵隱伏高平如對敵令旗所召急合外攻倘彼增兵來戰我則左右皆助如勢大令曲兵援之中部固守夜則中營將兵偷出內鳴金鼓誘彼若賊刼營中軍放大炮我

兵八面夾攻所謂實假虛也

中虛陣

中虛陣與賊對壘彼衆我寡即可將虛變實外布遊奇之兵中案旗幟金鼓頻震煙火蔽日赫然軍旅之戰分守環肅智者不能窺勇者不能進晝則聯固夜則秘伏曠野整其中營待其來刼鳴炮齊攻斯可以寡而擊衆也

陣法肇於天文之積卒羲氏之師卦黃帝之握奇後來名將輩出或行前跡或創新裁或變化神明

於古人之法代不一制人不一見而用某陣勝[illegible]敵者有成勛或平居讐議用某陣則可以勝用某陣則將致敗某陣前人之所未經用而實有妙理某陣前人之所常用而究未盡善前史班班可考邇來諸將皆謂可戰則戰奚以陣爲不知用陣以束部伍用衆如用一人使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始稱萬全之義昔孔明推衍八陣以巴蜀弱卒數萬屯渭水伐魏司馬懿以十萬之衆不敢與戰晉馬隆以步卒三千按八陣圖破樹機能等

數萬騎以復涼州今爲將者統兵數萬衆果可不用陣乎如無陣法則衆爲一簇左右不能相應首尾不得相援豈得不敗議者且曰睢陽教戰每命以意教之未嘗作陣宗澤以岳武穆野戰非法授之以陣武穆云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遂謬謂陣可廢嗟乎睢陽武穆特未嘗拘墟於陣耳豈廢陣哉且必如二公者而後可以神明於陣之內變化於陣之外凡將效之不幾成若敖傀壘何能以真機取勝乎故陣不可不究也布

陣之法。務須臨時致宜。隨地而設。地有廣狹尖斜之形。陣有方圓曲直之勢。使地形與陣勢相等。堂堂正正。內固外威。始往而莫當耳。

經武勝畧正集武定目錄

卷四

營壁

隊伍

進止

伏翼

嚮導

烽堠

治氣

戒嚴

晉陵莊應會春侯甫纂輯

後學白汝愚果明甫較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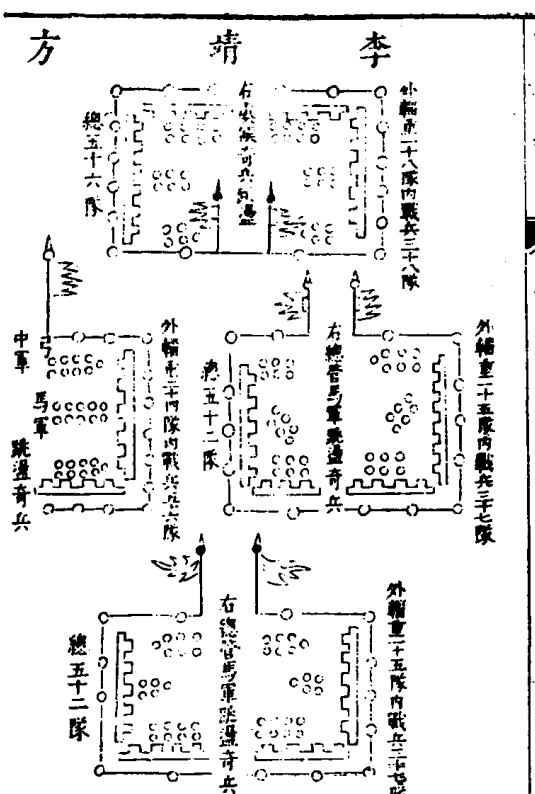
營壁

武經軍志曰止則爲營行則爲陣言營陣同制也法云陣中容陣謂隊伍布列爲廣狹之制欲其回轉離合無相奪倫營中有營謂部分次序有密疎之法欲其左右救援不相奸亂卒有外寇侵軼皆堅整全備莫得而動也苟非規模素定其孰能與於此乎故司馬宜王觀武侯營壘處所而嘆曰天下奇才美其法制精妙也昔衞青出塞以武剛自環益今之車營也克國屯田則較聯不絕益今之木柵營也其來尚矣大凡營之法擇地爲先地之善者左有草澤右有流泉背山險向平易通達樵牧謂之四備大約軍之所居就高去下向陽背陰養生處實無以水火爲慮居山在陽居水避卑不居惡谷謂實八牛口之類不居障塞謂四通八達之道受敵益多不居淺草恐有潛襲或破火燒不居水衝恐有漲溢或破決壅不居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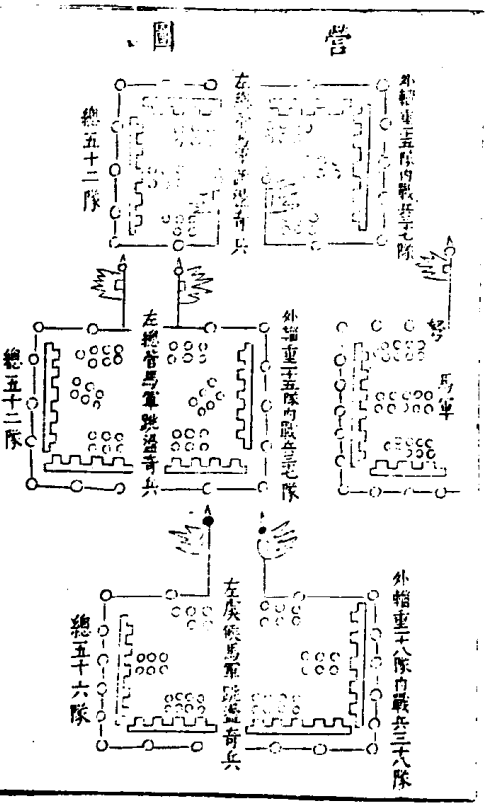
水及死水恐渴飲之病不居無出路謂四面地隘恐被圍難解及糧運阻絕不居無草萊恐士卒乏絕不居下濕恐人多疾病軍馬不利不居廢軍故城久無人居者怠疾無固守不居塚墓間與鬼神共處春夏宜居高以防暴水秋冬不居清澗深阜處有延潦兵法亦曰山中之高謂之天柱澤中之高謂之地柱高中之下謂之天獄下中之高謂之地獄斥鹵之地草木不生謂之飛鋒故村墟落荒城古砦謂之虛耗川谷之口乏水無草謂之天羅穹窿傲背四面平坦謂之沃焦神祠社木謂之天社丘陵之上大山之口謂之死地大山之端謂之龍頭凡過此地前去無留營令我遠之敵近之我迎之敵背之則此利而彼害矣

李靖方營法

諸逢平原廣澤無險可恃即作方營夫既有二萬人已分爲七軍中軍四千人左右四軍各二千六百人虞候二軍各二千八百人左右軍及左右虞候軍別三營六軍都當十八營中軍作一大營如其不在賊境田上寬平每營中間使容一營如地狹則不得使容一營地中軍在中央六軍總管在四畔象六出之花軍出日右軍虞候引其前營在中央右廂向南左軍虞候押後在中央後左廂近北結角兩軍虞候相當狀同日月若左虞候在前即右虞候在後諸軍並却轉其左右兩廂營在前面各令依本營卓幕得相統捍急緩須相救援如欲得放馬其外營幕即挾長布列務取營裏面寬廣不使街巷窄狹營外仍置拒隊倣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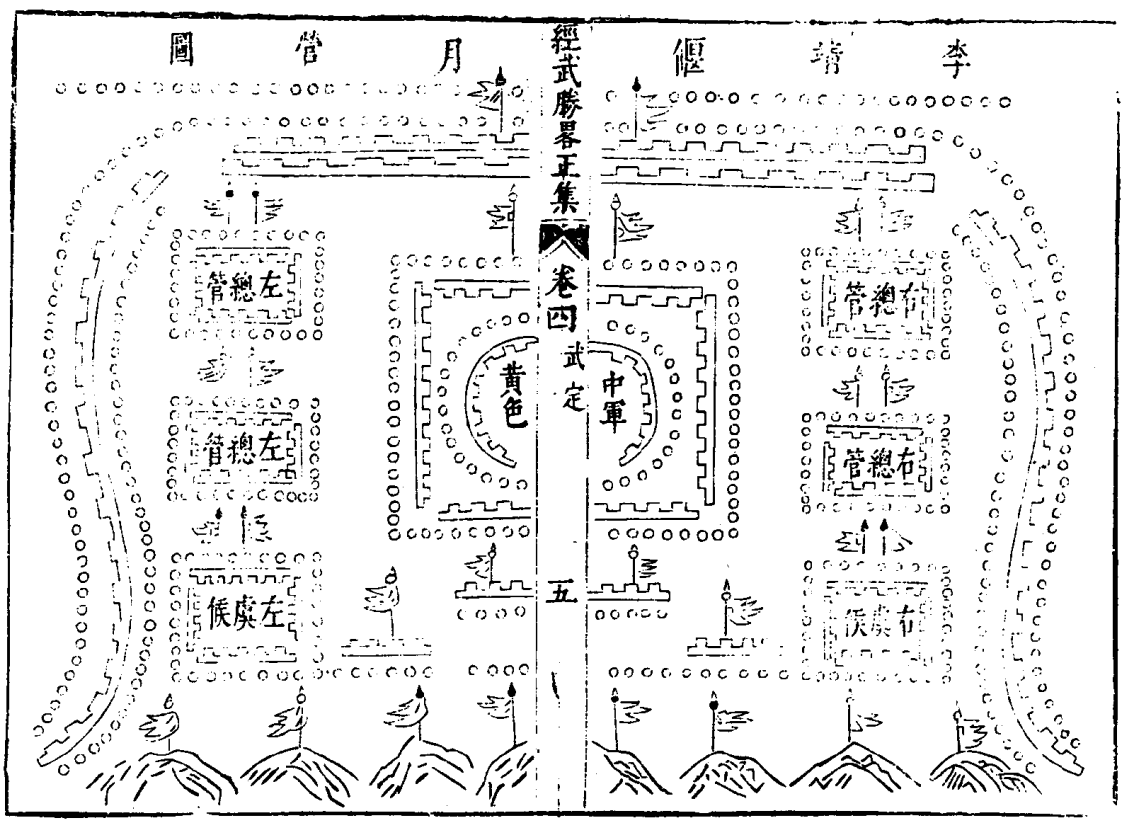
營圖



李靖偃月營法

凡地帶半險須作月營其營軍列面平背險而兩翅向險如月初生每營相去疎密及安置隊伍準前法其門則臨時計之至若兵馬多少幕次所設此大約也如有警急畜牧並於營後安置

李靖偃月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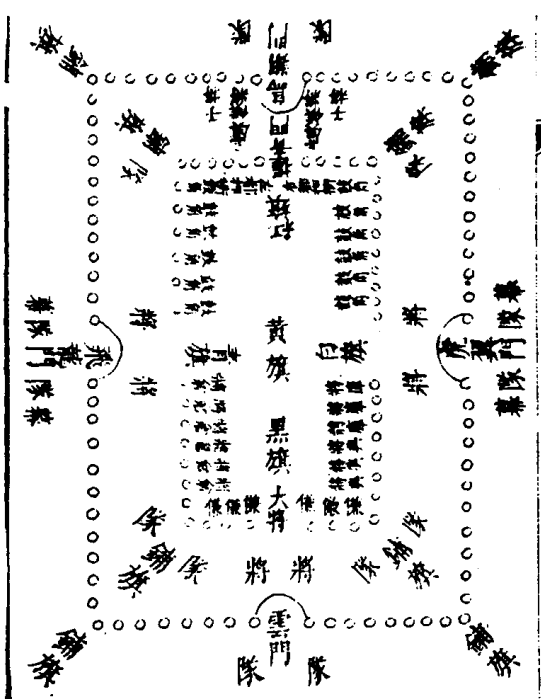
李筌握奇營法

外壘一軍、一萬二千五百人、以十人爲火、一千二百五十火、幕數亦如是、幕長一丈六尺、舍十人、守地一尺六寸、以爲三奇、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爲奇數、餘八千七百五十人分爲八陣、陣有一千九百九十七人分五銖、守地一千七百五十尺、八陣積卒、守地一萬四千尺、卒城二千三百一十二步、餘二尺、積步卒六里餘、一百七十三步、二尺、以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一里、餘二百二十步、壘內得地一十四頃十七畝、餘

一百九十步四尺六寸六分、以爲外壘、天陣居乾爲天門、地陣居坤爲地門、風陣居巽爲風門、雲陣居次爲雲門、飛龍陣居震爲飛龍門、虎翼陣居兌爲虎翼門、蛇盤陣居艮爲蛇盤門、天地風雲爲四正、龍虎鳥蛇爲四奇、乾坤艮巽爲闔門、離兌坎震爲開門、有牙旗遊隊列左右偏將軍居壘門、禁出入、外有遊軍定兩端、前有衝、後有逐、四隅有鋪中壘、以奇兵三千七百五十人爲中壘、守地六十尺、積步得二里、餘二百八十步、以壘四面乘之、得二百五十步、壘內地二頃、

餘一百步、六纛旂鼓五麾金鼓府藏、皆在中壘、

李筌握奇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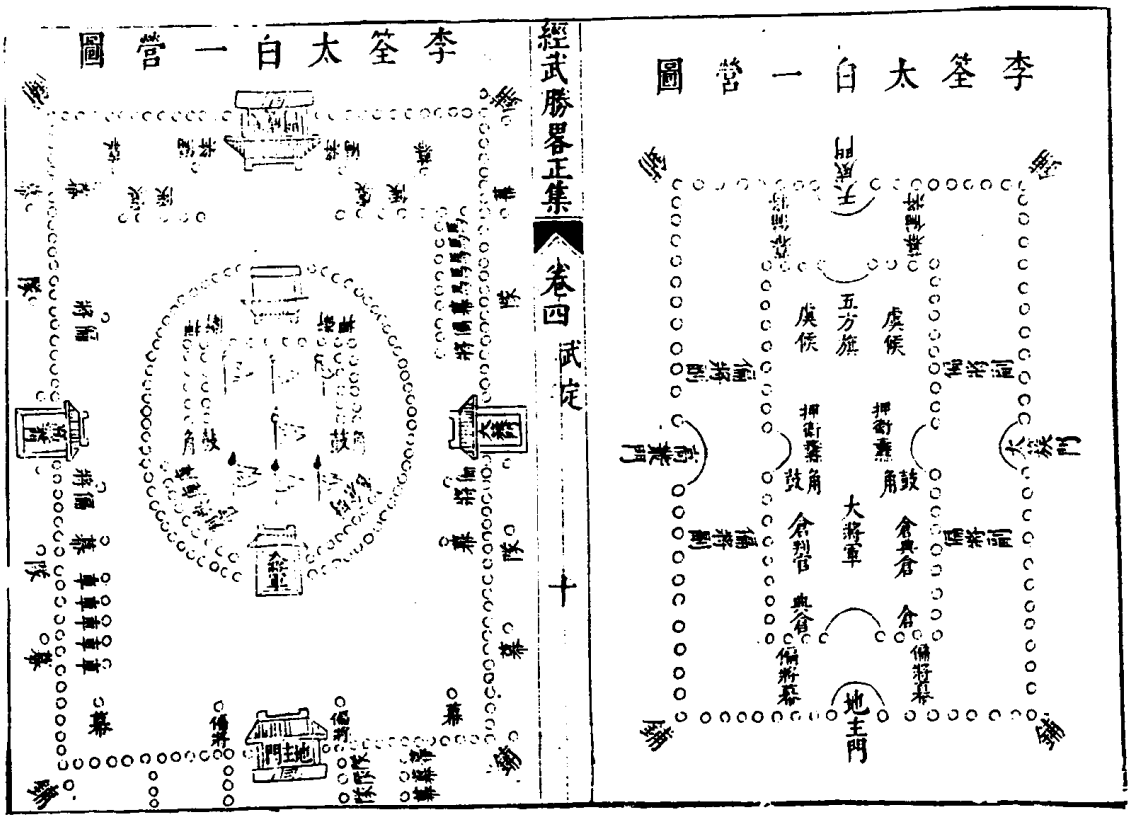
李筌太白一營法

參星代三星連體十星爲十將軍西方白虎宿也主殺伐此四星出而天下秋草木揺落有軍容之感故兵出而法焉一將一千人十將一萬人幕一千守地一萬六千尺積尺得二千六百六十步餘四尺積步七里餘一百四十六步四尺以營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一里餘二百六步四尺營內有地一十八頃七十畝餘一百三步五尺三寸三分地主居坎爲地主門和德居艮爲和德門高叢居震爲高叢門大炅居巽

爲太炅門大威居離爲大威門大武居坤爲大武門大簇居兌爲大簇門陰德居乾爲陰德門四仲爲開門四維爲闔門外置牙旗遊隊四維置鋪偏將軍居壘門內禁出入察奸邪大將軍旗旛圖禽右一將行得水黑旛幟旗圖熊旗額白脚青右二將行得火赤旛幟旗圖鶚旗額白脚黃右三將行得木青旛幟旗圖羆旗額白脚赤右四將行得金白旛幟旗圖狼旗額白脚黑右五將行得土黃旛幟旗圖虎旗額白脚白左右二千人爲左右決勝軍大將軍衛五百人爲

幕二百五十人共守地四千尺積尺得六百六十六步餘四尺積步得一里餘三百六步四尺以營四面乘之一面得地六十八步餘四尺其中營小每一面加四十三步一尺三寸三分通墻二百二十二步一尺三寸三分每幕相去四尺五寸四分營內有地二頃四畝餘一百五十七步二尺五寸九分休門主二居子生門主三居艮傷門主四居卯杜門主九居巽景門主六居午死門主七居坤驚門主五居酉開門主一居乾八門四維四仲惟景門開諸門闔置大將

軍旗纛金鼓如握奇之法焉天威門在前六纛在前


李筌太白一營圖

李筌太白一營圖

許洞六甲營法

立營之法、按八宮陰陽數置之營居陽卦之上、以九爲法、（九十步九里九百步九十里堂人數加之）陰卦之上、以六爲法、（如九數）大牙門以旬陟嘗皆建旬（一作向）破不向、（大破太陰不向）不飲衆水、不居衆地、不居地柱、（地柱者四下中高也）不居地獄、（地獄者四高中下也）不居天竈、（天竈者谷口也）不居龍首、（龍首山之端也）大將居九天之上、頓泊玉帳、（九天亦青龍也玉帳者建前之二辰也假令正月當居巳上是也）巳上類此推之、如隨六甲所居、則將軍居青龍、旗鼓居蓬星、士卒居明堂、伏兵居陰中、軍門居天門、小將居

地戶、斬殺居天獄、軍糧用天牢、治事居天庭、軍器華蓋、此所謂立營體天道也、

許洞六甲營圖

甲子旬營

子 入將

亥 陰孤 青龍

丑 蓬星 旗鼓

朝牙帳面西

許洞六甲營圖

甲戌旬營

子 明堂 士卒

亥 蓬星 旗鼓

丑 陰中 伏兵

朝牙帳面東

許洞六甲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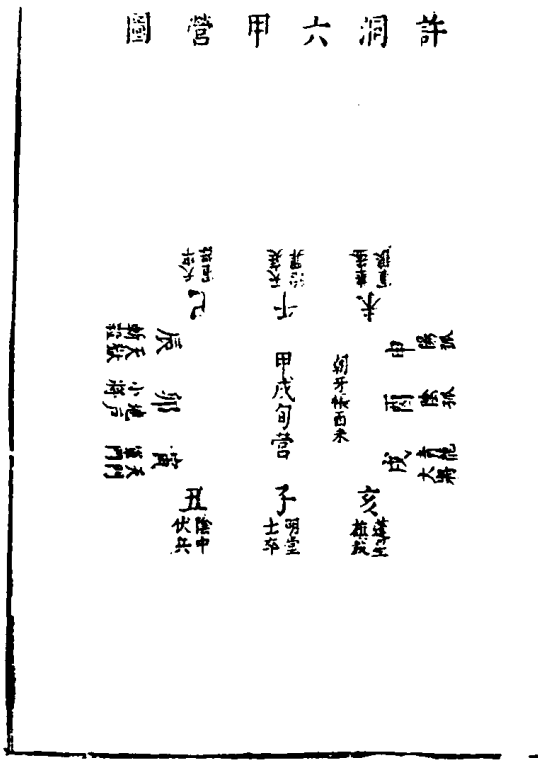
甲申旬營

子 天門 軍門

丑 地戶 小將

亥 陰中 伏兵

朝牙帳面己



許洞六甲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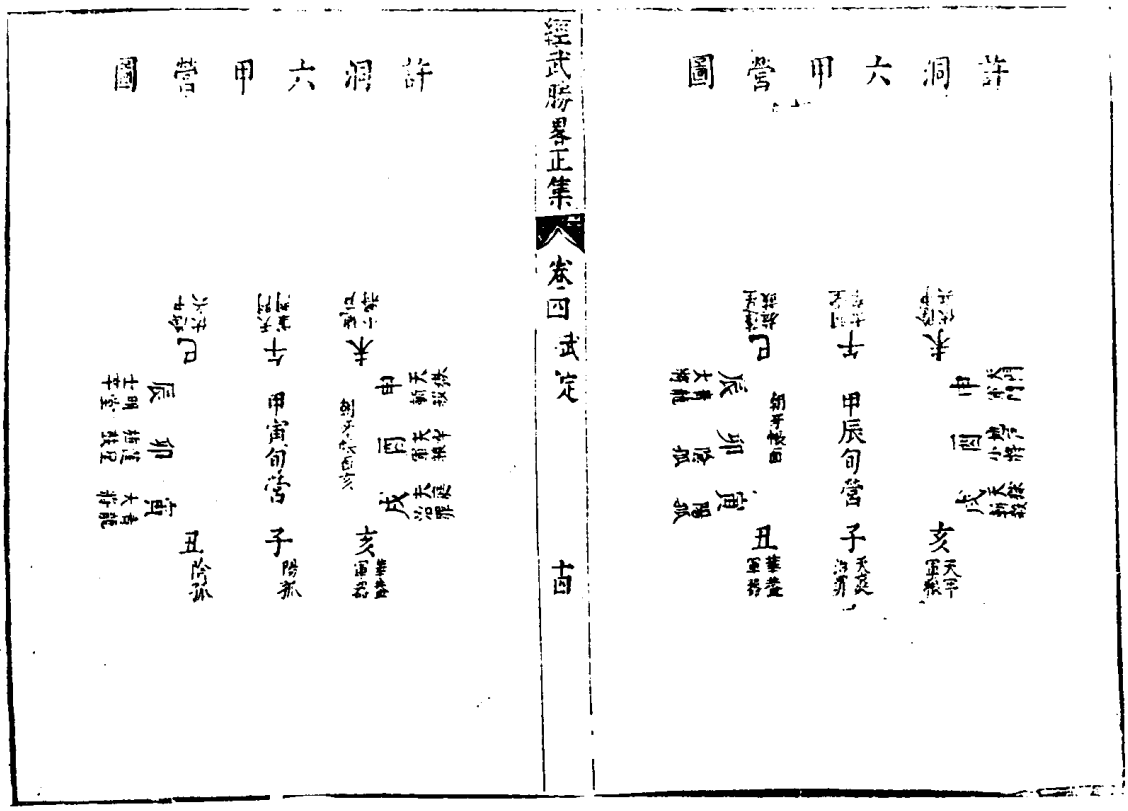
甲午旬營

子 天獄 斬殺

丑 天牢 軍糧

亥 地戶 小將

朝牙帳面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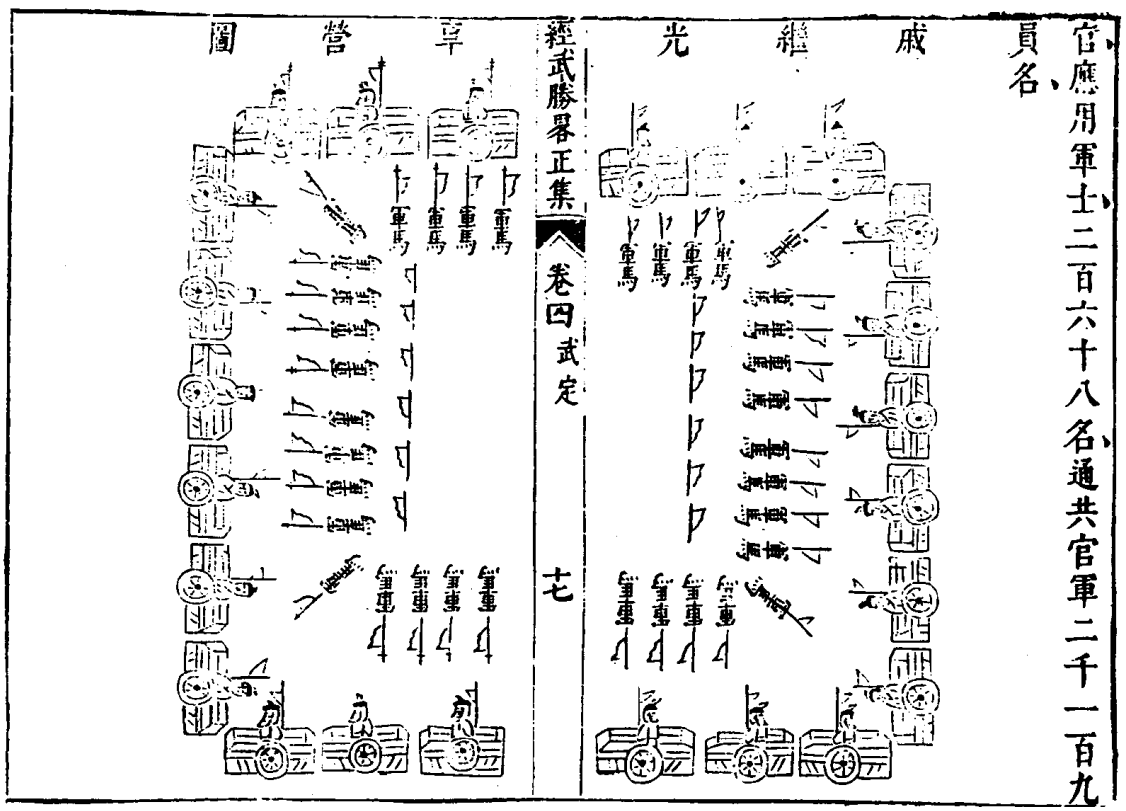
成繼光車營法

往者前房之騎數萬衝突勢銳難當我軍陣伍未定輒爲衝破乘勢蹂躪至無子遺且虜欲戰我軍不得不戰虜不欲戰我惟目視而已勢每在彼故當變客爲主我軍畏弱心奪氣靡勢不能禦故創立車營以十座爲額每座戰車一百二十八輛每輛雙輪長轅用騾二頭兩頭俱攢騾架以便進退上用偏廂各隨左右安置長一丈五尺兩頭各有一門啟閉出入車上安大佛狼機二架每車見派軍士二十名分爲奇

正二隊正兵一隊軍士十名以二名專管騾頭以六名管佛狼機二架每架三名車正一名專在車上披甲執旗以司進止舵工一名專管運車左右前後分作陳容奇兵一隊軍士十名內以勇敢服人者爲隊長以鳥銃手四名仍兼長刀在車內放鳥銃出車先放鳥銃賊近用長刀又以身中年少骨軟者二人爲籐牌手在車內放火箭出車打石塊賊近用藤牌又以殺氣者克銃鈀手在車放火箭出車亦放火箭賊近用銃鈀火兵一名專管各隊炊飯皆其責任用之

環衛軍馬、一則可以束部伍、一則可以爲營壁、一則可以代甲冑、虜馬擁衆、無計可逼、誠爲有足之城、不秣之馬也、但所恃全在火器、火器若廢、車何能禦、每二車爲一聯、四車爲一局、立一百總、十六車爲一司、立一把總、六十四十爲一部、立一千總、一營左右二千總、中軍一員、又鼓車二輛、即以鼓手克車正、不另設、火箭車四輛、大將軍車八輛、各車正一名、即以火藥匠克車正、座車三輛、各車正一名、計車一十七輛、舵工一十七名、運車軍兵大將軍車每車二十名、計

百五十九名、百總一名、元戎鼓車火箭車每輛十[illegible]四九十名、百總一名、共把總一員、千總不設、以中[illegible]兼管、以上每一營通計將官一員、中軍一員、千總二員、把總九員、百總三十四名、車正一百二十八名、舵工一百二十八名、狼機手七百六十八名、大棒手二百五十六名、運大將軍火箭等車、車正軍兵二百三十四名、奇兵隊長一百二十八名、火兵一百二十八名、鳥銃手五百一十二名、藤牌手二百六十六名、鋭鈀手二百五十六名、旗鼓爪探架梁開路大小將官、應用軍士二百六十八名、通共官軍二千一百九員名、



戚繼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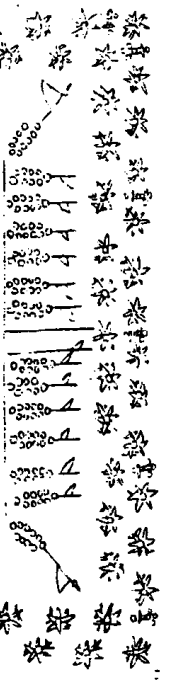
車營圖

戚繼光馬營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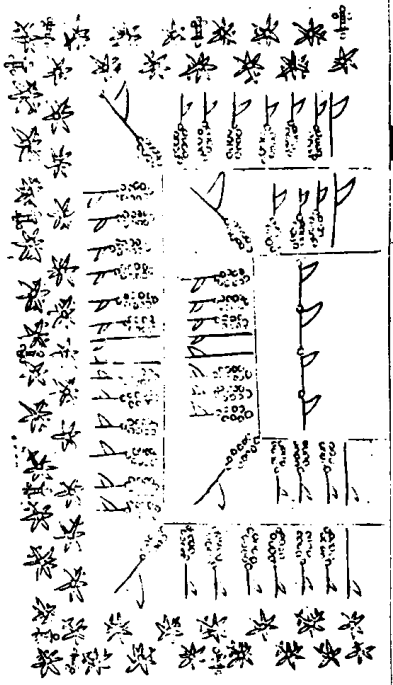
步馬軍十二名爲一隊、隊總一名、次鳥銃手二名、次快鎗手二名、次鈀手二名、鎗棍手二名、大棒手二名、火兵一名、三隊計隊總三名、兵夫三十名、火兵三名、旗總一名、共三十七名爲一旗、三旗爲一局、百總一員、共一百一十二員名、圍局爲一司、把總一員、共四百四十九員名、二司爲一部、千總一名、共八百九十九員名、三部爲一營、將官一員、中軍一員、共二千六百九十九員名、以上爲中營、每營將官一員、中軍一

員、千總三員、把總六員、神器把總一員、百總二十四員、旗總七十二名、隊總二百一十六名、兵勇二千一百六十名、火兵二百一十六名、神器馬騾九十匹頭、每軍出三千之外、另爲大營、每一把總司加一局旗鼓爪探架梁開路大小將官、共用軍士二百八十八名、通共二千九百八十八員名、

戚繼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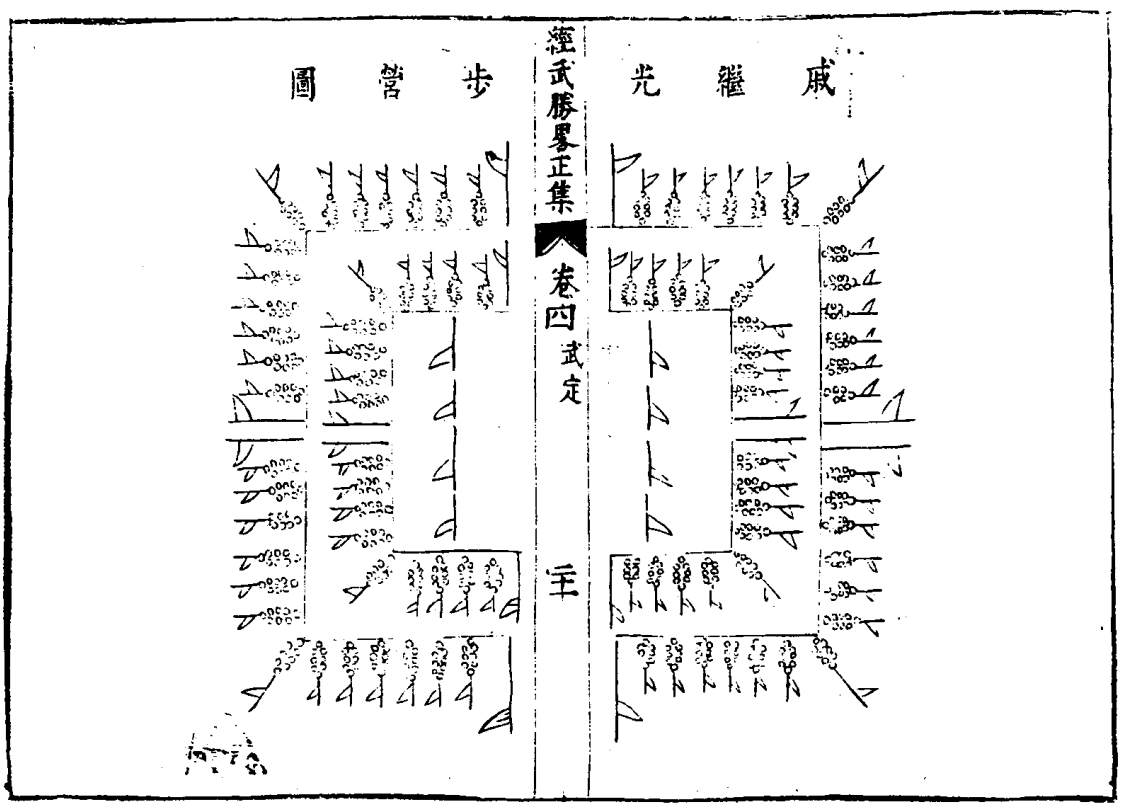
馬營圖



戚繼光步營法

每步軍十二名爲一隊火器手每隊隊長一名鳥銃手十名火兵一名殺手每隊隊長三名圓牌二名狼筅二名長鎗二名鈀二名大棒二名隊長長旗鎗一名腰刀弓箭牌手腰刀一把狼筅手狼筅二把鈀手兼火箭鎗手兼弓箭大棒手兼弓箭火兵一名鐵尖扁擔一条三隊爲一旗旗總一名共三十七名三旗爲一局百總一名共一百一十二名三局爲一司把總一員共四百四十九員名二司爲一部千總一員

鳥銃四局殺手四局共八百八十九員名三千總爲一營將官一員中軍一員共二千六百九十九員名以上爲一中營將官一員中軍一員千總三員把總六員神器把總一員百總二十四名旗總七十二名隊總二百一十六名兵夫二千一百六十名內銃手一千八十名殺手一千八十名火兵二百一十六名共計二千六百九十九員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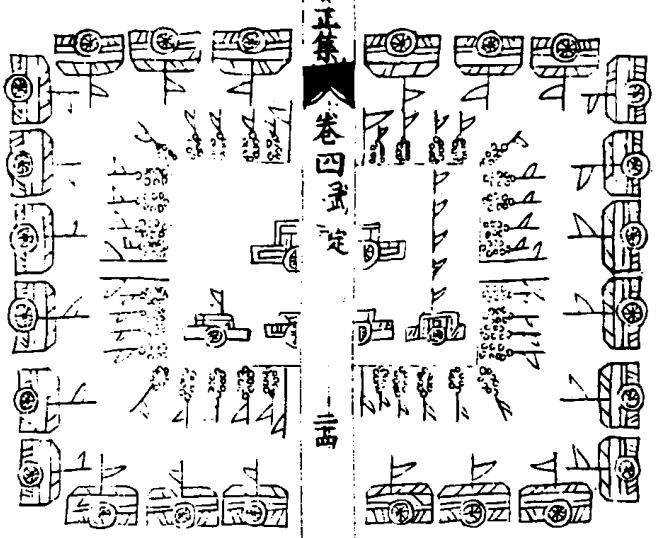
師行糧從軍事所先邇來虜每入犯官軍並無輜重虜乘肥馬即日馳百五十餘里我軍馬匹既弱行至有城池所在供將城門關閉月糧在倉草束在塲多在城內每不得支如候支糧料必誤追賊大軍之行動以二三萬計便開城聽候緣倉塲門小林粒千係錢糧唱名給支一二日尚不能完如候支完追虜虜去二三百里矣官軍只得枵腹追往至三日之後饑疲甚矣氣息懨懨支步不前安能殺賊即虜有可乘

之機徒付嘆息而已新創輜重營三座每座大車八十輛每輛騾八頭車上用偏廂牌遠視如城到處下四面營每車一輛派軍二十名分奇正二隊正兵一隊軍士十名以知喂養者八人領拽車騾內以六人為管狼機二架每架三名以大棒手二人臨陣專管收拾騾頭車王一名專司進退舵工一名專備留後奇兵一隊隊長一名鳥銃手八名仍以一二三四名兼習長刀五六名兼習籐牌短刀七八名兼習鈎鎲火兵一名專管各隊炊飯此奇兵一隊專備護車每

載米豆煤炒一十二石五斗每營可供一萬人馬三日之食各於出門之日再自帶乾糧二三日計虜出入亦足用矣故師行營飽而敵氣不銷全賴於此每營將官一員中軍一員全管千總二員分管把總四員各管二十輛百總一十六名各管五輛中軍元戎鼓車三輛各騾二頭中軍帶管計騾夫六百四十六名車正八十名舵工八十名元戎鼓車三輛每輛軍兵十名共三十名又奇兵隊長八十名銃手六百四十名火兵八十名共計一千六百六十員名旗鼓

木採架梁開路大小將官共用二百五十四員名每車八十輛每輛或米二石五斗煤炒三石七斗五升黑豆六石二斗五升共載米三百石煤炒三百石黑豆五百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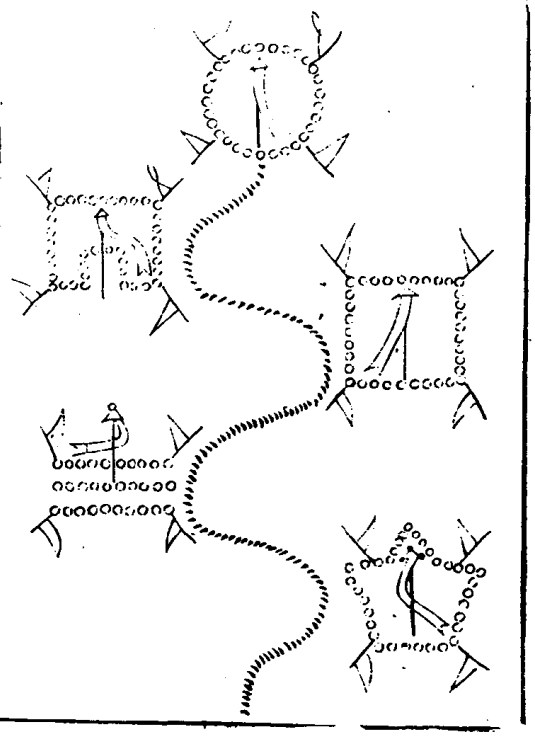
戚繼光輯重營圖



戚繼光水軍營圖

右擺船之說大抵海濤洶湧港有灣曲澗狹須察風色不同隨港形深淺難拘一定之勢此言寬洋大水按陣擺列耳設使狹如羊腸則又當單隻一字順下不可拘方也

山路道險步步爲行營倒捲墨進圖



山淺道險馬不得並列人不得連肩恐敵人伏兵險路或拓我前或衝我中或斷我後雖有哨兵探馬恐一時搜索不到敵人出我不意或哨兵探馬誤闖入敵人伏兵之中爲其所陷不及報我冒然而進萬一遇 線之路彼以有備待我無備儉山之隔首尾難援 之險前後莫救豈容不先爲之防今用連珠倒 之法如飛天蜈蚣之勢大約以今在營兵一千分爲十六哨每百人一哨其哨中止用哨長旗二面長號帶二面自一哨起至十哨止一哨先行至一塘處探馬報一塘無警一哨看先到哨兵執何色旗即住下炤註定伍行山形炤形立營將哨馬又打發前進第二哨又倒捲上前至第二塘其報相同二哨又看哨兵執何色旗炤山形立營其三哨四哨五哨以至十哨相同如果有警即將本哨少退入我兩旁立營之中當路口包山連原立住營脚收回探馬哨兵安排厮殺如自中攻來則兩山有我兵先已立營彼爭不得安敢中攻如敢來攻吾中則兩山出兵夾攻彼攻在左之營則右營出兵爲援彼攻右營則左

營出兵爲援彼退則我拇其後後營復如噴珠而出又相連下營更番迭戰敵勞我逸是敵人欲來前面攻我勢不能矣倘敵伏兵自中間突然而出我即兩頭劄住山險我中間分營有連珠之勢攻左則右至攻右則左至我兵先居高陽以待敵彼亦無能施其巧我兵先立有營一切地鋒釘板蒺藜鹿角等項見敵皆可先布而一切火砲又皆外向以待其來軍心齊一不致奔潰自見行營星布彼此爲援到處有家人膽自壯何懼於敵敵人欲中衝我又不能矣如敵

則我後以退爲進後哨作前哨倒捲而回敵亦難遮
截如遇大江關隘之地我又必先留兵把守豈肯輕
進使無歸路之理考古証今而谷戰行營萬萬無過
此者

諸家營法

凡安營須設界限立藩蔽以捍外寇舊法有九種大
約軍不久駐則爲立槍攏槍車營拒馬之類若兵久
駐則用柴營掘壕城營木柵之類符黎卿曰在賊境
宿用槍營行用方陣唯大將度宜而處之令御軍者
皆可約此爲制也

立槍營凡軍不久駐可立槍爲營槍頭間架均令密
營外置約鋪其外更着一人伏聽營有警當時不得
高聲敲槍傳過四面既知有警預作阻防

車營拒馬槍在外車轅在左右廂和門

拒馬營每人配鹿角馬槍兩枝布置須首尾相繫魚
鱗布之則牢固矣

柴營其柴須密排不通一人過其間釘撅仍着木壓
之其車輛排須間架均急疾轉車便可爲城若久駐

營中置望竿

掘壕營土岸高四尺五寸令實勿至摧塌裏面削成
其上通人行立濠門掘徹即權施浮橋急疾拆去

城營凡築城爲營其城身高五尺濶八尺墻高四尺
女墻高四尺每百步置一戰樓五十步置旋風砲一
其每二尺置連柳木一具其外掘壕一重立木柵一
道柵外更布棘棘外陷馬坑一重

木柵營因敵所逼不及築城壘或因山河險勢多石
少土不任板築乃建木爲柵方圓高下隨宜深埋木
仗重復彌縫其閧爲女墻皆泥塗之柵外掘壕一重
濶二丈深一丈木柵裏每百步造戰樓一具其中致
門外軍士各守本界不得過從交雜即姦人無便以
又

攏槍營凡攏槍爲營者其槍如鴉窠衣甲器械每人
一堆如有警急易著衣甲車牛在旁橫排凡周營須
設界限立藩蔽以扞外寇

茅竹等營細筰簟每三寸插茅竹籤一根長三尺周
圍就營

大將出征且約授兵二萬人即分爲七軍中軍四千人內取戰兵二千八百人計五十六隊戰兵內弩手四百人弓手四百人馬軍千人跳盪五百人步兵五百人左右虞候各一軍每軍各二千八百人內各取戰兵千九百人戰兵內每軍弩手三百人弓手三百人馬軍五百人跳盪四百人奇兵四百人左右廂各二軍每軍各有二千六百人內各取戰兵千八百五十人戰兵內每軍弩手二百五十人弓手三百人馬軍五百人跳盪四百人奇兵四百人馬步通計總

當萬四千共二百八十隊當戰餘六千人守輜重諸圍三徑一尺寸共知復造幕尺丈已定每十人共一幕且以二萬人爲軍四千人爲營在中心左右虞候左右廂四軍共六總管各一千人爲營兵多外面逐長二十七口幕橫列十八口幕六面接中軍六總管下各更有兩營其虞候兩營兵多外面逐長二十七口幕橫列十八口幕四總管營外面逐長二十二口幕橫列各十八口幕四部下計當千一百三十六步又有十營衛各別調十五步計當一百八十步通前當千三百十六步以圍三徑一取中心豎徑當四百二十九步以下下營之時先定中心即向南北東西各步二百四十步並令南北東西及中心標端四面既定即斜角更安四標準南北令端從此以後其營極易計二萬兵除守輜重六千人馬軍四千人步兵令當二百隊別取六步三尺二寸地併衝寨總盡若地土寬廣不在城郭即五步以上下幕準算折若地狹安置不得即須逐角長斜算計尺寸一依下營法

凡用地之法考地之形勢有六焉一曰通二曰挂三曰支四曰隘五曰險六曰遠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居通地利乘高待敵後通糧運障其間道絕敵之沿來用戰則利也我可以往難以反曰挂居挂地先計敵人無備出兵掩不意則利焉敵有備而出則自敗矣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居支地若引兵而出是誘我也勿擊之待其自出薄我則擊之利焉守山谷之口界守兩向峭絕曰隘我先居隘地若當盈陣待敵衝突之患若敵先居之盈陣待之（盈陣者絕隘口

人山作營不可無此等處

如攻不盈、則從其它攻之利焉、處高待下、處平安待危險、居險地、我先居之、利以戰、若敵先居之、勒兵退、則見其利焉、與敵相去爲不相親、曰遠地、敵不先進、但挑戰、戰則不可進、必有伏焉、敵不敵而引退、亦不可逐、逐則不利、故古人云、用兵之道。地利爲貴。此之謂也。山勢迫而障於近者勿營。慮伏在側也。山凹而遶林奮者勿營。慮四周有伏也。山廻於路者不可妄行。慮伏在前也。山伏於後者速過、急以兵守其後。慮爲敵所絕也。左右前皆山、我頓軍於中者、細究其往

來之谿路、因諸間道以兵守之。凡諸山坂及野地有林近我、我則利害得之、戰則爲伏。急則藏。守則爲薪也。苟能知山林利害者。鮮不勝也。

凡安營規制不立、則糾紛不能竟畧、規立而下之覬倖不生、規立而上之喜怒不作、故營以合衆、規必先焉、

安營必有營規其詳此書未載行軍者所當究也軍營不難於日而難於夜、營壘下定嘗須周防嚴衛、而至于夜。則設兵候置外探。明更籌。辨姦僞。諸法不可不備若暗地移營。尤當有鬼神不測之術燈火號砲。須密爲記認。不使敵知。諸家之法備矣。臨時酌用。不可刻舟而求。而營中扞禦之具。如拒馬木城蒺藜鬼箭耕戈之類。皆當整備。

營陣表裏。不能安營。不能行陣。諸家營法甚詳。特備稽考凡興師動衆。必先營後陣。猶能守然後能戰也。

隊伍

太宗曰伍法有數家就者爲要李靖曰臣按春秋左氏傳曰先偏後伍又司馬法曰伍人爲伍尉繚子有束伍令漢制有尺籍伍符後世符籍以紙爲之於是失其制矣臣酌其法自五人而變爲二十五人自二十五人而變爲七十五人此則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之制也舍車爲騎則二十五人當八馬此則五兵五當之制也是則諸家兵法雖伍法爲要小列之五人大列之二十五人參列之七十五人又總參其類得三百七十五人三百人爲正六十人爲奇此則自五十人分爲二正而三十人分爲二奇蓋左右等也孫其所謂五人爲伍十伍爲隊至今因之此其要也

步隊

步隊之法凡隊長三隊以至五隊皆可一隊二伍五人爲伍也一隊十二人即十人爲什也每一旗下三隊五隊皆可五人爲隊也一哨官下三旗以至五旗皆可百人爲哨也一把總下三哨以至五哨皆可五百人爲司也一把總下三司以至五司皆可三千爲營也三千一營以至四千五千皆可爲一營三營五營皆可爲一師即什伍師旅井田內政之遺也不必拘定數目五人而後謂之伍他皆倣此但順人土之利相時措之宜因兵食之額要之不出乎用法而不泥于法是已

選編必用記選哨哨選旗旗選隊隊選兵各舉平素所知或先同當兵或係同鄉相認或在同歇相隣平日守法生事膽力勇怯察觀於不作意中得於所忽

甚真今令自選于繫在選者若臨時不堪上陣平時生事胡爲且所選之人何辭自陰底行連坐亦不怨于上若官府面前一時選驗不過年貌力氣而已全無可憑且隨爲兵態怒目抵掌口稱忠義膽勇心事包藏于胸如何足信故上一層不可有意掣肘仍要多方開導使等等自擇此軍中第一要着也

騎隊

騎隊之法每隊須用年力壯健能射者一名爲一伍長能射者二名爲一伍第一名在左第二名在右俱

夾鎗鈀手以骨肉結實精健者爲二伍長即第四名也第五名在右第六名在左俱充夾刀棍手又以力大貌黑而粗猛者爲三伍長即第七名也第八名在右第九名在左俱充大棒手以善於炊爨肯爲人下者一名爲火兵

戰兵俱與上等馬係火器差使不屬前鋒者與二等馬其下等馬汰去不用每哨三部雖同一體而驍健伶俐好漢須多歸中部專爲架梁等用每一旗內火器一隊居中左右三隊俱殺手其左右二部每一旗

內火器二隊居左右殺手一隊居中

車隊

車隊之法牌弓卓次并刷腰牌册俱與騎兵束伍同編選之時先擬千把百總車正隊長亦同騎兵例但點車正必須伶俐知事有膽有張主者一名側立聽車正將衆軍中取三十二名前來中年上下曾經受苦挑擔耕鋤出得全力之徒六人爲車兵專管推車又有力而稍伶俐者一人爲舵工各給腰牌紙照騎兵例送塡又擇年少伶俐力量少弱才貌細小者二人爲火箭手爲一次塡牌如前又選伶俐有肱力者四人爲鳥銃手爲一次照前塡牌又選年紀中大謹愼者六人爲佛郎機手爲一次塡牌此車上之兵也如以馬兵爲殺手則不用選殺手如仍備殺手一枝則再選有膽好漢一名爲隊長聽隊長於選中隊內有殺氣少年二人爲圓牌手力健有神氣骨肉勻稱二人爲長刀手又如此二人更加全粗有力者二人爲大棒手身長肱長二人爲鈀手又以堪役使者一人爲火兵逐名選過即給牌挨送查塡一車完即給

方色如式認牌一面車兵擺列圖一張令車正領在空所照圖擺成行伍坐定一把總者俱完放出各車正將圖用木牌粘懸車上備查以憑管束一將官下完足示日于教場領車給器聽演習派宗城司哨明白至期各照所派車上去處各爲信地尺寸難移另有軍法條約

先每車舵工專管車兵而車正亦得兼管其佛郎機手箭手鳥銃手俱聽車正專管其殺手一隊聽隊長管而車正通得兼管除隊兵計共二十人爲一車每

一車爲一宗每三宗用百總一員是爲一局每四局用把總一員是爲一司每四司用千總一員是爲一部每二部用將官一員是爲一哨多多放此每正車外加糧車十六輛每車車正一名舵工一名兵十二名騾十頭正營行時頗窄今加十六輛於四門永無議矣

舟隊

紀效新書曰船一隻捕盜一名家丁一名舵工二名斗一二名瞭手二名掟手二名守艙門二名掌號一

名神器四名此一定不可增減兵八隊每隊隊長一名兵十名共八十八名或七隊或六隊五隊相船相地損益之

止則爲營行則爲陣以全勢而言謂之陣分條析縷則有伍有什有隊若伍什無法隊偶參差左右亂行前後失次又何以觀全陣哉嘗念古善將兵者無如武侯衛公今按瞿唐舊迹太宗問答却未嘗廢部伍況世無諸葛李而可恃野戰以爲功善乎 國朝文襄楊公之法也公在靈州人有笑其演營習陣者公謂愚誠書生不諳軍旅嘗以古人行必謹哨探止必修戰備爲法且每諭諸將曰無事嘗如有事時隄防有事嘗如無事時鎮靜莊誦斯言而得其意於兵也幾矣

進止

魏武侯問吳起曰三軍進止豈有道乎對曰無當天竈無當龍頭天竈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招搖在上從事於下將戰之時審候風所從來風順致呼而從之風逆堅陣以待之

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凡我軍徑過不使他兵馬得近爲絕視生處高生陽也戰隆無登無迎高也此處山之軍也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渡而擊之利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視生據高水上當處其高前向水浚依高而處無迎水流恐激我也此處水上之軍也絕斥澤惟囷去無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車騎之利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丘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恐半渡而不遠深也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勿近也山水深大爲絕澗四方高中央下爲天井深山所過若蒙籠者爲天牢可以遏絕人者爲

天羅地形陷下爲天陷澗道迫狹深數丈者爲天隙軍旁險阻潢井蒹葭林木蘙薈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也

漢光武使吳漢伐蜀戒之曰成都十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之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營作浮橋使副將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爲營相去二十餘里帝聞之大驚讓漢曰比敕公千条萬端何意臨事悖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他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謝豐袁吉將衆十許萬分二十餘營出攻漢使別將二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召諸將厲之曰吾與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深入敵境至其城下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于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多樹旛旗使烟火不

絕夜銜枚引兵與尚合軍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遂大破之

晉朱齡石伐蜀賊譙縱縱將譙道福重兵守涪齡石帥次彭模夾岸連城立柵齡石謂裨將劉鍾曰天方暑熱賊今固險攻之難拔祇困我師吾欲蓄銳兵伺隙而進卿以爲何如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衆繇內江譙道福不敢捨涪今重軍逼之出其不意倏暉之徒已破膽矣可因其恐懼而攻之勢當必尅尅彭模之後自可鼓行而前成都必不能守若緩兵相持彼

知虛實涪軍復來難爲敵也進不能戰退無所資二萬餘人適爲蜀子虜耳從之翌日進攻皆尅斬倏暉等餘相次瓦解

唐肅宗時武言碓中將士皆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心急擊之可破也魚朝恩以爲信然屢言之上勑李光弼進取東京光弼奏賊鋒尚銳未可輕進中使相繼督光弼出師光弼不得已將兵會朝恩等攻雒陽陳於邙山光弼依險而陳懷恩陳於平原光弼曰依險則可進可退若陳平原戰而不利則盡矣思明不忍也命移於險懷恩復止之史思明乘其未定薄之言軍大敗

不得地形雖精於布陣亦無可如何故軍行進止須與地形相宜北邙覆轍可鑒也

伏翼

天下之事耳之所聞目之所見者皆可以預備耳目之所不聞見則預備之術何自而施聲音之相接顏之不相覩雖欲巧而致之詎可得耶兵家攻其所不戒者皆伏兵說也孫吳之書韓曹之術皆有出奇設伏之名而不及九伏十一伏之法雖遺逸之士言其大槩而得其傳者類皆粗略故其所傳惟九伏而已一曰山伏謂山巖崎曲關隘險阻二曰土伏枯壕堤岸古城舊壘三曰草伏草蒿蓊鬱茅葦掩映四曰林

伏蕨葭荊棘茂林修竹五曰夜伏天色昏暗夜氣晦冥六曰烟伏山嵐氣霧罩占郊野七曰水伏束葦流身覆河蓋面八曰津伏橋梁枯涸屋舍幽暗九曰僞伏我欲設伏而窘於無兵欲不設伏而恐其襲我故就險阻之處僞爲塵埃旗幟如設伏之狀使賊疑而遁以是九者出軍之日先選機巧者千人夜爲伏兵應用行軍下營專務揀擇形勢多設奇伏以備盜刦故伏兵之設一人不知萬人不期一夫不睹萬騎失措至於曳柴揚塵而中有突騎斷木成菴而後有伏弩皆所謂流伏是也善伏兵者藏於九地之下善發伏者動於九天之上鬼神有所不能測雷電有所不能及微乎微乎至於無聲神乎神乎至於無形伏而至此詎容以言盡耶蓋伏生於奇奇生於機機生於正奇正發於無窮之源非負機之君子安能與於此哉然善於設伏而不善於搜伏恐我之伏以陷彼者將轉而爲陷我之具矣故搜伏之法遠入虜地營壘生疎道路險阻恐其設伏尤當先發發伏兵將縱橫搜索斯無疎失故艸中走獸突出則伏必在艸林中

飛鳥鳴噪則伏必在林無風而竹葦自動則伏必在山無雨而灘磧自濕則伏必在水溪澗渾濁則伏必流凹塢昏暗則伏必僻野無起塵則伏必未定未曉鷄鳴則伏必夜動故善搜伏者必依四搜之法炬木絙竹擊石連弩搜生而縱死搜向而縱背縱火於東而靜搜於西發弩於左而靜搜其右是謂搜伏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採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

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

吳侯楚楚將養繇基奔命楚司馬子庚以師繼之養繇基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爲三覆以待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於庸浦大敗吳師

漢景帝時吳楚反以周亞夫擊之至霸上趙涉說亞夫吳王素富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人於殽澠之間然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鐘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如其計至洛陽使吏搜殽澠間果得吳伏兵

劉備北侵至鄴魏太祖遣李典從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前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果入賊伏發戰不利典往救備望見救至軍散退

呂布從東經與陳宮將萬餘人來兵皆操戰時兵皆出取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操乃令婦人守陣悉將兵拒之屯西有大隄其南林木幽深布疑有伏

兵乃相謂曰曹公多詐勿入伏中引軍南屯十餘里明日復來操隱兵堤裏出半兵堤外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乘堤步騎並進大敗之

武平二年周遣將攻邊高齊將斛律光率師禦之民紹請行周人於姚襄城南更起城鎮諸將咸欲攻其新城紹曰地險不可攻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要路遂圍定陽屠其外城紹謂光曰此城三面重澗並無走路惟處東南一處耳賊若突圍必從此出但簡精兵專守自是成擒光乃令千人餘設伏於東南澗口其

夜果如所策賊出城伏兵擊之大潰

後周將周法尚初自陳來歸陳將樊猛濟江討之法尚遣部曲督韓郎詐爲背已新於陳僞告猛曰法尚步兵不願降北人皆窮弊盡欲叛還若得軍來必無鬬者自當於陳倒戈耳猛以爲然引師急進法尚乃伏精銳自保於江曲猛陳兵挑戰法尚先伏輕船于浦中又伏精銳于古村之北自張旗幟逆流拒之戰數合僞退登岸投古村猛拾舟逐之法尚又疾走行數里與村北軍合復前擊猛猛退走赴船既而浦

中伏船取其檝建周旗幟猛于是大敗僅以身免

隋末李密攻宇文化及還其勁兵良馬多死隋將王世充守東都欲乘敝擊之簡練精銳得二萬餘人馬二千餘匹至偃師營於通濟渠南是時密新得志[illegible]化及有輕世充之心不設壁壘世充夜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伏谿谷中命軍士秣馬蓐食既而宵濟人奔馬馳泥明薄密密出兵應之陳未成列而兩軍合戰其伏兵潛出登北原乘高而下馳壓之密營遂亂無能拒之者即入縱火軍大驚潰

唐太宗討竇建德至武牢建德自滎陽西上太宗以數百騎出武牢東二十餘里以挑之往往設伏比至賊營纔四騎而已賊初見騎少疑為斥候太宗謂曰我秦王也因引弓射之斃其一將賊以五六千騎並拔槍而進從者戍失色太宗謂之曰爾但前去我自殿後於是按轡徐行賊至輒引弓射之斃一賊賊懼而止止而後來如此再三每至必斃賊乃不敢以逼太宗引賊入伏內伏兵相次而發合擊破之獲其大將殷秋石瓚斬首數百級

嚮導

經曰不用嚮導者不能得地利管子曰主兵者審知地圖然後可以軍襲邑益入人之行境者我孤軍以進彼密嚴而待渡險則有發伏之慮涉川則有壅決之憂晝行則有暴來之鬬夜止則有虛驚之擾頓舍必就薪水畜牧必依芻草一事不備則自投於死安能勝敵哉故敵國之山林丘阜可以設險者灌叢茂草蒲葦之可以隱藏者道理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委積之所在水草之所有卒乘之衆少器甲之堅脆必

盡知之則兵行嚮導不可暫無凡用軍士或俘虜為嚮導者須防賊諜陰持奸計為其誘誤必在鑒其色察其情參驗數人之言委曲相合乃可信任便當厚其領賞要之爵秩乃選腹心智謀之士挾而偕相出處密防其二也然不如素蓄堪用之士但能諳練行途亦不必土人也

管仲伐山戎道孤竹國前阻水淺深不可測夜黑迷失道仲曰老馬善識途放老馬於前隨以歸

漢建武八年帝自征隗囂光祿勳郭憲諫曰東方初

[illegible]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靷帝不從西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阻險計猶豫未決帝召馬援問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軍衆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

[illegible]李愬之擒吳元濟也降將李祐言於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守者皆羸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北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白於裴度度曰兵非出奇

不勝乃命祐帥突騎三千前驅爲導自率兵繼進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卒少休留兵鎮之以斷閒山精兵又分兵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諸將請所之祐與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失色曰果落李祐姦計時大風雪人馬凍死相望然畏愬莫敢違夜半至州城蔡人不爲備門鼓愬至無一人知者祐鑿其城先登壯士從之殺守門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開門納衆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官軍至濟未信起聽於廷聞愬軍號令曰嘗侍傳語應者近擒人始駭怯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愬攻牙城東薪焚之門壞擒元濟檻送京師

李元直知人不疑見可能斷故用佑言擒元濟無風雪山川之阻後之用嚮導者法此

烽堠

凡[illegible]動經千里、猝遇寇警、豈能頃刻傳報、且值陰霾晝晦、咫尺迷亂、故必設烽火候望、庶聲息相通、千里一刻、得以知敵向何方犯何地、不至倉皇失備耳、古論兵者曰烽火不明、不可以軍、誠要言也、

漢先零與羌叛趙充國請行曰無踰老臣上問度羌虜何如曰兵難遙度候至金城圖上方畧至金城嘗以遠斥堠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爲營壘戒軍勿貪小利虜以殄滅爲期日饗士卒虜數挑戰不出又下

令罕幵有能捕斬有罪賜錢有差時詔充國攻罕幵充國以爲先誅先零罕幵不煩兵自下不奉詔罕幵果下又詔進兵先零充國度其勢必壞欲罷騎屯用以待其斃條便宜十二事璽書三喆之不動後先零果殺楊玉降

南齊將馮道根守阜陵理城仍遠斥堠有如敵將至者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理城未畢會魏將党法宗傳監眼率兵[illegible]萬奄至城下道根塹壘未固城中衆少皆失色道根命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戰敗之

董摶霄建議於朝曰淮安爲塘襟喉江淮要衝之地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復也則救援淮安誠爲急務爲今日計莫若於黃河上下并瀕淮海之地及南自沐陽北抵沂莒贛榆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砦三里設一小砦使斥堠烽燧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并力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然後進有援退有據此善戰者所以嘗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

范希朝爲振武節度使有党項室韋交居川阜爲盜號曰刮城門居人恐懼希朝於要害處置堡柵斥堠嚴密人獲安

宋威塞軍節度使曹翰爲幽州東路行營都部署受[illegible]河自雄州至莫州通漕運翰遣夫數萬人抵賊境伐木以給用先用駿騎爲斥堠以五色旗授之人執旗前有林木舉青旗有火舉赤旗虜寇舉白旗水潦舉黑旗陵阜舉黃旗以爲驗凡虜之將至也必舉狼烟爲候翰命大舉烟於境上虜衆疑有伏兵引去

[illegible]得巨木數萬。

[illegible]上時舉烽火徵兵。漢文帝時上郡雲中烽火通於甘泉。可見烽堠之法。自古設之矣。唐法凡邊城堠並。每三十里置一烽。須在山嶺高峻處。若[illegible]山圍隔絕地形不便。則不限里數。要在烽烽相望。以便迅速傳知。若臨邊界。則烽火外周築城障。又考之宋行烽法。凡軍馬出行。擬停三五日。即須去軍一二里以來。權置爟烽。如有動靜。舉烽相報。其烽並於賊來要路。每二十里置一烽。連接至軍所。

其遊奕馬騎。晝日遊奕候視至暮。即移十里外止宿防賊徒。暮間見烟火掩襲烽人。其賊路左右。仍伏人宿止。以聽賊徒。如覺賊來。即舉烽遞報軍司。賊千騎已下。即舉小炬火。前烽應訖即滅火。若不及百騎至二百騎。即放一炬。若三百騎至四百騎。即放二炬。若五百騎至五千騎。即放三炬。準前應滅。前烽應訖即赴軍。若慮走不到軍。即且抵山谷藏伏。既至爟烽軍內。即須置一都烽。應接四山諸烽。其都烽如見烟火忽舉。即報大總管某道烟火起。大總管當須戒嚴。收斂畜產。遣人出探。國朝永樂間劉江鎮遼東。立墩臺以備瞭望。戚繼光紀效新書有車架法。皆可考其制而行之。大約墩軍須謹守條約。火炬須依式傳放。自日放烟。夜放火。須應時警速。無悞軍機為要耳。

治氣

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此治變者也

治氣治心治力治變總是未戰養氣既戰養心之要其實得之休養休養之法守者與戰者更相番代守者出戰則戰者可因守以養其銳戰者入息則守者可乘銳以宣其力使守者不戰則戰者必

力鬥戰者不守則守者無銳氣尉繚子曰出者不守守者不出恐力不專也吾不敢信也

魯莊公時齊師伐我曹劌請戰公與之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轅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蕭符皋兵清建康至新林楊公則自越城移屯劒里

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城中遥見塵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牀左右皆失色公則曰虜幾中吾脚談笑如初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攔中軍驚擾公則堅臥不起徐命擊之東昏軍乃退公則所領皆湘州人素號怯懦城中輕之每出盪輒先犯公則壘公則奬厲士卒克獲更多

梁司州刺史柳仲禮留長史馬岫守安陸自率步騎一萬寇襄陽西魏將楊忠帥衆南伐攻梁隋郡尉之進圍安陸仲禮聞隋郡陷恐安陸不守遂馳歸赴援

諸將恐仲禮至則安陸難下請急攻之忠曰攻守勢殊未可卒援若引日勞師表裏受敵非計也南人多習水軍不嫻野戰仲禮回師已在近路吾出其不意以奇兵襲之彼息我舊一舉必尅則安陸不攻自拔諸城可傳檄而定也於是選精騎二千銜枚夜進過仲禮於涔忠親自陷陣擒仲禮悉俘吳衆安陸及竟陵郡皆降如忠所策

梁遣馮道根戍阜陵初到修城塹遠斥堠如敵將至衆頗笑之道根曰佚防勞戰此之謂也城未畢法宗

等奄至衆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遣精銳破之魏人見其意思閒暇遂引去

得孔明輪巾羽扇之意

晉王欲自將萬騎直趨大梁周德威曰梁軍尚全輕行微利未見其福毀營而進衆號十萬瓌亦棄營而踵之至胡柳陂候者言梁兵至矣德威曰賊倍道而來未有所咎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深入敵境不可輕發此去大梁至近梁兵各念其家內懷憤激王宜按兵勿戰德威請以騎兵擾之使不得息至暮營壘未立樵爨未具乘其疲乏可一舉滅也

後周遣將率突厥之衆逼齊晉陽齊將段韶禦之時大雪之後周人以步卒爲前鋒從西山下去城二里諸將咸欲逆擊之韶曰步人氣力有限今積雪凝厚逆戰非便不如陣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既而交戰大敗之敵遁去

永樂間劉江鎮守遼東巡視諸島相度地形以金州衛金線島西北之望海堝地高可望諸島寇所必繇實濱海襟喉之地請築城堡立煙墩瞭望一日瞭者

言東南夜舉火有光江計寇將至亟遣馬步官軍赴堝上小堡備之令犒師抹馬略不爲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于山下百戶姜隆帥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與之約曰旗舉砲鳴伏兵奮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翌日倭賊二千餘人乘海鰌直逼堝下登岸如入無人之境江被髮舉旗鳴砲伏兵盡起爲兩翼而進賊大敗官軍環攻之江故開西壁以縱之仍分兩翼夾擊破之師還諸將請曰明公見敵意思安閒惟飽士馬及臨陣披髮而戰追賊入堡不殺而縱走之何也江曰窮寇遠來必饑且勞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饑固兵家治力之法耳賊始魚貫而來成長蛇陣故作真武陣以鎮服之賊既入堡有死而已我師攻之彼必死鬬我兵寧無傷乎故縱之出路而後掩擊之師圍師必缺之意耳此皆兵法諸君未察乎此爾

上勞之進封廣寧伯

弘治間侂咸寧爲百戶時虜騎數萬突至都御史李忠宣使率兵禦之侂毅然曰兵不必多憑我自選五十人足矣從之侂度虜所必駐之處掘抗令二十人

埋伏覆以蘆蓆、飾以浮土、三十人登山瞭望、以砲爲號、虜至果扎營其地、夜半砲發、坑卒地雷亦起、虜疑大軍襲之、自相蹂殺、質明五十人歸報中軍、遣人馳割虜級、遂成奇勳、

設定獲阱。嚴裝待之。機無虛發。豈非奇略過人。

樓其變

戒嚴

武王問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相當、而天大寒甚、暑日夜霖雨、旬日不止、溝壘悉壞、隘塞不守、斥堠懈怠、士卒不戒、敵人夜來、三軍無備、上下惑亂、爲之奈何、太公曰、凡三軍以戒爲固、以怠爲敗、令我壘上誰何不絕、人執旌旗、外內相望、以號相命、勿令乏音、誡而約之、各慎其處、敵人若來、視我軍之警戒、至而必還、力盡氣怠、發我銳士隨而擊之。武王曰、敵人知我隨之、伏其銳士、佯北不止、遇伏而還、或擊我前、或擊我後、或薄吾壘、吾三軍大恐、擾亂失次、離其處所、爲之奈何、太公曰、分爲三隊、隨而追之、勿越其伏、三隊俱至、或擊其前後、或陷其兩旁、明號審令、疾擊而前、敵人必敗、

勝敗在戒怠之間非文錄可以偉致

以逸待勞

推究到底

武王問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高山盤石、其上亭亭無有草木、四面受敵、吾三軍恐懼、士卒迷惑、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奈何、太公曰、凡三軍處山之高則爲敵所棲、處山之下則爲敵所囚、既以被山而處、必爲烏雲之陳、烏雲之陳、陰陽皆備、或屯其陰、

其勢極難

正屯其陽處山之陽備山之陰處山之陰備山之陽處山之左備山之右處山之右備山之左敵所能陵兵備其表衢道通谷絕以武車高置旌旗謹勅三軍無使敵人知吾之情是謂山城（烏雲之陣者聚散無常也）行列已定士卒已陳法令已行奇正已設各置衝陳於山之表便兵所處乃分車騎爲烏雲之陳三軍疾戰敵人雖衆其將可擒○凡用兵之大要當臨戰必置衝陣便兵所處然後以車騎分爲烏雲之陳此用兵之奇也所謂烏雲者鳥散而雲合變化無窮者也

或曰軍乘天時跨有地利將心驕怠謀畫不神軍陣散亂如之何許洞曰可擊也曰彼獲天地之利如何擊之曰人者天之心也苟心不正雖有其表將焉用乎或曰軍違天時逆地利大將深謀沉毅部伍清肅進退有節如之何洞曰未可擊也曰不獲天地之利奚爲未可乎洞曰正則可以率天地之用矣

深入敵境寂然不逢一人不可輕動必有伏焉宜詳審四衝之雲氣秣馬厲士坐守待之結營之地俟夜宜於營之四周數里各以勁勇之士伏強勇利楯多

列鼓鼙有賊遽發擊鼓爲號賊擊衛兵中營出輕兵援之賊擊中營則四面夾攻之中營堅陣坐守俟變賊退則隨之勿逼之夫頓兵敵境暇則秣食不嘗其時備不測之寇所行之地遇平川大澤則分五方之師左右前後去中軍不可太遠大將軍處於中軍隨軍芻粟賞賜資貨咸置於中軍若山川險狹則斂左右軍前後如故焉與賊相遇不可匆遽周章當寅畏戒嚴鼓則進金則止不金不鼓湛如淵渟雖奔衝馳突不可妄動蓋凡深入敵境與嘗戰不同地形我未細究其順逆叢林我未深曉其厚薄但堅其大陣於中數出奇兵左右掩擊利則進不利且止貨則掠人則殺而已此皆深入之道也苟不嚴備而俟之能免驚擾刦奪之困哉

長武城使高崇文統神策軍討劉闢崇文在長武練卒五千人嘗若寇至及宣命出師時惟卯辰而兵使軍須已無不備具

宋紹興十四年朝議析利州爲東西路以吳璘爲西路安撫使治興州階成和鳳文龍興七州隸焉時和

此謂以虞待不虞

繫罪致討以屈服夷人

議方堅而璘治軍經武嘗如敵至三十一年金主亮叛盟遣合喜以兵扼大散關遊騎攻黃牛堡璘即肩輿上敍金平駐軍青野原益調內郡兵分道而進授以方略尋移檄契丹西夏及山東河北聲金人罪以致討

曹友聞守同慶北兵抵至友聞部分諸將各守一門偃旗伏鼓戒士卒候賊近鳴鼓張旗矢石並發又命王漢臣等間道出戰自提重兵尾敵後大戰有功

經武勝畧正集謀成目錄

卷一

兵機

虛實

料敵

審勢

經武勝畧正集謀成卷一

晉陵莊應會春儀甫纂輯

後學白汝恩果明甫較閱

兵機

兵者詭道也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敗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

善戰者能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爲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爲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而不足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

不知謀兵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嚮導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爲變者也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震掠鄉分衆廓地分利懸權而動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

法也。

太公曰攻伐之道勢因敵家、動變生于兩陣之間。奇正發于無窮之源。故至事不語用兵不言。

吾所短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所長陰而養之。使之狎而陷。凡陣交先人者奪其心。後人者待其衰。要以因敵動變盡之矣。

兩軍交綏、堂堂作陣。主客互立、步騎雜陳、或水或陸、或原或谷。在主則宜持重。在客則利迅速。在步則藉車營。在騎則忘遠轂。火險遞乘。循環反覆。如河津則

可邀。如長林則可伏。用寡者宜趨隘。用衆者宜走陸。敵入我疆則預秘我穀。我入敵境則亟食其粟。乃合擊分馳。疾驅徐逐。先後重輕。不渝正鵠。故曰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形圓不亂。即千變不可離也。

兩兵相拒。賊腹必虛。潛蹤間道以直拔根本。此非死卒不可。敵兵遠來。抑或惰歸。預伏要路。邀而截之。此非猛將不可。敵將愚莽。可以賺之。運道險遠。可以刼之。然賺非死間不敢入。而刼非巧詐不能近也。彼將心高。我則示之。要佯北委資。可餌而誘也。彼將內懦。

我則示之強。虛張聲勢。可脅而奪也。彼將急躁。則我挑其怒。而攻所必救。且詬且虜。可擾而致也。

歸師勿遏。固爲嘗法。第歸不同。或主將病亡。國君有故。內外携貳。境有他兵。久師疲敝。糧援殫絕。皆爲可追。早令吾間偵知焉。毋直進。必旁擊。善後尾。設預伏。分合疑誘。各有奇機。如遇險阨之處。必令探者詳察地形。有可以往。難以返。謹止勿進。

學兵用武。率以古法爲執。與膠柱鼓瑟何異。未見決中者也。兵家之利。利在變通之機。觀其順逆。凡興師

之際。先探敵將才不才。設若敵將不能以兵法使衆。惟以勇敢爲已任。我則順古法以待之。或敵將善用古法。我則逆用古法以待之。故用兵之奇。莫奇於設伏。設伏之奇。莫奇於新智。新智者非不師古也。師古而反之。古人料敵於其始來。戰陣未合。先以賤而勇者挑之。觀其號令旌旗之整與亂。士馬之強弱。營陣之偏正。行伍之齊肅。散亂。言語之諠譁緘默。以定勝負。是以古法有曰。若其衆諠旗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逐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如此者將

必無謀（闕一字）雖衆可獲矣。許洞曰古人以此取功。苟敵人料我我當順其所料以詐示之而伏兵待之俟彼出師則發伏攻之。又古法曰棄而立者饑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不進者勞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旗動者亂也數顧者失其羣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許洞曰古人以此料敵今則不然當擇精銳吏士分伏要衝偽使其如勞倦如饑渴失羣之狀或數搖動其旗或數驚擾其衆使衆士譁譁應人所料敵必出師襲我我則潛發所伏出其不意擊之如或敵人敗走我師未敢逐之者古法曰鳥起者伏也衆樹動者來也要知此未必伏與來也或假為疑兵已奔遁而令老弱者動其衆樹及驚鳥鳥之類也古法又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或亦大兵已潛遁恐後人逐者設為此疑也。許洞曰料敵以事者多慮為反古之法故兵法不可執一而用也明矣。

大意言古法難執如鳥起者伏樹動者來古法也此言未必伏與來或先遁而假為疑也設伊時方料如此而鳥起者果係伏兵樹動者眞是來寇洞眞執今之是而泥古之非哉亦借一端以見意耳。

北征錄曰善兵者惟因其衆而已夫衆見於彼者謂之隙應於我者謂之機決在我之機投在彼之隙敵雖智將敗不暇大約衆之在人有二有天衆有人衆故衆出於天良將乘之惟恐其失敵也衆出于人良將審之惟恐其誘我也。天衆者何一曰淫雨二曰久雪三曰暴風四曰大雹五曰星變六曰妖祥七曰暴水八曰火災九曰雷電十曰旱暵十一曰人疫十二曰馬瘟茲十二者是為天衆凡兩軍相持衆見于我

急宜厭避衆見于敵急宜乘擊何謂人衆一曰移營二曰涉水三曰分兵四曰易將五曰絕糧六曰未合七曰陣亂八曰兵疲九曰異令十曰主疑十一曰卒餒十二曰將驕十三曰得間十四曰下離十五曰內亂十六曰失險此十六者人衆也凡兩軍相持衆生于我急思利避衆生于敵急令訪察勝兵先勝而後求戰不於已戰之後而始求所謂勝見合於利而動不於已動之後而始求所謂利一任乎衆而已故銳兵利器深溝固壘多設間諜厚賂採探有衆可攻則

如風發動如河決無釁可乘則外嚴其防內休其士庶無輕舉妄動之失是謂觀釁

力攻其堅而堅破則瑕者益瑕力攻其堅而堅不破則瑕者亦堅故曰攻堅不如乘瑕是用力寡而成功捷也

春秋時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

齊伐魏以救趙田忌欲即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

亂糾者不控拳救鬬者不搏檝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之精兵銳卒竭于外而老弱疲于內若引兵疾走其都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

魏使龐涓伐韓請救於齊孫臏曰夫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于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于齊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以受重利而得尊名也乃陰許韓使而遣之韓恃齊五戰不勝委國于齊因起兵救之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歸魏大發兵使太子申將以禦齊孫子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善戰者因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乃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行三日涓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亡者過半矣乃棄走軍卒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暮當至馬陵道陿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令萬弩夾道伏期見火舉俱發涓果夜至見白書燭

之弩發伏起涓刎虜其太子申

孫子著十三篇爲兵法之祖今臏之用兵神妙不測又理所至明眞善讀父書者較之趙奢何啻天淵

漢高祖六年人告楚王信反諸將請亟發兵陳平曰諸將用兵有過信者乎古者天子有巡狩會諸侯陛下第出僞遊雲夢會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會出遊迎謁因而禽之一力士事耳果縛信

詐力掩襲非聖主馭下之宜然信之用兵諸將素

仁其能保之對曰未克有清不得不爲禦取之計亦所謂攻其所備出其不意也

漢景帝時吳攻梁上書救梁亞夫堅壁不戰軍中嘗夜驚相擾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清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士卒多餓死乃引去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之初發也其將桓將軍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入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入梁楚之郊事敗矣亦不能用

漢建武中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山太守陳俊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聚弁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菑名雖大而實易攻乃勑諸校會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徼守至明夜半弁勑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淄城護軍

荀梁等爭之以爲宜速攻西安弁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爲備臨淄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臨淄即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卒下頓兵堅城灰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兵還奔臨淄拜兵合勢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諸君之言未見其宜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懼遂將其衆亡歸劇

漢永初間鄧隲惡虞詡以爲朝歌長勦賊故舊皆弔之詡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此賊大羊相聚以求溫飽朝歌背太行臨黃河去倉敖不過百里而青冀之民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皐斷天下右臂此無謀也願寬假數策勿令有所拘閡而已于是設三科以募壯士又潛遣人縫賊衣出市者盡擒之賊遂駭散

太后聞虞詡有將帥略以爲武都太守羌衆數千遮詡于陳倉崤谷詡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乃分抄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兼行令

吏士各作兩竈日倍增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而今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illegible]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到郡兵不滿三千詡令軍中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于是令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出城奮擊多所殺傷明日悉陳兵衆人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人於淺水設伏候虜奔掩擊之斬獲甚衆賊乃敗散

（前示強 不又示弱 其變化之妙如此 又示強以恐動之妙于 用宜）

漢朱儁擊賊師趙洪斬之賊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圍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

何進欲誅宦官多召四方猛將使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陳琳諫曰諺稱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

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拒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則天人順之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強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爲亂階耳果敗

袁紹軍武陽爲土山地道以攻操操衆少糧盡與荀彧書議欲還許以致紹師或報曰紹率衆聚官渡欲與分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今穀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皋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爲先退則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搤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極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堅壁持之紹運穀車數千至官渡操擊燒之紹復遣軍運穀使將將兵逆之沮授說紹可別爲支軍於表以絕操之抄許攸曰操悉衆拒我許下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可拔也許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擒矣如其

（補主通患）

未潰可令首尾犇命破之必矣紹不從會攸以事奏
操曰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若
輕兵襲之燔其積聚不過三日紹自敗也操喜自將
步騎五千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間道出人抱束
薪至屯放火急擊之斬其將淳于瓊紹軍大潰
曹操遣鍾繇討張魯而使夏侯淵等出河東與繇會
高柔諫曰大兵西出韓遂馬超疑爲襲已必相扇動
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操不
從關中諸將果疑之馬超韓遂等十部皆反屯據潼

關操自將擊之潛遣二將渡蒲阪津據河西爲營操
北渡河兵衆先渡操獨與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
超將步騎萬餘人攻之矢下如雨丁斐放牛馬以餌
賊賊亂取之操乃得渡遂自蒲阪渡西河循河爲甬
道而南超等退拒渭口操乃多設疑兵潛遣兵入渭
作浮橋而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超等夜攻營伏兵擊
破之進軍悉渡超等數挑戰不許固請割地送任子
賈詡以爲可復許之操復問計詡曰離之而已操曰
解遂詡與操相見操與遂有舊於是交馬語移時不

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時秦胡觀者前後
重沓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耶亦猶人也非有四
目兩口但多智耳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
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與遂書多所點竄超等愈疑
遂操乃與克日會戰大破之遂超犇涼州諸將問曰
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
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
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使賊悉衆南
守而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

賊不能與吾爭連車樹柵爲甬道而南既爲不可勝
且以示弱渡渭爲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
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使不爲備因畜士
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
非一道也始關中諸將每一部到操輒有喜色諸將
問其故操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
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適爲主一舉可
滅吾是以喜乃留夏侯淵屯長安以張既爲京兆尹
招懷流民具復縣邑

當操往為桓詩胡多懼郭嘉曰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率然擊之可破滅也操行至易水嘉又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不如輕以出其不意乃密出虛龍塞直指單于廷合戰大破之司馬懿征公孫淵淵將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壍二十餘里諸將欲擊之懿曰此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墮其計且賊大衆在此巢穴空虛直指襄平破之必矣乃多張旗幟欲出其南衍等盡銳趨之懿潛濟其北道戰破之時霖雨暴漲軍恐欲移營懿令敢徙者斬

賊恃水樵汲諸軍欲取之懿又不聽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遠來而更安緩窮惑焉懿曰達衆少食多我軍四倍于達糧不淹月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失半而克猶當為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饑我飽水雨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為自發京師不愛賊攻但恐賊歪賊糧盡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採此故驅之使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雖饑困未肯束手當示無

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雨霽懿命合圍急具晝夜急攻之淵儀窘請降懿不受擊斬之

晉巴東監軍徐嗣率水軍詣建平荊州刺史楊肇至西陵陸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孫遵巡南岸禦祐水軍督爵慮鎮西將軍朱琬拒嗣身率三軍憑圍對壘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亾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者吾嘗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兵皆以舊將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旋軍擊之矢石雨下肇衆傷死者相屬

計屆夜遁抗欲追之而慮闇畜力養銳伺視間隙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者肇衆兇懼悉解甲束走使輕兵躡之肇大破敗祐等皆引軍還抗遂盾西陵誅夷闔族

即刻分部徑赴西陵夜易夷兵鳴鼓弗進四事看來真能變兵議機

後趙王勒欲自將救雒陽程遐等固諫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召徐光謂曰庸人之情皆謂劉曜鋒不可當鞮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

和今擊之而一戰而擒也若維陽不守曜必自河以北轉輸而來吾聚步兵卿以為何如對曰曜不能遠歸襄國留守金墉此其無能為可知也以大王威略臨之彼必望風奔敗平定天下在今一舉矣勒笑曰先吾者是也乃使內外戒嚴命石堪等會榮陽石虎進據石門勒自統步騎濟自大碻謂光曰曜盛兵成皐關上築也匝雒水其次也坐守維陽此成擒耳至成皐勒見趙無守兵大喜舉手加額曰天也卷甲銜枚疏道兼行出于鞏訾之間曜專於嬖臣飲博不撫士卒左右或諫曜以為妖言斬之俄而洛水侯者與後趙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之知勒自來色變使攝金墉之圍陳于洛西衆十餘萬南北十餘里勒望見可以賀我矣師步騎四萬入雒陽城虎引步卒攻趙中軍堅以精騎擊其前鋒大戰于西陽門勒躬貫甲冑出閶闔門夾擊之曜素嗜酒至是將戰飲數斗至酉陽門揮陳就平堪因而乘之趙兵大潰曜昏醉墜馬為堪所執勒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曜至襄國勒嚴兵圍

守使曜與其太子熙書諭令遠降曜但勑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勒乃殺之

晉荒將慕容皝討丁零翟釗于滑臺次于黎陽津釗于南岸拒守垂徙營就西津為牛皮船百餘艘載疑兵列於渡西上釗先以大衆備黎陽見垂向西津乃悉衆拒垂潛遣桂林王慕容國于黎陽津夜濟而南釗聞而奔還士衆疲竭走歸滑臺釗携妻子輕騎北趙白鹿垂遣追擊之盡擒其衆

苻堅擊西燕南擒北垂用兵可云多術矣

晉太武伐夏至統萬收衆偽遁夏兵為兩翼鼓噪追之會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冥崔浩曰賊貪進不止或軍已經宿暮軍分出掩擊不意魏主曰善乃分騎為左右冀尾以犄之夏衆大潰魏取統萬

魏圍滑臺司馬楚之鮮卑攻圍之千重豫密使司馬建旌旗鳴鼓吹將步兵從南門出朝人皆屬目往赴之豫潛從北門出鼓譟而起兩頭俱發出虜不意虜衆散亂皆無弓馬步走追三十餘里僵尸積地

唐武德四年大閱兵菱州時秋潦淸瀆漲惡蕭銑以

李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事以速爲神今士始集銃不及知若乘水傅壘是震霆不及塞耳無以禦我此必擒也孝恭從之舟師叩夷陵銃將文士洪以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不可士洪健將下皆勇士今新失荊門悉銳拒我此救敗之師不可當宜駐南岸待其氣衰乃取之孝恭不聽留靖守屯自往與戰大敗還賊委舟散掠靖視其亂縱兵擊破之

唐武德中太宗圍王世充于東都竇建德悉衆來援

太宗頓武牢拒之建德陣于汜水東彌亘數里諸將有懼色太宗將數騎登高丘以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見大敵今度險而囂是軍無政今逼城而陣有輕我心我按甲不出待彼氣衰陣久卒飢必將自退追擊之何往不尅建德列陣自卯至午卒伍飢倦皆引坐又爭飲水太宗令宇文士及率三百騎經賊陣之西南試之曰賊若不動宜歸引如其覺動即引東出士及纔過賊衆果動太宗曰可擊矣乃命騎將列陣自武牢乘高入南山循谷而東以掩賊背建德遂引陣却上東原未及整列太宗率輕騎擊之所向披靡突出賊陣齊張旗幟內外俱奮賊徒大潰

唐裴行儉從征突厥時虜據黑山數戰皆敗行儉縱兵前後殺擄不可勝計僞可汗泥熟匐爲其下所殺持首來降又擒大首領奉職而還餘黨走狼山行儉既還阿史那伏念僞稱可汗復與溫傅合明年行儉還總諸軍頓代州之陘口縱反間說伏念令與溫傅相貳伏念懼密送款且請縛溫傅自効行儉秘不布密以聞後數日煙塵漲天而南斥候惶駭行儉曰此

伏念執溫傅來降非他也且受降如受敵乃勑嚴備遣單使往勞既而果然於是突厥餘黨悉平帝悅

行儉兩征突厥初縱兵後縱間批卻運斤用不一轍而受降如受敵一語更堪作帷座箴銘

會昌中回鶻寇天德詔劉沔爲招撫使以太原師屯雲州沔爲大將石雄曰黠虜離散不足驅除今觀其所爲勢凌我輩若稟朝旨或恐依違 輩捍邊但能除患專之可也公可選驍健乘其不意徑趨虜帳彼以疾雷之勢不暇枝梧必棄公主遠竄苟不能捷吾

自經遂亦無患也雄自選勁騎并雜虜三千騎尸庶在後恩色徑趨烏介之牙帳逼抵武雄入城登埤視其衆皆毡帳東數十從者朱碧諜者曰此公主帳也因遣兵馳告會級迎公主還太原

不用命則用力多而成功少出不意而攻無備譬若千鈞投卵鮮不克矣

唐光啓中秦宗權數爲朱全忠所敗亟之悉力以攻汴州其將張眶屯於北郊秦賢屯於板橋各有衆數萬列三十六寨連延二十餘里全忠謂諸將曰賊蓄

我休兵方來擊我謂吾兵少畏懼止於堅守而已今出其不意先擊之乃親引兵攻秦賢砦將士踴躍爭先城果不備連拔四砦斬首萬餘級賊衆以爲神助

唐李罕之據澤潞襲鄆州高行周爲前軍會日暮陰雨人馬連亡行周曰此天贊也彼必無備是夜涉河至城

下果不知李從珂先登啟開納外兵且援牙城

唐莊宗將定鄆犯塞用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陣遇寇於北青爲將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

在澤原當以寡當衆度必以奇勝預戒軍中盡拾弓矛皆執短兵密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鉦聲則嚴陣而伺却鉦聲止則大呼而突之士卒皆如其教纔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皆却虜人大笑相謂曰號謂天使勇虜人謂青爲天使鉦聲止忽前突之爲兵大亂相踐死者不可勝紀

後唐初張齊賢知代州虜騎自胡谷入寇薄城下神衛都部署馬正以所部列南門外衆寡不敵副都署盧漢斌長孺保壁自固張齊賢選廂軍三千出正之右

背衆感慨一以當百虜遂却走循胡盧河南而西先是約都部署潘美以并師來會戰至河間使爲虜所得齊賢以師期既漏且虞美之衆爲虜所乘俄而美有使至大師出并州行四十里至柏井忽得密詔東路王師專于君子館俟命之全軍不得出戰已還

州矣于時虜騎寨用齊賢曰虜知美之來而未知美之退乃謂其衆容守中夜發兵二萬人持一幟負一束芻

千方士堅若拉拏大敗之

澤敗金人於衛州金人退澤討敵衆十倍令一戰而走勢必復來使其銳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徙其營令人夜三鼓望營大譟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宋高宗時吳玠自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爲久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鳳翔民咸具道惠相與夜輸芻粟助之玠貸以銀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

竟殺之且令僞伍連坐民冒禁如故金將沒立自鳳翔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到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令人大敗遁去沒立方攻箭筈關玠復遣將擊敗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自起海角徂於當勝及與玠戰敗績甚衆必取玠於是元帥會諸帥兵十餘萬連營來跨渭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爲城夾澗與官軍相拒連和尚原玠與弟璘迭勤勞命諸將分番迭射號箭隊矢連發不絕蓬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坐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亂玠因縱兵夜擊大敗之

嘗讀孫子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兵無常勢水無常形恍然悟機之說矣法者一定者也機者不定者也然而法可以百機不可以二法可以永久機不可以終日其藏最微其息至深而其及物又最廣後圖而入堅神乎渺乎機之爲言也昔聖王制井田寓兵法伍兩卒旅出于農攻圍刺擊習于田戰勝攻取藏乎法以正治國即以正治兵

後世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兵行專務詭勝而形于無形之道尚矣嗟乎蒼頡造書成天雨粟鬼夜哭以天地神也至用兵純任機而所爲天之機者無寧自是而無餘乃世盡神偉擊劚而吾袖手揖讓于其間其能致機而不致于機乎是亦烏能已矣

世之所謂機者余既知之非能離奇正虛實分合主客之間也然而顛倒乎奇正虛實分合主客之間而非能操奇正虛實分合主客之機于不敗者也夫用兵或往往括于度則擇夫先之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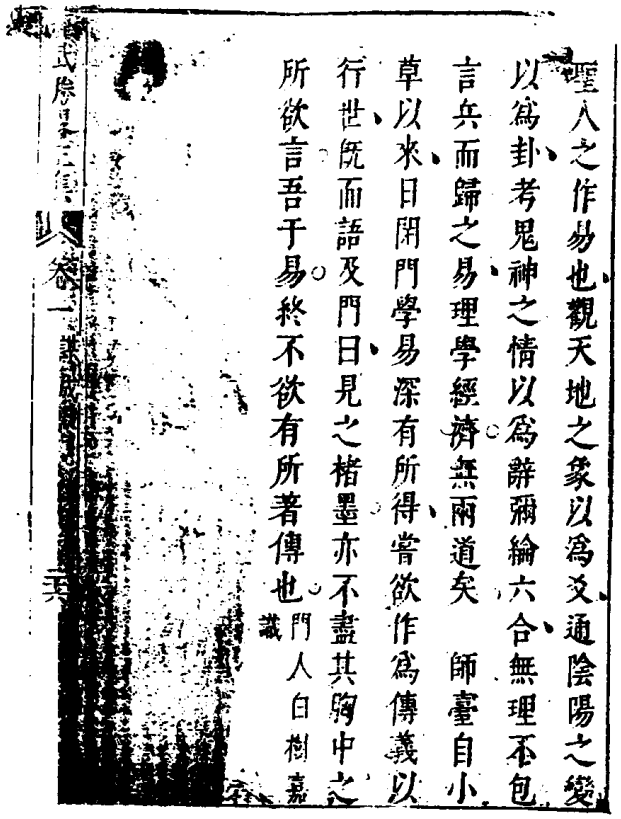
度後之非度枉之非度衰之非度若繇基之射期七扎而僅至六扎之半亦非度其權在于可以釋可以無釋之間其微在於能省不能省之際其省而釋釋而中亦不中于既釋之後而中于未釋之先一釋不中咎不在不中也一釋幸中功亦不在中也一釋不中欲再發于既釋之後而吾之所發者不能及之彼矣一釋幸中欲復中于再試之餘而吾之所中者又不可必之我矣故理之所處可以納天下法之所處可以服天下而機之所處不

能以分寸而其張施亦足以動天伏地而無外今夫奕之爲數也至渺小者也其布于枰者曰局布于局者曰勢運于勢者爭一子之先後緩急曰機夫一子之先後緩急又至渺小者也一得一失而全局之勢爭之神于奕者不使之知而先處之次者隨至輒應下者與之爭至于爭而得失半故機欲其藏藏則深深則不測不測則能致遠而服強其發也如迅霆過于前而不及瞬麋鹿興于左而不及逐及其成也則舉大木而不假乎邪之力搏

犀兕而無煩繇索之勞故曰繇法可以入理繇機可以入神雖然一言之可盡亦萬言之不可盡者也當機之已發事蹟衆著勝負顯白人方曰不過此機爾已如此而勝如此而敗雖三尺之童能辨之其未發也如射覆者然覆之內止二而已而吾則不知其一歟二歟即幸而中中而復覆而吾復不知其所覆者仍前之一歟抑今之二歟是未可知也昔張繡追魏主操賈詡勸其弗追繡不聽追之果敗而還詡復曰復追當勝之繡復追之果勝

夫以初追之銳不能勝以復追之疲而勝則何也以知其初之追也故勝在操也不知其繼之復追也故勝在繡也魏主在當時稱善兵矣而不能于一追再追之故審定于必至而計出于有備則知機豈易言哉此其妙蓋必得之學易而後可易之乾坤定爻象成理具矣法備矣乃一闔而一闢一屈而一伸一靜而一動而機存乎其間矣故曰知幾其神又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若後之救東則擊西救甲則擊乙驚於機矣烏能取勝若神明哉

理人之作易也觀天地之象以爲爻通陰陽之變以爲卦考鬼神之情以爲辭彌綸六合無理不包言兵而歸之易理學經濟無兩道矣　師臺自小草以來日閉門學易深有所得嘗欲作爲傳義以行世既而語及門曰見之楮墨亦不盡其胸中之所欲言吾于易終不欲有所著傳也　門人白樹嘉識



虛實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戰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故能爲敵之司命

軍讖曰用兵之要必先察敵情視其倉庫度其糧食卜其強弱察其天地伺其空隙故國無軍旅之難而運糧者虛也民菜色者窮也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夫運糧百里無一年之食二百里無二年之食三百里無三年之食是謂國虛國虛則民貧民貧則上下不親敵攻其外民盜其內是謂必潰

擊虛之術有二焉一曰因二曰誘何謂因曰敵盛兵所向我亦佯應別以精兵潛出虛地或攻其壘或斷其後或焚其積聚也何謂誘曰我欲敵之要地則不

攻鄴大其攻具盛其師旅以誘敵俟敵兵到則多與戰復以堅壁以精銳襲所攻之城而掩其內此二者皆襲虛之道也

漢王遣韓信破陳餘信募致廣武君李左車師事之韓信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若何而有功對曰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擒夏說于閿與一舉而下井陘不血刃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振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疲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力不能支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拒境以自彊燕齊相持而不下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之所短也臣聞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爲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撫其孤弱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譯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尺之書暴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難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故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亟從之燕齊從風而靡

虛聲更勝實着後有以八百里三字誤聽而退兵者此類是也

後漢光武初遣耿弇征張步步聞之使其大將費邑軍歷下分兵屯祝阿別於泰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弇弇兵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故開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聞祝阿已潰空壁亡去費邑遣弟守巨里弇進軍先脅巨里使楊言多伐林木以塞扼壍數目有降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謀欲救之弇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

陰縱生口令亡歸歸者告邑邑將精兵二萬來救弇曰吾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適其所求也大敗之漢光武時南鄭人奉豐據黎兵自稱楚黎王詔遷岑彭征南大將軍令率傅俊臧宮劉宏等三萬餘人南擊豐援黃郵豐與其大將蔡宏拒彭等於鄧數月不得進彭夜勒兵馬申令軍中使明旦西擊山都乃緩所獲虜令得逃亡歸以告豐豐即悉其軍西邀彭彭乃潛兵渡沔水擊其將張揚於河頭山大破之從川谷間伐木開道直襲黎兵擊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

[illegible]

歸救之彭與諸將依東山爭營出兵逆擊之豐敗走
漢諸葛亮屯兵於沔陽揚聲欲斜谷道取郿使趙雲
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衆拒之亮身
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
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衆
揚聲別道而身率攻祁可謂得虛實實虛之妙
魏田預到馬城鮮卑攻圍之十重豫密使司馬建旌
旗鳴鼓吹將步兵從南門出胡人皆屬目往赴之豫
將精銳自北門出鼓譟而起兩頭俱發出虜不意虜

衆散亂皆無弓馬步走追三十餘里僵屍積地
虛其南實其北此段機關只爭先後相懸三十里
者同一知也相去遠矣
[illegible]魏丞相高歡將率兵伐西魏屯軍蒲坂造三道浮
橋渡河又遣其將竇泰趣潼關高敖曹圍洛州西魏
將宇文泰出軍廣陽召諸將謂曰賊今犄吾三面又
造橋於河示欲必渡欲結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久
與相持其計得行非良策也且高歡用兵嘗以泰爲
先驅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出其不意襲之必克

克泰則歡不戰而自走矣諸將咸曰賊今在近捨而
遠襲事若寇跌悔將何及也泰曰歡前再襲潼關吾
軍不過霸上今者大來兵未出郊賊顧謂吾自守耳
無遠闕意又狃於得志有輕我心乘此擊之何往不
剋賊雖造橋未能徑至比五日中吾取竇泰必矣幸
公等勿疑泰遂率騎六千還長安聲言欲往隴右既
而潛軍東出晨興至小關竇泰卒聞軍至惶懼依山
爲陣未及成列泰乃縱兵擊破之斬泰傳首長安高
敖曹適陷洛州聞泰死焚輜重棄城而走

隋趙煚於江南岸置安蜀城以禦陳屬霖雨數旬城
頹者百餘步蠻酋鄭南鄉叛引陳將吳明徹欲掩安
蜀議者皆勸煚益修守禦煚不從乃遣使說誘江外
生蠻向武陽令乘虛掩襲南鄉所居獲其父母妻子
南鄉聞之其黨各散陳兵亦遁
後周將賀若敦率騎六千渡江取陳相州陳將侯瑱
討之江路遂斷糧援既絕人懷危懼敦於是分兵抄
掠以充資費恐瑱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內聚土覆之
以米因召側近村人佯有所訪問令於營外遥見遂

即遣之瑱等聞以爲實乃據守要險欲曠日老之敦又增修營壘造廬舍示以持久敦軍數有叛人投瑱瑱遂納之敦又別取一馬奉以趣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便畏船不上後伏兵於江岸遣人乘異船馬以招瑱軍詐稱投附瑱便遣兵迎接兢來爭馬馬既畏船不上敦發伏掩之盡殪又湘羅之人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鷄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僞爲士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兵見之謂餉船之至逆來爭取敦甲士出而擒之此後實有饋餉及亾命奔

瑱者猶謂設詐逆遣扞擊并不敢受相持歲餘瑱不能制

用虛用實如左右手之相應方可不然實而不虛不能實矣虛而不實不能虛矣

宋劉延慶啟績於盧溝帝思种師道言起知環州俄遷保靜軍節度使京畿河北制置使聽便宜撥兵食師道方居南山豹林谷聞命即東過姚平仲有步騎七千與之俱北至洛陽聲斡離不屯京城下或止勿行曰賊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今鼓行而前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我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揭傍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城西趨汴水南經過敵營金人思徙砦稍北

談禪無過色空談兵無過虛實二語世人舞勺而聞之白首莫解其故爲之解者且曰虜爲色虜爲空禪機塞矣虜爲虛虜爲實兵機塞矣故兵可學也虛實不可學也可學者習行而審法令哀然而立於軍門以爲將而不可學者即哀然爲將之時卒

無異販夫豎子見三尺之兵而僅指爲殺人之器古之善兵者圍一城克一城戰一敵殺一敵盛功當時名流後禩而知其功之可見不知其功之不可見雖日用兵而兵理竟爲絕學不傳之秘則虛實之不可不講也法云避其實擊其虛是用實也又云心謀大迹示小心謀取迹示與此用虛也乃有實而虛之虛而實之且慮其用虛實之一定而不移則應之有得以屢嘗而得之也有實而實之虛而虛之且慮其虛虛實實之百擾而不變則應

之者或以間投而中之也鹵莽者既無功則簡練而揣摹之揣摹勝而機械之途開日輪簧於虛實實虛之間而不能一當於機事今夫南山之隩竹木稠翳語人曰是虎豹藏也步者不前矣為勇敢之說者曰是未必有虎豹也所告虛也為戒慎之說者曰是安得無虎豹也所告非虛也謂疑其無者之為非則安知其為非謂疑其有者之為是則安知其為是然則虛實之故豈真冥渺而不可明如陰陽之隔世而不可通乎而龍馭豪傑顛倒百

萬之師於危城大險之間者則在乎知與不知之機故曰覺則可以證禪智則可以行兵矣

料敵

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衆樹動者來也衆草多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杖而立者饑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

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卒怒者倦也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懸瓶不返者窮寇也諄諄諭諭徐與人言者失衆也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兵非貴益多惟無恃武輕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

謹察妥察以上都是

因端推委見影求形是理所必然絕非讖緯術數之類

吳子曰凡料敵有不卜而與之戰者八一曰疾風大

士卒饑渴務於取遠三日師既淹久糧食無有百姓怨怒妖祥數起上不能止四日軍資既竭薪芻又乏多出雨欲掠無所五日徒衆不多水地不利人馬疾疫四繼不至六日道遠日暮士衆勞懼倦而未食解甲而息七日將薄吏輕士卒不固三軍數驚師徒無功八日陳而未定舍而未畢行阪涉險半隱半出諸如此者擊之勿疑有不占而避之者六一曰土地廣大人民富衆二曰上愛其下惠施流布三曰賞信形察發必得時四曰陳功居列任賢使能五曰師徒之衆兵甲之精六曰四隣之助大國之援凡此不知敵人避之勿疑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也見可知難二語不止該括此節從來無數兵書總不出此

（發計從勝之道得衆敵孤）

提武庾問吳起曰吾欲觀敵之外以知其內察其進以知其止以定勝負可得聞乎對曰敵人之來蕩蕩無慮旌旗煩亂人馬數顧一可擊十必使兵措諸侯未有若臣未和溝壘未成禁令未施三軍恐洶欲前不能欲去不敢以半擊倍百戰不殆

吳起曰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擊勞倦可擊未得地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涉水半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陳數移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凡若此者選銳衝之分兵繼之急擊勿疑

（見其前擊是其前急擊是其後巧以乘之）

吳子曰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形用權則不勞而功舉其將愚而信人可詐而誘貪而忽名可貨而賂輕變無謀可勞而困上富而驕下貧而怨可離而間進退多疑其衆無依可震而走士輕其將而有歸志塞易開險可邀而取進道易退道難可來而前進道險退道易可薄而擊居軍下濕水無所通霖雨數至可灌而沉居軍荒澤草楚幽穢風雨數至可焚而滅停久不移將士懈怠其軍不備可潛而襲

許多制敵方法都是伺隙而入知病便得療病之方故將不可不讀

敵之始來塵有條而散漫者度新起而驚亂者

車來也塵高穠厚渾渾而起者騎兵來也卑而廣奮奮而起者步兵來也兵少而塵散亂者部伍不肅也兵多而塵清者部伍按行將之令整軍動而塵埃條條而起不散漫者軍止而塵亦止者皆大將威德行位整肅故也列營結陳之旹有塵起飛宜隨所起處防之必有潛到也臨賊以塵爲候亦料敵取勝之術

按啚索駿豈即是駿執方求醫豈即是醫如此篇料敵云云不過爲兵家指點爾爾天閑之遇隔垣之見非其人莫能傳也

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邑名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史駢佐之欒盈將下軍胥申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婿也有寵而弱不任軍事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乎乃出戰交綏而退

漢高帝時黥布反帝召薛公以問對曰使布出上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出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城皐之險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下計東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高枕而卧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必出下計布故酈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而不能爲百姓萬世慮者也故出下計果如薛公之揣漢遂破布

後漢末袁尚據鄴率兵圍擊兄譚於南皮留蘇繇審

配守鄴曹操圍鄴尚還救諸將皆以爲此歸師人自爲戰不如避之操曰尚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禽也尚果循西山來臨滏水爲營夜遣兵犯圍操逆擊破走之城中崩潰

蜀大將諸葛亮悉大衆十萬繇斜谷出始平據武功五丈原魏將司馬宣王帥師拒之與亮對于渭南亮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屢使交書及致巾幗以怒宣王宣王亦屢表請戰魏使衛尉辛毗杖節制之亮曰賊不復出矣彼本無戰心所以固請者示武于衆也

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請戰耶宣王使二十餘人就軍營東南角大聲稱萬歲亮使問之答曰吳朝有使至請降亮謂曰計吳朝必無降法卿是六十老翁何煩詭誑如此懿與亮相持百餘日亮卒于軍中及軍退王乃行其營壘曰天下奇才也

司馬神於兵然而挫于亮想才亦自有高下

魏司馬懿少聰明多大畧博學洽聞服膺儒教漢末大亂慨然有憂天下心魏武帝聞而辟之從討張魯言于魏武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

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若耀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illegible]之勢必瓦解因此之勢易爲功力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失時矣魏武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右復欲得蜀言卒不從

崔浩贊魏太武北伐蠕蠕或有尤浩曰吳賊侵南舍之北伐師行千里其誰不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南侵之患此危道也浩曰今年不摧蠕蠕則無以禦南賊自國家并西國以來南人恐懼揚聲動衆以衛淮北彼北我南彼征我息其勢然矣且蠕蠕恃遠

以窮寇不逼者正其家計亮之死也

謂國家力不能至夏則散衆放牧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今掩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望塵奔走可一舉而滅暫勞永逸時不可失也遂行及軍到入其境蠕蠕先不設備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所虜獲數百萬高車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大軍既退南軍卒不能動如浩所料

司馬懿追諸葛亮亮長史楊儀反旗鳴鼓若將拒懿（庶得孔明遺意）者懿以窮寇不逼於是楊儀結陣而去經日行其營壘獲其圖書糧穀甚衆辛毗以爲尚未可知懿曰軍

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穀今皆棄之豈有人捐其五藏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關中多蒺藜懿使軍士三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履前行蒺藜悉著履然後馬步俱進追到赤岸乃知亮死時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而笑曰吾能料生不料死故也

東晉末劉裕自京口舉義兵討桓玄玄將桓謙屯于東陵下範屯覆舟山西以拒之裕疑賊有伏兵顧左右見劉鍾曰此一下當有伏兵卿可率部下往索之鍾馳進果有伏兵數百一時奔走

侯景叛明欲進逼壽陽北齊將王琳拒守又遣大將
侯景和率兵數十萬來援去壽陽三十里頓軍不進
諸將咸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不容明公計將安出
明曰兵貴在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
不敢戰矣於是躬擐甲冑疾攻一鼓而破壽陽
後魏末原州人豆盧狠害都督大野木兒等據州反
州人李賢乃召集豪傑謀曰賊起倉卒便誅二將其
勢孤盛其志已驕然其政令莫施惟以殘剝爲業夫
以驕旅之賊而御烏合之衆勢自離畔今若從中擊
之賊必喪膽如吾計者指日取之衆一戰而敗遂追
斬之

梁元帝平侯景之後於江陵嗣位密與齊氏通使將
陳侵軼其兄子岳陽王詧時爲雍州刺史以元帝殺
其兄遂結仇隙據襄陽來附因請王師乃令于謹
率衆出討長孫儉問謹曰爲蕭譯之計將欲如何謹
曰經兵漢沔席捲渡江南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內
居人退保于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離
郭徑其下策儉曰彼棄上而用下何也對曰蕭氏
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畧又以我
有齊氏之患謂力不能分且懦而無謀多疑少斷
愚民難與慮始皆戀邑居既惡移動當保羅郭所以
用其下策謹乃令中山王護及大將軍楊忠等率精
騎先據江津斷其走路梁人立木柵于外城廣輪六
十里謹悉衆圍之梁主遣兵出戰爲謹所破旬有六
日外城遂陷梁主退保子城翌日降尋殺之立蕭詧
爲梁王

景德中知宣州劉永規在郡嚴酷會澄海卒伐木葺
船暴風不中程卽杖之雖甚風雨不停役衆咸怨焉
澄海軍校陳進率所部害永規泊監押國鈞擁判官
盧成鈞爲謀主嬰城拒命治東上閤門使忠州刺史
曹利用等發兵討之初奏至眞宗謂王旦等曰司天
屢言當有兵變方憂遠地牧守不得其人今果有是
當速去剪除廷議擇官旦言利用精于方畧悉心王
事頗知兵熟邊兵張從右頗知嶺外山川險易張繼
能勇敢可用此賊不出三策保其家屬據城拒守一

也涼城中貲以趨山林二也用此二策不足爲慮若選募驍果立謀圭直趨廣州賊之上策然其智識必不及此猶慮爲人誘教爾及聞賊分據柳州洛曹縣帝曰此賊不能離窟穴枉自棄耳不久遂平

賊如奕棋筭定着數不一毫走漏

太祖時徐達等平河南爲幸汴梁居十日達自軍謁行在　上置酒勞之曰將軍哉忠爾忘身國爾忘家斯之謂與河朔士民恐倒懸以待將軍將軍宜以時進兵建勛立業此其日矣達對曰大兵平齊魯掃河洛擴廓自保之不暇而敢離其穴臣西據潼關李思齊張思道覬奪蓬寧元都一窮中孤豚耳誰與爲脅指臣使　天威取之如拉朽因復奏曰師進而彼北奔不窮跡之將爲異日憂　上曰元世祖乘氣運而王我中國今衰矣彼且自斷盡何頓我窮兵出塞乎設防守猶宜防其侵軼可也達遂拜命次河陰分兵渡河北

審勢

畧爲易敵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鷙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紛紛紜紜鬬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敵之而不）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與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故善戰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

魏武侯問曰若遇敵於谿谷之間傍多險阻彼衆我寡爲之柰何吳起對曰遇諸丘陵林谷深山大澤疾

行亟去勿得從容若高山深谷卒然相遇必先鼓譟而乘之進弓與弩且射且走審察其政亂則擊之勿疑

武王曰吾欲來戰先知敵人之強弱諫見勝負之徵爲之柰何太公曰勝負之徵精神先見明將察之其故在人察其動靜言語妖祥士卒所告凡三軍悅懌士卒畏法敬其將命相喜以破敵相陳以勇猛相賢以威武此強徵也三軍數驚士卒不齊相恐以強敵相語以不利耳目相屬妖言不止衆口相惑不畏法

不重其將此節徵也三軍齊整陳勢以固深溝高壘又有大風甚雨之利三軍無故旌旗前指金鐸之聲揚以清鼙鼓之聲宛以明此得神明之助大勝之徵也行陣不固旌旗亂而相擾逆大風甚雨之利士卒恐懼氣絕而不屬戎馬車兵車折軸金鐸之聲不以清鼙鼓之聲濕以沐此大敗之徵也

（元本注例規矩用時更當神明）

夫戰者在山澤右丘陵將高而下處生擊死此平陸之戰人也遇敵無迫於水彼知不克致死於我戰鬬死於人乎俟半濟而擊之先者知克後者慕之

後有鬬心敵逆水而來迎之于水內此水上之戰人也左右山陵溪谷隘狹與敵相遇我（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金鼓蔽山旗幟依林登高遠斥出沒人馬此山谷之戰人也

兵之勝非人之勇佳也勇者不可必勝佳者不可必敗率師勢焉耳勢之成者有五一曰乘勢二曰氣勢三曰陣勢四曰隨勢五曰地勢勢之敗者有三一曰陣勢二曰支勢三曰輕勢凡新破大敵將士樂戰威名隆震鬬者駭懼追其勢而擊人者此之謂乘勢也

（客主見突圍得勝者勝況于閉門以兵之神速在擒兵之前哨路在勢）

（窮途絕徑之另開一法門追敵神速妙不可說）

此之謂氣勢也士卒寡少益其鼓旗張為疑兵使敵人震懼此之謂假勢也因敵疲倦懈怠出兵襲擊此之謂隨勢也合戰之地便其干戈利其步騎左右前後無有陷隘此之謂地勢也用兵乘此五勢未有不能迫亡逐北而建大功者也又若累戰累北吏士畏於戰敵此之謂挫勢也將無威德謀慮賞罰不當吏士之心率多離散此之謂支勢也吏士喧譁不循禁令部伍不肅此之謂輕勢也凡用兵有此三者未有不敗軍殺將者也是故任勢在我可以指揮進攻矣

任勢在敵我當有道反能擊之若夫敵有乘勢而到者未可與戰堅壁清野待之曠日持久敵心必緩于始攻無所援掠無所得敵之衆益以慢矣當中夜潛聽傳更鼜號之聲小有失則陰出精兵擊之壁中鼓譟以應如此則可以破其乘勝者矣敵有恃氣勢而到者可於後潛精兵偽示以老弱敵進攻則發火擊之必勝矣何謂也許洞曰以氣勢加人者止用勇疾速為務無能精慮彼見老弱必輕進凌爍之堅陣以待一鼓不勝鋒必挫反為我乘矣敵有假勢而到者

[illegible]

[illegible]

鼓之盛埃壒之多預料敵兵如國有十萬之衆侵伐之地不及五萬之師矣降之不溢三萬矣餘皆疑兵也是以旗鼓多者其兵或少以精兵出其不意必敗矣或敵探我動靜者爲我所知即詐示以疲倦懈怠使敵知之必隨勢而來預於間道及通衢陰伏銳兵以俟之過半則邀之敵先得地勢以薄我未可與戰堅壁持久則衆心怠矣夫敵有挫勢者可以自外擊之敵有支勢者可以自內擊之有輕勢者可以突之此隨三敗勢攻之也以此言之是故多勝者非敵弱也率繇勢爾

此篇談戰勢甚詳甚妙雖紙上臨摹未及身親變化而晰微曲盡闡陰發奇熟審乎此當有無窮之用

敵營擁道不通利者可守之敵營得高燥之地而不顧下之利者可俟之久則人馬多渴也得泉水之利[illegible]勢下濕者可逼之敵營地勢不順出入者可攻之敵營寬大而兵少者可薄之敵營四周守備不均者可趨其虛處以攻之敵營圍密而兵實者左右前後有出入之便有水草之利者俱不可輕之此皆料[illegible]法也

凡未戰之先首營戰地必嚴三據更審六忌或據山或據水或據林莽可前可却背高面平便利水草士卒乃可以不病若夫大山之端大谷之端地網天牢草不蒙茂三面受敵或居下流是在主戰者周慮凝[illegible]隨方擇勝庶不貽軍士之憂迨戰之日則急趨戰所敵人後至倉卒未整相機乘勢戰乃可以必勝

風雪雨霧之中最難用戰顧能握其機而善儲其事懸重賞許重爵而復信之以必死之令置之以必死之地將欲率衆寡而衆寡用命驅強弱而強弱一心自足以一當百往無不勝矣乃若方進戰而當地險阻又值怪風陡作注雨如傾飛沙障天怒霆消兒此[illegible]闘之災也霎時勝敗要在相其機宜或因風馳擊[illegible]乘勢力摧或固壘整陣如我治彼亂則以輕銳乘之敵[illegible]順勢迫我則選銳疾戰萬人怒呼敵衆自亂然亦有因其時反其勢以致勝者故曰握機儲事而又在相機爲必勝也

怪風注雨之際尚有轉敗爲勝之方兵之不窮干機如此

漢光武即位拜鄧禹爲大司徒赤眉兵起禹定河東後諸將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群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粮養士以觀其弊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栒邑

晉宇文護將東討韋孝寬遣長史辛道獻啓陳不可護不納既而大軍果不利後恐城遂陷宜陽被圍孝寬乃謂其將帥曰宜陽一城之地未能損益然兩國爭之勞師數載彼若棄崤東來圍汾北我之疆界必見侵擾今宜于華谷及長秋速築城以杜賊志脫其先我圖之實難於是畫地形具陳其狀事不行齊人果解宜陽之圍經畧汾北遂築城守之其丞相斛律明月至汾東請與孝寬相見明月云宜陽小城久勞爭戰今既入彼欲與汾北取償幸勿怪也答曰宜陽彼之異徵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圖取償安在且君情異初主位重望隆理宜調陰陽撫百姓焉用極武窮兵構怨連禍乃於尋常之地塗炭疲弊之人切爲君不取

梁軍擊趙唐莊宗自將救之周德威告莊宗曰梁兵甚銳未可與爭宜少退以待之莊宗曰吾提孤軍出千里利地戰今不乘勢急擊之使敵知吾之衆寡則吾無所施矣德威曰不然趙人能城守而不能野戰吾之取勝利在騎兵平川廣野騎兵之所長也今古

（[illegible]于客兵利速戰爭語）

軍於河上迫賊營門非吾用長之地也莊宗不悅退臥帳中德威謂監軍張承業曰不速戰者非怯也吾兵少而臨賊營所恃者一水隔耳使梁得周桃渡河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鄗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以策勝也承業入言曰德威老將知兵願無忽其言莊宗遽起曰吾方思之耳已而德威獲梁俘兵問王景仁何爲曰治舟數百將以爲浮梁德威引與俱見莊宗笑曰果如公料乃退軍鄗邑德威晨遣三百騎叩梁營挑戰自[illegible]兵三千繼之景仁悉軍與德威轉

國數十里、至于鄗南、兩軍皆陣、梁軍橫亘六七里、莊宗策馬登高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真吾之勝地、乃使人告德威曰、吾當爲公先、公可繼進、德威諫曰、梁軍輕出遠來、必不暇齎粮糗、縱其能齎、然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俱饑、因其將退而擊之勝、至未申時、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西偏曰、麗滑軍走矣、又麾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陣動不可復整、遂大敗、

料情審勢、必一線不差、後纔着着應手、德威後來能勝、亦繇始初能審、

宋太宗即位、召曹彬問曰、周世宗及太祖皆親征、何不能克、彬曰、世宗時史彥超敗于石嶺關、人情驚擾、故班師、太祖頓兵甘草地、會歲暑雨、軍士多疾、繇是中止、太宗曰、今我欲北征、卿以爲何如、彬曰、以國家兵甲精銳、剪太原之孤壘、如摧枯拉朽爾、何爲而不可、太宗意遂決、

張浚合五路兵欲與金人決戰、吳玠言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及次富平、又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

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敵驟輿柴囊土、藉淖平行、進薄玠營、軍遂大潰、五路皆陷、巴蜀大震、玠收散卒、保散關東、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爲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彼懼吾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

玠素務遠畧、不務近小、漢中近和尚原、守遠地而近地自安、作用妙絕、

宋紹興元年、楊存中從張俊討李昌諸將議欲分道進、存中曰、賊勢如此、兵分則力弱、又諸將位均勢敵、非招討督之、必不相爲用、俊然之、整軍至豫章、存中率兵數千首破賊于玉隆觀、追至筠州、賊驍將以衆十萬來援夾河而營、存中謂俊曰、彼衆我寡、擊之當用奇、願以騎先屬公、以步兵居前、後俊從之、存中夜銜枚渡筠河、出西山馳下擊賊、俊以步兵夾攻俘八千人、

宋張浚官撫川陝、奏王彥爲前軍統制、浚與金酋婁

宿相持於富平欲大舉初至漢中會諸將議彥獨以為不可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皆未相通若少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閿與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徵五路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

卷二
伐謀
偵謀
用間
設疑
詭張
示弱
陰用
誘致
用敵
權論

晉陵莊應會春侯甫纂訂
後學白汝恩果明甫校閱

伐謀

善克敵者在攻其心善破卒者在奪其氣沒其奸謀擊其必敗威以利害撓以虛喝此攻心之法也阻絕糧道以待其饑淺溝高壘以伺其衰此奪氣之術也敵或偷國因我城邑或逆王師盡銳相拒則宜揀留羸兵縻絆其軍潛遣精銳搗其腹心乘彼還救張伏邀之是曰善乘其虛

魏鄧艾與征西將軍郭淮拒蜀偏將軍姜維維退淮與兩擊羌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之於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還廖化自白水南出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今卒還吾軍人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

淮與維相拒而維先退蓋誘之也觀其後還可見

艾分兵備之勝於郭淮遠矣

蕭銑據江陵李孝恭數進策圖銑帝嘉納乃大治舟艦肄水戰會李靖使江南孝恭倚其謀遂圖江陵盡召蜀首領子弟收用之外示引擢而內實質也俄進荊湘道總管統水陸十二軍發夷陵破銑二鎮縱戰艦放江中諸將曰得舟當濟吾用棄之反資賊奈何孝恭曰銑之境南際嶺廣左薄洞庭地險士衆若城未拔而援至我且有內外憂舟雖多何所用之今銑瀕江與戍見艦舳敵江下必謂銑已敗不即進兵覘候往返以引救期則吾既拔江陵矣已而救兵到巴陵見船疑不進銑內外阻絕遂降

放蕭銑之船於江中以疑阻其援兵是以形誤之也

唐代宗以僕固懷恩倚回紇所將朔方兵精銳之召李抱眞問狀答曰郭子儀嘗領朔方軍人多德之懷恩欺其下曰子儀爲朝恩所殺今起兵是伐其讐兵可不戰屏也既而懷恩敗如抱眞策

金人破劉豫歸河南陝西地婁烈使陝以便宜欲命二帥分陝而守以郭浩帥鄜延楊政帥熙河吳璘帥秦鳳欲盡移川口諸軍於陝西璘曰金人反覆難信倘有他變今我移軍陝右蜀口空虛敵若南山要我陝右軍直擣蜀口我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爲屯控其要害逮其情見力疲漸圖進據烈從之命璘與楊政兩軍屯內地保蜀郭浩一軍屯延安以守陝既而胡世將以四川制置權宣撫司事至河池璘見之曰金大兵屯河中府止隔大慶一橋兩騎兵疾馳不五日至川口吾軍遠在陝西緩急不可追集關隘不葺

糧道斷絕此存亡之秋也璘家族固不足恤如國事何特朝廷特和忘戰欲廢仙人關於是世將抗奏謂當外固和好內修守禦今日分兵當使陝蜀相接近官兵賀仔諜知撤離喝密謀曰要入蜀不難棄陝西不顧三五歲南兵必來主之道路吾已熟知一發取蜀必矣敵情如是萬一果然則我當爲伐謀之備仙人關未宜撤廢魚關倉亦宜積糧於是璘僅以牙較三隊赴秦州留大軍守階成山砦戒諸將毋得撤備察道方慮金人數不得志於秦陽必將同時並攻諸

城當先發以制之命許國孟宗政出師向唐邕再興向鄧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砦空其資糧而已宗政進破河陽縣擒其千戶趙興兒國遣部將耶律均與金人戰於泚陽戮其將李提控再興破高頭城大敗金兵遂薄鄧州唐州兵來援迎敗之降者踵至已而金向至樊城方命再興陣以待之方視其師金人三日不敢動遂遁

薄友德等伐蜀至陝出金牛覘階文守備弱即趨陳倉選鋒攀緣山谷晝夜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斷

白龍江橋阻我都督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奮攻拔文州兵渡白水江遂趨綿州至漢江造戰艦將進兵漢州欲通軍聲湯將軍和爲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日月投漢江順流下蜀守者見之解體尋拔漢州夏丞相戴壽太尉吳友仁悉衆守瞿塘聞友德破階文擣江油壽友仁分瞿塘守兵還援漢州保成都未至友德舟師逼漢州敗其將向太亨城下迎擊壽兵敗之拔其城

也先挾 太上皇帝破紫荊直窺京師石亨議毋出

此處見廣愍識見作用且忠君之念造次不忘

廣西之巢穴 故則廣東之延夏日二

兵第堅壁以老之于謙曰不可賊張甚矣而我又先之弱是佐彼張也亟擐甲統大營營于德勝門外諸門皆有兵總二十二萬虜見我兵盛而嚴不敢輕犯以數騎來嘗我謙乃設伏於空屋使數騎誘虜虜遂以萬騎來薄我伏發敗之孫鏜毛福壽復敗之西直門謙使諜諜 上皇舉駕遠夜令人以火砲擊其營死者千計賊遂退

成化初兩廣蠻寇復大起發湖湘閩廣土漢兵討之拜韓雍左僉都御史贊理軍務會衆議進取或請分

軍蹙賊入廣西可破雍曰不然古伏鉞臨戎制閫外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夫兵有合爲正分爲奇者二廣地鮮完郡大藤峽爲賊藪諸軍不先薄其本迺分兵以趨末分兵勢弱趨末難盡我全師至彼南可以攻大藤援高廉雷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若嘗山蛇首尾互應彼分而拒我聚而攻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茲行必勝我奪之矣於是督大兵分道進擊賊直抵大藤峽道有儒生里老數百人跪持香曰我輩苦賊久矣今日幸遇天兵

得生爲良民、願先三軍鋒、雍大怒、顧左右叱曰、此皆賊耳、縛斬之、左右初亦疑、既縛而視中利刃出、乃悉斷頭、散手足刳腸胃、分掛箐棘中、累累相屬、賊大驚沮、曰韓公天威也、遂破之、

直抵大藤察誅賊黨、軍聲兵勢已成建瓴矣

嘉靖時饒平民張璉反、僭名張官、流陷江閩諸州縣、詔諸道合師二十萬討之、時胡宗憲已奉　詔兼督江廣、聞璉出行剽、下檄言賊棄巢出、此自投死宜速擊、俞大猷前以違節制見劾、欲言恐禍、及欲不言、恐

敗事、已乃曰、吾豈以一身之禍忘國事哉、乃具言璉雖離巢出刦、其妻子財寶乃在巢、若我以大軍迫其巢、彼必聚衆自救、譬之虎方逐鹿、熊據穴而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還、還而蹙之、如拉朽矣、且三省會擊有期、又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團走哉、於是引兵萬五千人疾走相嵩嶺、瞰璉巢、賊果歸保、而大猷出擊、俘斬千餘、潛說璉黨執璉、已爲兩廣帥所奪、或請訟之、大猷曰、賊惡其不滅、豈必在已、翌日班師、不殺一人以示信、

偵諜

武王問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相守、敵人絕我粮道、又越我前後、吾欲戰則不可勝、欲守則不可久、爲之柰何、太公曰、凡入人之境、必察地之形勢、務求便利、依山林險阻水泉林木而爲之固、謹守關梁、又知城邑丘墓地形之利、如是則我軍堅固、敵人不能絕我糧道、越我前後、武王曰、吾三軍過大林廣澤平易之地、吾候望失誤、卒與敵人相薄、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敵人翼我兩旁、越我前後、三軍大恐、爲之

柰何、太公曰、凡帥師之法、嘗先發遠候去敵二百里、審知敵人所在、地勢不利、則以武衝爲壘而前、又置兩踵軍于後、遠者百里、近者五十里、即有警急前後相知、吾三軍嘗堅完、必無毀傷、欲擊敵人、先令細人密搆其實、而我乘之、然後行擊必中矣、我師亦宜以此爲戒焉、兵法又當視敵鼓角人馬隊伍諠靜以避之、凡金鐸之聲下以濁、鼓擊之音濕如沐、旗幟皆重而自垂曳如霑霧、此衰敗之兆也、戎馬驚奔、士卒恐懼、妖言相

惑或以耳屬此潰散之象也隊伍擾亂行陣不定或坐或起言語諠譟此軍亂之象也皆可乘而掩取也雖然見敵之意可擊如此又當反慮敵人矯計誘我所謂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半進半退之類宜密察之此必有奇伏之變雖云鳥起者下有伏兵其或譎爲棲鳥安立不動或人立於草木之中執彈以袪飛鳥令人疑之之類察者又須以他事參之

方許洞論古法又進一層

北征錄曰兵家之有採探猶人身之有耳目也耳目

不具則爲廢人採探不設則爲廢軍故古人以峰山卓望爲軍目以遊騎採探爲軍耳侯吏不嚴君子以爲無耳目之軍杜預設絳白之旗而見敵有辨馬成設烟火之燧而事皆預知趙國充之被先零得高山遠望之便呂蒙之襲關羽必先縛其屯侯使不聞知而降其二將渾鎬之討義武知其邊備不設故能深入城境而大敗其師李愬之入蔡州乘其侯吏不知故能直入賊營而生擒元濟兵家惟其先人故能有奪人之心關中之王在于先入北山之勝在於先據

所空戒

彼有賊至帳中軍吏未覺至城內蕭鼓未絕皆繇其無採探也國家承平以來廟堂惡聞邊備將帥不買間諜無事而修邊防則謂之引惹邊事臨事而論形勢則謂之泄漏兵機所謂夾山之張合肥之魏磨盤之王正陽之邊塗山之石花靨之解安豐之倪小王衝之張蘆塘之朱桐木之周九里關之胡石門之王桐栢之吳界山之江故家遺俗世相傳襲其所謂子弟非過淮盜馬則越漢運鹽其所謂爪牙非私販銅錢則私通椎貨兩河之地如其室家商虢之間即其堂

閫紹興年間如張劉諸臣皆廣行招致以備緩急近年以來諸將例皆庸駑不材之士上自宣招三司帥臣下而江上諸軍將帥未聞有一人能搜訪間諜收拾遺逸以資聽聞者所謂採探之法視爲何物甚至邊侯不嚴邊鋪不設無賞賚以維人心無金帛以壯士氣得事者無功誤事者無罪故士不出境探不入賊盱眙山陽之於漣海安豐花靨之于壽春桐栢唐城之於褒信招信濠梁之于汴泗相隔一水相望一舍烟火之氣騰空相接而莫知屯兵之多寡鷄犬之

聲朝昏相聞而不知敵國之虛實所謂賊將之姓名賊援之能否賊勢之進退賊形之勇怯蓋殆若異世之事敢望得其萬一哉此無怪其喪敗也惟能依此置鋪召募間諜明遠斤堠則屯邊無事得以休息有事不至窘束是謂採探

春秋時楚子元爲楚令尹以車六百乘伐鄭入桔柣之門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入相丘諜告曰楚幕有鳥乃止

春秋時子罕爲宋司城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于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視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孰能當之

得人心爲本軍行尤要可悟大易容民畜衆之理桓文節制不若湯武仁義此之謂也

晉師伐齊齊侯畏衆齊師夜遁師曠曰鳥鳥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

魏無忌安釐王時爲信陵君不以富貴驕人公子聞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且至入界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言王獵耳非爲寇也王大驚問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

後梁逵奚武爲東魏秦州刺史時齊神武趨沙苑太祖遣武覘之武後三騎皆衣敵人衣服至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詐警夜者又有不如法者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以告太祖太祖深嘉焉遂破之

葛忠武與蘇格聯騎穿敵營候者呵問忠武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與此同意

用間

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勝之主也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故用間有五有鄉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

也鄉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爲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生間者反報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

間事未發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索知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也因是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因是知之故死間爲誑事可使告敵生間可使如期五間之事知之必在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

用間之道自古以來尚之矣夫用兵決勝不可不聞用間決中不可不審苟非大智孰能臻於是乎故間之行也觀事而舉其術有八焉一曰兩國相拒兵抗其境詐爲疲困畏懼潛漏其言厚貨敵所愛俾因以所求中之次使致玉帛子女輿馬以求和解覘其驕慢陰選精兵分道速進以乘不備此以使者爲間也

其二曰獲敵生口以所謀漏之俾得間焉陰緩使道去令敵得所謀而信之我行則不然也此以敵人爲間也其三曰敵來間我詐爲不知反事示之敵得僞事我則出不意而擊之此反乘來言以爲間也其四曰敵以間來厚賂其使令反其言以間敵此反以來入爲間也其五曰與敵人戰佯爲小敗亟引兵淺壁示以懼色乃使言辭辭鈍無智慮者使之敵令盛張皇我師之衆強俾敵知爲間者必以我爲懼而強辭來間也既行即舉奇兵隨而襲擊之此以明間爲間

者也其六曰敵有內寵令腹心者以金寶餌其家使潛搆敵情此以內嬖爲間也其七曰敵有謀臣則潛行金貨賂敵親信搆讒於內外以事應讒者之言使君臣相疑自相殘害此反以讒人爲間者也其八曰求敵所委信者副其所欲陰求其動靜言語者此以鄉人爲間者也

用間最爲微密非神妙之知鮮不爲敵所困微乎微乎莫測其端斯可以用間矣

戰之善者必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夫人不戰而何以

屈夫亦于兵刃未交而令其爪牙先折腹心先潰聰明先亂籌計先顛倒嘗然喪其所守而不自知耳自古用兵功莫捷於得間意莫刻於用間機莫微於投間蓋論至於間之微而孫子五間之術猶未探其本也夫間者二之也二其心而使不自信也間者離之也離其見而使不自合也出其所不意攻其所不備譎其所必合詭其所必趨夫孰非二孰非離則亦孰非間也故曰多方以誤之誤之者間之也曰乖其所之乖之者間之也山有間道謂其徑幽而捷也則凡幽我謀而攻功捷者皆間也垣有間隙謂中有岐而可窺也則凡窺破其狡而應中其窾者皆間也則亦何必使人間又何必沾沾于覘人之動靜耶使人間其如無間可覘何而且如反爲之覘何即或覘其動靜而其如聞動而不善應聞靜而不能撓何故曰微莫微于遣間而微于用間者之心是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若今之用兵者自不能廢間探之事也間之道淺矣

李靖兵法曰大戰之取勝此豈求之於天地在乎因

人以成之歷觀古人之用間其妙非一即有間其君者有間其親者有間其賢者有間其能者有間其助者有間其鄰好者有間其左右者有間其縱橫者故子貢史賓陳軫蘇秦張儀范雎等皆憑此術而成功也且間之道其有五焉有因其邑人使潛伺察而致詞焉有因其仕子散浪虛假令告示焉有因敵之使矯其事而返之焉有審擇賢能使覘彼向背虛實而歸說之焉有佯緩罪戾漏我僞情浮計使以報之焉凡在五間皆須隱秘重之以賞審之又審始可行焉

若敵有寵嬖任以腹心者我當使間遺其珍玩恣其所欲順而傍誘之敵有重臣失勢不滿其志者我則啗以厚利詭相親附採其情實而致之敵有親貴左右多詞夸誕好論利害者我則使間爲曲情尊奉厚遺珍寶揣其所間而反間之敵若使聘於我我則稽留其使令人與之共處矯致慇懃僞相親暱朝夕慰諭倍供珍味觀其辭色而察之仍朝暮令使獨與已住居我遣聰明者潛於復壁中聽其所言使既遲違於彼惟責必是竊論心事我知計遣而用之且夫用

間以間人人亦用間以間已彼以客來理須獨察於心參會於事則不失矣若敵使人來欲候我虛實察我動靜覘知事計而行其間者我當佯爲不覺舍其厚利而善啗之徵以我僞言詐事示以前却期會即我之所須爲彼之所失者因其有間而反間之彼若將我虛而以爲實我即乘其弊而得其志矣夫水所以能濟舟亦有因水而覆沒者間所以能成功亦有憑間而傾敗者若束髮事主當朝正色忠以盡節信以竭誠不詭伏以自容不權宜以爲利雖有善間其可用乎

武經曰因間者因敵鄉國之人而厚撫之使爲間也內間者敵之官人有賢而失職者有無過而被刑者有寵嬖而貪財者有屈在下位而不得任使者有欲求展已之才能者有翻覆變詐嘗持兩端之心者如此之官皆可以潛通間遺厚服金帛而結之因求其國中之情察其謀我之事復間其君臣使不和同也反間者敵有間來窺我我必先知之或以厚貺誘之反爲我用之或佯爲不覺示其僞情而縱之則敵人

之間反爲我用死間者外詐立事跡令吾間憑其詐跡以輸誠於敵而得敵信若我進取與詐跡不同間者不能脫則爲敵所殺生間者取內明外愚形劣心壯閑於鄙事能忍饑寒詬恥者往來通報也此五者皆當謹察其人而任之否則不能成務而自屠其身溺吾軍事也故曰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謂先量間者之性誠實多智乃可用之然則間亦有利於財貨不得敵之情實但將虛詞以起我約此非用心微妙不能酌其情僞

趙將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爲諸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出兵擊秦軍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

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爲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銳卒自擊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

春秋時楚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惟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狥曰覓乘浦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敎陽豎饮子反醉而不

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

前漢陳平初爲漢王護軍中尉項羽圍漢王於滎陽城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和項王弗聽平曰願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沮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能出捐數萬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爲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爲不曰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

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爲太牢之具舉進見楚使來即陽驚曰吾以爲亞夫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歸具以報項王果大疑亞夫亞夫欲急擊下滎陽項王不信不肯聽亞夫聞項王疑之乃大怒疽發背而死卒用計滅楚

魏王操與馬超韓遂相拒渭口操多設疑兵潛遣入渭作浮橋進軍悉渡超等挑戰不許請割地送任子賈詡以爲可僞許之操問計詡曰離之而已操曰解

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有舊于是交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操笑曰爾欲觀曹公耶亦猶人也并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操乃與克日會戰大破之

馬超韓遂皆一勇之人知淺謀疎安得不墮魏主奸計然操之用兵詭笑折衝雄長一世其茂夷亂畧宜哉

吳陸遜為大將軍右都護鎮荊州時魏江夏太守逯式兼領兵馬頗作邊害而與北舊將文聘子休宿不協遜知其然即假作荅式書云得報懇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輒以密呈來書表聞撰集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以書置界上式兵得書以見式式惶恐遂自送妻子還雒孫是吏士不相親附遂以免罷

杜豫為征南大將軍督荊州至鎮繕甲兵耀威武乃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敗之政吳之名將也據要害之地恥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於孫皓豫欲開吳邊將乃表還其所獲之衆於皓皓果召政還武昌監劉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以成傾蕩之勢

後周韋孝寬為南兗州刺史東魏將段琛堯傑據宜陽遣其楊州刺史牛道濟扇誘邊民孝寬深患之遣諜人訪獲道濟手跡令善作書者為作道濟與孝寬書論歸款意又為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諜人送於琛營琛得書果疑道濟其所欲經略皆不見用

孝寬知其離但因出奇兵掩襲擒道濟及琛等峭澗送清後孝寬為驃騎將軍鎮玉壁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為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遞通書疏故齊人動靜朝廷皆先知

貢覩初突厥頡利可汗退保鐵山遣使入朝謝罪請為藩臣太宗遣唐儉安修仁持節出塞以安撫之以李靖為定襄道總管往至頡利頡利不肯朝覲請待草青馬肥將踰砂磧靖與其副將張公謹謀曰制使到彼虜必自寬率精騎齎二十日糧乘間掩襲諸將

皆曰詔許其降行人在彼奈何攻之靖曰此兵機也如唐儉等軍何足借督軍疾進自向道襲之至陰山遇其斥堠千餘帳皆俘以隨軍頭利見使者甚悅不虞官兵之至靖軍奄到縱擊之遂滅其國

李愬討淮西舊軍令有舍賊諜者屠其家愬除其令因使厚之諜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

寧陽侯陳懋尚書金濂等討福建賊執鄧伯孫誅之餘黨悉平先是懋等受命南征至建寧鄧茂七已敗死伯孫繼之勢益熾懋等乃揭榜招諭立賞格能自

相擒殺來降者與斬敵同賞于是擒斬而降者相繼有千戶龔遂榮者入龍溪山中降其衆數千而還賊將張留孫勇而健鬬自茂七起事恒倚使之遂榮乃爲書遺之許其自新使諜佯若誤者傳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踪是賊將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遂進兵沙縣破黃州掛口陳山諸寨伯孫就執乃分兵解汀漳之圍八閩遂平

使賊將人人自疑是內攻之法

設疑

孫子曰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與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

春秋時晉聲子聘楚謂令尹屈建曰子儀之亂折公奔晉以爲諜主巫臣之役折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若多鼓鍚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潰

法云用衆必農用寡必昏余謂用疑必夜可也

漢王遣將韓信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瓶渡軍

襲安邑虜魏王豹

李廣馳射匈奴射雕者二人生得一人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十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之誘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二里所止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

疑城實出奇計

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

（机法愈深）

晉王入魏州劉鄩以精兵萬人自洹水移軍魏縣晉王來覘鄩設伏於河曲叢木間俟晉王至大譟而進圍之數匝殺獲甚衆晉王僅以身免後鄩潛師出黃澤西趨太原將行慮爲晉軍所追乃結芻爲人縛旗於上以驢負之循堞而行數日晉人方覺會霖雨積旬師不克進鄩即整衆而旋

（是決之所）（此机不可用）

魏文帝至廣陵吳人大駭乃臨江爲疑城自石頭至於江乘駕木幹衣以葦蓆加采飾焉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望甚憚之遂退軍

周大將軍永昌公椿帥師東討屯雞棲原受齊王憲節度憲密謂椿曰兵者詭道去留不定見機而作不得遵嘗汝今爲營不須張幕可伐栢爲菴示有處所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會被勅追還率兵夜反齊人果謂栢菴爲帳幕不疑軍退翌日始悟

王公信守荊襄石和尚劉千斤反公進據房陸民兵不滿千人賊四千餘衆突至圍公主帥逗遛不援公多張旗舉火晝夜不息歷四旬餘間以死士出城五六里舉炮賊以爲援兵至驚走追斬有功

詭詐

武王曰兩軍相遇彼不可來此不可往各設固備未敢先發我欲襲之不得其利爲之奈何太公曰外亂而內整示饑而實飽內精而外鈍一合一離一聚一散陰其謀密其機高其壘伏其銳士寂若無聲敵不知我備欲其西襲其東武王曰敵知我情通我謀爲之奈何太公曰兵勝之術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復疾擊其不意

合離聚散則變化百端陰謀密機則神通莫測

漢光武即位以臧宮爲侍郎騎都尉建武十一年將兵至中盧屯駱越是時公孫述將田戎任滿與征南大將軍岑彭相拒於荊門彭等戰數不利越人謀畔從賨告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夜使銜枚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宮陳兵大會擊牛釃酒饗賜慰納之越人遂是遂安

秦苻堅滑襄陽晉將桓冲攻之堅將慕容垂等率步騎五萬救襄陽以石越爲前鋒次於沔水垂越夜命三軍人持十炬火縶炬于木枝光照數十里冲懼退還上明

東晉末桓玄篡晉劉裕起義師討之玄敗亦流奔荊州留其將何澹之郭銓郭昶之守湓口劉裕將何無忌等次桑落洲澹之等率軍來戰澹之嘗所乘舫旌旗壯盛無忌謂諸將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宜攻之衆曰澹之不在其中縱得無益無忌曰今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澹之雖不居此舫取之則獲但縱

兵攻之可一鼓而敗也遂進攻獲舫因傳呼曰得何澹之矣賊中驚擾因乘勝繼進無忌鼓譟赴之澹之遂潰

隋煬帝爲突厥所圍郡縣皆發兵赴援時唐太宗年未弱冠召募從軍隸屯衛將軍雲定興師將發太宗勸之多資鼓旗設疑兵以威突厥定興不納太宗謂之曰始畢掃其境內敢圍天子本疑國家倉卒無援忽見旗鼓之盛必謂救兵雲集今者進師可前後相次數十里間連亘不絕晝則幡旗相續夜則鉦鼓相應

以張形勢則必見懼望塵而退此計之上也不然爲彼所輕悉軍來戰公必不能支矣定典從焉將次嶧縣突厥候騎馳告謂畢曰兵大至矣遂解圍而退果如所料

吐蕃入長安郭子儀使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晝則擊鼓張幟夜則多燃火以疑吐蕃吐蕃懼百姓又紿之曰郭令公大軍至矣吐蕃遁去

黑齒常之擊突厥至兩井日暮突厥大至嘗之令營中然火東南又有火起虜疑有兵相應遂遁

契丹薄宋代州張齊賢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契丹遥見意謂并帥至駭而走齊賢伏卒掩擊大敗之

一幟一芻就有計多作用妙妙

示弱

孫子曰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不可勝在已可勝在敵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示之遠遠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敗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

漢耿弇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懼遂將其衆干歸劇弇乃令軍中無得妄掠劇下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形十餘萬衆吾皆卽其營而破之今乃取兵少於彼又皆疲

勞何足懼乎乃與三弟藍洪壽及故大形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弇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騎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

魏司馬懿之擊公孫淵也淵以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壘二十餘里諸將欲擊之懿曰此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墮其計且賊大衆在此其巢窟空虛直指襄平

破之必矣乃多張旗幟欲出其南衍等盡銳趣之懿潛師出其北直趣襄平衍等恐引兵夜走諸軍進至首山淵復使衍等逆戰懿擊破之遂進圍襄平秋大霖雨遼水暴漲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雨月餘不止平地水深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言徙者斬賊恃水樵牧自若諸軍欲進取之懿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達衆少而食支一年我軍四倍於達而粮不淹月

以一月圖半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失半而克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粮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饑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爲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粮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採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饑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逮雨霽懿晝夜攻之淵窘急粮盡懿擊斬之

勢有不同故強弱各因時而措魏主稱懿臨危制一變諒哉

晉將李矩守營陽城前趙劉總將劉暢步騎三萬討矩屯於韓王故壘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時暢卒至矩未暇爲備遣使奉牛酒詐降於暢潛匿情勇見其老弱暢不以爲虞大饗渠師帥人皆醉矩謀夜襲之暢僅以身免

（乘勢就他懸心淵識）

梁司州刺史馬仙理自北還軍爲魏人所躡三關擾動詔韋叡督衆軍援焉叡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示弱叡曰不然爲將當有

（須知非畏葸之往）

怯時時元英復追仙理將復邵陽之耻聞叡至乃退爲將須有怯時一語妙能爲怯則不至于怯矣

隋末賊帥孟讓衆十餘萬屯盱眙煬帝遣王世充拒之保都梁山不與戰乃宣言士卒亡叛使賊中聞之讓果大笑曰王世充文法吏何能爲將吾當坐待之於是進攻其柵世充與戰佯敗讓益輕之乃分兵虜掠世充知其可擊令軍中分竈散幕設方陣四面而出戰大破之

賊李成圍江州未久解范宗尹請遣將致討張俊慨

然請行成黨馬進在筠州豫章介江筠之間俊聞命急趨豫章且曰我得洪州破賊決矣乃斂兵若無人者金鼓不動今將士登城者斬居月餘進以大書牒來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賊以俊爲怯俊牒知賊怠乃議戰

此得之孟德與偉遂書法

驅賊于懈怠之途已省三軍戰力多矣

兵机所在間不容髮

陰用

人去我取內嚴外驕所以用險誓士必死以寡突衆所以用輕師震不亂慰士潛機所以用危佯受間探反爲我用所以用愚退避卑和設伏出奇所以用畏五用者皆反敗爲勝之法也故戰勝不可專勝勝有反敗之理勢敗不可專敗敗有反勝之道凡急而疑巧而遲事有形勇怯弗決主權分皆敗道也士饑而割所愛則憤士恐而身先則勇士失期而殺所暱則懼士惑而爲鬼詐則喜皆勝謨也

後魏陵州木籠獠恃險每行抄刼大將陸騰討之獠因山爲城攻之不可拔騰于城下多設聲樂及諸雜妓示無戰心諸獠果棄其兵伏或携妻子臨城觀樂知其無備密令衆軍俱上諸賊惶懼不知所爲遂縱兵討擊盡破之

宋嘉定十七年趙范進直徽猷閣知揚州淮東安撫副使劉全王文信二軍老幼留揚州范欲修軍政懼其徒漏泄兵機乃時餽勞二家既大喜范即遣徐晞稷書令敎二人挈家歸走二人從之范厚賚以遣有

孫海者其衆亦八百范并請抽還楚州

萬曆戊戌天兵援朝鮮遊擊毛國器當中路請獨守星州星州三面受敵勢甚孤懸國器提浙步兵三千設伏倭倭出犯輒擊屢有斬獲國器視倭營自望洋以至新寨勢若長蛇而望洋爲首碎其首則餘如破竹但隔晉江不能渡適參謀史世用先從使日本時與流寓郭公國安有約時國安在倭營縱所擄中國婦女以通消息世用因遣間與約使爲內應國器乃整兵渡江倭出戰忽望洋寨火熖燭天倭遂驚潰盡

燒其屯粮七戰七克倭棄城走

外舉內應神妙不測然在先得郭公耳故用兵能下先手省後來多少幹旋

誘致

以敵從我者勝以我從敵者敗以謀先敵者勝敵至發謀者敗孫子曰利而誘之蓋言致人而不致於人之道也

漢段熲遷遼東屬國都尉時鮮卑犯塞熲即率所領馳赴之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召熲熲於道僞退潛於還路設伏虜以爲信然乃入追熲熲因大縱兵悉斬獲之

欲進擊而詐爲召還用而示之不用也

東晉末妖賊孫恩北出海鹽時劉裕拒之築城於海鹽故治賊日來攻城城內兵力甚弱裕深慮之乃一夜偃旗匿衆若已遁者明早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能一作堪）賊遥問劉裕所在曰夜已走矣賊信之乃率衆兵入城宋武帝乘其懈怠奮擊大破之

後魏末大將廣陽王元深伐北狄使于謹單騎入賊中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五萬餘戶並款附相率南還廣陽欲與謹至折敦嶺迎接之謹曰陸汗叛陵兵衆不少聞也列河等歸附必來要

擊彼若先據險要、則難與爭鋒、今以列河等餌之。當競來抄掠、然後設伏而待、必指掌破之、廣楊然其計、援陵果來擊破也列河於嶺上、部衆皆設、謹伏兵發、賊遂大敗、悉收也列河之衆、

梁帝以岐人堅壁不戰、且兼師老、思欲旋師以歸河中、因密召上將數人語其事、時親從指揮使高季昌獨前出抗言曰、天下雄傑、窺此舉者一歲矣、今岐人已困、願少俟之、帝嘉其言因曰、兵法以正合、以奇勝。奇者詐也。乘機集事。必繇是乎。乃命季昌密募人入岐以擾之、尋有騎士馬景堅願應命、且曰是行也必無生理、願錄其孥、帝悽然立止其行、景固請乃許之、明日軍出諸砦屏匿如無人、景固躍馬西走。直叩岐闉。詐以梁軍悉東遁爲告。且言列砦尚留萬餘人。俟夕將遁矣。宜速掩之。茂貞信其言、遽啓二扉悉衆來寇。時諸軍已介馬待之。中軍一鼓。百營俱進。又分遣數百騎以據其闉。岐人進不能駐其趾。退不能入其壘。殺戮蹂踐不知其數。茂貞繇是喪膽。但閉壘而已。

正合奇勝兵家之法盡矣。而乘機集事。尤兵法之最要云。

郭子儀討安慶緒渡河圍衛州慶緒率衆來援分三軍子儀陣以待之、預選射者三千人、伏於壁內、誡之曰、候吾小却。賊必爭進。則登城鼓譟。弓弩齊發以逼之。既戰、子儀僞退、賊果乘之、乃開壘門、遂聞鼓譟、弓弩齊發、矢注如雨、賊徒震駭、因整衆追之、賊衆大敗、

唐周德威當梁晉之際勇聞天下梁軍圍晉太原令軍中曰能生得周德威者爲刺史有騎將陳章者嘗乘白馬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求周德威欲生致

晉王戒德威曰陳野又欲得汝以求刺史宜善備之德威笑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捉邪、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走以避之、兩軍皆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陳章出挑戰、兵始交、德威部下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奮稍急擊之、德威伺章已過、揮鐵鎚擊之、中章墮馬、遂生擒之、

威仕晉救燕而取梁之潞州、救趙而勝梁之鄗邑。困劉鄩于臨清。破劉守光于幽州。智畧冠人。不止勇鷙而已。若夫敗於柳陂。特以莊宗不聽其言耳。

豈智不及哉。

費穆討柔然、穆曰戎狄之性見大敵則走乘虛復出、乃上簡精騎伏山谷。以兵羸者爲外營。奮擊破之、

後唐伐蜀班師副招討使任圜至利州會延康孝叛據莫州掌書記張礪獻策於圜請伏精兵於後、先以羸師誘之。圜深以爲然、延孝驍將也、任圜儒生也、延孝覩其羸師殊不介意。及戰酣圜發精兵擊延孝、

五代漢除趙暉鳳翔節度屬王景崇叛據岐山及期不受代朝廷命暉統兵討之時李守正叛于蒲、趙思

綰據于雍、與景崇遥相爲援、乃引蜀軍出大散關、勢不可遏、暉屢使人挑戰、賊終不出、暉乃潛使千餘人於城南一舍之外。擐甲執兵。僞爲蜀兵旗幟循南山而下。詐令諸軍聲言川軍至矣。景崇令數千人潰圍而出以爲應援。暉設伏以待一鼓盡殪之。自是景崇膽破、無復敢出、明年春降之、

用敵

經曰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驗于度、必取于人、知敵之情者也、

文伐曰陰賂左右、得情甚深、身內情外。國將生害。

漢趙充國將兵擊諸羌、初罕幷豪靡當兒、使第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中都尉卽留雕庫爲質、充國以爲亡罪迺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幷滅。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

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錢。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畧者。解散虜謀。

唐李愬請濟師討吳元濟詔益河中鄜坊二千騎乃給鎧厲兵攻馬鞍山下之拔道口柵戰嵯岈山以取鑪冶城入白狗波港柵拔楚城襲郎山再執守將平青陵城擒慓將丁士良異其才不殺表捉生將士良謝曰吳秀琳以數千兵不可破者陳光治爲之謀也、

因敵用敵

我能爲公取之乃擒以獻于是秀琳舉文城柵降

宋岳飛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嘗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何如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叅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慚而止

宋孟珙討唐鄧制置司檄珙問邊事珙曰金人若向呂堰則八千不爲少然須木查騰云呂堰等砦受節制乃可濟已而劉全雷去危兩部與金人戰于夏家橋小捷有頃金人犯呂堰珙喜曰吾計得矣亟命諸軍追擊呂堰進逼大河退逼山險砦軍四合金人棄輜重走移剌瑗奉書請降珙爲之易衣冠以賓禮見初仙屯順陽爲宋軍所撓退屯馬蹬金順陽令李英申州安撫張林皆以城降珙言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爲軍俾自

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制置司是之

金撻懶在承楚欲爲久駐之基然有吞噬江左之意劉光世知其久去國戍遠方其衆思歸而有嗟怨之聲也謂可以離間其心即命鑄三色錢以金銀銅爲之其文曰招納信寶背有使押字爲號獲戎人之稍解事者貸而不殺說諭彼我利害向背曲折踐以酒殽俾持錢密示儕輩有欲歸附者執錢爲信而納之自是歸者不絕未幾得女直契丹渤海漢兒萬人無室家者則爲之取婦給良馬器杖使出戰前後立功爲最創立奇兵赤心兩軍

權譎

武王問曰吾欲以少擊衆以弱擊强爲之奈何太公曰以少擊衆者必以日之暮伏之深草要之隘路以弱擊强者必得大國之與鄰國之助武王曰我無深草又無隘路敵人已至不適日暮我無大國之與又無鄰國之助爲之奈何太公曰妄張詐誘以熒惑其將迂其道令過深草遠其路令會日暮前行未渡水後行未及舍發我伏兵疾擊其左右車騎擾亂其前後敵人雖衆其將可走事大國之君下鄰國之士厚

不出前法但有作用

使我法得行

其幣卑其辭如此則得大國之與鄰國之助矣

德同勢敵無以相傾乃攬英雄之心與衆同好惡然後加之以權變故非計策無以決嫌定疑非詭奇無以破姦息寇非陰計無以成功

三語兵家不可缺一

吳子闔廬問於伍員曰我楚如何對曰楚執政衆而爭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吳遂入郢

情高頻取陳之策想得之此

燕人攻齊安平臨菑市椽田單使其宗人以鐵籠傳車轄及城潰人爭門出皆以軸折被擒獨單宗人得免遂奔即墨時齊地皆已屬燕獨莒即墨未下樂毅并軍圍之其大夫戰死即墨人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是多智習兵立以爲將樂毅圍二邑期年不剋乃令解圍去城九里而爲壘令曰城中人出者勿獲困者賑之使即舊業三年而猶未下或讒之於昭王曰樂毅智謀過人呼吸之間尅七十餘城

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所以三年不攻者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遂南面而王耳昭王於是置酒大會引言者讓之曰先王不貪土地而舉國以禮賢者遭所傳德薄不能堪命國人不順齊爲無道以害先王寡人統位痛之入骨故延羣臣招賓客以求報讐有成功者尚欲與共燕國今樂君親爲寡人破齊夷其宗廟報塞先仇齊固樂君之有非燕所得也汝何敢言若此乃斬之遣國相立毅爲齊王毅皇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

莫敢復有謀者頃之昭王薨惠王自爲太子時不快於樂毅田單乃縱反間曰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欲連兵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惟恐他將來即墨殘矣惠王聞之即使騎劫代將殺遂奔趙將士蘇是憤惋不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先祖于庭飛鳥皆翔舞而下燕人怪之單因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俄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單遂師之每有約束必稱神師又宣言曰吾惟懼燕人剚所得齊卒置之前行即墨敗矣燕人如其言城中

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可爲寒心燕軍掘燒之齊人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單知其可用乃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功妻妾編于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燕軍益懈單收城中得牛千餘爲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灌脂束葦於其尾鑿城數十穴夜縱牛燒葦端壯士五千人隨之牛怒奔燕軍所觸盡死傷燕軍大驚而城中鼓譟從人燕軍敗走齊人殺騎劫追亡逐北至河上

七十餘城皆復爲齊

丹用兵詭譎離奇不可方物另一家法

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張良說曰秦兵尚強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叛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懈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軍終敗遂至咸

陽秦王子嬰降沛公

李廣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暴騰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

漢光武時北單于遣左鹿蠡王二萬騎擊車師耿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道逢匈奴騎多爲所敗匈

奴遂破殺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傳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强弩射之虜中矢者視創皆沸遂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

用矢斃敵未奇也乃先聲傳語使之震驚驚則易潰

吳魯肅卒呂蒙屯兵陸口肅軍人馬萬餘盡以屬蒙又拜漢昌大守與關羽分土接境知羽驍雄有并兼

心且居國上流勢難久初魯肅等以爲曹公尚存禍難始搆宜相輔協與之同仇不可失也蒙乃密陳計策曰今征虜守南郡潘璋往白帝蔣欽將遊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爲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强壯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耶權深納其策初至陸口外倍修思厚與羽結好後羽討樊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討

起乎不下空著後來着着相應

恐蒙圖後備兵公安關公非不見及於此乃聞病撤兵則未免疎矣其致敗在是善兵者於敵國一舉一動可無深察而應之乎

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嘗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病爲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太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擒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魏使于禁救樊羽盡擒禁等人馬數萬託以糧乏擅取湘關米權聞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艣舵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士仁糜芳皆降蒙入據城

露檄召蒙便有操故安得輕信

假作商賈是詐處晝夜兼行是遠處惟遠乃克行

詐若稍需則機泄無所用詐矣

以白衣搖櫓之詐而又恩威悉當故事克有濟

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于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蒙猶以爲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藥醫饑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羽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問蒙輒厚遇其使周遊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吏士無鬬心會權尋至羽自知孤窮

潛據其城厚撫其民羽進無所之退無所據矣

垂涕斬同鄉之士工欲得益陽之人心

乃走麥城西至漳鄉衆皆委羽而降權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羽父子俱獲荆州遂定

東晉將劉裕北征廣固嶺南賊將徐道覆說其帥盧循曰今日之機萬不可失既克都邑劉裕雖還無能爲也循從之乃道覆咨欲裝舟船仍使人伐船材于南康山云將下都貨之稱力少不能得致即賤賣之價減數倍居人貧賤賣衣物而市之艤石水急出船甚難皆儲之如是者數四胡船板大積而百姓弗之疑及道覆舉兵衆賣券而取之無得匿者乃并裝之

旬日而辦遂舉衆寇南康廬陵豫章諸郡守將皆委任奔走

唐儀鳳二年帝召裴行儉冊送波斯王且爲安撫大食使至西海諸蕃郊迎行儉召豪傑千餘人自隨揚言大獵未可以進宜駐軍須秋都支覘知之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鎮酋長僞約畋謂曰吾念此樂未始忘也孰能從吾獵者于是子弟願從者萬人乃陰勒部伍數日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其所親問安否外若開暇非討襲者又使人趨召都支都支本與

進圖計及秋拒使者已而聞軍至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餘人詣營謁遂擒之

一謫計亦非範我馳驅之道然行兵取勝不得不爾古有以義師不用詐謀奇計自致覆敗者非也

高宗遣將裴行儉討突厥于黑山至朔川謂其下曰用兵之道撫士貴誠制敵尚詐前日蕭嗣業糧運爲突厥所掠士卒凍餒故敗今突厥必復爲此謀宜有以詐之乃詐爲粮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勁弩以羸兵數百爲之援且伏精兵于隘要以

待之虜果至羸兵棄車散走虜驅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方擬取粮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虜驚走復爲伏兵所邀殺獲幾盡自是粮軍無敢近者

出其不意兵家常法但亦有事理必至而策料未到者如此粮車藏甲士其是意外之奇

郭元振治涼五歲善撫御夷夏畏慕西突厥酋烏質勒部落盛強欽塞願和元振即牙帳與酋事會大雨雪元振立不動至夕凍死烏質勒已老數拜伏不勝哀會罷即死其子娑葛以元振計殺其父謀勒兵襲

神妙至此誰識許多連環屈曲

擊副使解琬知之勸元振夜遁元振不聽堅卧營爲不疑者明日素服往弔道逢娑葛兵虜不意元振來遂不敢逼揚言迎衛進至其帳修弔贈禮哭甚哀爲留數十日助喪事娑葛感義更遣使獻馬五千駝二百牛羊十餘萬

岳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朮惡劉豫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兀朮諜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中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致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

此意從無中生出

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諜冀緩死即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誅兀朮事因謂諜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刲股納書戒勿泄諜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飛奏宜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

假認爲已軍之張斌而語以兩遣使齊之事與以通謀劉豫之書金人因以廢豫可謂善用間矣○

前陽言以誤曹成諜者而使之歸告其主此又陽言以責兀朮諜者而使之離間劉豫皆是因敵間而用之也

經武勝畧正集謀成目錄
卷三
奇計
陰謀
秘密
機警
先發
坐制
牽制
經武勝畧正集 卷三 謀成目 一
攜持
猝應
乘懈

經武勝畧正集謀成卷三

晉陵莊應會春侯甫纂輯
後學白汝愚果叔甫較閱

奇計

經曰凡戰者以奇勝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勢如彍弩節如發機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如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

晉楚相持城濮之戰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

佐當陳蔡楚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衆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樂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

韓信東下井陘擊趙趙不聽廣武君策信大喜乃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半夜傳發選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

我走必虛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
其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
諾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大笑平旦信
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信張耳佯
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
爭漢鼓旗於時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出奇
兵二千騎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拔趙旗立漢
赤幟趙軍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爲漢皆
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走雖斬之不能禁也漢兵力

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擒趙王歇
背水死戰出於陷死後生置亡後存二語若侯空
馳入拔趙立漢奇速之機在呼吸頃刻信非簡練
有數能得心應手如此乎
韓信與楚將龍且夾濰水陣令人爲萬餘囊滿盛沙
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之且佯不勝還走且喜曰固
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夾壅囊水大至且軍
大半不得渡即急擊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
佯敗決沙勢果莫遇孫武所謂半渡而擊之此是
也○背水囊沙自是奇策但用兵之妙呼吸變化
泥而用之便成拙矣 男京生譜
魏鄧艾伐蜀進至陰平欲與諸葛緒自江油趨成都
姜維列營守險鍾會攻之不能克糧道險遠軍乏食
欲引還艾上言賊已摧折宜遂乘之若從陰平蹉邪
徑經漢德陽亭趨涪出劒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里
奇兵衝其腹心劒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可進
如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遂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
百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又糧運將匱頓

於危殆艾以毯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
貫而進先登至江油守將馬邈降諸葛瞻督諸軍拒
艾至涪不進艾遂長驅而前瞻退守綿竹艾破斬之
行兵在於出奇制勝非冒險無以見其功艾
走陰平祐艾異房皆以奇取勝所謂攻其腹心四
肢自潰者也
馬隆西渡溫水虜樹機能等以衆萬計或乘險以遏
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
則六角車管路狹則爲木屋施于車上且戰且前方

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道壘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角無所留礙賊咸以爲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

犀甲亦是鐵色一不得前一能轉戰不知其故真不可解

依八陣作偏箱正也累磁石制鐵鎧奇也

後魏陵州木籠獠恃險每行抄劫大將陸騰討之獠因山爲城攻之不可拔騰於城下多設聲樂及雜伎示無戰心諸獠果棄其兵仗携妻子臨城觀樂騰知其無備密令衆軍俱上諸賊惶懼不知所爲遂縱兵討擊盡破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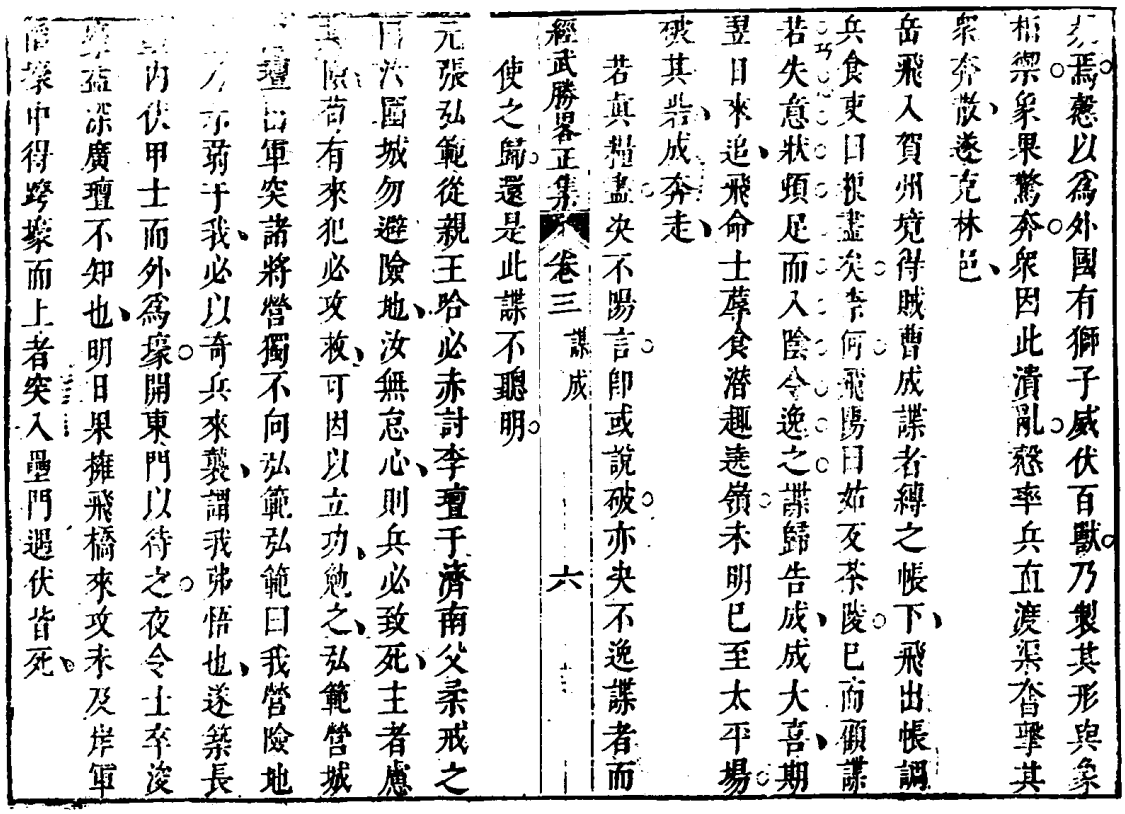
東晉初石勒僞推奉晉幽州刺史王浚浚不疑勒勒於是輕騎襲幽州以火宵行至易水浚督護遜繞馳遣白浚引軍拒勒晉將左咸請出擊勒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也敢言擊者斬乃命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北門者開門疑有伏兵先驅牛羊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填諸街巷使兵不得發浚乃懼或坐或起勒入城升其廳事命甲士執浚立之於前數其罪惡而誅之遂取幽州

前秦苻氏遣將苻黃眉鄧羌等率步騎討姚襄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羌說黃眉曰傷弓之鳥落於虛發襄頻爲晉將桓溫所敗銳氣衰矣今固壘不戰是窮寇也襄性剛狠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直壓其壘襄必忿而出師可一戰而擒也黃眉從之遣羌率騎三千軍於襄壘以挑之襄果怒盡銳出戰羌僞不勝引騎而退襄追之至於三原羌回騎拒襄俄而黃眉至大戰斬之盡俘其衆

三性而攻其心絕妙者數

淮南兵圍薊州推洞屋攻城其形如屋隱兵士於中推之使前揭去洞屋人露出吳越將臨海孫琰置輪於竿首垂絙投錐以揭之攻者盡露礮至則張網以拒之吳越王鏐遣將將兵救之蘇水通城中張網綴鈴懸水中魚鱉過皆知之司馬福欲潛行入城故以竿觸網敵聞鈴聲舉網福因得過凡居水中三日乃得達城繇是城中號令與援兵相應敵以爲神

宋宗慤征林邑逕入象浦有渠南來注浦宋師逼渠置陣林邑王傾國來逆限渠不得不渡其裝被象諸將憚之請待前後軍進然後擊之慤曰不然吾已屠其堅城破其銳衆我氣方勵彼已破膽一戰可定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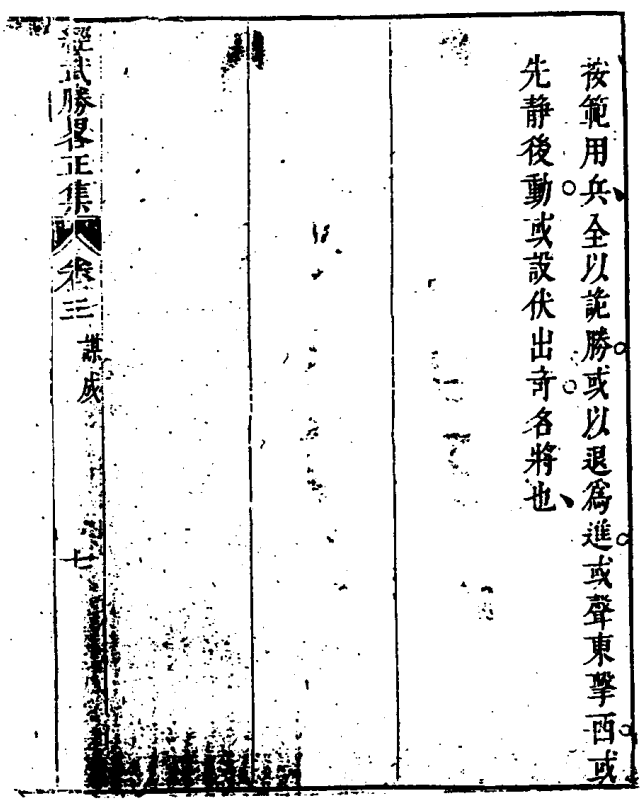


[illegible]焉。慤以爲外國有獅子威伏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此潰亂。慤率兵直渡渠奮擊其衆奔散。遂克林邑。

岳飛入賀州境。得賊曹成諜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粮盡矣。奈何。飛陽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諜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陰令逸之。諜歸告成。成大喜。期翌日來追。飛命士蓐食潛趣遶嶺。未明已至太平場。破其砦。成奔走。

若眞糧盡。決不陽言。即或說破。亦決不逸諜者而使之歸。還是此諜不聰明。

元張弘範從親王哈必赤討李璮于濟南。父柔戒之曰。汝圍城勿避險地。汝無怠心。則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攻救。可因以立功。勉之。弘範營城[illegible]璮出軍突諸將營。獨不向弘範。弘範曰。我營險地[illegible]乃示弱于我。必以奇兵來襲。謂我弗悟也。遂築長[illegible]內伏甲士而外爲壕。開東門以待之。夜令士卒浚[illegible]益深廣。璮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岸。軍[illegible]壕中得跨壕而上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



按範用兵。全以詭勝。或以退爲進。或聲東擊西。或先靜後動。或設伏出奇。名將也。

陰謀

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用心謀大迹示小心謀
○兵○的○根○源　○示○字○是○後○世○說○乃○
服迹似與武其眞疑其詐二者不決則強弱不分雌
至虛至靜
乎若玄雲之無象漾乎若滄海之不測如此則陰陽
至妙至深
不能算鬼神不能知智術所不能窮卜筮所不能占
而況於將乎

韜英子曰守者降敵敵若撫而用之則未降者皆二
心矣而必施反間之計使吾間傳於敵間則敵必殺
降者殺一降者則衆心固而不敢降矣偽示可攻之

勢於敵敵必乘間來攻而我設計以覆之力戰以却
之則敵將必懼而不敢急攻矣

韓非曰事以密成語以洩敗致敵殺降誘敵來攻
機關全在不可泄處

敵處高燥不利水草則困之敵便水草屯處卑下則
灌之敵居不便出入艱難糧道遠絕則凌之敵地廣
大食匱兵少四守失監則急之敵貪利則可賄可啗
敵猜忌則可間可離敵愚昧輕信則可懾可誘敵喧
譁不靖則可溝可欺敵乘勞務利則可襲可擊敵欲

有勾踐君臣一副本事圖卯不得復

進疑退則衆必失依敵人懷歸志則開險塞易敵疲
勞怠懈飢渴驚疑前隊未嘗後軍未涉偶值晦冥風
雨忽作則因而乘之如是而敵將不足虜矣

越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欲以報吳大夫
逢同諫曰譬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吳兵加齊晉怨
深於楚越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爲越計莫若結齊
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三國伐之越承
其弊可克也勾踐曰善居二年召范蠡曰吳已殺子
胥道諛者衆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

侯於黃池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越
乃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之加子也
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
方會諸侯於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秘之其後四年越
復伐吳吳輕銳盡死於齊晉越大破

皆用詭取勝

劉鄴圍晉陽誠衆曰有病者殺而焚之三軍咸稱不
病乃退因選精卒殿后徐而退之至石會閱留數馬
及旌旗虛設于高崗之上晉人疑有伏兵遂不敢追

時服其謀、

數馬遂致敵疑、能用虛也。

賀若弼鎮淮南請勅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歷陽、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爲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爲嘗不復設備其後弼以大軍濟江陳人弗之覺遂滅陳、

嘉靖朝二源山廣袤千里、賊據峒、如蜂房水窟介三郡六縣之間而雲溪尤固俞大猷曰此當誘而聚之者也遣王鸞盛騶從充裨將爲死間賊得鸞自安而

大猷日發兵擊旁諸巢之未下者以趣之諸巢果畢聚雲溪以緩討乃陽言誅李明過雲溪巢賊出牛酒犒兵須臾兵悉集擊破之於是賞先登酬死間而東峒遂平桂芳上其功云董五哨十萬之全師如奕棋着着先手剪三郡六縣之妖逆如振落次次剗平以爲方叔元老之猷云、

秘密

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厲於廟廊之上、以誅其事、敵人開闔、必亟入之、先其所愛、微與之期、踐墨隨敵以決戰事、

凡克敵制勝之術、宜藏之於身、待敵而用、不可以先傳、然有傳之于衆、而達之于遠、有利而無害、有得而無失、又不可以不先傳也、

阿朮使右丞阿里海牙來言渡江之期、伯顏不答、明日又來、又不答、阿朮乃自來、伯顏曰、此大事也、主上

以付吾二人、可使餘人知吾實乎、潛刻期而去、

弘治中陶魯爲兩廣保障、垂四十餘年、將有征討、或先半年調兵、或先數月運餉、軍械多疑、兵多屯寨、戍守兵調多寡無嘗、數檄裨將不先知、惟檄而署曰、某封、某日某時發、及發乃知進兵、即數路如期至、賊亦不及備、嘗宴客、樽俎未徹、馘賊已報捷、坐客皆驚愕、

孫不虞攻不戒亦在以速掩之

不疑非拳大乃兵敏而迅速也

機警

兵之情主速宜乘人之不及蹂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

夫未見利而戰雖衆必敗見利而戰雖寡必勝利者彼之所短我之所長也見利則起無利則止見利乘時帝王之資時之至間不容瞬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及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害疾雷不及掩耳卒電不及瞑目赴之若驚用之若狂此因利之戰人也

曹操既克鄴袁尚袁熙遂奔遼東有衆數千時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曹公破烏桓或說公遂征之尚熙可擒公曰吾方使康斬送其首不煩兵矣公引兵還康果斬尚熙傳送其首諸將或曰公還而斬尚熙何也公曰彼素畏尚熙吾急之則併力緩之則相圖其勢然也

吳陸抗以江陵平衍道路通利敕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乎中以絕寇叛羊祜欲因所遏水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大費損功力

枯假破堰虛聲蓋因水實利抗即察揚聲虛意得亟破先機芥子針鋒間不容髮

晉王敦深忌陶侃功左轉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先是廣州人背刺史郭訥迎長沙人王機爲刺州機復遣使詣王敦乞爲交州敦從之而機未發會杜弘據臨賀因機乞降勸弘取廣州弘遂與溫邵謀反或勸侃且住始興勸察形勢侃不聽直至廣州弘遣使僞

降侃知其詐先於對口起發石車俄而弘率輕兵而至知侃有備乃退侃追擊破之又遣部將許高討機朝之傳首京都將皆請乘勢擊溫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定耳於是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

宋元嘉八年到彥之侵魏已平河南復失潁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北略地轉戰至濟上魏軍盛遂克滑臺道濟時與魏軍三十餘戰多捷軍至歷城以資運竭乃還時人降魏者具說糧食已罄於是士卒憂懼

莫有國志、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散其上及
旦魏軍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以降者妄斬以徇、
魏于謹嘗爲賊所圍謹乘駿馬一紫一騧賊所先識
乃使二人各乘馬突陳而出賊以爲謹也皆爭逐之
謹乃得入塞時魏未喪亂羣盜蜂起謹亦解諸國語
乃單騎入賊中示以恩信於是西鄙鐵勒酋長乜列
河等三萬餘戶並款附魏帝嘉之、
宋檀越爲廣陵相亾命司馬國潘兄弟自北徐州界
聚衆數百潛過淮因天陰闇夜率而訐人緣廣陵城

得入叫喚直上廳事越驚起出門將處分賊射之傷
却入邸客語左右曰賊乘暗得入掩我不備但打五
更賊恐曉必逸賊聞鼓鳴將謂曉于是奔散追討盡
獲之、
建隆元年李筠反謀已決樞密使吳延祚白其事且
告太祖曰潞城巖險且有太行之阻賊若保之未可
以歲月破筠素輕銳若速舉兵擊之彼必出關但離
巢穴即成擒矣上從其言遂親往次滎陽西京留守
向拱勸上濟大河踰太行乘其未集誅之備稽旬浹

恐賊愈滋攻之難爲力矣趙普亦曰兵尚拙速不貴
巧遲倍道兼行掩其未備可一戰而尅也若使堅壁
固守老我師徒餽運艱險後難支也上納之六月上
至澤州召控鶴左廂都指揮使馬全義問計策全義
請并力急攻且曰緩之恐生變上命諸軍奮擊親帥
衛兵繼之遂克其城、
全師雄擁衆十萬餘據郫縣叛謀窺成都曹翰率兵
會劉光毅曹彬等討平之未幾軍較呂翰殺武懷節
據嘉州叛翰及諸將奪其城諜賊約三鼓復來攻翰

戒知更使緩向晨猶二鼓賊衆不集而潰因而破之
劍南遂平、
渭州有告戍卒叛入夏國者曹瑋方對客奕棋遽曰
吾使之行也夏人聞知即斬叛者投其首境上羌殺
邊民入羊馬贖罪瑋下令曰羌自相犯從其俗犯邊
民者論如律自是無敢犯
宋劉子羽資政殿學士韐之長子也宣和末韐帥浙
東子羽以主管機宜文字佐其父破睦賊韐守眞定
金人入寇父子相擔死守金人不能拔而去京城不

守父死之既免喪除秘閣修撰知池州以書抵宰相論天下兵勢當以秦隴爲根本建炎三年大將范瓊雍強兵江西召之弗來來又不肯釋兵知樞密院事張浚與子羽密謀誅之一日浚命子羽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召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爲設飲食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麾瓊曰下有勑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爲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金人迫二帝出狩狀且曰所誅止瓊爾汝等固天子自將

一言安衆

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五軍項刻而定

發機如箭羽離弦項不容停且隨風轉棹折旋于島嶼沙磧之間總無碍處眞是神不可及

韓世忠段師長沙時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始至欲急擊宣撫使孟庾不可世忠曰兵家利害策之審矣非參政所知請期半月劾捷遂與賊對壘奕棋張飲堅壁不動衆莫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呵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

一問即應方使不疑

如此敏才沖年更自難得

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于白面山與諸將拔營而進賊兵方迎戰所遣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

宋趙葵每聞警報與諸將偕出遇敵則深入死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盡死救之屢以此捷一日父方賞將士恩不償勞軍欲爲變葵時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賚軍心賴一言而定人服其機警

元世祖時或告乃顏反詔伯顏窺覘之乃多載衣裘

入其境輒以與驛人既至乃顏爲設宴謀執之伯顏覺與其從者趨出分三道逸去驛人以得衣裘故爭獻健馬遂得脫馳還白狀夏四月乃顏反從世祖親征卒擒乃顏

洪武朝 上方欲刑人劉基適入亟語之夢以頭有血而土傳之故欲應之公曰頭上血衆也饋以土得衆且得土也應在三日 上爲停三日待之而海寧降

此象數之學

武宗南征率京邊驍卒數萬南下使太監張忠安邊

伯許泰都督劉暉爲提督以數千人踩江而上抵南昌王守仁時俘宸濠取內道以獻忠泰等使人要之於廣信守仁弗聽抵錢塘遇太監張永永時稱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在忠泰輩上而故與楊一清善除劉瑾天下稱之守仁夜見永頌其賢永悅守仁乃極言江西遭禍亂民困已極不堪六師之擾永深然之乃曰吾出爲群小在 君側欲左右調護 聖躬非爲功來也第事不可直致耳先生力吾自知之守仁乃悉以宸濠等付永而身至京口會有巡撫江西之命

乃還南昌而忠泰等已駐師南昌銜守仁不待故縱其卒傲守仁欲以爲爭端守仁厚加恩禮撫慰卒皆悅乃不能有所加於守仁而張永獨保持之

南京軍亂殺督儲侍郎黃懋官按舊例南營軍月米有妻者一石無妻者減十之四侍郎黃懋官嘗嘆曰四十八衛卒不敢敵二十七倭焉用是冗食者爲哉於是故爲裁抑各月各衛送支冊必詰其逃亡多寡又奏停補役軍丁妻糧諸卒忿甚比歲大祲月已既望而關符未下值振武營操期遂鼓譟圍懋官第懋官聞變踰墻而出脅兵部尚書張鏊求賞鏊錯愕不能應誠意伯劉世延諭之稍戢兵部侍郎李遂揚言曰黃侍郎自踰墻死各軍特不當殘辱之耳不得稱叛因麾亂軍退衆求賞遂叱曰今日之事若求復妻糧月糧原額即可得柰何求賞乃議發賑人一金補減折糧餉始散事聞命擒治爲首者斬之

先發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于人
宋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戒宋厨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盡及其勞且未定也代諸若人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齊師宋師敗吳師於鴻口
漢建武帝詔馮異軍枸邑未及至隗囂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枸邑異即馳兵

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臨境恃怙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枸邑三輔動搖最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
隗主遣徐晃屯汾陰以撫河東車駕至潼關恐不得度召問晃晃曰公盛兵于此而賊不復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渡蒲阪津爲先置以截其裏賊可擒也太祖曰善使晃以步騎四千人渡津作壘柵未成賊梁興郭洧步騎五千餘人攻晃晃擊走之太祖軍得渡遂破超等
孫權拒操於濡須督蒙數進奇計又勸權夜永口立塢所以備禦甚精操遣朱光爲盧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又令問人招誘翻陽賊帥使作內應蒙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衆必增宜早除之乃具陳其狀於是權征皖引見諸將問以計策蒙乃薦甘寧爲升城都督攻在前蒙以精銳繼之侵晨進攻蒙手執枹

鼓士卒皆騰勇自升食時破之權加其功即拜廬江太守所得人馬皆分與之
西魏將宇文泰行經州事每歲河水合后突厥即來寇掠先是常先遣居人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如舊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斥候伺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達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遁走自相踐躪委棄雜畜及輜重不可勝數測徐令所部收之分給百姓自是突厥不敢復至

李密之叛將出山南史萬寶懼密威名不敢拒請盛
彥師曰密驍賊也又輔以王伯當史萬而叛其下兵
士思欲來歸若非計出萬全則不為也兵在死地殆
不可當彥師笑曰請以數千之衆邀之必臬其首萬
寶曰計將安出對曰軍法尚詐不可為全說便領衆
踰熊耳山南傍道而止令弓弩者挾路乘高刀楯者
伏於溪谷令曰待賊半渡一時齊發弓弩擂高縱火
刀楯即亂出薄之或問之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公
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言往洛實走襄邑城就張善

相耳必當出人不意若賊入谷口我自得追之山路
險阻無所展力一夫殿後必自能制今吾先得入谷
日暮之必矣李密既渡陝州以為餘不足慮遂擁衆
徐行果踰山南彥師擊之密衆首尾斷絕不得相救
遂破之密

太宗之圍王仁杲既龍諸將奉賀因問曰始大王野戰
破賊甚壯前保堅城王無攻具輕騎臨逼不待步兵
而降何故曰不克而竟下之何也太宗曰此以權
迫迫之情兵計不戰發以故也宗罷歸將往之勝
兼復養銳日久見吾不出意在相輕今喜吾出悉兵
來戰性在擊破擒殺之今若不急躡還走投城仁杲
收而撫之則便未可得矣且其兵衆皆隴西人一敗
被退不及回顧散歸隴外則折墉自虛我軍隨而迫
之所以懼而降也此所謂成筭諸軍盡不見耶諸將
曰此非凡人所能及也

太宗用兵當時諸將莫有過之者適緩急先後之
宜而已蓋緩急先後之間機所在也

金兀朮自合肥侵歷陽游騎至江張浚議分軍守南

岸王德曰敵遠來餉道不繼及其未濟急擊之可以
奪氣但渡采石俊督軍繼之德夜援和州晨迎俊入
能奪氣則已勝於未戰之先

金兀朮入鎮江韓世忠屯焦山寺曰是間形勢無如
金山龜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觀我虛實乃遣人伏焉
兀朮果趨廟幾獲之

武宗西虜管入寇山西一得利踰歲乃復猖獗上陽
召東西王公憂曰是必趨舊利奏集諸鎮兵於山西
要害或果入大敗之

楊銑奉簡書守備九江安慶諸郡駐軍皖城謂九江爲鄱陽上流當以九江中左所一旅置戍於湖口縣之高嶺可遠望也有警可即達也繪長江圖具事標識呈南京司馬重臣及臺院司江防者請造戰艦千餘艘習水戰江上十一年與臺院密議兵食繕皖城周城中多浚井十四年六月十四日寧濠變作即告變京師先引軍設鉤距于江側禁勿泄二十有七日寇至船二百餘艘抵岸爲鉤距所破告郡守張文錦俾發府庫金懸以示賞有寇衣緋者稱凌十一先登

[illegible]中其首其子繼登貫其吭而死於是懦者皆

坐制

周書大武解曰伐有四時三興四時者一春違其農二夏食其穀三秋取其刈四冬凍其蓐三興者一政以和時二伐亂以治三伐饑以飽此七者伐之機也陳規曰善守者非獨爲城池深卒强糧足而已必在乎智慮周密計謀百變或彼不來攻而我守或彼不挑戰而我擊或多方以謀彼師或屢出以疲彼衆或彼來鬬而我不出或彼欲之而懼我襲若此者皆古人所以坐而役敵國之道也

漢更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攻王郎不能下會光武至共定邯鄲而躬裨將虜掠不相承稟光武深忌之雖俱在邯鄲遂分城而處然每有以慰安之躬勤於職事光武嘗稱曰謝尚書真吏也故躬不自疑既而率其兵數萬還屯于鄴時光武南擊青犢謂躬曰我近賊于射犬必破之尤來在山陽者甚必當驚走若以君威力擊此散虜必成擒也躬曰善及青犢破而尤來果北走隆慮山躬乃留大將軍劉慶魏郡太守陳康守鄴自率諸將軍擊之窮寇死戰其鋒不

可當躬遂大敗死者數千人光武因躬在外乃使吳漢與岑彭襲其城漢先令辨士說陳康康然之開門內漢等及躬從隆慮歸鄴不知康已反乃與數百騎輕入城漢伏兵收之手擊殺躬其衆悉降

呂護據野王降通晉事覺燕將蔡容恪率衆討之將軍傅顏言于恪曰護窮寇假合王師既臨則上下喪氣若下前以廣固天險守易攻難故爲長久之策今宜乘其新集人情未固宜急攻之以省千金之費恪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爲備之道未易卒圖今圍之窮城

樵採路絕內無蓄積外無援救不過十旬破之必矣何必殘士卒之命而趨一時之利哉此謂兵不血刃坐以制勝也遂列長圍守之經六月而野王潰護南奔于晉悉降其衆

攻城守易兵法之甯然守無根芟豈能爲持久之計哉故力攻不若坐困之爲上策也

梁使二僧辨爲大都督軍次巴陵拒侯景景詭間郢城將迎寇荊州沿江屯戍望風請服僧辨並送公私船於下分命衆軍乘城固守僧辨卧鼓安若無人翼日賊衆濟江輕騎至城下謂城中曰語王領軍何不早降僧辨使答曰大軍但向荊州此城自當非碰僧辨百口在人掌握豈得便降頃之景軍來攻城內同時鼓譟矢石雨下賊乃引退賊攻城不克又爲火艦燒柵風不便自焚而退

晉將劉裕伐姚泓欲泝河西上求假道詔羣臣議之咸曰函谷天險裕何能西今揚言伐姚意或難測宜先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帝將從之崔浩曰此非上策今與死子幼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自

入關動躁之人不顧後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無事而我受敵矣未若假之水道縱裕西入然後與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卞莊刺虎兩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毓氏勝也亦不失救鄰之名縱裕得關中遥遠難守彼不能守終爲我物今不勞兵馬坐觀成敗關兩虎而收長久之利上策也

裕之北伐誠不出崔浩之料此時魏孤晉弱不能禹假途滅虢之計幸之得而不守損兵折將卒以

王川持久客
[illegible]

料賊必遣將襲已。又料賊將必然降已。眞妙筭也。

唐廣德二年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党項數十萬入寇。朝廷大恐。詔郭子儀屯奉天。帝問計所出。對曰。無能爲也。懷恩本臣偏將。雖慓果。然素失士心。今能爲亂者。因思歸之人。劫與俱來。且皆臣故部曲。素以恩信結之。彼必以死相向乎。帝曰。善。虜寇邠州。先驅至奉天。諸將請擊之。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吾援之。當自携貳。因下令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賊果遁。

蔡挺治平初知北地。夏人寇大順。挺盡斂邊戶入堡。戒諸若無出戰。命將先布鐵蒺藜城傍水中。賊渡水馬多顛蹟。驚言有神。且夜砍其營。夏人潰之。

元中統三年春季瓊以益都叛。遂據濟南。詔親王哈必赤討之。繼命天澤往天澤聞瓊入濟南。笑曰。豕突入笠。無能爲也。至則進說于哈必赤曰。瓊多譎而兵精。不宜力角。當以歲月斃之。乃深溝高壘。絕其奔軼。凡四月城中食盡。軍潰出降。生擒瓊斬于軍門。誅同惡者數十人。餘悉縱歸。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

成化四年。固原土達滿四叛。據石城。遠近嚴禁。勅項忠總督軍務。將兵往討。時伏羌伯毛忠戰死。我軍遽退。公即陣斬指揮以徇。陣始定。移兵據賊水。少困賊。與賊相持百日。賊急。公隨二卒單騎抵賊寨。曉以禍福。諸脇從賊。日相率來降。賊有愛將楊虎貍者也。我擒。公叱令斬頭來。虎貍伏地乞宥死自效。公即假以詞色。許令立功。解金鈎束賜虎貍遣去。故滿四竟爲虎貍所誘擒。俘獲無筭。公因陳四事爲經久計。

蜀盜藍廷瑞鄔本恕爲尚書浜鍾擊撫且平餘黨瘳麻子復起勢愈熾。鍾耄不復能將。詔彭澤充總督討之。澤悉兵破賊。殺瘳麻子。衆遯。竄山寨多伏弩箐棘中。澤分兵搤出入。奪水道。度窘開。一面縱夾誅之。且盡。或云瘳有異術能隱形既還。事[illegible]獨身挑躡之辛不獲。加太子太保。

嘉靖朝倭陷興化。俞大猷自贛晝夜馳赴之。駐秀山。都督[illegible]頭駐明山戚繼光提浙兵未至。上怒失泉城。責[illegible]。急而閩士夫又洶洶急功大猷念賊且萬人能戰。死地官軍數僅相當。若迫城而攻之。彼實我

虛彼飽我饑彼逸我勞一挫西京南之事去矣不若列營以困之彼欲攻柵以遁則彼虛我實彼勞我逸彼饑我飽而我師犄角取之可使子無遺且連戰勝亦可逐負亦可遁此賊之利也逗戰則我兵日多守益固而賊日益困敵以戰爲守我以守爲攻于是星布兵營晝地鑿溝令東西通而列柵其上賊挑戰不動閉士夫共詬病之已竟賊

牽制

喬子曰善兵者堂然而陣塡然而鼓視敵之兵有捶及大呼而爭奪者此其上兵也以吾下兵委之吾進亦進吾退亦退者此中兵也以吾上兵乘之滑鏃而向之其色動介馬而馳之其轍亂此其下兵也以吾中兵襲之夫如此敵之上兵樂吾下兵之易攻也必盡銳不顧而擊之吾得以上兵臨其中中兵臨其下此皆以一克十以十克百之兵也焉往而不勝哉是則敵三克吾一而吾三克敵二況其上兵雖勝而中

兵下兵即既爲吾克其不能獨完亦宜爲吾所并耳吾武帝欲滅吳以羊祜都督荆州諸軍事祜上疏曰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之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今不於此平吳而更用兵恐守不可長久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吳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危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傾壞則上下震動吳緑江自固無有內外東西數千里以藩離自持所敗者大

無有寧息。孫皓與下多忌。將疑于朝。士疑於野。無有
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嘗之日。猶懷去就。不能齊力
致死。已可知也。軍不踰時。必可赴矣。帝納之以此勝
吳。

叔子素以寬仁信義爲事。觀此平吳之疏。何乘機
敏疾乃爾。固知兵有深機。未易窺也。

唐貞元九年朝廷築塩州城。兼有吐蕃[illegible]。詔劍南
節度使韋皐發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皐命大將重
勛張芬出西山及南道破峨利城。通鶴軍。焚定廉城。

凡平堡柵五十餘所城之二旬而畢。其後替普北寇
靈朔。又令皐出兵深入。乃令陳泊等出三奇路。崔堯
臣出龍溪石門路。仇晃等趨吐蕃維州城。邢玭等趨
[illegible]棲老[illegible]城。高倜等趨故松州。韋良金等出[illegible]功黎
[illegible]路。王有道等過大渡河入蕃界。陳孝孫等[illegible]又昆
[illegible]城。自八月出軍齊入。至十月破蕃兵十六萬。生擒
六千。[illegible]餘級。轉戰千里。蕃軍連敗。

金兀朮謀侵沭宋宗澤遣兵趨滑州鄭州以分其勢。
[illegible]諸將[illegible]河梁以誤大兵。兀朮遂不敢南沭而去。

奕者東敲西擊。南阻北阨。則令敵我者不敢輕[illegible]
一子。此牽制之所以妙於兵也。

攜持

兩軍相持未戰未挑欲知敵將之謀也何以能之曰彼士馬驍雄反示我以羸弱陣伍齊整反示我以不戰見小利佯爲不取爭必奇兵誘以奔北內實嚴備而外爲弛慢頻使諜來託以忠告或　使以相分或厚賂以相悅移軍則滅灶合營則掩旗非得地而不舍非全軍而不侵以多擊少必候晨朝以寡擊衆必候日暮如此則兵多詭伏將有深圖理須曲爲防備而已

梁天監初魏圍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人食裁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塹刺史蔡道恭於塹內作衆衝鬬艦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大道以決塹水道恭載土壅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大造衝梯攻圍日急道恭用烏漆四石大弓射所中皆洞甲飲羽一發或貫兩人敵人望弓皆靡又於城內作土山多作大補矢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執以刺魏人魏人

蜀諸葛亮領師十萬出斜谷壘於郿之渭水南原魏司馬懿曰百姓資聚皆在渭南此必爭之地也遂引軍而濟背水爲壘因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止五丈原則無事矣亮果出五丈原是時數屯渭南郭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隔絕隴道據蕩民夷此非國家之利也懿使淮遂屯北原壘壘未成蜀兵大至淮逆擊却之

據險爭利兵家要着懿與亮相持大小數十戰皆

持重定靜雖不能勝亦不致敗與勍敵對壘不當如是耶

周韋孝寬移鎮玉壁齊神武志圖西入以玉壁爲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至於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逆之齊神武使謂城中曰縱爾縛樓王天我會穿地取耳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塹要其地道來則令戰士屯塹城外每穿至塹戰士即

攻守之法

摘殺之、又於塹外積柴置火、敵人有在地道內者、便下柴火以皮韝吹之、火氣一衝、咸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推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爲縵、隨其所便、則張設之、布垂於空中、其車終不能壞、城外又縛松於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長作鐵鉤利其鋒、刃火竿來以鉤遥割之、松麻俱落、城外又于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爲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壞、孝寬又隨崩處立木柵扞之、敵不

得入、城外盡其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神武無如之何、乃遣倉曹叅軍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嘗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測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

梁王彥章爲北面招討使、問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笑、彥章出兩日馳至渭、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揚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皆具韝火、乘流而下、會飲尚未散、彥章陽起入更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趨德勝、天微雨、朱守殷不爲備、舟中兵舉鏁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授命適已三日、守殷以小舟載甲士濟河救之、不及、彥章進攻景店諸寨、皆拔之、聲勢大震、帝遣宦者焦彥賓、急趨楊劉與鎮使李周固守、命守殷棄德勝北、撤屋村爲筏、載兵械、浮河東下、助楊劉守備、徙其芻粮薪炭於澶州、所耗失殆半、彥章亦撤南城屋村、浮河而下、各行一岸、每遇灣回、輒於中流交鬨、矢石雨集、或全舟覆沒、一日百

戰、互有勝負、比及楊劉、殆亡士卒之半、彥章段凝以十萬之衆攻楊劉、百道俱進、晝夜不息、連巨艦九艘、橫亘河津、聲勢百倍、以絕援兵、城垂陷者數四、賴李周悉力拒之、與士卒同甘苦、彥章不能克、退屯城南、爲連營以守之、晉王大軍來援、彥章乃退、

吳玠守蜀、兀朮率十萬騎入侵、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而下、玠以萬人當其衝、弟璘率輕兵與玠共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玠使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璘拔刃誓以死戰、金分軍爲二、兀朮陣於東、璘嘗陣

於西、璘左縈右繞惡屯第二隘、金大兵踵圭、披重鎧鐵鉤、相連魚貫而入璘以身駐隊。金人用火攻樓、以酒缶僕滅之。玠急遣田晟率兵左右擊。率銳士入金營奪擊。射韓嘗中左目、金人宵遁、

玠此戰雄銳殊甚。不減武穆之痛飲黃龍也

猝應

經曰善戰者、勢短節險、如決積水於千仞之溪。如轉圓石於萬仞之山。進不可禦。退不可追。因形而措勝於衆。故其疾如風。難知如陰。人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不復

猝守孤城。器械難具。則急取民間竹笆或荊棘搭女墻。多運磚石石灰瓶。賊有頂門一梯者、以大石壓之。在城下者、以小磚石拋之。附城者、灰瓶眯之。又收拾蘆柴火以燒之。用連灶行爐煑糞澆之。令其肉爛滾

湯潑之。令其皮脫。鐮刀斬其手。鋤鍬斷其勁。衝錐穿其胸。挑又貫其喉。鍋蓋窓戶可以抵弓矢。水被濕袋可以禦火砲。持竹繫繩作颺石以擊遠賊。取木簪鑠為鉄標以鑿扁筏。又以小杉木作抵篙以禦雲梯。以大杉木懸鐵石為弔橾以拒攻車。又斷木為弩。緡麻為弦。剪竹為箭。猝毒為鏃以代弓矢。此應急權變之術。實太公所謂攻守之具盡於人事也

秦遣兵拒嶢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未可。願益張旗幟為疑兵。而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

雜以茶紙樹皮爲食、饋救不至、士卒消耗、至千六百人、皆飢病不堪鬭、賊攻圍日急、張巡乃修守具、賊爲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卒三百于其上、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於城潛鑿三穴、候梯將至、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鐵鉤鉤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木拄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賊又以鉤車鉤城土柵閣、巡以大木置鐵鏁大環拔其鉤而截之、賊又造木驢攻城、巡鎔金汁灌之、賊又以土囊積柴爲登道、欲登城、巡潛以松明乾蒿投之、積十餘日使

人[illegible]風持火焚之、巡之所爲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

兵無常形、呼吸應變、非深通於法者不能、巡行兵皆不依古、敘戰陣、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雲合鳥散、變態不恒、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期猝應、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有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設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爲戰、不亦可乎、器械甲仗、皆取之於賊、未嘗自

欲連和沛公、欲許之、良又曰、不如因其怠而擊之、沛公遂引兵擊秦大破之、

曹操解穰圍、張繡率衆追之、劉表遣兵救繡、屯於安衆、守險以絕軍後、操到安衆、前後受敵、操乃夜鑿險僞遁、表繡悉軍來追、操縱奇兵夾擊、破之、他日或問其故曰、虜遏吾歸師、而與吾死地、吾是以知勝矣、

諸葛亮圍陳倉、起雲梯、衝車臨城、郝昭以火箭逆射其梯、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漢兵乃退、後又屯陽平、遣魏延等并力東下、留蔣人

守城、懿率衆二十萬相亮、亮聞懿猝至、欲赴延軍、又遠、乃意氣自若、令軍中掩旗息鼓、大開城門、掃地却酒、懿嘗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有伏、引軍趨北山、亮撫手笑曰、懿必謂吾怯、將有強伏、循山走矣、候還曰、如亮言、懿後知以爲恨、

兵家只在機關未破處、兩相虛實、雖英傑偶有失候、司馬懿亦慧心人、一旦入亮殼中、可見不能跳出虛實實虛圈子、

唐賊將尹子奇寇睢陽城中食盡、將士廩米日一合、

修推誠待人無所疑慮臨危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士衆同甘苦故下爭致死力焉

太平興國一年梅山洞蠻叛命田紹斌翟守素分路掩擊至邵州聞蠻酋苞漢陽死去其居十里爲陣大敗之擒蠻二萬令軍中取利劍二百斬之留五千餘人遣歸曉諭諸洞自是蠻人不擾三年梅山洞蠻恃險又叛詔遣翟守素率諸州屯兵往擊之值霖雨彌旬弓弩解弛不堪挽明日將接戰守素一夕令削木爲弩及旦賊掩至交射之賊遂敗乘勝逐北盡平其巢穴先是數郡大吏富人多與賊帥苞漢陽交通既而得其書訊數百封守素並焚之反側以定

嘉靖甲申大同殺都御史報至周公金愕然踟躕久之曰吾得之矣乃開門召諸將卒盡入環列庭下謂之曰若輩知大同殺都御史乎衆曰知之公曰若輩以殺之爲得已耶衆叩頭曰狂賊自取族耳尚何道公曰不然邊人勞苦甚矣而又虐使之是趣之殺也假令上下相愛若父子彼將倚以爲命殺授之死使彼焉其誰忍乎衆大歡呼以片言立解上下疑阻

乘解

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

停久不移將怠士懈可潛而襲日暮道遠士衆勞倦饑未及食解甲而息可乘而虜

襄公九年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攻其三門閏月戊亥濟於陰坂侵鄭次於陰口而還孔子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

漢王甫嵩與朱儁曹操合兵討黃巾賊大破之斬首數萬級時北中郎將盧植及東中郎將董卓討張角並無功而還乃召嵩進兵討之嵩與角弟梁戰於廣宗梁衆精勇嵩不能克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人復與鉅鹿太守馮翊郭典攻角弟寶于下曲陽又斬之斬獲十餘萬人築京觀於城南即拜嵩爲左車騎將軍

魏曹公征張魯至陽平張魯據橫山築城綏亘十餘里攻之不拔乃軍還賊見大軍退其守備稍懈公密遣驍將乘險夜襲大破之

一進一退見無數兵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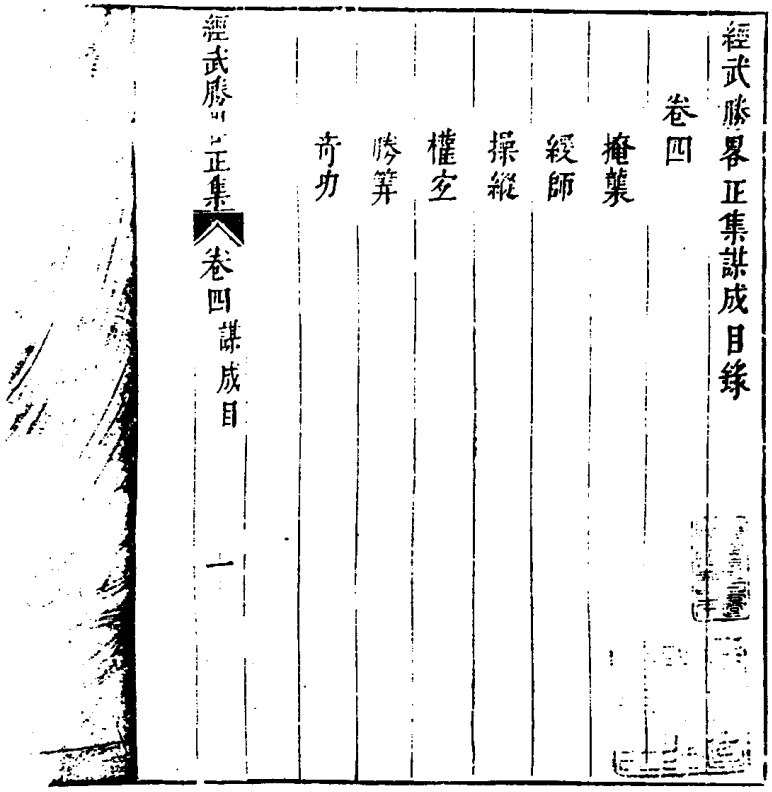
東魏初齊高歡每揚聲云欲討爾朱兆復出復止如此者數四神武揣兆歲首必應會飲使將竇奉率精騎先驅一朝一夜行三百里兆軍人因晏休惰忽見奉軍莫不奪氣因而尅之

兵家之勝無如奪氣攻心爲上

王世充欲擊李密密屯偃師北山上時新破敵有輕世充心不設壁壘世充夜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伏溪谷中令軍人秣馬蓐食遲明薄密密出兵應之陣未成列而兩軍合戰其伏兵發乘高而下馳壓密營又縱火焚其廬舍密軍潰進拔偃師密走保洛口

董摶霄遣軍守於潛而賊兵大至焚倚郭廬舍摶霄援兵下動左右請出兵摶霄曰未也遣人執白旗登山望賊約曰賊以我爲怯必少懈伺其有間則麾所執旗又伏兵城外皆授以火礮復約曰見旗動礮即發已而旗動礮發兵乃盡出斬首數千級

吐谷渾與黨項寇邊時柴紹討之虜據高射紹軍矢下如雨士衆失色紹安坐遣人彈胡琵琶使二女子對舞虜異之休射縱觀紹伺其懈以精騎從後掩擊虜大潰



經武勝畧正集謀成目錄

卷四

掩襲
綏師
操縱
權宜
勝算
奇功

經武勝畧正集謀成卷四

晉陵莊應會春炎甫纂輯
後學白汝愚果明甫較閱

掩襲

武王曰兩軍相遇彼不可來此不可往各設固備未敢先發我欲襲之不得其利爲之奈何太公曰外亂而內整示饑而實飽內精而外鈍一合一離一衆一散陰其謀容其機高其壘伏其銳士寂若無聲敵不知我所備欲其西襲其東武王曰敵知我情通我謀

爲之奈何太公曰兵勝之術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復疾擊其不意

曹公與袁紹相持官渡紹遣將郭圖淳于瓊顏良等攻東部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公比救延荀攸說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應公乃引軍兼行趨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使張遼關羽前登擊破顏良遂解白馬之圍

後漢馬援爲隴西太守發步騎三千人擊先零羌羌將其妻子輜重移阻于允吾谷援乃潛行間道掩赴其營羌人大驚復遠徙唐翼谷中援復追討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陣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譟虜遂大潰

後魏將慕容白曜南征以酈範爲副帥次無鹽宋將申纂憑城拒守議者僉以攻具未周不宜便進範曰輕軍遠襲深入敵境無宜淹留以失機候且纂必以我軍來速不在攻守謂孤城可憑弱卒可恃今若外

潛威形內整戎旅密勵將士出其不意可一攻而克之白曜遂潛軍僞退示以不攻纂果不設備于是即夜部分晨便攻城崇朝而克

掩襲在于疾速機關一破使用力多而成功少矣

西魏末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不受代魏將獨孤信率兵討之仲和嬰城固守信夜令諸將以衝梯攻東北信親帥壯士襲其西南遲明克之

聲東擊西妙于襲取

竇建德率衆十萬來寇范陽羅藝逆拒之薛萬均謂藝曰衆寡不敵今若出師百戰百敗當以計取之可令羸兵弱馬阻水背城爲陣以誘之觀賊之勢必渡水交兵萬均請騎百人伏于城側伺其半渡擊之賊破必矣從其言建德果引軍渡水萬均邀擊大破之明年建德率衆二十萬復攻幽州賊已攀堞萬均與萬徹率敢死士百人從地道而出直掩賊背擊之賊遂潰奔

韋雲起討契丹以其與突厥相通素無猜忌雲起既入其界使突厥詐云向柳城郡欲共高麗交易勿言

營中有隋使敢漏泄者斬契丹不備去賊營百里詐引兵南渡夜復退還去營五十里結陣而宿契丹弗之知也既明俱發馳騎襲之盡獲其男女四萬口女子及前產以半賜突厥餘將入朝男子皆殺之煬帝大喜集百官曰雲起用突厥而平契丹

十六國北涼沮渠蒙遜率兵伐南涼禿髮傉檀至顯美徙數千戶而還傉檀追及蒙遜將擊之諸將皆曰賊已安營不可犯也蒙遜曰傉檀謂吾遠來疲敝必輕而無備及其壘壁未成可一鼓而滅進擊敗之乘

勝至于姑臧夷夏降者萬數千戶僭擅懼請和而歸

北虜既據河套不時寇殺我邊士王越諜知虜他掠留少兵衛老弱輜重易覆也乃集驍果萬騎齎七日粮出塞可二舍許即留數百人伏更二舍如之行四日天未明抵虜帳萬騎齊奮縱火擊之斬首三百餘獲馬牛甲械以萬計比午虜自外歸慟哭震原野悉力來追越軍結陣徐行殿者與戰及前伏起又與戰再遇虜送不支而遁遠徒者二十年

楊鏡守蛇時寇於北濠結木爲棧與城接挾兵而進

公曰事急矣乃詭以大將軍火銃實石被緋金鼓置城上向寇兵望見大潰潛使一卒從間道出燒棧十六日寇衆解體且暑甚力憊夜鼾睡去公募善泅者數人於船中聞鼾聲即斬首絕其纜放之江中又遣一二强卒突入岸土營舉火礮城上應之乘勝捕殺聲震數里是夜宸濠浩歎出涕舉帆順風而返

緩師

軍勢有宜緩以克敵有宜急而取之若彼我勢均且有強援慮腹背之患者宜急攻之以速其利如我強彼弱外無救援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敝兵法十圍五攻此之謂也

春秋時晉將欒書伐楚將戰楚晨壓晉軍而陣軍吏患之稱將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陣於軍中而疏行首書曰楚師輕佻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楚師終敗

漢建武十九年妖巫維汜弟子單臣傳鎮等復妖言相聚入原武城刼吏人自稱將軍上遣臧宮將北軍及黎陽營數千人圍之賊穀食多數攻不下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畧皆曰宜重其購賞時憲宗爲東海王獨對曰妖巫相刼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故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爾宜小延緩令得逃亡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即敕宮撤圍緩賊賊衆分散遂斬臣等宮還遷城門校尉

撤圍令賊得逃此圍師必闕之法

後漢末曹操使夏侯淵張郃屯漢中先主進兵漢中屯於平陽關南渡沔水沿山稍前於定軍山作營壘淵自將大軍來爭其地先主乃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敗淵軍遂斬淵操自長安南征先主遏策之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及曹公至先主斂兵相險終不交鋒積日不戰兵士亡者多操果引退先主遂有漢中

緩師非辭怠也有緩之而得速者兵機所在如風轉帆豈得膠柱而鼓哉

魏司馬懿圍文懿於襄平會霖潦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文懿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掩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博一正令失半猶當為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饑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捉之亦何所為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罄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操其樵株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饑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若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朝廷聞師遇雨咸請召還魏主曰司馬公臨危制變計日擒之矣既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楯櫓鉤衝發矢石雨下晝夜攻之

唐武德初劉武周據太原其將宋金剛屯於河東太宗往征之謂諸將曰金剛持軍千里深入吾地精兵驍將皆在於此武周自據太原專恃金剛以為捍敵金剛雖衆內實虛空虜掠為資意在速戰我堅壁蓄

銳以挫其鋒分兵汾濕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自當遁走必待此機未宜速戰於是遣劉弘等絕其糧道其衆餒金剛乃遁

武德中太宗領兵征薛仁杲攻塬城賊有十餘萬兵鋒甚銳數來挑戰太宗曰我士卒新經挫衂銳氣猶少賊驟勝必輕進好鬬我且閉壁以折之待其氣衰而後奮擊可一戰而破此萬全計也因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者久之賊糧盡軍中頗携貳其將翟長孫等相繼來降太宗知仁杲腹心內離諸將曰

可以戰矣、令行軍總管梁寔營于淺水原以誘之、賊大將宗羅睺自恃驍悍求戰不得氣憤者久之及寔晝銳攻梁、寔冀逞其志、梁寔固險不出以挫其鋒、羅睺攻之愈急、太宗度賊已疲、復謂諸將曰、彼氣將衰、吾當取之必矣、申令諸軍遲明合戰、令將軍龐玉陣於沫水原、南出賊之右以先餌之、羅睺并軍共戰、玉軍幾敗、太宗親御大軍、奄自源北、出其不意、羅睺回師相拒、我師表裏齊奮呼聲動天地、羅睺氣奪、於是大潰、

慮已不可平易敵

撫士卒者當不失嬰兒愛子之意

操縱

夫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用卒之法）（文仁也武法也）是謂必取、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春秋時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臨哭也大宮鄭祖廟）且巷出車吉、（出車于巷示將見迂不得安居）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哀其窮哭故爲退師爲猶不服故後圍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塗方九軌曰逵）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而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治用其民、

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乎

趙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扼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馳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虜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餘兩

後漢初張步據齊地漢將耿弇總兵討之步使其大將費邑軍歷下又分守祝阿鍾城弇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日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

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

漢朱儁與荊州刺史徐璆共討黃巾擊賊帥趙弘斬之餘賊韓忠據宛乞降不許司馬張超請聽之儁曰兵有平同而勢異有昔秦項之際人無定主故賞降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illegible]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之連戰不尅[illegible]土山視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illegible]迫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

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今不如撤圍并兵入城忠見解圍勢必自出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儁因擊大破之忠等並降

諸葛武侯之南征也問計于參軍馬謖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今日破之明日復反況公北事強賊彼知虛實其反必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又非仁者之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次之心戰爲上兵戰次之願公服其心而已武侯至南中所在戰捷入斬雍闓等孟獲乘爲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

觀營陣獲曰向不知虛實故敗今易勝耳乃縱之更戰七縱七擒而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是時蜀魏交爭而南夷乘間竊發即一戰勝獲究非心服今其取獲弄之於股掌之上使南夷永奠我得專意西方真得操縱之宜者哉

宋宗澤去磁以州事付兵馬鈐轄李侃統制趙世隆留之至是世隆及弟世興以兵三萬來歸衆恩其爲變澤曰世隆本吾一校耳何能爲世隆至責之曰河

北陷沒吾宋法令與上下之分亦陷沒耶命斬之時世興佩刀侍側衆兵露刃庭下澤徐謂世興曰汝兄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耻世興感泣金人攻滑州澤遣世興往救世興至掩其不備敗之澤威聲日著北方聳其名常尊憚之

斬兄勵弟操縱得宜

哈密忠順王者故元遺孽　文皇帝寵之予金印使率其民城哈密居之以通西域貢道其位高而兵最弱忠順王死王母當國爲土魯番酋鎖檀阿力所擒

鹵人畜併奪金印去鎖檀阿力死子阿黑麻立以金印歸我馬文升請以王母之甥陝巴爲忠順王填之阿黑麻怨我賞薄謂陝巴賤種也何得王哈密復輕兵入虜陝巴及金印去而使其驍將牙木蘭以三百騎入守文升奏請執阿黑麻之貢使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流閩廣而薦都御史許進撫甘肅使率副將彭清等選番漢兵倍道而至夜坎城登破之牙木蘭以千里馬走謁阿黑麻阿黑麻方與赤斤蒙古衛相攻不能大發兵使別將將輕騎五百[illegible]復哈密

復爲赤斤衛兵所邀殺乃遣使上書謝罪請歸陝巴及金印於是文升亦奏還其貢使酬以少金帛而哈密復

遼東法令久弛以故虜至不敢戰戰亦不力王翺至責諸將翫寇喪師失律當斬軍中股慄頭搶地言自今效死用命得釋公即出巡邊起山海抵開原繕濬塘溝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燧燧斥堠千里相望虜見嚙指走公益簡練卒伍賑賙窮乏偶配鰥寡人情大悅邊塞孤遠軍興輒匱緣俗立法細大收贖十數年

間得金穀馬牛數十萬邊用充饒器械明利士皆飽煖願得一戰報公逾年督諸軍出塞大破虜斬首千級比至嶺南亦用收贖法時公威望已著諸蠻聳公來大懼公畧兵威推誠撫諭盜賊止息酋長信向公嘗言蠻戎撫捕各有機宜以故四川兩廣得免驛騷之患

經因而利以聽乃為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漢高彭下巴郡使臧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公孫述將延岑盛兵於沅水時宮衆多食少轉輸不至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宮欲引

還恐雲所及會帝遣閻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聞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左右有急挾船而行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軍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縱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為赤遂乘勝拔都其衆悉降

魏初益馬騰扶風都是英雄識見

劉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劉先主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為曹公所破先主至於夏口諸葛亮因事急矣請奉命乘救于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

亮說權曰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畧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東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若水之歸海若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

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將軍誠能命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謀同力破操必矣如此則荊

吳之勢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于今日權大悅還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赴亮詣先主并力拒操敗於赤壁引兵歸郡

先主敗於當陽使非與權并力不但無蜀且無吳矣鼎足之基實在於此武侯一番議論因利制權轉禍爲福炎漢不滅伊誰賴之

後魏木河北賊葛榮爲魏將朱榮所擒餘衆悉降榮以賊徒既衆若即分割恐其疑懼或更結聚乃下令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群情喜悅兵即

四散數十萬衆一時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摠領隨便安置賊得其宜

後周王羆遷廓作亂以宗文忻韋孝寬擊之廓遣子亭盛兵武涉忻擊走之進臨相州廓遣甲兵三千伏野馬岡忻以五百騎襲之斬獲畧盡進至草橋廓又推宇文以奇兵破之直趨鄴下廓背城結陣大戰官軍下二十餘都城士庶觀戰者數萬人忻謂左右曰事急矣吾當以計道破之於是躬觀者走之轉相騰藉軍如雨進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齊力急擊之廓軍大敗

唐貞元中楊朝晟奏城方渠合道水波以遏吐蕃要路詔問須兵幾何曰臣部兵可集事非復前城五原用師七萬也益鹽州之役虜先知之今薄戎而城虜料王師難輕入則發兵十日至塞未三旬城畢積芻聚糗留卒守之寇至不可拔若大發兵閱月乃至虜衆必懾懾則不暇城矣已事畢吐蕃悉衆至度不能拔乃引去

不用衆而用寡頗知權變之道

洪武初李文忠代開平王將北討詔移兵陝西與大將軍徐達合攻慶陽行次太原慶陽已平而虜東攻大同甚急文忠曰兵可無西也援大同便軍吏以爲疑文忠按劍叱曰閫外之事吾得而專之敢言不援大同者斬遂出鴈門次馬邑敗其遲騎數千擒劉平章進次白陽門擒四大王前軍去虜五十里而營文忠遽移之五里前阻水自固虜果夜率衆來劫毫不可動

勝奠

武王問太公曰吾與敵人臨境相拒彼可以來我可以往陳堅固莫敢先舉我欲往而襲之彼亦可以來為之柰何太公曰兵分三處令我前軍深溝增壘而無出列旌旗擊鼙鼓完為守備令我後軍多積粮食無使敵人知我意發我銳士潛襲其中擊其不意攻其無備敵人不知我情則止而不來矣

（是以巧勝人）

遠而不可擊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不可及也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人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敵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也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

（按所必之應一作在○音下）

夫善用兵者攻其愛敵必從捣其虛敵必隨多其方

（註必分疑其事敵必備速隨不得城守分備不得并兵則我逸而敵勞敵寡而我衆）

兵者詭道也詭可使為實遠示之近近示之遠故遠近之用其術有六將取敵者志於要而攻不急攻其大備聲之以必取潛緩所得生口俾敵知之此守急後守必緩陰以兵卒然乘之其術一也所臨之境界於深澗大谿不可卒濟即駐兵築壘壁鑿林刻木廣為旗幟示以必濟也令精兵銜枚于他處舉筏而渡擊沿流屯守候彼衆亂大兵即筏而隨之其術二也加

（按陳柳婆臨○晉而伏兵從夏陽渡與此合）

兵之地遇彼絕斷之路大軍倒回以詭敵敵聞以為益所備必緩即陰令輕捷者傍間道以懸梯竹索亟登其不意我即回大軍應之其術三也兩陳相向

（一云踪挑戰勿即應久之徐徐引退敵來薄陳且○一本無則從後軍亦○闕作左右翼○一本出突騎衝其心從軍張翼而從之其術四也

（又○一云換）

或誘陷以奇兵分左右翼自陣後兩出擊之使後出而內駭馬五術五也敵戰時伏精兵於大陣後

（一本無旗鼓弓箭唯以強弩劍盾長鋌面已候前陣戰士已至歷開前陣大戰令後伏兵

虞前陣兩向逼敵陣攻之稍動則樸之其術六也此皆示以近而取勝在遠也如是者奇勝之道也孫子曰兵以正合以奇勝此之謂也

二語備然之理

管子曰征伐之道計必定乎內然後兵可出乎境計未定而出兵是自毀也故不明敵人之攻不能加也不明敵人之積不能約也不明敵人之將不先軍也不明敵人之士不先陣也

此語尤要

山溪林谷則伏險阻江河洲渚則誘其半渡敵畏則斂其鋒敵驕則示之弱我欲進則佯為退計我欲退則詐為進謀

賊發掠兵而我兵三讓之或予以所利焉使入深地而後我計得行此為誘攻誘攻之法持本以待之設穽以迫之毋作浪戰不幸而去兵失守地為必要城為必據敵疾發而掩至焉我總老弱編婦女持旗幟而異週之使知不虛又為餓馬之鈴羊蹄之鼓或發砲而偽練焉或束草而假卒焉必有遠應宣為三旋旌夜持數頭爇厠於山灣映於林木或不得已而坐將壘口獨馬前戰燃篝飲宴揮扇自若飛飲鄰郡以應之此皆戰守之計也

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愎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于得地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於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曰善乃與之智伯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問焉桓子曰無故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

驕之使亡深得老氏雌守之妙所謂攻心之勝筭者以此

龐涓仕魏為將軍伐趙齊救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之輕兵銳卒竭於外而老弱疲於內若引兵疾走其都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

句踐之報吳也因吳有黃池之會遂以滅吳亦所謂批亢擣虛也故必自治而後可以治人

魏使龐涓伐韓韓講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謀之成侯鄒忌曰不如勿救田忌曰不救則韓且抵而入於魏矣不如早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獘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以受重利而得尊名也

韓信張耳擊趙趙聚兵井陘口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謂陳餘曰信耳乘勝遠鬬其鋒不可當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粮食必在後願

假臣奇兵三萬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否則必爲二子所禽矣

漢景帝時吳楚反以周亞夫擊之至霸上趙涉說亞夫曰吳王素富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人於殽澠之間然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鐘鳴鼓[illegible]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如其計至洛陽使吏搜殽澠間果得吳伏兵

亞夫行兵每嚴重爲務趙涉進之以神速蓋難若動之藏者發之正者奇之此乃兵家最要之道

漢虞詡遷武都太守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詡令軍中彊弩勿發潛發小弩羌以爲天力弱并兵急攻詡乃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詡因出城奮擊明旦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改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故更相恐動詡計賊當走乃潛渡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奔躍因掩擊大破之

後漢曹操征荊州劉琮降遺書孫權云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將士聞之恐權延見羣下問以計策咸曰曹操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破劉表蒙衝鬬艦千數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不如迎之魯肅曰不然操雖托名漢相其實漢賊將軍以雄材兼父兄遺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乘自送

死而可逆之耶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爲操後患而撫捨鞍馬伏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驢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事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愉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

操以虛聲恐懾使徵魯肅不待杖預之下而早已無吳矣功不偉與

漢諸葛亮出祁山魏主使張郃督諸軍拒亮亮復出急攻陳倉帝召郃問曰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

郃知亮孤軍無穀不敢久攻對曰比臣未到亮已走矣屈指計亮粮不至十日郃辰夜進至南鄭亮退

郃以謾不下據城而絶其汲道是謾不明於依山阻谷之說也

魏鄧艾解王經圍於狄道蜀將姜維退至鍾堤乃以艾爲西平將軍議者多以爲維力已竭未能更出艾曰兆而之敗非小失也破軍殺將幾於危亾今以策五事料彼可知也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荷之實一也彼上下相吾五也兵出我將易兵新器仗未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運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爲一我分爲四四也徙安有隴西肉食羌穀若趨祁山熟麥千頃爲之垂餌五也賊有贏數其來必矣須之維果向祁山開艾已有備乃回

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反魏王召司馬懿問曰君度其作何計對曰棄城而走上計也據遼水以拒大軍次計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懿明者能深度彼已此非其所及也遂進師文懿與遣步騎數萬徂遼隧以拒懿懿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銳赴之乃泛舟潛

濟以出其北沉舟焚梁傍遼水作長圍諸將言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懿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聰過崑陽也古人曰歸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必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

晉胡伐吳令王濬修舟楫爲順流之計疏曰今若大治樓船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陳而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

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已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孫皓恣情任意將疑於朝士困於野平營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戰楯不如中國惟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吞長入短而官軍專進勝可必矣

後周韋孝寬上平齊三策其第一策曰臣在邊積年頗見間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今大軍若出軹關與

陳氏共爲特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鵶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道北山猾胡絶其并晉之路又募関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爲前驅百道俱進並趨旁郡一戎大定實在此機其第二策曰若國家更爲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路以北萬春以南廣屯田預爲貯積募勇悍立爲部伍彼東南有敵我出奇兵破之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還復出師嘗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舂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散其第三策曰昔句踐士民尚期十載武王取紂猶須再舉若今更存遵養臣謂宜還崇鄴好安人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則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

羊寬三策一謂大軍若出當與陳氏犄角募遣諸路爲前驅二謂未即大舉亦當與陳氏分兵勢屯田募士以乘其間三謂若欲更存遵養宜還崇鄴好安民養威以觀其釁後卒如所言可謂料理精審矣

隋開皇七年文帝問取陳之策於高熲曰江北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發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如此彼以爲嘗我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江南土薄舍茅竹儲積皆非地窖當密遣人因風縱火待更修立良更燒之不出數年財力俱殫矣隋主用其策陳人苦困戰道不違時不歷民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其民

也。故帝王之師。以全取勝。其道在仁。以此取陳之策。固居最勝。然反覆牢籠。較白刃交鋒更毒。雖兵事尚詐。抑何忍殘至此。隋氏君臣立心如是。而國祚亦因以不永。不可慨歟。予因筆而戒之曰。行政刻苛。宜以秦爲鑒。用兵殘忍。宜以隋爲鑒。

大業十一年突厥始畢可汗圍煬帝詔天下勤王時唐太宗年十六應募隸屯衛將軍雲定興說之曰始畢敢舉兵圍天子必謂我倉猝不能赴援故也宜晝則引旌旗令數十里不絕夜則鉦鼓相應虜以爲救

兵大至望風遁去

唐兵圍洛陽掘塹築壘而守之城中乏食竇建德悉發孟海公徐圓朗之衆西救洛陽陷管州滎陽之翟縣水陸並進兵十餘萬軍於成皋之東原遣使與世充相聞先是建德遣秦王世民書請退軍潼關後鄭侵地復修前好世民集將佐議之皆請避其鋒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宜據武牢之險以拒之伺間而動破之必矣記室薛收曰世充府庫充實所將皆江淮精鋭但乏糧食故爲我持建德自將遠來亦當挫其精銳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潰洛陽則戰爭方始混一無期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勿與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皋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

貞觀十九年太宗之伐高麗也江夏王道宗獻策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兵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之衆可不戰而降矣上未應後攻安市城不下還京師謂李靖曰吾以天下之衆

困於小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具陳駐驆時乘虛取平壤之言上悵然曰當時匆匆吾不憶也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主與將持滿之道也太宗狃於屢勝晝萊不窩後雖追悔其何能及

吳履謙與顏杲卿謀起兵討安祿山時祿山遣高邈詣西州徵兵未還杲卿以祿山命召李欽湊使帥衆受犒酷而斬之悉散井陘之衆賊將高邈何千年適至皆擒之千年謂杲卿曰此郡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壘勿與爭鋒俟朔方軍至併力齊進傳檄

與孔明秉燭夜曹公計同

趙鄴斷燕薊著聲則成擒矣今且宣聲云李光弼兵出井陘因使人說張獻城云足下所將多團練之兵難以當山西勁兵獻城則解圍退去此亦一奇也

天寶十五年令狐潮圍睢陽潮與張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苦潮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為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圍守四十餘日城中矢盡巡縛藁為人千餘（貫者虎）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皆有貫）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

大亂焚壘而遁益兵相圍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潮射雷面中六矢而不動語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軍令然如天道何巡曰君未識人倫烏知天道

晉兵圍張文禮於鎮州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晉人欲解圍郭崇韜曰契丹之來非救文禮為王郁以利誘之耳且晉新破梁軍宜乘已振之勢不可遽自退怯莊宗然之梁王彥章破李德勝唐軍東保楊劉莊宗登壘望見彥章為重壑曰彼欲持久以弊

郭崇韜既解救亦自潰

我也即引短兵出戰不勝莊宗問崇韜計安出崇韜曰彥章圍我志在取鄆州也宜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為名彥章必來爭既分其兵可以圍也然後築之功難卒就陛下日以精兵挑戰使彥章兵不得東十日壘成矣

（潮一山二策）

乘已振之勢敗契丹於新樂據必爭之地破彥章於楊劉俱是爭上流法

遼王征金金王曰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必遼主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

（勝吳西）

宋王韶奏景思立敗於踏白城賊圍河州日夜馳至熙熙方城守命撤之選兵得二萬議所向諸將欲趨河州詔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救至必設伏待我且新勝氣銳未可與爭當出其不意以攻其所恃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者也

（即兵）

欲解河州之圍而先絕臨征之外救批亢擣虛莫過於此

張俊討岳飛同討李成時成將馬進犯洪州連營西山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

張巡守睢陽以蔽兩淮此與同見

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飛重鎧躍馬抵城東賊出城亦陣飛設伏以紅羅爲幟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賊敗走

宋紹興中兀朮至順昌劉錡會諸將問策或謂今以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師而歸錡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爲緩急之用光已挫賊鋒軍聲稍振雖衆寡不侔然有進無退且敵營甚邇而兀朮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遂募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第如我言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佯墜馬爲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了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對如前兀朮喜即置鵝車砲具不用錡乃以書約戰遣人毒頰上流及草中衆請先擊韓將軍錡曰法當先擊兀朮兀朮一動則餘無能爲矣時天大暑敵遠來疲敝錡士氣閒暇敵晝夜不解甲[illegible]軍皆番休更食敵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方晨[illegible]氣涼錡按兵不動逮未申間敵力疲氣索忽遣

[illegible]以逸守以鋭待[illegible]

[illegible]以銳擊[illegible]有不勝

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敵大敗

信叔之敗兀朮計謀勇力各半而實以全副精神出之自金元犯宋以來無此奇捷快哉快哉

宋紹興中權京西南路副總管李忠反擾京西王彥退屯秦郊令將士盡伏山谷間焚秦郊積聚僞若遁者募敢死士易麾幟設奇以待賊至秦郊逆戰大敗之

虜寇大同李文忠往援次白楊門前軍去虜五十里而營文忠遽移之五里前阻水自固虜果夜率衆來刼毫不可動質明文忠望見虜益大至乃以二營委虜俾死戰久之度其饑疲乃選精兵爲左右翼奮擊大破之

正德朝山東盜日熾楊一清疏陳戰守撫馭賞罰機宜時流賊劉六劉七等屯兵近圻要請赦宥廷議將從之一清獨執不可曰中原百姓敢稱兵熾亂罪在不赦宜易將增兵殄滅乃已及賊至鎮江貽書於完顏以拯溺救焚爲念星馳前去量帶西北勍兵數千

遷營而反擒元將是善守者誠不知其所攻

人半駐江北以爲聲援、半渡江南以備截殺、彭提督侁總兵兵馬亦於南都以東隨便屯駐防遏一以壯金陵之保障、一以爲瓜真二壩之防、又思此賊出沒無嘗、或奔淮陽通海二州、以趨山東、故淮鳳之兵不可撤。山東之地不宜虛。卒之金山之捷、竟如所料云、

諭大猷奉　勅守汀漳遷廣東都司會安南叛人入武廉爲寇諸司議募陸兵大猷曰賊繇海來獨當以海舟破之若專備於陸賊舍此擊彼我不勝其備賊不勝其擊彼逸我勞非計也。

奇功

太公曰智與衆同非人師也伎與衆同非國士也動莫動於不意勝莫大於不識孫子曰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率謂異諸嘗也是以善用兵者其異有五一曰險二曰輕三曰危四曰愚五曰畏窮途邃谷死絕之地敗壘夷塹馳突之所衆以險也去焉我當內固軍陣外若不整以誘敵內嚴部伍外若有畏以驕敵彼既不識隱之以變衝之以猝此用險之道也彼衆我寡力殫粮絕勝勢在彼敗勢在我當飲血誓士嚴令厚賞進退以必死提寡少之兵突强擊之衆衆以我爲輕也我當有輕之用繇窮地而闢生門反輕而決焉此用輕之道也敵强攻急師大人駭衆以爲危我不遽自慌亂當有危之用嚴號誰備以天命撫慰吏士外閑其貌內潛其機以奇出兵此用危之道也敵人以間來間我佯不知而受之敵人以探來探我佯無備而設伏待之敵以我愚也我當有愚之用反而智焉此用愚之道也敵之兵來退縮守壁敵之使來卑辭下氣如欲和解衆以我爲畏也我當有畏之

用退縮則設伏而攻出奇衝之欲和解則以利動之以甲騎之此用畏之道也是五者反衆之爲太公曰不能推移不可語奇此之謂也

秦伐韓軍於閼與趙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而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頗言及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

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既以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一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鐵質之詩趙奢曰會後至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卽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

奢用兵可云審機勢識緩急矣

漢岑彭至江州以田戎食多難卒拔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機直指墊江攻破平曲公孫述使諸將悉兵拒敵彭乃多張疑兵使護張揚翁與臧宮拒延岑等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沂都江而上襲擊矦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

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犇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述出延岑軍後罰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

漢皇甫嵩靈帝公車召爲議郎遷北地太守初鉅鹿張角起皆著黃巾爲標幟時人謂之黃巾所在燔燒官府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旬日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於是悉選將帥以嵩爲左中郎將持節與右中郎將盧植皇甫規共發五校三河騎兵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嵩隨各統一軍共討潁川黃巾嵩前與賊波才

戰戰敗、嵩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大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以草結營、見爲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也、其夕、遂大風、嵩乃約敕軍士皆束苣、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賊驚亂奔走、

出文城柵而不循洄曲是發其所不守

火力以衆兵寡極

絕好說火之機會

李光顏戰數勝、吳元濟悉銳卒屯洄曲以抗光顏、李愬知其隙可乘、乃遣從事鄧懷見裴度、告師期、時元和十一年十月已卯師夜起、李祐以突將三千爲前鋒、李忠義副之、愬率中軍三千、田進誠以下軍殿、出文城柵、令曰、引而東六十里止、襲張柴、積其戍救士少休、益治鞍鎧、發勁弓、會大雨雪、天晦冥、風偃旗裂、人馬皆縮慄、士抱戈凍死於道十一二、張柴之東、破門四、皆謂愬不測始發、吏請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士大夫色動、軍使者泣曰、果落祐計、然業從愬、人人不敢自爲計、愬道分輕兵陷擒以經淮西道、又以兵絕郾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城雪甚、城旁皆鵝鴨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郾山

戍、晏然無知者、祐等坎壍先登、衆從之、殺門者、發關留持柝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之信、二間、號令日常、侍傳語、始驚曰、何嘗侍得至此、率左右登牙城、田進誠兵薄之、愬計元濟且望救于董重質、乃訪其家、慰安之、使無怖、以書召重質、重質以單騎白衣降、愬待以禮、進誠火南門、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申光諸屯、尚二萬衆皆降、

如此行事、始使元濟不及知、後使元濟不及爲、是處女脫兔之法

唐契丹及奚連年爲邊患、契丹衙官可突干驍勇有謀、頗爲夷人所服、張守珪到官、頻出擊之、每戰皆捷、契丹首領屈剌、與可突干異、遣使許降、守珪察知其詐、遣管記右衛騎曹王詡詣其部落就誅之、悔至、召制帳、賊徒初無降意、容遣使引突厥將援悔以叛、會契丹別帥李過折與可突干爭權、不叶、悔潛誘之、夜斬屈剌及可突干、盡誅其黨、率餘燼以降、守珪因出師次于紫蒙川、大閱軍實、犒賞將士、傳屈剌可突

千首于東都

洪武八年故元太尉納哈出入寇遣東指揮馬雲葉旺知其將至命益州衛指揮吳立等嚴兵城守虜至堅壁勿與戰納哈出至見城中有備徑趨金州城池未完軍士寡少指揮王富督勵士卒分守諸門選精銳登城以禦之納哈出裨將乃剌吾自恃驍勇率數百騎挑戰城上發箭中之被傷悶絕遂獲之虜勢大阻納哈出慮援至引兵退走不敢經益州乃繇城南十里外從柞河遁歸葉旺覺之先移兵柞河自連雲

島至窟駝塞十餘里沿河疊冰爲墻以水淋之經宿皆凝結堅然如城藏釘板于沙中設陷馬穽于平地伏兵待之命老弱捲旗登兩山間諭以聞砲即竪旗指揮周鶚等各肅兵以俟虜兵見寂無人形抄過城南砲發伏兵四起兩山旌旗蔽空鼓聲震動矢石齊下虜騎倉皇北奔趨連雲島遇冰城馬不能前皆陷入穽中遂大潰馬雲復于城中出兵追擊至將軍山畢栗河斬戮虜人馬及凍死者甚衆旺等乘勝追至猪兒峪獲其士馬無算納哈出僅以身免

洪武初大發兵討張士誠命嘗遇春仍副大將軍徐達行舟師出太湖擒其萬戶尹義等直趨湖州之毘港與士誠兵水陸鏖戰敵大潰遂薄其城飛車戰艦高與城堞埒其丞相士信揚言援兵來援築壘舊館壓我師之背遇春率奇兵由大全港大營於東阡郡壓其背士信急抽精兵搏戰遇春鼓將士立破之復破其援兵赤龍船於烏鎮士信跳舊館之卒六萬悉降湖州下遂進圍平江路縛士誠以歸藉其兵得二十五萬

元丞相也速以兵寇通州至白河而遁 上乃遣嘗遇春以所部駐至故元都部置將士而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副之遇春謀元主在開平乃選部卒八萬騎一萬取道三河經鹿兒嶺抵惠州敗其將江文清赤斡川獲士馬千計次全寧遂與也速遇復敗之進次大興州遇春使分千騎爲八伏微其歸大興之守兵走伏發遂大敗擒其丞相脫火赤遂薄開平

雲南平緬臺師衆三十萬戰象百餘寇定遠汝英自將精銳二萬往討之旬餘抵賊營遣都督馮誠以輕

騎三百挑之賊驅萬衆乘二十象來戰誠一戰殺賊數百人獲一象而還英喜曰吾知賊不足破也即令諸將曰破賊之術多置火銃神機箭分吾將士作三行俟彼象近則前行之銃箭齊發若象未退則第二行者繼之第三行又繼之銃聲不絕象以反走然後大軍乘之破之必矣明旦賊悉衆驅百象來戰象皆披甲背負戰樓若欄楯然挾大竹筒于兩傍置短鎗其中標射遠近英分軍爲三命馮誠領其前甯正領其左都指揮湯昭領其右後申令曰今日之事有進

無退進而捷者一級必重賞退而衂者一隊必盡戮于是將士皆鼓勇而進陣既交彼象在前軍火箭銃砲連發雷擊電走山谷震動象皆反走寇之勇而力者昔剌亦殊死戰我左師小却英登高望之左右取帥之首來左帥遥見一人拔刀飛騎而下麾衆復前英責戰益急三軍大呼而鏖賊衆大敗自是諸蠻讋服平綱歲入貢賦不復反矣

經武勝畧正集制勝目錄

卷一

攻圍
城守
蓄銳
鏖戰
敢死
衝刼
突圍
邀遮

經武勝畧正集制勝卷

晉陵莊應會春侯甫纂輯
後學白汝愚果明甫較閱

攻圍

經曰先絕其後。使無外救。料城中之粟。計人日之費。糧多人少。攻而勿圍。糧少人多圍而勿攻。力未屈。粟未盡。尚固而拔者。攻之至也。力屈粟殫。城壞而不拔者。守之至也。故善攻者。敵不知所守。善守者。敵不知所攻。

我師爲敵所圍。可以力守者三。外有援兵。一可守也。人士勁勇。芻粟豐備。二可守也。城池守固。民人富庶。三可守也。可以決戰者三。外無援兵。一宜戰也。人勁馬壯。兵甲堅利。儲蓄不備。二宜戰也。城池不完。士民窮匱。三宜戰也。被圍之師。不可出者三。敵無故圍一角者。有伏也。退圍數里者。謀也。示以老弱者。誘也。可以急備者二。敵攻其西。謹備其東。敵示以閒暇。必欲緩我而求懈。因將衝突也。

逐寇於城。湟壘堡逼而圍之者。浹旬不變。非克敵之

說此則吾可以攻不可以使敵攻也

術、如圍中士馬精壯、兵器堅利、芻糧豐溢、外有援可俟者、空樹土山、濬溝池、去圍百里、廣爲間道、築壁備之、盛其游兵分部往來、遇急則救應之、圍中寇敵窮匱、慮以死守、復生他計、空伏精兵於敵路以待、本圍三面兵士嚴爲備禦、開圍一角、令得生路、敵不奔則戰、奔則伏兵發、戰則中心散、此可以克敵矣。

杜豫曰、朴衆以攻衆、衆存不攻、朴食以攻食、食存不攻、朴備以攻備、備存不攻。

太宗曰、守之法、要在示敵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敵

以有餘、示敵以不足、則敵必來攻、是敵不知其所攻者也、示敵以有餘、則敵必自守、是敵不知其所守者也、攻守一法、敵與我分爲二事、若我事得則敵事敗、敵事得則我事敗、得失成敗、彼我之事分焉、攻守者、一而已矣、靖曰、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同歸乎勝而已矣、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雖口誦孫吳、而必不思妙、攻守兩齊之說、其孰能知其然哉、

夫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陣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陣而已、必也守吾氣而有待焉、攻其心者所謂知彼者也、守吾氣者、所謂知己者也、

韜英子曰、守城有四可出擊、凡敵來攻城、近郊而不即攻者、其衆未集也、其計未定也、可出擊一、雖攻城而士卒不用命者、其賞罰未當也、其上下不和也、可出擊二、用命被傷而將督不止者、不受其士卒而必力屈也、可出擊三、攻城日久而忽疾攻不休者、心糧盡力殫而欲解去也、可出擊四、

梁韋濬進討合肥案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

陽、即此是也、乃堰淝水、項之堰城水通、舟艦繼至魏初分築東西小城夾淝、叡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將楊靈嗣帥軍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請表益兵、叡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慮無濟、因戰破之、

陳宣帝時、朝議北征、吳明徹請行、總衆軍十餘萬發都緣江城鎮、相續降款、進逼壽陽、齊遣王琳拒守、明徹乃乘夜攻之、中宵而潰、齊兵退據相國城、及金城、明徹令軍中益修攻具、又遏淝水灌城、齊遣大將皮景和率兵數十萬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頓軍不進、諸

將咸曰、計將安出、明徹曰、兵貴在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於是躬擐甲冑、四面疾攻、一鼓而擒王琳等、送建鄴、景和遁走、

乘夜攻王琳、是出其不意、因齊景和頓兵不進而疾攻、以擒王琳、是兵情主速、

代宗時、吐蕃與諸雜羌戎寇陷西山柘靜等州、詔嚴武收復、唐武瞿旰統兵西山、賊城周圍石礫、攻具無所設、惟東南隅環外之地、爲壤土、諜知之、旰晝夜穿地道以攻之、再宿而拔其城、

成化時、陝西固原土達滿四聚衆作反、朝廷遣劉玉項忠帥師討之、項忠援師至、即以師據賊水草道於其傍、近地賊夜汲者設伏擒之、賊人馬饑渴、勢日益困、項忠堅主坐困之策、與賊相持三月餘、賊芻水俱乏、人馬多死、我軍圍困日密、出降者衆、賊將有楊虎貍者、驍勇有謀、滿四倚爲謀主、至是見勢不可爲、夜潛出諸軍門降、忠慰勞之、示以賞格、令其回寨擒滿四來、衆虎貍許諾、請誘彼出戰擒之、遂遣虎貍去、明日忠等整兵而進、伏兵東山口、滿四果出戰、遂爲官軍所擒、餘黨悉平、

項襄毅坐困叛達之績、不下於趙充國之坐困西羌也、使當時叛達不殄、而與北虜連兵、則關陝益危、誠可畏懼、我軍圍守甚固、使不得四出攻劫、竟入山自困、項公之力不可及矣、朝廷有人、豈非社稷之福哉、

城守

孫子曰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陳規曰攻城者、有生有死、而善守者、有生無死。若謂城小而堅可守也、凡城愈大則守愈易、須分數段作限隔、則易守、若已守先策、定險設伏、使賊欲登城。縱令登城。已登即死。賊欲入城。引之入城。入城即死矣。善守者守於城外。不善守者守於城內、如人在甕外、則能運甕、故填門據堞、備械懸燈、是守於內、雖守之不可慶、而有識者、堅壁清野。設伏備應。使敵入吾地。

進之不得攻。退之不得恃。饑則困之。逸則疲之。去則襲之。陣則衝之。開門延敵。使敵怖疑而不敢犯。是守之上者也。

凡守城之道有五敗、一曰壯夫寡小弱衆、二曰城太而人少、三曰粮寡而人衆、四曰蓄貨積於外、五曰豪強不用命、加之外水高而城內低、土脉疎而池湟淺、守具未足、薪水不供、雖有高城、空棄勿守、亦有五全、一曰城湟修、二曰器械具、三曰人少而粟多、四曰上下相親、五曰刑嚴賞重、加之得大山之下、廣川之上、高不近旱、而水用足、下不近水、而溝防煮、因天財就地利、土堅水流、險阻可恃、兼此形勢、守則有餘、

魏王思政守潁川東魏大尉高岳來攻、築土山以臨城、飛梯火車、盡攻擊之法、政亦作火攢、因風投之、又射以火箭、燒其攻具、募勇士縋城出戰、據其兩土山。置樓堞以助防守。高澄更益引洧水以灌城、城被灌久多頹、岳悉衆苦攻、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岳乃更修堰作鐵龍雜獸、用厭水神堰城、水大至、城中泉湧溢、懸釜而炊、粮力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及

其將慕容永珍共乘樓船以望城內、令善射人俯射城中、俄大風起、船飄至城下、城上人以長鈎牽船、弓弩亂發、紹宗窮迫赴水死、豐生浮向土山、復中矢而斃、擒永珍并獲船中器械、思政謂永珍曰、僕之破亡在于晷漏、誠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斬之。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人、破圍入死者十六七、及城陷之日、存者止三千人、雖外無救援、亦無叛者、

侯景攻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內諸軍事羊侃副之軍

旅指揮一決於侃、景乘勝至闕下、城內恟懼、侃詐稱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衆乃少安景縱火燒諸門、侃使鑿門上爲竅、下水滅火、景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投石碎之、景更作尖頭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灌以膏蠟、叢擲焚之、俄盡、景又作登城樓、高十二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可卧觀之、車動果倒、景又東西起土山以臨城、侃命爲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及於城內築土以應之、會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侃令多擲火爲火城、以斷其來路、徐於內築城、賊不能進。

黃巢陷長安趙犨刺陳州、對諸將曰、以吾計巢不爲長安市人所誅、必驅其衆東走、吾州適當其衝矣、乃治城池爲守備、近民皆遷之入城、選子弟配兵甲、以弟杲翊爲將、巢果敗東走、先遣孟楷據城、杲擊執之、巢主聞楷執大怒、既而秦宗權以蔡州附巢、乃悉衆圍犨、置舂磨糜人肉爲食、陳人恐、犨曰、君家三世陳將、必能保此丈夫建功立業、當在此時、陳人皆踴躍。

巢柵城爲八仙營、置百官聚糧餉、衆號二十萬、陳人舊有巨弩數百、廢壞、後生者罕識其器、翊創意理之、弩矢數五百步、人馬皆倒、巢不敢近圍、凡三十旬而犨食將盡、乃乞兵於梁、梁大祖同李克用會擊、敗巢將黃鄴于西華、西華有積粟、巢恃以爲餉、鄴又敗、巢乃解去

吳少誠攻許州、上官說知節度欲棄城走、判官劉昌裔止之曰、留後既受詔、宜以死守城、況城中士馬足以破賊、但堅壁不戰、不過五七日、賊勢必衰、我以全制之、說然之、賊旦夕故急、堞壞不得修、昌裔令造戰棚木柵於城上、得不陷、

昌裔神氣堅定、是能守者、

五代梁軍敗於上黨、晉人乘勝進迫澤州、州城陷、河南留守張全義召牛存節謀、遂以本軍及龍武羽林等軍往接應上黨、師至天井關、存節謂諸將曰、是行也、雖不奉詔旨、然澤州要地、不可失也、當救之、時晉人新勝、其鋒甚盛、存節引衆而前、啣枚夜至澤州、適遇守陴者、已縱火鼓譟以應外軍、刺史王班保牙城。

不知所爲存節至乃定晉軍尋至乃分布守禦晉軍
四面攻圍開地道以入城存節亦以隧道應之逆戰
於地中晉軍不能進又以勁弩射之中者人馬皆洞
經十三日晉軍死傷甚衆焚營而退郡以獲全
王稟守太原粘罕攻城之具曰砲石洞子飛車偏橋
雲梯火梯凡數千每攻城先列諸石砲三千座凡舉
一砲聽鼓聲齊發砲石入城者大至于斗樓櫓中砲
無不摧者賴總管王稟先設虛棚下又置糠布袋在
樓櫓上雖爲所壞即時復成粘罕填壕之法先用洞

子下置平轉輪上安居木狀如虛屋形以生牛皮幔
上又以鐵葉裹之人在其中推而行之節次相續凡
五十餘輛人運土木柴薪於中粘罕填壕先用大板
薪次以薦覆然後置土在上增覆如初王稟每見填
即先穿壁爲竅致火鞴在內俟其薪多即便放燈於
水中其燈下尋木能燃濕薪火即漸盛令人鼓鞴其
焰亘天至能不令填壕其飛車一如飛形下亦用車
輪寇之以皮鐵使數十百人推行欲上城樓王稟於
城中亦作車樓亦如飛形使人在內迎敵亦先以索
繫巨石置彼飛車上又令人在下以搭鉤及繩拽之
其車前倒又不能進其雲梯悉用車輪火梯其高一
如城樓悉如王稟隨機應變終不能攻又嘗內起重
城應外壅之壞
自來攻難守易攻守嘗不足守嘗有餘觀此太原
之守不減墨子之拒公輸矣
靖康丙午冬金人再犯京師統制姚仲槩之賊攻拐
子城乃捍禦水門者水門不可遽犯故急攻拐子城
友仲於拐子城上爲造兩圓門去馬面三十步許用

磚砌城中開下轅門干戈板間下如城門法四面皆
置女墻迎敵皆自轅門若賊兵厚重則入轅門放下
干戈板又是拐子城也磚城下濶五尺高一丈五尺
其守拐子法務要令人少肅靜可以應敵人少可以
迎衆每門兩人守踏定板外鑰匙須敵樓上與虛棚
凡三層是受敵處每間不得過十五人弓弩鎗斧手
相間分作三番晝夜輪轉更其勞逸賊於河內叠橋

進其賊人疊橋法先用牌浮水面次用一重柴一重蓆一重土撍渡如初矢石火皆不能入其攻城之具又有火梯雲梯編橋鵝車洞子（兵法爲木驢也）撞竿兜竿之類火梯雲梯編橋皆與城櫓齊高亦有高於城者皆可以燒樓櫓雲梯編橋可以倚城而上下皆用車軸推行此三物惟撞竿可以禦之撞竿用大木長數丈又橫木數十條中穿而下留守把可以致力頭以鐵裹或以大鐵創或置以托叉鈎頭每一樓子上嘗置撞竿一二椽俟賊火梯雲梯編橋至城下則徐應之既

撞定梯橋則衆手用鐵鈎鈎定進不得前退不得後則火自焚橋亦壞人亦墜矣倘撞竿不中則使狠牙鎗手砲架槍手禦之亦不能上惟要當鋒得人洞子可以治道可以攻城其狀如合掌上銳下濶人往來其中次次續之有長數丈者上用牛皮生鐵裹定內用濕氊中用大糜矢石大皆不能入用以治道安砲并推梯橋取土透城禦之須用鐵蒺藜懸下敦之其法以熟鐵濶徑寸長一尺二寸四條縱橫布如蒺藜形鎔生鐵灌其中央重五十斤上安其鼻連鎖擲下

敦訖以轆轤絞之若洞子上有牛皮并泥墎着即舉速放下火炬油燒之若穿地道來先於地道上直下穿井以待之積薪草安井中以火薰之或用火炮納其中則敵自焦爛或用游火用鐵筐盛火以脂臘毒藥懸墜下燒薰穴中攻城人或用燕尾炬縛草分爲兩岐如燕尾狀以油蠟灌之從城墜下騎洞子燒之皆禦洞子法也撞竿至則作屋桑木爲之桶索相連撞竿須連以環串竿頭於兩傍令壯士牽之鈎竿至則用栲栳乘其鈎亦令壯士牽之乘勢猛放則竿與

人俱倒惟砲架最難禦砲架四旁並用濕榆小椽密簇定又用生皮并鐵葉裹定鴨鷂鴿火不能入其砲有七稍五稍三稍兩稍獨稍旋風虎蹲等砲內七稍可以致遠其石大五稍等亦可以致遠其上或放雙砲於樓子上受敵更絞縛棚上羅索網并下擺糠布[illegible]濕馬糞又於城頭馬面上懸穿濕榆檀木笓籬惟[illegible]然亦可以遮砲也又有幇築城身之法視受敵樓子遠近築面濶一丈二尺五寸下脚濶二丈五尺高五丈四邊皆有虛棚女墻復於旁置兩小門如城門

法萬一賊兵上城頻有限隔可以迎敵其蔣虛棚時須多備濕麻搭舊氈衲襖以防火箭火炮後賊推火梯四乘來攻字號樓子三乘皆為撞竿所壞又再來掩竿不着火燄近着樓子沿燒字號及三樓子賊得登城實天之亡宋也初友仲議欲於都城置訪巡十六員每員皆一正副舁員統兵五百人遇有驚則一正將統兵二百五十名救援餘二百五十人在地方惜乎不從其請

金遣山東路都統總管以兵十萬攻海州時李寶帥

海州金人水陸並進抵城北砂巷魏勝率衆合寶軍大破之斬首不可勝計堰水為之不流餘悉奔潰勝獨率兵追北二十里至新橋又破之盡獲其鞍馬器甲寶亦駐海州為進取計金人復遣五斤太師發諸路兵二十餘萬來攻先遣一軍自州西南斷勝軍餉道勝擇勇悍士三千餘騎拒于石閘堰金軍不能進遂夜拔還留千人備險隘金兵來奪勝率衆鏖戰殺數千人餘皆遁去下令守險勿追報寶寶以海道登舟不復發兵金人盛集勝力拒之自旦至暮金兵不能奪時百姓以寶既登舟懼金人犬至皆欲入城統制郭蔚閉城門不納人民牛馬蔽野呼號動地城中亦懼勝入城諭以賊勢退怯之狀固守可保無虞乃開門盡納之居無何金兵環城圍數重勝與郭蔚分兵備禦寢金即鼓若寂無人金軍驚疑數日不敢攻已乃植雲梯置炮石四面合圍負土填壕勝候其近城鳴鼓張旗矢石俱發繼以火牛金兵凡三晝夜金兵竟不能近於是罷攻修營壘絕河道謀為固守勝候其不備掩擊或獨出擾之使不得休息又間夜發

兵刼其營或焚其攻具既而金人併力急攻勝告急於李寶寶還報城中已命張子蓋率兵解圍須之子蓋先率騎兵至勝出與子蓋議戰事且挺其步卒勝出軍城北砂巷與金兵大戰斬首不可勝計追數十里餘兵皆遁勝與子蓋議進討子蓋曰受詔解圍不知其他遂率兵還

嘉靖二十四年翁萬達督大同謂方今邊事之故借箸難詳將來措置之方掣肘是慮覆車當鑒易轍乃行欲持永安必畧近效及至邊乃併民堡使協力拒

守每堡擇材力者爲堡長、次者爲隊長、立法曰守陴每五十名爲一隊、每隊奇正各半、隊長二人、一統其正、一統其奇、居嘗則人守一陴、奇正相間、一方有急、則三方應援、奇者赴之、正者攝守、每隊爲紅黃二旗、隊長執之、以分其衆、爲方圓二牌、堡長收之、以調其奇、又多造火器以給之、奇正相間、一調一守、覘畫可謂密矣、

凡賊諸攻不利、必引水灌城、我則壅塞諸門、察視城中陷穴之處、悉加傳築、城內促圍、望外水高下、別築

濶墻、墻外取土可深一丈、兵隊備城如故、周視地勢有可洩水處、十數步開一井、井內各相通以洩疏之、若水已入城、則於新築墻外作船、選勇士每船三十人、質其父母妻子、各授弓弩短兵鍬钁、遣暝夜從門銜枚並出、決賊堤堰、破賊營砦、所選之士、須預習水戰者、度力不足、則加船以進、或賊已覺、則城上鼓譟爲助、

凡賊有勇悍之卒、必使來突我城門、我當僞爲不知、開門以待於道路、設陷馬坑機橋於重墻曲巷內、出奇伏兵掩擊、逼陷之、或約其遇一二百人、即下重門、插板、使其前敗後絕。

凡城內器械已備、守禦已得、當出奇用詐、以戰代守、以擊解圍、先爲暗門、或因賊初至、營陣未整、或暮夜乘賊不覺、或賊攻城初息、或賊圍久已怠、潛出精騎銜枚擊之、擊敗亦不遠襲、或我兵已出、賊突門而入、則自城上向裏連下巨石擊壓以斷其入。

凡城中日給百用、至於水漿、皆有限量、令民竈爲天井高突防火、仍預下令凡失火者斬、杜姦人也、或城

內有火發、只令本坊官吏領丁徒赴救、仍急報主將、主將遣左右親信人促往、

凡城中失火及非嘗警動者、主將命擊鼓五通、城上吏卒聞鼓、不得輒離職掌、民不得奔走街巷、凡賊至城外、禁城中不得妄舉高物、如竿表之物、及吹擊樂器、恐爲賊內應、凡賊中有使至門者、徑導詣主將、裨校民吏、不得輒見、如城中得飛書、不得輒讀、持送本營對衆封送主將、凡有曉星氣數術人、悉收隸官府、不得與他人竊語、及禁論說怪異、以惑衆心、凡號令

一出主將并副將以下不得各異指揮餘依行軍約束條件

凡守城之法石有積樵薪有積菅茅有積萑葦有積木有積炭有積沙有積松栢有積蓬艾有積麻脂有積金鐵有積粟米有積井竈有處重質有居五兵各有旗節各有辨法令各有等輕重分數各有請主慎道路者有經亭尉各爲幟

當師之未出也必先計其食及粮之已行也又首嚴應接故日日虞匱時時備刦守必重兵運必勇將敵

有可乘先因其饟

城守無虞必合各物全備如粮糒布帛芻荳柴草蘆葦茅荻石灰沙土鐵炭松樺蒿艾膏油麻氊荊棘篦籬釜鑊盆甕桶缶水石磚竹鍬钁饞斧錐鑿梯索皮角硝磺毒藥紙綿硃碌膠膝木頭板仗舊鞋底牛馬牲畜之物靡不畢具庶使臨時之供應不窮亦使久守而取用不竭

城守器械皆已先具則量其輕重緩急而次第行之如賊已向城乘城將士皆擾立牌以自障賊將近敵

臺並度視遠近施放火石火毬火鷄鞭箭賊在城下則拋飛鈎賊若填壕則火藥鞭箭以射焚其芻藁木板轉城欲上則隨其處下擂木擂石以擊之投飛器以燒其攻器颺石灰糠麩以眯害其眼目擲火礶毒砲擊爛其身樓棚踏室版內雜短兵下刺登城者若登者漸多則禦以狼牙鐵拍手漸攀城則以連加捧擊之剉手斧斷之賊以衝車等進則穿以鐵環木環放猛火油賊雲梯倚城則引叉竿推撞車賊木驢穴城則用絞車鐵撞燕尾炬壞之賊飛砲石則張布慢

水絮賊爲地道來攻則掘壍聽候其來方穿井邀之霹靂火毬烟毬等害之賊附高穴城則縋油火箱灼之賊築土堙傍城欲上則穿地道至堙下引取其上賊堙自壞或城薄賊起堙相對盛兵抵禦賊以火攻城則城上應救火之具有托叉火鈎火鎌柳洒子柳鑵鈌手猫唧筒禦之若攻具猛至則爲水袋水囊以投沃之一應棚樓器械雖預塗覆亦須舉麻搭潤護若賊爲火車燒城門則下濕沙滅之切勿以水加恐油焰愈熾賊若縱煙向城則列甕缶以醋醬木各實

善守者守於城外

五分人覆面於上其烟不能犯鼻目

守城者禦於境外固爲上策仍恐守力不復則當豫于城外週廻四面各扎營寨掘爲濠塹置鹿馬坑堆攔馬石列拒馬鎗插連機弩置奎馬寨立火器壘埋遍地擂木棚鹿角杵行馬鐵蒺藜火屏火櫃火牌火車威遠砲連珠砲碡布圍升營車釘牌之類都要豫先製造禦於城外賊來犯之守器不可遽闖攻器尤能堵截且前出後應左突右掩我有所恃彼無所乘此守之城內不若守之城外者之爲得也

外守雖嚴而堅壁清野亦當預計如聞賊將至下令城外十里內悉伐木斷橋焚燒宿草撤屋墮井有水泉皆投毒藥民間木石磚瓦及芟芻糧粮器械牲畜之類盡令徙入城內倘徙不速宻埋之或焚之總之不宻資盜也

甘延壽投戟距絕于倫張奮曰急兵法飛重十二斤機發行三

安延壽有能以千投後陛超者

蓄銳

盡敵銳攻則宜堅壁持重乘彼力竭倏然突擊是曰養我銳以乘其疲

秦王翦代李信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軍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破荆軍至蘄南殺其將

項燕荆遂敗走因乘勝畧定荆地竟平爲郡縣

趙李牧嘗居代雁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即人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爲怯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誚李牧李牧如故趙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强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

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咸欲一戰於是乃選騎士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單于聞之大率衆入李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

唐憲宗討吳元濟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既敗以袁滋代將復無功李愬求自試而宰相李逢吉亦以愬可用遂爲隨唐鄧節度使愬以其軍初傷夷士氣未完

乃不爲斥候部伍或有言者愬曰賊方安袁公之寬吾不欲使震而備我乃令于軍曰天子知愬能忍耻故委以撫養戰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乃斥倡優未嘗嬉樂士傷夷病疾親爲營護賊來降輒聽其便或父母與孤未葬者給粟帛遣還勞之曰而亦王人也無棄親戚衆願爲愬死故山川險易與賊情僞一能曉之居半歲知士可用乃請濟師

愬之攻元濟也先撫養士卒以完其氣不取吳房以分其力計擒李裕以得其將不繇洄曲而繇文城柵以乘其虛並不戮一人而元濟歸命奇哉

既知山川之險易賊人之情僞而又知士卒之可用乃請濟師何爲不勝

杭趙信之言欲出匈奴之不意而伐之漢之君臣亦過矣

鏖戰

武侯曰三軍服威士卒用命則戰無强敵攻無堅陣矣凡戰以智決以勇鬬

漢武帝時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畧漢千餘人上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爲單于畫計嘗以爲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卒其勢必得所欲令大將軍衛青驃騎將軍霍去病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敢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去病始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虜言單于東廼更令去病出代郡令青出定襄趙

信爲單于謀曰漢兵即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廼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直青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青令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從萬騎會日且食而大風起沙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士馬尚强戰薄暮單于遂乘六羸壯騎百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昏漢匈奴相紛拏殺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發輕騎夜追之青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會明行

油帔冠木杪所以設疑兵也

未過險而移書示好是卑而驗之既次邯鄲而即斬其使是奪敵之氣

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寘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留一日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

東晉末桓玄篡晉劉裕起義兵討之玄使將鍾謙何澹之屯覆舟山裕先使羸弱登蔣山多張旗幟以油帔冠諸木杪徧滿山谷玄不之測大懼裕乃與劉毅等分數隊進突謙陣皆殊死戰無不以一當百時東北風急毅軍放火烟塵漲天鼓譟之聲震駭京邑謙等軍一時奔散

田悅圍邢州攻臨洺築重城絕內外援詔馬燧以步騎二萬與李抱真李晟合軍討之燧出郭口未過險移書抵悅示之好悅以燧畏已大喜既次邯鄲悅使至燧皆斬之遣兵破其支軍射殺賊將成元之悅聞使大將楊朝光以兵萬人據雙岡築東西二柵以禦燧燧率軍營二壘間是夜東壘遁燧進營狗明山取棄壘置輜重悅計曰朝光堅柵且萬人雖燧能攻未可以數日下且殺傷必衆則吾已拔臨洺饗士以戰必勝術也即分恒州兵五千助朝光燧令大將李自

良等以騎兵守雙岡、戒曰令寅得過者斬、燧乃推火車焚朝光柵、自晨訖晡、急擊大破之、斬朝光擒其將盧子昌、獲首五千、執八百人、居五日、進軍臨洺、悅悉軍戰、燧自以銳士當之、凡百餘返、士皆決死、悅大敗、斬首萬級、俘係千餘、獲穀三十萬斛、邢圍亦解

符彥卿等擊契丹、埋鹿角爲行寨、契丹圍之數重、東北風大起、掘井輒崩、人馬俱渴、契丹拔鹿角而入擊晉軍、又順風縱火揚塵、李守貞曰彼衆我寡、風沙之內、不測多少、惟力鬬者勝、俟風止我屬無類矣、風勢

益甚、昏黑如夜、彥卿等擁騎橫擊、契丹大敗、

乘風沙而力鬬、即用寡必昏之意

宋宗澤至開德、戰捷、合諸道兵入援、澤以孤軍進都統陳淬言敵方熾、未可輕舉、澤怒欲斬之、諸將乞貸淬、使得效死、澤命淬進兵、遇金人敗之、金人攻開德、澤遣孔彥威與戰、又敗之、澤度金人必犯濮、先遣三千騎往援、金人果至、敗之、金人復向開德、權邦彥孔彥威合兵夾擊、又大敗之、澤兵進至衛南渡、將孤兵寡、不深入不能成功、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

既不爲金兵所襲而又能襲破金兵用兵神矣

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皆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金人大敗、澤計敵衆十倍於我、今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徙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

金兵衆、澤兵少、既死戰以勝之、又從軍以避其襲、以少擊衆、不得不如此

兀朮會諸道兵攻和尚原、吳玠命諸將選勁弓强弩、

看他逐節進步工吳璘所謂東迭以捷之之法

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騎兵旁擊、絕其粮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坌以待金兵至、伏發衆大亂、縱兵夜擊、大敗之、

宋紹興四年兀朮撒離喝及劉夔率十萬騎入侵、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吳玠以萬人當其衝、吳璘率輕兵與金人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合、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分軍爲二、兀朮陣于東、韓嘗陣于西、璘率銳卒

洪令之嚴此

介其間左縈右繞隨機而發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鉤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

玠前介于沒立磨折合兩陣之間而使之不得合此又介于兀术韓嘗兩陣之間而使之遁去真善將兵者俱從隨機而參得來

宋紹興十年金人敗盟詔吳璘節制陝西諸路軍馬撤離喝渡河入長安趨鳳翔陝右諸軍隔在敵後遠近震恐胡世將在河池急召諸將議參謀官孫渥謂

河池不可守欲退保仙人原璘厲聲折之曰懦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乃遣渥之涇原命田晟以三千人迎敵璘又遣姚仲拒於石壁砦大敗之

洪武朝我師薄盧州陳友諒僭其國兵來爭南昌徐達嘗遇春以盧州之師從 上往救遇於鄱陽湖之康郎山達首敗其前鋒友諒太尉張定邊奮前犯 上 上舟適膠淺遇春從傍射定邊中之始引退 上舟脫而遇春舟復膠淺乃復力戰以脫明日復大戰乘風縱火焚其舟數十里湖水盡赤連戰三日友諒之卒死者過半而我兵所亡失亦畧相當既出湖口諸將佐氣稍稍奪欲縱之去遇春獨不言 上悟乃移舟扼上流而別出奇兵絕餉道凡旬五日友諒軍食乏其左右金吾將軍皆降友諒迫以百艘突圍湖口 上蹴之自晨至酉友諒中流矢死

君合臣意也臣合君心

敢死

往日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盡力兵
往日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盡力兵
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不得已則鬬、
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臥者涕交頤、投之亡
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夫衆陷於害、然後能爲
勝敗。

漢遣固使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行
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疎懈、超謂官
屬曰、寧覺禮意薄乎、官屬曰、胡人不能嘗久無他故

也、超曰、此必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視未
萌、況已著耶、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
在、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
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
等與我俱在絕域、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
廢、如今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
之柰何、官屬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
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
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
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吉
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
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超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
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
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
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
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超召鄯善王
廣示以虜首、一國震怖、超告以漢威德、虜叩頭願屬
漢、無二心。

班超立功異域、古今艷談、不但智勇兼備亦所謂
死中求生成仲絕塞爲漢虎臣、眞千古一人。

李嗣業聞詔至、即引兵至鳳翔上謁、帝喜曰、今日卿
二賢於數萬衆、詔與郭子儀僕固懷恩特角、嘗爲先
鋒以巨梧笞鬬、賊值類崩潰、進四鎮伊西北庭行軍
兵馬使、廣平王收長安、嗣業統前軍、陳于香積祠北、
賊酋李歸仁擁精騎薄戰、王師亂、不能陣、嗣業謂子
儀曰、今日不踰萬死取一生、則軍無類矣、即袒持長
刀大呼出戰前、殺數十人、陣復整、步卒二千以陌刀

長柯斧堵進所向無前歸仁匿兵營左覘軍勢王分
回紇銳兵擊其伏翩業出賊背合攻之自日中至昃
斬首六萬級塡澗壑死幾半賊東走遂平長安
宋宗澤兵至衛南渡轉而東敵益生兵至王孝忠戰
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皆死不可不從
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
人大敗退却數十餘里澤計敵衆十倍於我今一戰
而却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
徙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

宋欽宗詔諸路勤王兵領所部入衛會金人退河北
將勝提軍張師正敗宣撫司使李彌大斬之大較李
復鼓衆以亂淄清之附者合數萬人山東復擾彌大
檄韓世忠將所部追擊至臨淄河兵不滿千分爲四
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
後隊剿殺於是莫可返顧皆死戰大破之斬復餘黨
奔潰乘勝逐北追至宿遷賊尚萬人方榷子女椎牛
縱酒世忠單騎夜造其營呼曰大軍至矣斂束戈捲
甲吾能保全汝立功名賊駭懼請命因跪進牛酒世
忠下馬解鞍飲啖之盡衆悉就降
單騎夜造而告以大軍所以奪其氣保全汝立功
名所以懷其心也
宋馬知節平劍州還及三泉詔與王繼恩討賊繼恩
貴勢自任惡知節不附已遣守彭州配以羸兵三百
赴之舊卒悉詔還成都知節累乞師繼恩不之聽賊
十餘萬衆攻城知節率兵力戰自寅至申衆寡不敵
士多死者遂暮退守州廨慨然嘆曰死賊手非壯夫
也即橫槊潰圍而出休於郊外黎明救兵至遂鼓譟

以入賊衆敗走
土達滿四反時兵事急詔言洵洵項公忠督軍矢石
雨下無懼色嘗嘆曰奉命討賊久無功甘心效死矣
馬端肅公每語人曰土達驁猛闔中根本四未平
步朝野洵洵使其得志天下事未可知也項公畢
竭心力露宿原野者六十餘日躬冒矢石二十餘
戰始克獲醜獻馘珍平巨寇

衝扨

經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攻而必取、攻其所不守、守而必固、守其所不攻。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于無形、神乎神乎至于無聲、故能爲敵之司命。

高志慧據江南叛隋楊素討之賊據浙江岸爲營周亘百餘里船艦初渡鼓譟而進來護言于素曰吳人輕銳利在舟楫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且嚴陣以待之勿與接刃請假奇兵數千潛渡江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破趙之策也素以爲然護乃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烟焰漲天賊顧火而懼素因是一鼓破之

尹子奇復睢陽張巡謂將伍日吾受國恩所守正死耳但念諸君捐軀戰盡而賞不酬勳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巡乃椎失饗士盡軍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益急巡于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爲樓櫓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南霽雲

雷萬春等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斬賊將殺士卒五千餘人令狐潮圍雍丘巡城中矢盡縛葉爲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遁

吐蕃尚結贊入寇李晟遣其將王佖將驍勇三千伏於汧城戒之曰虜過城下勿擊其首候見五方旗虎豹衣乃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必大捷佖用其言尚結贊敗走僅以身免

用兵擊其堅陣則餘陣自靡擊其中軍則衆軍可潰所謂擊一而克十擊十而克百者此法是也

李謙溥知隰州與太原接境謙溥至則浚城隍嚴兵備不旬日并人果以數千騎來寇城時盛暑謙溥服絺綌搖羽扇引二小吏登城徐步案視賊知是謙溥勒兵不敢動謙溥遣敢死士百人短兵堅甲夜縋而出薄賊營鼓譟營中大擾遁去

宋韓世忠爲單州團練使屯淮沱河時真定失守世忠知王淵守趙遂亟往金人至糧盡援絕人多勉其

潰圍去弗去弗聽會大雪夜半以死士三百擣敵營敵驚亂自相擊刺及旦盡遁後有自金國來者始知大酋是日被創死故衆不能支

突圍

武王問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敵人四合而圍我斷我歸路絶我糧食敵人既衆糧食甚多險阻又固我欲必出爲之柰何太公曰必出之道器械爲寶勇鬬爲首審知敵人空虛之地無人之處可以必出將士持玄旗操器械設衝枚夜出勇力飛走冒將之士居前平壘爲軍開道材力強弩爲伏兵居後弱卒車騎居中陣畢徐行愼無驚駭以武衝扶胥前後拒守武翼大櫓以蔽左右敵人若驚勇力冒將之士疾擊而

前弱卒車騎以隨其後材力強弩隱伏而處審候敵人追我伏兵疾擊其後多其火鼓若從地出若從天降三軍勇鬬莫我能禦武王曰前有大水廣壑深坑我欲踰渡無舟楫之備敵人屯壘限我軍前塞我歸道斥候嘗戒險塞盡守車騎要我前勇士擊我後爲之柰何太公曰大水廣壑深坑敵人所不守或能守之其卒必寡若此者以飛江轉閬與天潢以濟吾軍勇力材士從我所指衝敵絶陳皆致其死先燔吾輜重燒吾粮食明告吏士勇鬬則生不勇則死已出令

我陲軍設雲火遠候必依草木丘墓險阻蔽人車騎不敢遠追長驅因以火爲記先出者至火而止爲四武衝陣如此則吾三軍皆精銳勇鬬莫我能止韜英子曰我立敗地而欲出圍則詐約降以懈之爲奇計以撓之不得已則背城死戰以却之

司馬師之征淮南潛軍就鄧艾於樂嘉毋丘儉使文欽襲之與師猝遇欽未知所爲其子鴦年十八勇力絕人謂之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爲二隊夜夾攻之鴦率壯士先至鼓譟軍中震擾欽失期不

應會明鴦見盛兵乃還欽引而東鴦以四馬拒追騎萬餘突圍而出所向披靡人莫敢遏

勇冠三軍突出萬騎得之英妙之年固已難矣乃未定之擊又何熟諳孫吳乃爾

魏將于謹嘗帥輕騎出塞覘候屬鐵勒數千騎奄至謹以衆寡不敵退必不免乃散衆騎使匿叢薄間又遣人升山指揮若部分軍衆者鐵勒望見疑有伏兵既恃其衆不以爲慮乃進軍逼謹謹乘駿馬名紫騮驍先所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陣而出賊以爲謹也皆爭逐之謹乃率餘軍追擊賊遂奔走因得入塞

陳吳明徹追軍呂梁與齊大戰摩訶率七騎先入奪齊軍大旗齊衆大潰以功授譙州刺史及周武帝滅齊遣其將宇文忻爭呂梁忻時有精騎數千摩訶領十二騎深入周軍縱橫奮擊斬馘甚衆及周遣大將王軌來赴結長圍連鏁於呂梁下流斷大軍還路摩訶謂明徹曰岡軌始鏁下流其兩頭築城今尚未立公若見遣擊之彼必不敢相拒彼城若立則吾屬虜矣明徹不從水路遂斷周兵益至摩訶又請曰今求

戰不得進退無路若潛軍突圍未足爲恥願公率步卒乘馬與徐行摩訶驅馳前後必使公安達京邑明徹曰吾爲總督必須身居其後相率兼行第馬軍宜須在前摩訶因夜簡選精騎八千率先衝突自後衆騎繼焉比旦達淮南

突圍之法非精騎不克用兵以氣爲主率先衝突則已挫其鋒而奪其威故餘者相繼如破竹之易也

宋山東河北盜賊蜂起韓世忠從王淵梁方平討捕

擒戮殆盡積功轉武節郎欽宗即位從梁方平屯濟州金人壓境方平遁王師數萬皆潰世忠陷重圍中揮戈力戰突圍出焚橋而還

宋張浚以右相視師命韓世忠自承楚圍淮陽劉豫方聚兵淮陽世忠即引軍渡淮旁符離而北至其城下爲賊所圍奮戈一躍潰圍而出賊潰駭呼延通與金將牙合孛董搏戰扼其吭而擒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

邀遮

堅壁清野嚴固我隘敵攻不克又無所掠則宜乘彼引還預扼其要夾而擊之是日善乘其窮

劉先主以張飛爲巴西守曹公破張郃留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別督諸軍下巴西欲徙其民于漢中進軍與飛相拒五十餘日飛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交戰山道窄狹前後不得相救飛遂破郃郃棄馬緣山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間道退引軍還南鄭巴土獲安

（間道邊郃蘇不廣以勝清兵也）

唐武德中突厥突利頡利三可汗寇原州太宗率兵拒之曰今欲先令勁兵亂其陣乃率突騎驅其後虜俗進不相救自此以北澗谷深長惟有一道魚貫以渡因而追之彼數十萬騎坑穽中物耳追至黃河縱不盡擒必當十獲八九此驍兵者所解諸君勿疑于是師夜出昌雨而進醜徒震駭因縱反間于突利悅而歸心焉遂不欲戰因而請和

經武勝畧正集制勝目錄

卷二

堵遏
內護
征鎮
戡定
入險
險捷
長驅
追截
席勝
轉敗

經武勝畧正集制勝卷二

晉陵莊應會春侯甫纂輯
後學白汝愚果明甫較閱

堵遏

武王曰敵人與吾車騎相當、敵衆我少、敵強我弱、其來整治精銳、吾陣不敢當、爲之柰何、太公曰選我材士強弩、伏於左右、車騎堅陣而處、敵人過我、伏兵積弩、射其左右、車騎銳兵、疾擊其軍、或擊其前、或擊其後、敵人雖衆、其將必走、武王曰善哉、

魏王思政守潁川、東魏太尉高岳來攻、築土以列以飛梯火車等具、思政亦作火矟、因風縱火燒之、縋勇士出戰、據兩土山置樓堞以防守、澄更益岳兵堰洧水以灌城、城灌久多崩壞、岳悉衆力攻、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岳乃更修堰作鐵龍雜獸、用壓水、柳堰城水大至城中、水泉湧溢、懸釜而炊、粮食俱盡、慕容紹宗等共乘樓船以望城內、令善射者射之、適暴風起、船飄至城下、城上以長鉤牽船、弓弩亂發、紹宗等俱被擒、并獲船中器械、思政初八千人、圍而死

十六七、無有叛者、

侯景反舉兵趨建康彭文粲以石頭城降景進兵攻臺城於城東西起土山城中亦築土山以應之會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若戰不能禁、羊侃令多擲火爲火城以斷其路。徐於內築城。賊不能進。

宋劉錡守順昌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厲、取僞齊所造車、以輪轅理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粗畢、而游騎已涉潁河、至城下、金人圍順昌、錡預於城下設伏

擒千戶阿黑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渦、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虜頗衆。既而三路都統葛王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兵薄城、錡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近。初錡傳城築羊馬垣爲門、至是與部將許清等蔽垣爲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于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

于時順昌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於李村。錡遣閻充募壯士五百。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過四起。見辮髮者輒戲之。可爲力戰矣。

宋紹興十一年兀朮復簽兩河兵謀再舉帝亦測知敵情必不一挫遂已乃詔大合兵於淮西以待之、金人攻廬和二州、劉錡自太平渡江、抵廬州、與張浚楊沂中會、而敵已大入、錡據東關之險以遏其衝。引兵出清溪。兩戰皆勝。行至拓皐。與金人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二丈。錡命曳薪曼橋。須臾而成。遣甲士數隊踰橋臥創而坐。會沂中王德田師中張子蓋之

軍俱至。翼日兀朮以鐵騎十萬分爲兩隅、夾道而陣。德薄其右隅、引弓射一酋斃之。因大呼馳擊。諸軍鼓譟。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鏖戰。沂中以萬人各持長斧奮擊之。敵敗、錡與德等追之。又敗於東山。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去。

宋紹興元年箭筈關之戰吳璘功居多超遷統制玠駐師河池璘專守和尚原及兀朮太入玠兄弟以死守之敵陣分合三十餘璘隨機而應、至神坌伏發、金兵大敗、兀朮中流矢遁、張浚承制以璘爲涇原路馬

步軍都副總管三年玠敗於祖溪嶺時璘猶在和尚原玠命璘弃原別營仙人關以防金人深入四年兀朮撒離喝果以大兵十萬至關下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地濶遠前陣散漫須後陣阻隘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修第二隘璘冒圍轉戰會于仙人關敵果竭力攻第二隘諸將有請別擇形勢以守者璘奮曰兵方交而退是不戰而走也吾度此敵去不久矣諸軍第忍之血戰連日金兵大敗二酋自是不敢窺蜀者數年

觀吳璘新立壘陣之法與高宗論強弱制敵之術固得將家要領此與兄玠遏虜于仙人大散之間有功於宋多矣

金人犯金州王彥失守退保石泉劉子羽急移兵守饒風嶺馳告吳玠玠大驚即越境而東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列營拒守金人悉力仰攻死傷山積更募死士繇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玠遽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西子羽焚興元退守三泉縣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陳草芽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時在仙人關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合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渾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十六日而成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於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於此敵尋亦引去張浚欲移鎮潼川子羽遺浚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

內護

大城不完外廓不周地不可以守粟芻不多兵甲不備守不可以固敵在百里之外守不於百里之外不足以扞外而衛內

唐李光弼爲天下兵馬副元帥以河東騎五百馳東都夜入其軍且謂賊方閱洛當扼虎牢帥師東出河上徵召兵馬使張用濟用濟憚光弼嚴教諸將逗留(去令甚嚴)其兵用濟單騎入訴光弼斬之以辛京杲代復追部將僕固懷恩懷恩懼先期至會滑亳節度使許叔冀戰不利降賊思明乘勝西嚮光弼敦陣徐行趨東京謂留守韋陟曰賊新勝鋭與爭鋒欲詘之以計然洛無具糗危倫難守公計安出陟曰益陝兵公保潼關可以持久光弼曰兩軍相敵尺寸地必爭今委五百里而守閿賊得地勢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北阻澤路勝則出攻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此猿臂勢也遂徹河南尹縱官吏避賊督軍趨戰守備思明至偃師光弼悉軍趨河陽身以五百騎嚴賊游騎至石橋諸將曰並城而北乎當石橋進乎光弼曰當石橋令甲夜持炬徐引部曲重堅賊不敢逼已入三城衆二萬軍繞十日糧賊憚光弼未敢犯官闕

光弼前守饒陽問計於思義而從之此守東京問計於韋陟而不從貪謀獨斷

唐朱泚亂德宗幸奉天賊造雲橋高廣數丈容壯士五百以巨輪爲脚推之使前施濕氈生牛革懸水囊爲陣直指城東北隅兩旁搆木爲廬冒以牛皮廻環相屬負土運薪以填壕塹矢石不能傷城中洶懼帝召渾瑊賞空名誥身募突將敢死之士賜瑊御筆一

管量其功伐即著其名授之因命以位瑊于雲橋來跕先鑿地道下深丈餘上積馬糞深五六尺次二日即金蕝火次一日復下柴薪夜燒火平明火焰高于城堞時北風急賊隨風推橋薄城下以三千餘人相繼而登城上士卒皆大寒餓又少甲冑賊但感激戒勵之公卿以下仰首祝天賊至地道所橋脚偏陷不能前火從地中出城上人拔葦炬散松脂沃以膏油須臾雲橋厥隕賊焚死者數千解圍去

宋范宗尹言張俊自浙西來盛稱兵可用還通泰

鎮撫使兼知泰州會金攻楚急詔張俊援之俊辭乃遣飛行而命劉光世出兵援飛飛屯三墩爲楚援尋抵承州三戰三捷從高太保俘酋長七十餘人光世等皆不敢前飛師孤力寡楚遂陷詔飛還守通泰有旨可守即守如不可但于沙洲保護百姓伺便掩擊飛以泰無險可恃退保柴墟戰於南霸橋金大敗渡（全民本計）百將于沙上飛以精騎二百殿金兵不敢近

滁州受兵檄杜杲提偏師往援甫至民蔽野求入避滁守固拒杲啓鑰納之金人圍城數重杲登陴中矢

益自奮勵卒全其城

宣德己卯秋宸濠變起楊一清以鎮江爲江南首郡此地有備則三吳無虞乃親閱城設險出粟賑軍調三山鎮海官兵爲外援設中軍營爲內應故城內外[illegible]以無恐

險是先着

兵不意

兄弁所行似

征鎮

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于敵則其交不得合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已之私威加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

宋熙寧五年七月以王韶知軍事引兵城渭源堡及乞神平破蒙羅角抹耳水巴等族初羌保險諸將謀置陣平地詔曰賊不舍險來鬬則我師必徒歸今已入險地當使險爲吾有乃徑趨抹邦山壓敵軍而陣令曰敢言退者斬賊乘高下鬬師小却韶躬擐甲冑

麾帳下兵逆擊之羌大潰焚其廬帳而還洮西大震會瞎征度洮爲之援餘黨復集韶或別將繇竹牛嶺路張軍聲而潛師越武勝遇瞎征首領瞎藥等與戰破之遂城武勝建爲鎮洮軍復擊走瞎征降其部落二萬更名鎮洮爲熙州以熙河洮岷通遠爲一路

趨險置陣麾兵逆擊即淮陰背水意也張軍聲于竹牛嶺而潛師城武勝攻其不意兵家多用此法

宋乾道元年詔吳璘仍領宣撫使改判興元府及還鎮兩宮宴餞甚寵璘至漢中修復[illegible]四數

以吾所短博彼所長以吾所長勝彼所短

千頃民甚便之璘剛勇喜大節畧苛細讀史曉大義代兄爲將守蜀二十餘年隱然爲方面之重威名亞於玠高宗嘗問勝敵之術璘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高宗曰此孫臏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也嘗著兵法二篇大畧謂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返我之短制彼之長四長曰騎兵曰堅忍曰重甲曰弓矢吾集蕃漢所長兼收而並用之以分隊制其騎兵以番休迭戰制其堅忍制其重甲則勁弓強弩制其弓矢則以遠尅近以強制弱布陣之法則以步軍爲陣心左右

頗亦知兵

翼以馬軍爲左右助拒馬布兩肋之間至帖撥增損之不同則係乎臨機知兵者取焉

又短攻長一段兵機盡此陣勢亦盡此

[illegible]愈出鎮襄陽襄陽西接巴蜀南控楚北襟河洛烽火[illegible]相望愈披荊棘立軍府營屯練卒威惠甚著[illegible]御史臺首拜右御史大夫時左大夫湯和討方谷珍愈獨領臺事及大將軍經畧中原而愈以征戍將軍畧定江淮未附州郡進兵取唐州又取南陽生獲守將蔡國公史克新等遂取隨州[illegible]山之老馬

初交趾都布按三司

劉寨斬獲以萬計均房金商地悉平

永樂五年交南悉平張輔奏安南本中國地其後淪棄化爲異類今幸掃除殘賊再覩衣冠既平之後宜有所統陳氏已絕無可訪求必設都布按三司以撫輯民兵 上遂如所請六年論功進封輔英國公餘頒賞賚是年交賊簡定又反輔率兵二十萬討之七年獲簡定八年交賊陳季擴又反稱復陳氏輔又出討之賊走追至愛子江登岸賊設象伏以俟官軍輔偵知之戒先驅曰群象來衝一矢落其象奴再矢披

其象鼻象奔還自相蹂踐大軍乘之賊大敗遂擒季擴餘黨悉降交趾復平留輔鎮守十四[illegible]召還京經營交趾前後凡十年

經曰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興甲兵以討不義其有失命亂紀背德乃徧告于皇天后土日月神祇然後徵師入罪人之地

唐憲宗時田弘正李愬屢敗平盧兵李師道發民治城壑役及婦人民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將兵萬餘人屯陽穀以拒官軍務爲寬惠使士卒人人自便軍中號曰劉父或謂師道曰悟專收衆心恐有他志師道潛遣二使齎帖授行營副使張暹令斬悟暹素

與悟善懷帖示之悟召諸將謂曰悟與公等不顧死亡以抗官軍誠無負于司空今司空信讒來取悟首悟死諸公其次矣且天子所欲誅者獨司空一人今事勢日蹙吾曹何爲隨之族滅欲與諸公還入鄆州奉行天子之命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也有後應者皆立斬之衆懼皆曰惟都頭命乃令士卒皆飽食執兵夜半聽鼓三聲絕即行人啣枚馬縛口遏行人執留之天未明軍至城下城中譟譁動地子城門已洞開牙中兵不滿數百皆投弓矢於地悟勒兵捕師道

兵二子斬之慰諭軍民斬贊師道逆謀者二十餘人文武將吏且懼且喜悟見李公度執手歔欷出貲直言於獄置之幕府田弘正遣使來賀悟函師道父子三首送弘正營弘正大喜露布以聞淄青等十二州皆平上命戶部侍郎楊於陵宣撫淄青分其地爲三道以鄆曹濮爲一道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暖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

朝廷約束矣

宋開寶三年征嶺南以潘美爲行營諸軍都部署朗

州團練使尹崇珂副之進克富川嶺南劉鋹遣將率衆萬餘來援大破之遂克賀州十月又下昭桂連三州西江諸州以次降進次韶州韶廣之北門也賊衆十餘萬聚焉美掩兵進乘之韶州遂拔斬獲數萬計鋹窮歷四年二月遣其僕射蕭滙中書舍人卓惟休奉表乞降美因諭以上意以爲彼能戰則與之戰不能戰則勸之守不能守則諭之降不能降則死不能死則亡即令厥直冉彥衮部送滙等赴闕鋹復遣其弟保興率衆拒戰美率厲士卒倍道趨柵頭距廣州

百二十里、張兵十五萬、依山谷、恃險阻、堅壁以待之。
臣等休士與諸將計曰、彼編竹爲柵、若攻之以久、彼必潰亂、因以銳師夾擊之、萬全策也。遂分遣勇夫數千人、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及夜、萬炬俱發、會天大風、火勢甚熾、張衆驚擾、臣等急擊之、斬獲數萬計、長驅至廣州、張盡焚其府庫、遂克之、拘繫送京師。露布以聞。

洪武時、山西既平、遂渡河、鄜城守將迎降、克同州、趨鹿臺、時奉元爲都省而平章李思齊據鳳翔、張思道與孔興脫列伯據鹿臺各有重兵以衛奉元。思道等聞徐達兵至三日、遁。達遂進渡涇渭、至三陵坡、父老千餘人出迎達、撫慰之、遣左丞周凱入申約束、明日同進奉元。其約束如下。故都時、秦民大悅、以奉元爲西安府。副將軍兵逼鳳翔、李思齊走臨洮、鳳翔下。達與諸將議所攻、竹以張思道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攻、臨洮靖先據鞏州取慶陽、後度隴、與李思齊於臨洮決。達曰、不然。思道日守虜耳、城險而兵衆、李未易拔也。臨洮北界河湟、西控羌夷地、窗而入衆以大兵壓之、思齊不走、絕餽、則束手降矣。思齊降、全陝皆我有。達決策度隴、克秦州、走其將呂德、張義王、舉昌緣帥汪霊、貞保平章梁王中商、高等降、遂遣馮將軍以天策羽林諸衛騎、騎逼臨洮、李思齊降、得其衆十餘萬。乃以兵攻靖寧、度六盤山、襲走豫王、盡獲其部落輜重、使使喻慶陽、張思道、留其弟良臣以兵守良臣使使納款、達遣右丞顯率騎士五千、步卒六千、往受降。良臣自疑以兵來者、豈捕誅我、乃佯爲蒲伏道左、獻牛酒、而夜襲顯、顯被傷走。達怒甚、即日以大軍圍

慶陽、慶陽援路絕、達進逼西門、其平章姚暉等開門納降。良臣父子自投井出而斬之、井誅其黨二百餘人、陝西悉平。

元兵議北伐、平章嘗過秦、請直擣元都、執扈主以臨下。帝曰、此我而昔所畫下平江策也。吾欲先取撒兒朶孩、撒兒朶孩屏蔽旌撻河南、斷羽翼、拔潼關而守之。天下形勢入我掌握、不待鏖戰野而元都下矣。試行西蜀中九原以逮關隴、可席捲也。徐達曰、上策之善、於是信國公達爲征虜大將軍、鄂國公遇春

天文地理俱出聖算中

大會諸將謂諸將軍非不健鬬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者毋如大將軍達又謂達閫外之寄汝實任之茲行進取必自山東始大將軍至淮諭沂州帥王宣與其子姓可請降既而叛達怒急攻下沂州　帝勞大將軍達賜書曰將軍今何嚮嚮益都則必以兵扼黃河斷其援即不嚮益都西取濟南濟寧二郡便兵難踰度其在將軍金火二星會於丑分後火逐金踰齊魯以時進取毋失達遂率兵攻圍益都降其平章老保遂狥濰膠壽光臨淄等諸州

邑因兵威論降樂安淄川守將移兵下東平進次安山獲右丞杜天祐等逼濟南走其大帥脫因帖本兒進逼濟寧走其大帥陳平章以都督張興祖守之遂與副將軍遇春兵合取東昌所屬州邑皆下乃籍山東城邑俘獲軍實之數以上

元都平詔徐達與嘗遇春定山西遇春以兵先下保定尋下河間下真定而右副將軍馮宗異已定懷慶度太行取澤潞大將軍帥大兵繼之使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以鐵騎爲先鋒畧平定州而北驍擴廓帖

此攻其心解支斧根拔節之勢

木兒兵方自保安謀踰居庸關撼故都達聞之謂諸將曰擴廓兵遠出太原必虛北平孫都督擁六衛之師足以抗禦我直抵大原覆其巢所謂批亢擣虛也太原下擴廓不戰潰矣諸將皆曰善遂以輕騎前抵太原而營擴廓還軍來救鋒銳甚副將軍與達計以步兵未集而輕與戰此危道也虜不解遠斥堠固營壘可掩而取達善之而會擴廓部將豁鼻馬者來約降請爲內應乃選精騎銜枚夜襲之擴廓卒聞警倉皇不知所爲跣一足乘驏馬以十八人走大同豁鼻

馬降達次日建大將旗鼓按其營得甲卒四萬馬四萬匹乘勝之大同擴廓遂走甘肅復遣顯友德以步騎敵破賀宗哲於石州而身率兵自霍下平陽河州府山西悉平

入險

管子曰主兵者審知地圖然後可以軍襲邑蓋入人之行境者我孤軍以進彼密巖而待渡險則有發伏之慮涉川則有壅決之憂晝行則有暴來之闘夜止則有虛驚之擾頻舍必就薪水畜牧必依茅草一事不備則自投於死

高祖慧等作亂江南史萬歲以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萬歲率衆二千自東陽別道而進踰嶺越海攻陷溪洞不可勝計前後七百餘戰轉鬬千餘里寂無聲

聞者十旬遠近皆以萬歲爲沒萬歲以水陸阻絕信使不通乃置書竹筒中浮之於水汲者得之以言于

討使韓保正獲糧三十餘萬斛遂至嘉陵殺虜甚衆蜀人斷門道軍不能進全斌議取羅川路入康延澤謂崔彥進曰羅川路險軍難並進不如分兵治閬道與大軍會于深渡彥進以白全斌然之命彥進延澤督治閬道數日成遂進擊金山砦破小漫天砦全斌踵羅川趨深渡與彥進會蜀人依江列陣以待退保大漫天砦詰朝彥進延澤張萬友分道擊之蜀人悉其精銳逆戰又大破之乘勝拔其砦蜀將王審超監軍趙崇渥遁去復與三泉監軍劉延祚大將王昭遠

趙崇韜引兵來戰三敗追至利州昭遠遁去渡桔柏江焚梁退守劍門遂克利州得軍糧八十萬斛自利州趨劍門次益光全斌會諸將議曰劍門天險古稱一夫荷戟萬夫不前諸君宜各陳進取之策俾衛軍頭向韜曰降卒牢進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衆蘇蜀人於江西置砦對岸有渡自此出劍閣南二十里至清強店與大路合可于此進兵即劍門不足恃也全斌等即欲卷甲赴之康延澤曰衆蘇細徑不須主帥親往且蜀人屢敗併兵退守劍門莫若

請帥協力進攻命一偏將趨來蘇若達清強北擊劍閣與大軍夾攻破之必矣全斌納其策命史延德分兵趨來蘇造浮梁於江上蜀人見梁成棄砦而遁昭達聞延德兵趨來蘇至清強即引兵退陣於漢源坡留其偏將守劍門全斌等擊破之昭達崇韜皆遁走遂克劍州

前至嘉陵蜀人斷閬道而大軍不得進則分兵治閬道以進達別將蘇羅川以進而會軍於深渡後至益先蜀守劍門而大軍不得進則分兵蘇來蘇

以進命偏將攻劍門以進履羊腸之道如蟻穿九曲蜂入蜜房縱無疑阻是何方畧

宋宣和二年方臘反江浙震動韓世忠以偏將從王淵討之次杭州賊奄至勢張甚大將惶怖無策世忠以兵二千北伏闕堰賊過伏發衆踩亂世忠追擊賊又而遁淵嘆曰真萬人敵也盡以所賜白金器賞之時有招降得臘首者授兩鎮節鉞世忠窮追至睦州清溪洞賊深據巖屋爲三窟諸將縻至莫知所入世忠潛行溪谷問野婦得徑師挺身伏戈直前度險數堅壕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辛興宗領兵襲陷口掠其俘爲已功故賞不及世忠別帥楊惟忠選關直其事轉承節郎

戰地不同勝敗因異如武穆忠武兩將軍陸亦勝水亦勝平亦勝險亦勝怪絶亦暢絶

蔡人恃柴潭爲固外即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孟珙召麾下飲再行曰柴潭非天造地設伏弩能及達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涸可立待

鑿其兩翼潭果決實以薪葦遂薄師攻城擒其兩將朝之進逼上門金人驅其老稚熬爲油號人油炮人下堆其焚其遺道士說止之端平元年正月辛丑黑霧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絶糧已三月珙下令四門休衛枚分運雲梯布城下已酉珙帥師向南門至五字樓列雲梯令諸將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衆競登大戰城上降其丞相烏古論仁傍開西門招傍盞入江海執其參政張天禩以歸珙開守帥所在天禩曰城危時日經曰死便火我烟焰未與

僰盔分守緒骨得寶玉帶金銀印牌有差還軍裹陽
永樂四年張輔率師發憑祥度拔壘闕入安南境前
哨破監留及雞陵二關賊皆敗走輔進度芹站至昌
江市橋造浮橋濟師北江府新福縣駐營沐晟亦率
雲南兵至白鶴遣人來會時賊侍偽東西都及宣江
洮江沱江富良江以為固于江北岸上緣江樹柵增
築土城盡發江北諸府州民守之又於富良江南岸
緣江置橋盡取國中船艦列於橋內諸江海口每下
捍木以防攻擊欲守險以老我師輔等遂自三帶州
駐市江口造船圖進取

劉顯弱冠把都蠻寨監都蠻古西南夷地界川貴其
窩穴為九絲山崇蠻峭瓦外限深箐東北為雞冠嶺
都蠻寨凌霄峰三岡皆峻壁扳地數千仞都蠻蚪聚
保險毒流蠻嘯聚把監捏角與蠻格鬥殺傷數十蠻
長顯萬曆初元顯把四川兵攻凌霄擒阿苟襲么兒
斬阿墨賊遂喪膽留阿太守雞冠而阿二方三等上
九絲顯計蠻中九月禱賽必聚飲盡醉乘夜攀蘿冒
雨縋組板挽而上兵入蠻帳二酋醉夢驚覺起距鬬
至擊戮踏猪投崖落墜死者亡笑二酋走保牲猪寨
官兵追至貴州大盤山獲之併破雞冠寨阿大逸出
為部將所擒都蠻盡平破寨棚六十得酋王三十六
俘馘四千六百有奇拓地五百餘里獲銅鼓九十三
皆漢諸葛武侯時物又獲古銅牛寶鬥淳于棼器凡
若干告廟蔫勛爵賞有差

萬曆朝播酋楊應龍反烏江失事再破蔡江官兵五
路征討劉綎總蔡江路綏松坎爬頭箐夜郎舊城進
深峭懸崖伏戎截餉而銅鼓臺巖村囤楠木峒山羊

簡堂三峒皆陡絕為巨賊淵藪我兵連破三關賊以
死拒峒乃運草縱焚時風逆將雨綎叩禱風轉火入
峒賊死烈焰三峒盡克賊復挑老虎兵令男朝棟總
管分三路綎亦密引兵三路接應虎苗中營伏兵齊
起綎舞大刀立斬數人率部下血戰賊奔潰酋父子
營言他處兵不畏只畏綎與水西軍朝棟敗酋大懼
退駐石虎關我兵奮勇斬關連奪滴泥三坡并羌窖
坪石火墟二寨又克鬥頭箐妙米坡頂山三壩鬼崖
險寨賊披靡奔入崖山谷婁山關萬峰插天黑箐蔽

日喬木連雲中一路繞數尺壘石架樓設木闌十三座經連破關門衝過青龍坎直至養馬城楊酋張黃蓋指陳劉兵猝至催以身免自此不復窺婁山矣綏堅壁不動劉營冠子山進逼海龍囤下議攻鐵柱關賊四面受敵力不能支綏親督各將挖城垣五處部兵先登左水關樓樓被燬風順中烟囤上滿囤哭聲震山谷酋父子躬領苗兵出城衝突三次募死士拒戰前皆散無應者翼日陳麟吳廣打陳遂登囤入城楊酋縱火自焚總督李化龍平播鑄銅鼎銅標鐫

銘豎海龍囤之顛巡撫江公鐸立石紀功是役也綏以一戰破三峒再戰克九盤三戰取石虎婁山入養馬四戰奪鐵柱奪後關諸軍進海龍連月不拔綏至一日而克其二城破巢而賊無噍類征播以綦江爲首功焉

險提

將勇輕敵士卒樂戰三軍之衆氣如飄風此謂氣勢也關山狹路大阜深澗龍蛇蟠磴羊腸徇門一夫守險千人莫過此謂地勢也因敵怠惰疲勞飢渴前營未舍後軍未涉此謂因勢也有此三者若兵非齊志非敢決非必死非蓄怒亦莫能爲勢也故曰善戰者其節短其勢險勢如張弩節如發機

魏以張遼爲溫寇將軍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魏主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孫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軍何疑李典亦與遼同于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親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衆不知所爲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權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

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

王濬發兵成都吳人於江險積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船先是羊祜獲吳間諜具知其狀濬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輒著筏去又作火炬長十丈餘大數十圍灌以

麻油在船前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詔進濬爲平東將軍督益梁諸軍事濬自發蜀兵不血刃攻無堅城順流鼓棹徑造三山孫皓遣游擊將軍張象率舟軍萬人禦濬象軍望旗而降濬軍旌旗器甲屬天蔽江威勢甚盛莫不破膽濬入于石頭皓降

宋順昌受圍金兵益盛劉錡遣驍將閻克募壯士五百人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以往或請啣枚錡

兵家乘風乘雪乘水乘吉星焰臨未有用及電者此真奇

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爲器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一以爲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錡軍聞吹器聲即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

宋紹定六年元將那顏倴盞追金主守緒過蔡撒孟珙戍鄂討金唐鄧行省武仙仙時與武天錫及鄧守移剌瑗相犄角欲迎守緒入蜀犯光化鋒剽甚天錫者鄧之農夫乘亂聚衆二十萬爲邊患珙逼其壘一鼓拔之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俘其將士四百

餘人戶十二萬二十有奇乃授江陵府副都統制紹定時武仙愛將劉儀降孟珙問仙虛寔儀陳仙所據九砦石穴山以馬蹬沙窩岵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易圖也若先破離金砦則王子山砦亦破岵山沙窩孤立三師成擒矣珙翌日遣兵向離金廬秀執黑旗帥衆入砦金人不疑爲宋軍乃分據巷道大呼縱火掩殺幾盡是夜壯士楊清等擣王子山砦入帳中斬金將首平明視之金小元帥也丙辰出師馬蹬遣樊文彬攻其前門成明等邀截走路火燭

半度可擊半
登砂可擊

天殺僇山積、師還至沙窩、西與金人遇、大捷、丁順等又破默候里砦、珙召儀曰、此砦既破、板橋石穴必震、汝能爲我招之乎、儀請選婦人三百僞逃歸。懷招軍榜以往。珙從之、珙料武仙將上岵山絕頂窺伺、令樊文彬詰旦奪岵山、駐軍其下、前當設伏徯遮歸路。已而仙衆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措、措殺其將兀沙惹擒七百三十人、棄鎧甲如山、薄暮珙進軍至小水河、儀還、且言仙不欲降謀、往商州依險以守、然老稚不願北去、珙曰、進兵不可緩、夜召文

彬等受方畧、明日蓐食啓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也、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自寅至巳、力戰九砦、一時俱破、武仙走追及于鮎魚砦、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于銀葫蘆山、又敗、還軍襄陽、

高皇帝既渡江、抵采石、元兵置陣磯上、舟相去三丈餘、遇春飛舸至、上麾之、應聲挺戈躍而上、敵皆披靡、大兵乘之、敗其衆、遂乘勝取太平

洪武朝沐英等率兵掠徵江、臨安沅江尋甸楚雄洱海、次第下、進兵攻大理城、倚點蒼山、西臨洱河爲固、南詔皮羅閣所築龍頭龍足上下二關險要、土酋段世聞王師且至、聚衆五萬扼下關、英自將攻之、牢不可破、乃令王弼以兵繇洱水東趨上關、英兵綴下關、爲犄角勢。別遣胡大海將一軍、夜從間道渡河、繞出點蒼山後。攀木緣崕而上。立我旗幟。遲明我軍踴躍歡呼、賊衆驚亂、斬關而入、大海率山上軍下攻之、賊腹背受敵、遂潰、拔其城、擒段世、遂分兵取鶴慶平麗江破石門關下金齒、繇是車里及摩嘜和泥等部、相

率歸附、雲南悉平、

成化中貴州山都掌蠻作亂、破四川、合江諸縣、命襄城伯李瑾爲總兵官、兵部尚書程信爲提督軍務、發川廣雲貴番漢兵討之、信至永寧分大軍三道、自督入金鵞池、四川軍繇戎縣、貴州軍繇芒部、雲南軍繇普市、入期會大壩、大軍進至李子關、渡船舖、賊恃險拒敵、飛梭下礧石如雨、我軍發神鎗勁弩、賊却拔崖上、順風舉火、焚其龍背豹尾二寨、賊退保大壩、貴州軍已踦其後。四川雲南軍角其左右、賊驚散不支、連

破諸賊寨斬首五千擒二千餘賊復走入天井水磨二洞洞窈幽暗不可入窒洞口圍守月餘賊死幾盡九姓土獠附賊乘還師撲勦又大捷

永樂四年張輔副朱能討交趾縣廣西思明府忠祥州入龍州率衆度坡壘闢入安南境進至北江府親福縣駐營時賊持東西都及宣江姚江沱江富良江以爲固緣江北岸樹柵於多邦隘築土城城柵相連亘九百餘里盡發江北諸郡兵守之又于富良江南岸列置舊盡取國中船艦列于舊內諸江口俱下椿木以防攻擊賊之東都守備亦嚴時列象陣於城柵內路守隘以老我師適西平侯沐晟以雲南兵與輔大軍合輔遂自三帶州招市江造舟而進晟軍至洮江北岸與多邦賊對壘而輔率大軍營於城北之沙灘與晟合勢賊新築土城高峻城下設重濠濠內密置竹刺濠外坎地以陷人馬輔下令曰賊所恃者此城立功在此一舉期夜襲城以舉火鳴角爲號是夜四鼓都督黃中卿枚昇攻具越重濠薄城下以雲梯附城牙將蔡福先登諸將士繼之火炬齊明銅角競

吶賊倉皇驚散遂入城賊復巷戰列象爲陣輔命圍御蒙馬神銃翼之象見皆股慄又爲銃矢所傷皆退奔賊陣官軍張驅而進賊遂奔走

虜亦不剌自西海犯松潘蜀大振馬昊招土番爲閒取道夜掩虜虜驚潰獲馬及衣械糇事聞加祿俸一等賚人普法惡倡諸夷部立寨借號攻扵昊率兵擣破之降者萬計獨青山寨不下昊行周視寨曰此固高絕水道可下也乃遣兵據泉口而攝南方圍待之兩月賊渴覘南圍薄夜走兵從後追捕首虜又萬人執普法惡誅之遷右都御史

長驅

孫子曰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又曰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

杜預進師江陵吳荊將伍延爲請降而列兵登陴預攻尅之既平上流於是沅湘以南至於交廣吳之州郡皆望風歸命奉迎印綬預仗節稱詔而綏撫之時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尅今尚暑水潦方降疾疫時起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震譬如破竹數節之後

皆迎刃而解無復着手處也遂指授郡帥徑造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議者乃以書謝之孫皓既平振旅凱入以功進爵當陽縣侯

樂毅以一戰并齊七十餘城幸頻兵于莒即墨二邑豈天欲存齊抑兵勢尚阻也故兵家因勢利導乘勝追驅最爲上策

後唐莊宗征蜀議擇大將時明宗爲總管當行而郭崇韜以讒見疑思立大功爲自安之計乃曰契丹爲患北邊非總管不可禦魏王繼岌國之儲副而大功未立且親王爲元帥唐故事也莊宗曰繼岌小子豈任大事必爲我擇其副崇韜未及言莊宗曰吾得之矣無以易卿也乃以繼岌爲西南面行營都統崇韜爲招討使李紹琛毛璋李嚴等皆爲列將軍政皆決於崇韜唐軍入蜀所過迎降崇韜入散關指其山曰吾輩進無成功不復得還此矣當盡力一決今饋運將竭宜先取鳳州因其糧諸將皆言蜀地險固未可長驅崇韜以問李愚愚曰蜀人苦其主荒淫莫爲之用宜乘其人情崩離風驅霆擊彼皆落膽雖有險阻

誰與守之兵勢不可緩也崇韜倍道而進王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州印節迎降得兵八千糧數十萬斛崇韜曰平蜀必矣李紹琛進至綿州斷蜀綿江浮梁水深無舟楫紹琛謂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速戰乘蜀人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且迎降不暇若俟修繕橋梁必留數日或教王衍堅閉近關折吾兵勢延旬浹期勝負未可知矣乃與嚴乘馬浮渡江從兵得濟者近千人溺死亦千餘人遂入鹿頭關據漢州

洪武三年李文忠進征虜左副將軍與大將軍徐達分道北討文忠以十萬人出野狐嶺降其守將進師察罕惱兒擒其平章祝眞諜知元順帝殂太子愛猷識里達臘即位其衆離文忠喜兼程而進大破其候騎遂圍應昌明日破之太子走獲皇孫買的里八剌后妃宮人暨諸王省院達官將吏等駝馬牛羊無筭并獲宋元玉璽金寶十五玉冊二鎮圭大圭玉帶玉斧各一選精騎窮追至北慶州不及而還道興州降其兵民三萬七千人

追截

魏武侯問曰暴寇卒來掠吾田野取吾牛羊則如之何吳起對曰暴寇之來必慮其強善守勿應彼將暮去其裝必重其心必恐還退務速必有不屬追而擊之其兵可覆

敵戰既北可以追之者五不可追者六彼勝氣減可追者一也步騎散亂奔多顛躓不成部伍二也奔其鄉里赴其城壁三也（前有生路可往士卒必無鬬志也）輜重甲兵散漫而不收者四也主將已死五也若夫敵人雖敗勝氣不減一不可擊也溪澗水流忽絕視敵已過二也（慮其絕水之計）敗庫遁走行伍不甚亂旌旗不甚錯三也（慮其詐敗誘我逐之然後伏發也）吏士奔走不甚顛躓步騎不相參錯四也（亦慮其詐也詐則心安故走不甚顛躓）敵走失道左右山谷前亦如之五也（無路可走必還而致死）途窮食盡吏士未甚散六也可追則急追否者堅壁而觀必有利害之變我則利進而害退也

敵敗初還必嚴後殿我母急追潛躡其後彼既疾趨其力已倦其備已懈則宜倍道乘之敵將走死是曰

善乘其歸

始追不戒或罹其伏則宜急整驍騎風馳更逐彼方惰歸無心戀戰不意重來無不可敗是曰善乘其惰

後漢涼州賊王國圍陳倉不拔而去將軍皇甫嵩進兵擊之董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遏歸衆勿追今我追國是迫歸衆追窮寇也困獸猶鬬蜂蠆有毒況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鬬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速戰大破

之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

行兵以識爲主不可扭於嘗法如窮寇勿遏歸衆勿追兵法也而待衰擊疲又當相時而動

夏赫連勃勃伐禿髮傉檀大敗之驅掠二萬餘口牛馬羊數十萬而還傉檀率衆追之其將焦殷曰勃勃衆軍齊肅未可輕也今因抄掠之資率思歸之士人自爲戰難與爭鋒不如從溫圍北渡趣萬解堆阻水結營制其咽喉百戰百勝之術也傉檀不從勃勃聞而大喜乃於陽武下峽鑿陵埋車以塞路勒衆逆擊傉檀大敗之殺傷萬計

宋建武初魏圍鍾離張欣泰爲軍主隨崔慧景救援及魏軍退而邵陽洲上餘軍萬人求輸馬五百匹假道慧景欲斷路攻之欣泰說慧景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兵在死地不可輕也慧景從之

都御史陸完平河南賊有言完養寇自重下 詔切責完懼日夜督諸將徼賊而賊隨衂隨脇聚燒運艘掠臨清邳徐而下犯淮安又奔登州海套與完遇蒿淺坡時宣大鐵騎及中土材官良家子悉集合圍賊

大敗之六七彥名獨挾驍勇三百騎潰圍出星馳掠河西務將北就達靼尼關險不得道度河南躪荊楚奪艘瓜洲泊通之狼山寨完窮追截水陸道六七先後赴水死梟彥名斬首將六百俘二百溺水死者千餘還朝

嘉靖二年北虜入寇龍門守備馬驥以兵少不敢戰度虜必繇舊路許家衝出乃率兵斷其路路在兩山之間驥濬濠深二丈許虜聞之大驚以精甲拒後繩牽蟻附而去

席勝

孫子曰、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溪者形也、

晉謝安奏符堅喪敗宜、乘其釁會、以謝玄爲前鋒都督、率冠軍將軍桓石虔徑造渦潁經畧舊都、玄復率衆次於彭城、遣叅軍劉襲攻堅兗州刺史張崇於鄄城、走之、使劉牢之守鄄州、兗州既平、玄患水道險澁、糧運艱難、用督護聞人奭謀、堰呂梁水、樹柵立七埭爲派、擁二岸之流、以利運漕、自此公私利便、又進伐

青州、故謂之青州派、遣懷陵太守高素以三千人向廣固、降堅青州刺史符良、又進伐冀州、遣龍驤將軍劉牢之據碻磝、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奮武將軍顏雄渡河立營、堅子丕遣將桑據屯黎陽、玄命劉襲夜襲據走之、丕惶遽欲降、又遣晉陵太守勝恬之渡河守黎陽、三魏皆降、以兗青司豫平加玄都督徐兗青司冀幽并七州軍事、

南北朝十六國時蜀李特攻晉將張徵軍潰、特議欲釋徵還、渚渚將進曰、徵軍速戰、士卒傷殘、智勇俱竭、宜因其敝而遂擒之、若舍而寬之、徵養病收亡餘衆、更合圖之、未易也、特從之、復追攻、徵潰圍走、特遣將水陸追之、遂害徵、生擒徵子存、以徵喪還之、

李淵入臨汾、汾陽薛大鼎說淵、請勿攻河東、自龍門直濟河、據永豐倉、傳檄遠近、關中可坐取也、淵將從之、諸將請先攻河東、河東縣戶曹任瓌說淵曰、關中豪傑、皆企踵以待義兵、瓌在馮翊積年、知其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義師自梁山濟河、指韓城、逼郃陽、蕭造文吏、必望塵請服、孫華之徒、皆當遠遁、然後

鼓行而進、直據永豐、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淵悅、時關內群盜孫華最彊、淵至汾陰、以書招之、華來見淵、淵慰獎之、以任瓌爲招慰大使、瓌說韓城下之、淵謂王長諧等曰、屈突通精兵不少、相去五十餘里、不敢來戰、足明其衆不爲之用、然通畏罪不敢不出、若自濟河擊卿等、則我進攻河東、必不能守、若全軍守城、則卿等絕其河梁、前扼其喉、後拊其背、彼不走必爲擒矣、後果走而被擒、

宋王德克宿州後乘勝趍亳州、會張俊於城父、時叛

將酈瓊屯亳聞德至謂三路都統制曰夜又未易當也遂遁德入亳州白俊曰今兵威已振策請破竹之勢進取東都俊難之乃班師

宋李寶勝金人於石臼島將乘勢席捲寶子公佐諫曰金主亮方濟淮聞通泰已陷得遠失近且有腹背憂乃還軍駐東海視緩急為表裏援遣曹洋輕舟報捷上喜曰朕獨用李寶果立功為天下倡除靜海軍節度使沿海制置使賜金器玉帶亮聞膠西之敗大怒召諸酋約以三日渡江於是內變殺亮

觀此則李少保唐島一捷大有關係若非此捷則亮之死未可期錢塘之危可憂也

轉敗為

孫子曰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漢建武二年赤眉引兵擊鄧洪洪軍潰馮異與鄧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却異以士卒饑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為所敗死傷者三千餘人禹得脫歸空陽異棄馬步走上回溪阪與麾下數人歸營復壁收其散卒招集諸營壁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且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

裁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之降男女八萬人

漢延熹四年冬上郡沈氏隴西牢姐烏吾諸種兵共寇并涼二州段熲將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閎負其其功猜固熲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反叛郭閎歸罪於熲熲坐召下獄輸作左校羌遂陸梁覆沒營塢轉相招結唐突諸郡於是吏人守闕訟熲以千數朝廷知熲為郭閎所誣詔問其狀熲但

謝罪不敢言枉京師稱爲長者起於徒中復拜議郎遷并州刺史八年夏進軍擊當煎種於湟中頻兵敗被圍二日用隱士樊志張策潛師夜出鳴鼓還戰大破之首虜數千人頻遂窮追展轉山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饑困敗散

魏主至統萬分軍伏於深谷以少衆至城下夏將狄子王降言夏主聞有魏師召平原公定定曰統萬堅峻未易攻拔待我擒奚斤然後徐往內外擊之蔑不濟矣故夏主堅守以待之魏主患之乃退軍以示弱

遣娥清及永昌王健西掠居民魏軍士有亡奔夏者言魏軍糧盡輜重在後步兵未至宜急擊之夏主從之將步騎三萬出城長孫翰等皆言夏兵步陳難陷宜遣其鋒魏主曰遠來求戰惟恐不出今既出矣乃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衆僞遁引而疲之夏主爲兩翼鼓譟追之行五六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暝宦者趙倪曰今風雨從賊上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願攝騎避之崔浩叱之曰是何言也吾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貪進不止後軍已絕宜隱軍分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嘗也魏主曰善乃分騎爲左右隊以犄之魏主馬蹶而墜幾爲夏兵所獲拓跋齊以身捍蔽魏主騰馬得上身中流矢奮擊不輟夏衆大潰魏人乘勝逐夏主至城北夏主遂奔上邽魏主微服逐奔者入其城夏人覺之諸門悉閉魏主與齊等入其宮中得裙繫之槊上乘之而出僅乃得免明日入城獲夏王公卿校及婦女以萬數馬三十餘萬匹牛羊數千萬頭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須賜將士有差

唐渾瑊本鐵勒九姓之渾部也善騎射祿山反從李光弼定河北射賊驍將李立節貫其左肩從郭子儀復兩京討安慶緒擢武鋒軍使從僕固懷思平史朝義大小數十戰皆捷吐蕃盜塞深入瑊會涇源節度使馬璘討之次黃菩原瑊引衆據險設槍壘自營遏賊奔突舊將史抗等內輕瑊顧左右去槍叱騎馳賊既還虜躡而入遂大敗死者十八子儀召諸將曰朔方軍高天下今敗於虜柰何瑊曰願再戰乃馳朝那與鹽州刺史李國臣趨秦原吐蕃引去瑊邀擊破之

悉奪所掠而還、

宋建炎中金人攻蜀、所選士卒、千取百。百取十。戰被重鎧。登山攻險。每一人前。輒二人推其後。前者死。後者被其甲以進。又死則又代之。其爲必取計如此、浚勤鰥師、卒全蜀、劉子羽之力居多、

是時屬全、則閔與廣便有聲援。劉子羽之功、固不少也、

經武勝畧正集制勝目錄
卷三
盜寇
威遠
克復
圖存
誓狥
誠感
義聲
信服
威譽
屈服
綏懷
招附
安衆
全歸
持勝
止戈

晉陵莊應會春侯甫纂輯
後學白汝恩果明甫較閱

盜寇

秦觀曰寇盜者乎之非難絕之爲難○語曰豐世無寇者足也治世無盜者均也化世無盜者順也然陶唐之世比屋可封舜總百揆咎繇作士而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之命諄諄不忘聖人豈以平世忘戒備哉故晉用隨會而盜奔秦子大叔用子產之言而萑苻之澤不驚亦在有以廓清之而已

漢寇恂代朱浮爲執金吾從車駕擊隗囂而潁川盜賊群起帝乃引軍還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鄧卿能平之耳恂對曰潁川剽輕聞陛下遠踰阻險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詿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即日車駕南征而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

漢白王莽末西羌寇邊遂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爲

多方以誤出其不意

虜有來歙奏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拜援隴西太守援乃發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羌於臨洮斬首數百級獲牛馬羊萬餘頭守寨諸羌八千餘人詣援降諸種有數萬屯聚寇鈔拒浩亹隘援與揚武將軍馬成擊之羌因將其妻子輜重移阻於允吾谷援乃潛行間道掩赴其營羌大驚壞遠徙唐翼谷中援復追討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陣兵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譟虜遂大潰凡斬首千餘級援以兵少不得窮追收其穀粮畜產而還

陳兵向山分騎繞襲是用寡勝衆之法卒以兵少不得窮追又何識機乃爾

漢光武時交趾女子徵側及女弟徵二反攻沒其郡九眞目南合浦蠻夷皆應之寇畧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爲王於是璽書拜馬援伏波將軍以扶樂侯劉隆爲副遂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軍至浪泊上與賊戰破之追徵側等至禁谿數敗之賊遂散走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封援爲新息侯將樓船大小二千餘艘戰士二萬餘人進擊九眞賊徵側餘黨都陽等自無功至居風斬獲五千餘人嶠南悉平

漢拜段熲爲破羌將軍時羌虜走向落川復相屯結熲乃分遣騎司馬田晏將五千人出其東假司馬夏育將二千人繞其西羌兵六七千人攻圍晏等晏等與戰羌潰走段熲進兵與田晏等共退羌虜於令鮮水上熲士卒饑渴乃勒衆推奪其水虜復散走熲遂與相連綴且鬬及引及於靈武谷熲乃被甲先登士卒無敢後者羌遂大敗棄兵而走追之三日三夜士皆重繭既到涇陽餘羌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

時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宜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熲熲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輭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恩爲永寧之筭而中郎將張奐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案奐爲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虛欲修文戢戈招降儐敵誕辭空說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爲鯁故遠識之士以爲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爲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

號於室內也臣奉大漢之威建良久之策欲絕其本根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暮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燄將何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顧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

宋岳飛屯兵江州召赴行在江西宜諭劉大中奏飛兵有紀律人恃以安今赴行在恐盜復起不果行時虔吉諸盜連犄兵寇掠循梅廣惠英詔南雄南安建昌汀邵武諸郡帝乃專命岳飛平之飛至虔州固石洞賊鼓友悉衆至雩都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即馬上擒之餘酋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衆亂亟山而下騎兵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授

（大○將○之○略）

徐慶等方畧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以隆祐震驚故密旨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帝乃嘉赦人感其德

建安范汝爲反辛企宗等討捕未克賊勢愈熾以韓世忠爲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副使世忠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盱肉矣亟領步卒三萬水

（討范汝爲則氏鳳凰山擒寇要路拒王師世忠命諸軍幢旗仆鼓徑抵鳳凰山最城邑設雲梯火樓連日夜併攻賊震怖莫測五晝夜乘其懈擊賊城破汝爲鼠身自焚斬其弟岳吉以狥擒其謀主凡用兵者必先知敵情爲後皆勝之敵）

謝卿施達等五百餘人聽民自相別農結牛穀商賈一要着

陸並進次劍潭賊焚橋世忠策馬先渡師遂濟賊盡

不虞其至大驚世忠遣人招之成以其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遂移師長沙時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知至欲急擊宣撫使孟庾不可世忠曰兵家利害策之審矣非恭政所知請期半月勿撓遂與賊對壘奕碁張飲堅壁不動衆莫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呵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白面山與諸將拔營而進賊兵方迎戰所遣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麾將

士夾擊大破之斬忠首、湖南遂平、

萑符反側、潢池弄兵、粵稽古史、無代無之。今日流氛蠢蹶、肇於秦、棘於晉、蔓於豫楚者、十有餘稔矣。上

厪

聖慮焦勞、而下竭師武臣之力、乃廓清未奏、正罪猶稽、是於勦撫兩途、不可不斟酌萬全之策也。

江淮盜賊蜂起、張俊討杜用於淮寧、趙萬郭青於鎮江、陳通於杭州、蔣和尚等於蘭溪、皆平之、二年升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尋破秀州賊數萬、縛徐明斬之、

宋江浙群盜蜂起、授張俊兩浙西路江南東路制置使、以所部招收群盜、十月浙西羣盜悉平、改江南招討使、紹興元年、帝至會稽、時金人一亂之餘、孔彥舟據武陵、張用據襄漢、李成尤悍、據江淮湖湘十餘州、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意、多造符惑中外、圍江州久未解、范宗尹請遣將致討、俊慨然請行、成黨馬進在筠州、豫章介江筠之間、俊聞命急趨豫章、且曰我得洪州、破賊決矣、乃斂兵若無人者、金鼓不動、令將士登城者斬、居月餘、進以大書諜來索戰、俊以細書狀

不肯不靜兵 宋九天九地之戰有此

賊背筠河而陣亦背水陣也而奪敗走者蓋以俊步兵當其前精騎進其後且麾戰之後又有精騎自山馳下則陣不衰而我氣猶盛

報之、賊以俊爲怯、俊諜知賊怠、乃議戰、岳飛爲先鋒、楊沂中繇上流徑絕生米渡、出賊不意、追奔七十里至筠州、賊背筠河而陣、俊用楊沂中計、親以步兵當其前、精騎數千授沂中、及陳思恭俾從山後夾擊、以午爲期、俊與賊鏖戰至午、精騎自山馳下、賊駭亂退走、大敗、既復筠州、臨江軍、捷奏、帝賜御筆、謂宜乘賊勢已衰、官軍已振、驅除勦戮、速收全功、俊追至樓子莊、賊黨商元據草山挾險設伏、俊遣步兵從間道直趨椒山、殺伏奪險、乘勝追至江州、成勢迫絕江而遁、

號俊爲張鐵山、復江州興國軍等處、群盜聞俊軍至、皆遁去、俊引兵渡江至黃梅縣、親與成戰、成懲奉新失險之敗、據石幢坡憑山以木石投人、俊先遣游卒進退若爭險狀、以誑賊、俊親冒矢石帥衆攻險、賊衆數萬驚潰、馬進爲退兵所殺、成北走降劉豫、諸郡悉平、

宋寶慶元年、趙范知楊州、乞調趙葵以強勇雄邊軍五千屯寶應備賊、紹定二年、李全將入浙西告糴、實欲覘畿甸也、初全之獻俘也、朝廷授以節鉞、葵策其

必疑上書丞相史彌遠請發兵討之除兼知滁州全
攻揚州東門葵親出將戰全隔壕立馬相勞苦左右
欲射全葵止之問全來何爲全曰朝廷動見猜疑今
復絕我糧餉我非背叛索錢糧耳葵曰朝廷資汝錢
糧籠汝官職蓋不貲矣待汝以忠臣孝子而乃反戈
攻屠城邑朝廷安得不絕汝錢糧汝云非叛欺天乎
欺人乎全無以對彎弓抽矢向葵而去四年正月辛
卯全兵浚圍城壍范葵遣諸將出城東門掩擊已未
李虎出南門楊義出東門王鑑出西門崔福出北門

各徑扼賊圍開土城數處范葵提兵策應全步騎數
千出戰諸軍奮擊俘馘甚衆丁酉趙勝遣統制陸昌
孫皐立橋堡砦於北門賊騎分道來戰勝擊破之范
陳於西門賊閉壘不出葵曰賊俟我收兵而出耳乃
伏騎破垣門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壕側虎力
戰城上矢石雨注賊退有頃賊別隊自東北馳至范
葵揮步騎夾俘橋弔橋並出爲三迭陣以待之自巳
至未與賊大戰別遣虎等以騎步五百出賊背而葵
師輕兵橫冲之三道夾擊賊潰走翼日全遣兵圍城

范葵遣騎將出夾城東西牽制之親出州城西門分
三道以進賊望風潰乃募勇力裹薪砲焚其樓櫓十
餘則自平山堂麾騎下收時正月望城中放燈張樂
葵示閑暇全亦往海陵載妓女張燈平山堂矯情自
肆范葵夜議詰朝所向葵曰東向利不如出東門范
曰西出嘗不利賊必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不
如出堡塞西門壬寅全置酒高會平山堂有堡塞候
卒識其槍垂黃旛爲號以報范喜謂葵曰此賊勇而
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

爲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易之全望見喜突鬬而前
范麾軍並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賊欲走入土城李
虎軍已塞其甕門全窘從數十騎北走葵率諸將以
制勇寧淮軍壓之賊趨新塘新塘自決水後淖深數
尺會久晴浮戰塵如燻壞全騎眉淖不能拔制勇軍
奮長槍三十餘亂刺之餘黨議潰去諸將欲追賊范
懼有伏兵先分兵燒圍城樓櫓夜半火光燭天命東
南諸門皆出兵范葵繼提精兵進四鼓賊大潰丙午
黎明葵追賊于灣頭又破之奪回糧畜蔽野

江西告急督府檄少保戚繼光西行既提軍聲大振須之閩寇張甚分駐爲三窟一據橫嶼一據牛田其酋長壁莆東南出沒焚掠因而塞路沃野不耕廣扳兵乘亂出入涉若無人少保以督府命部兵八千徃自橫嶼趨牛田俘馘立盡他夷部繼至截先登者五之三其二突圍南奔窮追絕跡旣班師大司馬趙公代督府督浙飭屬少保募精兵萬人閩望援兵如望時雨兵至寇相踩踖而死屍以澤量當戰務釋俘囚招降從者功最多焉

戚遠

詩曰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禮記曰是月也以立秋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南寧夷爨氓來降拜昆州刺史既而復叛脩以史萬歲爲行軍總管率衆擊之入自蜻蛉川至于南中賊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行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萬歲令左右倒其碑而進行千餘里破其三千餘部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石頌美隋德

唐貞觀三年李勣爲通漠道行軍總管出雲中與突厥戰走之引兵與李靖合因曰頡利若度磧保于九姓恐不可得我若約齎薄之不戰縛虜矣靖大喜以與已合於是意決率衆夜發勣勒兵從之頡利欲走磧勣前屯磧口不得渡酋長率部落五萬降于勣詔還以勣治并州帝嘗曰煬帝不擇人守邊勞中國築長城以備虜今我用勣守并突厥不敢南窺于長城

行儉此議不依顧言討十姓但立波斯王子爲王送還其國依舊行儉之計則不分而成功且不生事于西方也

遠矣

人可作城故備邊端在選將

唐儀鳳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誘蕃落以動安西與吐蕃連和朝廷欲討之裴行儉議曰吐蕃叛援方熾今波斯王死其子泥涅師質京師如遣使立之即路出二番若權以制事可不勞而成功也帝因召行儉冊送波斯王且爲安撫大食使經莫賀延磧風磔壹宗導者迷將士儀乏行儉止營致祭令曰水泉非遠衆多安俄而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水

草豐美後來者莫識其處衆皆驚以方漢二師將軍至西州諸蕃郊迎行儉召豪傑千餘人自隨揚言大熟未可以進宜駐軍須秋都支覘知之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鎮酋長僞約畋謂曰吾念此衆未始忘執能從吾獵者於是子弟願從者萬人乃陰勒部伍數日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其所親問安否外若閒暇非討襲者又使人趨召都支都支本與遮匐計及秋拒使者已而聞軍至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餘人前營詰遂拘之是日傳契箭召諸部酋長

忘來請命並執送碎葉城簡精騎約裹襲遮匐道襲遮匐使者釋之俾前往諭其主并言都支已擒狀遮匐乃降悉俘至京師將吏爲刻石碎葉城以紀功帝親勞宴曰行儉提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而叛黨擒夷可謂文武兼備矣

沭英追西番降元萬戶乞失迦夷其部落擒洮州十八族番酋平朶甘納兒七站地數千里復率所部湯和林轉畧亦集乃渡黃河登賀蘭擒伏聽者得穹廬所止涉流沙分兵四翼薄其營自率精騎衝中堅大

破之獲太帥國公脫火赤知院赤愛足覆其全部十四年以所部從大將軍出古北口襲公主山長寨擒四部卒渡鑾駒河獲知院李宣十五年以征南右副將軍同頼川矦傅友德永昌矦藍玉下雲南蘇長沅出羅鬼遂躪普安至白石江梁王把匝剌瓦爾容達其司徒達里麻遣甲十萬來拒頼川矦欲濟師英以請軍嚴陣若渡者而奇兵潛從上游達出賊後賊陣動大軍乘而擊之勁戰自旦至晡生縛達里麻賊大潰僵屍百里直抵雲南諸郡皆下獨大理尤爲元守

軍令嚴肅果得大勝

英與永昌侯攻之擒段世拔大理移兵取車里平緬不浹月雲南郡邑悉平復與潁川侯分道平東川烏蠻寇而夷兵叛者合圍雲南守帥馮成告急英簡萬騎馳救之賊夜遁乘勝急擊遂悉復曲靖永昌之失守者是年諸將班師　詔英留鎮雲南英鎮之三歲平廣南蠻而破平摩沙勒斬首千餘級二十一年麓川宣慰思倫發聚其衆三十萬來寇定遠英選卒三萬拒之馮誠領前軍甯正湯昭爲左右大戰左軍小却英令左右斬左軍帥首左帥遥見一人拔刀馳下

即麾衆復前英責戰益急不移時寇大敗明年復平東川破叛酋阿資入　朝

文皇四年安南逆臣黎胡奎弑其君并戕我使者以李晟爲征夷左副將軍率雲南諸衛所土漢兵由蒙自經野蒲斬木通道以入前鋒奪猛烈棚華關隘賊散走造舟以濟師分遣所部據澳沕走沙舁舟夜出洮水步騎夾之遂渡富良江與征夷將軍新城侯輔合兵破多邦城柵繼擣其東西二都及盤灘困收樓江僊侶等賊胡奎及其父僞上皇季犛狼狽棄其衆

[illegible]携家屬及左右心腹遠遁晟等窮追至日南州奇羅海口擒獲無遺得郡四十八縣百八十六

東川蠻復叛據烏蠻山道路傅友德復以征南將軍率諸軍往討之且討越州之叛酋阿資道築平夷千戶所進擊阿資破之阿資請降遂平平越諸叛苗

麓川宣慰思任發叛命定西伯將貴爲平蠻將軍王驥總督軍務率副將軍李安劉聚等大發兩都諸鎮漢土兵討之驥至雲南貴等兵集會賊酋刁令道等以衆三萬象八十抵大堠州欲畧景東諸處參軍兵

部郎中侯璡等徼破之驥乃奏上方畧遣參將冉保等由東路直取孟定會木邦車里夷兵而大軍由中路至騰衝與保會俾賊腹背受敵驥等抵金齒其別酋陶孟刁門捧以鎮康降遣冉保等率輕兵五千受之因其衆破昔剌寨進攻孟通而驥等以兵二萬水陸攻上江大破之上江平遂由夾象石渡下江抵木籠山而思任發令陶孟靠者軍心等以二萬餘衆乘高據險爲七營相救驥貴自率中軍進夾擊之乘勝進憂賴隴把至馬安山麓川大震尋敗其象陣別將

冉保合木邦兵降其夷衆十二寨車里兵亦降其孟連長官司破烏木弄戛邦等寨驥等遂進圍蘆川縱火焚其門并庫藏廬舍皆盡思任發夜携其二子走孟養以大提開

萬曆二年蜀中告急江陵以曾確巷請于　上詔令往討之曾至徵兵積餉爲坐困之形募死士從間道搗其虛兀越六月凌霄九絲等寨悉平拓地四百里

克復

大將之職在克復疆土安定國家苟非弘濟艱難何以勝任而愉快曹劌以一勠拗齊君反魯侵地田單以火牛之力一朝而復齊七十餘城故將者國之輔將得人則國全而君安矣

唐郭子儀擊賊史思明破之方北圖范陽會哥舒翰敗天子入蜀太子卽位靈武詔班師子儀與李光弼率步騎五萬赴行在宰相房琯自請討賊次陳濤師敗衆畧盡故帝唯倚朔方軍爲根本俄從元帥廣平

王率蕃漢兵十五萬收長安李嗣業爲前軍元帥爲中軍子儀副之王思禮爲後軍陣香積寺之北嗣業以長刀突出斬賊數十騎回紇以騎兵繚賊背夾攻之斬首六萬級賊帥張通儒夜亡陝郡翌日王入京師老幼夾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王休士三日遂東安慶緒聞王師至遣嚴莊悉衆十萬屯陝勒通儒莊懼鉦鼓徑百餘里子儀悉軍橫貫其營賊張兩翼包之官軍却嗣業率回紇從後擊飛矢射賊賊驚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僵尸相屬于道嚴莊等走洛陽

不擊外城而
[illegible]都城是
以其腹心得
制馭之要

挾夢緒渡河保相州、遂收東都、於是河東河西河南州縣悉平、入朝、帝遣具軍容迎灞上勞之曰國家再造、卿力也、

李晟擊朱泚、引兵叩都門、賊不敢出、會諸將圖所向、衆對先拔外城、然後清宮、晟曰、外城有里閈之隘、若設伏格戰、居人囂潰、非計也、賊重兵精甲聚苑中、今直擊之、是披其心腹、將圖走不暇、諸將曰善、乃自東渭橋移壁光泰門以薄都城、連溝柵、而賊將張庭芝李希倩求戰、晟顧曰、賊不出、是吾憂也、今乃冒死來、

天誘之矣、縱兵鏖戰、賊攻華師急、晟以精騎馳救、中軍譟而從、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賊却、餘衆走白華、翌日將復戰、或請待西師、晟曰、賊既敗、當乘機撲殄、苟俟西軍、是容其爲計、豈吾利耶、乃悉軍軍光泰門、使王佖李演將騎、史萬頃將步、抵苑北、晟先夜隤苑垣爲道二百步、比兵至、賊已伐木塞以拒戰、晟叱諸將曰、安得縱賊、今先斬公矣、萬頃懼、先登拔柵以入、佖督騎繼之、賊崩潰、大兵分道進雷譟震地、令言庭芝希倩等殊死鬬、晟令唐良臣等步騎奔突、賊

分慰居人而
秋毫無犯所
以安其民

陣、賊伏千騎出官軍背、晟以麾下百騎自馳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驚潰、擒馘畧盡、泚率殘卒萬人西走、田子奇追之、餘党悉降、晟引軍屯含元外廷、舍右金吾次、令軍中曰、五日內不得輒通家問、違者斬、遣京兆尹李齊運部長安萬年令、分慰居人、秋毫無所擾、別將高明曜取賊妓一、司馬倘取賊馬二、即斬以徇、坊人之遠者夙昔乃知王師之入也、明日孟涉屯白華、尚可孤屯望仙門、駱元光屯章泰寺、晟屯安國寺、擇文武攝臺省官以俟乘輿、條脅汚于賊者、請以不

死、露布至梁、帝感泣、羣臣上壽、且言晟蕩夷兇憝、而市不易廛、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師、不能如之、帝曰、晟天生爲社稷萬人、豈獨朕哉、拜晟司徒兼中書令、

宋紹興九年冬、金復渝盟、再破河南、圍順昌府、命張俊策應劉錡、俊督軍渡江、金人退、繼而金人分道來侵、抵亳州北渡河、俊收宿亳諸軍擊之、盡復衛眞鹿邑等地、師還、十年、酈瓊在亳州、俊以大軍至城、又都統制王德下符離、乘勝趨亳、與俊合、俊引軍入城、金

金人棄城遁、父老列香花迎俊、遂亳州留統制、宋超守之、俊引軍還壽春、

圖存

凡國祚孱弱、數見侵伐、非集謀臣武士、則不足以自存、不足以自存、則將浸至於亡矣、有賢君起而定計於上、良臣復佐命於下、國可全而不懾於強大、語曰、人定可以勝天、此之謂也、

吳敗越於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吳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爲之柰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天道盈而不溢、宜法天也、有四天作用在定傾者與人、人道宜以自牧、節事者以地、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卑辭厚禮以遣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市利也、勾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

大食連兵攻四鎮、高仙芝率兵二萬深入、爲大食所敗、殘卒數千、事急、李嗣業謀曰、將軍深履賊境、後援既絕、我與將軍俱前死、尚誰報朝廷者、不如守白石嶺以爲後計、仙芝曰、吾方收合餘燼、明日復戰、嗣業曰、事去矣、不可坐須葅醢、即馳守白石、仙芝乃得還、表嗣業功、進右金吾大將軍、

全師以退亦見有功

誓猶

孫卿子曰將死鼓馭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校古者大君命將鑿凶門而出示必死無還心也

武帝遣曹仲宗等攻魏渦陽又以韋放爲明威將軍總兵會之魏大將費穆帥衆掩至放軍營未立麾下止有二百餘人放從弟洵驍果有勇力單騎擊刺屢折魏軍洵馬亦被傷不能進放胄又三貫矢衆失色請放突去放厲聲叱之曰今日惟有死耳乃免胄下馬據胡床處分士卒皆殊死戰莫不一當百遂大破之諸營壘一時俱潰

唐李光弼將戰內及於靴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萬有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及是西向拜舞三軍感動

宋劉子羽留吳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性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差平有水乃築壁壘十六日而成金人已至雖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於壘門諸將泣告曰此非侍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於此敵尋亦引去

誠感

誠也者可以貫金石可以格豚魚況醜虜亦人也不足通志而達欲因類而致感哉舜干而有苗格單騎而回紇拜誠之謂也否則文德不修而盡用兵云乎矣

回紇寇奉天召郭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比到虜騎圍已合乃使李國臣高昇魏楚王廷珍朱元琮各當一面身自率鎧騎二千出入陣中回紇怪問是誰報曰郭令公驚曰令公存乎懷恩言令公即世故我

從以來令公存天可汗存乎報曰天子萬壽回紇悟曰彼欺我乎子儀使諭虜曰昔回紇涉萬里戡大慈勛復二京我與若等休戚同之今乃棄舊好助叛臣一何愚彼背主棄親於回紇何有回紇曰本爲公云云不然何以至此今誠存我得見乎子儀將出左右諫戎狄野心不可信子儀曰虜衆數十倍今力不敵吾將示以至誠左右請以騎五百從又不聽即傳呼曰令公來虜皆持滿待子儀以數十騎出免胄見其大酋曰諸君同艱難久矣何忍忘忠誼而至是耶回

結捨兵下馬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即召與飲遺綿綵結歡示好如初

一數言退虜繇平昔威名既勝此時誠意更自難欺耳

宋狄青破儂智高至邕州會障霧昏塞或謂賊毒水上流士飲者多死青殊憂之一夕有泉湧砦下汲之井衆遂以濟

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宗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

如有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時楊俊號沒角牛兵三十萬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各擁衆數萬往來京西河南北侵掠爲患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

孔鏞知田州峒獠倉卒犯城鏞涖任三日郡兵適已調發衆議閉門扼守鏞曰孤城中虛能支幾日祇應

遠不已者

諭以朝廷威德庶自解耳衆皆難之鏞曰然則束手伺盡乎衆曰即爾誰當往鏞曰此吾城也吾當獨行

吾城二語守土箴銘

峒寨亦知聖人非峒獠具向化之誠凡見聖人法力之大

衆猶諫沮鏞即命騎獨乘一馬以二夫控絡而門啓隨閉賊遮馬問故鏞曰我新太守也當至爾峒寨有

太守從朝廷來

所欲言爾當道我賊叵測始導以行遠入林箐行間顧從夫已逸去鏞徑入峒賊露刃出迎鏞下馬立其廬中顧賊曰吾乃爾父母官可以坐來爾等來叅見賊取榻置於廷鏞坐呼衆前衆不覺相顧而進渠酋問鏞爲誰鏞曰孔太守也賊曰豈聖人兄孫耶鏞曰然賊皆拜羅鏞曰我固知若曹本良民迫於凍餒聚此苟圖救死耳前官不知此動以兵相加欲勦絕汝

感動良心切中無賊發

我今奉朝廷命來作汝父母官視汝猶子孫不忍便殺害汝若信能從我當宥汝罪可送我歸府我以穀帛賚汝爾後無復爲刼掠事若不從可殺我後有官軍來問罪汝當之矣衆錯愕伏地曰誠如公言公誠能相恤請公終任不復擾犯鏞曰我一語已定何必多疑衆皆驚服

二語便不足服賊

義聲

司馬法曰爭義不爭利是義聲以明其義也

魏閔宋武帝殂帝欲取洛陽武牢滑臺崔浩曰春秋晉士匄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感孝子義足以動諸侯今國家不能一舉而定江南宜遣人弔祭恤其凶災布義風於天下令德之事也且裕新死黨與未離不如援之待其惡稔如其強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揚威可不勞士卒而收淮北之地帝銳意南伐諫浩曰劉裕因姚興死

而滅其國裕死我伐之何爲不可

蘇定方討賀魯薛仁貴上疏曰臣聞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今泥孰不事賀魯爲其所破虜係妻子王師有于賀魯部落轉得其家口者宜悉放以還厚加賚遣使百姓知賀魯爲暴而陛下至德也帝納之遂還其家屬泥孰請隨軍効死

代宗幸陝辟地蕃雍王爲中軍先鋒以僕固懷恩爲副領河東朔方節度行營及回紇兵馬赴陝州并令諸道節度一聽齊進懷恩與回紇爲先鋒觀軍容使魚朝恩陝州節度郭英義爲後殿自滻池入懷恩等師至黃水賊徒數萬堅柵自固懷恩陣于西原上虜張旗幟以當之命驍騎及回紇之衆傍南山出於東北兩軍舉旗內應表裏擊之一鼓而敗踐死者數萬梁與會大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屢戰皆捷中原大震岳飛奏與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屢敗兀术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與之機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术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术遁還汴京飛徹陵臺令行視諸

陵葬治之先是飛遣梁與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欲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等舉衆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皆得其實盡磁相開德澤潞晉降汾隰之境皆期日與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餽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兀术欲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衂金帥烏陵思謀素號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

家軍來即降金統制王鎮統領崔慶等皆率所部降將軍韓常亦欲以五萬衆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方指日渡河而檜欲盡淮以北棄之諷臺臣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鋭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于一旦飛班師民遮道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從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

信服

荀子曰王者之兵政令信者強政令不信者弱

唐高宗時思結闕俟斤都曼先鎮諸胡劫所部及疎勒朱俱波俱槃陀三國復叛詔蕭定方爲安撫大使率兵至業葉水而賊堞馬頭川定方選精卒萬騎三路襲之晝夜馳三百里至其所都曼驚戰無素大敗走馬頭城師進攻之都曼計窮遂面縛降俘獻于乾陽殿有司請論如法定方頓首請曰臣向諭陛下意許以不死願丐其命帝曰朕爲卿全信乃宥之蔥嶺以西遂定

殺之而不服不殺而服此間詐不如信多矣

宋种世衡遷洛苑副使知環州蕃部有牛家族奴訛者素驍強未嘗出謁郡守葬世衡至遽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往勞部落是夕大雪深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不可失期遂緣險而進奴訛方臥帳中謂世衡必不能至世衡蹙而起奴訛大驚曰前此未嘗有官至吾部者公乃不疑我耶率其族羅拜聽命

威讋

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于敵則其交不得合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已之私威加于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

漢張奐遷度遼將軍數載間幽并清靜延熹九年春召拜大司農鮮卑聞奐去其夏遂招結南匈奴烏桓數道入塞或五六千騎或三四千騎寇掠緣邊九郡誘殺百姓秋鮮卑復率八九千騎入塞誘引東羌與共盟詛於是上郡沈氏安定先零諸種共寇武威張

掖緣邊大被其毒朝廷以爲憂復拜奐爲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秩督幽并凉三州反度遼烏桓二營匈奴烏桓聞奐至因相率還降凡二十萬口奐但誅其（此時窮追）（或反有不服之事）惡餘皆慰納之

[illegible]令諸葛瑾督舟船自悉兵馬以向襄陽城敵素[illegible]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敵不敢干軍到白圍託言往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石陽市盛陵等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門噎不得關敵乃自斫[illegible]民

然後得闔斬首獲生凡千餘人

望風讋服畏威甚矣且退不遽退使瑾督舟佯向襄陽遜引船整部而退是欲退而示以進頗饒不測機關

唐李晟拜神策行營節度使進臨渭北壁東渭橋所過樵蘇無犯時劉德信自扈澗敗歸亦次渭南軍囂無制德信入謁晟晟責所以敗斬之以數騎入壁勞其軍無敢動晟已并兵軍益振李懷光方軍咸陽不欲晟當一面請與晟合有詔徙屯與懷光聯壘晟每

與賊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指顧陣前懷光望見惡之戒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襮爲賊餌哉晟曰昔在涇原士頗相畏伏欲令見之奪其心爾懷光不悅

中和四年高仁厚困梓州久不下乃出射城中遺將士曰仁厚不忍城中玉食俱焚爲諸君緩師十日使諸君自成其功若十日不送楊師立首當分見兵爲五番番分晝夜以攻之于此甚逸於彼必困矣五日不下四面俱進克之必矣諸君圖之數日鄭君雄大呼于衆曰天子所誅者元惡耳他人無預也衆呼萬

歲、大譟突入府中、師立自殺、

王驥蔣貴等圍麓川、縱火焚其門、并庫藏廬舍皆盡、俘斬數萬人、思任發夜携其二子走、孟養以大捷聞、仍請留所部兵、俾都指揮胡誌九人分守金齒蒙化等處、而是時維摩州賊、韋郎羅稱廣新王以叛、詔驥旋師討之、驥曰此不足血吾刃也乃遣偏師壓其境、曰王尚書大兵至矣、賊皆潰、韋郎羅走安南、傳檄捕之、安南王懼、斬其首并妻子來獻、

屈服

孫子曰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

春秋時齊孝公伐魯北鄙、僖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柳下惠）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太公爲大師兼主司盟之官）威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威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有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蜀諸葛亮南征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爲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之使觀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營陣若祇如此即定

易勝也亮咲曰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皆平

唐李懷光反河中詔馬燧與渾瑊駱元光合兵討之燧乃率步騎三萬次於絳守將夜棄城去降四千人遣李自良定六縣收卒五千裨將谷秀違令掠士女斬以徇時天下蝗兵艱食朝臣多請宥懷光者帝未決燧以河中近甸捨之屈威靈無以示天下乃捨軍入朝爲天子白言之且得三十日粮足平河中許之乃與瑊元光韓游瓌之合兵賊將徐延光守長春宮城

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固守久攻所傷必衆乃挺身至城下見廷光廷光憚燧威拜城上燧顧其心已屈徐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廷光再拜燧曰公等朔方士自祿山以來功高天下柰何棄之爲族滅計若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遂也未對燧曰爾以吾爲欺邪今不遠數步可射我披而示之心廷光感泣一軍皆涕泣即率衆降燧以數騎入其城衆大呼曰吾等更爲王人矣渾瑊亦自以爲不及也嘆曰嘗疑馬公能窘田悅今觀其制敵固有過人者吾不逮遠矣進營焦籬堡堡降將餘戍望風遁去

宋麗籍鎮河東俾郭逵權忻州契丹來求天池廟地籍不能決以諉逵逵訪得太平興國中故牘證爲王土檄報之契丹愧伏

兵有奇諜詭計而勝者亦有披心示膽而服者其人其時各有所宜耳

宋种師道以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涇原都鈐轄知懷德軍夏國畫境其使焦彥堅必欲得故地師道曰如言故地當以漢唐爲正則君家疆土益蹙矣彥堅無

以對童貫握兵柄而西翕張威福見者皆旅拜師道長揖而已召詣闕徽宗訪以邊事對曰先爲不可勝來則應之妄動生事非計也貫議徙內郡弓箭手實邊而指爲新邊所募帝復訪之對曰臣恐動遠之功未立而近擾先及矣帝善其言

綏懷

老子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則夫大兵之後寇賊雖剪百姓瘡痍猶未起也是必勞來安集黎民悅懷海內來服獄弭而兵寢聖德之至也

此記禹威倪謝四人心之事

漢光武即位使使者持節拜鄧禹爲大司徒封爲鄧侯是時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稚垂髮載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

此正其務悅民心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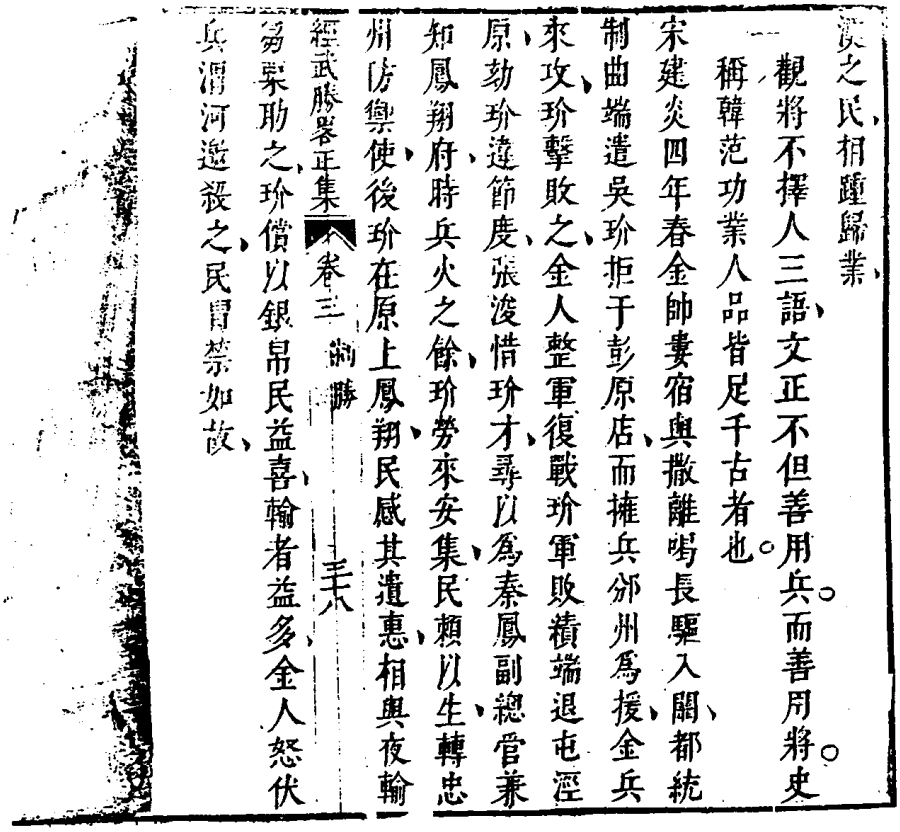
漢岑彭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見諸耆老爲言大漢哀愍巴蜀故興師遠伐以討有罪爲人除害辟不受其牛酒百姓大悅爭開門降

晉武帝將有滅吳之志以羊祜爲都督荆州諸軍事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爲邊害祜患之卒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成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

淮西既平裴度爲節度招撫使蔡人大悅舊令途無偶語夜不然燭人或以酒食相過從者以軍法論度乃約法惟盜鬬殺外餘盡除其往來者不獲以晝夜爲限蔡之遺黎始知有生人之樂度以蔡卒爲牙兵或以爲反側者其心未安不可自去其備度笑而答曰吾受命爲帥元惡就擒蔡人即吾人也父老無不感泣

宋仁宗時延州諸砦多失守范仲淹請自行詔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序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千人分爲六將領之日夜閱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敵夏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仲淹又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爲軍以河中府同華州中下戶租稅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詔以爲康定軍仲淹又修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羌

漢之民、相踵歸業、



一觀將不擇人三語、文正不但善用兵。而善用將。史稱韓范功業人品皆足千古者也。

宋建炎四年春金帥婁宿與撒離喝長驅入關、都統制曲端遣吳玠拒于彭原店、而擁兵邠州爲援、金兵來攻、玠擊敗之、金人整軍復戰、玠軍敗績、端退屯涇原、劾玠違節度、張浚惜玠才、尋以爲秦鳳副總管兼知鳳翔府、時兵火之餘、玠勞來安集、民賴以生、轉忠州防禦使、後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

芻粟助之、玠償以銀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民冒禁如故、

招附

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

漢建安中鄜城梁興寇畧馮翊、諸縣恐懼、皆寄治郡下、議者以爲當移就險阻、馮翊鄭渾曰、興等破散藏竄山谷、雖有隨者、率脅從耳、今當廣開降路、宣諭威信、而保險自守、此示弱也、乃聚吏民治城郭爲守備、募民逐賊、得其財物婦女、十以七賞、民大悅、皆願捕賊、賊之失妻子者、皆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之、于是轉相寇盜、黨與離散、又以恩信告諭、羣黨安集、

興餘衆聚鄜城、渾討斬之、

漢光武即位、拜岑彭爲廷尉、行大將軍事、與吳漢等圍洛陽數月、朱鮪等堅守不肯下、帝以彭嘗爲鮪校尉、令往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苦歡語如平生、彭因曰、往者得執鞭侍從、蒙薦舉拔擢、嘗思有以報恩、今皇帝受命平定燕趙、盡有幽冀之地、百姓歸心、賢俊雲集、親率大兵來攻洛陽、公雖嬰城固守、將何待乎、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彭還具言于帝、帝曰、夫建

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即許降

後漢初河南賊張步據齊地漢將耿弇討敗之步肉袒負斧鑕于軍門弇傳步詣行在所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時步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十餘兩弇令降軍各以郡人詣旗下皆罷遣軍人令歸鄉里齊地悉平

隋山獠作逆以衛玄爲資州刺史以鎮撫之玄既到官時獠攻圍太平鎮玄單騎造其營謂羣獠曰我是

刺史鄧天子詔安養汝等汝等勿驚諸賊莫敢動于是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歸鄉者十萬餘口

唐元和中魏博義成軍送擒獲逆賊李師道下都知兵馬使夏侯澄等四十七人並從釋放仍却遞送軍前驅優給放去及澄等至行營賊覘知之潛相傳告繇是皆感朝廷恩相繼有降者

唐高祖已定京師拜李孝恭山南招慰大使徇巴蜀下三十餘州進擊朱粲破之俘其衆諸將曰粲徒食人摯賊也請坑之孝恭曰不然今列城皆吾寇若獲之則殺復有降者乎悉縱之繇是騰檄所至輒下

按恭破朱粲于巴蜀降蕭銳于江陵擒輔祐于丹陽唐之宗臣最爲顯著

李晟嘗曰河隴之陷非吐蕃能取之皆將臣沓貪暴其種落不得耕稼日益東徙自棄之耳且士無繒絮人苦役擾思唐之心豈有既乎因悉家貲懷輯降附得大酋浪息曩表以王號每虜使至必召息曩于坐衣大錦袍金帶誇異之虜皆指目歆豔

宋岳飛擊賊曹成成奔連州飛謂張憲等曰成黨散

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爲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主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徐慶自邵道王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宣撫司降嶺表平

成化十二年兩廣總督朱英奏曰廣西猺獞叛服無嘗然彼亦人類可以善化臣與鎮守等官會議將撫治勸誘之方揭榜曉諭有去逆效順者復其徭賦三年或家業未成願還本貫者聽時則右荔浦縣立山鄉李公主令其子扶寶率衆四十來詣軍門告稱本

岁古蒙州之立山縣請復立爲州縣見有衆數萬俱願歸順臣因行三司勘處分守柳慶等處叅政袁愷復招出馬平等縣猺獞一千五百二十八人叅議謝綾招出蒼梧等縣猺獞一千七百九十人副使范鏞等亦招出楊朔等縣猺獞陸續報官其餘未順者諒皆漸可招徠俟其編戶其籍復奏而處之

安衆

士卒者大將之臂指也大將者士卒之心體也將重則軍不擾三軍之動靜一視諸將而已矣

李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圜陳外嚮胡急擊之矢如雨下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若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

張步攻耿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有深意罷

魏將曹仁圍廿寧於夷陵周瑜與吕蒙往救寧寧圍既解乃渡屯北岸赴期大戰瑜親跨馬掠陣會流矢

中右脇瘡甚便還後仁聞瑜臥未起勒兵就陣瑜乃就興案行軍營激揚吏士仁繇是遂退

唐儀鳳二年帝召裴行儉册送波斯王且爲安撫大食使經莫賀延磧風礫晝冥導者迷將士饑乏行儉止營致祭令曰水泉非遠衆多安俄而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水草豐美後來者莫識其處衆皆驚以方漢二師將軍

後唐李嗣昭守潞州嘗饗諸將登城張樂爲梁軍矢中其足嗣昭密拔之坐容不之覺酣飲如故以安士心

宋駙馬都尉王承衍知天雄軍時契丹寇鎮陽侯騎至冀州去魏二百里鄰境戒嚴城中大恐屬上元節承衍獨下令市中及佛寺燃燈設樂與賓佐遊宴達旦人賴以安

正德十四年七月虜入塞急進郭登都督僉事副劉安守大同會上親征成國公朱勇西寧侯宋瑛武靖伯朱晃賊不利倉卒議班師公告學士曹鼐張益駕入宜從紫荊關乃忽東折居庸纔四十里虜至上北狩當是時大同堡塢蕭條城門晝閉人心危疑登慷慨自奮修城繕兵拊循士卒弔死問傷裹創傳藥衆皆感戢

全歸

既已內圍更防尾擊肅我部伍選我材武嚴我後勁翼我兩旁整以衆退乃能不敗

梁韋叡既平合肥有詔班師去魏軍已近懼爲所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車殿後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

後周大將宇文護伐齊遣將扇遲迴圍雒陽爲敵所敗周將達奚武與齊王憲于邙山禦之至夜收軍憲欲待明更戰武欲還固爭未決武曰雒陽軍散人情

駭動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武在軍旅久矣備見形勢大王少年未經軍事豈可將數營士衆一朝棄之乎憲遂從之全軍而返齊人弗悟而不追若追之必克也

五代梁牛存節大舉以伐淮南至濠州東聞前軍失利子清口斂軍退至埤河無復隊伍存節遏其後與諸將釋騎步鬬諸軍稍得齊收拾所部兵并敗兵共八千餘人至于淮涘時不食已四五日矣存節訓勵部分以禦追寇遂得旋師

金主亮舉兵渡淮慮魏勝睨其後分軍數萬來攻會李寶帥舟師往膠西破金人舟艦勝遣人邀之同擊金人于新橋大敗之寶既捷勝亦還州爲捍禦計金兵至營于城北將攻關門先遣人說勝使降勝開門出諭之曰汝主叛盟失信無故興兵我朝以仁義之師來復舊疆汝主渡淮必敗爾等宜早來歸必獲爵賞時金兵已逼關勝登關門張樂飲酒犒軍士令固守勿出戰金兵攻之踰時乃遣士憑險隘擊之金人知不可攻率軍轉而渡河襲關後勝斂兵入城金兵

追將及勝獨乘馬逐之叱曰魏勝在此聞者皆辟易士卒後入者不復敢追

兀朮恥順昌之敗復謀再入詔大合兵于淮西以待既而金敗于柘皐復圍濠州韓世忠受詔救濠以舟師至招信縣夜以騎兵擊金人于聞賢驛敗之金人攻濠州五日而破破三日世忠至楊沂中軍已南奔世忠與金人戰于淮岸夜遣劉寶沂流將劫之金人伏木塞赤龍洲扼其歸路世忠知之全師而還金人自渦口渡江北去自是不復入侵

用兵之術戰勝不可以專勝勝有必敗之理勢敗不可以專敗敗有反勝之道戰勝而敗者有五急難定謀狐疑不決一敗也機巧萬端失于遲後二敗也機事不容三敗也似勇非勇似怯非怯四敗也主將不一五敗也此五者皆戰勝而反敗也戰勝而必欲勝者定謀貴決機巧貴速機事貴容進退貴必兵權貴一也勢敗而反勝者有四吏士饑劄所愛啗之衆有飽之用矣吏士恐奮身先之衆有勇之用矣期應不到殺其所昵衆有懼之用矣人有疑惑陰爲鬼詐衆有天之用矣如是者皆以敗爲勝者也

淮南子曰夫憂所以昌也而喜所以亡也勝非其難也持之其難也柳人紇勁杓國門之關而不以力聞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以兵顯

梁韋叡體素羸未嘗跨馬每戰嘗乘板輿督勵將士勇擊無敵喪接宵旅夜筭軍書張登達曙撫其衆嘗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

宋仁宗時宼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陣遇宼多北狄青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爲虎翼所破累功至招討副使在涇原嘗以寡當衆度必用奇勝密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卻聲止即大呼馳突士卒皆如教繼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再卻虜人大笑曰兒謂狄天使勇時虜人謂青爲天使也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死者不可勝數追奔數里前臨溪澗虜忽壅遏山隅青遽鳴鉦而止虜乃得引去時將佐悔不追擊青曰不然奔命之

虜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謀軍已大勝殘宼不足利寧悔不擊不可悔不止也

止戈

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期以滅敵。敵盡而止。左傳曰。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斯之謂也。

漢武帝時。公孫弘請禁民毋得挾弓弩。上下其議。侍中召丘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且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

宋乾德二年冬伐蜀。詔以劉光毅爲歸州行營前軍副部署。曹彬爲都監。峽中郡縣悉下。諸將咸欲屠城以逞其欲。彬獨申令戢下。所至悅服。上聞降詔褒之。

宋建炎二年。楊存中討賊徐明於嘉興。先登主將師屠城。存中力諫止之。戮其渠魁而已。郡賴以全。

馬文升入爲兵部尚書。念天下方困於兵。會貴州都勻苗叛。守臣請合三鎮兵遣討。文升不可。惟遣官勘

一撫一勘培國家多少元氣是大臣忠國爲民之心

處卒無他。廣西土守岑欽與侄淳相讐殺。巡撫欲討之。文升不許。第令謄書戒飭。已皆悔悟。納款請死。

以上原缺

經武勝畧正集軍實卷一

晉陵莊應會春侯甫纂輯
後學白汝愚果明甫較閱

兵制

易曰師貞丈人吉无咎又六三爻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書曰司馬統六師平邦國荀卿曰齊之技擊不可以敵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敵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亢倉子曰有以飲藥而斃者欲禁天下之醫非也有以乘舟而沒者欲禁天下之船非也有以用兵喪國者欲禁天下之兵非也夫兵之不可廢譬水火焉善用之則爲福不善用之則爲禍三畧曰聖王之用兵非樂之也將以誅暴討亂也夫以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溉爝火臨不測而擠欲墜其克必矣蘇軾曰兵有三弊漢兵雖不知農而無聚食之弊唐兵雖聚而無無事而食之弊宋兵則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蓋兼有其弊也章氏曰王畿千里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郊外爲鄉六鄉百里通十爲同

爲百里者十提封九萬井九十萬夫之地除川湟城邑之屬三萬六千井除公田九分之一爲五十萬二千夫又以一易再易三易通之三分去一爲三十五萬四百夫率三百五十家賦一乘（四兵爲乘故曰丘乘）積六鄉爲千乘而餘率七家爲一兵積六鄉爲七萬五千人此六軍之制也六遂及三等侯國皆如鄉之法畿方千里爲千里者十如鄉之除爲三百五十萬四千夫賦車千乘卒七十五萬人爲六軍者十此通畿之制也（牧野之師紂軍七十萬意通畿皆發）大司馬遞而征之十年而役一遍凡三家可任者率十有一人（每一家一人爲兵其餘丁謂之羨卒今日十有一人是并羨卒通算也）則一人終身無過一役再役而已然直任者又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先王之不窮民力如此古者畿內之兵不出所以重內也即有四方之役則用諸侯兵耳或遣上公帥王賦亦不過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而已而調兵諸侯亦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楚蓋裒荊旅武王克商實用西土至于征徐以魯追貊以韓討淮夷以江漢畧見於經可考也平王戍申以遠見刺當是時周都洛矣繇洛戍申許毋乃未

甚遠者周人已不能堪況後世有勞師萬里者哉齊威東討陳濤惟及江黃北伐山戎亦因燕衆蓋猶有節制者自晉文城濮之役以秦師從諸侯之後惟黨是與無復先王之舊矣

文林雜集論客兵之苦曰客食不納寄椿不敷誰其食之葦蘆蔽寓糖缶伐炊誰其飽之孤旅幽羈啣怨飲恨誰其憂之於是吾亦逝去之心始勃乎不可遏矣

客兵之苦采薇備之防秋更戍自古已然安得內

順治而外威嚴使四夷不爲邊患也三代而下惟我

高皇一掃胡元

成祖三犁虜穴厥功天地不朽云

李白論南北所長曰平沙淺草千里所目土不成丘水不成谷馬肥人輕來往電駭此非南軍之所長也山林險阨草木蓊鬱江流吞天巨浪時起行人疑惑飛鳥不能渡徒走相搏短兵相擊此非北軍之所長也

北之性可用兵

陳同甫論南兵可用曰項籍以會稽兵而角距鹿之[illegible]今浙江之兵是也番君吳芮以百粵之兵佐諸侯今江湖之兵是也越王無諸以閩中兵共滅楚今福建之兵是也東甌王搖與無諸同率兵以佐漢今永嘉之兵是也此則東南之兵自古而精也然則今果不如西北也哉

武穆捕揚么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而武穆曰兵何嘗顧用之何如耳則兵之強弱安有東西南北之異哉

按黃帝有涿鹿之戰顓頊有共工之陳周人因井田而出軍賦小司徒爲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然此五兩卒旅師軍即平時比閭族党州鄉也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家出一人即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也然只言其可任者如此非盡用之也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六軍七萬五千人六十四井出車一乘以杜氏法積算千乘之國當有戎馬四千匹牛一萬二千頭甲士三千人步卒七萬二千人合士卒之數可以爲六軍然而大國不過三軍其有六軍者猶天子六卿六遂迭用之耳遂乃卿之副也其實五百乘而已大率七家賦一兵孫子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疲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蓋言一夫從軍七家奉之也因卿士而命將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帥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五十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

南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選擇有時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郡牧五載大簡車徒練習有節春振旅以蒐夏茇舍以苗秋治兵以彌冬大閱以狩兵無坐食之費民無久戍之勞制之極善者也齊作內政而寓軍令三分其國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五人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長人五鄉一帥萬人為一軍公將其一工商之鄉隸焉國子高子將其二大畧依周變從輕便晉作州兵而置三行晉惠公作州兵五党為州州二千五百家也率一家起五人是一萬二千五百人古制也但周禮以卿大夫治之今易以州長管人既少督察易精文公作三行以禦狄大國三軍今復置三行以避天子六軍之名而其實為六軍清原之蒐去三行更為上下新軍作五軍襄公蒐于夷舍二軍以復三軍之制景公卿之戰三軍增制大夫各十人猶三行也至安革之戰御克請益車八百乘始作六軍魯作丘甲以盡民力魯自宣公稅畝用什二之征及成公謀伐齊作丘甲又益民賦率一甸而加步卒三十四人甲士一人三甸而加一乘兵車之賦非司馬法之舊矣魏用武卒以殫民命魏之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帶劍員中趨百里至於秦人兵令益酷商鞅變法專尚軍功民年二十三以上即調從軍大率百人則五十人為農五十人習戰獲一首賜爵一級平安之投年五十以上悉於又非商之舊矣故其銳士獨強於天下及併六國置材官於外郡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材官天下兵器鑄為鐘鐻講武之禮罷為角觝而秦亦族亡矣漢室無計口授田之法故賦民以丁而不以田二十三為正卒五十六為退

觀漢朝兵民分為矣

卒郡國有材官騎士之制京師有南北軍之屯有事以羽檄召材官騎士備軍旅文帝始以銅虎符代羽檄而南北二軍不出又南北軍皆郡國番上無定位之兵也郡國番上南軍三輔番上北軍自武帝置八校尉大抵以習知胡越人充之則募召始此期門羽林皆世為之則長從始此武帝更太尉為大將軍以中尉材官出征恐京師無重兵而生變於是分北軍為八尉以中疊領之又恐北軍之權太重故于光祿勳增期門羽林之兵期門父死子代羽林孤兒亦軍士之子孫也蓋自是有養兵之病而京師之兵制壞矣元狩以後兵革數動民多買復漢法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民多出錢於官買復其身調發之士益鮮於是發及謫吏次及謫民次及謫戍次及七科而郡國之兵制又壞矣及光武罷都試而外兵不練先是時歲及立秋則郡國必蒐都試之法光武徒見西漢秋試或以為患翟義之討王莽李通之勸光武皆因秋試日勒軍誅長大事周制諸侯兵意吏起兵遂罷都試之法凡有征伐皆籍京兵或遣將出擊或移兵留屯南北軍無復禁衛之職番上變為長屯長屯至是又變為遠征此漢兵之三變也安帝募民入錢穀得為虎賁羽林營士桓帝又詔減羽林虎賁不任事者半俸則京衛之兵亦單弱矣

漢京師有南北軍外有材官騎士南軍衛官禁衛尉主之北軍衛京城中尉主之材官騎士供調發

郡守尉主之在孟秋則乘輿御戎俾武士肄孫吳之業習戰陣之方在十月則車駕幸長安於南門會五營之士演入乘之法諸郡則郡守諸尉課都試之法凡率騎材官樓船使各習焉然考禮義志謂罷邊衛事必勸以農桑馮唐言衛士出於中從軍是擧井田既廢民兵分爲二而其遺意猶未盡泯則亦可以覘漢家兵制之大畧矣

爲既代周開十二衛唐有天下兵法益備凡建府六百餘所而關中居其半於是有折衝果毅之目唐志言分

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自安元折衝府二百八十通計舊府六百三十三陸贄奏議則以爲太宗置府八百在關中者五百杜牧作罪十六衛謂畜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有四其數不同又唐之府兵雖散在諸道而折衝都尉並遥制於諸衛乃是內任官故官志係之於諸衛之後不與外官同漢都尉不隸於諸衛乃是外任官故表係之郡守之後與唐異然領兵則太守與都尉刺史與折衝同矣唐以遠近分番皆以一月恐太疲敝以二歲更代爲善又唐在二千里者亦不免此法歟

而府之置兵有三等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

衛之領兵有多寡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番休有時皆宿衛者番上兵征調有法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符法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詔別將行矣

二十而爲兵六十而免行兵則甲冑自備裝根自備無養兵之費也罷兵則將歸於朝兵散於野無握兵之重也此其法制尤爲近古高宗以劉仁軌爲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則天以後府兵寖壞衛士匱府兵爲人所賤百姓畏之張說始募長從兵謂丁壯蒸爲手足以避其役

之驍騎六軍皆市人而方鎮之勢盛矣東萊呂氏曰太宗分天下爲十道而置使處之總之以都督以天下之極邊爲天下之重鎮而都督之品秩與十六衛將軍同乃在六尚書上北方鎮兵之形及張說募驍騎李林甫停上下魚書內兵耗弱而外兵強盛蕃鎮之禍興矣今爲唐兵三變之說者謂府兵變爲礦騎則可謂礦騎變爲蕃鎮特未之考耳鎮兵既盛天

子亦增置禁軍於京師以自衛而神策專以宦官掌之初高祖定天下罷兵遣歸其願留宿衛者三萬人以渭北賜田給之號元從禁軍太宗擇善射者百人爲百騎以從出獵又置北衛七營選材力驍悍月以一營番上十二年始置左右屯營於玄武門領以諸衛將軍號飛騎復置馬射者爲百騎武后改曰千騎肅宗又改曰萬騎及玄宗以舊騎平韋氏改爲左右龍武軍永泰禁兵寖耗祿山兵反肅宗赴需武士不滿百及即位始復調補德曰北衛上元中以北衛軍使衛伯玉爲神策軍節度使領陝川中使魚朝恩監其軍代宗避土蕃幸陝魚朝恩舉兵迎之及京師平制恩遂以其軍歸禁中自將之遂爲天子禁軍勢居北軍右日後或驟盛與大率兵柄在宦官而國勢日於是南衙日輕北衙日重而大勢去矣府衛變爲募長從變爲禁軍此唐兵之所以三變也

制亦頗損於唐

唐京師置十六衛。中外置六百三十二府。兵籍於府。府隸於衛。有發則命將檄兵。平居則分番更直。仲冬之月、講武於都內。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庭試。中多者賞以束帛。將帥亦皆上考。雖終唐之世。其制三變。而考校遺意。今未嘗不可法也。

宋革五代之弊、五代朱全忠劉仁恭皆令諸軍文面以識軍號最為酷政收天下勁兵、列營京畿、以備藩衛、諸鎮之兵、亦皆戍更、制兵之額有四、宿衛備戰者曰禁兵、總於殿前侍衛二司其尤親近扈從者號班直餘自執衛下皆番戍諸路有事即以征伐服役諸州者曰廂兵、廂兵諸州之鎮

兵也太祖選州兵壯勇者送京師餘留本城本城雖或更戍然罕教閱類多給役而已士民團練者曰鄉兵、河東陝西有弓箭手麟州有義勇之類諸部內屬者曰蕃兵、塞下內屬諸部落團結以為藩籬之兵兵符出於密院兵衆統於三衛。其制亦善矣。厥後或刺義勇。或募強壯。州縣疲於養兵。而國勢終於不振。毋乃諸郡撤備之過乎。

宋慈五季之弊。聚重兵於京師。其最精銳者曰禁軍次曰廂軍。其下分散郡國曰鄉兵。又數遣使者分詣諸道。擇選精兵。凡其才能技藝有過人者。皆收補禁軍。邊境有事。亦輪禁軍以戍邊。天子嘗躬

兵統於將將統於朝制度之妙無踰於此

自按閱。訓練於近郊。科試設武舉。外舍生稱武進士。內舍生稱俊進士。以論策定其法畧。以弓馬定其高下。是法度損益前代。而鼓厲教習之方。則未嘗不仍漢唐之舊也。

國初設五軍都督府、錦衣等十三衛親軍、諸衛皆番直宿衛執戈戟嚴巡警監門禁而錦衣所長者乃鹵薄儀仗之事旗手所司則旗纛金鼓之物諸衛所統軍卒而錦衣獨校尉力士即周之虎賁旅賁也諸軍皆世卒而府軍獨簽幼軍即漢之六郡良家子也天下都指揮司凡十六處。而為行都司者五。其所設軍士皆有定數、五千六百名為一衛一千一百十二名為一所一百一十二名為百戶所兵皆

土著。將皆朝除。上有易制之權。下無代襲之患。其兵政有統。誠有如宋濂之所稱者矣。成祖建都燕京、仍立五府、增七十二衛、設五軍神機三千三大營、又以河南山東中都大寧四都司官軍輪聚京城、歲較月練。今考其法、指揮所轄萬人、其有武備不精一千至六千人者、罰俸有差、至七千人者、降級有差、千戶所轄千人、以百為限、百戶所轄百人、以十為限、故當時衛皆精兵。兵皆可用。厥後承平日久。法寢以衰。正統己巳之變、虜騎衝突、若履無人之境、于謙因兵政

變殛乃立十團營挑選各營之驍勇者充之天順初年罷之三年復置七年又罷之成化初年復置後增為十二營凡有征調則十二營之兵以次啓行其任者名曰選鋒不任者退還原營名曰老家老家者充為宿衛守衛之用也嘉靖庚戌之變復立三大營改三千為神樞統以勳臣督以樞臣巡以科臣臺臣督臣其詞可謂備矣

京營之制洪武時止有五軍營以衛兵分隸五府中軍左右掖及左右哨是也分大小較場與城外城內操練永樂初分為三大營曰五軍營有步隊馬隊專教陣法以龍旗下三千胡騎立三千營皆馬隊專扈從出入管車輦寶纛等事後征交趾得神銃火箭之法立神機營皆步隊肄習火器是為三大營每營以公侯伯三人充提督其營總兵官居營則五軍以肄營陣三千以肄巡哨神機以肄銃手駕親征則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步卒居內騎卒居外其外為神機營又其外有長圍各周二十里令軍中樵採皆不得出圍外又增錦衣

等為七十二衛留守等為四十八衛又調河南山東中都大寧衛踐更入操提督以名家宿將景泰初選三大營精銳官軍分立十營團操是為團營團營之兵名為頭撥以備警急調用天順初罷立八年復置成化中揀選三大營精兵分為十二營每營各有坐營把總等官總之若遇出征即量調而行其營將領其營士卒啓行不必揀選三大營所存老弱無幾名曰老家兒專備營造差發等用其十二團營益以北直隸各衛山東河南江北各都司衛所精兵共二十五萬寇之分為春秋二班嘉靖庚戌虜寇京師　朝廷釐革營務罷團營仍為五軍營內分十二小營改三千營別為神樞營神機營仍舊三營共設總督京營戎政公侯伯一人協理文臣一人五軍營副將二人練勇參將二人參將四人遊擊將軍四人神樞神機營各副將一人練勇參將二人佐擊將軍六人以昌國公故宅為戎政廳給戎政印柳葉篆文虎鈕如將軍掛印通計京操凡大營三內分為小營三十副將以

下三十人人坐一營副將用真署都督參遊佐擊用真署都指揮或都督大抵統軍不專於一人練軍不專於一人行軍不專於一人皆有意焉

顧宗徽意不欲武臣權重在內營操官止管操練者無開設衙門亦無印信在內五府有衙門印信理營行政務至於營操非特命不得干預蓋五府三營十二營職掌不相侵也至於出征亦不止大將一人必選二三人名位謀勇相等者參用之出師之日賜平賊討賊平虜平胡征夷征虜等印或將軍或副將軍或大將軍隨時酌與必繇兵部提請五府亦不得干預事平之日將歸於府軍歸於營印歸於朝其意深矣○于肅愍當巳巳之變營務廢弛於是選三大營中精銳分為十營以訓練之命曰團營其餘者為老家營於六提督中揀二人充提督團營總兵官文臣大司馬董之別勇怯則可激勸預簡練則可應急是時營政一新而乾坤再定其後又分為十二營大抵即團營遺意至正德中京軍不足以備征討而倚調邊兵嘉靖中北虜

闖入內境竟不能以一矢加遺則團營與老家營亦無甚差殊矣○王文成公平庵寇立兵符將調集各兵每二十五人編為一伍伍有小甲五十人為一隊隊有總甲二百人為一哨哨有長有協哨二人四百人為一營營有官有參謀二人一千二百人為一陣陣有偏將二千四百人為一軍軍有副將偏將無定員臨事而設小甲於各伍之中選才力優者為之總甲於小甲之中選才力優者為之哨長於千百戶義官之中選才識優者為之副將得以罰偏將偏將得以罰營官營官得以罰哨長哨長得以罰總甲總甲得以罰小甲小甲得以罰伍衆務使上下相維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舉動一法治衆如寡編選既定仍無伍人給一牌備列同伍二十五人姓名使之連約習熟謂之伍符每隊各置兩牌編之字號一付總甲一藏本院謂之隊符每哨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哨長一藏本院謂之哨符每營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營官一藏本院謂之營符凡遇征調

發符比號而行以防奸僞其諸緝養訓練之方旗鼓進退之節務濟寔用行之

國朝兵制內設京營以固本與錦衣諸衛相表裏錦衣備宿衛而此獨止巡徼扞城彷彿漢南北軍制日有操月有較春秋有大閱士嘗訓練而兵有餘勁外則邊鎮宿以重兵而勾陳薇垣之形壯衛所間於州縣而牙錯碁布之勢張監之以司道統之以督撫而又優恤勸懲詳其令較閱清察嚴其條所在各自屯給而不盡縻縣官之費且本兵有

出兵之權而無統兵之任督撫有統兵之任而無出兵之責上下相制彼此相維真百世之鴻規萬禩之碩畫也

車戰

武王問太公曰戰車奈何太公曰步貴知變動車貴知地形騎貴知別徑奇道三軍同名而異用也凡車戰之死地有十其勝地有八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地也越絕險阻乘敵遠行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言不能往來也）陷之險阻難出者車之絕地也圯下漸澤黑土黏埴者車之勞地也左險右易上陵仰坂者車之逆地也殷草橫畝犯歷深澤者車之拂地也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

左有深水右有峻坂者車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拙將之所以見擒明將之所以能避也敵之前後行陳未定即陷之旌旗擾亂人馬數動即陷之士卒或前或後或左或右即陷之陳不堅固士卒前後數顧即陷之前往而疑後往而怯即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即陷之戰於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即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地也將明於十害八勝敵雖千乘萬騎前驅旁

萬聯必勝

從來論戰車者曰、有脚之城、不秣之馬、戰之藉於車尚矣、然不審于形勢、去十害、就八勝、其不至于棄輔說輻、將伯助予者幾何哉、

兵法曰、用軍之法、五車有一長、十車有一吏、五十車有一卒、百車有一將、易戰之法、五車爲列、前後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隊間六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車爲一聚、二十車爲一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三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橫相去一里、易戰

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車當十騎、十騎當一車、車騎者、軍之武兵也、故十乘敗千人、百乘亂萬人、用車之道、陰濕則停、陽燥則起、貴高賤下、馳其要害、遂其糧草、若進若止、必從其道、敵人若起、必遂其迹、其士須選少壯蹻健、走追奔馬、及馳而乘之、則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束縛車旗、力可引弩、八石能射前後左右、便習者名五車之士、養之不可以不厚也、

孫子曰、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旂、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

吳子曰、明知險易則地輕馬、芻秣以時則馬輕車、膏鐧有餘則車輕人、鋒銳甲堅則人輕戰、

武侯曰、天久連雨、馬陷車止、四面受敵、三軍驚駭、爲之奈何、吳起對曰、凡用車者、陰濕則停、陽燥則起、貴高賤下、馳其强車、若進若止、必從其道、敵人若起、必逐其迹、

車與步戰于易、則一車當徒八十人、戰于險、則一車當四十人、與騎戰于易、則一車能當十騎、戰于

險、則一車能當六騎、○凡車利結營、猶便涉遠、宜于廣易陽燥、不宜于卑濕窪洳、所以貴高而賤下、進止須從其道焉、其犯堅衆也、必先走其雷電、繼以小戎、急出騎車、或突或衝、火亂其西、弩亂其東、半騎半徒、伏奇從鋒、晦冥不便、謹壁弗攻、出入有制、馳驟得機、敵雖萬匝、克之必矣、

古者作車以行陸、未始用于戰、自夏啟車御以正而勝有扈、湯以龍旂十乘而克有夏、至于成周、其法大備、臨衝閑閑、伐崇之舉也、戎車三百、牧野之役也、宣

三之南征北伐、皆用此制、秦漢以來夏侯嬰以兵車而破李由公、孫賀以輕車而出雲中、衛青之擊匈奴也、以武剛車、元狩四年大將軍衛青等率軍數十萬出定襄塞擊匈奴以武剛車行翕侯趙信者故胡人後與單于戰兵盡奔降單于爲單于謀曰漢兵即度幕人馬罷困可坐取虜以精兵待幕北直青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于是青令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萬騎會戰時大風起沙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亦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皆强戰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羸壯騎數百直衝漢圍西北而去○按武剛車行以載兵止以爲陣器械無不犀利此車即哥舒翰所用以收黃河九曲者李陵以大車而解虜敵、陵與單于相值以大車爲營引士出營外爲陳擊傷虜騎甚衆李靖以偏廂車而擒頡利、兩

翼以進、方軌徐行、宋武以是平僭亂、總名偏廂、別爲虜角、馬隆以是破羌戎、宋吳淑謂車爲一營之甲鎧、一陣之鱗介、又言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其法用兩竿雙輪上載弓弩又設皮籬以隄矢石下設鐵楯以衛人足長兵禦人短兵禦馬傍施鐵索行則步以爲陳止則聯以爲營每車用二十五人四人挺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餘執器械魏勝又創爲如意戰車、勝嘗自創如意戰車數百輛砲車數十輛車上有獸面木牌木槍數十垂氈幕軟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爲營掛搭如城壘人馬不能近遇敵又可以禦箭簇列陣則如意車在外以旗蔽障弓車當陣中施大石砲亦二百步兩陣相近則陣間發弩箭砲近陣則刀斧鎗手突出交陣則出騎兵兩嚮掩擊得捷拔陣追襲少却則入陣間稍憩士卒不疲進退俱利何便出擊以其製上于朝詔諸軍遵其式造焉而符彥卿亦以拒馬破虜此皆知用車之利者也、若晉魏舒毀車而行、而成太原之功房次律改步用車、而有陳濤斜之敗、唐房綰用車戰而敗於祿山此又非存乎其人者耶、

車騎步三者各有其用、非可軒輊取舍、近時談兵家悉稱步騎、至車兵一制、造作有所弗詳、運用有所弗習、遂泥太公死地有十之說、謂不若步騎之輕便、不知古時制井田、寓兵法、簡徒蒐乘、大率攻戰多出于車、其制莫備于周、周至宣王中興、車攻

再詠可見也、他若秦之小戎、楚之乘廣、荀吳伐狄、毀車而行、李靖曰、荀吳用車法耳、雖舍車而法在其中、一爲左角、一爲右角、分三隊爲一乘、然則春秋之際、中原相遇、有不藉車師之力者哉、漢唐宋以來、代有制度、而我朝

成祖北征、用兵部所造武剛車餽運、但未以出戰也、至景泰初兵部侍郎李賢上言虜所敢輕中國者、恃其弓馬之強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挨牌止能避箭、不能拒馬、中國長技、惟

有所謂戰車若衛青之武剛車可以禦之而又有取勝之道則火鎗是也臣又觀車製四圍箱板內可藏兵下留銃眼上開小窻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頭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闊四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內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陣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砲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遁我勢益張我威益振備邊長策莫善于此愚按李文達于肅愍丘

文莊皆陳車戰之利而或有以爲鷓鴣車謂不得行也訪之前代名將用車致勝者不獨衛青如馬隆平涼州朱超石却魏軍韋叡走楊大眼唐哥舒翰馬燧宋魏勝皆嘗用之破敵何不聞以爲鷓鴣耶近時子俊大猷輩雜用鹿角武剛之制大斥虜騎于雲中亦可驗矣他如魚車平夷車虎車象車活蠡車鎗車巷戰車正箱車偏箱車雙輪戰車雙輪輜重車屏風車衝虜藏輪車大櫃攻敵車盛油引火車衝敵鉄頭車運糧木牛車神轉火毬車各

有機妙非數紙能盡攻城則莫善臨衝輕捷則莫如小飛車皆可考而用之大抵車戰之法長于守而拙于攻利于易而難于險行則可以載兵器止則可以爲營衛對壘則屏蔽外張鎗砲齊發虜散則出兵邀擊互相救應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誠勝具也然山川險阻車非其宜而深入征討尤非所便假遇長溝枳棘不有如前輩之所慮者乎今日宣大等處山川平夷可用餘塞則宜斟酌地形而用之而且也造車之法須以盡制爲上若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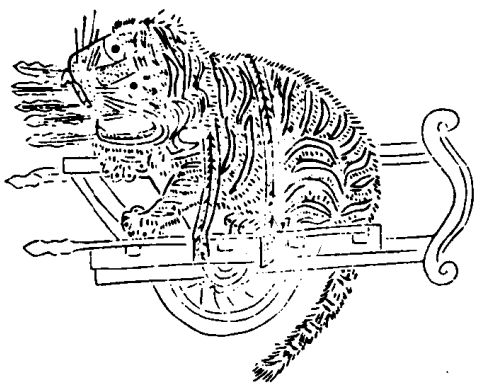
北方脆木版及竹笆則一砲可碎若純用南方堅木版則又太重重則遲單小固不足拒敵遲滯亦艱于運旋輪轅柱板須堅而輕輿箱之內須可伏步卒載器械火砲設氊帷以避矢石畫狻猊以驚胡馬管轄既堅膏鐧有餘以利攸往而翼車尤在奇兵正車一乘以有力善推者爲舵工以酌知進退者爲車正次狼機手兼習刀斧以有膽力者充之次百子銃手次火箭手以伶俐者充之翼車兵以隊長執旗鎗專司指揮以翼之車後次鳥銃手

次籐牌手次鐺鈀手次鈎鎲手火兵居後兼習短兵亦如奇兵法方可制勝耳

戰車不可更僕數其鹿角武剛則俞子俊踰大猷輩已屢效於前今冬官所造想備其制故不載考諸古制有便于今用者特簡附數圖于後以便觀覽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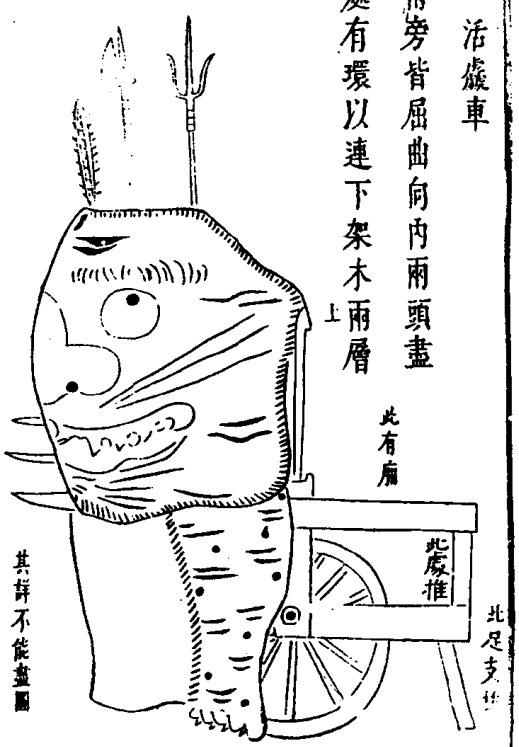
虎車

武經之虎車非古車兵之車也然前架鎗刃遇者莫當不餘筏猊胡馬驚却無武剛之重滯而有偏廂之鋒銳今欲破虜最宜用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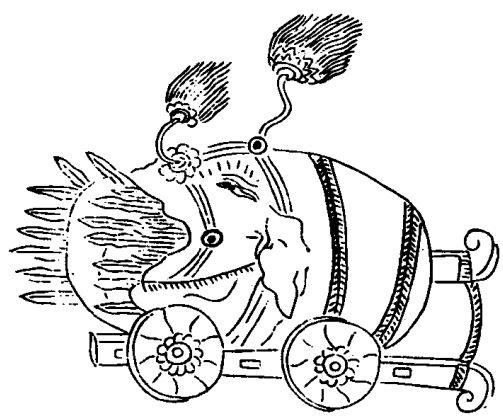
活攲車

兩旁皆屈曲向內兩頭盡處有環以連下架木兩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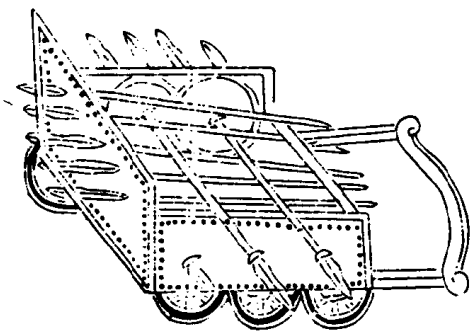
象車

象車腹中可藏火器備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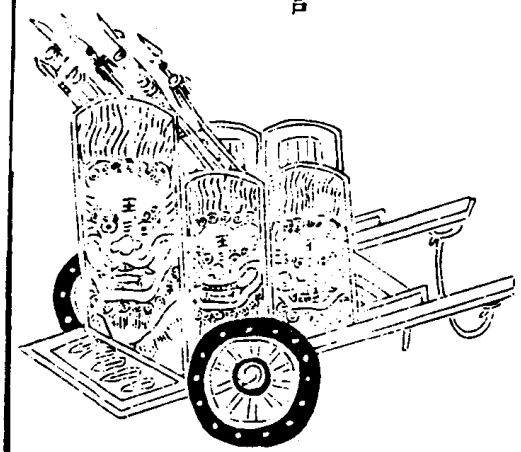
鎗車

衝敵大營須用此若零敵則此車不空輕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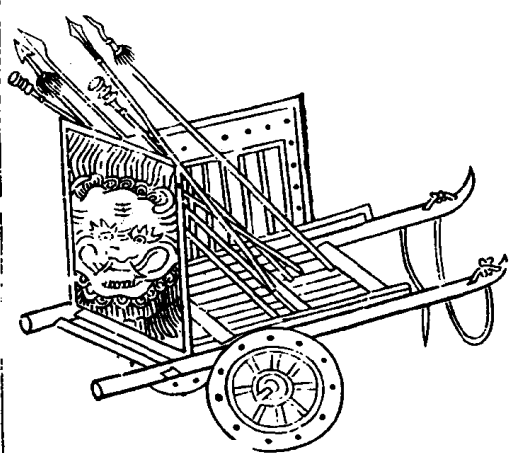


正廂車

正廂偏廂今車營之車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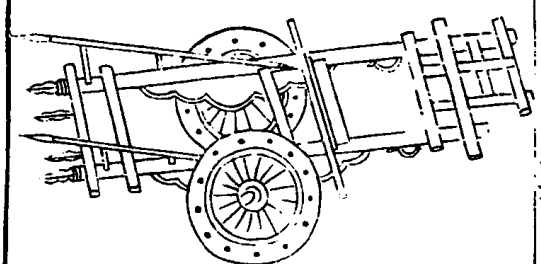


偏廂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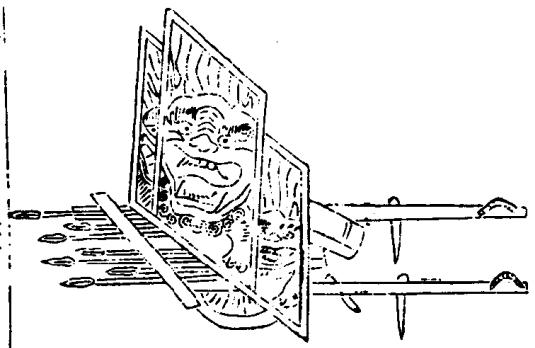
雙輪戰車

身兩股車內橫寬兩頭各用一人中間一人二竿共用六人能用一人主之風馳電掣走堅銳無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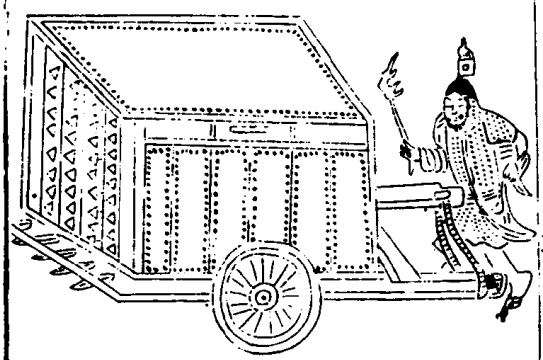
衝虜藏輪車

前轅二層架鎗刀八捍廂中放火箭藥通於外面內裝火箭四十枝用軍二名輪流推行衝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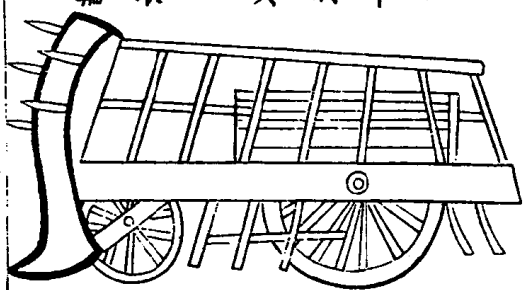
火櫃攻敵車

此車須用堅木為之下架鎗捍上穿火箭櫃盛油刷用牛驟推行二兵隨幇燃火此進攻衝敵長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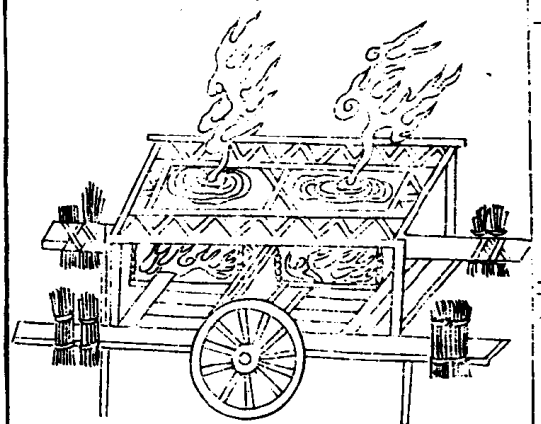
冲敵鐵頭車

高五十寸大衍順數前亦五丁長十尺取天于上體高三十三寸取天下體二十四寸取氣下卑以堅下寬七尺取斗其鐵頭作人字狀尖脊向敵二邊各三尺六寸共七十二寸取煞小輪無廂但置輕物大輪有廂人坐其上重物間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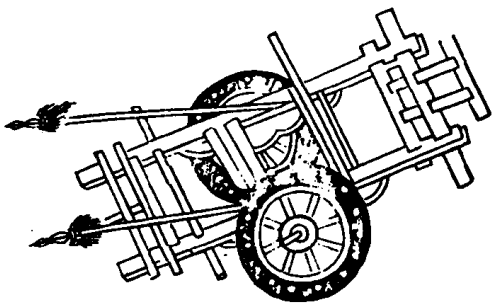
盛油引火車

此車以木做兩輪框架上釘鐵條橫架油鍐中懸鐵盤燒炭火沸油車角撐帶茅草點火之具無踰此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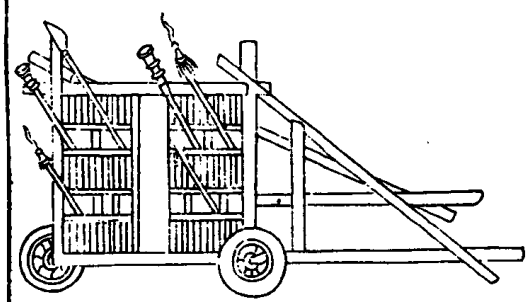
雙輪輜重車

此糧車也不可以戰能任重而車體又輕堅可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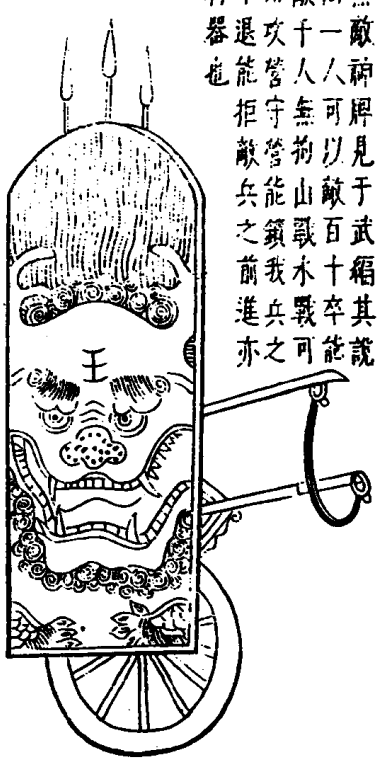
飛輪車

有車之用而無其滯有盾牌之利而廣其意有拒木之益而可以架火器使得如車營之制四面爲壘可以出塞萬里遠虜幕南百戰百勝矣



無敵神牌

無敵神牌見于武編其說曰一人可以敵百十卒能敵千人無拘山戰水戰可用攻營守營能領我兵之不退能拒敵兵之前進亦利器也



武王問太公曰戰騎奈何太公曰騎有十勝九敗敵人始至行陳未定前後不屬陷其前騎擊其左右煞人必走敵人行陳整齊堅固士卒欲鬬吾騎翼而勿去或馳而往或馳而來其疾如風其暴如雷白晝如昏數更旌旗變易衣服其軍可克敵人行陳不固士卒不鬬薄其前後猥其左右翼而擊之敵人必懼敵人暮欲歸舍三軍恐駭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薄其壘門無使得入敵人必敗敵人無險阻保固深入長驅

絕其糧道敵人必饑地平而易四面見敵車騎陷之敵人必敗敵人奔走士卒散亂或翼其兩旁或掩其後其將可擒敵人暮返其兵甚衆其行陳必亂令我騎十而爲隊百而爲屯車五而爲聚十而爲羣多其旌旗雜以強弩或擊其兩旁或絕其前後敵將可虜此騎之十勝也凡以騎陷敵而不能破陳敵人佯北以車騎反擊我後此騎之敗地也追北踰險長驅不止敵人伏我兩旁又絕我後此騎之圍地也往而無以返入而無以出是謂陷於天井頓於地穴此騎之死地也所從入者隘所從出者遠彼弱可以擊我強彼寡可以擊我衆此騎之沒地也大澗深谷翳茂林木此騎之竭地也左右有水前有大阜後有高山三軍戰於兩水之間敵居表裏此騎之艱地也敵人絕我糧道往而無以還此騎之困地也汙下沮澤進退漸洳此騎之患地也左有深溝右有坑阜高下如平地進退誘敵此騎之陷地也此九者騎之死地也明將之所以遠避暗將之所以陷敵也

按車騎之敗皆以地言者謂吾自陷於地形之未

便而致敗也吾能審而避之豈遂致敗哉

武王問太公曰選騎士奈何太公曰選騎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壯健捷疾超絕倫等能馳騎彀射前後左右周旋進退越溝塹登丘陵冒險阻絕大澤馳強敵亂大衆者名曰武騎之士不可不厚也

太宗曰曹公有戰騎陷騎遊騎今馬車何等比乎李靖曰臣按新書云戰騎居前陷騎居中遊騎居後如此則是各立名號分爲三類爾大抵騎隊八馬當車

從二十四人二十四騎當車徒七十二人此古制也車徒嘗教以馬騎隊嘗教以奇據曹公前後及中分為三覆不言兩廂舉一端言也後人不曉三覆之義則戰騎必前於陷騎遊騎如何使用臣熟用此法回軍轉陣則遊騎當前戰騎當後陷騎臨變而分皆曹公之術也

太宗曰車步騎三者一法也其用在人乎李靖曰臣按春秋魚麗陣先偏後伍此則車步無騎謂之左右拒言拒禦而已非取出奇勝也晉荀吳伐狄舍車為

行此則騎多為便惟務奇勝非拒禦而已臣均其術一馬當三人車步稱之混為一法用之在人敵安知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哉

趙武靈王北畧中山之地至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與肥義謀胡服騎射以教百姓曰愚者所笑賢者察焉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遂胡服國人皆不欲公子成稱疾不朝王使人請之曰家聽於親國聽於君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公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

事有經合行為上明從先諭於賤而從政先信於貴昔趙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中國者聖賢之所教禮樂之所用遠方之所觀赴蠻夷之所則效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道逆人心臣願王熟圖之也使者以報王自往請之曰吾閉東有齊中山北有燕東胡西有樓煩秦韓之邊無騎射之備則何以守之哉先時中山負齊之強侵暴吾地引水圍鄗微社稷之神靈則鄗幾於不守也先君醜之故寡人變服騎射欲以備四境之難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惡變服之名以忘鄗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

胡服果便騎射但養尊處優則當顧體又非可以匹夫一劍之任自雄也

後漢光武擊銅馬賊於鄴吳漢將突騎來會清陽賊數挑戰光武堅營自守有出鹵掠者輒擊取之絕其糧道積月餘日賊食盡夜遁走追至館陶大破之

後漢安帝時以任尚為中郎將代班雄屯三輔懷令虞詡說尚曰兵法窮不攻窟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

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里。來如風雨。去似絕弦。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數年兵三十餘萬。曠日無功。使爲君計者。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便民利事。大功立矣。尚卽上言用其計遣輕騎擊杜季貢於丁奚城破之

以萬騎逐千虜、奔騰奮擊之勢、漢家飛將也、

魏武泰初爾朱榮爲大將軍時葛榮向京師衆號百萬相州刺史李神售閉門自守榮率精騎七千、馬皆

有副、倍道兼行、東出釜口、而與時榮衆寡非敵、葛榮聞之、喜見於色、乃令其衆辦長繩至便縛取自鄴以北列陳數千里、旗張而進、榮軍山谷、爲騎兵、分督將以上三人爲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密勒軍士馬上各齎袖棒一枚、至戰時齊發騰逐不聽斬級使以棒擊之而已、乃分命壯勇所當衝突、號令嚴明、將士同奮、榮身自陷陣、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陣擒葛榮餘衆悉降

隋開皇中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楊素爲靈州行軍總管出塞討之先是諸將與虜戰每胡騎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舉鹿角爲方陣、騎在其內、素謂人曰此乃自固之道。非取勝之方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爲騎陣。達頭聞之大喜曰、此天賜我也、因下馬仰天而拜、率精騎十餘萬至、素奮擊大破之、達頭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

與荀吳伐狄、毀車而行同意、

五代符彥卿遇虜寇於陽城彥卿以拒馬爲行寨因

大風出其不意開拒馬、出騎兵、以掩虜、乃大敗之、

狄青征儂智高曾公亮問賊之標牌銃不可當如何青曰此易耳、標牌步兵也。當騎兵必不能施矣。青言賊便於乘高履險。步兵力不能拒。故每戰必敗。願得西邊蕃落兵自從。或謂南方非騎兵所宜。青爲樞密使當若納言蕃部善射。奈艱苦。上下山如平地。當瘴未發時疾馳破之。必勝之道也。青卒用騎兵破賊

三代之戰。俱藉車師之力。至漢時匈奴數患邊。大將軍驃騎將軍歲出塞。突騎無前。遮絕漠北。進止

部署惟輕捷是利而騎兵之用至今尚焉大抵騎戰未戰之先不但當令馬軍練習騎射攻擊尤須令營中馬匹嘗時馳驟使馬性嫻熟諳會金鼓旗色進止廻軍轉陣遇敵之法臨時對壘尤須防敵人鹿角拒馬蒺藜溝塹至其騰驤衝突之勢捷於車而逸於步不言可知矣

步兵

武王問太公曰步兵車騎戰柰何太公曰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陵險阻長兵強弩居前短兵弱弩居後更發更止敵之車騎雖衆而至堅陣疾戰材士強弩以備我後武王曰吾無丘陵又無險阻敵人之至既衆且武車騎翼我兩旁獵我前後吾三軍恐怖亂敗而走爲之柰何太公曰令我士卒爲行馬木蒺藜置牛馬隊伍爲四武衝陣望敵車騎將來均置蒺藜掘地匝後廣深五尺名曰命籠人操行馬進退闌車

以爲壘推而前後立而爲屯材士強弩備我左右然後令我三軍皆疾戰而必解武王曰善哉

喻子曰步戰須擇山林險阻而據之積木石爲周壘乘而守之車牌在外火炮第二蓄鎚斧之士養力定氣待賊稍敝卒而犯之可解圍而出矣

晉荀吳伐無終及羣狄於太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扼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爲五陣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于左偏爲前拒以誘之翟

人笑之未陣而薄之大敗之

漢李廣孫陵善騎射愛人下士帝謂有廣風拜騎都尉使將荊楚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帝欲使為貳師將輜重陵曰臣所將皆荊楚勇士奇材劍客方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惡相屬耶吾發軍多無騎予汝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

秦王堅攻晉平陽公符融使朱序來說謝石等令速降序私謂石曰若秦衆盡至誠難為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奪氣可遂破也謝玄遣劉牢之師步兵五千趣洛澗成阻澗為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斬之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赴淮水死者萬五千人於是石等水陸繼進堅與融登壽歸城望之見晉兵佈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為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何謂弱也撫然有懼色

謝玄使劉牢之以步兵五千破符堅百萬之衆古所艷談然其敗機乃在朱序敗其前鋒可遂破也

一語乃知兵在用勢數節之後自迎刃耳

宋紹興中岳飛收復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為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鎗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皐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搶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遂攻襄陽

騎利平曠步利險阻成皆反之安得不敗

韓世忠敗金人於大儀用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揕人胸下斫馬足敵人馬俱斃

紹興十年岳飛擊兀朮于郾城兀朮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嘗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出戰敗之兀朮又以拐子馬萬五千來飛戒士卒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遂大敗

騎所以勝敵者以衝突非步兵可敵也而岳韓二將一用長斧一用麻札刀斫馬足敵遂大敗真善以其短破其長運用之妙存乎心斯之謂矣

金人陷廬州劉錡自太平渡江引兵出清溪而戰皆捷兀朮以拓皐地坦平利於用騎因駐師錡進兵與兀朮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二丈錡命曳薪叠橋須臾而成遣甲士數千踰橋臥槍而坐遣人會合（時、遠、至、此）張俊楊沂中之師翌日諸軍皆至分軍爲三渡河並進以擊之師中欲俟俊至德曰事當機會復何俟即上馬迎敵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鏖戰沂中曰虜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持長斧如墻而進虜大敗

（絕妙形容）

步戰之法不空於平野惟利高山大林每隊必須神牌當先銃器隨後大隊須步步爲營叠行緩進尤須多設遊兵探賊搜伏遊兵但用善走輕牌快鎗亦不必用馬既搜山內無伏又四山高望山外無賊乃進進時前隊既行後隊猶緩遊兵仍駐望四山若山外有可疑即遣猛士往探之無乃行有賊即止營搜擊未暮先卜營就壑爲機因山制砦平地則向之高岩則依之嚴防其後密探其旁若平地步兵遇賊車騎皆無則全賴火器行之乏火器則趨丘林據廛市又無則亟掘溝作塹壘木石爲營若戰惟以安靜持之依律進退萬無所失乘山則可向下急擊仰攻則惟持重緩鬬趨徑伏道可以急行若平地兩陣相當必不可急遽妄交惟火器乃利先發要之理能前定機以時空毋執一也

經武勝畧正集軍實目錄

卷二

火攻

舟師

圖募

器械

經武勝畧正集軍實卷二

晉陵莊應會春侯甫纂輯

後學白汝愚果明甫較閱

火攻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輜四曰火庫五曰火隊行火必有因天時煙火必素具燒具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火發而其兵

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則止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火發上風無攻下風晝風久夜風止凡軍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故以火佐攻者明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深草蓊穢周吾軍前後左右三軍行數百里人馬疲倦休止敵人因天燥疾風之利燔吾上風車騎銳士堅伏吾後三軍恐怖散亂而走爲之奈何太公曰若此者則以雲梯飛樓遠望左右謹察前後見火起即燔吾前而廣

[illegible]又燔其後、敵人苟至、即引軍而却、按黑地而[illegible]
[illegible]敵人之來、猶在吾後、見火起必遠走、吾按黑地而
[illegible]強弩材士、衛吾左右、又燔吾前後、若此則敵人不
能害我武王曰、敵人燔吾左右、又燔吾前後、煙覆吾
軍、其大兵按黑地而起、爲之奈何、太公曰、若此者爲
四武衛陣、強弩翼吾左右、其法無勝、亦無負、
太公時只用縱火燔掠之法、此時火器尚未備也、
善用火者、或燒其屯、或燬其艦、或燔其芻糧、或幸其
移而焚其營柵、或埋地雷斷崕谷以摧其堅、然其玄

妙、總在行火必有因、煙火必素具、發火有日、起火有
時、其機惟在器、而其難又在火種、夫走線如地雷埋
地數尺、遠廣數里、水雷入水丈餘、沉伏港汊、藥線入
土即潮、入水即爛、又烏能旬月不敗、俟彼火機一動
而即發之耶、所以善製火器者、有不傳之秘、善用火
者、有心得之巧、
周赧王時樂毅下齊七十餘城、會燕君平卒田單乃
縱反間曰、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欲連兵王齊、故
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即墨

用火之法多宜在夜

殘矣、惠王聞之、即使騎劫代將、毅奔趙田單乃令城
中人食必祭先祖于庭、飛鳥皆翔舞而下、燕人怪之、
單宣言曰、神師下教我、又言惟懼燕人劓所得卒、燕
人如言、城中皆怒、又言吾懼燕掘城外墓、燕軍掘燒
之、齊人皆涕泣、共欲出戰、單知可用、與士卒同甘苦、
飲食盡以餉士、遣使約降、燕軍懈、乃收城中得牛千
餘、爲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灌脂束
葦於其尾、鑿穴縱牛、壯士隨之、牛熱怒犇燕軍所觸
盡死傷、城中鼓噪隨之、追亾逐北、七十餘城皆復爲

齊、
火牛一舉、從來用火之奇、莫過於此、只可一不可
再、不然如王德以萬弩破之有餘矣、
漢李陵與匈奴戰斬首三十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
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匈奴於上風縱火、陵
亦令軍中縱火燒斷葭葦、用絕火勢以自救、（執紗至此）
皇甫嵩討黃巾張角嵩保長社賊引大衆圍城嵩兵
少軍中皆恐謂軍吏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
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火、必大驚亂、吾出兵擊

之其功可成其夕大風嵩約勒兵士皆束炬乘城使銳士開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火應之因鼓而奔其陣賊驚走大破之

曹公操與袁紹拒於官渡紹屯輜重於烏巢軍無嚴備許攸勸操以輕兵襲其不意燔其積聚不過二日袁自敗也操使荀攸守營自將步騎五千人用袁軍旗幟間夜縛口夜從間道人抱束薪至圍屯放火營中驚亂盡燔其糧穀紹軍大潰

周瑜逆曹公於赤壁曹軍連船艦首尾相接黃蓋曰

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降因風相次俱前曹軍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風猛火烈延燒岸上營壘煙焰漲天人馬被燒溺死者不可勝計操軍敗還

屈指古來大戰赤壁鏖兵不在四五之外其勝處全在江潤潮空舳艫銜尾風發火烈乾坤盡赤方之火牛誠雨大觀也

殷浩北伐前江逌爲諮議參軍姚襄結營以逼浩浩令逌擊之逌進軍至襄營謂將較曰今兵非不精而衆少於羌且壘柵固難與較力吾當以計破之乃取鷄數百以長繩連之縈火於足群鷄駭散飛集襄營火發因其亂隨而擊之襄遂敗

單用牛逌用鷄以小易大彼惡知之各有宜耳

魏中山王元英與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梁鍾離城於邵陽洲南岸爲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英據南岸攻城大眼據北岸立城以通糧運梁高祖令韋叡將兵救鍾離命豫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爲火攻

之計令景宗與叡攻二橋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會淮水暴漲六七尺叡使馬道根與盧江太守裴邃泰郡大守李文劉乘鬬艦競發擊魏州上軍盡殪別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煙塵晦瞑取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剌疾倏忽之間橋柵俱進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敗英見橋絕脫身棄城走大眼亦燒營去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器甲爭投水死者十餘萬

唐兵平蜀康延孝自欽州擁兵西還自稱西川節度

三川制置使詔諭蜀人三日間衆至五萬董璋將兵會任圍討之追及延孝於漢州延孝出兵逆戰圍使璋以羸兵先戰而却伏精兵於後擊破之延孝入漢州閉城不出漢州無城壍樹竹木爲柵圍帥諸軍鼓噪而進四面縱火風散亘空延孝急引騎出陣又敗與十萬騎奔綿竹追擒之

唐乾寧中朱全忠親領大軍自鄜州東路北次於魚山攻华璋方整軍出寨璋與弟瑾已陣於前須臾東南風大起汴軍旌旗失次正有懼色全忠即令騎士

揚鞭呼嘯隊出西北風驟發時兩軍皆在草萊中全忠因令縱火煙燄亘天乘勝以攻賊陣璋瑾大敗殺萬人餘衆壅入清河因築京觀於魚山下

孟宗政守棗陽金帥完顏訛可擁騎薄城宗政列甕溺水以隄火攻又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募鑿銀鑛石工晝夜攻城運茹葦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燬樓掘深坑防地道穿井纔透即施毒煙烈火鼓橐以薰之金人窒以濕氈析竹以剡土城城頹樓陷宗政撤樓益薪衆火山以絕其路距樓陷所

數丈築偃月城翼傳正城金人擁強兵披厚鎧氈衫鐵面而前又濕氈濡革蒙火山擁雲梯登城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金兵墜死燎焰會起再興許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金人頓棗陽城下八十餘日趙方知其氣已竭乃召國再興還并東師隸於再興剋期合戰再興敗金人於瀼河宗政自城中出擊追金人至馬磴寨焚其城入鄧州而還

韓雍征廣東蠻寇帥諸道兵徑進用土兵爲先鋒先破修仁荔蒲遂進擣大籐峽大籐峽係賊之巢穴叢

林深箐翳翳漲塞古藤虬結山澗險阻其中盤亘數百里有崖名九層樓尤爲險峻自國初以來未有窮其巢而破之者雍率官軍直抵其處命縱火燒斷其藤易峽名斷藤磨崖記歲月而還

襄毅燒大藤峽火光數晝夜不絕林箐濯然山澗失險磨崖紀績擊蠻之功於 國朝可稱第一

風候

火攻之法以風爲勢風猛則火烈火熾則生風風火相扇斯能取勝故爲將者當知風候以月行之度準

之月行於箕在天十三度軫在天十二度張在天十七度翼在天十九度四宿則不出三日有大風數日方止仰觀星宿光摧不定亦不出三日必有大風一日而止黑雲夜蔽斗口風雨交作雲自北方起者風大黑雲飛塞天河大風數日月暈色青四圍有風無雨日沒黑雲下接來朝風作風行十里揚塵動葉風行百里吹沙飄毛風行千里力能走石風行萬里力能拔樹知天之時而善用之者則萬戰而萬勝矣

地勢

火攻之法上順天時下因地利曠野平邊遠擊者勝叢林隘道夾擊者勝漫坡磐石埋擊者勝長江大河邊擊者勝憑高擊下其勢順用重器猛火壓之以下攻上其勢逆用銃器烈火燒之彼此皆火器卒然而遇系及成陣其勢易亂用遠器先擊者必勝彼此皆非營欲劫翰糧先觀伏路其勢易疑用號器四擊者必勝城中擊外當攻其堅城外擊內當攻其瑕水戰必先上風使避其煙障蓬帆必以藥製使不染煙火此火攻之上策也苟不知地利而用之不得其宜未有不棄器而走資寇敵也

器製

火攻之器有戰器有埋伏器有攻器有守器有陸器有水器種種不同用不得宜無有不敗其戰器利於輕捷則兵不疲力而銳氣嘗先其埋伏器利於爆擊易碎火烈而煙猛其攻器利於機巧則兵可奮勇而移動不嘗其守器利於遠擊火長而氣毒其陸器利於遠近長短相間分番叠出各爲號令火砲火銃火箭火彈此遠器也則與長鎗大刀相間火鎗火刀火

牌火棍此近器也則與強弓硬弩相間選以精兵練以陣法器貴利而不貴重兵貴精而不貴多將貴謀而不貴勇良將一員火器一千練而用之足抵強兵一十二萬可以無敵於天下矣其水器冲鋒則利於當面直擊發貢猴機是也橫截則利於兩旁夾攻神鎗火銃是也亂陣則利於燒藥蓬帆火箭飛毬是也毀後則利於矢石齊發火砲神弩是也將得其人隨機應變無或不勝矣

藥製

火攻之藥硝硫爲主木灰爲副然必知藥之性斯得火攻之妙硝性主直硫性主橫灰性主大火各不同以灰爲主有箬柳灰杉灰性直者主遠擊硝九而硫一性橫者主爆擊硝七而硫三青楊灰其性最銳柘杉爲灰其性尤峻蘆葉爲灰其性尤燥雄黃氣高而火酸神火以雄黃爲君石黃氣猛而火烈法火以石黃爲君砒霜氣臭而火毒毒火以砒霜爲君銀綉金汁礪砂炒製鐵子麪屑看人則腐爛見骨其爛火藥內用之姜粉霜牙皂椒末製飛砂神霧看人則立瞎

雙睛飛火藥內用之草烏巴豆雷公藤少加水馬虎藥中人飲冷水即解加水鳥則見水愈急熬煎火藥龍鎗着人則見血封喉火箭火鎗用之中賊即死江子嘗山牛夏略和川黃造製噴筒火礮着人則禁人不語噴火藥用洞油荳末松香利熒糧劫寨偷劫火器內用之人糞鐵汁巴油用破革車皮帳賊攻城用此鎔化燒沸傾注城下洞透重革鋸末狠煙晝黑夜紅遞傳警報江豚灰逆風愈勁勢疾神奇砲藥量入

銀易於爆碎信藥加用班猫汞無閉塞金汁砒霜法製玉陽砂用行火藥順風揚之名曰神砂末香砒霜配以硝硫名曰神煙銀綉硇砂和以海汁名曰前水砂入人目則頭昏眼瞎煙鎖人竅則血湧髓流水注人腹則心碎腸裂騾馬獅象傷藥者亦如之用藥一石可斃賊百萬然將兵者以仁伐不仁以義伐不義用之不得其宜是爲逆天恐促已壽以天地好生之德論之切不可輕用也武侯之壽輕於藤甲有明徵矣別有石油入水不滅可造藥圍藏火器中放燒賊船出四川猛火油見水愈熾可燒濕物出占城國九尾魚見風便熾四爆無可遮攔出婆羅國此皆極妙之藥爲將者不可不知也精通藥性製合神機上輔　聖主下安黎庶戡寇平夷礪山帶河豈止萬人敵而已哉

火器有必可恃者三有深可慮者二一曰守禦可恃古來兵法至近世而一變爲火器也今有西洋砲又一大變也此砲之用自徐光啓始光啓奉命練兵從廣東香山隩募到極大者四門李之藻督造軍需取到次大者二十三門內以十二門解發寧遠天啓六

乎用之却敵殺賊一萬七千餘人奴酋失志憤懣數月而斃此其明效矣今邊方城堡若修造置備一一如法雖敵兵數萬必盡於堅城之下各邊隘口亦如此法建臺一二座虜入隘即盡殲之此則我兵一可當虜百可恃者一也一曰步戰可恃大砲之用人初不信寧遠一捷謂可守城矣然言用之以戰猶未信也今第一等火砲宜藏之內府以示居重馭輕之勢其第二等用之邊鎮第三等用之守堡第四等重千斤以下者用之車營步戰其法以大小車輛結為方

營大小砲車雜置其間極小者至鳥銃而止若數等銃砲既多且精練兵士用之習熟便利雖終日對敵砲火不絕即二三百步乃至數里之外已殲其大半矣有未盡者冲胃前來我之弓弩毒箭鎗刀又足制之何慮不盡乎此則兵一可當虜十可恃者二也一曰騎戰可恃今之邊方騎兵倍劣於虜從前遇敵止知一走雖多無益故教練者必得鐵騎萬餘悉用強壯馬飼養調習銜勒駕馭一一有法騎兵悉習鳥銃乘用弓矢鎗刀用銃必數令裝換點放極其便捷虜

發一矢在三十步之內而我發一銃在二百步之外即未及交馬已先殲其大半矣及至近前我之弓矢鎗刀又足制之此則我騎一可當虜騎十可恃者三也一曰不精可慮軍中用火今之時務東虜兵馬精強亦用火器今特以大勝之北虜邊長賊衆今當以大且多勝之雖然可以百勝而不可以一敗敗則我之所有悉為敵用故必萬全保勝可也保勝之法必須事事求精求精者士卒欲選車輛牌盾甲冑欲堅兵器欲利技藝欲熟餉給欲厚即敵以厚賞募死士

乘間突入而我又足以制其命不然數者之中一有缺失一有粗疎皆不精之屬也若用火砲矣而置造修合點放少不合法或收藏不慎以致損壞則不精之至也所宜深慮者一也一曰敵謀可慮東奴謀為火器已二十年師徒數敗得我大小砲位五六萬火藥數百萬收藏飲習攻遼陽時且以之敗我矣寧遠挫鄂獨以大小不敵故也彼遭此大挫而所藏器藥甚多且老奴練兵二萬皆托名樵獵謀成而妻子不知其深閟若此今安知非精練以蓄威待時而後動

乎若云彼無火器必且日夜謀求欲得之也得之道或以賄取或以強取或以計取或以暗取設今不圖彼萬一得之其勢不復可當矣北虜亦甚畏此長則必謀遲亦生智所宜深慮者二也

古兵法火攻之說雖著而器用不詳近代制造日繁日巧攻守戰莫不藉以取勝但其利可恃害亦可慮可恃者我得之固利可慮者敵得之亦利也可恃者器具精良點放習熟一發而糜爛敵人于呼吸之間可慮者制造不精點放無法風候未定

地利未得我欲以傷敵或反而自傷豈非險道救操演不可不預布陳不可不習若用之攻戰其大者須用車小者如鳥銃之類步騎皆可用若城守則無論大小胡虜長於騎射野戰恐無以取勝唯火器為中國長技他如倭寇島夷其地亦各有砲製須謹避其發而在我則當神其運用總之車雖堅待人轉馬雖良待人策火攻具備而不得用之者奚可哉則製造習用之人又主帥所當延攬

火器名

砲　車砲　銃　火箭
器械　噴筒　火牌　迷滾
磚彈鵝卵葫蘆　雜器　禽獸
車　水具　伏地　藏具

已上俱軍中必需各項下種目其器其制度用法亦非可數紙盡姑俟另集纂定茲不備

舟師

軍畧曰濟大水則有天潢飛江逆波上流則有橫海絕江三軍用備主將何憂

自太公爲舟楫于盟津則舟師自武王時已有之蓋以濟河也春秋時孟明濟而焚舟皆在於河蓋亦暫以濟耳目吳人以舟師伐楚楚敗吳師獲其餘皇吳公子光使長鬣者三人伏于舟側夜呼餘皇而三人迭應楚師亂吳人敗之取餘皇還又越軍吳軍舟戰於江吳軍于江北越軍于江南明日將舟戰于江及昏乃令其軍對枚而進吳師大駭遂滅吳伍子胥教吳人以船軍之法以船軍比陸軍大翼者當陸軍之車小翼者當扼車突冒

者當衝車樓船者當行樓車走軻者當輕走驃騎公輸般自魯之楚爲舟楫之具謂之鉤拒退而鉤之進而拒之而舟始用於戰矣武帝破東越以樓船起樓其上者因朱買臣之言而使之治船擊東越擊東歐則兼用戈船下瀨船瀨湍也取其輕疾又開昆明以習水戰越巂昆明國有滇池方三百里漢使求身毒而爲昆明所蔽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光武討公孫述岑彭裝直進樓船與冒突露橈數千艘發桂陽三郡委輸棹卒凡六萬餘人且曰荊門之事一繇征南其任何專也按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田戎程汎將數萬人拔夷道夷陵據荊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關樓立攢柱絕水道結營山上以拒漢兵彭數攻之不利吳漢以三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

以爲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荊門之事一繇征南公爲重而已曹操既平荊州得劉表所治水軍蒙衝鬬艦數千艘曰鬬艦用之以戰鬬者曰蒙衝則蒙之以物而以衝敵者而周瑜亦用蒙衝鬬艦破之於赤壁關羽因浪覆小舟以成樊城之功于禁等因水漲舟覆降羽而不知呂蒙白衣搖櫓已議其後呂蒙襲關羽于江陵伏精兵于艣艤中使白衣搖櫓潛行破之晉武伐吳王濬作大船連舫按晉武伐吳詔濬修舟艦濬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門其上得馳馬來往又畫鷁首怪獸于船首以懼江神初濬造船于蜀其木柿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吾彥取流柿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吾之計宜增建平兵皓不從王鎮惡伐秦乘蒙衝小艦宋武

帝北伐王鎮惡帥師次潼關謀進取計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在艦內艦外不見有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以爲神用固有所不同也劉裕因風水之勢盧修僅走單舸東晉末盧循率衆數萬塞江而下劉裕率兵出輕利鬬艦躬提幡鼓擊之因風水之勢賊衆大潰循等單舸走李建及乘蒙幢而上梁兵焚溺殆半梁賀瓌攻晉得勝南城百道俱進以竹笮聯艨艟十餘艘蒙設狻猊戰格如城狀橫於河流以斷晉之救兵使不得度王自引兵馳往救之陳於北岸不能進遣善游者馬破龍入南城見守將氐延賞延賞言矢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艨艟者李建及曰賀瓌悉衆來冀此一舉若我軍不利則彼得計今日之事建及請與死戰乃選敢死之士披鎧操斧乘舟而進將至艨艟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艨艟間斧其竹笮又以水罌載薪沃油燃火於上流縱隨巨艦實甲士鼓

系攻之緣艦皆隨流而下梁兵焚溺殺甚侯瑱縱蒙衝而敗王琳於蕪湖梁王琳欲攻陳文帝命侯瑱督軍出屯蕪湖琳引合肥衆潮之衆舳艫相次下軍勢甚盛瑱與進軍虎檻洲南出船列於江西晉州而泊明日合戰琳軍少却退保西岸及夕東北風大起吹其舟艦盡使沒於沙中其大不得還浦及旦風靜琳入清治船瑱等亦引軍還與琳東下遣都督周敦等率將兵數萬乘虛襲郢州蔡瑱嬰城自守琳圍之恐其衆潰乃沿舟繞來下去蕪湖十里而泊舉旗鼓於陳軍齊儀同三司劉伯球將兵萬餘人助琳水戰瑱令軍中晨次蓐食以待之時西南風急瑱自副舟大呼引兵直趣建康奠等徐出蕪湖踞其後西南風反為瑱用琳擲火炬以燒陳船皆反燒其舟奠等以擊琳艦又以牛皮冒蒙衝小船以觸其艦并鎔鉄汁之琳軍大敗章昭達縱大艦而破賊兵於淮口歐陽紇據嶺南反陳將章昭達督衆軍討之統聞昭達掩

王出頓淮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于木柵之外用遏船艦昭達易其上流裝艦造桁以臨賊柵又令人斫刀潛行水中以斫竹籠之筏皆解因縱大艦隨流突之賊衆大敗因而擒紇勝固可以左券也楊素造戰艦以渡江而五牙大艦名五牙起樓五層高百尺左右翼後置六拍竿容戰士百人黃龍次曰黃龍置兵百人有餘舉桁皆有差等陳國平定縱輕舸以討賊而縱火奮擊智慧就擒越州高智慧蘇州沈法慶等衆各數千人聚保山洞連結吳越自稱天子陳將章昭達討平之智慧就擒楊素討之素將濟江使夾鐵杖數來夜浮渡江規賊還而復往為賊所擒遣兵三十人守之鐵杖乘賊刀亂斬防者盡殺之而歸素大喜之令教試開三司素帥舟師自楊子津入擊賊玄慶聞敗走追擒之智慧據浙江東岸為營周亘百餘里艦艦被江素擊之于總管來護兒曰吳人輕銳利在前若不死之賊難與爭鋒公宜嚴陳以待之勿與接戰挫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破趙之策也素從之護兒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焚船溪天素後兵奮擊大破之智慧遁入海素遣總管史萬寶帥衆二千踰嶺越海攻破溪洞不可勝數前後千百餘戰轉鬬千餘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謂已沒萬歲置營竹筒中浮之于水得者以告素上其事上嘉獎厚賜其家素遣智慧克泉州智慧走保閩越上以素久於外令馳傳入朝素以餘賊未彫復請行泛海奄至泉州賊帥王國慶自以海路艱阻不設備棄州走餘黨皆散素分兵追捕窓令人說國慶使斬送智慧以自贖除黨悉降江南大定

李靖襲敵艦而不用放之江中使援兵不至而蕭銑遂以乞降靖破蕭銑大艦舟艦盡散于江勢固有所不一也東洲之戰吳越遇逆風而反得乘風為水軍都指揮使帥戰艦五百艘自東州擊吳吳遣舒州刺史彭彦章及神將陳汾拒之元璀與彦章遇令每船皆載灰沙及鬬戰于滆山江吳船乘風而進元璀引舟避之既過自後隨之吳回船與戰元璀使顧風揚沙吳人不得開目及船艦相傍元璀使撒沙于已船而撒豆于吳船豆為戰血所漬吳人屢之皆仆元璀因縱火焚吳船大敗壽春之役周水軍素不及唐而後反勝唐能敵世宗命于淮城側開池教習數月之後縱使出沒殆勝于唐果係於舟乎抑係於人乎宋乾德初鑒池習戰而兵號水虎捷鑒大池於京城之造樓船百艘選精兵號水虎捷九年幸金明池習水戰迄真宗朝歲習不輟凌波樓船則因李剛而置李剛請沿河江淮造船號水虎凌波樓船而岳飛破楊么于湖中楊么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勞

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岳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遂擒斬之韓世忠敗兀朮于黃天蕩世忠守鎮江兀朮渡江入侵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不得渡相持于黃天蕩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綆貫大鈎授驍健者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沉之兀朮窮蹙李寶石臼島之捷李寶檄諸部客之膠西至石臼島敵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僅一山衆咸引舟擢刃待戰敵操舟者皆中原遺民逢見寶船紿敵兵入舟中使不知王師猝至風駛舟疾過山薄虜寶命火箭環射延燒數百艘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拒壯士躍登其舟短兵擊刺殪之舟中中原舊民登島散去虞允文采石之捷皆以舟師致勝者也

舟師之勝見於前代者班班可考

國朝尤不勝指屈間取一二事觀之

聖祖之初擊陳友諒於鄱陽也俞通海乘風棹七舟載葦置火藥入敵水寨焚其戰艦數百賊遁我軍先柵罌子口橫截左蠡通海曰湖有淺舟輒膠盍移兵據上游敵見我水陸結寨不敢出繼此而永樂間英國張公追交趾黎賊至富良江賊拒戰舟連十餘里用划船載木立柵輔乘柵未備敗之乘風長驅至黃江抵悶海口季犁遁去嘉靖朝倭寇東南俞大猷言防江必先防海水兵急於陸兵令樓船高大集銳士其上倭船遇之可以摧壓焦爛且海戰無他法在知風候齊號令以大舟勝小以多勝寡耳於是用舟師戰而舟山積歲不除之賊皆勦凡若此者固繇我武維揚無戰不克而人謀之協器用之良焉可忽哉大抵水戰第一藉舟體之堅緻柁棹之利用帆檣篙索一切舟中器具罔弗整備然後浪湧潮空乘風疾走所向有功而水軍須以濱海識水之士充之柁師把帆攔頭篙工察

海候占星氣知風辨怪俱選諳練者充之檣上高招則選明敏有膽畧者充之識火者司火器善沒者爲偷刼慓疾者爲遊兵俱用輕疾有膽力者充之此又選舟兵之法也

兵用船名附列於後

八喇唬船 浙中多用之福建之
烽火門亦有其制

縫艙船 敵樓光所置北蒼
船稍大可以禦倭

八槳船 此船不可用以攻擊但可供哨探甚
為輕捷當與海上之魚船象山等處
之網梭
船並用

鷹船 崇明沙船可以接戰但上無遮蔽火器
矢石何以禦之不如鷹船兩頭俱尖不
辨首尾進退如飛其旁皆茅竹板窓釘
如福船旁板之狀竹間設窓可出銃箭
窓之內船之外隱人可盪槳先用此舟
衝敵入賊陣中沙船隨後而進短兵相
接戰無
不勝矣

兩頭船 大學衍義補中有此說兩頭
置舵以防不測可以衝敵

蜈蚣船 形如蜈蚣可架火器破敵係倭夷長
技其法流入中國嘉靖四年成造十
三年裁革然其功用
最大不可泯其制也

鴛鴦槳船 赶敵則乘兩槳敵近則
放火器分為兩舟夾攻

車輪船 北船極可
用火器

環舟 一舟兩有兩舟之
則水戰之奇策也

舟中器用如火桶鉤鑲攩鈎犁頭鏢罟網
之類俱宜備

經曰夫水攻者所以絕敵之道沉敵之城漂敵之廬
舍壞敵之積聚百萬之衆可使為魚故曰汾水可以
灌平陽濟水可以灌安邑河水灌大梁洧水灌頴川
韓信夾灘水決沙囊而斬龍且曹公引沂泗注下邳
而克呂布皆控帶山阜得地形之利也若平陸引水
勞力費工利害相半智伯以水攻而亾此又水攻者
之宜戒也

凡水因地而成勢謂源高於城本高於末則可以遏
而止可以決而流或引而絕路或堰以灌城或注毒
於上流或決壅於半濟其道非一須先設水平測度
高下始可用之

許洞曰兵法曰以水佐攻者強善用水者其道有四
一曰因二曰逆三曰賊四曰絕因水之用其道有二
或敵絕中流而柵我得上游因風之利可以鼓棹縱
火順流衝之柵絕而過風轉則止又若敵在下流士
馬頼是水我得上游可以毒之此二者所謂因也逆
水之用則為崇堤以障其下注溢於內然後引之以

軍行之際濟水禁[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不容也

灌所謂迎也賊水之用敵所賴者水也當潛以水工
審地理陰爲導之他處竭其所賴所謂賊也絕水之
用或以薪衣土以石實舟沉之所上別爲長梁泄之
或沙囊於上流以壅其水欲水行則決囊所謂絕也
用水之道有其地非所用而用反爲所害矣
涉水爲兵家之至險半渡可擊見於書半濟而擊詳
於法故分兵而涉則過路多而敵無禦我之謀合兵
而涉則過路少而我無絕敵之策此分渡之法不可
不講也然其玅有二兵多地廣分一爲十使對敵一

軍先至水次而不得渡敵軍必相持於水岸而不容
吾軍急涉即佯與交鋒於水之兩傍使其餘去敵差
遠九軍急涉彼岸直衝敵軍之後與敵邀戰待其反
顧而拒我九軍則吾對敵之軍可不戰而自涉矣兵
少地狹分爲一五使對敵一軍先逼水岸而不得渡
敵軍必相持於水岸而不容吾軍急涉即佯與交鋒
於水之兩傍使其餘去敵差遠四軍急涉彼岸直衝
敵軍之後與敵邀戰待其反顧而拒我四軍則吾對
敵之軍可不勝而自涉矣故分渡之妙後涉之兵先

發先涉之兵後發彼誠能拒我之二三則我之已涉
者蓋已七八彼誠能拒我之一二則吾之已涉者蓋
已三四是謂分渡
漢高祖遣韓信定齊臨淄遂東追齊王田廣至高密
請兵項羽使龍且將二十萬人救廣與信夾淮水陣
信乃令人用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度擊龍且信
佯不勝退走龍且喜曰固知信怯也乃自逐信渡水
信使決壅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擊殺龍且
囊沙一事淮陰以此成名百世不知半渡可擊蓋

法所應爾後世用兵有巧生意見者未見其合法
也
漢末曹公進軍攻袁尚將審配于鄴先爲地道配亦
於內作塹以當之配將馮禮開突門內太祖兵三萬
餘人配覺之從城右以大石擊突中柵門柵門開入
者皆沒太祖遂圍之爲塹周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
越配望而笑之不出爭利公一夜掘之廣深二丈決
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
後魏將劉昶攻宋壽春宋將垣崇祖乃於城西北立

堰塞肥水堰北起小城遣數十人守之謂長史封延伯曰虜必悉力攻小城若破此堰放水一激急踰三峽自然沉溺豈非小勞而大制耶及魏軍繇西道集堰南分軍東路內薄攻小城崇祖著白沙帽肩輿上城守自晡時決水下魏攻城之衆溺水千數衆退走水至柔而至剛從來水攻之勝更甚於火放水一激急踰三峽孫吳無謀責有無勇矣

陳閩中守陳寶應舉兵反據建安晉安二郡界水陸爲柵陳將章昭達討之據其上流命軍士伐木帶枝葉爲筏施拍其上縻以大索相次列營夾兩岸寶應挑戰昭達乃按甲不動俄而暴雨江水大漲昭達放筏衝突水柵盡破又出兵攻其步軍寶應大潰遂先定閩中

唐初劉黑闥據洺州太宗統兵進討阻洺水列營以逼之分遣奇兵斷其糧道黑闥數挑戰太宗堅壁不應以挫其鋒黑闥城中糧盡太宗度其必來決戰預壅洺水上流謂守隄吏曰我擊賊之日候賊半渡而決水堰黑闥果率步騎二萬渡洺水而陣與官軍大

戰賊衆大潰水又大至黑闥衆不得渡溺死者數千人

火攻難於器藥水攻難於決壅此須有機法者能之不可妄作意見也

大順二年朱全忠遣丁會攻宿州刺史張筠堅守會乃率衆於州東築堰壅汴水以浸城筠乃降宿州平帝大舉南伐命麗師古以徐宿宋滑之師直趨清口葛從周以兗鄆曹濮之衆往赴安豐淮人遣朱瑾領兵以拒師古因決水以浸軍梁兵敗師古沒焉

宋太祖北征王師傅太原命築長堤壅汾水灌其城決晉祠水注城下置寨於城四面逼之太祖幸城北引汾水入隄灌城內又幸城東南命水軍乘小舟載強弩進攻其城時殿前指揮使趙廷翰白上以城壘未下諸班銜咸願登城死力以圖攻取太祖曰汝等皆吾躬自訓練一以當百所以備肘腋同休戚也一旦以小寇未平欲先登陷陣吾寧不得太原城不欲汝軍陷必死之地左右感激再拜呼萬歲其後北綠主決城下水注之臺駘澤水落而城多摧圮契丹使

者韓知璠猶在太原、嘆曰、王師之引水浸城也、知其一、不知其二、若知先浸而後涸、則并人無類矣、

團募

吳起曰古之明主必謹君臣之禮節飾上下之儀安集吏民順俗而教簡募良材以備不虞昔齊桓募士五萬以霸諸侯晉文召爲前行四萬以獲其志秦穆置陷陳三萬以服鄰國故强國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膽勇氣力者聚爲一卒樂于進戰效力以顯其忠勇者聚爲一卒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見功于上者聚爲一卒棄功去守欲除其醜者聚爲一卒此五者軍之練銳也有此三千人

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無前矣

蘇子曰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於農有嘗數而無嘗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爲閑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兵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察旗鼓之節彊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强蓋春秋之時諸

侯相并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鄢陵之地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游卒歛兵而退未有僵尸百萬流血於江河如後世之戰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爲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爲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既已募民而爲兵其妻子屋廬既已託於營伍之中而其姓名既已書於官府之籍行不得爲商居不得爲農而仰食於官至於衰老而無歸則其道誠不可以棄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粮而皆廩

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之間勇銳彊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年今廩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于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爲無益之費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謂棄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棄民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其殘敗之多耶其弊皆起於分民而爲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萬之衆而見屠於數千之兵者其良將善用不過以爲餌委之啖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無罪而死者其不可勝數矣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陝西之役舉籍平民以爲兵加以明道寶元之間天下旱蝗以及近歲青齊之饑與河朔之水災民急而爲兵者日以益衆舉籍而按之近歲以來募兵之多無如今日者然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古此甚非所以長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爲兵者其類多非良民其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捐其

身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可復者矣臣以爲三十已上願復爲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爲兵者皆三十以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爲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而終身之計使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爲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以無用之兵終日坐食之費而爲重募則應者必衆如此縣官長無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彼皆知其不過十年而復爲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

可涼一步

此皆當今切務者者可行

呼呼無賴以自棄於凶人今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嘗驕悍而民嘗怯賊盜攻之而不能禦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爲兵兵得復還而爲民則天下之知兵者衆而盜賊戎狄將有所忌然猶有言者將以爲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則緩急有所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其舉軍而並去之有始至者有既久者有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雜居而教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

思慮精詳言言石畫

募兵之法有十一廣開其途二寬宥其戾三因用其機四恬安其故五實飽其欲六嚴稽其冒七潛消其釁八鼓勵其忠九旁通其便十雜收其力十者備而兵集矣廣開者機巧愚蠢藝能强健皆可收也寬宥者盜犯死囚鹽礦亡命邊戍降虜皆可鼓也因用者邊氓重遷廬墓所在內迫於身外仇於虜則人自鬬也恬安者畿輔內地不必另設多兵惟選壯丁給弓矢使習于銜技而免租傭也實飽者招一兵則給一餉安家衣仗不使缺乏而渙散也嚴稽者籍貫保結必嚴連坐不令遊棍得冒充于其間也潛消者有豪俠劇盜能率衆報効者授之以銜而責之以實內足消釁外足禦寇也鼓勵者凡能招致多人充募者原官加給無官授銜而富民不習戰陣則炤邊兵計級分功之例也旁通者民間有願以子弟寄學納鍰贖罪僧行度牒逋帑無追俱令得招募民兵以報効也雜收者如檄毛兵狼兵苗兵土兵少林兵之類有能率衆鼓愾則大懸賞格以酬之也如是而何兵不至哉更諭募兵使者勿得濫收以應名數必雄壯可用

務期爲國家幹一分實事則非惟不憂其不來抑不患其不精矣

吳孫策年十餘歲便交結知名年十七還葬曲阿已而渡江居江都結納豪傑有復讐之志往見袁術涕泣言曰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勳業不終策感惟舊恩欲自憑結願明使君垂察其誠術甚奇之然未肯還其父兵詔曰丹陽精兵之地可往召募策遂詣曲阿依舅氏召募得數百人歸取江東行收兵至歷陽聚五六

千周瑜自丹陽將兵迎之、瑜以資粮、進攻橫江拔之、渡江轉鬬、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

策年十七爲諸侯盟長、其始也在於結納豪傑。後人用兵。才畧或遠遜于策。而每有輕當世之志。抑獨何也。

梁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爲虜所沒河西斷絕帝每有西顧之憂司馬督馬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滅之、帝曰若能滅賊、何爲不任、顧卿方畧何如耳、隆曰陛下任臣、當聽臣自任、帝曰云何、曰臣請募勇

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景陛下威德。[illegible]類何足滅者。帝許之以隆爲武威太守隆募腰開弩三十六鈞立表棟試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率衆而渡溫衆破樹機能斬之凉州遂平

無問所從來、是軍中用人方畧、

文彥博麗籍當仁宗時公私困竭因選兵收其精壯而退其老弱、邊儲以蘇、

宋趙范在揚州請剏馬軍三千、招游手之强壯者、及籍牢城重役人充之別籍民爲半年兵、春夏在田、秋冬教閱、官免建砦而私不廢農、

景泰朝兵部奏延綏巡撫盧祥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多驍勇、習胡敢鬬、若選練調用、必能奮勇、各護其家、不待驅使者、請勑御史往會官點選、編成行伍、號爲土兵、原點民壯、亦改此名、其優恤之法、每名量免戶租六石、嘗存二子貼其力役、五石以下者、存三丁、三石以下者、存四丁、時得丁壯五千餘人、委官訓練聽調、此陝西土兵之所繇始也、

國初縉雲胡深當元末見天下亂、慨然謂其友曰、

軍族錢糧、皆民出也、而今日之民、其困已甚、誠使嘗徭橫歛、悉不以病民、令民有田者、每十石出一人爲兵、而就食之、以一郡計之米二十萬石、嘗得精壯二千人、軍無遠戍之勞、官無養兵之費。而二十萬之糧固在也。行之數年。可使所在兵强而財富。按此即寓兵于農之意。與此土兵之法相合。當採而行之、

天順初招募民壯、給與鞍馬器械、本戶有粮者與免五石、仍免戶丁二丁、以資供給、如有事故、不許勾丁

國朝累代振武于斯見矣

弘治中令州縣選取民壯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精壯之人州縣七八百里者每里僉二名五百里者每里僉三名三百里者每里四名一百里以上者每里五名春夏秋每月操一次至冬操三歇二遇警調集官給行粮其餘炤天順時例團練鄉民多可應用

古法二十而從軍五十而免行今取二十以上五十以下頗得其意

嘉靖三十年禮部尚書徐階言仇鸞調邊兵分布于外而京城列營者惟京軍班軍不知此屬僅可居守

不可出戰去秋虜薄城下莫敢發一矢虜所以肆然無忌也今不創之虜患寧有既乎臣聞各處勇敢之夫有自備戰馬戎器赴京報效者乞取團練有功炤例陞賞得 旨允行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巡按樊獻科言近歲軍興募集武勇四方無賴子弟每以投兵報效為名所至騷擾今廣浙閩俱有海警宜以三省兵應募者悉遣還原籍收為鄉兵即以客兵粮餉養贍不惟客兵免遠調而各地方且獲鄉兵之利計無便于此者從之

今時舉具雖與太公時有異然考古知今

器械

書曰善穀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吊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孫子曰鼙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旗摩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至論曰徒手而遇盜賁育無如之何操筆而遇敵雖童子不知所避晁錯曰兵不堅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能以及遠與短兵同又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王褒曰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斷但懸蔓矰蒲苴不能以射故鷹騰撇波而濟水不若乘舟之

逸也蒙衝涉田而能致遠不若遵塗之疾也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三軍器用攻守之具科品衆寡豈有法乎太公曰大哉王之問也夫攻守之具各有科品此兵法之大威也武王曰願聞之太公曰凡用兵之大數將甲士萬人法用武衛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強弩矛戟為翼一車二十四人推之以八尺車輪車上立旗鼓兵法謂之震駭陷堅陣敗強敵武翼大櫓矛戟扶胥七十二具材士強弩矛戟為翼以五尺車輪絞車連弩自副陷堅陣敗強敵提翼小

櫓扶胥一百四十具絞車連弩自副以鹿車輪陷堅陣敗强敵大黃叅連弩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强弩矛戟爲翼飛鳧電影自副飛鳧赤莖白羽以銅爲首電影青莖赤羽以鐵爲首晝則以絳縞長六尺廣六寸爲光耀夜則以白縞長六尺廣六寸爲流星陷堅陣敗步騎大扶胥衝車三十六乘螳螂武士共載可以擊縱橫敗强敵輜車騎寇一名電車兵法謂之電擊陷堅陣敗步騎寇夜來前矛戟扶胥輕車一百六十乘螳螂武士三人共載兵法謂之霆擊陷堅陣敗步

騎方首鉄梏維肦重十二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梏太柯斧刃長八寸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鉞方首鉄槌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槌敗步騎羣寇飛鉤長八寸鉤芒長四寸柄長六尺以上千二百枚以投其衆三軍拒守木螳螂劍刃扶胥廣二丈百二十具一名行馬平易地以步兵敗車騎木蒺藜去地二尺五寸百二十具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軸旋短衝矛戟扶胥百二十具黃帝所以敗蚩尤氏敗步騎要窮寇遮走

北狹路微徑張鉄蒺藜芒高四寸廣八寸長六尺以上千二百具敗走騎突瞑前來促戰白刃接張地羅鋪兩鏃蒺藜叅連織女芒間相去二尺萬二千具曠野草中方胸鋌矛千二百具張鋌矛法高一尺五寸敗走騎要窮寇遮走北狹路微徑地陷鋏械鎖叅連百二十具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壘門拒守矛戟小櫓十二具絞車連弩自副三軍拒守天羅虎落鎖連一部廣一丈五尺高八尺百二十具虎落劍刃扶胥廣[illegible]丈五尺高八尺五百一十具渡溝塹飛橋一間

廣一丈五尺長一丈以上着轉關轆轤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渡大水飛江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天浮鋏螳螂矩內員外徑四尺以上環絡自副三十二具以天浮張飛江濟大海謂之天潢一名天船山林野居結虎落柴營環利鉄鎖長二丈以上千二百枚環利大通索大四寸長四丈以上六百枚環利中通索大四寸長四丈以上二百枚環利小徽縲長二丈以上萬二千枚天雨蓋重車上板結泉鉏鋙廣四尺長四丈以上車一具以鋏栈

張之伐木天斧重八斤柄長三尺以上三百枚棨钁刃廣六寸柄長五尺以上三百枚銅築固爲垂長五尺以上三百枚鷹爪方胸鉄把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方胸鉄叉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方胸兩枝鉄叉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芟草木大鎌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大櫓刃重八斤柄長六尺三百枚委環銕杖長三尺以上三百枚椓杙大槌重五斤柄長二尺以上百二十具甲士萬人强弩六千戟櫓二千矛楯二千修治攻具砥礪兵器巧手三百人此舉兵用之大數

也武王曰允哉

周禮天官王府掌王之兵器內府又受良兵而兵器入焉秋官又入其金錫于爲兵器之府一以司藏一以司造職固有攸分也夏官則有司甲司兵司戈盾司弓矢之屬制無不備矣秦人銷兵鏑而武備盡弛漢興其在郡國也則有庫兵或置工官庫兵以算賦爲之而工官鐵官同置於產鐵之郡其在京師也則有武庫掌於中尉而天子又有若盧考工室若盧以藏兵器考工室以主作器械皆以少府主之是時邊

吏拒寇者得賜武庫兵邊兵不足者得賜工官兵故李陵以連弩射匈奴虞詡以强弩射羌兵陳球之遠射千步耿恭之毒藥傅箭皆足以致勝者也唐初置軍器監後并入少府監府兵之法宿衛者各給弓矢横刀其介冑戎器皆藏於庫有所征行則給之開元中擇宿衛勇者爲番頭習弩射又有羽林軍飛騎亦習弩馬燧造甲必爲長短三等最爲得之而蕭俛銷兵之議何其愚也宋太祖太宗留心武備造兵器者十日一進課其功也典兵器者十餘年不易專其業

也或幸弓矢舍賜及作工或幸軍器庫加賞主吏勉其職也或作坊歲造凡三萬或諸州歲造凡六百餘萬豐其積也至於慶曆武備弛矣仁宗一意作新既遣近臣分治軍器又遣朝臣揀試兵器而獨轅之弩則得之郭諮寨脚之車則得之郭固流星之弩拒馬之牌則得之米守信及於熙寧在京師有監有庫在諸州有作院而弓則曰神臂床子弩則曰九牛八牛箭則曰入陣減指刀則名斬馬鞍則名邊樣甲則名偏挨其法亦備矣我 朝凡軍器專設軍器局軍裝

設針工局、鞍轡設鞍轡局、時嘗簡點、若有缺廢、委官造補、遇有關支、奏聞分給、其外藩有司歲造之數、起送赴部、辨驗交納、弓刀制度、以時加添、而火鎗飛礮、則或出于古人之所未備者、掌工部者、愼毋忽諸兵之所恃者在器、而器之所用者貴精、據馬文昇疏稱在京守衛軍人、披帶盔甲、中不掩心、下不遮臍、葉多不堅、袖長不便、全不合式、盔尤太重、京衛軍士、掌操弓矢、多是自置弓、力不過一二斗、矢長不過尺七八、平時尚不射遠、加以披甲在身、手不能舉新關之

弓、豈能開射、縱射不過數十步而止、其刀尤短小、亦無鋒刃、別無長兵可以禦敵、雖有神鎗、習亦未精、一遇大敵、安得不敗、天下衛所成造軍器、除沿邊諸鎮外、其餘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山東南北直隸衛所軍器、料價多被管局官軍尅減、成造不堪、今以南京兵仗局一處言之、計該局歲用生熟鐵一十一萬七千九百餘觔、木炭木柴四十餘萬、黃牛等雜皮三千三百餘張、翎毛觔角箭竹雜木約二十七八萬、其餘水膠油漆等料動以千百計、軍民人匠班匠共六百六

軍中材具無一可以不精[illegible]尤[illegible]至利便爲[illegible]妙缺一不可

十餘名、然所造軍器、但務充數、不計所用之不堪、雖有該部及科道委官按季盤驗、不能一一周悉、況收貯之後、並不晒晾修緝、未五六年箭翎弓張、多已脫朽、鎗刀衣甲、亦多銹爛、是以有盡之財、造無用之器、臨事而誤、悔何可及乎、愚請查見儲軍器、計軍分給、而藏其餘者於官、分給則各知愛護、藏餘則應用不窮、所給者或壞、則計年苦換、所藏者或損、則挨年漸修、又于每歲軍局所造、必減其數而責其精、有不堪用、則罪其主者、如此則軍器皆爲有用矣、

凡人有所倚則力張、有所恃則神全。猛虎當前。孰不惴且却焉。而一人者披甲執箠而前。非一人之獨勇。衆人之皆怯也。有所倚。有所恃。雖稚子可以驅虎豹。無所倚。無所恃。雖孟賁烏獲。其能空臂而格干將。裸程而鬬猛獸哉。故軍資不一。而器械最爲急務云。

軍器多種顯著者不盡載特簡其未著而利用者錄數條以便酌用

被服

七梁盔

外練精銅爲之內墨蘭厚納爲裏護領用革爲之其上有七梁直四橫三雖偶中刀而不可斷箭則擦過其革上剛下柔可防卒至之外而又便于轉頭

金倪臉

亦如盔製外銅內蘭即同戲面須相面合宜周圓嚴密更宜彩畫獰惡驚人

渾金甲

亦如盔製特宜周身而又便運前後二片欲其充滿

有罩過臂臂罩過肱手袖過脉身甲護腰腰甲護腿腿甲護膝以接于靴上下皆互相穿掩更須輕巧活泛任所轉移其接合處皆韌皮絨繩縫之

錦鱗靴

用龍鱗革法製之

已上將領用

龍鱗臉

製同上而薄其外加其裏以爲臉繫于笠

龍鱗革

材製同上樣用渾金甲法爲之

已上武士用

翻江滾海飛波神甲及潛水法

洪沙翁曰水戰之具固多而甲冑之制尤要用油絹爲裏兜板爲甲砌如龍鱗浮行水面駕浪乘風頃刻數十里而長江大河之險無慮也若潛伏水者用銀打法物長一寸二分兩管塞鼻下合曲入口氣口鼻之氣自相通往仍用柳瓢漆黑以護胷囊將肩帶縛繫腰間蓋胷囊入水其紅如火惡魚毒物望光而來

人命必傷護之則光不現而無害此水戰之必備者

入火衣

浮仙秘法用海汁煉冰魚液製衣被之入火不焚

持器

三股長叉

舊法用鈴一鋒既折更無所用且士卒臨陣二手交忪一鋒所刺詎必中乎莫如用三股又一鈍存二二鈍存一俱鈍而三股鐵條猶可擊賊也況三條亦不易鈍哉紫崖仙人教此用于車上已爲成法喻于日

中軍用此爲多步騎皆可能追能拒尤妙火攻也車上之兵專用鎚更妙若車下用此尤非所宜

長板斧

刀無厚而難攻厚甲故用斧斧乂及鎚刀鎗等俱宜用廣西槍桿木或川條爲柄

鎚

甲極厚者惟鎚破之方稜長形更爲刺角最毒又以上製爲短形而繫以熟銅練擲之可以及遠救近其車下用方鎚如簡其柄稍短則用力實

竹鳥銃

鳥銃本利器但鐵造者一人止可持一門且一放更裝藥不及今以竹造取其輕便一人可持三四門裝成遇敵無不及之患其制用小堅竹造之外用觔漆油麻所費不過五錢較之鐵造半其費耳但能造者少故不多見然妙用在心智者自好爲之

鞭棍銃

以鐵造六尺長兩頭如鳥銃之空每頭安藥三節遇敵兩頭次第舉發可當六銃之用發訖又可擊人

百矢鎗

用製過紙筩六筒連中心繫纏一處筩內裝爆枝藥在底以木馬塞緊每筒裝箭數枝用老竹削長五寸如弩箭樣頭用藥蘸過火內煨乾刮磨快利其硬如鐵抹藥在上臨用量其遠近點放百矢齊出

守器

燕尾炬

油灌葦爲之用騎木驢焚之

飛虎拳

鐵鎚銅練用破攻車

連環

翻車及衝

火毬

鐵爲之懸於城外半腰以焰人

布城

用布雙層高四尺長一丈五尺每五尺爲一柱共用柱四根用布五幅淡青色界磚石之形

神壘

喻子曰布城易火而用徵被架難聯而勢散獨斯城也有壘磚之象而不虞衝砲之攻有坐队之安而不虞車騎之踩有車馬棚帷之衛而無牧視之苦與推轉之艱卷可速收舒亦急就技之最奇也

鞠壁

硬木作架高七尺闊六尺取軍中綿被掛上以堵銃矢亦可阻路此取一時之便耳

拒馬

暫時止歇用此步營陣前以防卒然冲突取其輕巧

一人提行若夫車營則用鹿角矣

鐵蒺藜

步卒夜宿用此防賊

鐵菱角 用與上同

喻子曰二物之用皆須置沙草中使不得掃不知而踏之不然無益也

攻器

轒轀車

此舊制也或曰宜用繩脊皮爲衣更輕便但此車嘗時亦可載物故凡軍家之具貴于兩用喻子曰更宜輪處于內以避傷則車可長而軟膚濕物以當火石萬無失也

尖頭木驢

喻子曰凡此等車具俱宜以巨木爲脊板以合成之輪皆宜內兩頭俱欲鶻突不露恐其被鈎搭翻也若渾沌蒙蘇周密以進城上無如何惟巨虎拳制之則又用天衝矣

天衝

此崇崖仙人兵笈秘授法也鐵汁擂木飛鍵安所用之哉若城上矢石遠及則宜用大木驢蓋人人以此木貫驢中用之便從車墻上懸掛極妙

地柱

即裂土撐也穴地而支之支而後燔之柱折而土崩

行器

繩梯

登山所用須步步有鐵鈎釘釘鈎鈎住土石乃可緣上

浮橐

Z12h7
ZW 21101000824606

涉水之具羊皮吹氣爲之人携其一緣絙而涉此物輕便軍中易帶

皮船

用同上長者乘二人圓者乘一人更持浮木翼之此物閒時可盛雜藥料

甕筏

凡涉水飛絙爲主木筏次之葦蒲筏次之甕筏次之牌次之囊次之葫蘆鼓又次之而械筏不與焉

伏器

排空天目

牛觔爲之密着鈎刀石砲發之

透地沙囊

同上用地車絞之二器擒賊片甲不返其秘妙得之紫仙口訣不能畫圖

機墻

半月木脚機發而傾賊滿可盡也

機橋

底下爲機極重而發不重不發也

機屋

妙在實處歸虛嘗地爲變已居之而陷人

機路

妙與屋同可以陷賊